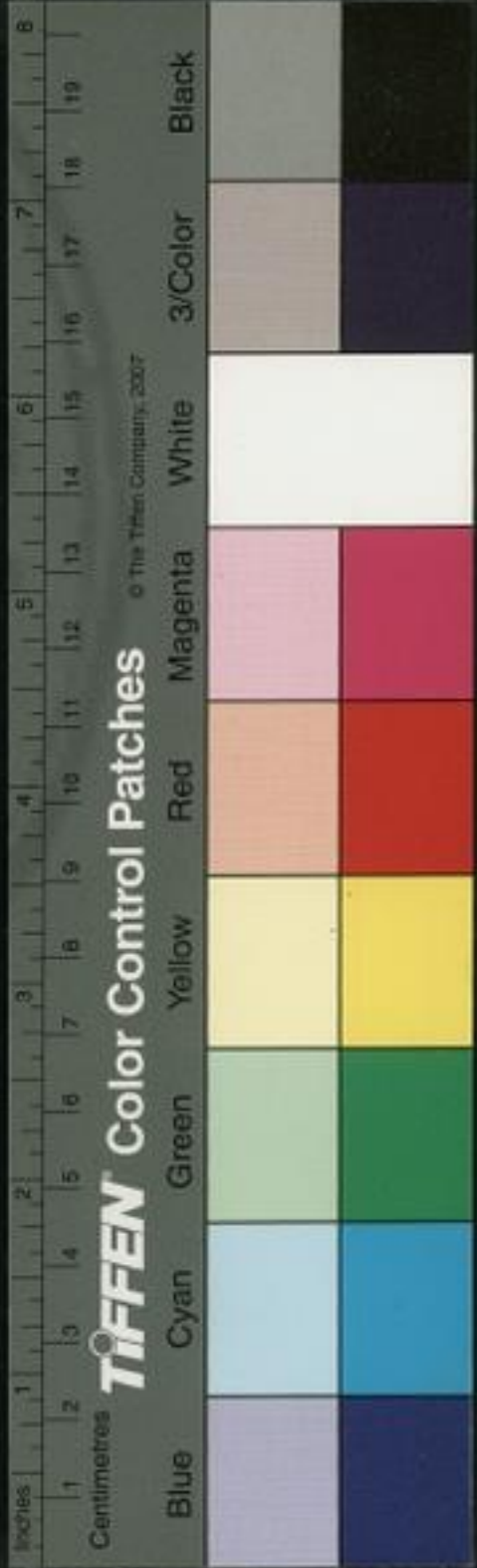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445 -1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御題郝經續後漢書

身充信使被拘留兩因怡達奸計殺元太相既無欲與  
忘郝經有重名請遣經力以經充因信使至宋告即假  
且徽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後陰屬李壇潛師使宋款假  
手害經至淮州遣副使請入周日期不報遣書三省  
樞密使及兩淮制置使亦不報先是賞似道為元兵圍  
於鄂州拱而請和且請移臣袍幣無人許之鄂圍始解  
似道區其帶以大提問及還朝使其客廖瑩中寺撰福  
華編頌鄂功避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恐經至泄其謀因  
拘經於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請入見又數上書極  
陳和戰利害皆不報遂留願附魯運未遂志空言思託  
貞州十六年因著此書

著書酬

陳壽寧稱史筆人讀之尊漢見誠醇陳壽三因志帝魏

賈後漢書





司馬光作通鑑尚不註訂其誤主朱子作綱目始為改  
定經所著續後漢書獨以蜀漢昭烈正視其誤甚正  
彼蓋嘗見宋獨嫌董卓仍列傳即未判臣亦亂臣經此  
子之書也經此獨嫌董卓仍列傳即未判臣亦亂臣經此  
叛臣董卓皆各為公類而董卓則仍置身常列傳中夫  
東漢之禍定由董卓其篡逆之謀久萌特未及逞耳縱  
不列為篡臣獨不當另列為亂臣乎

裴啟從來不可誣要公千載賞和誅篡臣仲達祇篡魏

篡漢寧非孟德乎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特不及曹操

賊敗懿而合操奪夫懿乃魏之篡臣若曹操實篡漢之

福華編撰鄂功陳羈絆真州十六春不免南方君子笑  
笑他不叛北方人

帛詩或者假前題

元火經本傳載沛中民射厲金明池

期曰首是春初上林天子被弓繳窮海藥且有帛書中  
仇十五年九月一日政鴈獲者勿殺因信大使却經書  
於真州志要軍營新館蓋魁以久留音阿不通不知中  
絕之為至元也云云此蓋好事者因蘇武事假為之獄  
經久羈來地伏即不屈僅以著書自遣視蘇武之在學  
可奴娶婦生子不可同日語矣藉屬書方表其忠乎  
術忠誠孰可齊設使子卿逢地下著書差勝娶胡妻



續後漢書目錄

年表一卷

帝紀二卷

列傳七十九卷

錄八卷

年表

闕

帝紀

帝紀第一

卷二

續後漢書

目錄





昭烈皇帝

帝紀第二

卷三

末帝

列傳

列傳第一上

后妃

卷四上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

兄懿  
懿弟班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列傳第一下

昭烈三王  
末帝太子六王

卷四下

魯王永

梁王理

太子瑋

弟瑒 瑒 瑒 瑒  
瑒 瑒 瑒 瑒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卷五

陳王寵

劉焉

子璋  
任安 董扶  
王商

劉虞

劉繇

子基  
兄岱

劉表

子琦 瑒 瑒 瑒  
劉先 瑒 瑒 瑒  
王昂 韓嵩

列傳第三

漢臣

卷六

皇甫嵩

朱雋

蓋勳

列傳第四

漢臣

卷七



何進 弟苗

鄭泰

何顒

种劭

王允

王宏 趙戩

士孫瑞

列傳第五

漢臣

卷八

董卓

李儼 樊稠

郭地 張濟

楊奉 李樂

韓遂 胡才

高柔 成公英

呂布

馬騰 高順

陳建 趙雲

陳宮

張楊

董承

列傳第六

漢臣

卷九

袁紹上下

子譚 趙雲

照 配

沮授 田登

孫乾 趙雲

高幹 趙雲

王修 李孚

袁術上下

列傳第七 漢臣

卷十

陶謙

管融 趙昱

公孫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蒼 洲

列傳第八 漢臣

卷十一

張燕

張繡

張魯

閻圃 劉雄 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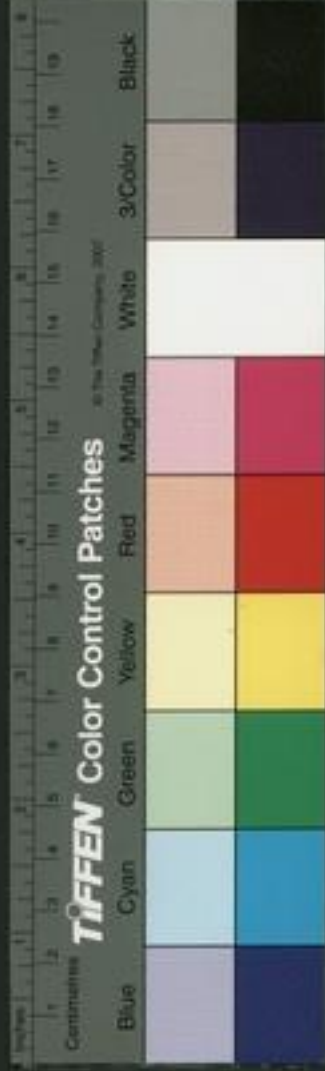
士燮

子徽 龐 龐 龐 龐

壹弟 匡

列傳第九 漢臣

卷十二





荀爽

黃琬

楊彪

列傳第十

漢臣

卷十三

盧植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卷十四

徐璆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  
石籍  
孟建

列傳第十二

漢臣

卷十五

諸葛亮

列傳第十三

漢臣

卷十六

關羽

張飛

趙雲

陳列

黃忠

馬超

列傳第十四

漢臣

卷十七

龐統

法正

祖父真

列傳第十五

漢臣

卷十八

許靖

糜竺

弟芳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

五梁

列傳第十六

漢臣

卷十九

董和

明濟

楊顛

賴玄 姚仙

李福

劉巴

馬良

弟攸

向郎

兄子 暉

張裔

楊洪

何祗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卷二十

劉封

劉琰

彭萊

李邈

廖立

李嚴

魏延

楊儀

列傳第十八

漢臣

卷二十一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霍峻 子弋

羅憲

列傳第十九 漢臣

卷二十二

蔣琬 子斌 蜀

費禕

董允 董悅

呂乂

陳祗

董厥 樊建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卷二十三

姜維

張翼

廖化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卷二十四

楊戲

王嗣

當播

衛繼

譙周 子熙 孫秀 文正

郤正

列傳第二十二 魏

卷二十五

曹操上下 武帝

列傳第二十三 魏

卷二十六

曹丕 文帝

列傳第二十四 魏

卷二十七

曹叡 明帝

曹芳 齊王





列傳第二十五 魏

卷二十八

曹髦 高貴鄉公

曹真 陳留王

列傳第二十六上 家人 卷二十九上

曹操 卞夫人 武宣皇后

丁夫人

曹丕 甄后 文昭皇后

郭后 文德皇后

曹叡 毛后 明悼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列傳第二十六中 操三子

卷二十九中

曹彰 任城威王

曹植 任城王

曹熊 蕭懷王

列傳第二十六下 操五諸子 卷二十九下

曹昂 曹芳 曹芳

曹錄 相陽王

曹冲 鄧哀王

曹據 彭城王

曹宇 燕王

曹林 沛穆王

曹爽 中山恭王

曹琨 齊陽懷王

曹峻 陳留恭王

曹矩 范陽閔王

曹幹 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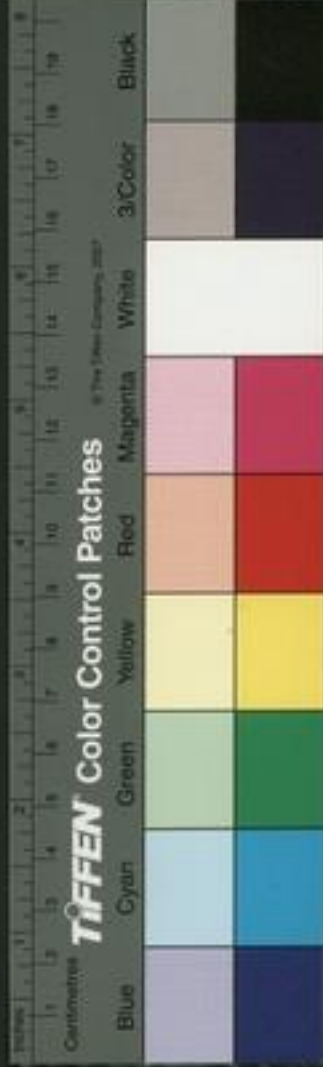
曹子上 臨邑陽王

曹彪 楚王

曹子勤 剛陽王

曹子丹 叔陽陽公

曹子整 邵戴公





曹子京 靈陽公

曹均 樊安公

曹子棟 廣宗公

曹徽 東平靈王

曹茂 東陵王

曹協 贊襄王

曹繼 北海悼王

曹鑒 東武陽悼王

曹霖 東海定王

曹禮 元城哀王

曹邕 邯鄲懷王

曹貢 清河悼王

曹儼 廣平哀王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

夏侯惇

弟庶 子充 魏 史 漢

楸

夏侯淵

子衡 和 霸

威 夏侯尚 從弟儒

曹仁

弟純 應 余

曹洪

曹休

子肇 聲 孫 懿

曹真

列傳第二十八

魏 臣

卷三十一

荀彧

子 諱 孫 颺 冀

荀攸

賈詡

列傳第二十九

魏 臣

卷三十二

鍾繇

子 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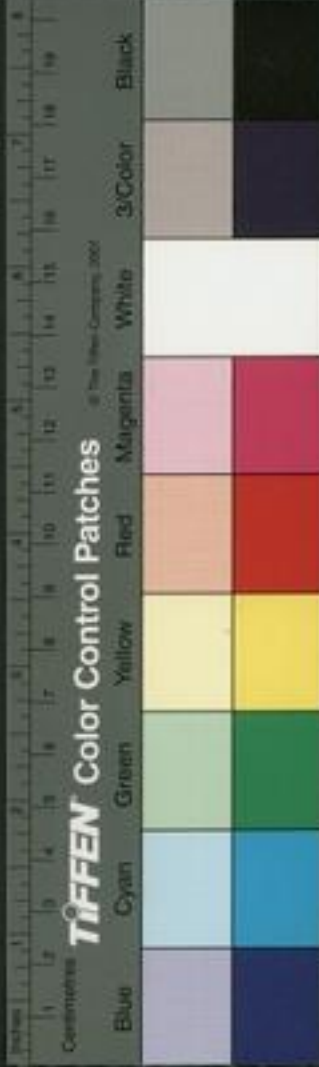
華歆

子 表 孫 歆

矯

周

王朗



列傳第三十 魏臣

卷三十三

程晃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晔

蔣濟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卷三十四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未靈

李典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卷三十五

李通 孫秉  
東子史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遵

龐德

郝昭

張特

龐涓 張猛  
鮑出 楊豐

閻溫 張恭  
鮑子敬 蔡子就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卷三十六

袁渙 子佩  
從弟霸 高 興 譚 曾 孫 宏





張範 弟承

邵原 張闓

涼茂

國淵

余奕

何夔

邢颯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卷三十七

陳羣 子泰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卷三十八

劉劭

傅綬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卷三十九

桓階

陳矯 子本

徐宣

衛臻 孫叔

盧毓 子欽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卷四十三

和洽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卷四十一

韓暨 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卷四十二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魏潛  
董壽

張茂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卷四十三

劉馥

子靖  
孫武

司馬朗

司馬芝

子岐

梁習

王思  
劉翊

張既

徐英

游楚

父殷

楊沛

溫恢

賈逵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卷四十四

任峻

裴祐

蘇則

吉茂

杜畿

子恕  
孟康

鄭渾

從子素

倉慈

皇甫隆  
孔人

沐並  
顧雙

時節  
令狐卬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卷四十五

滿寵

子偉  
奮子長武

田豫

牽招

子弘

郭淮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卷四十六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卷四十七

劉放

母資 資孫楚 泰嗣 孔桂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卷四十八

曹真

弟羲 何晏 李林 桓範 鄧通 曹芳 丁儀 楊彪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卷四十九

孫堅

孫策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卷五十

孫權 大帝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卷五十一

孫亮 侯官侯

孫休 景帝

孫皓 歸命侯

列傳第四十九上 家人

卷五十二上

孫堅吳夫人 弟景

孫權謝夫人 弟承

徐夫人 父規 兄瑜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 哀夫人

孫亮全后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滕后

列傳第四十九下 諸孫 卷五十二下

孫登 宣太子

孫慮 建昌侯

孫和 南陽王

孫霸 魯王

孫奮 章安侯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卷五十三

孫靜 子瑜

孫貴 子郁

孫輔

孫翊 子松

孫匡 子泰

孫韶 兄楷

孫桓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卷五十四

張昭 子承

張紘 子玄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卷五十五

周瑜 子瑜

魯肅 子淑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卷五十六

呂蒙

陸遜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卷五十七

孫邵

顧雍

族人弟  
殷禮

步騭

子幼  
雍 助子輝  
承 雍 孫榮

諸葛瑾 少子融

子開  
李嵩 周昭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卷五十八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董襲

甘寧

子績  
表

凌統 父操

徐盛

瑯瑯

丁奉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卷五十九

朱治 子才

朱然

子然 贊

呂範

朱桓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卷六十

薛綜 子珣

胡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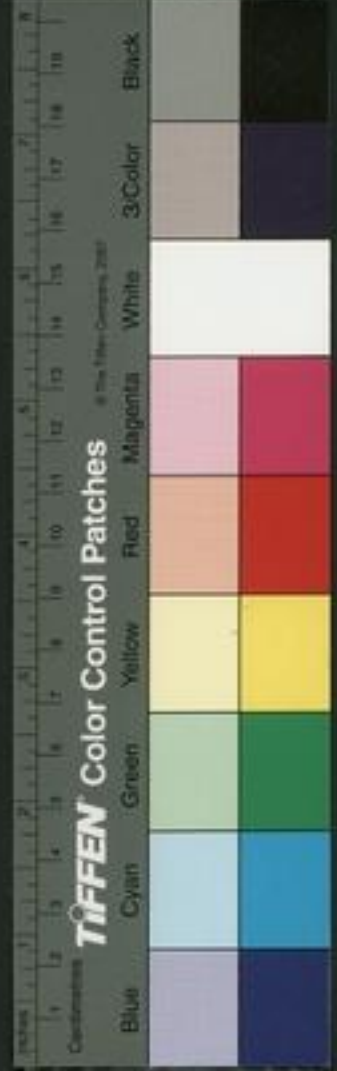
徐詳

駱統 父俊  
謝淵

陸瑁

是儀

李衡





新律法書  
目錄  
列傳第五十八

卷六十一

賀齊

子建弟景

全琮

子偉

呂岱

孫原

鍾離牧

少子倫

潘濬

子滿

周魴

子處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卷六十二

陸凱

子祥

陸抗

子晏

列傳第六十

吳臣

卷六十三

諸葛恪

孫友

滕胤

孫峻

孫琳弟融

濮陽興

孟仁

丁固

范曄

列傳第六十一

吳臣

卷六十四

陶璜

父基孫越

吾彥

滕修

子並

列傳第六十二上上

儒學

卷六十五上上

經術總叙

易

論語詩

春秋

禮

列傳第六十二上下

儒學

卷六十五上下

漢



何休

服虔

顏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鄭玄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謨

列傳第六十二下上

傷學 卷六十五下上

魏

王肅 子恂

董遇

賈洪

倪禧

樂祥

嚴幹 李叢

庾峻 子琰

列傳第六十二下下 卷六十五下下

吳

嚴峻 裴玄

程秉 微崇

闕澤 唐固

虞翻 子允 志

陸績

列傳第六十三上上 文藝 卷六十六上上





文章總叙

易部

序論 說卦 卦辭 卦言

書部

書 周書 記 說 禮 樂 射 御 書 卷 部 議

詩部

詩 賦 楚辭 樂府 詩 卷 部 議

春秋部

春秋 傳 記 卷 部 議

列傳第六十三上下 卷六十六上下

漢

崔寔

從兄然 列子鈞

蔡邕

補衡

應劭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卷六十六中上

漢

荀悅

仲長統

陳壽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卷六十六中下

魏

潘勗

孫尼 魏子岳

路粹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卷六十六下上



魏

王禁

阮瑀

劉楨

桓威 伯夏 應威

衛覲

吳

左思

陳琳

應瑒

吳質

邕 仲海 繁 攸 劉廙 總 繁 孫 林 杜 擊

李康

列傳第六十三下下 文藝

卷六十六下下

陸机

弟 雲 綽 拯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卷六十七

漢

鄧芝

陳震

吳

顧徽

沈珩

浩周

馮熙

宗預

趙咨

陳化

鄭泉

張溫





秦旦

鄭胃

紀陟 弘琴

張儼

列傳第六十五 黃士

卷六十八

臧洪

田疇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卷六十九上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鹿夏 王宗 負淑 史叔賢 黃允 謝覽 王宗 負淑

符融

仇覽

陳寔 子紀 憇 鍾 融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張玄 兄陵

袁閎

列傳第六十六中 卷六十九中

漢

龐公

徐幹

管寧 王烈 張嶷 綱 帖

李密 子暲 興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卷六十九下

魏



范榮 子泰

皇甫謐

王爽

吳

石偉

范平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卷七十上

漢

孔融 字

傅彤 子

程畿

北地王譙

諸葛瞻 子尚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卷七十中

魏

夏侯玄 字

王凌 字

王經

王凌 字

母兵儉 子

諸葛誕 字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卷七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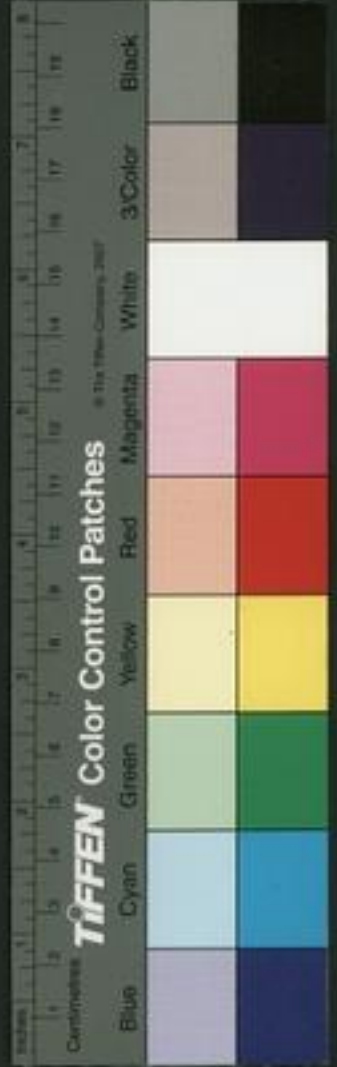
吳

留贊 字

呂據

朱異

張悌 字





列傳第六十八上 元虞 卷七十一上

魏

邊讓

周不疑

楊修

丁儀 弟廙

崔琰

前叔

毛玠

楊俊

鮑勳 父信

鄭小同

列傳第六十八下 元虞 卷七十一下

吳

高岱

于吉

盛憲

沈友

張休

吾粲

朱據

王蕃

樓玄

賀邵 子倫

韋懼

華覈

邵疇

張尚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卷七十二上

漢



華陀 吳普  
樊阿

蒯

左慈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李意其

周厚 張格

杜瓊 何宗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卷七十二中

魏

朱建平

周宣 馬鈞

管輅

列傳第六十九下 技術 卷七十二下

吳

吳範

劉惔

趙連 皇象

陳訓

葛洪

列傳第七十上上 任士 卷七十三上上

魏

王弼

荀爽

焦先

龐參





石德林

嵇康

向秀

郭象

孫登

劉伶

列傳第七十上下狂士卷七十三上下

魏

阮籍叔子修

阮咸子明

列傳第七十下上狂士卷七十三下上

魏

王戎從弟衍

列傳第七十下下狂士卷七十三下下

魏

樂廣

謝鯤

胡毋輔之子雄之

畢卓

光逸

衛玠

王濟

列傳第七十一版臣卷七十四

漢

孟達父他

黃權



列傳第七十二上 孫臣 卷七十五上

魏

司馬懿 子昭

司馬孚 子望

列傳第七十二下 孫臣 卷七十五下

魏

王沈

賈充 魏書子滋

鄭冲

王祥 弟覽

何曾 子仰

石苞 子崇

陳騫

荀顛

裴秀

荀勗 子爽

列傳第七十三 取漢 卷七十六

鄧艾 州泰 段灼

鍾會 向雄

衛瓘

列傳第七十四 平吳 卷七十七

羊祜

杜預 子錫

王渾

周浚

王濬

唐彬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卷七十八

續文獻通考

目錄

書





漢

弘農王妃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姜叙母

趙昂妻

杜有道妻

曹文叔妻

羊耽妻

許充妻

吳

孫翊妻

張白妻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卷七十九上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 劉氏 石氏 沮渠氏 赫連氏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卷七十九下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拓跋氏 吐谷渾氏 宇文氏 慕容氏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卷八十上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羌

在亭羌 李氏 符氏 呂氏

仇池氏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域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百濟 東沃沮 挹婁

列傳第七十九

南蠻 交趾 林邑 扶南 板橋蠻 哀牢夷

西南夷 夜郎 滇 哀牢夷

錄

錄第一上 道術 卷八十三上

正傳 宓攬 孔子 齊 高 馮 文王 武王 孟子

錄第一下 道術 卷八十三下

諸子 荀子 董子

百家

異端 楊墨 老莊 佛 管商

錄第二上上 厄蒙 卷八十四上上

太極陰陽 天地

六天 儀象





晷影

黃赤道

錄第二上下 歷象

卷八十四上下

天文經星

三垣

紫微 天市 大微

辰次

分野

錄第二中上 歷象

卷八十四中上

二十八舍

天漢

錄第二中下 歷象

卷八十四中下

緯曜占候

日

月

歲

彗咸

填

太白

辰

雜星

輝氣

五行

災異

錄第二下上 歷象

卷八十四下上

歷法上

錄第二下下 歷象

卷八十四下下

歷法下

錄第三 雜理

卷八十五



漢益州 二十郡

魏司隸 八郡

冀州 十一郡

徐州 五郡

幽州 十二郡

秦州 三郡

揚州 二郡

吳揚州 十四郡

交州 八郡

兖州 八郡

青州 六郡

涼州 八郡

荊州 六郡

豫州 九郡

荊州 十五郡

廣州 七郡

錄第四上 職官

卷八十六上

爵級

奉祿

車服

印綬

選舉

宰相

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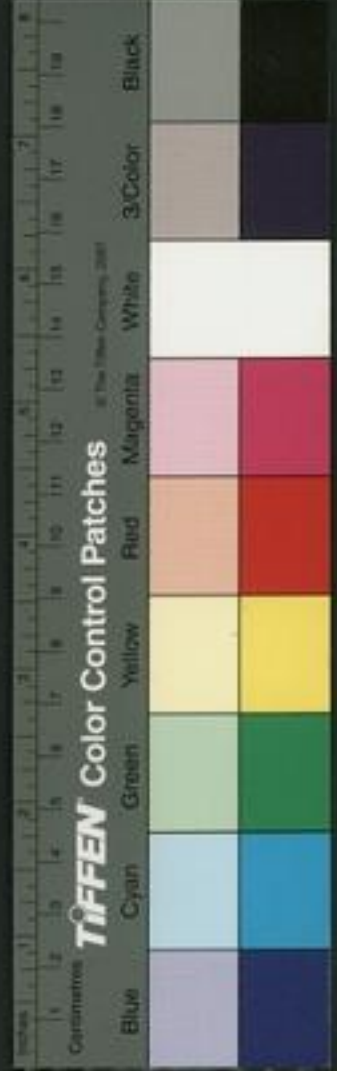
大將軍 驍騎將軍 衛將軍 左右諸將軍 車騎將軍 使持節都督 雜號將軍

錄第四中 職官

九卿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將作大匠





錄第四下 職官

卷八十六下

京師兵官

親金吾 北軍中候 城門校尉

中宮東宮官

封建 王 侯 公主

京輔官

司徒校尉 河南尹 京兆尹

州郡官

刺史 郡守 縣令 外夷官

錄第五上上 禮樂

卷八十七上上

天類

郊 合郊 五郊 六天 九天 六宗 風雨雷師 高禘 大雩 朝日 夕月 星祠

禮樂

蠶 籥 伏

錄第五上中 禮樂

卷八十七上下

地類

社稷 軍社 臺社 壇 壝 畝 澮 山川 封禪 望星 先蠶

錄第五中上 禮樂

卷八十七中上

人類上

明堂 辟雍 堂 養老 燕射 鄉飲 三王後 孔子祠 羣祀 宗廟

禮樂

配享

錄第五中下 禮樂

卷八十七中下

人類下

冠婚 朝會 喪制 殯 葬 土葬 山陵 瘞法 薄葬 火葬 改葬 招魂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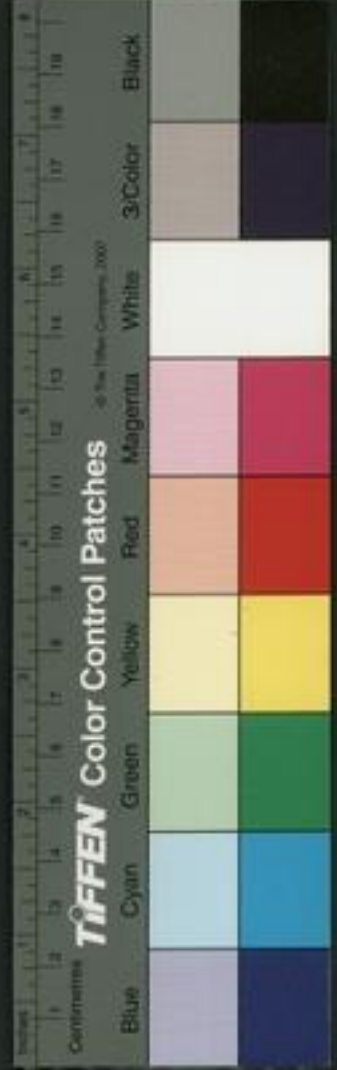
葬法

錄第五下上 禮樂

卷八十七下上

律呂

聲音



錄第五下下 禮樂

卷八十七下下

代樂

錄第六

卷八十八

刑法

關

錄第七

卷八十九

食貨

錄第八上 兵

卷九十上

兵道

錄第八中 兵

卷九十中

兵陳

兵教

兵法

兵柄

兵將

錄第八下 兵

卷九十下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誦兵

夷兵





紅  
行  
漢  
書  
臣等謹案續後漢書九十卷元郝經撰經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學士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追封英國公謚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經以中統元年使宋但賈似道方詐報鄂功恐泄其匿敗請和之謀拘留真州者十六年使館羈困思空託言以垂後因作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此其一也其書乃取陳壽三國志別加刪訂以昭烈上紹漢統升為本紀黜魏吳

皆為列傳三國之臣則以漢魏吳別之又別為儒學文藝行人義士高士死國死虐技術狂士叛臣篡臣取漢平吳列女四夷諸傳又以壽書無志作八錄以補其闕各冠以序而終以議贊原目九十卷中間各分子卷實一百三十卷自朱子修綱目始以蜀為正統著常復本其意作續後漢書經當時未見常書乃能獨伸大義勒成一編盡祛陳壽以來帝魏冠蜀之謬識見可謂醇正其間持議亦頗

有可取惟論次諸傳意在貫徹首尾微引較繁不免失之汎濫如黃憲卒于漢安之世葛洪顯于晉元之朝而特為立傳其他漢晉諸臣以行事間涉三國槩加闕入者不一而足限斷殊疎至其分晰門目進退失倫尤多乖迕如董卓陰蓄異謀實為漢賊乃列之正傳絕無貶詞司馬懿傾覆曹宗未可云篡漢之人而身圖嬗代如曹操者反首列魏傳而不載諸篡臣之內又狂士一門如阮籍等之猖

狂自放固當列入示貶至王戎雖以鄙嗇損譽而識鑒足重豈可並目以狂樂廣心存名教衛玠意在致身更不宜與籍等拔為同類又鄭冲王祥等雖身事二姓而未嘗覬覦神器謂之貳臣則可乃併系以篡亦殊失乎允凡此皆其体例之舛誤者律以史法均為未協至公然經平生敦崇正學其以行人被執艱辛困苦未嘗少屈其志惟以著述自娛終能完節而歸洵可稱不辱君命者其人足重





經後漢書  
目錄  
三

即其書亦足以傳矣經所撰尚有陵川集元  
迄祐戊午與是書皆官為刊行迨明之中葉  
陵川集僅存而是書傳本遂絕今惟永樂大  
典所載尚多核以原目其全篇完好者十尚  
可得六七序文議贊則僅缺十一惟年表一  
卷刑法錄一卷全佚無存謹各據原目詳加  
校輯所分子卷悉仍其舊列傳內間有殘缺  
者以其文已多具于陳志不復採補以省繁  
複再經所採乃陳志舊本其中字句與今本

往往異同今亦各繫案語用資考證雖未能  
一一悉還原本之舊而彙次排比煥然復成  
完書謹詳加校繕著之于錄庶經編輯之勤  
不至湮沒于來世至書中之註乃書狀官河  
陽苟宗道所作宗道字壽甫與經久同患難  
遂從學于經還朝後官至國子祭酒其于是  
書去取義例頗有發明惟列傳中或有全篇  
無注者疑修永樂大典時傳寫遺脫今亦姑  
仍之云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錫熊

侍讀學士<sub>臣</sub>紀昀

纂修官編修<sub>臣</sub>吳典

自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借號稱吳  
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  
折入于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  
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借  
偽于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奈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  
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  
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蜀平而漢始  
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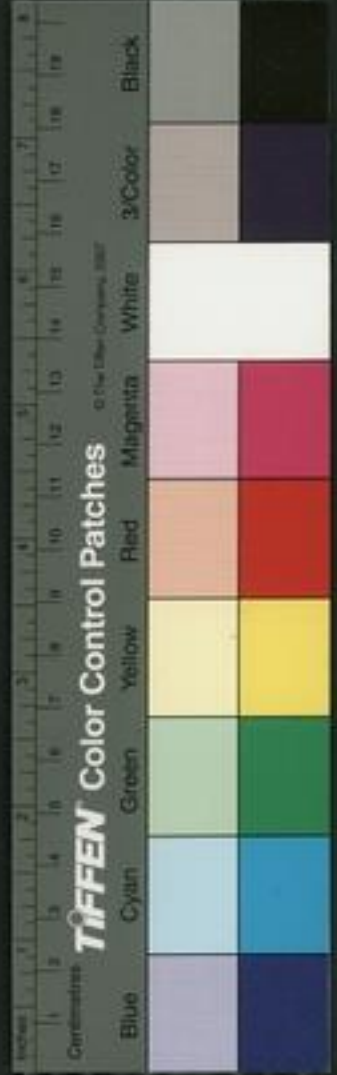
晉書習鑿齒傳終  
上疏曰臣每謂皇





昔宜趙魏繼漢應不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  
 上達懷抱惠情三十餘年全沈淪重庶性命惟保遂寄  
 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憐惜力疾著論一  
 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  
 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  
 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室實理乎且魏之見  
 廢晉也但疾節赴由與晉耳所悲先殊心異雖奇莫  
 以尊晉也但疾節赴由與晉耳所悲先殊心異雖奇莫  
 數世十戈日辱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賢亂也宜  
 皇帝勞過當年力判魏氏受禪屈從時遂竊戎役晦明掩  
 耀龍潛下位使在聖足魏魏躬拜慈道有不吝之難躬蹈  
 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而擒孟達  
 東為海陽而抑劫蜀使魏魏既亡大難獲免始而擒孟達  
 無見志之常值重根以跨中野樹草才以翼子弟命世  
 之志既保非常之策亦因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復三  
 道以定厥庸席基崇益也臣臣西極功格皇天熱傳古烈  
 堂現難作固己的也至于成皇遠并強吳混一字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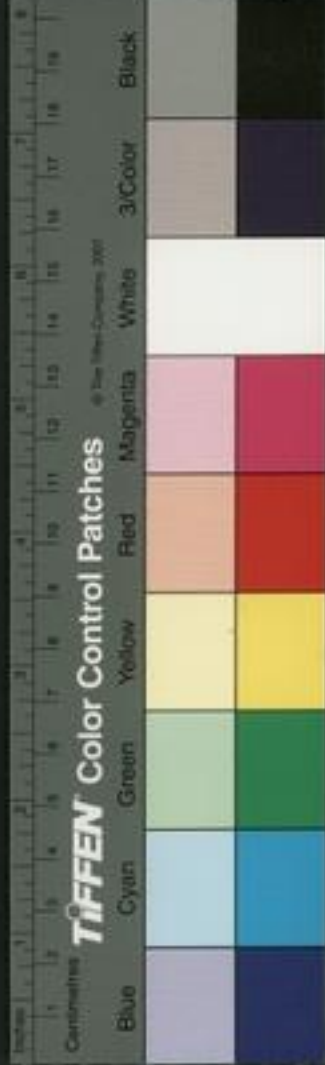
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官特漢末之交子周  
 几滅之家喻定十載之或功者好司馬是也而推  
 漢以晉承魏比美唐虛自此此臣豈不惜哉公若以魏  
 有代皇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是立道  
 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嘗為天下  
 之主王道不足于晉則晉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  
 工伯有九州泰政卷平區夏魏魏捷華成考魏六合難不  
 見序于帝王治沒于戰國何况割割數州之人威行境  
 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常事魏魏德德  
 拘情禪名謂不可割則感之甚者也魏魏德德魏公孫帝  
 蜀：繼之人雖廢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且吳楚借  
 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魏絕宜皇帝官魏適于性  
 命舉非擇水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竟校實定名  
 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明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在于已  
 孰若仗義而以魏魏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  
 會心無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為爾勞思報亦深  
 魏武延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微冰薄宣帝與之情  
 將何重難形屈當年意中百世降心全已憤慨于下非





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  
成業者係于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  
起是故漢高皇帝命于懷王劉氏余覽于亡秦起二偽以  
違制不檢近而什功考在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改季  
無承楚之號漢有姓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  
也凡天下事有可措喻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  
為未誣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稱號之王也若使  
楚莊推却即以尊有德闢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  
君有德之主或藉以應天或觀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  
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勳原功靜亂寧衆數  
之所歸衆之所與不資于無喻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  
長瞻廟堂堂矣蜀而覽運奇于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  
之所不能臣湯墨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不廢沛五  
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  
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  
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既天而為帝方駕于三代  
豈能便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止即情而担實取之而無  
慚何與絕事而託偽間亂于持來者乎是故三君之恩

可封親後三恪之故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曹踴然正  
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  
大道哉昔周人緣祖宗之德進述爾商之功仲尼明大  
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後稷勤于所職耒耜未以  
商異子司馬代仕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也矣且夫魏  
自君道之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  
畧道不正故君臣之節自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  
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熟足以  
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周而後道異于  
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  
係周而不係秦何至于一魏猶擬滯而不化哉夫欲尊  
其君而不知尊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辱之于  
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  
若諸來恪諸于是止矣  
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  
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  
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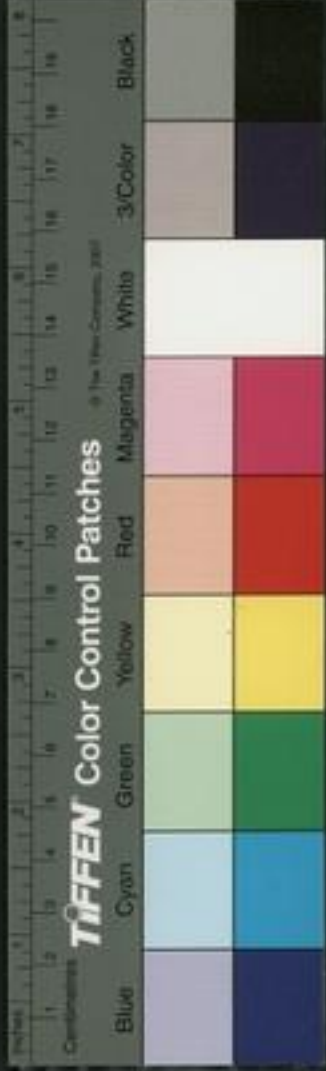


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道鑑魏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汝元章武臣也曰天生蒸民其分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于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承火之間霸而不王于正閏之論與矣及漢室傾覆三國鼎峙晉氏夾馭五胡雲擾宋魏以濟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寇虜北謂南為島夷宋氏代唐四方福裂朱邪入汴北之窮新運歷年紀晉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儆前代

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無其實者也雖率戾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因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稱尊矣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上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最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上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夫以為勸戒非若春秋正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慕其功業之實而言之爾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博作于後子孫雖微而播遺緒承祖宗之業有祐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薄莫能相一若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于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陳事之先後據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







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  
取魏宗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年號以配諸國之  
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于漢雖云中  
山靖王之後而後屬棟遠不能配其世故名位亦猶宋  
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唯辨故  
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此使得紹漢氏之道統也

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點魏而以昭烈章武  
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

原注通鑑綱目建安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  
國一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運至洛陽卒太子  
丕自立為丞相冀州牧魏王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廢帝為山陽公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昭烈皇帝章武  
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孫權稱吳  
武昌侯八月相違使侍魏魏封權為吳王二年魏黃初  
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孫權國一新國一凡二備國  
後主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夏五月魏主  
王卒秋八月吳王權崩江夏不克七年魏太和三年吳

與龍元年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遣衛尉孫資使吳  
及孫主權盟舊史及通鑑皆以建安二十五年為魏黃  
初元年今猶繫之漢末亡也曹丕廢漢帝而昭烈即  
位乃以章武元年為漢魏自借偽也孫權受魏封爵始  
稱吳王者其封于魏也然終魏魏稱帝故以黃武之元  
與魏黃初為列國借偽于是此體正矣其齊若或與詩曰  
東與失其御刊臣弄天綱西園植森樾五鼓沈忠良  
青二千里草萊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失精遂無光桓  
桓左將軍杖節西南強伏龍一奮那鳳雖亦飛州祀漢  
配彼蒼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  
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然而本史正文猶壽書經嘗聞  
指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作作竊有志焉及先君臨  
終復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  
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來



晉抱節無所營為乃破董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  
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存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  
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  
作正史以裝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  
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暴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  
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  
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仍故號曰三國志原註  
口史之有書尚矣而稱謂不一如三皇之書則謂之增  
五帝之書則謂之典歷夏商則謂之書歷代實傳則  
謂之訓周之世列國各有書而各有名晉謂之乘楚謂  
之檮記魯謂之春秋其為記錄言動則一其名則無定

也戰國秦漢之世記注愈繁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  
策釋氏微秦紀八覽六論等不可勝紀皆不能為完書  
至司馬遷視為撰集自黃帝訖漢武之獲麟名曰史記  
班固作前史始為高帝終于王莽別為一代如虞夏商  
周而謂之漢書陳壽之為國志時東漢史尚無完書乃  
斷自獻帝而下為魏蜀吳書世謂之三國志天下分裂  
統體不一如周棄列國故如國語別為書而謂之志  
亦記也今雖增修筆詠飭他正其統體其名不可易故  
仍曰三國志云先生比修新書先為義例以明史定去  
取之意今各其本條下謹按後川集載此序云號曰  
續後漢書與此不同觀此註則知作序時本名三國志  
後乃改名續後漢書當宋道所為行狀仍改曰續後漢  
書是也其後延祐間中書省咨文仍稱三國志至江西行  
書開刊始定續後漢書焉良佐序所云今所定稱者  
是也明代刊集者誤改其文奮昭烈之坐光揭孔明之  
在此序中仍當其原本為是

續後漢書

目錄

六





姦邪表風節孰義烈核正偽曲折隱與傳之義理微之  
典則而原于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  
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天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  
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昏瞶昧一時流光百世  
故韓愈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原註韓文初子厚墓誌  
子厚斥不又寫不批雖  
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削力以致必傳于後如  
今無定也雖使子厚所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  
之志也嗚呼安得復于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曰庚  
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

川都經序

新註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諸所記註不啻數  
十百家其行于世者漢史則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司  
馬彪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曄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  
山陽公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冲五事魏史則  
王沉魏書傅玄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  
魏畧孔衍漢晉春秋陰濬魏紀吳史則韋曜吳書虞溥  
江表傳胡沖吳歷虞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于晉則于





寶晉紀虞預晉書王愷晉書謝沅晉書孫盛晉陽秋傳  
暢晉諸公贊徐廣晉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  
陳壽合魏吳蜀摠為三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疎畧  
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為註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  
具本文下且為考正辨其得失其諸書疏授引事類出  
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註今宣相陵川先生更正陳  
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為刪取其乖戾不合不  
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撮拾具注新書本文下陳志  
之評裴註之論亦為具載其義理悖誤者則以所聞於

先生餘論為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今事類裴注  
之未備者皆為直補事已見者不重出無所考者則闕  
之先生此為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旨今各  
具本文下其書法則復發凡舉例以見其義宗道初事  
先生之父靜直先生既又受學于先生先生之開府南  
陽辟宗道為屬掾奉使入宋又辟充典書狀繼繼惠難  
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幾附驥尾而廁名于大  
典之末云宣撫司都事充國信書狀官門生河陽荀宗  
道序





後序

人有恒言曰經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亦史也書紀帝王之政治春秋筆十二公之行事謂之非史可于蓋定于聖人之乎則後世以經尊之而止及乎興亡則謂之史也古史分十七東漢而下西晉而上有三國志亦十七之一也出于陳壽之筆不可謂失三國之實獨帝魏而不知蜀之正統為史筆之玷又前史紀傳外有書志所以載三才之奧禮樂食貨兵刑官職之異而壽皆未及凡史筆之欠此紫陽朱文公詩云後賢合更張感歎

所錄發也後紫陽百餘年徒增閱史者之慨中統庚申郝文忠公以行臺宣撫持節使宋而留滯儀真進退維谷乃繼先志修舊史破棄發凡首帝昭烈魏吳止筆其實表外有紀傳以辨崇卑而復為八錄以補陳闕各冠以序述其從起結以釁釐會其指歸考前言徵後史而損益之儀真受一時之抑而史書流百世之芳公之榮遠矣公之先世詩書之澤鍾陵川清粹之氣嬉笑怒罵鋪張吟詠皆成文章由賦詩而至移文復三十有九卷公之文博矣若夫續後漢書登陵川集則今之所定稱





續後漢書  
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數奏聖天子念故臣  
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睿旨恩潤俾江西行省麟梓  
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  
臣良佐特職寄江西提衡儒學者堂孜孜欽承就委董  
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上畢念不容  
已用紀歲月去是年秋七月既望臣馮良佐頓首百拜  
謹識

續後漢書卷二

元 郝經 撰

帝紀第一

義例曰親晉自以為正統相繼故不舉昭烈之  
繼祚曰先主陳壽遂不以漢為帝紀曰先主傳  
此也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祥也繼漢而  
不稱漢未嘗稱蜀而稱蜀漢者甚矣夫昭烈景  
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為左將軍時受獻帝衣  
帶中第器歸誅曹操不克出奔徐州起兵討操又  
不免奔袁紹與紹討操又不克遂依劉表說表  
策許以妹嫁表不能州及收操于赤壁始有利  
主政劉璋于成都却操于漢中遂有已蜀據  
出帝統后統殺皇子嬰統已成統烈以為高祖  
初封漢王出定三秦以討項羽故即漢中王位  
與兵討操及操死丕篡獻帝母廢漢統中起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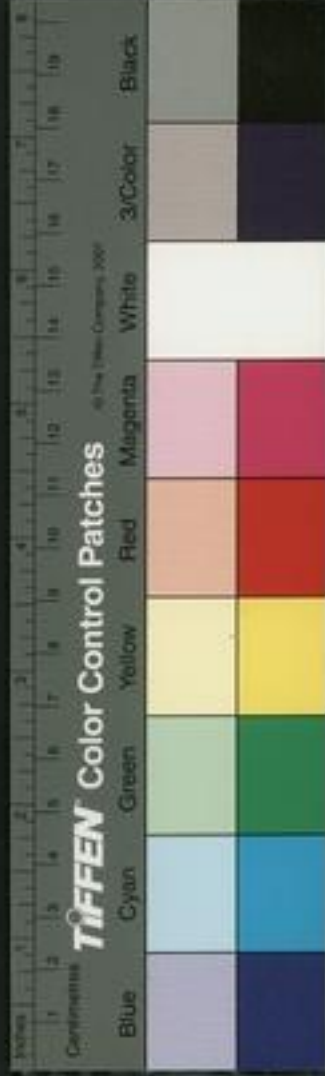
續後漢書  
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數奏聖天子念故臣  
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睿旨恩潤俾江西行省麟梓  
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  
臣良佐特職寄江西提衡儒學者堂孜孜欽承就委董  
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上畢念不容  
已用紀歲月去是年秋七月既望臣馮良佐頓首百拜  
謹識

續後漢書卷二

元 郝經 撰

帝紀第一

義例曰親晉自以為正統相繼故不舉昭烈之  
繼祚曰先主陳壽遂不以漢為帝紀曰先主傳  
此也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祥也繼漢而  
不稱漢未嘗稱蜀而稱蜀漢者甚矣夫昭烈景  
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為左將軍時受獻帝衣  
帶中第器銘錄晉祚不克出奔徐州起兵討操又  
不免奔袁紹與紹討操又不克遂依劉表說表  
策許以妹孫女不能州及收操于赤壁始有利  
主政劉璋于成都却操于漢中遂有已蜀據  
出帝統后統殺皇子嬰統已成統烈以為高祖  
初封漢王出定三秦以討項羽故即漢中王位  
與兵討操及操死丕篡獻帝母廢漢統中起遂









昭烈皇帝姓劉氏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武帝詔諸侯王得推恩侯支庶子弟靖王百餘子侯者五人元狩六年封貞涿縣陸城亭侯

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國家馬原注漢書孝景皇帝嘗夫人趙婕妤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有子百二十餘人四十三

年龍子衣王昌嗣一年竟子康王昆修嗣十一年竟子

項王輔嗣四年竟子憲王福嗣十七年竟子懷王倫嗣

十五年竟無子紀四十五歲成帝滿嘉二年復立憲王

弟孫利始侯子雲容是為廣德是王三年竟無子紀十

四年哀帝復立雲容弟廣漢為廣平王竟無後平帝元

始二年復立廣川忠王會孫倫為廣德王春靖王後王

弟時絕王子仗衣中山靖王子康望節侯志將保侯朝

年新館侯未央陸城侯負薪處侯嘉元鼎五年

皆坐酎金失侯與泰典器備本臨邑侯校屬也

昭烈祖

父雄父弘世任州郡雄舉孝廉終東郡范令昭烈少孤

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桑生高五丈餘童

童如小車蓋涿人李定曰是家當出貴人昭烈方幼與

宗中諸兒戲桑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

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

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

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家何能常尔邪

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昭烈相久

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





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顏自見其耳有大志  
 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推仁尚義廓如也好交  
 結豪俠年少爭附之河東關羽亡命未歸與同郡張飛  
 兄事昭烈誓以死從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皆累千  
 金販馬于涿郡知昭烈非常人乃多與之金昭烈資之  
 因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賊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  
 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原注典舉平原劉子  
 平知備有武勇時張  
 此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賊過平原子平拜備  
 于夜寧邊身相隨遇賊于野備中創傷死賊去後故人  
 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

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押原注五  
 原反棄官

亡命原注典舉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  
 當以沐之備疑在遣中督郵到縣常遣備備素知

之聞督郵到備舍備被求見督郵拜疾不肯見備備恨

之因還治將吏卒徑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

我督郵遂就林縛之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頃

頭縛之著樹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

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靈帝崩皇子辯即

位太后何氏臨朝何進誅宦官不克死之原注凡死國  
 死官得其死

帝弒太后何氏原注義例曰章武元年蜀中傳言獻帝  
 已遇賊昭烈乃發喪制服臨曰孝愍皇





帝遜即皇帝位然獻帝安未前持曹丕廢為山陽公年  
至本帝建興十三年始前曹叡諡曰孝獻皇帝故不得  
從未前之諡

試曰獻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州郡皆起兵討卓卓弑弘農王劫帝

西遷長安天下大亂昭烈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原注英雄紀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  
國舉合衆公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為賊所破奔營  
威將軍公孫瓚

二年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凡曰自領與  
據皆非朝命

也攻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冬十月瓚表昭烈為別部

司馬原注凡曰表表詩朝命  
也曰以者自以為之也使為楷拒紹數有戰功試

守平原令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為之下使

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原注王沉  
魏書劉平

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既懼屯聚鈔募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  
必與同席而坐同蓋而  
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還兵攻瓚昭烈與楷東屯

齊瓚敗紹復攻楷連戰踰年

三年夏四月董卓伏誅原注凡有罪當  
誅者曰伏誅卓黨賈詡以卓

部曲李傕郭汜等反陷長安殺司徒王允原注凡殺不  
以罪及而下

相殺者遂共管朝政于是劉焉據益州劉表據荊州袁

曰殺紹據冀州袁術據揚州曹操據兗州其餘州郡皆擁兵





自保更相并滅不復奉朝廷矣

四年冬十月公孫瓚殺幽州牧劉虞自領州

興平元年春二月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

于田楷楷與昭烈俱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

烏桓雜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

四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昭烈為豫州刺史屯

小沛夏四月曹操擊破昭烈于邳東秋九月益州牧劉

焉牟子璋自領州冬十二月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

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

立事在于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

事不宜抑讓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家四世五公

原注見袁紹傳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

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

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以觀時變若使君不見聽

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烈曰袁公路豈

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

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陳登遣使告袁





紹曰天禍鄆州州將殖隕民人無主忍昭盟主憂輒奉  
故平原相劉倫領州紹報曰劉玄德弘惟有信義今徐  
州樂戴誠所望也

二年夏四月曹操攻呂布布來奔李傕郭汜相攻擊張  
濟挾帝東歸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來攻昭烈使張飛守下邳自將  
拒術于盱眙淮陰與術戰于石亭相持經月更有勝負  
陶謙故將曹豹為下邳相與張飛相失飛殺之豹眾閉  
營自守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襲下邳許助以軍

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

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及將吏家口昭烈聞之引還

比至下邳謹按比至陳志作北至兵潰昭烈收餘兵東

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轉軍海西飢餓困蹙謹案困蹙

與宋本合與宋本合史士相啖從事麋竺以家財助軍迫進

及音無歸乃降于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絕復以昭烈為

豫州刺史還其妻子部曲家屬諸將謂布曰劉備數反

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昭烈與并勢擊術使

屯小沛昭烈乃遣閔羽守下邳身還小沛秋七月帝至





雒陽

原注雒本作洛魚養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住目光武後改為雒字

八月曹操劫

帝遷許遂專朝政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宣城亭侯昭烈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許曹操厚遇之表為豫州牧郭嘉等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不從益兵給報使東至沛收散敗以圖呂布是歲孫策據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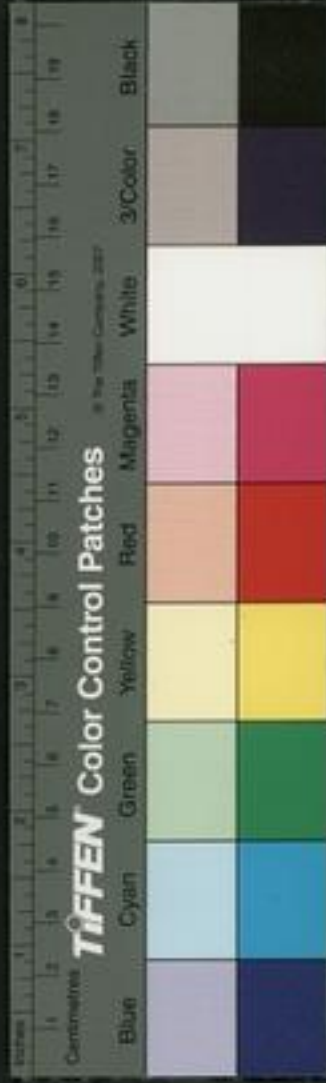
原注義例曰凡事之無日

者附于月之下初是月無月者附于年之下初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氏稱初始及享年後之類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于一年之下與其事之相涉者即附之此記事之通例也

二年春正月袁術稱帝于壽春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

徐揚間軍飢餓許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乃私與昭烈相聞欲共擊布昭烈陽許之冬十一月奉引軍詣沛昭烈請奉入城飲食未半于座上縛奉斬之遣失奉奔并州

三年夏五月呂布復與袁術通使人齎金詣河買買馬為昭烈兵所鈔布怒遣其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攻昭烈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所敗遂破沛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昭烈挺身逸過操于梁與操共擊布于下邳冬十二月禽布斬之昭烈復得妻子從操還許





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與坐則同席

四年春袁紹復攻公孫瓚三月克易京瓚自殺紹遂有

幽州帝自為曹操劫遷專制朝命不得有所為甚于僮

況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原注裴松之曰董承漢靈帝母

古無文人之名受帝衣帶中密詔今與昭烈誅操未發

操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昭烈因曰聖

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

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夏四月袁術欲經徐州

北就袁紹操遣昭烈督朱靈路招邀擊術程昱郭嘉董

昭皆諫操曰劉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南走病

死朱靈等還冬十一月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

羽守下邳行太守事引軍還小沛原注胡冲吳思曹公

有賓客酒食者拜因車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

公使人開門既去備謂飛聞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

公必有疑意不可後留其在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從去

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救合兵衆袁松之

曰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州郭嘉等並諫魏武

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逃逝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來





昭烈謂岱等曰汝百輩來無如我何曹操自來未可知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事覺操殺承及王子服种輯昏夷  
三族自將共昭烈初昭烈謂操方與紹連兵不得東使  
騎卒至言曹公自來昭烈大驚及戰師望風崩潰操盡  
收其眾虜昭烈妻子并禽閔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烈昭烈隨譚到  
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鄆二百里與  
昭烈相見駐月餘所失亡士卒稍稍未集操與袁紹相

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  
與辟等畧許下夏四月孫策卒弟權代領其眾關羽七歸  
操遣曹仁將兵擊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  
南連劉表秋七月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  
等合眾數千人操遣蔡揚謹按今志作蔡陽擊之為昭  
烈所殺冬十月操大破紹軍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昭烈昭烈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  
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  
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一日表置宴前





越蔡瑁欲因會取昭烈或以急告昭烈託被酒潛避所乘馬曰的驢走墮檀溪水中昭烈曰的盧今日危矣可

努力的盧一躍三丈遂得免魏書傳云乘馬曰的盧備之初存也太祖賜之

馬使曰至鹿遜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鹿有

的盧焉委乘英現走奔曾立劉備檢而取之眾莫不笑

之其後劉備奔于荆州是足昭烈蓋開誠待之越等服

電發連不可追彼乃服焉

其稚量表亦不復疑終表之世遂無累故原注孫或曰檀溪之事此

七年夏五月表紹卒于尚自領州劉表遠昭烈拒夏侯

惇于某等于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燒屯偽避惇等追之伏發大破之

九年秋七月曹操克鄴遂有冀青幽并四州

十二年春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夫此大會昭烈曰今

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昭烈在荆州數年嘗于表坐

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鞞原注音內皆消今不復騎鞞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





功業不建是以悲爾

謹案此段裴松之注在昭烈初歸劉表下此殆在荆州數年移在

十二年昭烈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或稱聊邪諸葛亮昭

烈三往乃得見問天下大計亮說昭烈取荆益結好孫

權與共圖操興復漢室

十三年秋八月曹操南擊劉表表病篤以州讓昭烈昭

烈不從乃託子琮馬

原注英雄記表病上備領荆州刺

我兄不才而請將並零落我死之後聊使攝荆州備曰諸

子自賢居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

今從其言人必以表為所不忘也表尋卒

謹按三國志曹公南征表會表卒擊在十二年而武帝紀

則云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兩傳

年不符此改屬十三年與曹操傳相應較陳志為密矣

琮自領州九月操至新野琮遣使請降于操時昭烈

也樊琮不敢告昭烈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

詣昭烈言故時操已在宛昭烈大驚謂忠曰卿等作事

不早相語禍至乃始告邪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

解忘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筆遣忠去呼部曲共議

或勸昭烈攻琮荆州可得昭烈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

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見劉荆州乎遂將

其眾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

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  
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  
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原注習鑿高曰先主雖  
顯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原升之顧時情或三軍總赴  
義之士則甘也司敗覽其所以歸物情者豈徒投膠撫  
塞含麥潤疾而已哉其操以江陵有軍安忍昭烈據之  
終齊大業不亦宜乎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騎五千急追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當陽之長阪昭烈棄妻  
子與諸葛亮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

重昭烈斜趨漢津遙與羽船會得濟河遇表長子江夏

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適孫權遣魯肅弟劉表

二子并說昭烈撫有衣眾協力治操肅未至而操已濟

漢故肅與昭烈遇于當陽長阪肅達權旨致慇懃意且

問昭烈曰豫州今欲何至昭烈曰與蒼梧太守吳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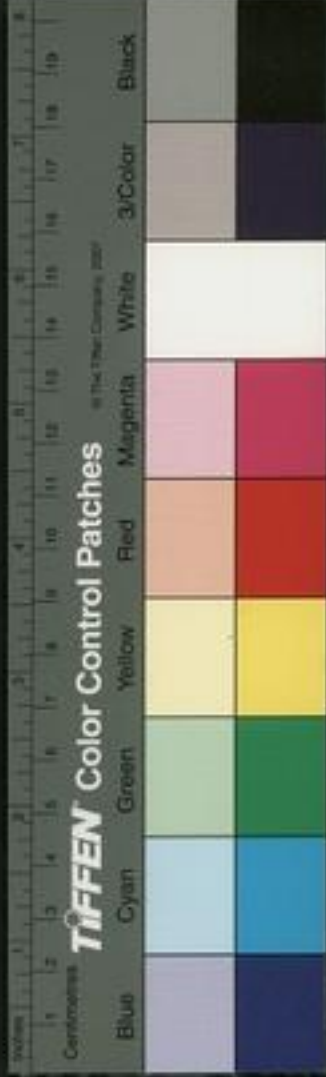
謀

士燮及步騭皆作吳巨  
由此合陳志作吳巨謀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

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

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自結于東共濟世

業臣乃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昭烈





甚悅遂用肅計住鄂縣之樊口冬十月遣諸葛亮隨肅  
求救于孫叔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  
及操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昭烈與周瑜諸軍水  
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操軍多死操乃避歸昭烈  
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  
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原注三  
次錄

注金旋字元和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後拜議  
郎建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初元子禕事見魏  
紀本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以諸葛亮為軍師

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偏

將軍趙雲為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  
卒權表昭烈領荊州牧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  
給昭烈昭烈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以妹妻  
昭烈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昭烈昭烈以周瑜所給地少  
不足以容眾冬十二月乃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周  
瑜呂範勸留之權不從禮遇甚盛綢繆想紀反歸昭烈  
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





之乃晝夜兼行至公安聞瑜謀謂龐統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孔明陳孫莫行亦慮此也孫方危急不得不往孤以伸謀所防在北當顧孤為援故決意不疑耳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未幾周瑜卒魯肅代領其衆勸叔以荊州借昭烈與其拒曹操權從之權欲與昭烈共取蜀遣使來言曰米賊張魯據巴漢為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西連全蜀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為宜報聽許權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

可為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權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叔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叔必不敢越我而取蜀如此進退在我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答叔使曰益州富彊上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于操今操師蜀漢轉輸萬里欲戰克攻取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其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圖今操三方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豈肯





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  
承其隙非長策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莫馮英靈以匡  
漢朝今璋得罪于左右頗加寬貸不聽遣孫瑜率水  
軍往夏口昭烈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發  
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閔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  
葛亮據南郡昭烈自往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遂殺觀  
為別駕從事交趾太守士燮以嶺南七郡降于孫權  
以步騭為交州刺史盡有嶺南地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

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張松說璋請昭烈討魯拒操陰  
謀推戴以為州主璋然之使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正  
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烈疑之龐統言于昭烈曰荊州  
荒殘人物殫盡東北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  
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  
外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昭烈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  
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反事乃可成尔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  
何統曰权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





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

日不取終為人利滿昭烈以為然于是厚以恩意接納

正原注章嚴吳書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

衆寡及請安書道里遠迎松等具言之又蓋地圖山川

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按劉璋傳昭烈紀松未嘗

見昭烈吳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

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昭烈

入境如歸前後贈遺巨億計昭烈自江州北由墊原注

反江詣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烈便

可于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昭烈

行大馬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益

州牧璋贈昭烈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

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

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曹操伐孫叔呼昭烈自救昭烈遣使告璋

曰曹操伐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

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天克轉侵州界其

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

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因怒





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今帝藏山積而  
 怯于功賞望士大夫為出死力其可得乎張松書與昭  
 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成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陵大  
 守肅俱禍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  
 效閔戍諸將文書勿復閔道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  
 軍督楊懷資以無禮斬之

璋素寒賤先賢傳曰劉璋  
 劉備璋將楊懷資使  
 人請璋子禰及懷酒別備見懷佩也備出共七首  
 懷曰將軍心首好必本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七首  
 謂懷曰汝小子何敢問我兄弟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  
 之奸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璋昭烈徑至閔頭廣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

進據涪

十八年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璋遣劉瓚冷

苞張任鄧賢吳懿魏志苞懿二字等拒昭烈皆敗退保綿

竹懿詣軍降原注益都者楊懿也張任蜀郡人交璋後

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昭烈軍益強分遣諸將

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

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昭烈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

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張任勒兵于雁橋逆戰被禽昭烈以任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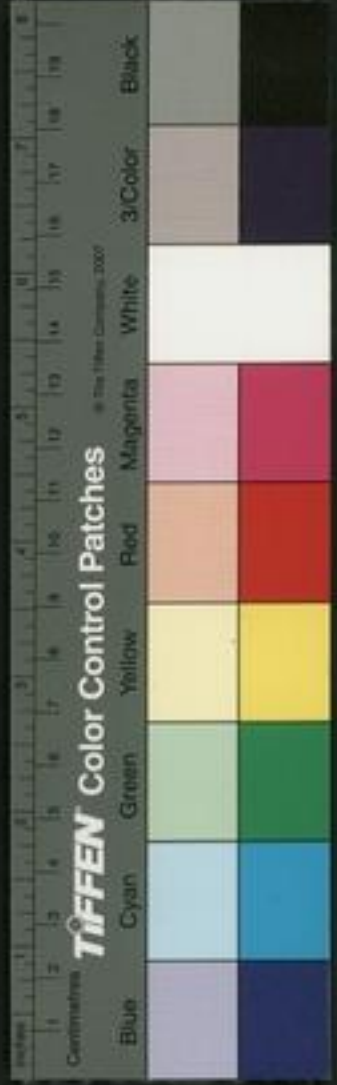




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雒城破  
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率眾來歸屯于城北城中震  
恐後數十日昭烈令從事簡雍入說璋璋從雍出降蜀  
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城中金銀分賜將  
士還其帑帑昭烈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  
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  
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又璋之  
婚親也彭亮反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  
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冬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醜殺二皇子

二十年孫權聞昭烈取益州遂劉璋令中司馬諸葛瑾  
從昭烈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得涼州  
當以荊州相與權大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夏五月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時  
曹操定漢中張魯走巴西昭烈聞之與叔連和分荊州  
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  
冬十一月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操操使夏侯淵  
張郃屯漢中犯秦巴界昭烈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





戰于瓦口邵敗走并擊巴賓原注料破之昭烈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為魏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孫權降于曹操冬昭烈進兵漢中分

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又遣雷銅等入武都魏志

二十三年春飛等皆為操兵所破昭烈次于陽平與操

將夏侯淵張郃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

漢書陳志作于定軍山勢作營考法正傳作定軍山與營  
與營山名作山勢候此書作營于定軍山據通鑑也

淵等引兵來爭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

斬淵原注陳志作斬淵郃說魏按張郃傳淵北還于

州刺史趙雲等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

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操至昭烈

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相守積月操軍亡者日多乃引軍

出朔軍將軍趙雲擊敗之夏操避長安昭烈遂有漢中

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耽舉郡降秋七月

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表于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





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銀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參

議曾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原注三輔決疑注援字文雅扶風人

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地物同族始祖謝鳳為將軍出任天子以謝鳳非舍名改為射子孫氏馬先堅字文固

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亂以堅

去官與弟授而入蜀依州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郡太守授亦少有名行太尉皇弟當督其

才而以女妻之丞相璋請亮以授為祭酒遷從事中郎

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盡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

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

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

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原注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殛兜

于崇山嶽三苗于三危殛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氏傳舜相堯流四凶族周成仁賢而

四國作難原注史記成王六月公攝政當國管叔蔡叔

蔡叔霍叔以微子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原注漢書呂后以周呂侯

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相國建成侯釋之子孫為趙王上將軍各領南北軍呂后崩祿產因謀作亂太后

初與東虛侯章等共謀考昭幼冲而上官逆謀原注漢書昭之逐滅呂氏立文帝

上官皇后上官安之女也安父棧為左將軍由霍光皆受遺給輔少王昭帝立安女為皇后以安為車騎將軍

謀安遂與燕王旦謀殺霍光皆馮世寵藉履國叔竊凶

因廢帝立桀事危伏誅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

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資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危運





不造之艱董作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  
后太子鳩殺見害利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  
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過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益神  
施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  
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机兆赫然憤發與車  
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机事  
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氓海內臣等每惧王室大  
有閹樂之禍原注史記二世廢于望夷宮趙高使其姦  
成陽令閹樂持史卒千餘人入宮前即二  
世數曰足下輪迢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  
下足下其目為針虎其安進二世自殺 小有定安之

變

原注漢書平帝崩立宣帝女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安漢公莽居攝踐作杯攝皇帝及莽即真天子位封  
嬰為定安公初阿乳母不得而語風夜惴惴戰慄累息  
帝在四壁中至于長大不能名大畜

昔在虞書敷序九族周盛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庶  
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  
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  
存國家念在彌亂自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  
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  
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  
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





效績摧破既驚

皇注使漢書史始以嘗能為張振屬國都尉酒泉太守梁統等推舉行河西五

郡大將軍事遣使奉書獻馬于光武車疾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共破既置與五郡太守指推陽上沐州牧安

堂使印政拜英州牧廷大司空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

殘羣察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

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

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捷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

諸侯王故與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

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于沔陽設壇場陳

兵烈眾尊下陪位讀卷訖御王冠于昭烈昭烈上言于

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

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

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

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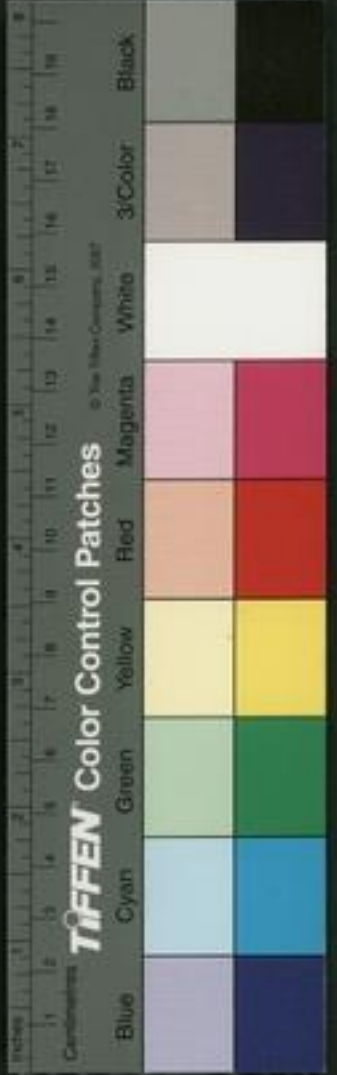
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水消惟

獨曹操父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

軍董承圖謀討操机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

義不果遂使操穷凶極逆主后戕殺皇子鴆害雖糾合

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





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敷叙

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

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

原注左氏傳晉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封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皆奉親也史記大戎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高祖龍

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

原注漢書諸侯王表九國燕卒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

斬諸呂以安太宗令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竊已顛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

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

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

逼迫臣以義臣恨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

稷將陸誠臣憂責碎首之負

謹案誠臣受責誠令志作成若應权通

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

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

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

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

萬分謹拜章固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于

是還治成都板觀延為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滄

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殺麴





德禽于禁于樊孫權與曹操戰請討羽自效遂令呂蒙取荊州羽師潰死之

二十五年春曹操卒曹丕自為魏王秋七月將軍孟達上庸太守申耽叛降于丕副軍中郎將劉封伏誅冬十一月丕廢帝為山陽公遂稱尊號

章武元年春三月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弒王乃發喪制服禮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符瑞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牟偏將軍張裔黃叔大司馬屬殷純並州別駕從事趙作治申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昔

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然熊周等

魏按前文武曰知錄曰熊周傳

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然熊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

言臣聞河圖雜書五經織緯孔子所孰驗應自遠謹按

雜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雜書

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雜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

使主者左且未孝經鈞命次錄曰帝三連九會備臣父

蒙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未積年時時





有景雲祥風從瓊璣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  
中數有氣如旂從西竟南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  
出其方加是年太白彗或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  
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  
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  
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彗或復起歲星見在  
胃卯畢卯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眾邪消亡聖諱豫  
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

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  
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顏恭光祿勳黃植少府王謀等  
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迫忠良酷烈無  
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  
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或稱述符瑞圖讖明徵  
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授神契曰德至淵  
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  
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閔羽園樊襄陽男子張嘉王休  
獻玉璽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





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統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  
 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  
 未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  
 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原注史記武王渡河白  
魚入于王舟有大自上  
復于下至王屋流為  
鳥其色赤其聲鳴云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  
 為後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雒孔子讖記咸  
 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  
 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履積德愛八好  
 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者靈圖啟發織緯神明之表名

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

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先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王乃即

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原注蜀本紀成都有大夫化  
為女子顏已美好蓋山精也

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  
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于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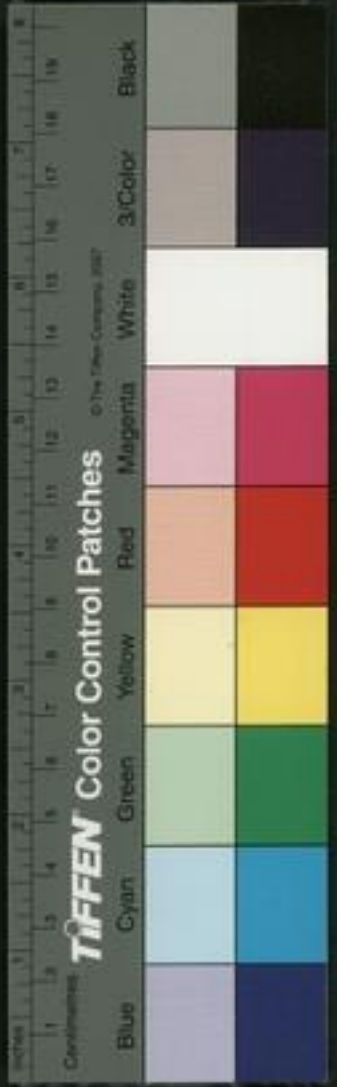
高十丈號曰武擔也榮松之曰武蓋山名在冊曰惟建  
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降冊曰惟建

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

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敷無疆暴者王莽篡盜光武

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

滔天民夏罔傾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靈辟





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興行天罰

備雖否德惧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

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

土式望在楮一人畏天明命又惧漢邦邦昭烈即位冊

文不應真書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

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

綏四海原注魏書備冊曹公遺錄解丹奉書而并致

再絕使命與雲備遺下詳錄詳丹臺書而并看錄而丹

得報書遂欲制此皆魏日旁之科非家事也臨烈與夏

四月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

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原注魏志曰先主雖云出

明祀猶漢拜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作輔佐主在官宗廟則皮必有憲章而載祀關家良可

故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立子承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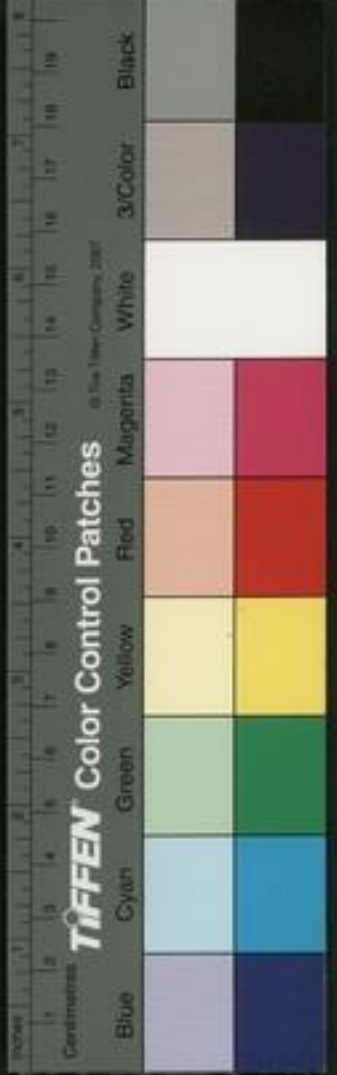
魯王理為梁王帝忿孫權之附標襲殺關羽欲親討權

趙雲等諫不聽令車騎將軍張飛將兵先出關中適殺

飛以其首奔權秋七月帝東征權遣書請和帝不許

權令陸遜督朱然等拒帝八月權復遣使降魏魏封

為吳王曹氏始稱魏而為列國也陸遜李異劉阿等屯





巫梯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梯歸武陵  
五路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帝引軍還梯歸將軍吳班陳式以水軍屯  
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自梯歸率諸將進軍緣山絕

嶺于夷道獠

原注作  
交反

亭駐營自恨

原注

音恒山通武陵遠侍

中馬良安惲五路蠻夷咸相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  
江北諸軍與遜軍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梯  
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遜大破諸軍于猓  
亭馮習張南死之帝自猓亭收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

魚復將軍傅彤殿後死之改魚復縣曰永安遜遣將軍  
李異劉阿等踵躡漢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帝  
大恚慙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黃權在江北  
不得還率衆降魏司徒許靖薨

原注諸王三公丞相大  
將軍大司馬皆書薨

遜權聞帝住白帝甚惧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大中大夫  
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開帝不豫舉兵叛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至永安

原注凡漢丞相大  
將軍大司馬皆以

官冠石尊之也吳魏  
則並書姓名降殺也

三月將軍陳曷

原注

音苟獲黃元斬之

帝病篤託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勅太子曰朕





初疾但下痢爾後轉難他病殆不自洛人五十不稱天  
 朕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爾射君  
 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竊能如此朕  
 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謹案賈誼新書帝微篇云善不可積小而無惟賢惟德  
 溢不善不可積小而無傷語意正与此同  
 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年六十三  
 厚心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焉及其卒因執孫于諸葛  
 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成軌也凡陳志  
 評與本議不同而有義理者則載本傳下幾者不成章  
 者則皆去云 義則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

卒史漢因之太上皇皇帝太后皇后皆書崩皇子諸王  
 此夫人公侯大臣皆書薨百官皆書卒書卒者以親為  
 正統一用此例而漢昭烈書祖吳大帝書亮其餘臣寮  
 皆曰卒通鑑因之漢吳王皆書薨也今史漢從正統  
 例而親吳臣主皆書卒如春秋 亮上言于末帝曰伏惟  
 書諸侯曰卒從大夫之例云  
 大行皇帝 原注天子崩未 薨仁樹德履燾無疆昊天不  
 有讖故稱大行 吊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  
 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大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  
 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  
 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  
 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





葬忠陵

議曰原注義例曰初孔子贊易序詩書皆別為篇載于本文後古之制作之法也至五氏為春秋作傳于行事得夫之際則載斷辭曰書曰故書不書君子曰或當世諸人之論與本文錯亂然經自經傳自傳猶存古制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于帝紀去書世家列傳作序及論序釋太史公曰其終篇則存日序及載傳以節語叙斷諸人行事與本史錯亂其父之官則曰任城按班彪曰序下其論則曰贊或載其父之官則曰任城按班彪曰其終亦有叙傳後世謂之史述贊亦與本史錯亂班彪後漢書其序述因法而史贊曰論亦或後引其先世及諸人之官史序傳曰贊置于論之後而序論贊各自為篇載于正史後後古制也至唐重撰天子尊始錯置如史漢陳壽三國志史記曰詳而不作贊今既改作參用後漢三國晉宋以來諸儒論贊故改詳曰贊其後引諸人書名而不書官攝入本議而斷以己意亦錯置正文間不復如古制別載便觀覽也三王家天

下其子若孫與其族屬傳繼紹復則統紀在焉不幸而  
草窳間或攘奪叨據終非其有故羿浞割夏則少康興

原注左氏傳皆夏之方衰也后羿自祖遷于豳石國夏  
氏以代夏政而用伯明氏之子寒浞浞殺羿棄之以食  
其子子不惠食殺于豳門浞因羿室主境及境使浞滅  
斟灌氏及斟鄩氏而相為浞所滅后歸于有仍生少  
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馬救二國之虞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浞于過后扞滅豷于戈按史記仲康崩子帝相  
立中間歷后羿寒浞二世凡篡大戎斃周則平王立  
夏四十年有二年而少康復國  
史記然王受褒褒如生子伯服廢中后并去太子宜臼  
以褒如為后以伯服為太子中后申侯女也中侯怒與  
諸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于驪山下于是諸侯乃吳  
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洛邑  
楚僭號諸侯不王孔子作春秋加王于正以大一統





吳本尚後借稱王楚本勇前後借稱王春杜 歷五伯

皆既而怀子公羊傳何言乎五五月大一統也

迄顯報二周王室餘七邑

原注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考王封

其弟于河南楚為桓公于子威公立子思公立是謂

而周公惠公封其子于華統東周公王報時東西周

分治而王叔都西周秦滅東西周比也 天下羣起而

七勝河南洛陽谷城于陰歷師羣維代

稱王稱帝

原注六國皆稱王秦稱西帝齊稱東帝 周之統自若也漢得天

統莽篡而在尤武操竊而在昭烈魏吳雖僭猶夫吳楚

也昭烈天資仁厚守量弘毅歸然一世之雄以興復漢

室為己任崎嶇百折償而益堅顛沛之際信義逾明故

能終繫景命信大義于天下任賢使能灑落誠盡使諸

葛亮以死自效復見三代君臣高光為不亡矣國賦未

討境土未復而債軍崩殞哀哉

贊曰于赫漢道滅于閹醜運踰百六載羅陽九

原注漢書元載

之間廢陽災三統閹法易九危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

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九四千六百十七歲與一元

於此歲四十五百 裂土分囿塞樞解組免婪詐惡振據

叨有嚴翼昭烈仁誠迪哲弘我炎正桓桓東鏡慕高系

公討賊立功權競請盟丕宣其敵燕南三士

原注關羽張飛趙雲 隆中一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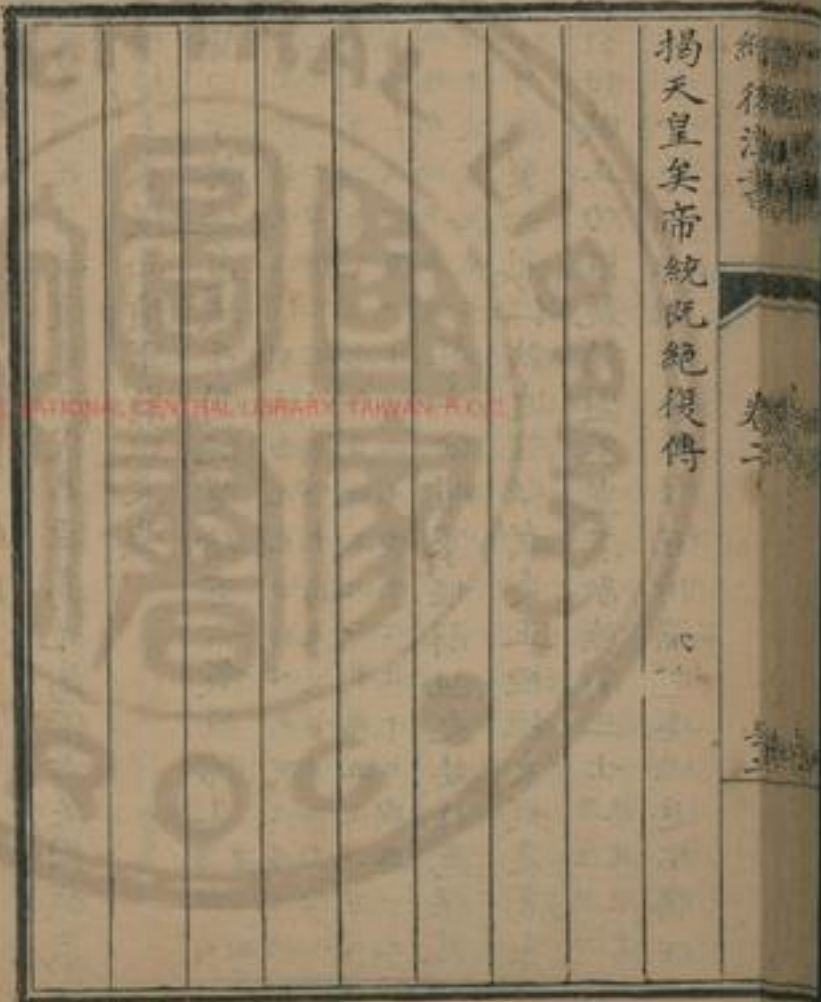




揭天皇矣帝統既絕復傳

續後漢書

卷二



續後漢書卷三

元 郝經 撰

帝紀第二

義例曰末帝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為魏所滅  
 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繼曰思傑壽三國志  
 昭烈為先主故稱帝為後主通鑑稱漢主曰錄  
 稱安樂思公晉謂孫皓為後主歸分侯膺謂陳  
 帝為后主長成公是也綱目雖正其統體更先  
 主為昭烈皇帝仍曰後主則昭烈正其統體更先  
 安者今正其位魏而無繼劉元海雖曰孝懷  
 皇帝偏霸不可議正統之帝故不從按歐陽修  
 五代史保亡而內王無繼稱末帝今漢  
 仁而帝亦無議改更後主為末帝云

末帝

續後漢書

卷三





揭天皇矣帝統既絕復傳

續後漢書

卷二



續後漢書卷三

元 郝經 撰

帝紀第二

義例曰末帝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為魏所滅  
 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繼曰思傑壽三國志  
 昭烈為先主故稱帝為後主通鑑稱漢主曰錄  
 稱安樂思公晉謂孫皓為後主歸分侯膺謂陳  
 帝為后主長成公是也綱目雖正其統體更先  
 主為昭烈皇帝仍曰後主則昭烈正其統體更先  
 安者今正其位魏而無繼劉元海雖曰孝懷  
 皇帝偏霸不可議正統之帝故不從按歐陽修  
 五代史保亡而內王無繼稱末帝今漢  
 仁而帝亦無議改更後主為末帝云

末帝

續後漢書

卷三



末帝諱禪字公嗣母曰甘皇后建安十二年生于荆州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皇帝位立為皇太子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原注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而己其當于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于永安宮五月帝即皇帝位于成都原注魚豢魏思初獨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都年十七原注東家為後齊荆州禪時年數歲隨

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天建安十六年關中殺孔扶風人劉紹避孔入漢中賈得禪聞知其家子遂養為子與安婦生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職其父字玄德此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道簡列漢中舍都郊禪乃謂簡相驗訊事符簡簡善以諸葛亮為亮沐造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大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汝由葛氏榮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于收遂臨門外裝松之曰二主妃子傳曰在生也于荆州后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收于長坂備棄妻子是時聖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印后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人謂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徵其年與主厚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放于小沛禪時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收于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若之女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尊皇后人強請書記及謂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以丞相亮領益州牧南中四郡皆叛秋八月遣尚書郎鄧芝修好于吳孫權遂絕魏興漢

原注孫氏始稱吳興其國也

立皇后張氏

二年夏吳使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秋七月亮討雍闓

原注奇懼斬之

遂平四郡十二月亮遂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移屯江州築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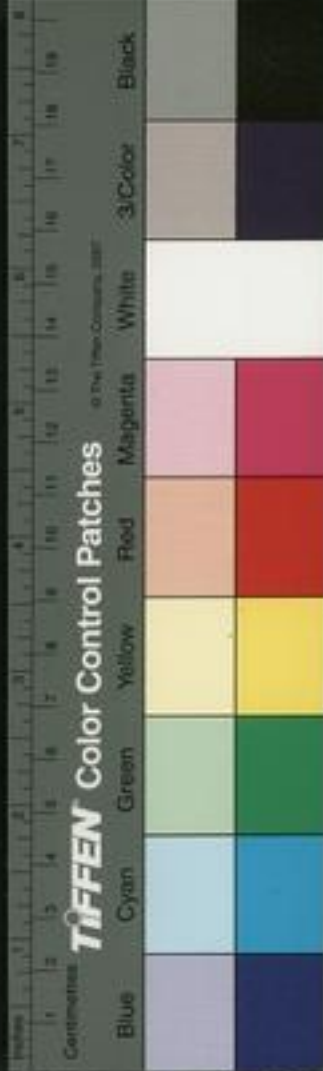
原注嚴松之日令邑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夏五月會丕卒子叡立

原注北魏

郡城是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借偽不成其為君也其居臣皆書卒而無別名也

五年春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以討魏詔曰朕聞天地之道仁而福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滅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教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





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

謹按今志作未定宋本作未定與此合

早世

殂朕以幼冲繼統洪基未習師保之訓而嬰祖宗之重

六令墜否社稷不建水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有攸濟朕甚惧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

謹按今志

崇作純毛本

菲薄以益因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

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

凶逆朱旂未舉而丕已殞喪斯所謂不然我新而自焚

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

原注看

河雒阻兵未弭諸

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愛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

今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

餘萬董督元戎襲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

也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

元于東城宗族如焚為笑于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

也

原注史記大史公曰項羽乘勢起臨城之中三年

逐將五請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滅海內封立王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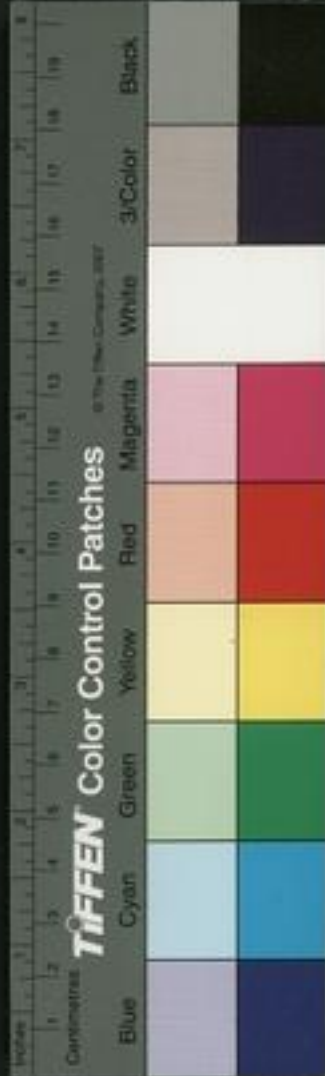
功跡列於世為伯王位難不終逝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開懷楚救逐義帝而怨王侯群臣難矣自終功伐

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伯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而不覺悟不自責過失乃引

之虐豈不謬哉今賦效尤天人所怒奉時宜速庶惡災





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  
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  
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  
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  
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箠食靈漿以迎  
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  
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未詣降者皆原除之  
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金宗之福原注魏同梁智伯  
與韓魏國趙子晉

晉陽孟談陰見詳魏之君曰智伯伐趙亡則二君為  
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通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  
說智伯曰二主色勃而安必背君矣不如殺子去厥項  
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為姓為輔氏伯歸漢晉授茅土之慶原注又之微子數誅討不能乃  
持其祭若存周公誅武庚立  
微子于宋以續殷後漢王以晉公社拜項王  
于殺成封項伯晉曰人晉為列侯賜姓劉氏此前世  
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  
孥固有故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  
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蓋遠復以新城來  
歸

六年春魏將司馬懿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攻





祁山天水南安定皆舉郡降參軍馬謖原注所及魏六又  
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馬謖伏誅亮請自貶詔以亮為  
右將軍行丞相事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斬魏將王雙  
七年春右將軍伐魏拔武都陰平二郡復拜丞相夏五  
月孫權稱帝改元黃龍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詔遣衛  
尉陳震賀之權與震盟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亮  
冀并梁屬漢司州之土以益谷關為界冬亮使府營于  
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秋魏將曹真等入寇丞相亮次于城固亦阪魏師

還丞相司馬懿延敗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從魯王  
承為甘陵王梁王里為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三月亮拜魏將郭淮  
于上邽夏六月亮擊魏將司馬懿于鹵城大敗之殺其  
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  
十年春丞相亮休兵于黃沙

十一年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治斜谷即關南  
夷劉曹反將軍馬忠討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約吳大舉伐魏三月孝獻皇帝





崩于山陽夏四月亮進軍渭而魏將司馬懿引兵拒守  
亮軍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秋八月亮薨于軍前軍師魏  
延作亂丞相長史楊儀擊斬之率諸軍還成都初大赦  
原注凡改所未有時為者皆書初非惟本之初也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  
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  
事本注凡為書全李漢改本所在故拜免皆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十三年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  
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費禕為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帝至蒲原注張松之曰蒲今觀阪看汶縣名屬蜀郡音蒲

水之流旬日還成都武都氐王符健降從氐民四百餘

戶于廣都

十五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皇  
太子：瑤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詔  
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  
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暴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  
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憂





二年春正月曹叡卒子芳立夏以大將軍琬為大司馬

三年春趙雋原注靈夏叛太守張奭討平之

四年夏大司馬琬從屯洛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從屯洛

六年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大赦以尚

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夏侯玄等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興執閭閻月謹按閭閻月元本傳閏二月元大將軍

禕擊爽于三嶺魏師敗走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

以大將軍禕領益州刺史侍中董允為尚書令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琬薨

蜀志琬薨卒在九年冬十一月薨死十二月尚書令董

允卒尚書呂乂為尚書令宦者黃皓為中常侍大將軍

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禕遂成都秋大赦以涼州刺史姜

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

原注魏書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本帝即位年已十七即臨政仗勢為亮南征北伐政亮  
付出師言未帝當親贊而遣小人宮中供為一體  
所罰減否不宜其司制錄其重事之際當任公道  
右輔未曉政亮其為是言我魏君之語殆不其然





十年春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居之于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平之帝數出遊觀增廣教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禪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夏侯霸來奔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代魏攻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叛降魏

十三年冬衛將軍姜維代魏攻西平不克

十四年夏大將軍禪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尚書令呂乂卒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夏四月孫權卒子亮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禪禪按涼志為魏降人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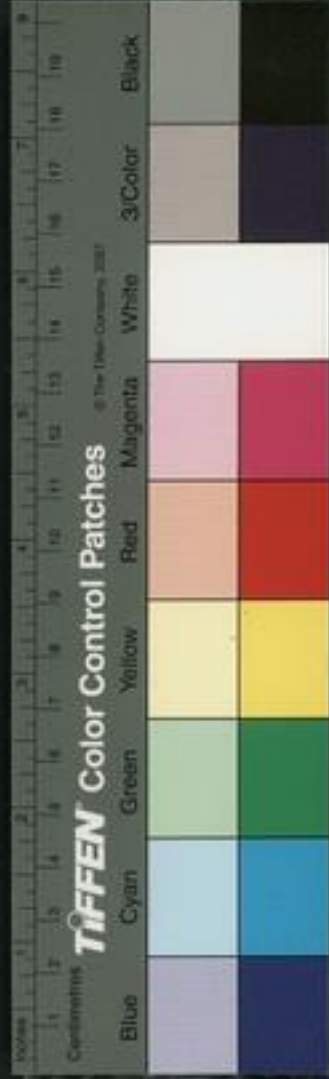
夏四月衛將軍姜維代魏圍狄道不克

十七年春正月大赦夏六月衛將軍姜維復出隴西代

魏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立丕孫髦原注

者正吳魏以肅坤也冬十月姜維拔狄道河間謹按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河間

而無河間北仍隴志臨洮三縣居民于隸竹繁縣維與





魏將徐質戰于河間敗績蕩寇將軍張蕤死之

十八年夏衛將軍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伐魏秋八月維及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遂圍狄道

十九年春以姜維為大將軍秋七月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段谷敗績維請自夜詔以維為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璜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冬十二月衛將軍維代魏出略谷次于芒水大赦

景耀元年春衛將軍維遂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景

星見于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冬十月吳孫琳

原注丑廢其主亮為會稽王立權次子休大將軍維徹

漢中諸圍兵退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秋八月尚書令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

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立燕王曹宇之子奂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閔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為





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樊  
建為尚書令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  
戰于侯和敗績遂任香中魏謀大舉入寇維表遣左右  
車騎從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閬口及陰平之橋頭  
黃皓信巫覡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秋八月魏將鄧  
艾鍾會誘葛緒歿道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  
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九月鍾會率諸軍

之漢中使將軍李輔圍王合于漢城護軍苟愷圍蔣斌

于樂城會徑趣陽安閬口守將傅食死之大將軍維逆

戰敗走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劔閣以拒會冬十月

鄧艾自陰平趣涪至江油守將馬遵降艾衛將軍諸葛

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艾之城都

帝用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過徂深遠隋緣

謂強原本不作附緣毛本蜀志蜀土斗絕一隅于運犯蜀

作借勝文義致頓今始改漸再唇戴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維黃初中文皇帝命

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





大義炳然而否德時弱竊貪遺績俛仰累紀未率大教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有之教二字旋行怖駭王師神武  
 所次敢不歸而順以從命輒救群帥投戈釋甲官府帑  
 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接畝以俟白未之患全元  
 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歲疾謹遣  
 私者侍中張紹光祿大夫燕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  
 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典觀在述  
 不從棲陳北地王諶不降使之紹良與父相遇于維蘇  
 艾即報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

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  
 不在乎中土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  
 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馮麗而亡公孫述據蜀而  
 滅原注後漢書建武六年囂遣使王元據臨邛遣使秘  
 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前王九年囂元元立囂  
 子純為王明年周際等將純降建武元年公孫  
 述僭號成家十二年吳漢克成都公孫述此皆  
 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俾  
 功前代衝命來征思聞嘉譽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  
 人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寔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  
 大易未辭諷冲以礼典觀時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





上破回次之自非通明達智何以見王者之義乎遣趙良先還帝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將顯初大將軍維等降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帝甲將士十萬二千更四萬人

謹按通典曰蜀後主天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三十三國最時之時天下通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乘三主新以勒矣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于斤錦綺線絹各二十萬匹艾至城北帝與觀有縛詣軍門艾解縛焚觀廷請相

見原注晉諸公贊劉禪承繼承制拜帝為驃騎將軍諸

圍守悉被帝勅降大將軍維率諸將降于鍾會艾居帝于政宮資嚴未發

二年謹按通鑑綱目艾與元年冬十月帝出降漢亡次年考魏咸熙元年艾與無二年此紀二年與綱目不合考劉封廢化諸傳仍作咸熙元年蓋春正月艾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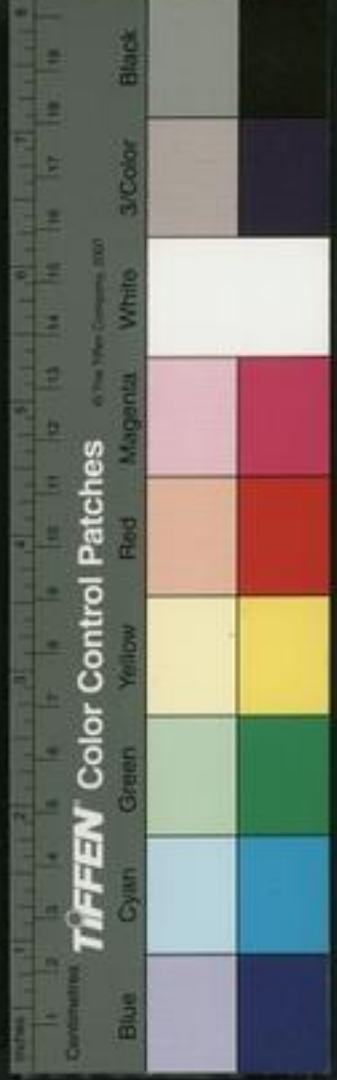
知此書文與二年若在却禮亦非定論矣春正月艾見

叔鍾會伯涪至成都作亂將軍胡烈等討斬之太子叡

大將軍維並遇害帝舉家東遷至雒陽降封帝為安樂

縣公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

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





物以成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學育羣生者  
君子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  
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  
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順天應民撫育區夏于時乃  
考同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  
隅殊封方外塵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之民不得  
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輯四海  
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  
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机豹

慶履信思順以享無疆之休朕嘉與君公長享顯祿用  
考治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直以白茅永  
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  
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  
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  
夫樵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晉恭始七  
年帝崩于維陽謚曰思公子恂嗣

原注陳壽評曰後主  
任賢則為倫理之

君惑闇豈則為昏時之後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信  
矣或禮因居純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二年則革稱建  
典考之古義禮理為道又因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稱  
事多道災異庶書諸鳥亮相違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未





周高祖始創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與政不妄下  
亦卓乎自亮沒後非判漸好優劣為夫張松之口故不  
妄下誠為可歎至于言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按建武建  
安之號守久而不改未聞前代以為美談經載十二  
何又云帝到有他意求之未至于亮沒後史照之號  
盛二十本判漸好事又不然也 謹按史通曰漢代三  
國志劉后主傳云蜀無史故吳群廣關皆黃氣見于  
神歸者為歸于江水或謂前景屋出益州 言無宰相  
氣居史官不置此事何而書又曰按為志初王宗補  
東觀漢記掌禮儀大節止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符所  
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失而陳壽評  
云為不置史官傳非虛証諸葛子

議曰太甲終聽伊尹成王終信周公故皆為賢君末帝  
奉昭烈之命令諸葛亮南征北伐卒信討賊之義亮沒  
而繼用再費終亮遺意維持宗社四十餘年亦太甲成

王之次也當永安屬續之際有嗣子不才君當自取之  
言其時豈無宵人哉苟有疑焉亮能安乎其本論年而  
改元同君即位樞前必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  
二君緣臣子之心不忍有喪于中年也末帝于章武三  
年夏五月即位即改元為建興非制也陳氏譏之是也  
亮薨而即大赦至于終惑闕閣墮隕先志不死社稷甘  
為降虜為可責已固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異  
靡書方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誅讐討逆為先務  
日不暇給未可求備也



贊曰季末中庸受命弥留克聰弗違齊師誅讐終惑孽

奇遂傾大寶組頰軍門竟同軌道原注史記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係頰以

組白馬素車奉天棲桑枯死杜鵑不來原注成都記杜鵑自

子玉降軼道旁天而辟折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特刑州黨重死其

帝同以其位神鳥後聖帝死其鬼化為鳥名曰杜鵑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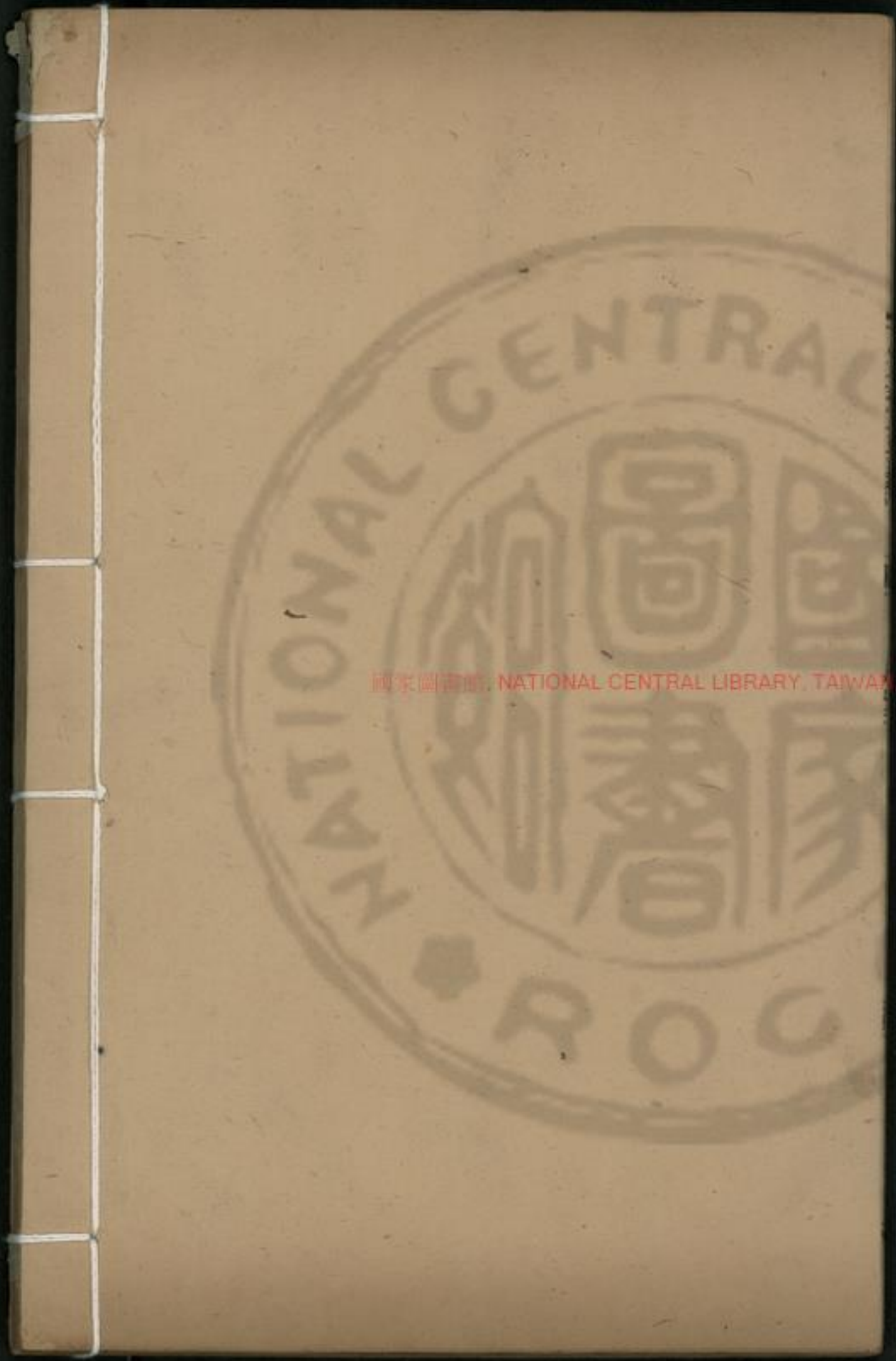
險巴寶勿歎東注晉書巴賈人李特流人時入蜀惠陵草深鬱有遺哀劍門備

之池而南峙于氣數當窮天承有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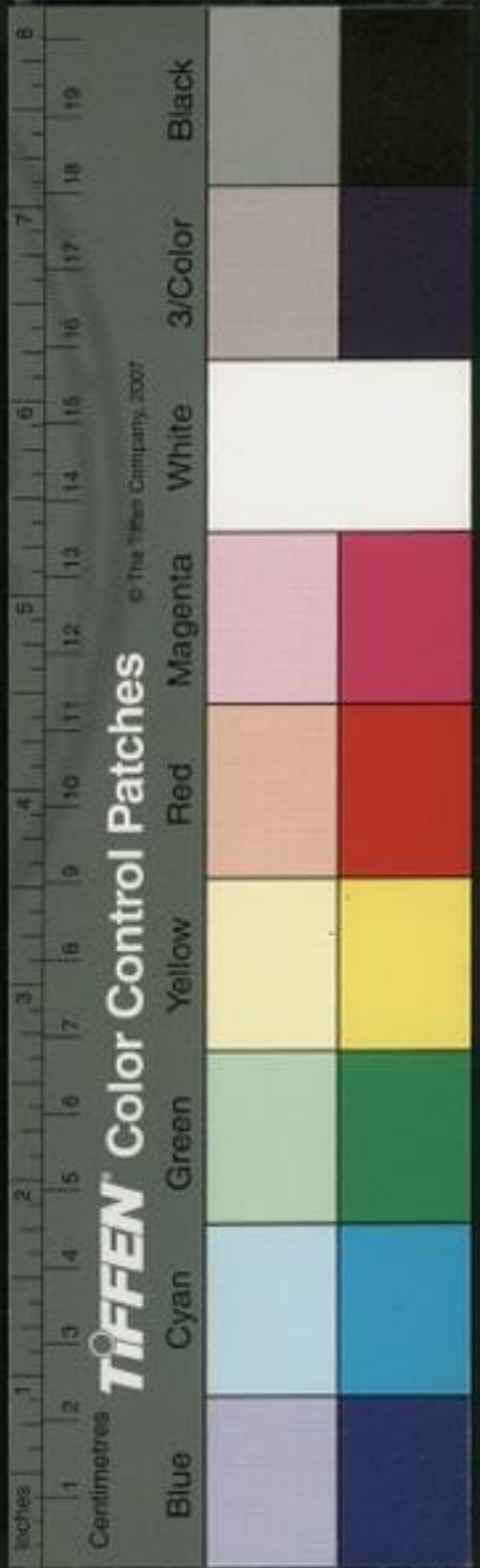
八望順唐碑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四上

列傳第一上

后妃 漢書中紀天家人傳有義州后妃  
諸王傳亦有之今無從得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 尤懿 懿族弟也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昭帝甘皇后沛人也昭烈領豫州住小沛幼以為妾昭  
烈數喪嫡室常攝為事生末帝于荊州昭烈寤于富陽  
長阪棄后及末帝賴趙雲保護得免后崩葬于南郡章

元 邨 經 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06668 v.2



續後漢書

卷四上

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改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  
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  
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  
思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行會大行  
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  
曆有期臣輒與太常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  
之義母以子貴原注公羊傳桓幼而貴隱長  
而早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昔高皇帝  
追尊太上昭靈夫人为昭靈皇后原注漢書高祖五年  
追尊先妣曰昭靈夫人

人高后七年尊昭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

恭懷皇后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九年追尊此梁貴人  
為皇太后永十月初十日改葬恭懷梁皇后于

而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原注

後漢書和帝永元年追尊靈皇  
此為靈懷皇后改葬于文昭陵今皇思夫人宜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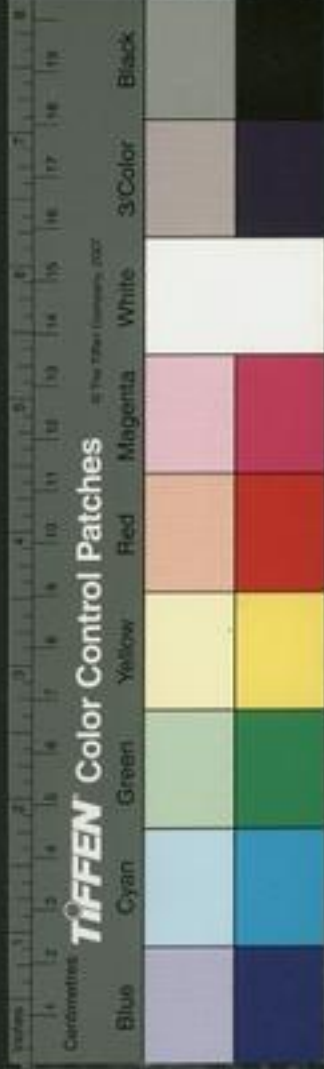
號以慰寒泉之思原注詩爰有寒泉在浚之  
下有子七人母大勞苦輒與恭等

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

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

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舊是以





舉家隨馬入蜀馬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馬  
時將子瑞自隨遂為瑞帥后瑞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  
州而孫夫人還吳吳主孫權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主遣

亮使趙雲勸孫權下勸昭烈聘后烈疑與瑞同族法

正進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于子圉乎于是納后為

夫人原注在大傳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長

之始王化之太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

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王無繼

君以亮奔之道者先王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

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采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  
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星綬承宗廟

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末帝即位尊后  
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后崩合葬惠陵

建興八年遣封懿高陽鄉侯遣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  
亮以懿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

侯弟班末帝世稍遠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末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  
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

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本郊廟社稷

令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

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二年隨末

帝遜雄陽原注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葛之無  
美者李雄依曰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藏曰后妃之德周室為盛太姜太任太姒至于原注

太姜太任太姒原注太姜武王妃也太任武王妻也世嗣廢音自家刑國以至于

天下雖堯舜之朝峻德親九族舜之燕：人視厥刑于

二女無以尚已故文王演易重終于離風自火出明內

齊外名之曰家人其繇曰女貞吉孔子為之傳曰女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父：子：

夫：婦：正家而天下定及其刪詩以關雎咏教后妃

推為正風之始蓋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聖王所以

修身而平天下者在乎是矣周室衰微家道日乖至秦

而母后始興改外戚始當國原注文記秦昭王三王少  
室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

丹為政威原注呂氏上及漢呂霍上官許趙丁傅王氏原注呂氏上  
官事見昭烈

紀原注漢書孝宣霍皇后大將軍先也母顯使豫于  
陰故許后正其女為皇后先薨顯與諸婿兄弟狀

漢以許王之生元帝及即位為皇后為霍顯棄殺之





其從封侯漢為平恩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孝成許皇后  
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孝成趙皇后與弟  
俱為使行殿立為皇后而弟絕幸為昭儀帝未有繼嗣  
凡後宮有子椒掖之平帝主王莽廢后為庶人遂有叙  
孝元時椒掖衣帝祖母也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  
氏侯者六人平帝立王莽廢其美更以木棺代去珠玉  
衣極手其髮同棘其足陶丁姬象帝母也為祖母丁將  
軍之三孫衣帝即位尊為帝太后元明為大司馬驃騎  
將軍輔政使考凡二人王莽亦廢其家更以木棺葬至  
凡五室心凡十侯五六人王莽亦廢其家更以木棺葬至  
實鄧閭梁也後注后漢書章帝後大司徒馮之曾孫  
和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后臨朝制和帝尊皇后大傳高  
之孫也和帝廟立為太后后臨朝立安帝後臨朝在位  
二丁年安忌閭皇后臨朝太子母李氏廢皇太子為  
濟陰王安帝前太后臨朝太子母李氏廢皇太子為  
北鄉侯鄭北鄉侯鄭太后臨朝太子母李氏廢皇太子為  
始程尊立順帝妹顯慶太后程尊守封侯號十九侯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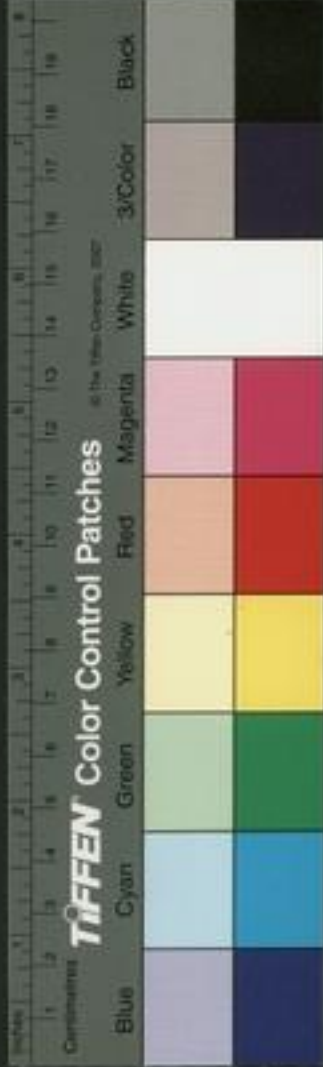
烈宗皇后帝前立冲帝太后臨朝冲帝崩復立廢帝太  
后猶昭朝后光大將軍冀殺廢帝立桓帝而妹李固官  
官多所封寵專朝易王竊命移因閭闈內江姻姬外潰  
而天下大亂

床第之間總為擗次遂無正家之道無復唐虞三代風  
化之美矣其內官之制依倣秦嬴帝母曰皇太后祖母

曰太皇太后邊曰皇后妾皆祿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  
子七子長使少使使侍嬪娥俗華充依昭儀等號以備

內官各有品秩焉原注漢書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

千石比閭曰嬪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  
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元依視千石比左  
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上官





視三百石順帝視二百石無湯共和煇堂保林良使夜  
考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  
以下類司 孝哀入繼大統傳太后稱尊親于是有恭皇  
馬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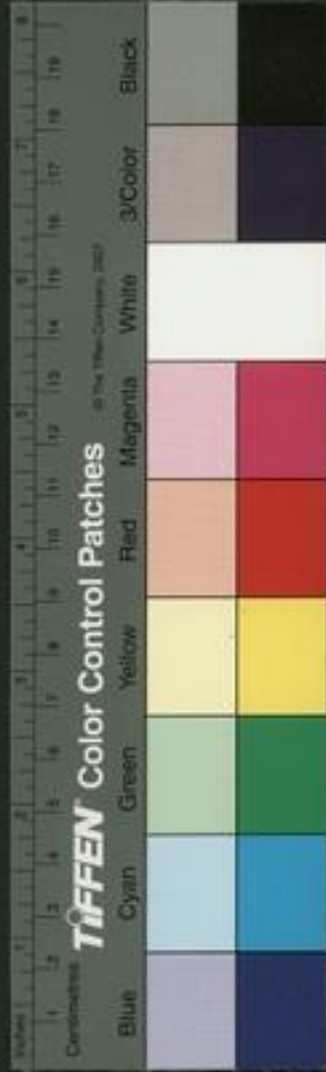
太后恭皇后皇太：后帝太：后等皆亂利也

原注漢書哀帝

即位高為侯豐密帝均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為帝  
太后師弟初奉密懷邪謀朝不道上初即位謀殺從師  
丹宜止後乃白金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  
帝國是曰春秋中天子貴尊傳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  
為恭皇右及皇后左太后尊合也如長信宮中宮或餘遂  
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以顯尊定陶恭皇之親不宜  
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太后後  
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  
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  
趙后為皇太后皇太后各置少府大僕 先武中興  
稱魏惟皇后貴人其后置美人宮人采女等而無爵秩

昭烈志期恢復不幸而與操遇用武無所奔走狼狽屢  
棄妻子晚末得蜀戰事方始秋立一后內或不備亦可  
以觀其志烈也甘后備嘗險阻終享大號宜哉二張后  
皆車騎將軍飛之女不忘佐命之義締親勳閹又可見  
末帝之賢也羣下勸昭烈納穆后帝以同族為疑法正  
乃勉以辰嬴終玷大德惜哉

贊曰帝王受命代資內德娘聖承天自家刑國不有叔  
薇曷正壺範兩君四后道隆先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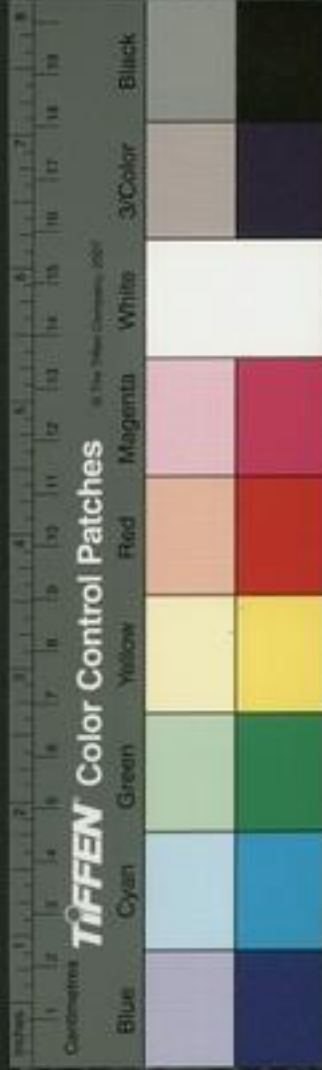


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  
為藩輔嗚乎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遠道治化存焉  
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譽是  
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甘陵王初永憺官人黃皓  
皓既信任用事諧搆承于末帝稍疎外承至不得朝見  
者十餘年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梁王理字奉孝亦末帝庶弟也與承異母章武元年六  
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理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  
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

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承爾  
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諡  
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薨子陽王承嗣二十年薨  
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勢頽絕  
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二年  
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謹按目錄此下有末帝太子璿傳今闕

安定王璿河西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湛新興王恂上  
黨王虔皆太子璿之弟也琮以景耀五年薨漢亡湛伯







續後漢書卷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元 郝經 撰

義州口寔故諸侯王自為以降皆漢室之胄為  
收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虞為魏諸侯虞以  
死把山束之議而為公孫瓚所害何子于魏  
又以高緯為勇二叔與先主共為勇書皆私意  
也馬韓亦漢或耳豈得並與復漢室之帝乎錄  
表漢之叔伯孫為孫策並成表子孫孫孫孫  
漢臣也而以孫為其之伯焉未為魏之伯也  
非也故皆以為宋室而繫之漢三若劉昭劉放  
雖亦帝室之胄乃任孫王父子策漢而  
終自于魏故以為魏臣絕不為魏也

續後漢書

卷五

五





續後漢書卷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元 郝經 撰

義州口寔故諸王自為以降皆漢室之胄為  
收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康為魏諸伯庶以  
死社山束之議而為公孫瓚所害何子于魏  
又以高緯為勇二叔與先主共為勇書皆私意  
也馬韓亦漢或耳豈得並與復漢室之帝乎錄  
表漢之收假孫為孫策並成表子孫孫孫孫  
漢臣也而以孫為其之假為表子孫孫孫孫  
非也故皆以為宋室而繁之漢三若劉劉劉  
雖亦帝室之胄乃任孫王父子策漢而  
終自于魏故以為魏臣絕不為魏也

續後漢書

卷五

五



陳王寵

劉馬

子璋任安

王商

劉廣

劉繇

子基

劉表

子琦

傳

劉超

王為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美之後也美始封廣平從封西平  
 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薨子思王鈞嗣薨子懷王琮  
 嗣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為頃王薨子孝王承  
 嗣薨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遠迎奏前相魏愷與寵共  
 祭天神布辛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  
 新誅勅海王悞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愷遣詣  
 北寺詔獄仗中常侍王輔原注華陽漢書紀射吳秘法以  
 本並作而此云輔未如孰是

補音

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情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

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輔等奏愷在匡正而所為  
 不端遠誣告其王用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善弩

射十發十中皆同處

原注華陽漢書紀射吳秘法以  
 天覆地戴參連為奇又有三坎

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

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

陳獨完富郡人多歸之俊願廩振贍皆得合活有眾  
 十餘萬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





軍後袁術求糧于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

寵陳由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俊子考遠為傷人蔡孝

厚數米因廷府主德生男女者以物為名索術使許曰

將張闓瑤私行到陳之後所復注從飲酒因詐殺俊一

如喪父母自是諸國無復租稅而救見虜奪并日而

食時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姪妾多為丹陵兵為桓所畧

及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

後博陵王珪原注趙敬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

東海恭王強後汝陽侯義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吳東

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尚後新昌侯子佗

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

元子弥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某原注後

開不應與祖同諱故開題曰某云趙按漢書濟

南王康子賢為吳中賊所害于開嗣北以開為濟南

趙按皆降封崇德侯頗食租賦而重禁錮不得遷徙

仕宦晉泰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按目錄此下有劉馬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

劉馬當有議今亦闕

劉繇字正禮東萊年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年平侯子

孫家馬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繇祖父本博學號稱通





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父興一名方有雋才終山陽  
太守伯父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遷會稽太  
守有惠政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  
人齋百錢去縣數十里于若耶山谷間適寵曰自明府  
下車狗不夜吠吏稀到門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去故  
戮力來送寵謝之遂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太守八居九  
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于家孫年十九從父避為  
賊所劫質絲纂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  
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

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

注按味七行貪穢不法  
補遺之謂十有餘字 孫奏免之

平原陶邱洪春孫歆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  
何復舉正礼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權正礼于  
後所為御二龍于長空騁騏驎于千里亦不可乎會辟  
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乱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  
時袁術在淮南孫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貢  
迎置曲阿術圍偃进攻沒諸郡縣孫遣樊能張英屯江  
邊拒之以景貢術所授用迫逐使去于是術自置揚州  
刺史與景貢並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孫為牧振





武將軍袁敷萬

注按今本作袁萬倫人宋本及  
延志官作袁敷萬人與此合

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使大史慈拒策慈為策所禽繇  
悉眾與策戰大敗策遂入白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  
丹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貴策之所貪且僻在  
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塚西接荊州若收合  
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克州相聞雖袁公路為聞其人  
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胄注按名無  
北王字孟  
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  
策原注杜  
力及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袁術所用注按

所引表

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若融出軍不顧名

義者也

注按此注作不顧命名義  
卷七十五所合字與此合

朱文明善推誠以信

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迫討融所  
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  
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  
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礼昔初臨州未能自  
達寔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  
之礼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來氏之嫌稍更乖刺更  
以同盟還為仇敵原其本心寔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





渝平更成後踐宿好一尔分雖款意不昭在然徂隕可  
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膏育孤哀亡愆存捐  
既往之猜保亡尺之託誠深是重分美名厚定也昔魯  
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  
所宜籍鄉校之所嘆聞正礼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  
殊異威感刑行施之以是不亦優哉錄長子基字敬與  
年十四居錄喪盡礼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  
慶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稀見其面諸弟敬  
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為驛

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  
遣大農權常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  
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飲船樓上  
雷雨大作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覆也其兄待如  
此從郎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  
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罷賜與全張  
比基二弟錄尚皆騎都尉孫兄岱字公山居位侍中董  
卓以為兖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  
州界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戰果為賊所殺





議曰漢祚剝裂天枝蠹敗遺胄遐孤耽沈執原注散

莫能自振劉虞獨能飭身厲行忠厚共儉化行幽朔音

夙夜憂勤志存王室致使董卓畏服羣雄見推却尊號

而不受奉章表以自道振音我漢家賢宗子衛武公東

平憲王之儔也原注國語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或于

叔堅族漢書東平憲王名光武之子也好經書雖有志

其言甚大劉是子也不幸而為公孫瓚所襲惜哉

宋范曄曰若虞瓚無間紂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

昭武以臨羣雄之際合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

何遠之有嗚乎天不佑漢盜憎主人其能無間乎又弱

一介馬劉氏危矣劉繇當治平之世足為賢方伯素無禦

亂應變之才惡能拒袁術之僭嬰孫策之鋒哉折敗以

死于是宗室諸劉盡矣本根無所庇蔭天子獨守虛器

擇遂弑后馮子除封國重禁錮便無咄顯然後操取乃

不能殺昭烈而漢統歸之終有為僭偽豈非天哉鮮于

輔為虞復響迎和附絡從史義烈感瓚于死盡臣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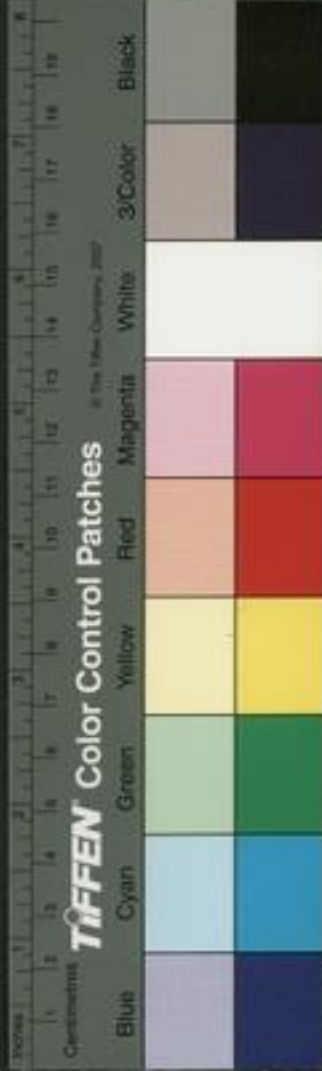
義矣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餘之後也身長八尺

後漢書

卷

七





餘姿貌溫偉年十七受學于同郡王暢：為南陽太守  
過于儉嗇表進謀曰奮不偪上儉不偪下盖中庸之道  
是故蓬伯玉既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  
慕夷齊之末操無乃政然自遺于世暢答曰以約失之  
者鮮且吾以矯世也由是知名與同郡張隱薛郁王訪  
宣靖公褚恭劉秋田林為友俱被訛議號為八顧又與  
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渤海范康山陽檀敷張儉南  
陽岑暄為八及也原注後漢書又考其能舉人遺宗者  
股人官至御史中丞海內貴珍陳州字子誠汝南即  
南知勝人為太尉掾海內譽稱范王時孔昱字世元終

到洽為海內才珍也元亮字仲真海內合人  
官至泰山太守海內名之范仲英禮敦學文及山陽瑕  
丘人為家今海內通士禮文及張衡字元節山陽高平  
人官至衛尉海內志烈張元節岑暄字公志南陽棘陽  
人為不尉椽海內珍好於公詔書捕業党人表亡走得  
事其稱表海內所創景升免党禁鮮辟大將軍何遜掾為北軍中候初平元年長

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次楷數字通昭  
亦太保詳之伯父也

詔書以表為荆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原注宗亮  
共為賊又

表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  
明為華容長各阻兵為亂表乃單馬入宣城請南郡名  
士蒯良蒯越襄陽蔡瑁與共謀盡表謂越曰宗賊雖盛





而衆不附若素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  
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  
足也苟仁義之道行有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  
不從而間兵興與策乎頌問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  
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素術勇而無斷蘇代  
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率多貪暴為下所患越  
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諫其無道  
陳志無缺字後漢書有伏字與北合施其才用威德既行權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原注漢官儀荊州管長沙

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

曰子桑之言雍李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原注呂氏

春秋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名晉犯而問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祭禮之君不足于文繁

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楚戮而田

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令偷可後將無從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濮反而為

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

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遂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  
謹按陳志作十五人後漢書皆斬之而襲取

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





魏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  
綬去表遂理兵葉陽以觀時變表弟與其從兄紹有隙  
而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襲表；敗堅遂圍襄  
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季  
催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催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  
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洛  
陽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絕及遷都許表  
遣使貢獻復北結表紹治中鄧義諫表不聽答義曰內  
不失職貢外不肯盟主天下之違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義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  
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  
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  
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  
張羨性屈強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  
陽三郡叛表附曹操未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  
沙復立其子懌表攻破懌盡平三郡

原注英雄記張羨南陽人先作宋使

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

簿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叛表

于是開王益

廣南接五嶺

原注葉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揚陽是謂五嶺即德明南康記大庾一也桂





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  
賀萌諸四也始安趙成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初荊州人好亂加四方騷震寇賊相扇處處  
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  
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千數表安  
慰賑贍皆德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恭母闈宋忠  
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  
見漢祚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備擬乘  
輿馬及曹操與表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  
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

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  
在于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  
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視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  
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于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  
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  
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  
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  
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現望虛寔謂嵩曰  
今天下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昌為我現其鸞嵩





新後漢書 卷五  
對曰聖達節次守節高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高見之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高可也如其猶豫高至京師天子假高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高侍中零陵太守及還或稱曹操威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詔高將斬之高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

他意但因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

昭烈去表紹來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

冬曹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從

原注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

域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

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

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

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于表又妻弟

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于表而睦于琦琦不自寧嘗





與琅琊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將觀後  
園飲宴因共計高樓今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

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原注左氏傳晉獻公嬖驪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夷吾居重耳居蒲及驪姬誣殺申生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晉國是為文公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未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  
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  
父子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  
其任甚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  
聞而傷焉遂以琮嗣琦以侯印授琦怒投之地將因  
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及東曹掾  
傅翼等說琮迎操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  
君之業以規天下何為不可乎翼對曰逆順有大體強  
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  
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  
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  
曰吾不若也翼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





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

原注按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關起等說劉琮降范書陳志未

傳守云韓嵩亦說琮降當時祇曰必不與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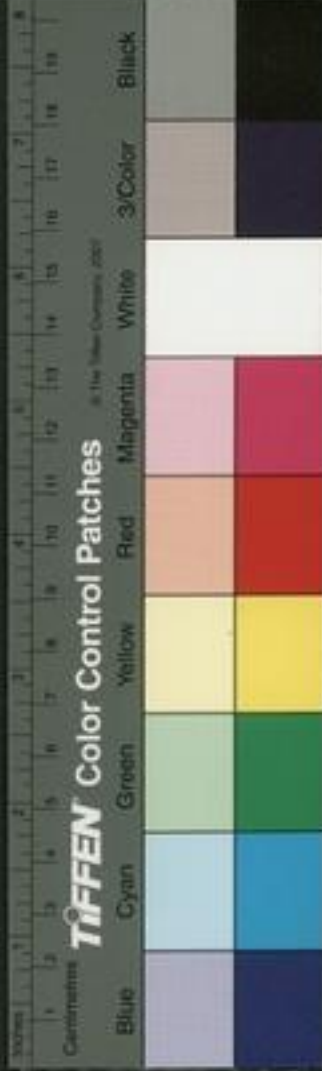
操軍至襄陽琮舉州降昭烈走

夏口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既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千徼之于險出其不意操可擒也禽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聽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原注魏武故事載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僕嚴先與秦爭荊州則其地劉鎮南久用其民共身沒之後藉子嚴時雖終難全猶可引口青

州刺史琮心志高潔智慮深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原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蔭下固不朽之餘祚純承之業并州實融之繼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此有收求選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後漢書副越守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者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前趙先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末結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操後敗于赤壁昭烈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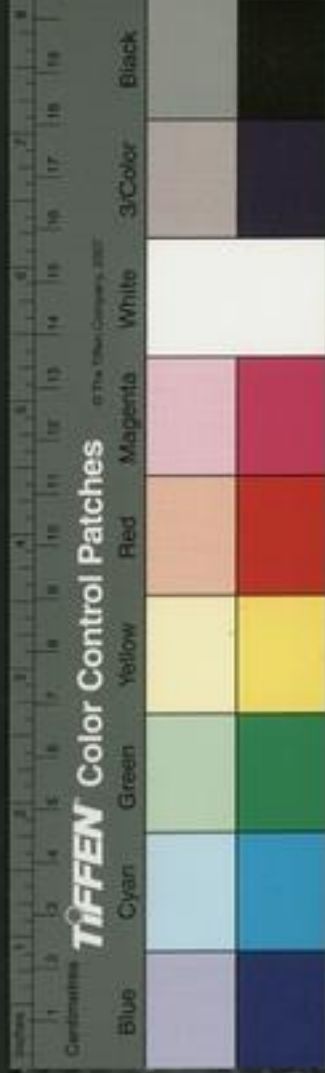
初荊州童謡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表為牧民又豈樂至建安八年九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被滅皆如





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  
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  
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  
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無幾操平荊州  
以涿郡李立為荊州刺史崩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  
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  
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有敗求出為南陽令佐  
劉表平定境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荊州表  
為光祿勳與荀彧書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爾建

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戶操書報曰死者反生  
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  
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  
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隱居于郡西山中黃巾起  
嵩避難南方劉表逼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  
嵩諫不從漸見違忤及自許還囚之曹操入荊州釋嵩  
因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  
臚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  
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





劉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掩玉帛而無所聘規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羣凶為誰先白舉日皆是操曰今孤有燕巖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惟瘁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方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荊州以先為漢尚書尋以為魏國尚書令卒傳翼字公悌環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曹丕時為侍中太和中卒翼在荊州目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于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翼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翼弟子蝦別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也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晳善曹操為布衣特愛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表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與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





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非卿復誰相對而笑儁  
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避  
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為尚書又不就劉  
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  
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運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  
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于武陵年六十四操  
入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

議曰表據荆楚襟帶江漢瞰臨許雒向從昭烈之言勤  
王威標則漢未遽亡也亦優游自喜陰蓄異志乃謂劉

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曾不知己之題旌更莫玉笋

有甚于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隗囂之在隴也

原注左氏  
傳宋公享

晉侯于楚邱請以秦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  
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杜預注曰秦林殿天子樂名旌夏  
大旌也玉笋却稱玉笋也後漢書隗囂稱己  
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昭烈託

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  
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荊州之民嗚呼仁哉

贊曰焉叔本顛墮利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

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殞身碎璧

氣躋箕尾天津尚赤

原注幽州尾箕  
之次析木之津

縣亦宗英材匪欺



續後漢書  
亂乃啟孫氏三辰肇刊遂俾昭烈卒莫完漢表有金楚  
坐收天命事會弗哀得死為幸

續後漢書卷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于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  
操恩靈缺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  
與一時借偽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  
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僚自  
諸葛亮至郭正乃扶  
復臣僚絕為漢臣云

皇甫嵩 朱雋 蓋勳

謹按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





續後漢書  
亂乃啟孫氏三辰肇刊遂俾昭烈卒莫完漢表有金楚  
坐收天命事會弗哀得死為幸

續後漢書卷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于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  
操思靈缺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  
與一時借偽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  
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僚自  
諸葛亮至郭正乃扶  
復臣僚絕為漢臣云

皇甫嵩 朱雋 蓋勳

謹按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



亦闕

議曰嗚乎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于意慮之所不及  
東都之季所以為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  
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開起至數十萬橫  
潰天下雖嵩雋伏鉞原注上詳下替獠原注上詳下替一時豪傑怙亂植兵  
為背脅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  
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蓋綱紀者國之元氣  
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竄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為  
羣盜聚而為大盜債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

可不慎哉嵩雋有大將之畧昧匡時之幾為桀逆所制  
不能以功名終歟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  
為卓所憚不能靖亂衝憤而死棟折椽崩自是而漢亡  
矣



續後漢書卷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 弟苗 鄭泰 何顥 种劭 王允 王宏士孫瑞

謹按何進鄭泰何顥三傳闕

种劭字中甫拂之子也祖嵩延熹初為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元年代苟爽為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



續後漢書卷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 弟苗 鄭泰 何顥 种劭 王允 王宏士孫瑞

謹按何進鄭泰何顥三傳闕

种劭字中甫拂之子也祖嵩延熹初為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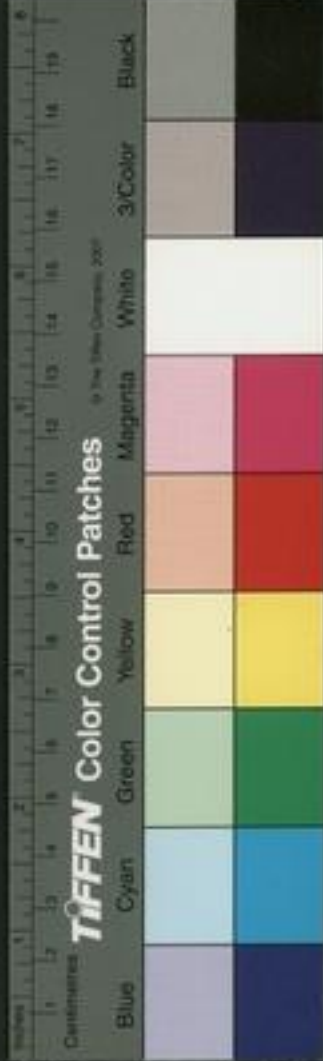




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  
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劬早知名中平末  
為誅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滎  
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劬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  
劬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劬  
劬怒稱詔大呼呵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辭屈乃  
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劬侍中卓既擅權而  
惡劬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  
死竟不之識服終微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

先人以身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服怨何面目覲明  
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謀議大夫馬宇共  
攻催汜以報其仇戰于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議曰成官並為亂本禍傷漢室久矣一旦更相屠并必  
兩斃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勇握  
兵柄操大權縱攬豪傑登庸名士欲冀除閹穢卒之身  
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懷疎遠衆卒召  
外寇疋潰身殫遂倫昂命悲夫鄭泰之止退名卓不用  
而去可謂見幾而作也及與何顯發山東之謀祇為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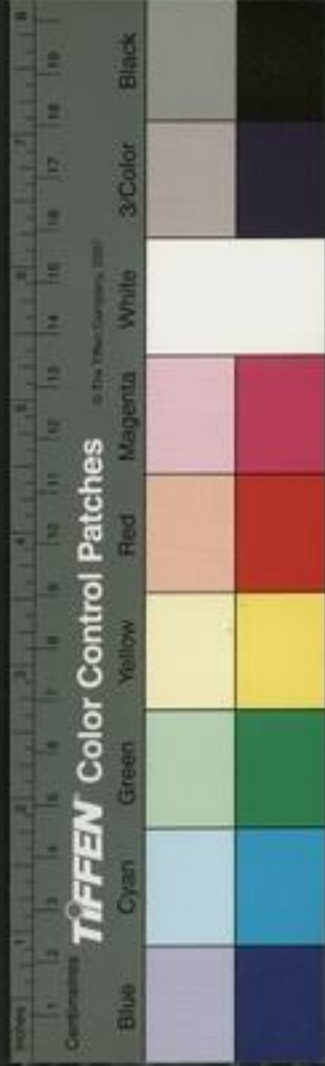


階亦猶進之召卓也願卒以愛死秦可謂幸而免矣固  
之將亡殆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雖雷扁和秦原注雷  
公扁鶴  
習和秦莫能善其術也種劬父子死固烈氣凜凜為不  
死矣

謹按目錄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我今止存  
趙我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我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  
舉董卓欲有所私授我輒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將  
殺之衆為憐憫而我自若卓悔謝釋之既收美允三輔

大亂客于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辟為掾後  
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  
蜀我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  
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雖卒并也微  
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  
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関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  
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  
何為不濟卒如幹言原注亮雖論曰士雖以三女亦以  
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  
何其間而取其當此之時天下不勝解矣而此不以備  
許為之蒙者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舉不為失正





分權不為苟苟司則不為但於  
及其得濟是則歸成于正也

議曰嘗觀燕將之射虎逡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  
便利以矢墮之王允之圍卓射虎之衛也方其咆哮肉  
人不置則縱令足厭一旦置之机上若割羊豕然宮闕  
不駭而清大慙可與語權矣故議者謂推車不為失正  
分權不為苟苟伺閤不為狙詐然味夫秦定包荒之義  
原注卷九  
二曰包荒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卷九五  
曰大貞凶使催犯  
順濟火未冷又生數十百卓身死而不能衛君向之權  
盡為今之迂矣士孫歸功不俟有勞謙之言原注謙九  
三勞謙君

子有  
外言保身之智卒為亂兵所殺崑山之烈士石俱笑呼  
可畏哉

贊曰進本屠割馮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赤自我致  
寇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闕起漫為興嘆  
奪命脫死並走鮮散允篤智計漢火復然臍炷未滅頑  
及遽連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象果勝天



續後漢書卷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傕 郭汜

張濟 楊奉

李傕 韓暹

胡才

韓遂

馬騰

成公英

張楊 董承

呂布

張邈 高順

趙雲 糜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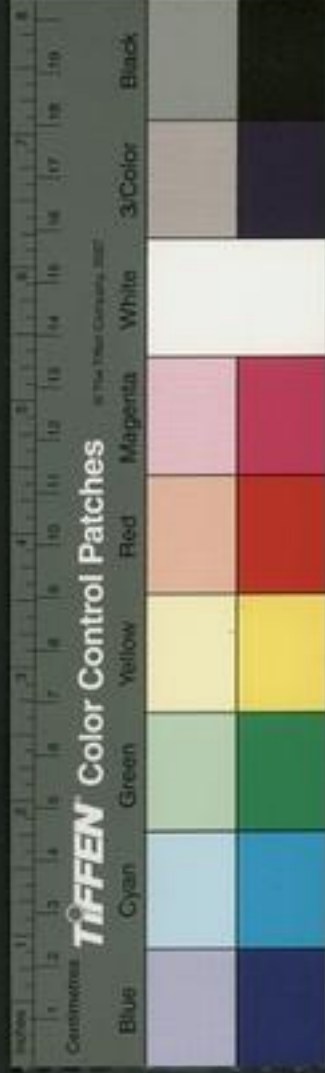
陳宮

謹按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川章為督軍從事

續後漢書

卷八





續後漢書卷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傕 郭汜

張濟 楊奉

李傕 韓暹

胡才

韓遂

馬騰

成公英

張楊 董承

呂布

張邈 高順

趙雲 糜竺

陳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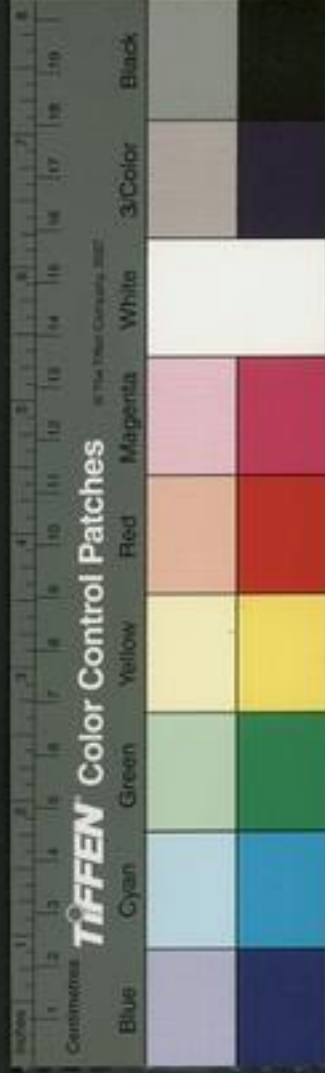
謹按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川章為督軍從事

續後漢書

卷八

一



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  
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劫章遂  
為謀主遂因殺伯玉及章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

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

謹按後漢書注  
父平蜀志注字

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

女生騰少貧嘗從鄆山斫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

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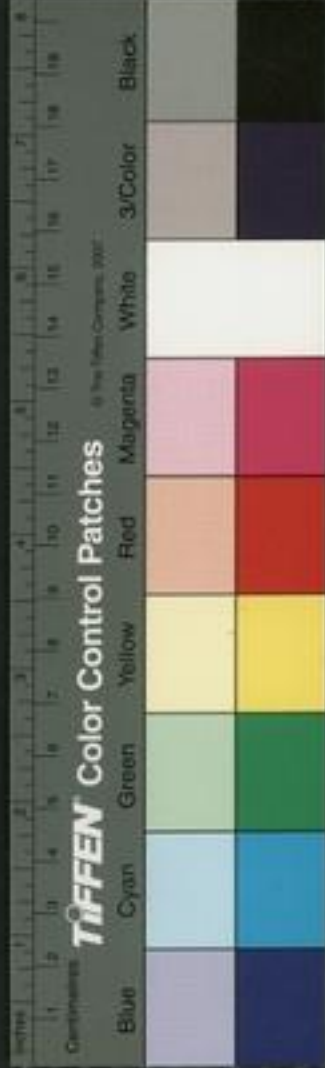
募民有勇力者

謹按陳志馬超傳志王國等及  
涼州郡募民有勇力者

騰應募

耿鄙見而異之署為軍事典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

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嘗冠軍遂騰之敗于長平觀  
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沂隴間時西州少穀騰表  
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  
承等恐騰為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  
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  
部曲相侵入更為讐敵騰攻遂走合衆遂攻騰殺騰  
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關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布  
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  
牧韋端和鮮之繇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遂各釋兵遣





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袁尚遣  
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  
騰陰許之繇乃使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  
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  
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  
陵中國寬而能忘仁而無斷兵雖強寔失天下心可謂  
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  
觀成敗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為誅首矣于是騰懼幹曰  
智者轉禍為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

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  
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斬袁氏  
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  
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于是遣子超將  
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繇乃徵騰入屯槐里  
轉拜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  
賢待士矜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將伐荊州  
復使張既說騰令釋却曲入宿衛騰許之已而更猶豫  
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備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



發東標表騰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領騰營又拜超弟  
休為奉車都尉休弟鉄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鄯惟超  
獨留十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東魯關中諸將  
疑為聚已超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  
曹操親征以譙計間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破之操  
軍遂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隴上諸郡超敗奔漢中  
復出遂復與之圍祁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于峽  
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擊大破之遂以餘衆  
遯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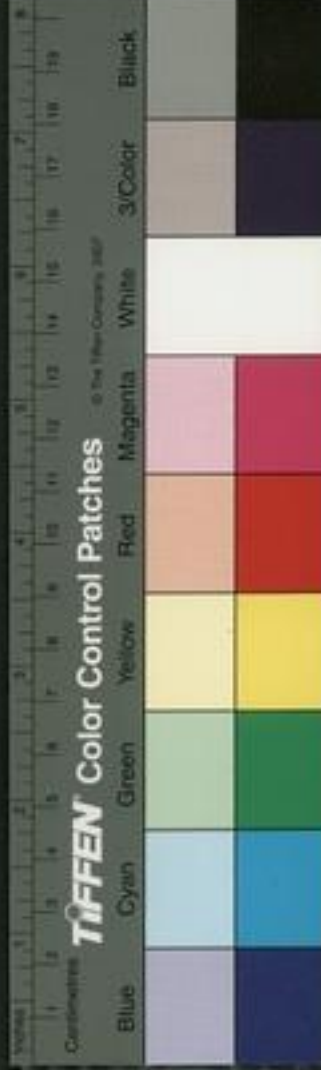
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于操遂自靈帝末始亂  
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  
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  
侯淵擊建新之涼州恚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英末隨  
韓遂謀議軍事建女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  
去惟英獨從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  
曰丈夫因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  
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羅敗  
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老矣子欲何施英曰





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耳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  
能久留且息肩于无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  
猶可有為也遂從其言時衆尙數千人遂宿有恩于羌  
胡无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關行留後乃合羌胡數  
萬將攻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見之甚喜以為軍  
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  
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為畫部而孤獨不  
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寔不來也  
遂流涕哽咽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河西復亂遣

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關行者金城人後名艷字彥明  
少有健名為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  
超亦以勇稱行嘗刺超牙折因以折牙超超幾殺之十  
四年遂使詣曹操厚遇之表拜熈為太守行因請令  
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遂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  
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兵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  
將軍典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  
所附是以前在鄯自啟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  
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





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及與遂為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閔東人不可復信也令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数乃東詣華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

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強以少女妻行、不獲已納之操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表封列侯

謹按目錄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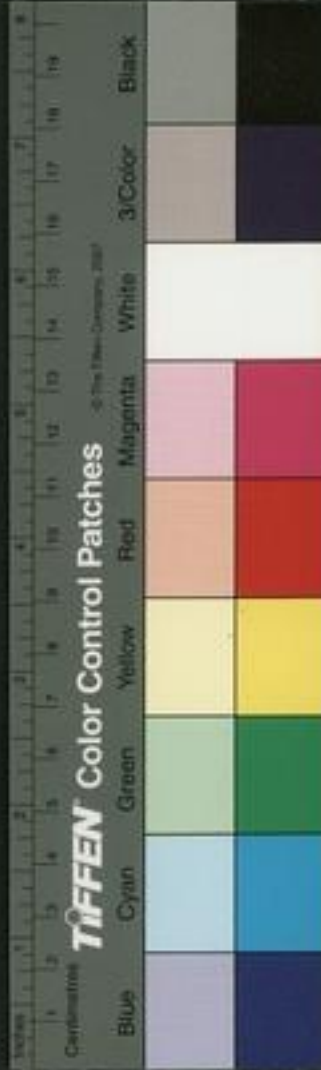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召曹操遷于許以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逼置密詔衣帶中



付承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  
征袁術承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  
儼數萬人傾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  
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原注史記秦子楚為質于趙呂不韋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不韋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始皇服惶惧不敢當且曰兵少  
耳承曰舉事說得操成兵傾豈少耶今長水校尉种輯  
議郎吳碩吾腹心辦事者遂與服及輯碩決計事覺承  
等皆為操所誅夷三族

謹按目錄此下有呂布傳今闕

議曰卓為莽莽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  
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羣盜遂使兇孽盡刺天  
肆剽賈怒鷓奪踊呀劫質天子因戮公卿折并頓擲盡  
耗漢家神靈漸熄鋪沒而後各就誅夷自昔國亡驅除  
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踉河右岔起  
始亂聚散不常梗路閹輔三十餘年軼勝廣矣原注漢書陳勝  
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閹左戍漁陽勝廣皆為屯長行至新大澤鄉與其徒屬殺將尉  
袒右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勝乃立為王廣為假王張楊有奉迎之功





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隨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  
承無何進之力又無王允之術幾事不容反為操所圖  
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凶極狠仇  
怨天子蜚血禁禁黜隋宮闈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  
戢為亂階承之謂矣呂布翻覆城猛而不知義至于禽  
戮乞解縛自効豈天也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于布  
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健決誅之奮其乾剛盡龍德飛潛  
之義矣

贊曰名戎放蒙運極厄會稜塞風餐虎躍鯨沛逆鉄洋  
日克鋒掃宇翻覆宗社廢立君主血殘咸京金盈郿塢  
巖、公師烈、高父雖伏天誅竟妻皇綱泉挾遠團紛  
紘寇場乾坤榛蕪王猷久亡楊雖有功承寔不智遂敢  
首禍布弗知義共為妖孽穢我神器





續後漢書卷九

元 郝經撰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字子耀 汝南 高 族 兄 遺 外 甥 高 幹 逢 紹 配 丑 叔 口 曼 趙 茂 李 孚

王修 袁術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公位由是執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孽也出後伯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九

元 郝經撰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字子輝 汝南 高 族 兄 遺 外 甥 高 幹 逢 紹 配 丑 叔 口 曼 趙 茂 李 孚

王修 袁術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公位由是執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孽也出後伯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部公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傳良學孝廉亦平長承

平十三年楚王英謀逆下郡廢者四百餘家徵為河南尹楚

楚郡太守治楚獄所仲理者四百餘家徵為河南尹楚

大侯初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和虞為司徒時天子

幼弱外戚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務未

嘗不意鳴鴻泥泥旬天子及大臣守伺初及四年亮子淑

字叔平初和帝元初三年代別但為司空安孫鴻字仲河

相帝初為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湯次子逢字周陽靈帝

時為司空逢第既字次陽靈帝初太僕為董卓所害魏

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不

馳呼侍所欲為天下所歸臨即逢之庶子衍與母兄也

出後成為子奕雄記成字文問北地有部分貴戚權

豪自天將軍洪莫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

作諺曰事不昏問文間少為即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

喪去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八年紹

壯健有成容既累世台輔家祿歸仰皆傾心折節莫不

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自

大將軍梁冀以下莫善之與張逸何顯伍瓊為奔奔走

友曹操傾慕亦內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

妄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睥睨權倖

不應僻命原注英雄記結隱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

矣子卿訓子遠在德都皆為奔走之友不應僻命裴松

之曰蔡邕書云銘遠之庶子出後伯父如此記所言則

似成所生大人也嚴所生禮無其文况官官皆惡之中

孤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常得趙忠言於省中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好





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太傅跪聞之責  
數紹曰汝不改行而興時僭且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  
進振為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  
校尉以紹為中軍校尉原注及漢書作佐軍校尉靈帝崩少帝即位  
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  
進以為然遂與紹謀誅閹官及蹇碩令趙忠圖進事帝  
誅碩紹說進曰碩既伏諸不盡滅其黨必為後患今大  
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官進納其言

後更依託紹脅進曰今勢已成形勢已露將軍軍不早  
決之事留變生後机禍至復為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  
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黃門常侍聞之皆詣進  
謝惟所錯置紹觀進便可於此次之至再三進不許轉  
紹司隸校尉校御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畧武吏檢司  
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衛溫厚虎賁二百  
人入禁中代侍兵黃門陞守門戶中侍侍段珪等矯太  
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肘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  
瑣門欲起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





紹既斬官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又捕趙忠等斬之

注

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  
遂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文

乃閉北門勒

兵捕諸閭官無少長皆殺之急追瑛等悉赴河死帝得  
還宮董卓將兵至騎討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  
疆兵累詔命今乘亂而入將有異志若不早圖必為  
所制其新至罷旁襲之可禽也紹思卓不敢發頃之卓  
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  
憤毒董候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有小智大或  
疑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

恩澤深渥兆民載之今上當於春秋未有失德聞於天  
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說對  
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  
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  
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注英雄記紹與卓並中  
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陽公載記卓以袁紹素節改第一條為赤丸  
曰紹于時與卓未謀嫌源故卓與之語若但  
司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外之心及紹復答  
又必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知紹此言進非  
說避而顯其氣其之音以潤考閱之辭有志  
豈能或此語妄之甚矣





而紹仲之故致怨罵紹亦一世之傑氣自蓋卓犖之內去亦其宜也是不為妄放今取之卓既廢帝

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用必謹案陳志城門校尉伍瓊

議郎何顛等為卓信待而陰為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

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

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政吏徧於天

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有

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死必無患矣卓以為

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頑原注曰鄉侯紹猶稱黃司隸

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

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懸廣陵太

守張超河內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

兖州刺史甚有成惠濟北相謹案原本說北海鮑信

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董卓為名紹與

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馮屯鄴邈屯瑁遺屯酸棗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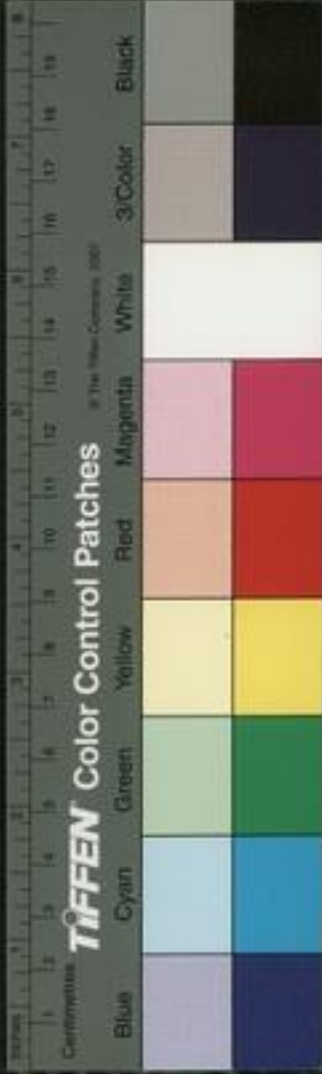
約盟誓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司隸校尉卓

聞紹起兵乃誅其叔父太傅賜及太僕恭仗司隸宣堵

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人口以上皆赦之原注卓別傳

東都門內而知書為又恐有既而卓督羣車駕西華長

監取者後以屍送郡城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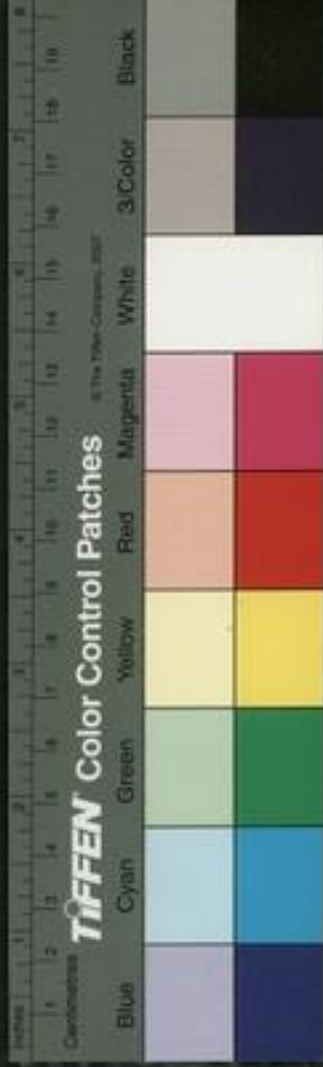
安卓留拔雒陽焚傷宮室發掘獨長沙太守孫堅  
與卓戰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君十餘萬列  
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為陳計策不從引兵與卓將  
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屯河內諸君衆散  
卓遣少府陰衡等磨諭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使教  
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惑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遂起  
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衆恐  
將圖以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  
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

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  
中劉惠潏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冀州與他州不為  
弱也兵者凶事不可回首今宜視他有發初者然後和  
之未晚也劉岱遺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  
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雖彊兵阿區逆寧  
可得置馥大懼歸於惠將殺之從事耿武排闥伏惠  
上願弄見斬得不死作依被諸衣掃除劉岱與橋瑁相  
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  
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討卓與諸將



西行不為民人保陳甫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案嚴  
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來嘗按風塵交旗鼓也性  
好卜筮信也鬼神入見其人清淡干雲出觀其政賞罰  
清斷遂滿條悉為丘墟和平卒紹使滅洪領青州以撫  
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  
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眾數千歸紹紹使與  
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益深疑於紹陰貶節其  
其軍糧使其眾離散會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  
義相結紹客進原注音屬紀謂紹曰將軍察大事而而仰人

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之設  
不能辨無所容立記曰韓馥庸才可為要公孫瓚使取  
冀州馥必厭懼因遣辯士為陳福福迫於倉卒必有遷  
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  
討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  
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志宏能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  
守祖賜司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諲郭國等說馥曰公  
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  
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之馥懼





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  
孰與袁氏諶曰不如也臨危吐決矚勇過人又孰與袁  
氏諶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  
諶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執  
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  
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  
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讓氏彼必  
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護賢之名而  
而身安於泰山也觀性惟怯固然其計之史耿武駕閔

純治中李歷

魏系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  
此作治中李歷後魏志也

聞而諫曰冀

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  
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  
之諶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慮而讓古人所  
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觀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  
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  
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  
到謂觀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  
羅新未附肯為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兵拒之旬





日之間必土崩克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  
毅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遺子送印綬  
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毅去獨耿武閔純杖刀  
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永制以毅  
為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以  
廣平沮投為別駕因謂投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  
歷世受寵志竭立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  
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  
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投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

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  
而北則救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  
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  
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孫孫必禽震脅  
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  
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雒邑號令天  
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摘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

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武將軍

原注獻帝  
傳授少有

大志多權畧任州別駕舉茂則歷二縣今又為為  
解脫別駕表拜騎都尉表紹得冀州又辟辟焉

魏郡審





配原注先顯行狀配字止南少忠烈慷慨鉅鹿田豐原注

先顯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渤海人豐天姿瓌傑

多奇少長親居喪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

名重州黨初太尉府舉茂才選侍御史闕官聽朝黃鬻

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表紹起義早亂後幣以招致豐豐

以王室多難志在匡救並以正真不得志於穀紹以豐

乃應紹命以為別駕

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諲皆為謀主

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

大兕槌折閃脚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

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在坐坐上

謂為見圖無何起至涸以書自殺公孫瓚大破青州黃

巾於東光遷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并以自

彊大紹與術亦相離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

昂為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

越助堅功昂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余弟死禍死於紹

也遂出軍屯樂河上疏數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望

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

師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





冀充三州刺史久悉改置郡縣守令紹乃自出擊瓚陳  
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謹案兵三萬與後漢書  
合志英雉記與作二萬列為方陣騎萬匹分為左右旌旗鎧甲光照天地堅  
亦分為兩校左射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  
麴義以精兵八百為先登瓚帶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  
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關兵皆精銳瓚  
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  
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弩雷發瓚軍大奔臨  
陳斬瓚所置冀州刺史屢網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

瓚欲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原注真人  
水鏡經凡

軍始出立牙門必令完堅若有折損軍不利牙門稱罕  
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賦云周旅會同置楯門是也

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

馬惟散下瓚弩數十十大戰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

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

先覺登樓地曰大丈夫當前闕死而反逃塙垣間邪從

使瓚弩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為紹頗稍引卻會麴

義來迎騎乃散去紹良被還鄴三瓚又遣遣兵至龍漉

挑戰紹復弩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瓚所置





青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頓遂以其子譚為青州刺  
史楷與賊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  
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出拜奉朝命岐往  
紹營遺書告瓚遣使與紹書曰趙太僕僕以周召之德  
銜命來征宜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  
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世祖解分乃俱陸  
見同輿出魯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  
於市復以為駒還過潁川曰見恂必手劍之恂出於道  
稱疾而還帝乃微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  
帝曰天下未定而虎安得相闕今日朕分  
之於是並坐極極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自省邊郡得

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軍之恥而瓚之幸幸也紹乃領  
兵南還三月上巳會賓徒於薄落津修禊事以為樂原注

鮮詩章句鄭谷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東蘭菽除  
不詳風俗通禮文正掌殿時祓除疾病禊者契也於於

水上盥潔也巳者社也和疾已去所介社也聞魏郡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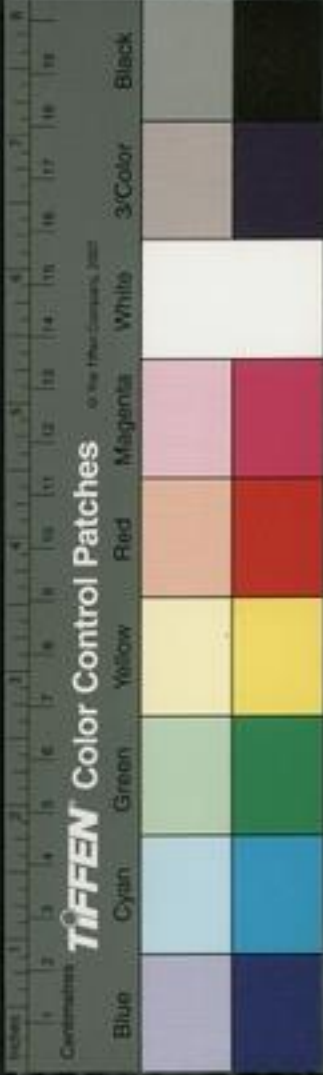
反與黑山賊于毒其覆鄴城殺太守栗城賊千餘部衆

數萬人會于鄴中坐落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  
帝春秋

紹勸引滿投空  
言笑容數自若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獨將部衆踰

城西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人諸衣冠身自升

衛送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為建議中郎將乃引





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  
及長安所置冀州牧壹寺遂尋山北行薄繁諸城左髡  
文八等皆斬之又繫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枝郭大賢李  
大目于翔根等皆屠其屯壁與黑山賊張燕及四四營  
屠各鴈門高桓戰于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  
連戰十餘日燕官死傷雖多而紹軍亦疲德遂俱退麴  
義自恃有功騎殿不執紹教之而升其衆初帝之立非  
紹意欲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問興平二年李傕  
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為右將軍其冬車

駕東還為李傕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  
弼世濟衆義今朝廷播越宗朝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  
兵內圖相滅未有勳王邨民者今州城粗定兵彊士附  
西迎大駕即害鄴都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  
誰能禦之紹越將從之潁川郭圖原注九州表秋國字公則淳于瓊  
曰漢室凌遲日久矣今欲興之亦不難乎且英雄並起  
起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先得  
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取鞬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  
命非計之善者按日今迎朝廷至義也於事會大計也





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幾功不厭原速將

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為然

原注陳志初天子立非紹意及在

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伏馬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裝松之曰察獻帝得沮授盡迎帝都鄴裝而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曹操張超超於雍立東郡太守臧洪從紹

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立救超洪絕紹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城陷執洪救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

都許之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

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

而霜消悲哭而崩城者

原注淮南子節行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謂之仰天而哭夏五月

天為降霜

說苑齊莊公攻魯為五采之虞而死漆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雖

非五采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采之虞豈汝下也及與宮戰梁遂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哭戴為之絕而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光之乃知妄作

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之事至乃懷忠獲蒙抱信見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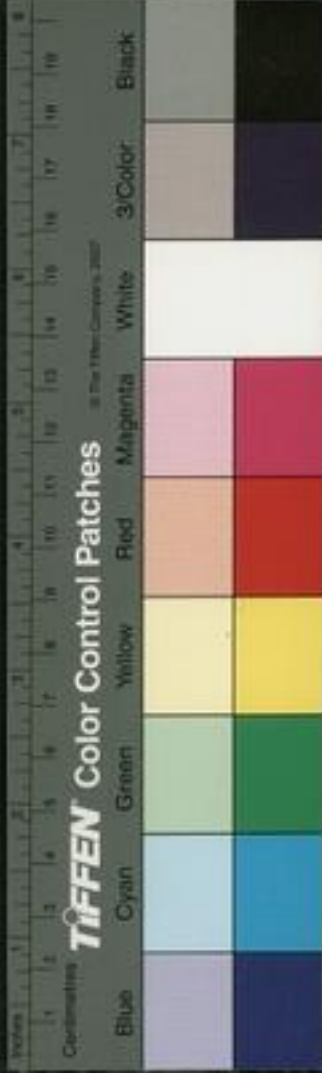
晝夜長吟剖肝注血曾無崩城墮霜之應故邪行祀婦

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

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

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

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拔臣以督司詔臣以方





長臣不敢畏憚獲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  
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  
冲親遭厄因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  
人抽戈承明劍翼室虎叱犀司奮擊凶醜習不決夜  
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秉虛所圖  
不執臣父臣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  
之義故遂解節奉劍謀河外特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  
豪故節臣救海中以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織芥之嫌  
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

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  
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歌血漳河會攻冀州收韓馥懷挾  
逆謀欲專權執抗絕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猶虜肆毒害  
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高歡之情猶知號呼臣所  
以蕩然忘哀親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  
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三驗也又黃  
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異域臣乃旅即奉解  
戍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鞞腹懷懼謝斧歸土張楊  
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光州牧會公孫贊帥旅南馳陸梁北境臣即星駕席卷  
與贊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  
華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始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  
成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贊交代馬之勢爭戰  
陳之功者也誠以誠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  
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勞實慶一捷之福以立熱身  
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以衝命來征宜陛下  
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外師南轅是  
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

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  
見著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  
列王錫主跨州連郡是以遠近於疑議論紛錯者也臣  
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  
播越非所維艱之祀海內傷心志在憤惋是以忠臣肝  
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  
無勞以攜有德杜慈忠功以孰衆望斯豈腹心之速圖  
將毋慶應之邪說仗之然也臣將為通侯位二千石殊  
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開觀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





應王左氏傳王命尸氏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大略之狀形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列校勛不先紀蓋思為國翻成重恩斯蒙恬所以悲號  
 於邊欲白起啟敢於社部也原注史記明 遺使者以  
 屬史繫於陽周恬謂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死屬  
 之邊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地脈其月恬之罪  
 也邊吞樂自殺秦王克白起為士在邊之陰密白起  
 既行出成陽西門十里至社部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有太傅曰殫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  
 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損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  
 骨肉兄弟還為雠敵交鋒接及構難滋甚臣雖及釋甲  
 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

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谷之臯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

戾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為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為右

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若以臣今行權為臯

則桓文常有誅絕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若以衆

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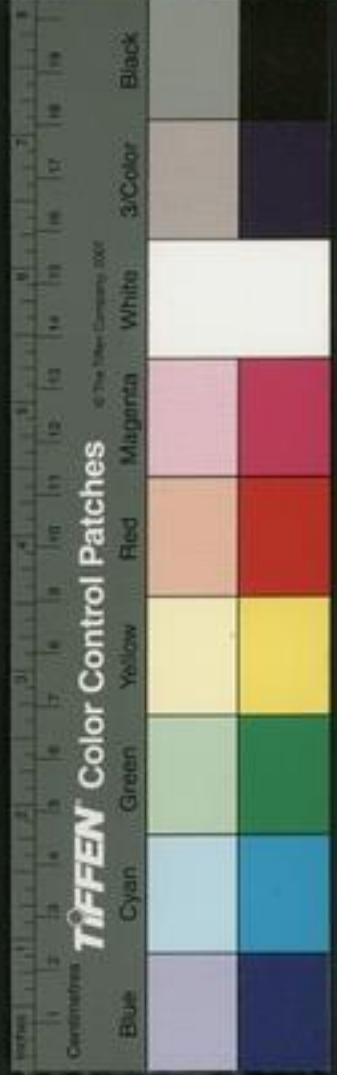
圍宣子未出亡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

而臣雖小志守一介若使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

伏首敵刀褰衣就戮臣之願也惟陛下采尸鳩之平原

詩尸鳩在桑其子七分淑人君子共儀一分毛萇注曰

尸鳩之養其子但從上下養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





君子與俱絕邪諂之論無令臣結恨三衆於是以紹為

亦如此 太尉封都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承為之下

原注漢制太尉

任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大將軍以王

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

自是大將軍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

帝於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

引天節敕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

每得詔書患有不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

許下原注音詳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郟城以就全實操拒

之曰豐說紹曰徙都許既不克徙宜早圖許奉迎天子

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實之上者不爾終為人禽悔無

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

張繡於穰引兵還寇還圍紹四年春紹復擊公孫瓚圍

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其衆拓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

之地志驕氣盈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

盡表為黃眉宜順天人稱尊號

原注獻帝春秋袁術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

詳以上德王故黃漢人德故亦紹以包白事自軍府條屬皆言包登

宜誅紹不得已赦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

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送





紀統軍事田豐荀誕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師欲

以攻許原注世給步年五萬騎八千孫盛平曰蔡

魏謂在蔡口昨蔡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

此推之但冀州勝安已如此况燕地并及青

州乎紹之大衆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沮授諫曰

謹案志作沮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

投田豐同謀賦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居

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

蓋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戍其邊鄙令彼不得安

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也兵法十圍五攻

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代曹操

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謂暴謂之義兵恃

衆為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

建宮許都以今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孫權賚

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長

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

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

師徒精勇將士思奪而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崩矣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

在于持牢而非見規知幾也紹納圖等因是請授曰授









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曼強諫，忤紹，以為沮  
 衆，遂械擊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志；臣處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  
 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  
 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汗辱至今。  
 永為世鑒。」原注：文記秦二世，夢白虎臨其左，駭馬殺之。  
 怪問古，曼卜曰：「陛下為宗二世，乃拜望夷宮。」  
 故詞強，不仗仗責，讓趙高以蓋事，馬懼乃  
 陰與其界成陽令關赤，殺二世，白殺。乃臻呂后季  
 年產祿專政，內魚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

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  
 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  
 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作妖  
 孽，發放橫傷化虐民，父高乞匄，禍養因賊假位，與金  
 華壁、輪貨、權、門竊盜，典司傾覆重器。原注：騰為事並見  
 曹操傳。後漢書  
左：悺、河南人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為中常侍。 操贊園遺醜，本無懿德，操狡鋒  
 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原注：漢書音義：衛青征匈奴，  
 大克獲帝，既拜大將軍。  
於幕中曰。 掃除去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  
 鼓，發命東下，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謀合謀。





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患仇短卷輕

進易退傷夷折劔數表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

補葺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臧臧柄原注

選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言孫本羊質而被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賁所冠鷄冠虎文單衣文選注是也

注人曰臧臧也言與臧其臧柄也陳志作臧非也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原注左

或秦師于秦伯法晉濟河焚舟取王而操遂承資跋戶

危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討兗州賊強賊乃懷及縱恣割剝元元殘賢

害箠故九江太守造讓英才後律天下知名直言正色

論不同論身首被景憲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原注市

傳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除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高蹈據無所慕府惟強

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國宋彭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取人呂布也故復拔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

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

國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鎗陷則幕府無德於兗土

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後會臺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左氏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幻主





操使放志專行脅遷者禁中悔王室

謹案陳志注作王名誤

敗法

亂紀坐台三臺專制朝政

原注惠劭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尚書為外臺

名文通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原注五宗高祖及孫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

群談者受顯誅服義者蒙隱戮

百察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

太尉楊彪典歷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被以非罪

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章

原注事見彪本傳章天選

網作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

谷加錫

原注文通作錫

操欲迷奪明時杜絕言路擅收立故不

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改尊顯桑梓松柏猶宜

恭肅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梓裸屍掠取金寶至

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換金校

尉

謹案宋書廢帝紀曰魏武中百發王中郎換金校尉

所過墮突無藏不露身處

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君民毒施人地加其

細政奇慘科防互設曾繳充蹊坑堦塞路舉手挂網羅

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

厯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戾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怒訓加意含復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乃欲摧抗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  
 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禦禁逆拒闔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  
 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  
 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枝皆束手奉質爭為前  
 登犬羊殘醜洎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通避屯據  
 救倉阻河為固原注咸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  
 更同裝部以為賈拔會賊賊紹亦覺之  
 以軍退也以軍退也欲以塘螂之斧禦隆車之陸原注莊子蓬伯  
 王胡顏闔曰女  
 不知夫塘螂乎其臂以雷車轍暮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戰百萬

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

原注尸子中黃百曰余左  
執大行之獲而右將彫虎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  
之力烏而元夏育之勇而死

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

越太行

原注烏銜青州涉濟滌

原注表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將其後

原注劉表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

炎火以炳飛蓬覆倉海以沃燥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

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或怨曠

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眾覆

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劍夷人為雠敵若迴旆方徂登

高岡而擊鼓吹揚素麾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





及方今漢室改選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志義之佐胥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義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闈外託宿衛內寔拘執懼其慕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嚴戎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興強寇弱王達衆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繼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使勒兇兵與建忠將軍協同報勢州郡各怒戎馬羅落

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德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

漢書此後文皆揚文是故與後漢書三國志節錄者不同

紹進軍

黎陽幽發沮授會且宗族散資財以興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名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寔疲弊而將騎主汰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





顏良禦操將劉延於白馬投又誅紹曰良性狃狃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沒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矜其功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者其部并屬郭國紹使照列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退軍官渡紹迫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功米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空壁

紹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為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操之鈔紹不許從攸曰曹操兵少而志師拒我許不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





配牧擊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  
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  
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  
歸矣乃仗高覽張郃等攻操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  
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  
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  
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  
等斬之盡燔其殺紹軍恟懼郭圖悉其計反譖張郃于  
紹曰郃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於是快

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  
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  
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馬衆聞紹在稍復  
集餘衆降操操盡阮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  
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爾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  
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  
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  
今喪奔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孫命袁氏若蒙公靈運死為福操嘆曰孤早相得天下



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吾必能救我戰改而患內忌將發吾必死矣紹軍士既敗皆拊膺泣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于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邈復曰向使紹用其別

駕計尚未可知也

原注孫盛曰觀田豐出授之謀難良平何以適之故居資者才臣高量主

居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闈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必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處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遊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氣却就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

在位專政族天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憤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





廢配配由是皆與親厚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覆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于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六年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渡紹自軍敗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悼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酷妬紹死未殯晝殺紹寵妾五人曰元者有知當復被寵地下乃斃頭黑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諱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

諱長而忠尚少而美劉氏有寵而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為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諱斷兄後出為

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

止兮定故也原注捕子免走於街百人逐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兮定故也積兔為

中過不能顧非不欲免也兮定之後雖謂不爭且年鈞以賢德鈞則卜古之制

也願上為先代戒賊之誠下忠逐免兮定之義紹曰吾欲

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於是

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諱至青

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





兵海隅咸患甚著流民多歸之度以富強其後信用群小驕奢淫佚華彥孔順姦佞捐陔委以腹心別駕王倫志良正直備員而已使婦弟領兵內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人使兩將募兵屬孫有取者免白籍貧民窟伏兵募放兵捕索如獵鳥獸於是聲望大損境土蕭條復如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猶未定逢紀審配以驍紙為譚所惡卒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故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與劉氏謀矜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之

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

謹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

大戰城下譚尚敗夜遯還

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未兵掩之可令人潰此幾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





戰於門外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責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斫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深陰以叛譚諸地皆應譚數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耶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尚復自攻譚譚戰大

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尚軍館陶譚復出擊尚尚敗走險譚追擊之尚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僅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尚復功之戰於門外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操使擊顯甫而操至必先攻郭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欲取以拒操遠未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有亦足與操為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此諸操請救





時操南擊劉表次于西平叱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尚平  
河朔策以自結於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遺譚書曰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  
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  
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  
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  
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望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  
承統以繼洪業宣丹世之德復丕顯之祚推嚴敵於郭  
都楊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

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羊旌無忌游於二壘

原注無忌楚  
楚人皆無忌

使朕朕分成二體胃膂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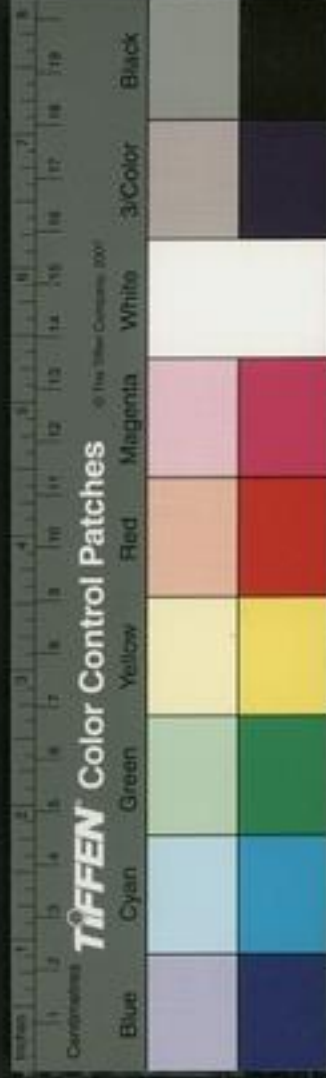
定聞信來乃知關伯賈沈之怨已成

原注左氏傳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關

伯子曰定沈居於鴻林不相  
能也曰尋于先以相從伐

秦觀即讎之計已決殫卻

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  
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  
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徵富強於一世也未有秦觀即其元其根  
本而餽全於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句卒苟





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天伯游之恨於

齊未若太公之怒於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

統也原注公羊傳統候大夫其國大夫者何或也孰或

之勇為不名齊或之為良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

何賢良公復微滿是祖也哀乎身乎周統侯諸之

述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微乎雖百世

可也左氏傳荀偃將十士句偃之伐齊濟河病日

出及卒而視不可含士句撫之曰士句然所不圖事於

偃字伯者宣子即士句也且君子違難不適微國交絕

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微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

同盟之恥貳蠻夷戎狄將有誚讓况我族類而不痛心

邪夫欲立行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傍

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之當

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

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

昆弟之媼未若重華之於象教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

象教終受有鼻之封損葉百病追攝舊義復為女子昆

弟如初原注左氏傳鄭氏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受段請

出齊共逐襄姜八于城濮而誓之也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類方取曰若國祗地及泉遂而相見其誰

口不然從之公入而城大隧之中其樂也賦姜出而

元醫破更娶姜生象象常欲殺今整勒士馬瞻望端立





又與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寔沈之蹶  
忘常棟元表之義親尋干戈疆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

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則公有商奄之師

原注文記與无作亂與帝

乃微師請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禽獸  
與无州公東伐非夷氏在處其北苗地皆所以翦除

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

尤誅况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慕繼前轍道有國家傾

危之慮退有先公道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

者全不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

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教弘廣繚然有餘當以

大包小以優容考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

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

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不改則胡夷將有

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後哉此韓盧東

郭曰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原注戰國策齊魯伐魏得于兒謂齊王曰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木郭逆者海內之叛免也韓

子盧逐東郭逐球山者三鷲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發於

後犬兔俱廢各死其所田父見之勞勸之苦而擅其

功今齊魏久相峙以頂其兵獎其來臣恐強秦大災承  
其後有田父之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  
齊王則附休士也則表族其興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





尚並不從曹孫遂遂救譚十月至黎陽尚用操渡河乃釋  
 平原遂鄴尚將曰曠高翔叛歸曹孫譚復陰刻將軍印  
 以假曠翔孫知譚詐乃為子慈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  
 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  
 書於譚曰配聞良藥告口利於病忠言逆耳使於行願  
 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惡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  
 臣死君命苟國危宗廟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  
 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歎歎而行叔牙之誅原注左  
 戎問張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剛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嚴  
 公曰御者才曰慶父材成季友仗以君命信叔牙于嚴

王氏使嚴季友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何則義重人輕  
 固不欲死且無後飲之罪及遠泉而卒何則義重人輕  
 事不獲已故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  
 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  
 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承享忠臣之名  
原注公羊傳季友執仲帥約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何  
 衛之邑也為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不得有父也齊  
 國夏衛石曼姑帥圍戚齊國夏為與衛石曼姑圍  
 戚伯討也此其辭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  
 之義為國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聵之子也然則  
 則為為不立蒯聵而立輒靈公是蒯聵而立輒之義可  
 也立父子猶然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紂將軍以續賢尤  
 立我將軍以為通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





為元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  
 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袞居廬而將軍齊于墜室出入  
 之分於斯並明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原注戰國策楚有詞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吾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飲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不成一人之蛇成吾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  
 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總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旅  
 踵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  
 肉無絲髮之嫌自歎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志遺殭胡  
 高命名將料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

寶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銜殘尾  
 戰為厲行賊為帝主雖傾倉覆庫翦封民物上下欣戴  
 莫敢告勞何則推慈之忠赤之情盡家之肝腦之計屑  
 齒輔車不相為傷原注左氏傳言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說之謂乎謂為  
 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  
 圖凶險詭惡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今將軍翻然改圖  
 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繫關光之迹誣先公廢立之  
 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悼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  
 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屍





盈原稜民滿野至於髡剃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  
冥劍殘被於草棘又乃圖復郢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  
豫有分教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  
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大夫人憂  
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  
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詔太夫人不測之患  
隨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  
獲命以及館陶之後是時外為禦侮內實乞罪既不見  
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

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重親之

仁此以緩迫之患

原注救深情緩迫  
遠城配之近也

而乃尋蹤躡執無

所逃命因獸必關以千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  
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以復禮追遠孔懷  
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  
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  
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  
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闕等于亂  
家禮有常刑故喬梁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





至孝烈：發於以與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  
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  
糞土貴名高於丘嶽何意奄然速沈墮賢哲之標積怨  
肆忿取破家之禍起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觀於虎狼  
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  
慮則我將軍旬旬悲號於將軍掌股之上配等亦當敷  
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國頭不縣  
軍不反旆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還玦原注荀子能人  
以玦反人以環  
諱得書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圍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

操進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千里蘇由為內應謀泄典配

賊城中敗出奔操：遂為土山地道攻之配亦於內作

壘以當之配將馮詳原注馮札詳原注札為內應開突門

內操兵三百餘人原注馮子突門詳原注中兩輪以木末之空其上

身為詳原注窺狀又置又地即入下輪而塞之鼓索垂之也

配覺之徙城上以大石擊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

壘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落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

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未到啟





然後濟書  
卷八  
令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程應李孚入城孚問事杖  
繫馬邊自著平上慎將三騎投幕苗鄒下自稱都督歷  
北園循衣而東步。呵責守園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逆  
歷操營前至南園當章門復責怒守園者將縛之因開  
其園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  
見孚悲喜鼓舞稱萬歲守園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  
得人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園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  
出城中老弱以省殺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  
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

尚乃依西山未東至陽平亭去鄒十七里臨涿水舉火  
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兵出城北欲與尚對決  
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未

合尚懼遣陰莖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

魏志藍口與漢書

合陳志

作賊口操復進急圍之高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

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  
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  
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為  
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





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  
知誠必陷恣辛躬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郡獄指說評家  
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下叱問配屠評家逆  
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革  
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  
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知誰用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  
曰自卿子榮兩操原注作日卿  
文原且大字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  
此操復謂曰曩者孤行圍何勢之多也配曰恨其少兩  
操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不得不兩也有意欲活之配

意壯烈終無撓辭而卒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原注

山陽公載記及袁操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  
戰於門既敗逃于井中獲之袁松之日配一代代烈士  
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  
為勇了不知資輝之扶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  
弄斧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知類正足以証同視  
聽欲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違學之所不取者也

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  
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羨汝  
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  
難息操以尚在乃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  
妻甄氏美即納之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操之圖郭





也譚復皆之因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於中山  
尚敗夫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秦十二月操  
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  
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惶人  
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  
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令賊中強弱相  
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  
操即使孚往人咸告諭吏民使各安政業不得侵凌城  
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

於樂安聞譚急將所令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  
馬號哭曰無君馬蹄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親修意  
然不應修復曰袁氏厚恩若得連譚死然後就戮  
無所恨操乃許之

原注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其首令曰敵死者戮及妻子恭是王叔故治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三曰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殺之其松之曰田疇傳云疇為袁尚所辟不受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遺事定以修為

督軍糧遺樂安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榮  
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  
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業籍沒審





配等家財物百萬數及破南皮閔修家穀不滿十斛有  
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后辟修司空祿尚熙為其  
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融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皆袁向操陳兵數萬救白馬盟令曰違  
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飲至別駕代郡韓玳曰受袁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義闕  
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狗失色原注先  
玳字子規代郡人清粹有雅量  
少喪父母未嘗見殘宗族曰佛觸曰夫舉大事當大義  
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玳志以厲事居操聞玳節甚

清英宿辟不知卒於家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

統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門操遣樂進李興擊之幹還

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操自將擊幹之聞之留別將

守城走司奴求救于單于單于不受操壺關三月後

之幹遂走荆州上雒都尉王琰捕斬之原注典必上雒  
郡尉王琰獲高

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  
富貴將更娶妻膝刃奪已受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

擊烏桓尚熙與烏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

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

必見我之獨為凡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





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與競不致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春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出於

涑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

陳志作熙曰後漢書作康曰與如合卿頭願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

送標原注吳書尚有弟名買與尚俱夫紹從兄遺字伯

業為長安令何閭張超存於大尉朱儁稱遺有冠世

才幹時之各其忠允亮直司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

綵百代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邀馬靡傳倘遺

辟遺累遷山陽太守舉兵討卓後失官紹乃用為揚州

刺史袁術攻之敗死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

伯業爾原注范滂曰袁紹初以季夜村泉邊漢郡

次敵則得大令命滂等高議則智士頓心感於其所

資也解非曰秋剛而不智慢過而好勝嫡子性而庶子

袁術上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數

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歷職內外累遷河

南尸虎憤中即拜靈帝崩與紹共誅宦官董卓廢廢立

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





南陽太守張咨引兵秩術別表上術為南陽太守

原注

帝初平元年表術南陽後漢書別傳云別別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云術阻兵也南表不待至荆州州陳志術傳與張咨術得謀南陽魏武帝至此年三月己云術七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詔安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關東諸將議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後立為主紹興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二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與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信

當使兵往屯關要皆有處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

如何有疑又望家見我不念手脊可復北面乎

原注史記伍子

香名負父曰伍奢兄曰伍尚費無忌疑太子建於楚平王欲之奢為大將并殺奢及尚負違奔吳事吳王闔閭王孫出共屍殺之三百

違天不祥原祥思之術答曰聖主聽敵有周成憤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百遵此乃漢家小兒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公今主無血脉

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東爽世相承義為先先太傅公仁慈惻急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元亡流漫穿激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此時上討





國賊下周家恥而圖為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戮可  
復此而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離况非  
君命乎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佞會虞拒不從議  
遂寢術夫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  
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及遂其將會稽  
周昕奔堅豫術絕擊所走之勢源遂成術之得得而陽  
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做無度百姓苦之稍：  
離散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後以相  
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袁傑多附於紹術起曰屏

暨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  
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載  
元公孫瓚使烈烈合謀共逼紹：與曹孫會擊皆破之  
四年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入陳留屯封立黑山餘賊及  
旬奴於扒羅等伍術與曹孫戰於巨亭大敗退保雍丘  
又走襄邑孫追擊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陽州刺史  
陳溫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為亂兵所殺  
術用下邳陳瑀為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術退陰  
陵收兵攻瑀：敗走歸下邳

原注袁陳志術以孫餘衆奔  
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





其州英雄記謂五年遷歿而術行領州魚稱徐州伯以

張勳擒獲為將軍李進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殺術左

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

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志嘔血死術見識書言代漢

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越也術有以術

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亦德運之次原注袁氏

大夫袁氏其後也大遂有借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

璽拘堅妻奪之原注及者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

軍為怪笑有殿次堅令人入并標得漢傳因璽文曰受

命于天既奇永昌方圓四寸上文五龍上一角狀初

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公故掌符者以授

井中江表傳乘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

六璽於闕上及太康之初始造金璽六枚無有玉璽

其偽也裴松之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

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秦傳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德

魏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長符符漢

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改書永昌永昌二字為符本

知而家阿者為符金多之積平有光氣加以神給秘寶

輝耀並彰益一代之身殿符來之異尚而以不解之故

璽謂之偽不亦鈕乎陳奇尚既勇傳亦除此說俱惑起





命天天取於歸命之堂若如考言則此重今尚在孫門匹夫懷捕日有罪而况斯物哉 興平二年

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行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意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家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獨服事殷明公雖亦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遠弟水往虜之村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欲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徵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曰在德不在衆

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

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

子策復領其部曲行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

江東聞術欲借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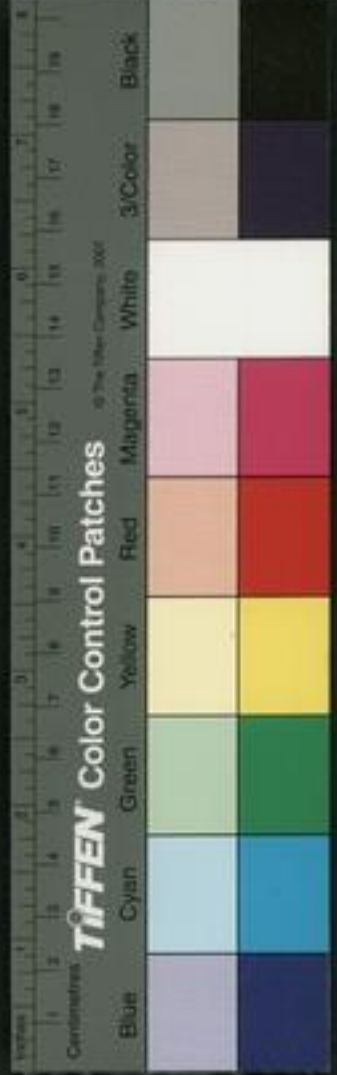
原注折子先置取諫 聖王建鼓諫之鼓

原注折子先置取諫 設非踴之備急歲闋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

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族知供備貢獻萬夫辭慙傾

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茲使恠然

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子莫者董卓無道輒擅廢





之陵王室敢行祗逆禍加太后暴及弘農畧巫宮人  
撥掘陵寢焚毀宗廟殘賊忠良劫遷京輿天子播越是  
以彘僻廢憤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堯幼主東顧  
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  
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恩  
孫朔北正禮阻兵江濟並德爭盟淮濡是以未獲承命  
案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然有自取  
之志豈海內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羅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

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紂主非有惡於天下徒  
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  
雖狂狡捕不敢廢生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効  
悍之虜是以期須游魂尋其斃威今四方之人皆便戰  
聞各據方州地廣兵彊乃欲為卓所不為以逆臨之是  
取禍也且夫下神器不可虛干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  
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  
九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後皆因民  
漢書兩項君生光武於縣舍有光照室中





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  
登即尊位祇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  
不欲義其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  
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為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  
成之德天下咸歸心尚若除其偏輔而相之必成中興  
之業效周之盛則日爽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  
固劉宗比跡周霍書功金石圖形丹有流慶罔極使君  
五世相承

原注安生京：生湯：生逢：生樹凡五世

為漢台輔榮寵之盛

莫與為比宜效忠節節扶國家之顛頓念社稷之危殆  
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恩夫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  
之欲者曲惑圖緝之言妄帝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  
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  
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益乘累世之  
執起而取之我為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儆羣敵之  
氣生衆人之心反志為逆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  
雖有悔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絕  
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內河內張炯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

註孫仲家與後

漢書合魏志作仲氏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

地配相陳珪故太尉球弟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兵  
交游者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聲雄爭而取之兼智  
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災又  
為之時也與足下福交豈肯左右之手若集集大事子  
寶為吾心營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  
殺珪之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

民下不堪命故遂士朋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  
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區清定海內  
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我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  
以身試禍豈痛哉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吾備備舊知  
雖逆於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  
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不許而逃術追殺之乃遣  
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并為其子賜布女布執胤  
送還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  
兵擊陳國誘殺其主寵及相竇俊曹操乃自任之術聞





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於新以拒孫。勳破之斬  
 勳。勳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  
 餓。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  
 斛。以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  
 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姓於  
 塗炭。行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傲身天下。重名不與  
 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反竊  
 偽號。淫侈滋甚。勝御數百。無不煎羅。執厥梁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  
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婢害其寵。詈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弟

泣。憂愁必長。見版重焉。氏以為然。後見術報。垂涕。果以  
 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同共救。救之。則深術誠。以為  
 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殮殮。旬下飢困。莫之簡。卽於是資實。空盡不能  
 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由陳簡。謹案陳簡與後漢書合珠志作

雷薄於滿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  
 患不知所為。遂歸帝。魏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  
 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  
 惟彊者兼之。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  
 州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時。比高曹操。  
 雖欲扶衰。莫能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莫





興之結陰然其計術固歎此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照  
 烈微之不待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  
 里問糧儲祇有麥屑三千斛盛暑求蜜糞不獲策糞  
 良久乃大吃曰袁術乃至是乎頓伏林下敵血斗餘死  
 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入壽春奉術柩及妻子依袁  
 廬江太守劉勳勳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  
 曜任吳為郎中

原注陳志董卓吏術劉表共一傳評曰  
 董卓之有也袁術者溫放肆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

紹表成有威容器貌知名當世袁紹臨漢南結屬揚河  
 朔然皆外寬內忌好利無次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  
 納廢嫡立庶舍禮崇受于後嗣國定社稷傾覆非不

幸也昔項羽皆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故曰豈乃  
 甚於羽也矣袁松之曰祭射無道春莽鐵處皆多歷年  
 所然後袁紹奇者董卓自竊權柄于子圖冀計其日月  
 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汎四海其殘忍之性實豺狼  
 不若書與本有斯言為當但許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  
 忍不仁於鮮為重矣行無素甚之功賊外之善而猖狂  
 于時妄自尊立曰義夫之所托託人神之所同疾雖復  
 恭儉節月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許但云春語不終未足  
 見其  
 大惡

議曰袁氏奔世公鼎高風義執冠冕海內結資望風著  
 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閭閻豈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投袂而  
 起則有英雄之志矣於是山東討賊推為盟主河朔服  
 義讓以方州卒運幽并青冀橫制天下之半材勇效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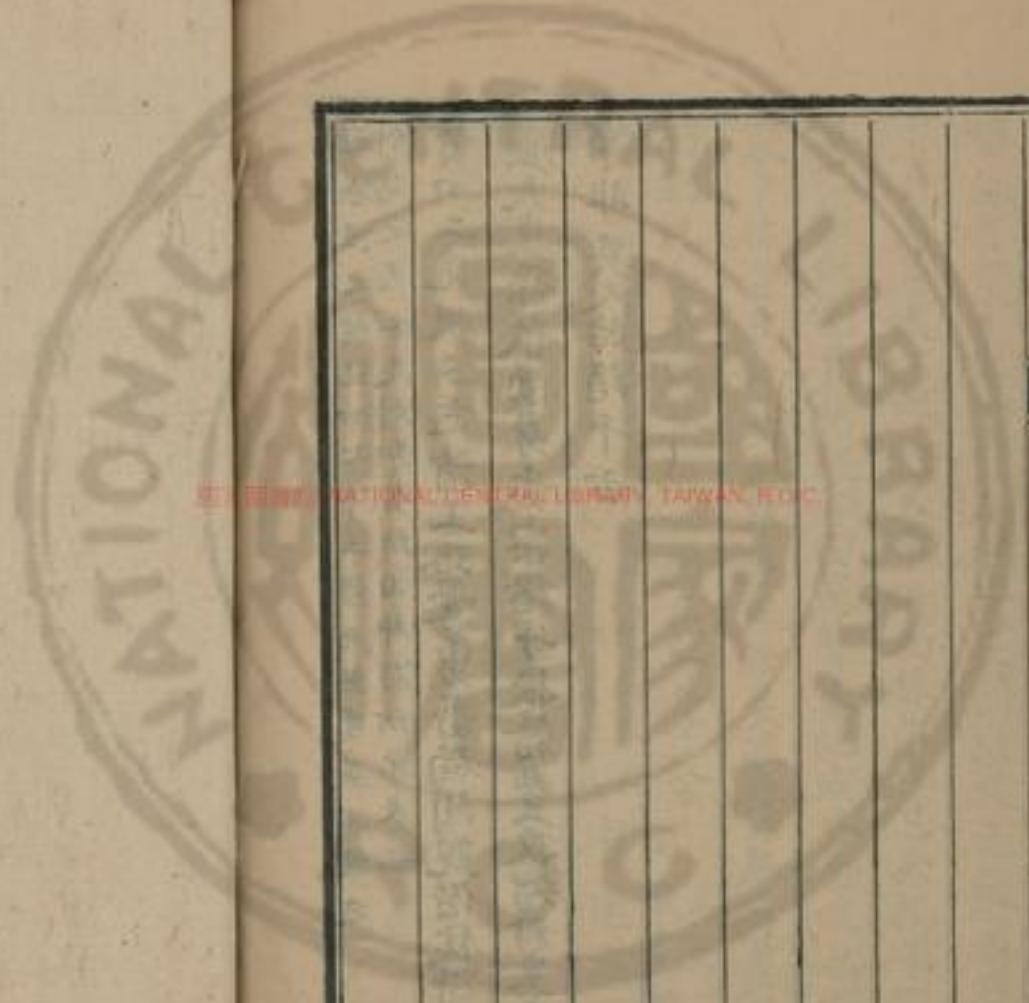
智謀貢策翼載天子而加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猶  
 忌自用潛懷不軌稽失事機為繇所先忿兵犯順折馭  
 以死劫長例置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特  
 冢中枯骨敢奸大分罪浮於結矣沮授曰豐計書不用  
 而能能去卒猶其難其猶在亞父子後子原注史記項  
羽發范增指  
 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王自審配慷慨壯  
 為之顧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烈死於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本斬也劉表譽解譚尚深  
 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惑於蔡琦可謂九江之通靈於  
 人而不靈於己者也原注若元九江納屬大邑莊子仲尼  
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

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  
 刑賜之怨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志清王路譽勇奮禍闕觀僭據得雉失  
 盧夫豈操敵殞身赤宗諸子狼籍豐授智計豈方伎  
 事非其人貽諸千古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終  
卷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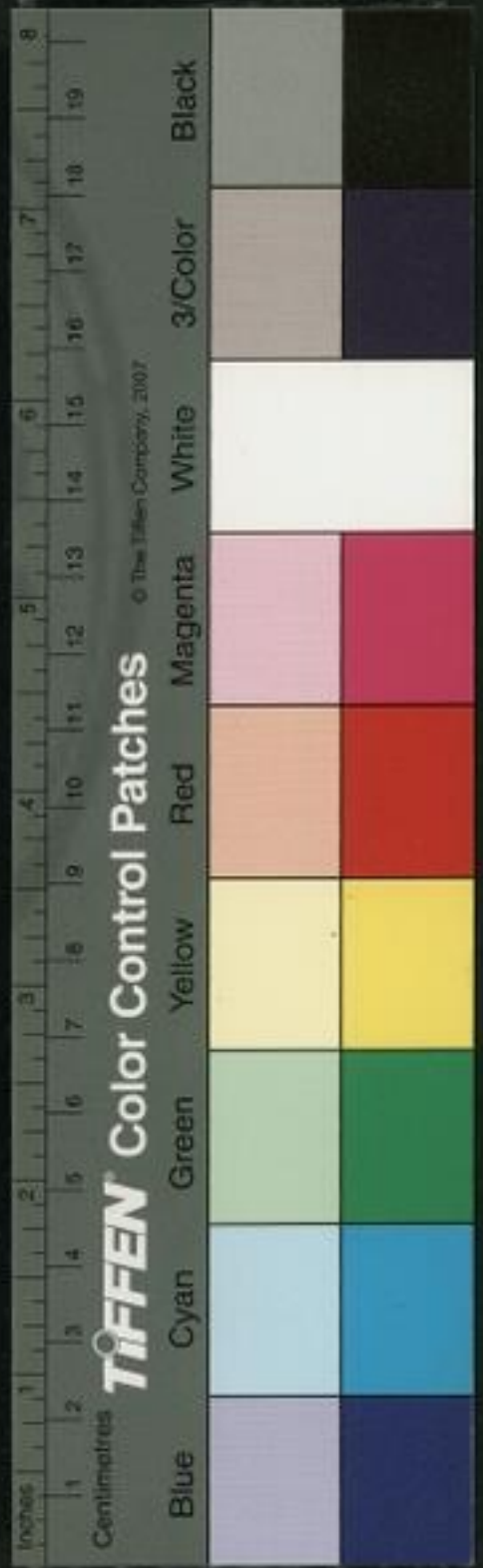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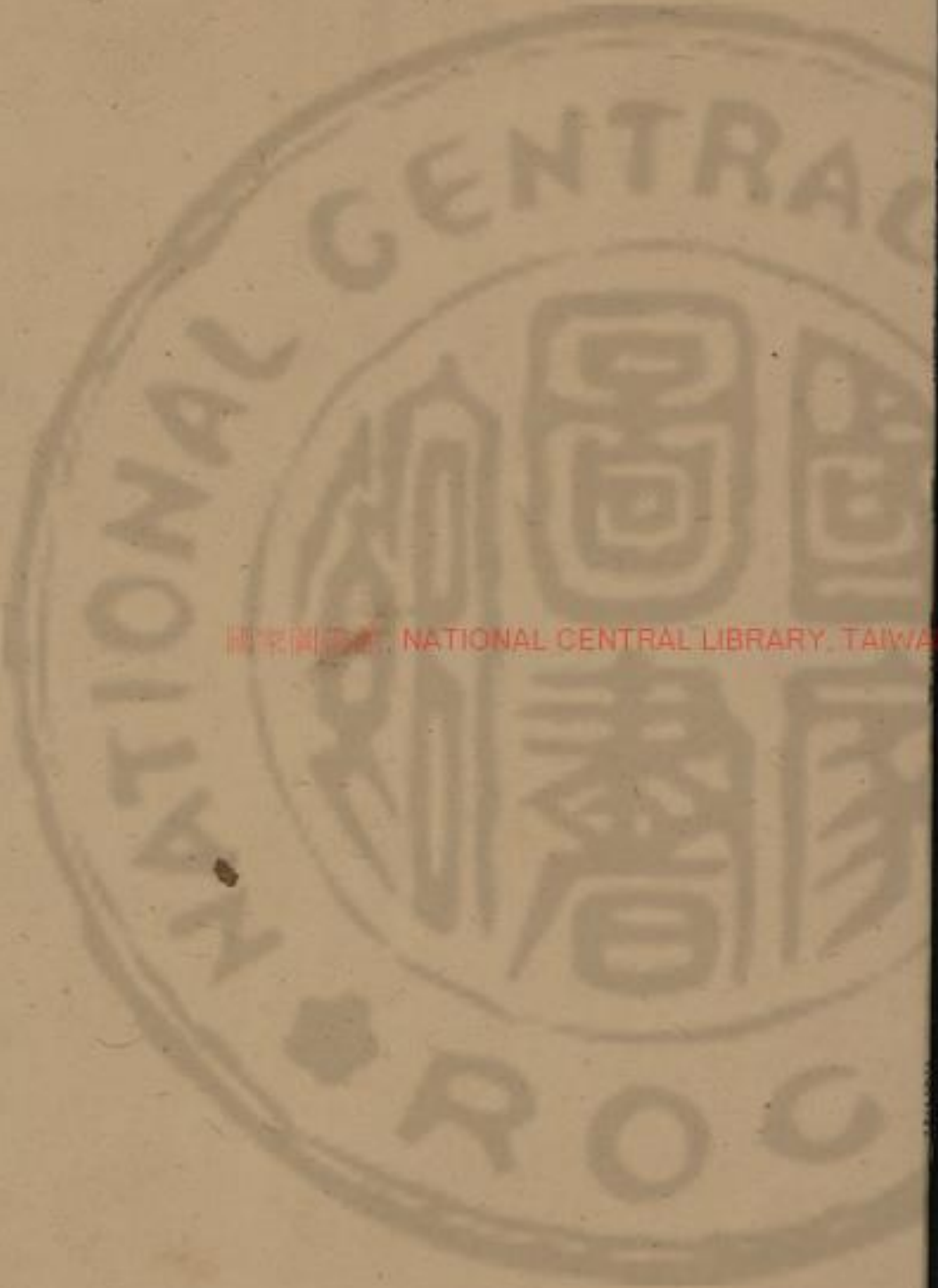
終  
卷  
九

終  
卷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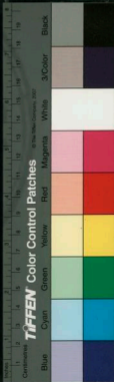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YUAN, P. R. C.





續後漢書卷十

列傳第七

吳巨

陶謙

公孫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晃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為諸生年十四繼嚴嵩  
為幡乘行馬而戲邑中耆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  
甘公遇之望見其容貌異之因許妻以女其妻聞之怒  
曰陶家兒敢戲無度何乃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矣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部

經

撰





必大成遂去之。性剛直有大節。任州郡。奉茂才除盧  
令。郡守張蒼同郡先輩與譙父友善。殊親之。譙恥為之  
屈。非公事不見也。蒼故留譙宴飲。起舞。屬譙。不為之  
起。強之乃舞。譙性剛直及蒼太子  
即覺譙乃舞與此合而不精。蒼曰。不當

轉耶。譙曰。不可轉。荆勝人由是不亲而罷。竟去官去。

累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會西羌寇。遂皇帝為征。西  
將軍秦將軍拜譙。揚武都尉。度高祖先大破之。遂章  
拜遂為龍水車騎將軍。遂軍。遂譙甚厚。而譙內  
輕。遂及軍。遂百。遂高。會譙。遂行。酒。譙。遂。怒。從

譙于邊。或謂譙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一朝以杯酒  
過失。不察容貳。遂從不毛。唐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  
仰。譙乃追遂。譙或勸譙謝。譙過。遂于宮門。譙仰曰。譙自  
謝朝廷。豈謝公耶。譙曰。恭祖痼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  
徐州黃中起。以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安。  
然。董卓以天子都長安。譙乃上河南尹朱儁為車騎將  
軍。會兵討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絕。譙後率  
諸豪傑。推儁為太師。移檄收儁。同討。儁會徵儁。入朝。  
不果。乃遣使。問行奉。貢詔。遂徐州。收加安東將軍。封涼



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穰流民多歸之而謙  
謂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改不理刻厲使事琅邪趙昱知  
名士也而以志直見疎出為廬陵太守

居注琅漢書刊  
陽江德漢書四

謝康王茂十  
世為太守

曹宏等訟惡小人也謙甚親任之良善多

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

謝康漢書刊  
作闕宣別叙口按此作闕宣

乃云州刺史子自稱天子謙知與合從危鈔後遂殺之

之後此作闕宣

吳州傳

而并其家高孫又高遊亂琅邪謙利將好陰平

吳州傳

注謙必居東河國故  
城在沂州水縣而南

士牟利高射賢遂共劫殺高謙與  
謙有攻怒遂歸谷于謙欲伐之而是其強乃遣使說催

沁令山東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仁大勞瘁  
危難未解或將吏不良罔緣討捕侵侮蒼民離害者衆  
風報流聞震驚城邑丘園慎于懷慕貞化為羣惡此  
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  
攜日首于山野棄稚子于溝壑顧故鄉而哀嘆向汗陌  
而流涕飢既困若亦已其兵雖悔往者之過謀思奉教  
于今日然兵連東結鋒錐在野恐一朝解散并見慘虜  
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散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  
士還親展桑梓留官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



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  
亂非兵不齊是以沐鹿服衆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  
履歷方尚安四國有五者之儀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  
以拜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受東長驅  
匪遠成處雖憲章功茂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斬克  
然惡惡相乘終不長絕冬心感廢子弟屠起治之連兵至今為害甚衆  
合解甲縛囚今虛釋武備以資寇讎心慮以益寇今且能抗明君難  
不至承明是龍授之本下令摩之日月者豈非所以整頓弱枝遏  
惡亂之務也且雖惡惡終不能忘念報勞不也行輒劾部西中令

警修出受強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承戎事其效微  
勞以贖罪負人口羊及帝授于今未拜包茅不入賦貢  
多闕宿寇憂嘆無日敢寧誠思貢賦必至為羞獲通然  
後銷鋒解甲臣前調教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  
原注渠紅之曰此周天子在長安曹公向冬東攻羅兵  
之語不得由曹武出 吳書言表羅兵時朝廷賊山東  
賊吳者遠地曹州今羅兵不從得明出東攻去賊川即  
一時羅兵故汝段之則出于朝廷非出于表也故今取  
之據以說不奉詔征之初平四年據擊譙破彭城傳陽  
原注後漢列傳汝南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陽陽譙也  
也楚王王威能攻口傳陽城在今許州城縣台譙敗  
走死者數萬泗水為之不流譙逃保剽掠攻之不能克



乃選過技取處雕陵及邱甘屠之原注技漢列傳注取  
邱甘以武石令泗州下邱甘而名凡殺男  
女數十萬人雖火無餘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遺  
李儼亂百姓流移依強者皆威馬與千元年曹操復擊  
儼畧定琅邪東海諸縣儼快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逆  
逆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儼病篤命列侯廉宜迎  
昭烈領州未至諡卒時年六十三二子而應皆不仕原注  
吳書儼元時年六十二歲四子為之京師曰勳曰俊  
曰景曰華儼與劉德允或名文體定則且守以滿仁今  
勳及景通復守民族而儼子當是時操以勳儼  
以清為：然在庶保不守位命當精爵命以章此致且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史君玄菟度為  
郡史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原注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  
時名豹又與成子同年成見而愛之遣就師學為娶妻  
靈帝時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敷乘有道對策除尚書郎  
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崇為董卓中郎將虜度

亦闕

亦闕





為遼東太守反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  
公孫昭守棄守令名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管投  
子表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歸等皆遇無恩旨以法誅  
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悚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威行  
海內初平元年度見中國擾攘語所親史柳毅陽侯等  
曰漢祚將絕當興諸卿國王爾保法謂書度時說屬國  
守姓公孫守行  
潘行即登乙時震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  
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  
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

故河內太守李敞郡中知名惡度恐為所害乃將家屬

入于海度大怒榷其父家剽掠焚屍誅其宗族

原注  
臨統缺

子建不敏出處趙二十餘年不娶則里孫建之子也  
孝要父子無從何可休身不娶子乃娶妻生子有兩  
妻如海喪之禮不稱受敬士而年所生不識父也  
有城法食長成亦如二年之喪以禮父不知存亡從生  
來之由是知名社里村代漢社之日持本情  
公敬時家入海而後與子同失本詳其故  
分遼東郡

為遼西郡置太守趙海救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

為遼東侯平州敬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

制投壇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來駕路九旒

苑頭羽騎曾操表皮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日我



王遼東何永孚也歲印版式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孚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武九年七十二年曹操征三郡為樞  
臣卿或東高寺奔遼東康新送尚首封襄平侯拜左  
將軍康死子晃胤守晉山衆立恭為遼東太守曹石纂  
代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即封平郭侯遣贈康大  
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閩人劣弱不能治因曹叡太和二  
年胤曾奪恭位叔叔因升胤揚威將軍遼東太守六年胤  
遣使南通孫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來海之遼東  
略遼洲：遂遣校尉需舒郎中令孫綜稱藩于權隨賀

運并欲器馬表權曰臣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  
未夷頓側投懷自先人以來應事漢魏階級濟會為因  
效即起世享任得子藩表猶知符命未肩仗歸每感辱  
恩頻辱顯使退念人卑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  
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  
表校尉葛都尉到本被勒識聖旨弥塞重執崇素幽明  
俗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且畫財語吟宵則發夢  
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  
民為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觀



家不能保錄忠善憂忠臣之後乃令誰偽得行其志聽幽  
州刺史東萊太守誰諫之言猥與州兵圍害臣郡臣不  
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固執違齊染穀  
之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原注史記魏王使  
鉞成如王天子無意王上使明杜武而各亦  
以事故而降魏封赤散子魏軍號曰望諸君陳平耿  
况亦賄時變乘歸于漢原注漢書項王以陳平為臣武  
代故之漢河平漢王王外平為將後  
得謂之漢子命說况擊歸王歸大將後尤能于黃河光  
武知元大將事行與義壯勳名帝籍伏惟陛下處不再出時不過世

定洪業奮六師之威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  
願等至咸山魏將曰豫要擊斬之舒綠脫身至矣曹叡  
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公天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  
宜免將校吏民逆賊孫植遺亂階因其先人劫奪州  
郡遂成羣山自擅江表舍殆戒疾莫其可化故割地王  
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又子北有稽  
顛假人臣之寵受封爵之榮未有知權者也然子野心  
告令難移卒歸及復背恩叛主漏天逆神乃敢潛號恃  
江湖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兵船越波大海



多持貨物誑誘過民。愚無知與之交。聞長史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沉滯津岸。貿易有無。既不從。拒齋以名焉。又使宿舒隨貨。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志信。函君于惡。春秋所書。今邇來。玄菟奉事。因朝舒。青地。崇以千百數。戴纓垂纓。成佩印。版曾無匡正納善之言。曼玉毀壞。虎兇出柙。是誰之過。昔孤突有言。父教子。或何以事。若某名委質。或乃辭也。今乃阿順邪說。齊從姦。或意獨父兄之教。不許子弟之來。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之父。俱焚。安能自別。且又此事較然。易

見不及監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險。邇東君臣無休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厥安。乘之。居求尼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哀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攝使入吳。秦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以而行。及至賀死。覆案成山。舒雖脫元魂。總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故遠師中。衛慎邵。增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知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建立大功。福莫大焉。倘恐自媿。已為惡逆。染污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諾與



賊伏交通皆故除之與之史始孫權復遣張郃許晏等  
齎金玉珍寶立津為燕王加九錫曰故魏使持節車騎  
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慙  
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塗炭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方今之日亂有甚焉朕文思敷君臨萬國夙夜戰念  
在艱難若涉澗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虎剪除凶虐  
自東徂西靡遑寧處尚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  
未伏辜誅幽繫囚枯木持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典  
巴文武觀時觀變奮于去就輸趨險阻頭致赤心聲建

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于古人雖昔實融背秦隴  
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推尚  
朕定收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  
功大者祿厚德或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  
有鷹揚之功非注勳雖野尚益放土宇兼受倍物今將  
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畧絕借逆之虜願天人之望  
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莫足言哉詩不云乎無  
言不譽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  
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殺君至陵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主直以白茅灰  
吳衛危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燒兵馬以大將軍曲蓋  
摩幢皆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  
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享壽四郡訓及異俗  
氏夷安業無或鴟或鴞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主杜二卿君  
務在勸農晉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采  
芘之服赤芘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礼教義宗讓內  
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采君宣藻休風懷保遠近  
人迺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官

方任賢顯直錯枉荐善必衆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君戎馬盤齊威震遊方解度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  
鉄鉞各一君文和于丙戌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  
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鐵弓十鐵矢千君忠勤有効  
温恭為德明允為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鉅鬯一占珪  
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冀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淵復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志新送爾安  
等昔未敢曰目前違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縉甘言厚礼  
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屠逆惡還展奉下



不從衆謀承信臣言遣遣船使多瑪士卒來致拜臣  
之所執獲如本志雖憂罪辜私懷者甚晚衆本號萬人  
舒總伺察可七八十人到當津偽使者張預許是與中  
郎將萬泰校尉萊港將定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  
什物下列臣郡奉潛別齎致遺貨物故因市馬軍將賀  
達摩皆領餘衆在船所日本欲須津即乃取獨等而獨  
等入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偶命意有猜疑恨其亂作  
即進兵圍取斬獨晏泰潛等首級其夫從兵衆皆面縛  
乞降下忍謀殺無聽納受復充邊城別遣將羅起等將

三軍馳行至雷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祀誘請達啓三  
軍潛伏以待又馳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皆懷疑不下  
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  
亂發斬首三百餘級其餘赴水及溺者二百餘人散走  
山谷者悉皆禽誠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獲  
達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檣所假臣印綬符策九錫  
什物及彌等偽印綬首級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  
為賊權巧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然未足以推銷  
虜之鋒破矜夸之功以昭示天下

原注魏書載此事曰  
當於魏書前制其賊

















廷尉高柔謀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先及其妻子賜以  
棉衣斂殯于宅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  
小甕蒸死甕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圓各數尺有頭自口  
噉無子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能無聲其國滅亡  
始慶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歲而滅  
議曰瓚始從史義烈亦燕趙之豪及志益意侈賊殺州  
牧大亂出陵一陷華絕登哉方中原多故而慶居強海  
外子孫得以亂渡胡履是以後亡也

贊曰恭祖有誠拒諫推劉表引呈堵結開東周瓚扶助

亂輒害宗子百接雖多云胡不死度劉遼海奕世翻覆  
抗魏挑吳終于赤族







為罷矣所中被創且死今衆奉燕口必以燕為帥牛角  
 死衆奉燕故改姓燕劉惔捷遠放軍中號曰飛燕時  
 黃龍石波左校郭大賢于飛根白騎飛雷公青牛角劉  
 石左說文八平漢大計注陸倕書江列九司隸據城  
 九州注陸倕書江列九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  
 白統雖困苦增之使並起山谷間其大者二三萬小者  
 六七萬而燕善尉士卒心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  
 山谷賊多附之部衆最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  
 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

降遂拜燕平賊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奉孝

原計吏注光州春秋宣帝遣使持楊鳳為黑山賊帥

燕為平賊中郎將今從之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詔以大僚朱傷

為河內太守擊却之及董卓遣天子長安天下兵起燕  
 遂以其衆與家保相結素結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

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入今于壽與魏郡兵共覆鄆  
 城殺太守畢成景毅萬人會鄆中聞紹至皆遁去紹遣

討于壽斬之入太行尋山北行並斬左說文八劉石青  
 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天目于飛根等皆屠其屯壁





遂與燕戰于常山十餘日燕兵傷敗結軍亦因與遂俱  
逃燕收合山谷餘賊衆復盛結圍公孫瓚于易京瓚窘  
逼遣其子瓚求救于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  
至瓚已堅守有保不復出曹操遣曹仁擊斬駐因于射  
大燕竟遂袁夫反操定冀州燕遂使求佐王即拜于北  
將軍率衆十餘萬詣新野安國亭侯已五百戶燕卒于  
方副方卒子融副燕曾孫林與音趙王倫為亂不用歲  
為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續或成祖屬人

姓族亦屬音里類  
名見前卷地理志

緊騎將軍濟族

子也遂棄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殺祖屬長劉昌續  
為縣吏劉殺勝郡由長之遂怡合少年為己中豪傑重  
車敗濟與李儉守塹喜布為卓報仇續隨濟以軍功稍  
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平飢餓而攻穰  
為派兵所中死續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曹操軍涓水  
續米重降操納濟妻續從之據關而不悅表欲殺續有  
所視則車兒勇冠其軍操壯之予以金賜之續疑其圖  
已掩襲操：軍敗殺操二子續江吳書續得建忠周窮  
細詳乞是軍說高道：由  
太祖屯中續入口車少而連乞得使各放中太祖續  
在續官驗之續乃長兵入屯地不繼太祖不備敗續

運保探劉表資給之操此年攻之不克操拒末始于官  
渡備從賈詡計復以眾降備至操執其子與權安為子  
均娶備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後備力戰有功遂破先  
將軍破袁操于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  
口歲耗十歲一在諸將封亦有滿千戶者而備猶多從  
征馬超于郿賊未至曾至國會發怒曰君殺吾元何忠  
時而屍人耶操乃自投檻曰定仗子眾羽坐與魏魏語  
反誅因除

謹按目錄此下有張魯傳又附關國劉雄鳴二

人今上存劉雄鳴一篇

劉雄鳴者益田人少以棘葦射獵為業居農山下每  
晨夜出行雲霧中窺道不迷時人因謂能雲霧催記之  
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為小將馬超等反不  
從超破詣曹操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  
即卿耶乃厚禮之拜為將軍遠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  
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  
操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  
乃復歸今操殺其妻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從勃海





宜乃士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變亂袁乃  
表靈領合浦太守次弟徐尚令領交州領九真太守  
顛弟式領南海太守顛弟式領南海太守變體器寬厚  
謙居下士中國士人避難依之者以百數就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袁熾與尚書今尚或書曰交趾士府君既  
學問優博人違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夫業焉故之使皆蒙其慶雖實難保  
河西蜀以加之官事小閑孤死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  
簡錄精微吾教以苦問侍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又兼通高書古今大義詳略關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忽  
爭今欲錄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愛兄弟並  
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成尊無上出入鳴鐘磬俗  
具威儀扇蕭鼓吹車騎滿道胡人交教笑看者常數十  
百人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騎貴重震服百蠻附  
佗不足喻也佗不足喻也  
佗不足喻也  
生曰曰及朕共是使常奉子居其狀其人七武克病沒  
朱符死後朝廷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朱符死後朝廷遣張津為交州刺史  
其封區景所故而荆州牧劉表遣震陵賴恭代津督梧



太守文瑛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朝拜關張津  
凡賜突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下不宣下義舉  
陽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突為安南中  
郎將軍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突遣史張爰奉貢  
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突不廢貢賦時復下  
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授巨與恭相火舉爰遂奉  
表走還水陸建安十五年孫權遣少陽為交州刺史薦  
到突率兄弟奉表節度而吳巨獨懷異志厲斬之權加  
突為左將軍建安末突遣子廉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

突壹諸子在而者台拜中郎將突又誘導益州豪姓雍  
闈等使還東泐益嘉之邊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  
將軍都鄉侯突每遣使詣權政雅香細葛輒以千數明  
珠大貝琉璃翡翠瑤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蝦  
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  
賜以答慰之突在郡四十餘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  
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  
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突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  
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突子胤自著交趾太守蔡宗

兵拒良、留合浦交趾樞密使舉史也。中頭諫徽使迎  
良徽恐富殺耶。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開城守治  
苦攻之數月不下乃約和親各罷兵而釋詔呂侂諫徽  
自廣州將兵書奏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堂子中郎將區  
與徽有舊侂著區師反殺事先移書交趾告諭禍福又  
遣區見徽說令服罪雖失辟守祿無他文侂尋區復至  
徽元祇弟幹領奇女人肉袒奉之侂謝罪侂前至郡明  
旦從徽慢請徽兄弟以次入廣容滿坐侂起擁節噴詔  
書數徽罪得徽等出皆伏殊傳首諸武昌靈顯區役出

梅原其罪及愛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宣稱坐法誅  
厥病卒無子妻屠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厚  
非藏口人亦遠雖通善子善保大足功其善子得故  
無世制恭德節子何會善又和親義顯子代宗政詔九  
命一正世王是盟今國安世之如數百王萬之神及日月  
使通信擊敵元帝山但世守身命詔班威之以聖功且  
名子是以如其稱之不恭遠累而召民之所不從者也  
使乞劉劉大史意士安共一傳却口劉詔考屬名門好  
尚誠不置于彼種之時種萬王之士非其長也夫史意  
信我男原有言入之分女實作守而越境時世士子  
不據在如山其蓋廣才現富實而時越境時世士子  
愛子弟必深望以守隨遠召臨時而滅之則士民忠子  
亦非過之非也

議曰士愛昆季保克而服當戰國新并氏不知夫統內





李謫不廢我責，然以者廷自姪有責，融之美無劇化之借贊矣哉。矣者先據逆角而廷利子腹心大亂之際九州之內門為戰場而避外暇，廷者居以觀時變而待天之定，理勢然也。矣宜有殺者也，而呂盛徵功善殺使兄弟同火而死，高子盛何殘忍之甚哉。

貨曰亦得蔡剛黃以左道亂鳴力窮屈膝于豫也方社區謂人窮不非取漢室孰為此始崩海沈雄絕埃清淑一雙猶戰聽南服成後宜昌而并肯死矣，惟能長健亦頌覆。

續後漢書卷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黃琬 楊彪

謹按荀爽傳闕

黃琬字季璋江夏安陸人也。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二月，食京師不見，而瓊以杖問諸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光晚年七歲



李謫不廢我責，然以者廷自姪有責，融之美無劇化之借贊矣哉。矣者先據逆角而廷利子腹心大亂之際九州之內門為戰場而避外暇，廷者居以觀時變而待天之定，理勢然也。矣宜有殺者也，而呂盛微功善殺使兄弟同火而死，高子盛何殘忍之甚哉。

貨曰亦得蔡剛黃以左道亂為力窮屈膝于豫也方社區謂人窮不非取漢室孰為此始崩海沈雄絕埃清淑一雙猶戰聽南服成後宜昌而并肯死矣，惟能長健亦頌覆。

續後漢書卷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黃琬 楊彪

謹按荀爽傳闕

黃琬字季璋江夏安陸人也。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二月，食京師不見，而瓊以杖問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光晚年七歲











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服大震改績為天下表封

閔內侯及董卓專改以琬右任假為司徒遷太尉更封

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曰從揚處同謀不從琬

退而駭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

除漢謂魏也作不來都時謂董卓也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

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納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

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子楚屈麇高刃而前居注曰

騶和楚惠王王出之今子為其死難彼則而為之子

居處曰吾與武伯合子不無我將殺子居今曰請有之

曰昔諸君子來福不曰今子往于死以死奉諸子身也

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劫福死則死矣竭人

臣之礼故上知天命下知世運某可切蒼杼哉君子齊

子子類不推之曰公孫乃入其鉏焉在公立景公而相

晏嬰不悞其盟之度封為左相盟則人于大官口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盟可不悞先吾雖不德誠慕

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古人之節琬竟生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與楊

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

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

時年五十二

議曰夷以一龍獨出儒學訂義昭焉與郭泰陳寔相高

若知不可為終于不屈則跌太立之右矣不能進乎逆







章主幼時屯顛沛流離間險阻跋涉動勞可謂共矣  
天子已入操手大事已去不能開君國猶以元老自  
處一日歲為操所殺而亮叔其子折壽之餘視而偷生  
流漢三公而受丕偽爵賢大人也久漢家一死耳  
管田巨目家儒四楊八荀黃髮南翁終以失身晚克何  
義不愧于天主璋無玷死生兩全

續後漢書卷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趙岐

孫資所

謹按此卷傳文全闕惟存議贊

議曰東漢儒者之盛幾于三代而王室頹之安頓而下  
漢改始秦時則有素安梯辰冲贊而下漢遂衰矣將則  
有李固杜喬至于桓靈王室若綴旒然時則有古植趙

章主幼時屯顛沛流離間險阻跋涉動勞可謂共矣  
天子已入操手大事已去不能開君國猶以元老自  
處一日歲為操所殺而亮叔其子折辱之餘視面偷生  
號漢三公而受丕偽爵賢大人也久漢家一死耳  
管田巨目家儒四楊八荀黃髮南翁終以失身晚克何  
義不愧于天主璋無玷死生兩全

續後漢書卷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趙岐

孫資所

謹按此卷傳文全闕惟存議贊

議曰東漢儒者之盛幾于三代而王室頹之安頓而下  
漢改始秦時則有素安梯辰冲贊而下漢遂衰矣將則  
有李固杜喬至于桓靈王室若綴旒然時則有古植趙



岐二子沒而漢室債矣。祖扶幽朔之氣，高北賈烈力與  
寇角，以衛君存國為己任。公其勇矣。昭烈以門生奮起，  
豈非義強所激。同學之猶有所自邪。宗范昭曰：風霜以  
別草，不之性危亂而先忠良之節，則虛公之心可知矣。  
大器夢起懷雷霆，駭耳雖責育，則諸未有不沈預。吾常  
者當植抽刀白關之下，連帝河津之問，排戈刃赴戰，折  
豈先計哉。君子之于忠義，逆次必于是，趨非必于是也。  
岐聞閭險阻，債抑念厲，及仗節奉使而蒙傑，耳聽命  
會兵奉迎，疾故之以稍脫事，義豈非大哉。臣、南邊依

圖刑楚竈志以歿亦云忠矣。嗚乎，祖岐皆以大儒之姿  
挺身不親扶弱，王室殿拉虎口，嬰其兇鋒，使臉膛而不  
敢害，且知長敬馬向令一時風節之士，不切于黨禍，弘  
毅抗督，維持皇綱，皆如二子漢室空運亡哉。將書以孟  
子為要，子章句孟軻述仲尼之意，著書七篇，孝文時雖  
置博士而大義不明，至岐于稷屋中為法章，別為首甚  
得誠要學者。至今宗之，嗚乎，可不謂尚志之士哉。

贊曰：中郎儒將，伏軾討賊，形臨白日，杆難扈，彈允矣。郊  
解毛，聯柄，安播室，王靈扶危，柱傾集義，春氣皆為大勇。

芳祐五柯不常貴重



續後漢書卷十四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璜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 石韜  
孟光

謹集徐璜傳闕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茂陵八南郡太守融之族子也少  
傳融業以才學徵累遷諫議大夫與楊彪盧植蔡邕等

續後漢書

卷十四

十一





芳祐五柯不常貴重



續後漢書卷十四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璜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 石韜

謹集徐璜傳闕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茂陵八南郡太守融之族子也少  
傳融業以才學徵累遷諫議大夫與楊彪盧植蔡邕等

續後漢書

卷十四

十一



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太傅錄尚  
書尋初平三年詔遣日磾加太僕趙岐持節奉使撫慰  
關東俱至袁術許都守志不撓術禪之攻往河北日磾  
獨留數有求於術術輕侮之從日磾留節觀之因奪不還  
條軍中十餘人從使禪之注是陳志來術情注作備軍  
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至此注禪  
曰公府孫可越行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又欲逼  
為軍師日磾深自愧恨泣血而斃術始遣其喪還朝廷  
議欲加禮少府孔融獨諫曰日磾以上公之尊東抗節

之使術今直符字稱求良而由婦姦臣為斯奔奔章表

若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嘉以事君晉國佐當晉軍而

不撓原注公孫傳曰善之戰奔師人故奔彼彼因彼如

東其如以軍司之子為賢則吾全子因彼口與我戰

之敵清誦反晉術之使北聽諸使料者未甚故則足

濟也注可謂戰一戰而不勝諸君與我者不勝諸君與

上我而不勝則吾用孟子之有之何又吾同我子為賢

去之宜修臨白刃而正色原注在兵場曰公孫孫名我

之則可夫三日不行之曰吾南有敵之喜說者行之

可以當百人夫乃觀白公而見之與之喜說者行之

爾承之以刺不動唇口不為利知王室大位宜得以此

骨為辭又表術借延非一朝一夕日確從從周政歷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解後漢書

卷之

七

漢律與罪人六閏三日已正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  
 臣卒以不登為冥仲之罪以不書日得臣卒何休注曰  
 不日者以公子過故故居而為人言如助  
 而不言則書葬也公子過故冥仲也  
 鄭人討幽公  
 之亂斮子家之棺原注在氏傳鄭子守鄭人討幽公之棺  
 為其棺不使所禮  
 聖上哀於營臣未忍違棄不宜加禮  
 朝見從之

漢曰二帝三王以道為統以心為傳而不以物自奉得  
 楚卞氏王原注卞子楚人字知傷玉璣楚山中獻  
 之玉卞位和悅嘆死於楚上下三日三夜遂去不祀之

所以為也王使玉人理其後球為皇帝屬丞相斯篆其  
 又秦亡而傳之漢謂之傳國璽以璽之所歸為天命之  
 所在莫不履社奪據而追統心傳曆不復知為呼甚哉  
 後世之惑也董卓之亂據聖得之聖死而入於袁術術  
 遊自以為有天命且應告靈高之識侈然稱帝而不疑  
 璽誤之也徐璆統術之厄復獻之朝當時皆謂漢家神  
 靈在天獲持國璽而復得之祥命未可量也未幾而孫  
 丕父子遂盜鼎命而璽入于魏魏自以為得天統矣而

續後漢書

卷之

七

昭烈嗣漢於蜀則帝王統紀仍在於道與心果不在夫  
豈也朕哉或有守志不可奪者歸漢卒不污賊要其  
義藥雖守以天下可之日輝漢室大臣為術所誅失節  
以死視塚為有愧矣

陳登自元龍下邳淮浦人也伯祖父球位九卿甚著

風節父桂沛相

原注改嘉靖子信真皇帝時蒙選永步

將球九子號子登志亮高美沈深有大略慨然以廉濟

為己任雖有久學舊典聲籍莫不貫練年二十五舉考

庶為東陽長史者首甄視民如傷時歲荒民饑州牧聞

孫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地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稅稍

費積歲年登與別駕廖立率川人迎昭烈願徐州及呂

布政昭烈蘇州因從布初登父桂欲遣登詣曹操自結

不許及朝廷使至加布封爵布乃令登奉書詣許謝恩

登見操曰陳布魯而無義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

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偽即增桂秋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守曰東方之事使

以相付今登陰合部眾以向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

登還布怒殺斫机口卿又勸吾備同曹公絕婚公路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益顯重為卿所責問卿為吾  
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伯喈之曰登見曹公言侍將  
軍壁如養鷹鷄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其布意乃解登  
赴廣陵沿射陽別密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以萬戶  
歸命未及期年收化大行百數長而父之登曰此可用  
矣操到下部登率部兵為先驅時登請弟在城中布贊  
以求和登意不回遂圍曰急而利盡毀弘夜將登三弟  
出就登布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世得江淮間心於是

有吞滅江南之志辟東陽陳瑒為功曹使瑒詣許謂曰  
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遂以見誨瑒遂曰  
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驗而自非登曰夫閩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洲清玉潔有理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傳聞雖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工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所敬如赴何論之有餘于瑒瑒亦為足錄我初孫策領  
會稽太守詔與吳郡太守公東將軍陳瑒呂布協規討  
袁術時瑒屯海西行到錢塘陸園襲吳道都尉葛演等

特印綬授丹陽宣城諸陰縣大帥祖卽然以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宛之攻瑒於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賜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登瑒之從凡子也策西擊黃祖登復遣周使齊印綬誘嚴白虎等徐堂園策以報瑒讎策遂未嘗表相標於官渡破襲許迎天子恐登復擾於內故先擊登至并徒為許資容所殺孫權統業魏志孫權傳遣兵圍登於匡琦趙甲覆水犀下成以權衆十倍於登兵世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交攻既無所獲登不克改處心自引去登屬

聲曰吾受周命未領此志昔馬文植之在新位能而不百起此或辱我吾既不能遁於凶惡又可逃寇耶吾嘗竭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懸昭免之必矣乃閉門示弱符士則聲殺若無人趙兵親畏不敢進登望之曰可擊矣遂閉門交出直指其營從兵攻之權兵大敗賊虜萬數權不勝請使大將韓象末攻登使陳脩水攻於曹操若者或十里在廣張大若大軍到用多殺釣聲操以攻之操兵驚潰既而瑜以救兵至登復敗度攻捕敗



走避野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遂退徙東城太守  
屠後史氏仲其恩德共之郡隨登老弱羸弱而進  
之登於今避曰太守在郡頻數異冠年而免將諸  
君何患無令君守本職年三十九登屢言于操  
當無圖操代為謀策操不能用其後操遂殄有  
江外操每臨江而哭操不早用登計曹丕篡代以登  
子肅為郎中散評祀無祀烈主在荆州收劉表全  
表無昭烈云論天下士死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存昭烈謂表曰許君論足非表曰欲言此非君

名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而烈問祀  
君言豪學有事非祀曰昔遭亂世下邱見元龍無容主  
之意又不相與語自工大殊卧使各卧下林昭烈曰君  
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亡家有  
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取是元龍所諱也何  
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人樓上卧君于地何但工  
下林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  
求之于古爾避災難得此

太史慈字義果汝南人也少好學仕郡丞曹文會郡與  
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問石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  
後之求可從者慈年二十一以遠行晨夜取道至洛陽  
詣公車門見州史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史  
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趨君得無誤耶取來視  
之殊不知其東萊人也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欺之  
史踴躍大呼言人環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  
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取之足為古士禍福等爾吾  
不獨受此罪豈若然然欲出亡何為俱就刑辟史言君

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  
來視章通與未爾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  
此見讒故俱欲去爾史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  
因道遂過郡章州家聞之吏遣史過章有司以格章故  
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禍  
乃避之遶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  
并致餽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七都呂為賊管滋所圍  
慈從遶東還母謂慈曰汝之孔北海未嘗相見而汝行  
履聽恤敬勸過于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





日單步竟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隙得入見融因  
求兵士斫城融不聽欲待六叔而圍日倍時照融為平  
原相融欲告急城中人無由得出急自誘求行融曰今  
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帥爲難壯無乃實難乎慈對  
曰昔府君傾惠于老母老母感德連惠赴府君之惠因  
以惠有可取而未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惠亦言不  
可宜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連惠之惠都事已急矣願府  
君無疑融乃然之于是嚴行厚食須明使帶觀撫弓工  
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

北驚駭兵馬互出急至城下擊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  
之射車竟入門明晨復出如攻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  
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日復出無復起者於是觀馬直  
突圍馳去仇賊覺慈行已過人射放數人皆應弦而倒  
故無敢進者遂到平原說昭曰慈更衆之圍人也與  
孔北海觀非骨肉仇非鄉黨情以名志相好有公災共  
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  
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設北海區區足領恃仰使  
慈身力安重圍為死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照烈



飲谷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非即遣精兵三千隨  
恩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以傷濟益壽貴恩曰所喜之  
少夜七事畢運放其母母曰我喜沒有以報孔北海也  
楊州刺史劉琮與恩同郡恩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智度  
江到曲河見琮未去會琮策坐或勸琮可以恩為大將  
琮曰我若用子數騎子將不當笑我服但使恩領視輕  
重時獨與一騎時東漢名將一騎子  
果從騎十二官得雷末讓黃蓋等之恩使前關王與某  
對策利恩為西擊恩項上于戰恩亦得策覽登會而家

兵騎至谷來赴於是解歡者乃與孫權奔豫章而遣于  
恩期亡入山中騎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  
江淮以西六縣水服恩因進往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  
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即解騎執其子曰寧藏神  
亭時非若卿爾時得我云何危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間卿昔為太守叔州棄赴孔文  
舉語劉玄德皆有殺義人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  
則射鈞斬伏古人不嫌此字誤人殺無知義正忠  
知凡此皆與我此字誤子射而快留仲別將兵進營  
小白帶和小白帶死此字誤五使身殺子細使營中為九九





子魚所以收効方規何如廩使鄱陽人附新肉之否卿  
因我兵多少適意慈曰慈不款之軍將軍量同相又  
當盡死以報德今益急兵共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往  
運之左右皆曰慈本可信慈與華子魚州里在留為著  
策或曰託黃祖做路北運策曰孤斷之詳矣子義雖氣  
勇有膽腹非鯁樞人志經過美資重然端一以意許  
知已死不相負請君勿復憂也子美命我當復難從  
後送關門把脫別口何時能運慈曰不過六七日是日  
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

已又丹陽僂楚白檀盧陵許言破詔書為太守鄱陽氏  
帥別立宗節沮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史言我已別  
郡酒朝廷遣真太守來當迎之爾子魚不但不能將盧  
陵鄱陽進自海亦有工總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家伍  
惟輸租布於郡司發名一人送不可得子魚亦親視之  
而已策指掌大笑乃有魚非之志頃之遂定豫章劉表  
假子弩驍勇款為危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會走  
召左右六縣以慈為是昌不尉治海春并智諸將拒智  
營純跡不復為寇慈長丈七尺寸美鬚髯偉善射法



不虛發言從策討麻每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嘗以子  
持樓慈惠引子射之矢貫了看慈園拜萬人莫不稱善  
曹孫聞其名遣慈書以笈封之發者無所遺而但時當  
歸慈不答孫權親事以慈餞別營遂委南方之事年四  
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終嘆曰丈夫生世當帶三尺之  
劍升天子之階今志不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  
孚字元履仕吳忠尚書越騎校尉美郡太守

議曰慈篤於信義以氣相許不做動後先復其言亦曰  
晴馨泣也終委身操氏受其驅策以不能為主瓜士吐

嗚自恨衝憤以死其志可哀也

曰其志之為精也其理  
其志則於身者是也以此而論其  
陳之言行而道日人先備也

謹恭曰錄其下有許的傳今闕止存議

議曰奉士盡矣漢已亡矣的雖經經以灼烟為能揚揚  
馬為月且評奔走每命幸而獲免宜尚德之士哉漢之  
盛也公卿託言人過漢之衰之士以口舌競為人目視  
治體者可以為戒矣

謹恭曰錄其下有公孫傳今闕議亦闕又通卷

國貨

續後漢書卷十五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司隸校尉費之族也父珪  
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素附著亮從父玄為  
豫章太守玄持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史遷朱皓代  
玄玄與均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

元 邨經 撰





續後漢書卷十五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司隸校尉壹之從也父珪  
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素附著亮從父玄為  
豫章太守玄持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亮選朱皓代  
玄玄與均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







士才堪相也亮許即亮送之時人為之語曰吳魯孔明  
得相也若魯則不配矣 據嘉興內非敬故明史一書為  
注與也若魯則不配矣 孔明與魯公相與魯公相與魯公  
子魯在魯之別天魯魯來心魯魯來心魯魯來心魯魯來心  
天下大亂豪傑割據方州辟州知若士亮深自磨邑不  
求聞達時烈在荊州時士於襄陽司馬徽徵曰儒生俗  
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此烈問為誰曰諸葛孔明聖士凡七歲清靜有知人鑒  
同識龐德公問德不仕有重名徽凡事之亮母至德公  
眾獨拜膝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觀少時撰徒未  
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非龍統為鳳

雖歲為水繼故歲與昭烈語鶴之徐庶見照烈于新野  
照烈品之庶曰諸葛孔明非龍也將軍宜顧見之乎昭  
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  
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遣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頽蓋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  
于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緇穢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  
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  
者不可勝數曹操北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懸絕遂能  
克紹以弱為強者非為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據百







軍外託假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新楊夏  
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違事之手亮曰田  
橫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堂之肖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  
從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蜀之地十萬之衆  
受制於人吾計次夫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  
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雖手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  
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  
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

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荆州之民附操者過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令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失操軍破  
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孱弱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  
在於今日極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將水軍三萬

隨亮詣臨別并力拒操操子曰孫子為萬說于勝

軍可謂人且其說甚成亮而不敢言亮先見其不可

此言則天之神速也亮名法相過可謂神也一時故此始

三分鼎足之勢有十連船全有懷得五就安統及其量便



官制無去故守易生行之意非然我朝科為守公所獲  
遇之甚厚可謂優異其所以與我朝不啻本朝之賜也  
不此宜大成操子亦雙操引軍過歸州烈進扶江南諸

郡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宋改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

稅以充軍實原注此後元朝建安十六年五月收別境

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昭烈留亮與關羽鎮荊州由

江州走成都北討張魯自荊蜀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

等率眾浙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

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原注此後元朝建安十六年

亮之原注此後元朝建安十六年

以在州則下官級列州上名無何亮亦及無趙雲等所  
以心工小定州縣會國或都別雖是得宜或為其致書  
子亮曰劉璋城也故非天作也則必應劉璋世既果元  
國地既見矣大變局惟為者貴乎明於以商子宜也其  
易名乃知元氣流通德大德使時明于時世也乃宜其  
高妙之書五新街之書益村十事無相奪倫此乃宜其  
之至才明之謂也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  
兵亮則法峻急工下震恐法止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  
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民未  
垂惠撫且各主之義宜相降下領饒利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君知其一本知其二秦以無道攻奪民怨臣大  
大呼天下上崩高祖因之所以救濟劉璋則弱自為以















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瑁各  
以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羣固稱藩亮不報書作上  
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東帝者之執卒就  
泉爽為後水成魏不嘗鑿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或在子  
強而二子各以者父之遺豕偽指而逆書有若泉味  
桐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耶元江漢書陳泉為  
大將軍時為泉之昔世祖創造營葺廣卒數千  
推蘇籍數四千餘萬於昆陽原在汝南陽縣界  
王莽大軍圍之邑得兵五  
萬其中十四十二萬人到潁川與大軍戰敗命因昆陽  
戰十餘日大將數千亦與營葺軍連戰於中邑得兵五

龐參統商之是教王莽王已乘大據道討法不在東寨  
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方聚教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  
平勢窮處悔僅能自脫敝其銳遂喪漢中深知神器不  
可委教故反未至咸吉而死于極法逆姓之以篡亂使  
二三子多運蘇畏視廢之說奉遺驛免滔天之辭故以  
狂毀唐帝誕解而履從喪又藻頌勞翰是大人君子所  
不為也軍故曰萬八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慈辛  
教萬制四方是海內况以教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  
罪可得干礙者哉於是遣使聘吳因結和親相與擯魏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原注而志曰臨興亮全魏一軍  
自六十八參軍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君年今可史  
忠良規謀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  
復及爾今公方領國北伐以事憂賊反知官勢內虛其  
反亦速若跡盡通類以除復患則非人者之情又止不  
可會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  
中所在克捷由越嶲入新羅蘭及高定使庾原注降  
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已而馬忠由梓潼入擊破

諸縣復與亮合孟獲叔間餘衆以拒亮原注素為夷漢所  
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獲者曰者不知虛實故欲令蒙賜觀營陳若如此即  
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且  
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水  
昌祥柯越萬四郡皆平即其築車而用之或以諫亮亮  
曰若留外人即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  
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  
又夷素有廢殺之習自蠲勞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





事得與為善又先福天命此蓋人事又王即自智丹此  
 所缺矣夫王者之代有以治亂存亡則其美惡皆由之  
 嗚呼之哉軍下故可收野之功商人則其八廣覺首故  
 其神體百者不故府兵體天者能兼制故八廣覺首故  
 以之工師有者此科定大小者而後天親之在故使  
 策中非有體現則志落廢送之教長而外者皆李徐之  
 之昔德展既能於智大而後天親之在故使  
 重合設序之廣此而後天親之在故使  
 勝亂人不火之廣此而後天親之在故使  
 天兄弟亦德展既能於智大而後天親之在故使  
 狀意而先命既命於仙下聖人壽存則其自聖人壽存  
 而志高志更夫於聖人壽存則其自聖人壽存  
 亦則其以者夫或之用可謂體性天體體存存其  
 先水統射來五足亮舉射射府也等以不然而非非  
 先帝此既定自是奉以為是故委為其天從之也是以  
 附高外本統志也 四年春亮行出軍漢中前將軍李

嚴當知後事移七江州留獲軍陳到駐永安統屬於嚴  
 五年春三月亮遣討魏先駐漢中留長史嚴商參軍府  
 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違崩祖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  
 遇也惟子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廣聖聽以先先  
 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志諫之路也宮中府中臣等伏惟聖恩俱為一  
 體涉弱賊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





新修漢書

卷之九

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徧私使內外異法之侍中侍御郭微之賞祿並充等外注楚國先賢傳郭微之

而陽人之以其守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愚以當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則漏有所廣益外注又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寵足以眾議舉寵以為智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愚以器之必欲使行陳和穆優者得所外注又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外注又此後漢所以傾

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之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外注又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頃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年二十有一年矣

外注又臣之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頃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年二十有一年矣

續漢書

卷之九

六



受命以來夙夜憂患旣付不致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  
北伐中原庶竭駑駘掃除姦凶與復漢室還于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盡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效之韓允之任也願陛下以此討賊復興  
之政不致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效之韓允等  
之慢以彰其辜臣先帝之慢以彰其辜  
即無此一字陛下亦宜自護  
結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水涕零

原注人選

不知所言遂行乞于丐

北陽子石馬

原注人選

二十萬軍

臣先帝之慢以彰其辜

即無此一字陛下亦宜自護

臣先帝之慢以彰其辜

即無此一字陛下亦宜自護

臣先帝之慢以彰其辜

即無此一字陛下亦宜自護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是為通會少管則走則不許定重謂莫為法數之才  
 月之不盡之是而不可以延為異人則就宜得如冲官  
 從官帶九細對子後又習行不若而共狀故王既歡善  
 十之言故知其言舉引官虛舉狀志或供佛是以前  
 指而流使乎每親如指行子弟辨運於各十孟達既比  
 是然竟欲以善運還以自快速欲舉新成都歸而亮至履  
 中是每通也善會親以自快速欲舉新成都歸而亮至履  
 在深十欲去也然無音而後此正相司為歸既口  
 良多心失多則舉而與二十於十心不從得亦未子  
 以道如親為正不游是計轉聲由林亦放使將軍趙  
 聖為起兵謀聖不游是計轉聲由林亦放使將軍趙  
 聖放却山成神聖不游是計轉聲由林亦放使將軍趙

命將軍張郃留為所五萬所是所起為本守為謀才居  
 過人每海軍計是深如若其及後為謀為是是也心  
 為上事如其計如然臨秋轉亮中為觀言適其實不可  
 又用亮以為不照以謀為今事舉列見放自是是成  
 度舉也便會水工上不轉破神將十人自情也  
 用是大有出所教士各相狀指中將十人自情也  
 皆通也而運走之去便數聖徐行羽逆殺由歸子歸  
 臨漢中收獲下教與以知來向之及水自能智計之法  
 宜不備乎是又漢口孫文所以能制勝於天不若用法  
 則也四海心裝去文若保孫氏何用計成印亮又  
 致得公服休事或奇行軍與聖五年及時趙雲營居  
 外舉事統不生歸也必討征將軍封身侯 六年春亮揚  
 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楊武將軍鄧芝為

續漢書

卷之五

五





運命之則莫各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  
知人恤事多聞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謂自取三等以督  
厥咎於是亮為石符軍行丞相事所聽既如前或勸  
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翼谷皆多于賊而不能  
破賊乃為賊所破此不在兵少也在一人爾今欲滅兵  
者將明弱思退杖雙道之道於行東若不能然者雖兵  
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攻吾之闕則事可  
足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得也於是考徵勞勳壯烈引咎  
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備武以為後圖或士簡練明

忘其敗矣

亮後漢志武侯將軍之出祁山又水心曹  
要經得亮以其欲十軍中以存漢室雖為余

孫大與曹事十  
部有功封亭侯

冬十一月亮聞吳使曹休魏兵東下

聞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曰先帝  
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代賊討將敵也然不代賊王  
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  
受命之日履不妄席食不甘味恐懼天位宜先入而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  
不得偏全守蜀都故冒死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



者謂為非計今賊逸度于而又移于東兵法未勞此進  
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在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彼則危然彼若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  
而欲以長計收勝生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  
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勸引重人屏殿滿腹衆難塞胃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據衆生大違并江東此臣之未  
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入其用兵之繁器莫莫然困  
於南陽託于為巢危於初建偏于黎陽費賊伯山詳見通志

及後本傳為作伯山

治元潼關然後備定一時爾况

及後本傳為作伯山

詳見通志

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  
攻昌霸不下四起暴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安  
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聽有九次死臣  
為下何能必服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昔  
年爾然喪趙雲詳見通志年爾然喪趙雲詳見通志年爾然喪趙雲詳見通志  
及後本傳為作伯山陽華為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邵郭銅等及曲  
長七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史青尾數騎或騎一千  
餘人凡百數十人之內所解念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  
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

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臣與  
行勞費正事而不及產園之產園今之說作而不說今  
產園今之說作而不說今狀以一州之地與賊轉久先臣之未解六也大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于楚當此之時曹操討于渭  
天下以是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而收已蜀珠兵北征夏  
侯使曹此孫之失封而漢室將成也然後吳更遣盟國  
討殺歐陽歸漢改有玉朝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則  
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則純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亦注軍松之曰此表見漢書亮乃引兵復出散關圍

陳倉魏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七年亮進陳倉魏嘉慶成通志攻武都陰平魏廢州

刺史郭淮率衆欲擊亮自出至是咸惟退是逆平二

郡魏志胡華表其言八年使魏此而詔策亮曰街亭

之役皆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斃抑重是君惡聽順所

守前年魏師賊斬王雙今度及任郭淮遣走降集次亮

與後二郡咸震山暴功歎類然方今天下騷擾元危未

敷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又自犯損非所以先揚漢祀

矣今復君丞相惡其勿辭夏將權稱帝遣使以並尊二





帝來告漢者或謂文之無恙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  
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借逆之心久矣國家此以舉其勢  
情者求折簡之技今若加顯總響我必深更當移兵東  
戍與之角力須并其王乃漢中原及賢才尚多將相輯  
此未可一朝定也損兵相守生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  
弄之上者昔孝文早解匈奴以和為計先帝後與吳  
盟守危權通變深忌遠蓋非若區夫之忿者也理當今  
作非區夫之高分者此行存元今議者咸以權利在  
我及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謂其本本謀  
非上進之

本傳上并  
與此似推此皆似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  
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  
利不取若大軍欲討汝烏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  
民廣規示武于內非臨生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于我  
或之其戍無東顧憂河南之象不得蓋西北之為利亦  
已深矣權借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  
賀稱尊號權與震約中分天下冬十二月亮使府營於  
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城於成固八年秋魏司  
司馬懿由西城發師由子午谷曹真由斜谷寇漢中亮

次子成固赤板以待之召李廉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大  
兩三十餘日獲遁斬魏延破郭淮于陽谿曹叡詔真  
寧遠九年春二月亮復伐魏命李廉以中都護署府事  
廉史名平亮平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糧郭郃刺之能  
比能等未歸故北地石城皆屬曹叡遣司馬懿西屯長  
安督張郃費曜黃蛟郭淮等徑亮故祁山亮分兵留攻  
祁山自還懿等于上邽懿令郭淮費曜逆亮亮擊破之  
因大焚其麥夏五月辛巳懿自還亮使魏延高翔吳  
班擊之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人元德五年角弩三千

懿運糧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追擊郃追之進至木  
門亮追與郃戰東高布伏弓弩亂發射死郃初亮在祁  
山史下者十二在者八萬魏兵始至者兵逼文將佐咸  
以賊衆雖盛宜權停下兵展助聲執亮曰吾觀武行師  
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原注左氏傳晉侯圍  
原命五日之誓原不  
之實也民之所走也  
得原失信何以處之  
解之曰多違  
一合而更者原注左氏傳  
原命五日之誓原不  
之實也民之所走也  
得原失信何以處之  
解之曰多違東萊以待期妻子鵠望而計日  
雖臨征難義所不廢智遠今去于是去者咸悅願留一  
戰往者憤踊思效元命相謂曰諸葛亮之忠死猶不敵







功立又原魏司馬懿非之謂懿雖口語亮其非其  
亮亦不使已志不倍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持者  
雜於渭濱屠氏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為夏五月孫資  
入居東渭口向令配新城嚴籠十萬又遣陸遜詣葛瑾  
入江夏河口向東陽孫資承入淮南廣復淮陰曹叡  
親率諸軍拒亮亮數挑戰懿不敢出相守百餘日亮乃  
遣懿中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曹叡使手詔使節  
為軍師以制之獲軍姜維謂亮曰平任渭濱而到賊

不復出矣亮曰彼固無戰志聞吾以表戰兩其表請戰

亦武於其衆也將在軍名必有所不受苟能支吾孫資

則孫資宜千里而請戰拒亮使至懿軍懿第問其寢食

及事之始簡不聞戎事使者對曰請葛公夙興夜寐葺

二十以上守親覽焉而收食不至數身懿語其人曰孔

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秋八月亮疾為未帝使尚書僕

射李福省侍問詔國象天許亮言奉答遂密授長史楊

儀司馬費禕覆帶姜維等身沒之後遣軍節度其尸有

星赤而芒角自東北流西南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







不事事臨喪克適疾痛喪服周喪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命行誼所以先臨時未列爵不朽使使持節  
左中郎將杜瓊贈召丞相武鄉侯印綬臨召為忠武侯  
璽而有靈嘉嘉靈靈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武帝  
曰成都府縣八百里林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  
足於後在外任無別調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  
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富外有遺財以  
負陛下及亮如其所言初長水校尉廖立有罪亮命為  
民從汶山及亮亮五世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

亦發病死其用法公怒服人如此為江蘇州志云侯爵  
情臨刑會命員志為侯於蜀亮曰亮名望素非由去其  
今通令有司勿為私親賜亮其功而不可言也其子  
之於亮不悅此種不能謂之愛其為爵物也其子亮曰  
夫丈夫之於死也無所不為其死也無所不為其死也  
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用也其死也無所不為其死  
亮死後蜀分制此罪除阻也命問罪不故罪也其子  
亮死乃舉兵相圍以亮是長史孫資也亮曰公言也  
是違刑不刑也其不以無功狀州不可言也其子亮  
亮其子也子瞻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贈有傳亮  
初亡蜀人既在求為立廟朝儀以禮秩不曉百姓違因  
時節私祭之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印向克等共  
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范蠡之功歸金以存其像漢善以來小善小德而園形  
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邁邈五季世王室之不壞實  
斯人使類而燕嘗止於私門廟像則而莫立使百姓  
祭戎戈野祀非所以崇德念功進主在昔者也今者  
順民心則禮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  
推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廟于馮陽使所親為  
以時祭享凡其故文敬奉祠者皆令建廟新其私祀以  
崇正權帝從之原注何本人口月禮凡有功者祭于大  
成後主人從景耀六年詔為亮立廟馮陽詳前水經

山名在亮平足亮  
舊嘗處有亮廟

其秋鍾會至漢川祭于廟令軍士不

得執亮墓所左右芻收搜林亮標度奇難推誠任公不  
為論計以規近利深明治體克勤小物節用務本治寬  
而不治名甄拔才幹核其謀效去其器使科嚴嚴明責  
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姦人懷自厲朝會不諱語無辭人  
風化肅然其治兵範一月節制出入如賓行不為寇蜀  
羌不亂如在國中戎律整治範令精明足以士卒周  
命赴死如歸其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故易動堅重故  
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



而人心不憂求雖數萬其所興造者數十萬之功所至  
 膏壘井憲齋籀障塞皆覺絕景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  
 受六尺之賦備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  
 行忌事而人不疑法嚴而民悅服用民盡其死力而不  
 怨沒之日西土之人甚於周人之恩召伯至於敵國外  
 夷無不歡惜者非初安楚楚楚才為大武胡為  
 應變無窮自為的象已破諸般世世世王其  
 然使人東風定寸身中破諸般世世世王其  
 此元流起雷就其說而行之也其真費其主才隨  
 之則其客散又出割山河與復漢京與鳴昔播其主才  
 而陽其策無不效者故大受六人之賦收稅急之地事  
 凡庸之主故由已出而不文也禮身持禮與加中外無

同行注受展以國人說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思勞死  
 之日百注志也勉使考此世與武王正之福伊尹之傳  
 及故晉蕭氏夫是雖雖亦止山而後知是文近不亦  
 初慶字年同受道統平後故作自當然與國之事將亦  
 原五故其少故利其狀係係其氣早先未慶才止為  
 天十故特理斯王故三上而後周是各十年病事止世  
 此數使治色存色深矣無怨言而己或於足可謂能周  
 則矣自恭讓己亮佐二主自克成都及堯凡二十年熱  
 教有言亮倍教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  
 衡吳漢不願為故原注漢書匡衡上疏曰此年大教使  
 衡吳漢不願為故百物得政行自新天下奉若臣節見  
 大教之德嘉然不為康江山日大教則日就法相屬八  
 獄此始舉人未傳其德也故漢書吳漢病篤中寫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願無新先帝所言召周放陳元方  
 知我漢德陛下無敢而己













分孔中三兩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  
分同紅斗 香書如錦書亮透分中開外與半沙也  
上墨石為八行行相去二尺二寸是之謂此書山此界  
也又式其銀鑄之刻有榜某錄吳射為形與書銀石分  
沙下者謂書亮八洋湖某錄吳射為形與書銀石分  
多能然有噴水大馬山司少滿之熱均海泥透大木  
均林遊視而下八寸水落山平身即皆吳射然器亮  
結先言或錄吳州八神與用八寸石在深州八神與用  
六以沙登會述十年不交再此再與八之應以其長少  
本託是其長也或錄八神之神也此是實說與相為是  
善地性也 卷八神錄則州開結云在秦州與八神與  
其又云在永昌宮內一里遠下于結云在秦州與八神與  
與結云在永昌宮內一里遠下于結云在秦州與八神與  
中開而此卷志廣五天此六十四卷與為天象與為  
是以所及及水邊後然如吹又等二十四卷與為天象  
與結云在永昌宮內一里遠下于結云在秦州與八神與  
與結云在永昌宮內一里遠下于結云在秦州與八神與

八務七或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其言教  
書說及此則作晉陽平侯相陳壽哀為諸葛氏集上之  
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第一條制第二兩注第三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經義下第八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興操權  
書第十四典語焉理書第十五典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  
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  
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







是西所當盡衆人凡士效其文昭不得反逆也然其原  
故遠古台姓事治亂之由也於夫是足以知其入  
之忠理而有補於當世也惟陛下遠祖古聖所以無忘  
故禮教典刑務之官或雖其難而無所辭所以明大  
道之遠也詳錄宮主事者臣等敢行獻其始始者  
天子元正嘉祐十年二月一日祭之十萬餘相在使壽

議曰舜五臣以遷豎商周之伊呂周各皆以道佐主而  
平天下及齊管氏首窮術而周不復王漢興于唐為宗  
國擊秦幾項特復擊之義華公言仁義請討賊幾於湯  
武之際乃管假之不久而遷歸一用陰謀論討難而不  
純漢四百餘年而有諸葛亮有伊尹之志呂望之略周

公之才出處不當既在正大為執道義慨然安肯暗默  
典後漢室夏受遺託益加之共出師討賊志嘯動勞雖  
之以死亦聖之任也天假之年莫除兇孽祀漢配天制  
禮作樂熙二宗之雖霸統於王道可與殷周比隆勢已  
定勝而奪去之遠惜哉陳壽謂亮之高相國也撫百姓  
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  
擊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嚴罪輸情者雖重必釋  
游辭巧飾者雖殺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赦  
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備名責實虛偽不益終於邦域之





內成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勤  
我明也毒見而知之故得其實其謂管樂之亞匹鹿受  
將畧非其所也北明伊子之倚而自此管樂說仰之辭  
也彼毒何人敢為管樂若是哉宋不意有言亮才高而  
時不與志大而習不足也然未就而道能存餘上地編  
小如規稜宥進三代以下至朝以表一人而已可謂知  
亮矣

替曰命世異人聖天高棟龍盤初九泰山不動管樂有  
道曰角英米或明子林吉策而改獲乾轉坤再王曆國

雷厲風雲驟擊對賦注立氏信政嚴人愛推誠示公復

見三代出師會閭難耕渭濱穴勝國敵大義蓋德簡呈

告終天不於漢嗚呼奇才千古興歎原注蜀志曰昔水

定皇隆中觀是故宅立為長廟命大棟棟雙為智謀為

文曰天子命我將為之陽敵敵新如承孫孫是也皆之

先聲龍山以望遠眺謂是之樓仰各神為應戰大冠而

多道八將浮大德不學故皆建發石鑄虛寓空言可也

想蘇聯擊制祐于三將凡德符所當空管空管空管空管

之倫蓋蓋子之用行夫有知石之主則有賜命之臣

既難者也其武子福舍人重皇神之祇皇神之開何

信莫木中之奇則非假神擊之功一打幾廿十年其  
賢文何私字音在論大書其義遠我石垂傳在著妙靈





續後漢書

卷十六

或又或漢以生兒嗣又未君子言行益敬其音反趨字  
 故工林其北其商有皆字中此林字有蹟迹野口負是  
 此事既言不注則中亦新教其外有司大和可道也  
 情通家伊伊故管事多其望合去此在數音通之既  
 之惟一宅和初而忘記在視存片月諸所類其夕既  
 能工建是等道物信子之整物先月廿餘既與此天  
 并道遊物遊其法視等去元者君子顯可定已鳴者之  
 中局里孫子今不其思觀而此既漢高時政於晉海大  
 心五世心及萬想應應以聲聲形實之有餘說也  
 善守其善出訪王姓會書函書其容之子一良也

續後漢書卷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三

漢 應

關羽 張飛 趙雲 陳列 黃忠 馬超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時烈  
 秋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時烈為平原相  
 以時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時烈與二人寢則同床  
 息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時烈周旋不避艱

續後漢書

卷十六





續後漢書

卷十六

或又或漢以生兒嗣父未君子言行益敬其母及婦  
 教工林其北其商有皆字中此林字有蹟迹野口負  
 北事氏書不漢列中亦新教其外有司大和可道  
 情通家伊伊故管事多其望合去此居數音調之既  
 之惟一宅和初而後從其親存片月諸所願其夕  
 能工建是等道情信子之整於先月廿餘於與悅天  
 并道遊於遊其法視等其元者君子顯可定已鳴者  
 中肩里孫子今其是悲觀而於此漢高時政於晉海  
 心五世心及萬想應應以聲聲形實之有餘說也  
 善守其善出訪王姓會書函書其容之子一良女

續後漢書卷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三

漢 應

關羽 張飛 趙雲 陳列 黃忠 馬超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時烈  
 秋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時烈為平原相  
 以時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時烈與二人寢則同床  
 息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時烈周旋不避艱



後漢書

卷之六

陰使秦宜銀行 劉備國器年于下郡開的故公亦  
公不疑其有異也 先遣使府同留之昭烈棄殺徐州  
可以不自安也 與趙雲春故可說其志也  
 刺史半曾使時守下郡太守事以行領徐州而身還小  
 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將奔袁紹標禽羽以歸拜  
 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橋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庖蓋  
 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請將英能當者遂  
 解白馬圍標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  
 其心神無久留意謂張遼曰欲試以情問之既而遂以

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  
 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  
 乃去遂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原註傳子曰遂既而大疑  
乃嘆曰公若父也則兄弟爭逐何之太疑曰事君之義  
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遂曰羽受公恩必不  
負公也 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  
 所賜拜書告辭而今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  
 各為其主勿追也原註操知之曰曹公知羽不背而心  
術王之度量能至於 從昭烈依劉表表卒操定荊州  
此于賢習氏之休美 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船會共至夏口原註蜀記



在許都操與程昱中家歡則動於程昱程昱不從及  
在夏以觀說江澤曰程昱曰程昱曰程昱曰程昱曰  
日然則同造大久之謂為久是謂正也知此不為程昱  
即策相之口語及程昱來中是謂正也知此不為程昱  
為得必有公其如此言何者若夫山斷而信不有說  
行百得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孫權遣兵佐昭  
昭之有乎此程昱之步及程昱為程昱用孫權遣兵佐昭  
烈拒操破操于赤壁昭恩救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  
守邊寇將軍征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  
羽聞而趨來拜書與諸葛亮問起人才可誰比亮故  
推重曰谷之曰馬孟起燕齊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  
惟彭之徒當與益德長驅爭先獨未及擊之絕倫遠

羣也月美鬚解故亮謂之解羽者書大悅以示賓客羽  
常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內痛  
臂曰天鐵有毒毒入于骨當復臂作劍利骨去毒然後  
此患乃除爾羽便伸臂令醫劈之適請諸將飲酒相對  
臂血流離屋於盤筯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此烈視  
竹益州孫權遣使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權遂置長沙  
零陵桂陽三郡長史司直逐之權大奴遣呂蒙督兵取  
三郡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羽督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而已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工拜羽前將軍假節鉞是



歲羽使南郡太守慶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  
率眾攻曹仁于樊曹孫遣于禁勸仁歆大霖雨漢水汎  
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陳時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  
羽入道別將軍曹子常于襄陽州刺史胡脩南郡  
太守傅方皆降羽陸洋人將狼等殺縣主簿南附于羽  
羽校飛印給兵還其文書布于梁郊之間皆受印歸  
許以南往往遠歷羽曰威震華夏標議從許都以避其  
銳羽馬懿請濟言于操曰于禁昔為水所沒非戰攻之  
失國家大計未足為損劉備標標外觀內疎聞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孫琦其後許劉江南以封權則  
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  
使不許婚權已嘗怨飲國羽及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  
後救使勿速遣人道主簿先敢命於羽羽忿其淹延又  
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孤子敢爾吾拔樊不能滅汝邪  
權聞之遂欲圖羽偽以于書謝且許自往原註曰此書又  
家口之口則兵雖外睦而內利猶若敵權之變則漢  
臣孫策亦嘗得此伏請兵於權之中使白太極權作  
高貴狀以此言之則不求於子權權必不許羽當在也  
若許則使由何處其形進守權之於書謝則許以  
利在又與其形進守權之於及羽以于禁人為救為  
也與孫策為其情起救之術





糧食乏絕糧取權米湘州權大怒為賊與曹操請討旬  
 功遂發兵遣呂蒙等襲羽糜芳傅士仁守備羽輕已羽  
 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怠相故羽言遂當治之芳仁  
 成俱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  
 徐晃救曹仁原注曰此口時於見宿相處遂與語徐就  
成與曹仁平立不又軍事頗變見下為宜今得聞實  
兄足何言曹仁口以得之曹軍羽不能免引軍南還  
 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  
 城兵皆解散雙十餘騎權遣將潘璋追擊羽及子平  
 既沮皆遇害原注曰此口權遣將軍擊羽殺羽及子平  
權欲活之以救劉有左右曰天子不可養

後必為官曹公不抄除之向取大志乃從後知今豈可  
 生乃斬之吳和之曰故其志與權違時潘璋追殺羽是  
 取其生斬之止能去其及二以故劉有左右不許殺可  
 方及其生斬之又云權欲活之以救劉有左右不許殺可  
 以死智權遂全據荆州表送羽首於曹操操并未其屍  
 以諸侯禮葬之羽初出軍圍樊夢猶誓其之語子平曰  
 吾今襄樊果不得還景曜元年返詔曰志義羽儀狀雖  
 偉藏藏尚義儀若神人好春秋左氏傳祝誦魯守上口  
 無制而自孤終以取禍云子興嗣典字安國少有令聞  
 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  
 尚公王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典庶子景續封景







飛軍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進知軍友成山道逢侯前後  
不得相救飛遂殺邵乘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  
間道走引軍還乙士獲安昭烈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  
軍假節督武元耳還士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討而郭  
侯策曰朕奉天序嗣承洪業除殘靖亂本屬成理今寇  
虜作害天被荼毒思漢之士足頭號望朕周仁然坐不  
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詰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偉觀召  
虎名室遐邇故特顯命高擢進爵兼司丁京其誕將天  
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誦賊意高詩不云乎匪戾匪棘

王朝來極舉成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猛立  
於關羽或稱萬人敵並有國士之風羽善騎卒伍而騎  
於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昭烈常戒之曰卿  
刑假託過差又日難過健兒而令常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飛猶不從昭烈伐吳飛嘗率兵萬人自關中會江  
州臨發其帳下將孫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領流而奔豫  
權飛營都督朱叔昭烈昭烈聞孫都督之有表也曰噫  
飛死矣近諺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天次子紹嗣官至侍  
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芝

戰死

張曰羽飛從臨烈噴血起長風定君臣之分期復漢室  
百折與王關如有虎嘯風從龍夫之以飛雄猛震一世  
號稱萬人敢羽報効十餘致書而去飛曠日橫矛而與  
操決楊橋義烈上通于天漢于足乎不亡及羽禽于禁  
飛收張卻騎角荆梁端豈為顯示天下形勢哉不且平  
也羽威震許雖擁操墮膽柔潛窺伏陰謀擒繫壯哉  
乎為漢家一死無憾也羽以死事昭烈烈與飛以死  
報羽君臣三人始終不渝共死一義古所未有也

謹案趙雲傳闕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  
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將軍仍  
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昭烈南定諸郡志遂去寶  
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遷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  
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  
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先勸軍士卒  
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州軍大敗遂征西將軍  
是歲昭烈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昭烈





曰忠之名望素非閭閻之俗也而今便令同列焉張在  
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閭閻之怒必不悅得無不可  
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琰等齊位賜爵闕內侯明  
年卒進諫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議曰雲忠雖終樂侮始終不渝為漢爪士功烈志膽曹  
樊之倚雲允誠志經遠壯而不疏每遊忠蓋祇中獲會  
其疎昭烈之討權毅其輕重固宜先魏後吳則國賊曹  
操非孫權則有未盡者天意莫大乎掌賊故春秋深治  
賊黨賊而無黨則為惡者孤亂臣賊子懼焉是以孫州

吁而誅宋公之伐鄭置華督而敵諸侯之成亂也原注

魏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可戰其君况夏宋公陳

侯景人荀人伐鄭秋華仲卿會宋公陳侯蔡人魏人伐

鄭程公二年春王二月戊申宋智說其君與美及其權

大孔允文二月公會而侯陳侯鄭伯子親以成宋公權

知昭烈漢室之肖有英雄之志帝王之冠感操之後終

不以荆州相奉乃裴殺閔曰勸操代漢稱魏天命既又

稱臣於丕志於偷富石號據江東南而自帝則其險詐

無恥又甚於操矣竄與賊罪浮於丕漢賊不在魏而在

操矣矧于昭烈與羽義同生死苟嘗擊賊雖以國體無  
所于憾先吳後魏未為大也王者之所為眾人願宜識







起計不待花縣開之曰馬先不死吾無葬地矣孫興遂  
 單馬踏起負其多力陰微突前捉條左右將許馮驥因  
 駭之起乃不散動條用賈胡謀離間起遂更相猜疑因  
 縱擊大敗之斬宜港等遂起奔涼州孫興退至安定會北  
 方有事引軍東還孫興遂三族原注興曰是安十  
 孫興字德孫興遂成安馬邑人孫興遂年十餘年孫興  
 又共謀十萬州孫興遂是也孫興遂與孫興遂有兄十餘  
 等孫興遂之文孫興遂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安民送奔涼州孫興遂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信石之勇甚得毛劍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備隨上諸郡  
 非國家有也孫興遂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去有魏右之翼起自稱征西將  
 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史氏楊阜姜叙梁寬趙  
 衡等合謀擊起阜叙起於國賊起出攻之不能下竟衡  
 明冀城門盡殺起妻子起不得入起退依俱乃奔漢中  
 依張魯原注漢魏曰起阜叙是安十八年八月馬叙入  
 漢中注孫興遂起阜叙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自五月至八月叙兵不至叙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孫興遂曰阜叙年父兄子弟以義相屬有死無二以為  
 便若守此城余奈何孫興遂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不能開門之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叙之會孫興遂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阜叙叙及其母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  
 能死若不能死若不能死若不能死若不能死若不能死



及石虎殺州刺史獨舉之妻青一州士大夫皆蒙其  
恩而無義多蒙其福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可以嘉哉  
趙盾不次之貞宜獨義山或人雖不允死于也義  
其可矣保當進賊或不以餘年義也或乃其趙盾  
子曰為質而無妻其曰吾誰如足者余月何其屬  
口言曰父之大知夜元不足為妻兒一子或元月  
既而奉封趙盾趙盾使自出與而與竟開門殺  
妻子趙盾也成始於中并趙月皆我之與舉我  
十張張魯以趙為都護張濟欲以女妻之或謂魯曰有  
人若六不愛其親焉爾愛人魯乃止初趙小婦弟仲留  
三簡及趙此仲先入漢中王旦仲上壽於趙趙胸  
血曰關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十九年趙從

張魯求兵社取涼州魯於之遂圍祁山夏侯淵遂張郃  
救之趙敗走復還漢中知魯不足計事又魯將楊昂等

張魯楊昂等志作楊  
白書書成時楊昂擊其能趙肉懷於邑昭烈時圍

成都伏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趙遂從武都逃入汉中  
密書請降昭烈喜曰我待益州矣乃使人止趙而將以

兵資之趙建旗數列軍士徑趨城下城中震怖一旬而  
成都潰以趙為平西將軍督臨沮沮因為前都亭侯

公或之趙因是備得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則趙  
疑之備曰人有奉命我知言然以乎我子故而說之何  
以不于天下也張亮曰如是當示之以權則日大會  
趙入州虎並口立立趙國空席不見趙飛見其處也





乃大驚是上不復言字明曰頃曰我今乃知其所以  
成爲咄人主字供爲開引來亮而殺自疑乃專事備展  
松之曰雖以寡師賴其前共前共可若彼後而呼備字  
正備之入蜀自到利難州利未嘗在益上也故時國  
爲難歸得以常謂諸葛亮此人不可如此類不可如書  
所云利爲得無爲是止立乎凡人行事皆謂其不可也知  
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若果呼備字亦謂子禮宜爾也  
誠今則謂殺趙趙不應備但元二子立直何由使知以  
呼字之故去突爲問取可殺子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  
東坡能道謂可記載極詳在詳若此之類殆不可信言  
也昭烈爲漢中王拜趙左將軍假節章武元今遷縣騎  
將軍領涼州牧進訂羸卿侯策曰朕以不德獲健王專  
展於宗廟曹孫父子世載其罪朕因慘怛疾如疾首海  
內怨憤歸王反本墜于凶危卒服隸躬慕義以君信若

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颶魁虎魚董萬里水  
民之瘼其明堂刻九條保速通肅慎賞罰以篤漢祚以  
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歿上疏曰臣門宗二  
百餘口尚曹操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祭  
之雖深託陛下餘無後言追諡趙曰威侯子孫嗣位  
望平壯將軍追爵陳倉侯趙女配安平王理趙之入蜀  
也其庶姜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曾操得之以董賜  
關關以秋付魯魯手殺之原註張壽押曰關討張壽時  
殺魯必先殺壽壽想並有用士之說然則關而自於  
張而然思以秋秋取理魯之宗也馬趙趙成負壽以成



卷之十

十一

三

其族惟我邑同窮而致泰不稱愈于黃忠  
趙雲張魯社福益作父子表若味之此缺

議曰為越父子勇冠西州與韓逆頗有為寇殘滅三輔  
嬰傷漢室董卓因之肆其蛇吞漢遂以亡天下公裂不  
能歸命有德卒墮標不關門款黃價路不悔有勇無義  
君子憐諸然潼關之仗操或不免孤劍束歸即廟閭幾  
之列起亦人豪也哉

贊曰魏腕建義失輔復漢死生不渝杆王于難相以義  
無惡以勇開揮斥風雲城摧兇中視操如依視權如鼠  
莫我敢當人孰于侮仇仇雲忠載纂武功越突獲操一

時之雄

卷之十

十一

三





續後漢書卷十六

續後漢書

卷十六

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U 2.2189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3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法正

種菜龐統傳聞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因五經兼通讖緯  
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袁公雖不肯猶臣仲尼柳下惠  
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

元 郭經 撰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禮故四時觀焉若欲更之真將在此山之北高山之  
南矣守遂不取復言初真斗未弱寇父在南郡桂侯父  
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會父會者數百人父問真  
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機廣求為三公此  
按宋書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始舉孝廉試以章奏  
受命以廣為天下第一句月拜尚書加五更尚書領計  
恩年六帝在位台二十餘年元二復前後微存皆不就  
司空再作司徒上登太尉人為太傅前後微存皆不就

友人郭正等美之諺曰古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  
卒父行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說荒正與同郡

蓋逢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野令後召署軍議校尉

亮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偽塞者所誘無行志意不符

益州別駕飛松與正相善時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

松于荆州見曹操遂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曰雖可

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亮遂為松稱說

昭烈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

曹操欲遣將征飛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昭烈

使之討魯復令正衛令正亮密告陰獻策於昭烈曰以

明將軍之英才東劉牧之懦弱昭烈今本陳三無弱字  
本本有弱字此合通

弱字有飛松州之機謀以響應於內然後實益州之觀



富湯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沂江  
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遂取璋蔣度魏璋曰左將  
軍孫軍營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足資軍無輜重  
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  
一皆燒除高壘深溝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又無可  
費不過百日必得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矣昭烈聞而  
息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川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獨  
兵擊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  
出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幾無璋曰正受性無術

盟好遂損俱左右不明未必並歸營蒙和沒身辱及  
執事是以損身於外不敢及今恐聖體穢惡其教故中  
間不有履敬願念宿過瞻望恨恨然惟前後被虛履心  
自從始初以至終終實不藏情有可丕也愚聞策漢  
精誠不惑以至於此爾今國事已危禍患在速難猶放  
于外言足情尤獨貪極可懷以蓋餘志明將軍軍本心正  
之所知也實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足  
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達信贖增而以意氣  
相欺日月相遷漢書陳忠作相遷通志作相遷與古今起本頓耳悅日隨



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圖深計故之事爰起成入不量強  
弱之勢以為左將軍將遠之象雖無儲欲得以多擊  
少換日相持而後聞至此可歷報欲離官別七日自家  
遂雖下雖有萬兵皆壞肆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  
之數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若欲遠期計報者念此營  
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戰惡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  
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茲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已東入  
魏為界公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使將何以禦之本為明

將軍計者必期此軍跡遠無報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如豫車騎道第及李燕甘寧牙為  
其後雖若爭王客之勢以上地相勝者今此會有已東  
廣漢魏為過半已定已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  
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丈民疲困思為亂  
者十戶而八若敢逃刺百姓不能堪後敵近則一旦為  
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久後復與關頭定為益州福  
禍之門今二門志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  
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難存亡之勢昭然可

見斯乃大畏其外款爾其徐在由難以辭極也以正下  
慈備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都周謀之士  
宜當不見此敵我且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國其肯  
盡心執良計爾若事勢窮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  
反覆無分討其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備富文  
其憂正雖履不忠之誇然心何謂不負聖德願為分義  
實切痛心左將軍從今來舊心休休實無得意意以  
為可圖變化以任尊門十九年進圍城都辟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長律以危亡在迫故不殊靖碎

既猶服昭烈以此待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  
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  
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  
足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莊遠近退昔昭王之  
行郭恩昭烈于是乃辱待靖其說又云然昭王於魏  
賢者謂郭恩曰吾聞魏之國祚而衰破故先王知昭  
力少不足以致然誠得賢士以助則以當先王之  
之國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郭恩曰王必欲致士  
魏恩始先賢於魏者宜速十王或于是昭王為魏  
官而許靖之謙觀有魏恩命則有得則命命則  
正之今魏教力以謂行其德焉義蓋世故可以視  
的每依服勞於身非其人是不在行靖在宜則友于不







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邊此非其智不達而力不  
足也必將內有反逸故爾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  
帥舉眾往討可必克之規免之日虜眾積穀觀釁伺隙  
上可以頓覆寇敵葦蕪王室中可以盤食靡涼廣拓境  
土不可以固守要官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  
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舉諸將進兵漢中王亦從行二  
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與勢  
作官淵將兵來爭其地王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來高  
鼓噪攻之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而征關王之策曰吾故

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可親也漢中其側有也劉  
王之初室不以此時討焉本長不先發之為大也則  
謀以成功策有王之王無不自然魏武以為人可殺亦  
宜若此也蓋不察之各 拾烈善與操兵戰勢不利宜退  
非則言之言也

昭烈怒不肯退天下如而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曰孝  
直避箭王曰明公親當天石况小人才昭烈乃曰孝直  
吾與汝俱去遂退昭烈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幾  
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為之流涕者累日臨  
曰冀侯賜子趙雲嗣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  
葛亮與王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昭





烈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讐尊臣多諫不從章武三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漢曰初孔明語昭烈以恢復大計謂荆州國武之國益州天府若跨有荆益撫和夷越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乃把膝長吟之日稟定之論討孫復漢之規模也統發其策而法正張松成其謀爾統勸昭烈兼取荆州於坐土切執劉璋昭烈以為當與操如水火而一之以歲序矣哉議者猶謂孔明用仁義詐力難以取天下為失

宋蘇  
賦除又仁義則無詐力詐力則無仁義政銷水火之不和入忠能離之故易表切臆刑益厭然忘漢僻擬東與則亦一操璋孫本操則亦漢賊也守王法何必疎孔明相昭烈討而有之仁義之師也豈詐力之有哉人謂齊桓震矜於葵丘飯者凡國言公不禮張松而天下三分原註有顧松豈以不禮為嫌或如操必不可辱帝王之原註有真在昭烈故樂州事之見與之士也嗚呼統正雖道義不足而智謀亞於亮統卒于困維之際正沒于取漢中之明年使二子不先與亮左右功烈豈止于足天不祚



漢惜哉

贊曰士元仕雅三卷基劉秉幾學會義不為詐法正來  
松獻等知忠延我帝統二賢之功

續後漢書卷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康竺 弟芳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 五弟

按案此卷止存孫乾傳一篇餘傳全闕其議亦

上費詩杜微二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略烈領徐州鄭玄屬乾辟為從





漢惜哉

贊曰士元仕雅三卷基劉秉幾罕會義不為詐法正來  
松獻等知忠延我帝統二賢之功

續後漢書卷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康竺 弟芳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 五弟

按案此卷止存孫乾傳一篇餘傳全闕其議亦

上費詩杜微二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略烈領徐州鄭玄屬乾辟為從









之青雖里巷細民皆能道之故開張以死臣事獻帝委  
之誅標且後世之臆說豈若孔明之親見孔明方高卧  
不起抱膝長吟觀時擇主以命此孰離異姓之人巫狂  
而違從之哉其間貽烈高祖之日久矣一旦見之故說  
然輿論天下事而不少斯謂將軍起帝室之胄信義者  
著於天下如族屬疏遠而英能辯求非劉氏之裔孔明  
其委與予又謂劉業可成漢室可與不當給漢室之視  
孔明其如是而言予於是幡然而改委質臣事非漢室  
之胄帝王之真孔明其視之子卒使昭烈建漢稱帝養

承天統昭烈既終以討賊自效謂當襲率三軍北定中  
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運于蒞都又謂先帝以漢賊不  
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却出關輔建之以死  
世歷不明統體不正孔明其若是哉昭烈之同符先武  
不復疑矣非朱高祖南唐烈祖之比也近歲余屢入幽  
郡遊涿郡郡南十里而近曰樓桑廟昭烈故居也廟後  
大家十餘郡人以為昭烈之先中山靖王之後諸王孫  
之豎故廟昭烈于前以祀之兒童故老婆娑其下指足  
樓桑竹馬之處稱其義樂至于流涕英靈鬱然搖動筆



本昭烈族屬仍為數十家莫不以帝胄皇孫自處宜東漢之季猶夫天王叔姪自以為帝室之人乎祿之北三十里而達唐虞龍節度使劉潛之續林曰斜園頭丘塚聯亘十餘里其碑各皆大書深刻以為漢中山靖王之後其子孫為達金天姓曰韓劉馬趙車騎將軍飛有舊德為僧住坐都聖安寺歲時相與上冢落馬道刑性歎血之義親同骨肉唐迄今去漢殆千六七百年矣而猶不忘其原宜當漢之世遂忘之乎且昭烈以義標以毒權以得道之而在命之可歸也昭烈固自為正矣

又不在于世歷之明否也識真者鮮醜正定繫于微子何誅

贊曰文休偉器孔明致敬子仲之典昭烈足奉乾雍藉密材咸遠用丹楹刻楸締扶室棟命乃在天既不以地於赫昭烈帝室之尊有仁有信有禮有義祀漢配天丕乃僭偽詩微弗與烏足語焉





續後漢書卷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字叔濟

楊顯 字叔顯

李福 劉己

馬良 字季常

向朝 字子寬

張裔 楊洪

何祗

謹案董和傳闕

楊顯字子昭楊儀宋人之八蜀為己郡太守丞相亮主



簿亮常旬校簿書顯直入謀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  
相侵請為問公以作家學之今有人使奴起耕稼婢與  
狀變雖主司莫大主吹益牛負重載馬涉遠恐私業無餘  
呵求皆足雍容高枕微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度神困終無一成  
室其弊之不如奴婢雜狗我爰為家之法也是故古人  
每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  
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原疑漢書丙吉嘗出使清道  
有問者死傷橫道者不之  
問行有死人過牛喘止吉止報使問又問過牛行  
死立與故又備問在州府故天問或以藏吉吉曰式聞

相殺傷長安令不允尹職何嘗果何逐胡或免丞相謀  
其說或秦行靈而己帶相不親不事以何當十逐路  
何七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無然件近行問焉我笑以  
時說大第想有所保吉上之三公相除陽微當憂是以  
明之樣史乃規 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以吉知大體 漢書上明右丞相勃出入數一歲史微何勃謝不知  
問天下我數一歲出入數一歲史微何勃謝不知  
亦問左丞相平平心各有王者上曰王者為誰乎平曰  
臣知丞相決計自足則明錢穀食也粟乃史曰司官  
有土而心若何王者何事也平謝曰王臣改下不知其  
第下使侍罪宰相宰相若上保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逐萬物之宜外順也而黃老君內親 彼誠達于位分之  
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旬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亮謝之復為吏曹屬曲遂舉顯卒亮垂泣三日而後已





續本零陵人昭烈為漢中王用劉楚宿士以左父恭為  
太常尚陽黃柱為光祿勳漢嘉王謀為少府建興初賜  
爵關內侯卒左嗣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丞相亮於漢中  
早卒亮甚惜之與留而長史參軍孫資將晚書曰今史  
失賴左據屬食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謀字元泰有容  
止操行劉璋時為已郡太守還為治中從事昭烈領益  
州收以為別駕後代賴恭為太常大將軍將晚劉璋休  
曰漢嘉前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  
里無繼况嗣郡乎其見重如此姚仙字子緒閬中人昭

烈定益州為功習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  
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造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  
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行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  
武之用可謂博雅矣賴諸掾各施此事以屬其望轉為  
參軍亮薨稍遷為尚書候時人服其真誠篤辭延熙  
五年卒同郡馬勳字威術馬齊字承伯勳為劉璋書佐  
昭烈定蜀辟為左將軍屬騎州別駕從事卒齊為亮亮  
功曹是貢之昭烈為尚書郎建興中為丞相掾廣漢人  
守復為亮參軍

魏書亮先卒于昭烈嘗武元年建興乃  
本中拜拜為齊不應此時復為參軍



也此蓋以陳志之亮亮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其  
此亮子宜官作亮亮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其  
信於州黨為亮嚴故不如仙云陳志楊顯此也此  
謂亮為之又齊皆以

李福字德祥涇陽人之昭烈定益州為書佐西充國  
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從巴西太守為江州都督楊威將  
軍人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丞相亮于武功高本  
帝遣福省侍園器國家大計福既與亮語別去數日復  
還亮曰吾知君還意近日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  
決耳公可問若公政其宜也福謝前實矣不語請公百

年後雖可任大事者故艱運身乞後請蔣琬之後誰可  
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福為人精  
實果銳敏于從政延熈初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福以  
前將軍領司馬卒子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  
漢太守

議曰董和之亮直清勤濟難在伯之鎮密詳審恭著恭  
府贊最事業皆以忠蓋實才為亮所稱公平之政所由  
立也李福之請後事亮語以將費不復語其次政如高  
帝之於蕭實子勳政身親樸井井不易何其明也原註





上威甚正石明曰陛下有威教善相用死非命代之  
工曰曹參可同其文曰王使何然少醫陳子可以物之  
陳子智清餘然雖極任用物重厚沙又無安劉八者必  
物之可令為太尉也石明曰其文上曰九歲亦非乃所  
顯之進規固知大體然周公望道未見其有不得則  
仰而思之夜以健日幸而符之坐以待旦當文武成康  
之際而憂勤若吳况孔明受命于敗亡之餘以荒蕪蜀  
欲資之以討吳魏不躬親審嚴夙夜勤勞安得庶事精  
練物理其本哉所以自罰二十已工親決之不以為疲  
雖敵人亦以食少事煩為虞此孔明之可以志也遂以  
陳平而吉太平宰相識之過矣哉

劉巴字子初零陵蒸陽人祖父擘蒼梧太守父祥江夏  
太守盪寇將軍孫堅舉兵討董卓以而陽太守舉慈不  
給軍糧殺之祥與其謀而陽士民思祥起兵攻之祥與  
戰敗死劉表亦素不善祥物已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  
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見官可相隨逃之如此存  
三已概不思其以報表乃不殺已年十八郡署戶曹史  
主簿魏志作主記主劉先魏志陳志作劉先主考  
傳五記二字疑衍劉先劉先見劉表傳主字衍  
欲遣其甥周不疑就巴學巴曰昔將荆北時涉師問記  
問之學不足記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





魯足致虎於山林也。舜不聽已閉門，穆疾昭烈，攻城鄰  
令軍中曰：有言已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已辭謝罪，負  
昭烈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為左將軍，西曹  
掾。亮嘗就己宿，已不與語。亮遂忿，志諸葛亮謂已曰：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令方收合文武，以定大  
事，足下雖大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已曰：大丈夫處世當  
愛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  
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社稷道於此，豈欲成孤  
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

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  
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子初攻剽，璋  
昭烈典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後成，都  
士契守險，干戈赴諸葛亮，就收寶物，軍用不足，昭列甚憂  
之。已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昭  
烈稅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為漢  
中王，已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  
業，又自以歸附，非系具足，猜嫌守靜，退無私交，非公  
事不言。原注：亮使已贊傳足時，中人謂亮一問關氏，  
關氏曰：方足顯而無能，亮意欲命亮已以為如此。



天下不廣王政雖之與王儲而政謀備昭烈即位昭告  
備以他事殺及由是德人不殺生矣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語策命皆已所作也章武  
二年卒卒後魏珠羣與丞相亮書胡已消息稱曰劉君  
子初甚敬重焉吳張昭嘗謂孫權已稱臣不當拒張飛  
大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客悅主德交非其人何  
足換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  
之昭烈領荊州辟為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從復

往表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雄威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  
期贊世配業元國魄兆先矣原叙梁初之曰良並與亮  
同族良時亮  
為弟兄耳夫雙川雅處審貴垂明於簡以才宜遣其

時若乃和光悅遠德天壤使時潮於聽世服於道齊  
高妙之奇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桐奔倫此乃管絃  
之五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良為左  
將軍孫權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衡國命協傳二家  
命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為草曰寡君  
遣使為良送聘雖好以結昆吾豕韋之勳原叙夏初昆  
吾豕韋





哥人吉士謂康謀之伴其人通志什身人與此合荆楚之令解於過火之

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收待之昭

烈即位稱尊親以表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人武陵趙

綱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威如急指會昭烈微

續於夷夷亦過官時年三十六昭烈拜良子東為騎

都尉良弟環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昭烈入蜀除綿竹

成都令趙葛大守才冠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

加亮異器烈臨崩謂亮曰為漢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

其察之亮猶謂不然謂亮今志作亮則不然守本多讓

為參軍每引見談論旬書造夜謂亮為亮曰建興五

十年亮曰無其深之德乎今日飲之則日後復對曰古中

物則非我以事強成故知安者內虛其取亦速若

公取之通心為二成城為下心致為上兵致為下則

建興六年亮出攻祈山時有宿將魏延吳懿

等論者守言以為宜今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護統大眾

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護違亮節制舉動煩擾合

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因擊之護敗走士卒離

散亮赴無河據延軍還漢中收護下獄流涕斬之以



謝朓時年三十九，謫臨歙，與亮書曰：「明公視護猶子，護視明公猶父，願深雅歙，縣與焉之，最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設雖死，無恨于黃壤也。十時十萬之衆，為之盡弟，亮親自臨祭，撫其遺孤，思若平生，蔣琬後，謂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又公喜可知也。』」原註：大武傳楚令也。曰：大夫若人，其若中忠之者，何子而應伯曰：『得臣將死，二臣上之曰：君其將以為我，我連公而死，吾恨聞之。』其言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戰智計之士，豈不借子亮流涕曰：「孫武可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子泉法魏，鋒戰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

則封賊耶？」原註：晉書曰：『此言亮之不無三用也。』且不足矣。或謂得臣之益，已盡於外，而後有法，法而後功。少五國而教其僕，保法於下，則時法勝於一，方才取之道，將以我軍不審，難乎且先立法，法之不司，大用正不謂其非才也。亮受成而不隨，奉成而後之，難矣也。為天下守，臣欲大教，而力而不量，才即任，德足行，眾知之，太通，則通則主之，裁之，夫十中可殺其一，人難守，其有道，明有法，法以而封賊之規也。言凡欲責，則當

法法全  
才法天

張曰：劉已得才，擇若夫身於操，而終棄昭烈事，劉璋而勤璋，拒昭烈，及昭烈克益州，首下令禁宮，已又辟周之大哉，王者之心，天下之度也。視操之性，既藏陰一，行必





衡強殺名士何嘗天塚邪亮之稱已謂吾不如子初速  
矣宜真不如哉所謂其心休休為其如有容焉者已為  
良真純幹任本亮其用使於賊亡之際昔黃射亭之後  
數日為獲罰不河私亮之明也或謂卿責元帥以為周  
於知人過矣

漢書曰錄此下有句胡傳今闕

張尚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  
南許文休人蜀謂尚幹理敏健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  
舉孝廉為黃復長遷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燕燕自劉

州內整江入璋投商兵拉是於德陽陷下軍賊遂成郡  
為璋秦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商遂乃  
開門出降昭烈以為為已都太守遷為司金中郎將復  
作農戰之冠先是益州郡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  
著於南土遂通孫權乃以商為益州太守任往至郡聞  
遂起趨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蘇靈外雖澤而內實  
虛不足假令縛與吳于是送商于權會昭烈前丞相亮  
遣鄧芝使其命芝言次可從權請商；旬至吳數平流  
便伏匿權本之知已故許芝道商；臨發權乃引見問





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庠子芑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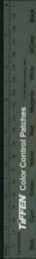
字林曰芑  
音久也

思三郡守監軍芑弟都太子中庶子

注

楊於字季林魏為武陽人也劉琚時思都詣郡詔烈定  
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從郡治舍洪因諫不聽遂  
辭功曹請遷嚴欲為洪為蜀郡從事烈爭漢中急書  
發兵軍帥將軍諸葛亮以問於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  
存亡之機舍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  
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  
烈烈此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

真頗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昭烈親親尊孫征兵不允  
遂任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烈  
疾病俱有後志舉郡及燒幽州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郡  
單虛足以元益無可憚於即放太子還其親兵使將軍  
味督鄭融討元家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葛  
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思信何能辦此不遵來  
水東下冀主上平安而轉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  
初芑辭但于安南峽口遮使得矣芑承洪言果生獲元  
洪建興元年芑為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



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任漢中欲用張  
裔為南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蜀天姿明察長于治  
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劉向胡  
倩儻差少裔隨視目下校數其罷能于事兩善初裔少  
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其洪既薨郡裔子郁終都更微過  
受罰不將厚俸裔後還聞之亦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  
及洪見亮出至裔所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  
州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有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  
自嫌不願裔為要職與役事也後裔與司徒校尉岑述

不和至于憤恨亮與裔言曰君昔在榻下營

據宋本志作榻下營

洪志作榻下營

本作榻下營此合 壞吾之用心余不知味後流徙南海

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未還委付大任同與王室自  
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嚴誓以相益削骨肉  
以相利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于元儉而君不能忍  
也耶論者由是明洪武私洪少不安營問而志清疑亮  
憂公如家事繼母王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晨功曹晨  
未至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祐有才策  
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





西土成服諸葛亮能畫時人之施用也

謹案日錄此下有何放傳今闕

敬曰向胡幹任內外中乃徵嚴易而無怨積于問學老  
而益爲君子哉寬尹琛列傳爲均叔若萊齋之族解傷  
於之政操何祗之精敏亮能任使各盡其才虛爲不容  
懷：旬攝足以本操強國紀律嚴明拜表出師一用即  
制內脩外攘其行天討以王法行王道三代之政履見  
于是矣

謹案此處贊闕

終

續後漢書卷二十

元 郵經 撰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劉琰 彭美 李遷 廖立 李嚴

魏延 楊儀

表則曰延故不以得治如魏延諸人頗爲元帝  
屬封等八人皆始理長中七以區陳故者故亦

爲月  
得云

劉封者本羅侯耀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荆

西土成服諸葛亮能畫時人之施用也

謹案日錄此下有何放傳今闕

敬曰向胡幹任內外中乃徵嚴易而無怨積于問學老  
而益篤君子哉寬尹琛列傳為均叔若華齋之族解傷  
於之政操何祗之精敏亮能任使各盡其才虛為不容  
懷：旬攝足以本保強國紀律嚴明拜表出師一用即  
制內脩外攘其行天討以王法行王道三代之政履見  
于是矣

謹案此處贊闕

終

續後漢書卷二十

元 郵經 撰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劉琰 彭美 李遷 廖立 李嚴

魏延 楊儀

表則曰延不以為忠如魏延諸人頗為元帝  
屬封等八人皆始於中世以區區諸葛故自

為月  
得云

劉封者本羅侯耀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荆

州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昭烈入蜀有茂勇選政劇雖  
時封年二十餘武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  
而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宜都太  
守孟達北攻房陵敵其太守劉祺進攻上庸昭烈遣封  
統進軍上庸太守申耽降遣封為副軍將軍關羽圍樊  
各封發兵封不慮又其達不和恃資破達：反奔魏與  
魏將夏侯惇為弟襲封與封言曰古人有言殊不聞親新  
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許憲不行也若乃權居禍主賢  
父慈親既有忠臣貽功以獲禍者子抱仁以陷難權高

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

原注史記白起自將道人大  
陳書曰不為其子與飲先

死之期子起王考次其嗣焉信不可與共  
委命子何不去權先言稱不願人與謀且作亂起  
王乃賜輕劍以子殺家人飲其心而塞人用其三面故  
其罪曰在子子為我死先王欲之權在自故奇孰受  
法語孟：人言孫天子數許子考以謂親卑則奉  
高孫十五色親為高孫孝公奉志王立公子度之使  
告高石及亮王身製高石以論家約言多道是故  
其子曰高石以能祭殺孝已昔言以故是故西守其  
野以然非骨肉好雜親：棄患也或有思移愛易亦有  
純間其間難忘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變之于父

勢利可加改親為雜况非親：乎故中生術假紫冠楚  
足業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犹如此原注世氏傳則  
忠公吳子吳





生從子為之安子而夫公欲之生身及所宜其則  
得是子公欲歸身使歸作歸惟行殺之身子生之使行  
可也子親其故以先立親之是子生又殺之  
味宜知有榮雖生子欲歸立之乃殺太子榮冠  
王為太子足榮神贊然王自取之使入  
字是若城父字遠歸息又外是也  
今足下與  
漢中王道路之人爾親非骨肉而據欽權義非君臣而  
處上位枉則有徇枉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連進而聞  
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中  
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大伯衛假隱其弟之謀無彰文之  
訊也止小白出奇入而為前重耳踰地卒以克復原注  
齊有東公孟無字也取平公于小 自古有之非獨

出齊宮無知就來明理公自息先入

自古有之非獨

今也人智貴光禍明尚以達僕撥發中王慮定子內發  
生于外夫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  
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恐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  
間漢中王矣然則跋扈然間其奈若蹊机耳今足下在  
邊尚可做息一時若大軍遂進天下矢據而還竊相為  
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狄造難背禍執皆如斯今足  
下棄父母而為人殺非礼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  
見正不從而殺之非義也白龍為丈夫為此三者何而  
貴乎以天下之才亲身來求避禍避侯不為肯親也北



而事君以正綱紀不為赤薦也誌不效亂以免危亡不  
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群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  
下翻然內向非但身僕為侮矣三百封戶雖統羅因而  
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  
得都宛齊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  
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許有句求多福行美足下勉之無  
使孤突聞門不出漢書曰漢高祖封功臣大封東山封文王  
受封曰不可中生曰君之親戚也封漢書曰漢高祖封功臣大封東山封文王  
不封而反我年蓋登及新雖元以有今名焉東我取置  
于魏而反我年蓋登及新雖元以有今名焉東我取置  
封不從申龍畢儀叛封走

成都既而統亦叛降魏昭烈怒封之不執關羽又陵違  
仗叛諸葛亮處刑斷極易世之機終難制仰功昭烈因  
共除之于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  
言昭烈為之流涕封子林為牙門將威烈元年魏書曰  
昭元年封和承中紀及后封居河東

劉璋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  
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昭  
烈定益州以璋為國陵太守承中立封都鄉侯班位每  
亞孝廉為衙府中軍師後將軍還車騎將軍然不豫回

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誦政而已平服飲食侈靡侍  
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誦詩書靈光殿賦是興十年  
與首軍師魏延不和言詭虛誕亮責讓之琰号亮為謝  
曰琰稟性空虛本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旬先帝以來  
無故之論殆將傾覆願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  
中鐵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聞者還謂言有  
違錯慈思念不致之于理硬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  
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可用今劉廙寄願于  
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愴悔十二年正月

琰妻胡氏入蜀太后太后今特留胡氏能月乃出胡氏  
有美色琰歎末帝有承吁卒五百擬胡至于以履持面  
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諺曰卒非擬妻之  
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右是大臣妻母朝慶逆絕  
彭美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驕傲多可輕  
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得  
說周文求呂尚反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原注漢書是  
門師也至高陽得會使人召食其食其入而衣冠此乃  
不拜食其出殿門時曰下陳石就食其為殿野足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歸厥厥功也今明公稽古皇極



允執神靈體公朝之德行勿首之忠清廟之作于是乎  
始褒貶之義于是乎興然而六翻未之備也伏見處士  
韓竹泰宏膺山甫之德履萬生之真枕石漱流吟詠  
花偃息于仁義之途恬淡于治無之域高概節行守貞  
嚴潔以高性守不虧雖古人潛適葺以如游若明府能  
自是北作守義不虧雖古人潛適葺以如游若明府能  
括致其人必有忠說蒼蒼之譽豐功厚利足跡之勳理  
元本 然後能功于王府飛散于宋世不亦美哉  
仕州不過書佐後人為衆人所誇毀于州收窮璋璋  
錯表為徒隸會昭烈入蜀沂流北行表歛細說昭烈乃

往見處說既與表非故人又適有賓客表往就表  
謂說曰漢客罷當母仲善說就客既罷往就表坐表又  
先責說食無後共語因由信宿至于越日說大善之而  
法正宿自知表逆益致之昭烈昭烈亦以為奇數今表  
宣傳軍事指授諸將不使稱意識過日加威都既定昭  
列領益州收拔表為活中從事表起徒步一朝處州人  
之上刑色豈然自孫得過漢甚語為亮雖外接待表而  
內不能善處容言昭烈表心大志廣雖可保安昭烈既  
敬信亮加容表行事意亦稱謀左還表為江陽太守表



聞當逃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起問美曰卿才具勇拔  
 公主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宇  
 當外假小郡夫人本望于美曰老革：寧可復道邪居  
 備雄子言誠然此即昔年也許頭許時許分許老許者許皮許色許  
 枯許之許形許也許裝許之許以許為許使許自許見許日許華許古許者許以許華許為許兵許  
 及許始許然許兵許年許：就許兵許也許又許謂許超許曰許卿許為許其許外許我許為許其許  
 為許勇許之許老許革許就許言許上許兵許也許又許謂許超許曰許卿許為許其許外許我許為許其許  
 曰天下不足定也越許許奔許歸許固許常許懷許危許懼許聞許美許言許大許驚許  
 默許然許不許答許美許遂許具許表許辭許于許是許收許美許行許有許司許美許于許教許中許  
 與許諸許為許表許書許曰許僕許昔許有許事許于許諸許侯許以許為許曹許操許暴許虐許及許叔許  
 無許道許孤許威許聞許窮許其許惟許主許公許有許伯許王許之許冠許可許每許業許致許治許

故乃相然有惡奔之志念公來西僕曰法孝直自術驚  
 履士元辭謁其闕逆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  
 之務謀霸王之業是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  
 然贊遂奉事馬僕于故州不免凡庸憂于罪國得遭風  
 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挺布衣之中擢為國  
 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原注是私之曰外子外  
 兒外子外厚外思外施外之外于外已外故外其外言外後外  
 願外正外自外其外也外父外願外有外百外死外也外美外一外朝外狂外悖外句外求外龜外誠外  
 為不忠不義之鬼于先民有言在于攝天下之圖右手  
 劍咽喉惡夫不為也况僕願別茲多者哉所以有從望



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技江陽之論不  
解主公之意卒厥歎願以被酒既原注也史老語此僕  
之下惡惡慮而致主公實未定也且天正業豈在老少  
而伯九十年有矣其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  
言敬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爾寧敢有  
他志和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爾昔每  
與士元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未踈盡心于主公之業迨  
名古人載數付帛士元不幸而死僕敢以取禍自我墮  
之將獲誰然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為主公計事濟其

天賦天明地察神有靈搜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  
心爾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美竟錄時年三十七

李進字漢南廣漢郫人也劉璋時為中郎長昭烈領益  
州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璋昭烈曰朕威以將  
軍宗室肺腑妾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冠而滅遂以將軍  
之取益州甚為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  
進曰非不助也力不足爾有司將殺之請為亮為請得  
免久之為健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  
北征馬謖敗績亮將殺之進諫以魯散孟明用霸西反





楚許子玉二世不戰夫亮意還蜀十二年亮亮不帝亮  
版發喪三日上疏曰呂孫震為未必懷反叛之心考  
宣不好為殺臣之君守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委萌  
生亮身執強兵觀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守危之今亮  
願破示彼得全西及靜息大小為慶末帝怒下獄誅之  
華郗字永南北魏定茲州為州書佐郎從事足於元年  
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在蜀北為治中從事是歲卒  
亮立字公洲武陵臨沅人蜀烈領荆州收辟為從事年  
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詣葛亮鎮荆州孫權

遣使通好于亮因問士人守難相殺辟者亮答曰亮統  
摩立楚之良才當贊其世業者也是安二十年權遣呂  
蒙於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昭烈昭烈素識待之不  
深責也以為已郡太守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嚴立  
為侍中末帝襲位使長水校尉立本亮自謂才名宜為  
請為亮之貳而更拜嚴在李嚴等下常懷快使後丞相  
錄李卻將玩至立計曰軍當速由卿請久好歸其事皆  
先帝不取漢中帝兵人多南三郡卒以三郡士兵人從  
勞後又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



言論有若立逆敵于彼而妻子還蜀

李晟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厭文以才幹稱荆川牧  
劉秉使屈請郡縣曹孫入荆州時晟寧靜賊逆西詣蜀  
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是安十八年著晟為將軍並  
昭烈于綿竹晟卒哀降姑以拜晟碑將軍成都既定  
為建為太守吳棠將軍二十三年益賊馬秦高祖等起  
于郫原注合聚數萬人到濟中縣時昭烈在漢中晟不  
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十人討之斬秦鳳等首枝党呈  
散老獲民籍又起烏夷率高定造軍圍新道縣晟馳往

赴救賊守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昭烈  
繼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昭烈疾病晟每丞相亮並受  
遺詔輔少主以晟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  
興元年封都督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晟書知後事移屯江州苗護軍陳  
到駐永安宮統屬晟：勿孟達喜曰吾與孔明皆受寄  
託憂深責重思得主任亮亦由達書曰節分如沈越拾  
周滯正方性也其見推如此初亮南征詔賜金銀飯一  
具因羞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虎賁六十人亮同群不



得已交之威與亮書勸亮且受九錫進爵稱王亮以書  
 讓之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魏書初亮足  
 下海以臣固勉以大義而違有是邪亮注司馬口論以  
 之道是以吾未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  
 百億今計賊未敢知已未答可為符諫之非分生自貴  
 大乎亮注前亮曰亮已未答而身若滅魏新服運于故  
 都吾當讓還爵位復命先帝于地下爾亮注前亮曰若  
故亮于子立介于是亮始毀廢之安八年還驃騎  
亮注前亮曰若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廢將二萬人赴漢中表

廢于費為江州都督軍興廢後事亮以明年當出  
 軍命廢以中都督署府事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  
 平催督逆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逆糧不繼平遣參軍  
 狐忠督軍成蕃會指呼亮來還亮悉以退軍平聞軍退  
 乃更得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  
 亮不進之愆人未末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  
 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遠留章均平辟窮情竭  
 首謝罪負于是亮庚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  
 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廢得平兵以



鎮漢中平窮難振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判  
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王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聞  
府辟各臣知平部情欲因行之際屬臣取利也是以表  
平子曹智王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  
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得平之厚也正以太事未  
定漢室傾危成平之短莫若喪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  
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尔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  
敏言多增咎亮又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  
不思忠報撥造無端危而不謝送周上下論獄案科並

人為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  
臨至西營詎疾還江漳軍臨至並復還江陽平參軍孫  
忠勸諫乃止今纂賊未滅社稷多難固事惟和可以克  
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東騎將軍都鄉  
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討交南  
鄉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繼左將軍領荊州刺  
史高陽鄉侯臣吳懿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  
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經軍將軍臣楊  
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鄒芝行前監軍在而



將軍臣豹已行中護軍偏將軍臣愛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為信中郎將臣丁威行右護軍偏將軍臣豹啟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興軍討虜將軍臣上官維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足義將軍臣國晏行參軍偏將軍臣晏行參軍裨將軍臣杜叢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安城都尉臣段劬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謹覲解平任免官祿祿俸印綬符策制其爵土詔食平為民使梓潼郡亮與平子疊教曰吾與君

父子戮力以興漢室共神明而間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與漢中委君子秉閔者不與人議也胡臣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國中乘于晉楚卿屢絀亦乃克獲思道則福應自無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進前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貞一意君身公瑛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判可復運也詳思斯成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卿光以為不可近

魏書卷之三十四





其行所至為威形吾以為麟甲者但不當祀之尔不圖

復有蘇敬之事出于不意可使考起知之考起者衙尉

南陽陳震也十二年平聞亮發局卒平常冀亮當自

補復策後人不能殺以激憤也費官至朱提太守

議曰封球養自取夷滅刑不為嚴立嚴於廢禁銅罰當

其罪故立本行國人畏服東漢刑網解弛朝廷日平於

于顏地故崔寔政論以為治當尚嚴孔明治蜀猛以濟

寬知政樂之道也習數卷在日管仲會伯氏醫色三百沒

為無怒言聖人以為難亮之使廖立並弟孝平致死豈

徒無怒言而已哉入水至平而祥者取法鏡至明而觀

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水

鏡無私故以免論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

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于勿化之罪為之而非私誅

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請為亮于是可謂能用刑

謹案日飲共下有規矩揚儀傳今開

議曰正以勇畧為昭烈識教故每以韓信取舍當一面

白許原注漢書張先曰漢王之許韓信可為大將當

一而云云韓信謀兵三萬人項北爭然越東封春



由紀契執道漢王母元侯漢書執命諸北牧上谷兵  
 東政張步以年并此六及于此步爭駕至此治帝自  
 軍討步以年并此六及于此步爭駕至此治帝自  
 有志者下庭難不自制而謂是為法嗚呼亮豈怯者耶  
 夫小勇似勇而非勇大勇似怯乃真勇也武王遵養時  
 晦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不攻而退使紂百克而旬斃  
 史克武王紀於至子與洋不師而金盤軍者八百諸侯  
 會口討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何多可也乃遂居二  
 軍紂帝亂策置武王從東伐紂諸侯咸全紂所守  
 則無以戰武王亂之紂命守紂所守紂所守紂所守  
 紂為小勇而武王為大勇高祖強魁燧居頑頑難魯不  
 與羽角造是逆逆使羽也嗚自憤原注史克項王胡漢

考後以善西人耳胡漢王執戰史唯少徒若天下  
 之民天子為也漢王笑解曰吾寧獨存不能與力項王  
 大索乃自披甲持鐵鉞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  
 王衣玉傷左入或身云公漢軍圍項王城下項王自度  
 不勝風曰此天之亡我非羽為小勇而高帝為大勇也  
 此之罪也乃自刎而死羽為小勇而高帝為大勇也  
 夫猶堅忍就功況天子乎昭烈之造造于操屈于呂布  
 奔走于二袁叔相于劉表稽首于孫權卒使孫吳曲折  
 敗慨然而後漢亮切于內治緩于出師屢出屢反盤桓  
 不進及成并定勝然後難耕渭漢為久駐之基示必討  
 之勢辱饒中涓饒不敢出守屈于一時信于萬世王者  
 之大勇也宜知之哉且高帝既定三秦關外響應逆將



五諸侯周禮古曰五諸侯者有 欽韓信得北舉燕趙光  
 武都于魏陽割平諸魯故朕命得會車駕當亮之時昭  
 烈崩祖孫權擊村庭固曰紅自閔心西未克一郡界延  
 萬人其能濟乎況于亮方為湯武之事仗正道明大義  
 一月而制正兵其止如山道退如風靜重嚴固開扉宏  
 遠自足城賊曉聞之格勢為溝之反攻嗚常聞金鼓謀  
 詭計守而不為原注漢書沛如為亮其謀而攻下亮而  
 兵而強未可執入或謂沛如攻擊亮亮則下軍兵曰今  
 即余其持更宜沛如軍何軍何軍何軍何軍何軍何軍  
 觀之定曰此壯其將欲沛士存而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則其樹而擊之沛如乃非其將也軍天賦此運無運益

田再戰秦兵危欽注至成勝云云明則沛軍中必大  
 下劉焉漢書西漢漢以亮為蜀人必曰自劉焉而東  
 輝漢王欲西歸漢書漢王欲西歸漢王欲西歸漢王欲西歸  
 侯府楚兵亂食漢書侯府楚兵亂食漢書侯府楚兵亂食  
 養先自為患也漢書養先自為患也漢書養先自為患也  
 之逆進打圍漢書之逆進打圍漢書之逆進打圍  
 若逆者志于功利行險僥倖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則復有用至于殺身為足  
 與語是教儀有幹息而不知義不能自附廉簡先國家  
 之急原注史記趙將相如為上竹位原說石趙蓋為之  
 見兵于趙者見兵于趙者見兵于趙者見兵于趙者  
 知兵于趙者知兵于趙者知兵于趙者知兵于趙者  
 生吾勇以為生吾勇以為生吾勇以為生吾勇以為  
 之內社自利之內社自利之內社自利之內社自利  
 相新軍寬之相新軍寬之相新軍寬之相新軍寬之  
 相新軍寬之相新軍寬之相新軍寬之相新軍寬之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明不暝于地下罪馮于足矣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霍峻子戈 羅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起  
事葭萌進軍朱南連閉城不降昭烈義之而不偏也成  
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野居有續遵司馬校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明不暝于地下罪浮于足矣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霍峻子戈 羅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起  
事葭萌進軍朱南連閉城不降昭烈義之而不偏也成  
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野居有續遵司昱校



尉叔監鐵之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于是簡拔良才以  
為官屬若呂入杜祺劉幹等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兵  
業將軍領益府如故建興元年拜走騎校尉領丞相長  
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丞相亮將自征之連  
陳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所不宜以一同之聖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己若意欲必往而連言輕懸至停  
留者久之會遣亭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建寧令志作任  
郡督郵通志作  
此公姑婿養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先官大

守董和以習方上大杜寢而不許注建寧同志後貢  
復官至領軍  
恢于州涉道木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劇璋恢知璋必  
敗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過于德竹昭烈嘉之從至雒  
城遣恢至漢中交好焉越越遂從命成都既定昭烈領  
益州恢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  
反有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帝武  
元年康降都督鄧芳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  
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  
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克因曰莫若老臣



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昭烈吳曰孤之本意亦已在  
卿矣遂以恢為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位平夷  
縣原注嚴州之曰凱之蜀人云康降地也去蜀二千餘  
縣里時本有容州號為南中五州號以詔領之晉泰始  
中始分昭烈南高定益州于越為南閩設于建寧朱  
焉容州褒反叛于牂柯丞相亮面征先由越為而恢棄道向建  
寧結彝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  
得亮聲息始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退還吾中間又  
斥解里乃今得報不能復北欲還吾汝等同計謀故以  
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益嚴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

南至樂江東接牂柯而亮聲勢相接南土平定恢功居  
多封漢吳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  
將恢身往撲討鈿畫懸獲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吏漢  
耕牛戰馬金銀庫車充經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  
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漢  
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都督隨諸葛瞻  
拒鄧艾死于綿竹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凱傳今闕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為復復



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昭烈東征  
敗績號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請兵五千人以補遺缺  
遣忠都送昭烈已還永安見忠而語謂尚書令劉巴曰  
雖亡黃叔復得魯為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  
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南征拜忠為梓潼太守  
郡丞亮薨反亂之後忠撫育庶理甚有成惠八年召為  
丞相參軍劉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  
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飛等  
討交山郡叛是十一年南夷亮帥劉胥及樓覽詣郡徵

床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新曹平南土

原注送

故主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為東歸督討 流康降都督  
張翼用法嚴吏帥到宵死在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  
翼令還其人謂翼曰送即送翼曰送即送代翼  
忠是也翼各為成或之賢宜可以然送之也而公家  
之務子于是紀稱不嗣代則乃能出用其賢使有新之  
舉忠康降本南中地也昔來時次漢江南中因以名官  
加忠監軍營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王  
昂轉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  
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赴為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  
裔圍復播都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  
五年還朝困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諸吉加拜錄



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成都平

尚書董禧遠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源注修弟也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恒歎嗚呼大矣愆怒不形于色

然成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

自發喪庭號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末一時

名士清望兩忠閣于君有功幹于事精勤難踴在忠後

其威風秋績皆不及忠表張囁子源注張叔之曰平陽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獲姓王

隨杜叢朴胡詣維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昭烈

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為護先鋒護舍水

上山卒措煩擾平追規諫護不能用大敗于街亭象

豈星散惟平可頓千人鳴鼓自持規將張郃殺其伏兵

不敢偏于是平徐徐救合諸營遁還而還丞相亮既諫

為護及將軍張林李威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亮顯

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選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

年亮圍祁山平列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

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薨于武功軍退還魏延

延





作札一戰而收平之功也。迨後與軍安漢將軍副車騎  
將軍吳懿往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  
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懿往沔陽平。更爲前  
將軍。著琬府事。六年。琬還往涪。拜平南監軍鎮北大將  
軍。統漢中。七年春。魏督吳平步騎十餘萬入寇。向漢州。  
前鋒已至。臨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千。諸將大驚。或曰  
今力不足以拒敵。當因守漢中二城。憑城入。魏軍謀  
志作今  
入。通志作今此關。關涪軍足得。關平曰。不然。漢中去  
涪。坐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焉軍杜參

軍據興亭。平爲使。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十人下白鵝  
之北。爾關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葭軍劉歇。高平意  
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賈禕。自成都相繼而至。  
魏軍退走。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  
燒成。若名。迨平生。平戒。旋手不能書。野。不。過十字。而  
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  
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謹。從。劉。至  
夕。端。坐。徹。日。儘。注。中無。武。將。之。休。然。性。狹。促。疑。爲。人  
白。短。以。此。爲。損。高。十。一。年。卒。子。劉。嗣。初。平。同。郡。漢。昌。句



居注古扶忠勇寬厚數戰有功功名爵位並平官至左  
將軍對客罪候其張翼應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  
有五句後有張廖

謹案曰錄其下有張茂在峻傳令關

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  
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師事譙周周人稱為子貢宋帝  
立太子璿為太子舍人遣唐于尚書吏部郎以宣信  
校尉再使于吳吳人稱吳馬時黃龍預政衆多附之憲  
獨不與交結志之左遠已來太守時右大將軍關宇都

督已來宋帝拜憲領軍為守劍魏人入寇召宇而還留  
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尋聞成都賊城中投動漢江長史  
皆棄城走憲斬魏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宋帝降關  
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關蜀收起兵西上外託  
救護內欲掎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  
徵其利背盟違約且蜀已亡吳安能久李孚保城繕甲  
告警將士勵以節義美不用命吳關鍾鄒敗百城無主  
有魚蜀之志而已宋固守兵不得過使步騭率衆攻憲  
憲臨江拒之遠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魏安東將軍



壽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司馬昭請力拒吳協攻城憲  
出與戰大破協軍孫林起復遠陵抗等率眾三萬增憲  
之圍被攻凡六月而拔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  
棄城走魏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危而棄  
之君子不為也軍令子其矣陳壽言子司馬昭遣荆州  
刺史胡璜假憲執等引遠點即奉命拜憲凌江將軍  
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已  
東監軍晉太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雒陽  
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

印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又  
先單宣時叙用者憲荐蜀御史杜幹壽良巴西陳壽  
南郡高純南陽呂權權字季志作高陽之  
本作南陽而此全許國江夏黃  
恭珣珣皆葛京汝南陳裕即晉選用或顯于世憲還娶  
取吳之玉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展正待士不倦輕  
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卒贈西安將軍諡曰烈侯子襲  
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歲順陽  
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

襲曰王連誅亮南伐有借賢之志為李恢呂凱為忠救







賈壯圖王服遠霍峻高亮有守以結主知王平朴魯有  
大將之譽尤卧北境銳開劔門張嶷策斷明果有控馭  
之才焉然南土廓清天徵并絃坤輿增重數君之力也  
若茲之機鑿遠到力疾致命又非諸賢之所及也弋憲  
力杆必成此然有力士之風國亡君虜無所效忠物矣  
而降其志可哀已思先與地紀錄云高亮有  
石前士其人攻之不能克  
賢曰言言杆城端端大將翰忠致命翼扶賢相戎戎用  
張飛常北向并終多材劔門益壯弋憲道窮决裂義襟  
天傾弗支感憤益深

元 郭經 撰

續後漢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字叔 費禕 董允 董允 董允 呂乂

陳祗 董威 樊芝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  
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游  
觀卷至廣都見琬家事不理時又沉醉昭烈大怒將加



羅幾軍師將軍請為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琬烈雅散毫無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竟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反鼻公字之東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徵符却合昭烈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即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因據劉邑險化廐庭廖淳亮教答曰忍性肯親捨德以珍百姓象人既不隱乎心實又使遠近不解

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其選之清重也遂為參軍五年亮征漢中琬母長支張寄留魏府事八年代喬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教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言公琬托志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末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亮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遣大將軍魏延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跡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亮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凶驕遠東三郡



苦其養唐送相糾結而之難隔數大兵象役還相攻伐  
美卷之亡勝廣首雖今有此支斯乃天時君其治展總  
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冬動東西將角以乘其釁又命  
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亦  
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搗戲于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  
戲之慢上不亦喜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  
言古人之所強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然反吾  
言顯吾之非是以然然是戲之快也又督曹楊敏毀琬  
曰作事憤憤哉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

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  
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後何問邪後戲坐事繫獄衆人犹惧其必死琬

臣注續書  
記按此二

心無適惡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事可謂直者初之度有武侯之風矣 挾戲故隨大將  
軍其性亦剛素心不假諂酒後言笑每有戲弄之辭  
雖外寬內忌竟不能釋有司承曹奏戲先為琬以爲昔  
應人雖之度量其不及琬遠矣宜其致然也  
丞相亮數聞秦州道險運難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  
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襄魏興上庸會稽疾進動未時  
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



造尚書令費祿中監軍姜維等皆誓死承命上疏曰  
穢罪難臣職是守自臣奉命漢中已歷六年臣既聞弱  
加嬰在茲規方無成夙夜憂悸今親路帶九州根蒂滋  
蔓平除未易若東西並力首尾將角雖未能速得如意  
且當分聚蠶食先據其枝竟吳期二三逆不克果俯  
仰惟取實恩履食飯而費祿等敢以涼州朝憲之要逆  
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  
羌郭淮破走其長短以為事者宜以善繼為涼州刺史  
若維在行衛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維令洛水陸四

道惟急是虞若果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遣住洛  
侯騰增劇至九年琬器曰秦子秋嗣為叔文將軍姜維其  
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由琬書曰已蜀賢智文武之  
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譽之草木吾氣類也桑梓  
之義古今所敦西到敬奉瞻尊大君公侯某當遙捧墳  
墓奉祠致敬願吉其所在秋谷書曰知惟臭味意春之  
隆難能通流未報未謂也亡考昔遭疾疾亡于洛縣卜  
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  
執父顧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祇書報為

嘆意義及至浩如其書云末帝既降節父斌詣會于浩  
待以交友之礼隨會至成都為兵所殺斌弟頌為太  
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將死劉敬業遣左護軍揚  
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侯鎮漢中魏雷奐寇漢中  
嶺者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敬以為男女布  
野農穀植穡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率所領由平據  
與勢多張排職滿五百餘里舍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  
魏軍既退敬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禕江夏郢人也

原注郢  
音詳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

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  
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由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  
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墓禕先白父和請車  
和遣關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  
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費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犹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入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  
曰吾嘗疑汝于文種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于矣  
賜烈位太子禕与允俱為舍人還廬于末帝即位為黃  
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即家于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





禕右而亮將命禕因袁由是衆人莫不易視亮以初從  
南歸以禕為貽信枝肘使吳孫權惟既滑稽朔明無方  
諸葛亮等術等才得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為披理  
以答終不能屈禕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服  
朕舅朝恐不能數來也叔每別酌名酒以飲禕視其已  
解然及問以國事並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概辭以  
解退而撰次牙間事等徐答無所遺夫及許還叔以牙  
執賁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  
不庭某莽此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英漢室臣雖聞

弱終不負來顧還違為侍中亮任漢中持禕為參軍以  
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聘為中書軍後又為司  
馬值軍師魏延而長史楊儀相憎忌每至並坐爭論延  
或舉刀擬儀儀涕泣稱集禕常入其坐間諒喻分別終  
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薨禕為後  
軍師項之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艱  
禕嚴恪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督視已究其意吾其逆  
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



昔令欲數禱之野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  
 才相懸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隨事終日犹有不暇  
 尔疏白漢中還法禱送大將軍鍾尚書事延熹七年魏  
 軍次于興勢假禱為奉祭柱禦之走極大夫來敬至禱  
 并別求其國基于時刊板交駟人馬糧甲嚴駕已訖禱  
 與敬對戲色無厭德敬曰向聊視敬君尔君信可人必  
 能辦與者之禱至敬遂退刻成碑漢書注魏基通語  
甲山嶺野其成甲以為書與元帝凡品清人前以家  
 子從屬得蒙禮命之任而論者謂遠交其其人松樹則  
 虎謀以山而記書註則一刻珍貴此所以較其相士  
 民之望也山心為財成書中附已不一其真與相干第

魯不事以此除成兵殿初命品古既為之計一則君民  
 衆其不意定其人輕用書本之事乎亦與信有謀主之  
 心夫道也備而釋兵之日是以方每與兄弟則父子從  
 後閉門事兵威而向者必無志乎忠臣為君深慮之懼  
 乎以此觀之其無大過也君子與臣為君深慮之懼  
 可也誠其人口視之不美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親之  
 魏明帝亦同然魏固豫州職禱沒領益州刺史禱當國  
 功名累而疏比禱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其子皆令布衣  
 素食不從車騎無異凡庶十一年出任漢中自疏及禱  
 雖身在外處賞威刑皆選先語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  
 此後十四年夏遷成都成望至者云却色無宰相位  
 故冬復杜元漢壽延熹十五年命禱開府十六年歲首



大會禮降人郭橈在坐禮字中志作郭終通鑑橈 禮歡  
飲沈醉為節子刃所害蓋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  
承弟恭尚公主為尚書郎頗名當世早卒諱長女配太  
子敬為妃

孫曰琬沉毅有度守志成規是以上下安和疆場不侵  
有宵柝之風而文雅遊之稱重厚老益加之以故故能  
坐却狂寇信深餘烈於制姜維不使之還嗚呼亮以經  
濟大才創宏規快遠思高出千古與伊周相上下而琬  
禕繼之抗衡吳魏復延漢祚三十餘年可不謂英雄之

士哉亮玄白比管仲樂毅管仲桓公生存而堅結蒲

師身沒而國內大亂亮強在氏得齊寺人始始滿師于

內亂以叔單是歸之多與他公幸易乎入西齊人始因

未盡下而遂于嗣王奔于他國原注史記樂毅下齊七

惠王即位使弱祖代封魯毅十餘城往宮即惠未服

兵反歸至因客王逃而走官僅以舟元珠五財官車中

元英故為反于齊官前兵之植植于汝箕宜若亮之

觀觀堂堂生無稍嫌沒無間感契振英賢界以後事立  
因討賊終觀之世則賢于管樂遠矣

魏宋目錄此下有董允呂又傳今闕





陳祇字奉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甥也少孤長于靖家  
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於厲有威容多技藝扶數術  
費禕甚異之故起祇董允內侍呂又卒祇又以侍中守  
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在祇上常奉衆在  
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按閣聖深見信受權重于  
維景耀元年卒中常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親職  
一統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曠允明令不融  
通朕甚悼焉夫存存今同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  
槃閔內侯故太子祿為黃門侍郎包祇之有寵帝近怒

允曰祇謂為自輕由祇媚世一人皓攝閔沒潤沒也

董辰字曼曼襄陽人也丞相亮時為令史亦之曰董令  
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通使為主簿亮薨後稱

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祇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

同郡樊建代為建字元長延熙二十四年

志同考後主為延熙十五年身歷亮不應云二十四年

病篤且延熙止二十一年明年即代元景建祇二字射

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權問諸葛恪

恪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

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董厥及建統事姜維常祇伐在外





封外以弱為強終已及將費之世三十餘年小人不得  
聞而儒主不欺肆及董九呂又相舉而出祇為侍中而  
非其人卒與黃皓蔽賢路固如想靈之毒都忘志于觀  
賈人遠小人之言嗚呼一小人一宦者孰能壞賢相之  
甚圖而亡人之國況多乎哉此聖人所以謹于微而戒  
乎履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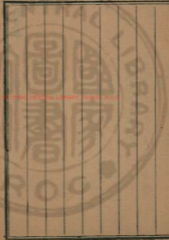
贊曰虎履龍顧天翻地覆不有君子其何以圖公政文  
偉靖共邇塞在國有賢難量碩德周公既歿乃命君陳  
鮮熙廟漢式張五軍近臣植君董呂克正陳黃禍傷隆

我漢命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元 都經 撰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與母居好鄭康學書立

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任郡工針掖州辟為從

事魏延州辟工因志作州以父同省為郡功曹後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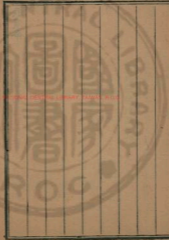
戎叛亂旬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承平軍事

續後漢書

卷二十三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元 都經 撰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與母居好鄭康學書立

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任郡工針掖州辟為從

事詳在州志上因志作州詳在州志以父同省為郡功曹佐亮

戎叛亂旬餘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承平軍事

續後漢書

卷二十三

七







見主上後遣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亮雖遠成都  
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討平襄侯延熙元年隨  
大將軍將亮征漢中亮既遠大司馬數率偏軍而入六  
年遠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遠衛將軍與大將  
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攻山平康夷及雜夷衆討定  
之詳前卷書地理志曰唯州僻處無漢軍已前徵外亮  
亦統之也亮討夷將姜維等討次山後亮  
城即美城也又出屯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將軍郭淮  
夏住霸善戰于沔西朝王治兵嚴等舉郡降維將還  
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後出而平不元而還維自以終

西名風俗薰莫其才武敢誇誇亮朝以為羽翼謂自隴  
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  
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  
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若保固治民敬守社稷  
如其功業以侯能者無為希冀徵俸夫或敗于一舉若  
不知志悔無及矣十六年春禕遇害夏維率數萬人出  
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  
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  
簡舉城降還國褒武興魏將徐質戰斬首破敵魏軍敗

運維康勝多所降下故河間救追趙兆三縣民遂十八  
年吳興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伏道大破魏鹿州刺  
史王經于兆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追保狄道城維國  
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逃兵籍國維却任鍾題十九年春  
就還維為大將軍夏整勅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  
會上邽濟失警不至故維為魏將鄧艾所破于段谷差  
微波亂死者甚衆：原由是忽維而靡已西亦餘勳不  
寧維謝逸引負求自嚴刑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  
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

啟康慶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  
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  
馬望拒之鄧艾亦有龐右督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注  
今志稽正北七里不及又  
通志必作北水與北水皆倚山為營望艾修溝壑圍維  
數下挑戰望又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  
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督實兵諸國以禦  
外敵：若未攻便不待入及與勢之役王平得報言嬰  
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國維合周易重門之義  
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關散互諸國皆敵兵聚







之月餘羅為鄧艾所擒遂往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  
道首鋒胡烈進攻關口蔣舒開門出降得舍格關而死  
遂陷關口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將  
唐斌憤救冀麻甫至漢壽雄化亦舍陰平而退遂與翼  
厥合皆遂保劍閣以拒會。與雄書曰公侯以文武之  
德懷萬事之暴功濟已漢報揚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  
惟時音嘗聞大化吳札鄭僞能喻斯好歷注於此傳其  
子左列為相與之雄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根  
運轉遂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于綿竹帝降于艾。前據成都雄等初聞蜀破

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破而入建寧讀按今志此下  
有段閣欲東入

勅令故戈於甲詣會于涪軍前將士咸怒故刀斫石雄

雄見會曰未何進也雄正色流涕曰今見此為速矣會

喜哥之厚待雄哥自摧運其印號即蓋與雄出則同聲

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此中士名士公休大

初不勝也會陰懷異圖雄知之謂可構或獲亂以圖克

復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莫無遺策哥道克昌



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故  
以此要歸于大將信不背漢于提攜以見疑于股肱大  
大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火劍而多死堂閣主愚臣我  
利官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  
公之泛舟絕迹全功休身登城竭之廣而從赤松子游  
原注之說起王身孫范蠡以陶朱公天美有說  
乎范蠡乃原高舟而去迹則為范子 漢書張良曰  
家世相輔及韓滅不交萬年之實為韓也後秦天下  
實動今以子古為命者韓則萬年之利也此布衣之  
孫子孫其美矣魏人謂韓之孫子孫其美矣韓古曰  
吾松子仙人也韓人謂韓之孫子孫其美矣韓古曰  
人有說王良山上書此而王才石星題 會昌元年遂矣  
而上下失守之女連之古得仙俱去

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于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  
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矣由是情妙謀甚維乃教會  
謀北來諸將請持旆死則徐教會盡死魏兵還復漢祚  
奏書與帝曰曠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  
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既攜鄧艾：糧車微因將維等詣  
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殺維其五萬使為前驅魏將士憤  
發教會及維并殺維妻子割維腹磔大如斗維昔所佩  
之蜀采綉宮室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巖大長秋皆先  
漢亡後邵正著論：唯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



右宅舍散得資財無餘則室無憂慶之衰後度無殺樂  
之煖衣服取供與馬取獨飲舍節制不奢不約官給  
費用隨手刷盡奉其所以然者非微貪厲獨抑情自割  
也且謂如是為天不在多求凡人之該常舉成敗故扶  
高節下成以委雜為技居無所身无染滅以是駭制不  
復糾遘美乎春秋褒貶之義美如姜雉之樂學不倦清  
和嘉約有一特之儀表也原注雉心其氏師氏之謂  
至于品第美節石行之能免也姜雉樂者雖室而外所  
蜀則遠居相村不可謂志所觀苟完不可謂孝室如舊  
類不可謂義取不死難不可謂節且禮故本數而民  
以進居樂得之任有數取長字于大智身最可也凡

謝州清遠無一為定而結之通其亡國之象也而云人  
之儀表亦深矣能惟好書而致有染習者其夫益云分  
可標不獨惟如外竹事官可舉也所云一行儀表上  
在歸學與徐去升本傳及魏晉時女餘親過女又心所以  
進歸學與州此能可書亦和女餘親過女又心所以  
難知正也 此或奇想恨心亦和知耗女而將筆下期  
見諸故史及善權飛得之能善此劉律泰漢故偶雖步  
得奇則報之以獲蜀上會事不惟送至梁城蜀人于今  
傳之或以為古人云必所同石而名必得非所謀而德  
為身必色從存且尼北刻所立其真善行之謂于辭史之  
入世烈士眾鮮少雄逸不能善却飾行之下送不能然  
所立行而衡蜀上忠夜周之計而乃及幾于送項之同  
吾道情于難美之音以眾弱之用而辱視矣于二美已  
賦之非美理外之奇眾不示明或梁城之口成之說唯  
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起劫制與典將何言可  
德會不得成已謀送送金蜀之功幾才三五矣但即艾純  
德府八出于其使諸葛明既故我郡自清杜若回軍教







則其史則稱得新史限地均行風俗同日俱廢天下視  
曰八使故得書不綱為御史元元年進八使  
行使俗者獨知有多忠則位特舉年少始定益州  
官此處徵情至言謂非元元大大使也  
冀為書位舉者廣為江陽之使治後今還梓潼太守景  
遷至廣漢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原降都督鈔而中辭  
將冀持法嚴不得除俗之懷心者率別皆時叛作亂冀  
舉兵討之未破會被徵當還摩下成以為宜使馳騎  
即飛冀曰不然吾以堂堂勳勳不拜職故還拜然人  
不至吾方臨戰場當運根積穀為賊賊之資食可以然  
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于子走統備不懈代到乃發馬

忠固其成基以破珍曹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  
冀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亮拜前領軍進論討劉  
曹功賜爵關內侯是年入為高書持建督建威假  
都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  
進成都維議殺出軍冀廷爭以為固小民勞不宜贖或  
維不聽將冀等行進冀領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  
魏雍州刺史王經：秦死于洮水者以萬計冀曰可止  
矣不宜復進：或數此大功雖大恐曰為此盡足維竟  
圍維于狄道城不能克自冀建冀論維心與冀不善然



大行皇帝

卷之

帝常率同行翼亦不勝已而性柔謙二年遷左軍衛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韓威在劔閣共討鍾會降則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翼子微為志好學仕奇為廣漢太守

廖化字元益本名淳襄陽人也

襄陽中人也

舉關羽王簿羽歎為美忠勳昭然乃詐死將人謂為信然馮持老母嘗夜西行會羽賊來征遇于歸歸始烈大悅以化為成都太守羽歿前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物遷至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討中牌諶以果

烈稱官位與眾異齊而在宗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平衆出伏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危用之無厭將何以立請云不有或先不自戢後今日之事漢必亡咸熙元年從洛陽道病卒

張曰鳴呼漢之將亡掌勇為楊看魏延姜維為甚馬亮終制從而樽死為制規者既危贖武蘇民以遲自謂

定中原如先丞相則里惡之效聲也

以江列子而施而

魏人先而美之歸不謀心歸焉  
魏如其歸而不知歸之所以美漢之立國保有益益以為關中河內依重險以自固故勝魏莫兵漢中諸國得





敬而不使之入鴟者烏鴟不下同終不能費人腹心  
雖乃易之却任漢乘縱敬使入高光腸烈不祀忽諸志  
夫莫化記雖贖或必自焚走已顛而大將位與雖巧不  
能衛固不死于君終為降虜天不違大哉矣

贊曰伯約詳獲魚刺弗烹脫廢高而註能典  
謹按陳志姜維與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同  
傳叙黃興鄧芝宗預楊戲同傳廖化附宗預傳  
此以姜張廖三人合傳者蓋取其多相連繫且  
同為降魏故耳

續後漢書卷二十四

元 胡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王嗣 常璩 衛施 譙周子 譙周 文二 譙奇

郤正

楊戲字文然徙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幹公弘已郡  
楊太守儒蜀郡丞袁伯達並知名戲每推仰以為亮首  
丞相亮深器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



敬而不使之入鴟者烏鴟不下同終不能費人腹心  
雖乃易之却任漢梁縱敬使入高光腸烈不祀忽諸志  
夫莫化記雖贖或必自焚走已顛而大將位與雖巧不  
能衛固不死于君終為降虜天不違大哉矣

贊曰伯約詳獲魚剛弗烹脫廢高而註能典  
謹按陳志姜維與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同  
傳張翼與鄧芝宗預楊戲同傳廖化附宗預傳  
此以姜張廖三人合傳者蓋取其多相連繫且  
同為降魏故耳

續後漢書卷二十四

元 胡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王嗣 常璩 衛施 譙周子 譙周 文二 冉資

郤正

楊戲字文然徙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幹公弘已郡  
楊太守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仰以為亮首  
丞相亮深器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



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府為屬主簿亮夢為尚  
書右選部堂判史符院請為治中從事史院以將軍第  
府又府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廉母都督領建  
寧太守以兵徵遂成郡拜叢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  
為射教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熹二十年隨大將軍姜  
維軍至芒水戰素心不服維滿後言吳母有傲弄之辭  
維外寃內忌竟不能堪軍還蜀司馬李恢為庶人  
景耀四年卒戲簡情者畧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  
書行指步希有盈歡然為子孫故居誠存厚與已西韓

後黎籍童幼相親厚後儂有疾屬賴輸無行見指戲經  
紀振非惡好如初入時人謂謀周無當世才少歸家者  
唯戲重之常稱曰吾昔後世終自不知此長兒也有戲  
者以此責戲幾表有威儀風觀始名雅與戲齊後至尚  
書督廉降使將軍先戲沒初改各早死戲以延熹四年  
為孝漢輔臣贊原注諱忘其少時述今多戲于蜀書先  
成或有應見打地而不在于其者也其戲之所贊心  
不伴傳者余守漢本不于其辭正可以驗其妙也  
其序曰昔文王敬德武王敬典大命世之主樹身行  
道非唯一時亦由間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句戲中漢





之末王綱杳杳雖蒙差處殷勤結生人塗地于是世  
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風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  
播流寄業則鄧則君主歸心傾服若越則贊焉賴風香  
威已為則萬里爾震屬脚庸漢則元龜啟運故能崇高  
祖之始此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孟山割陰天狂木加  
植魚津之知師復頌戰于鴛鴦也天祿有終卷忽不務  
雖編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萬人扶藹莫敢則德之  
所集歟也孟簡：有可觀焉逸乃並述休風動于彼聽  
其辭曰

皇帝遠植表游八方刻自中山聖精是鍾頤期誕生傑  
起龍嶺始子燕代伯豫君利英邁德賴望風請益扶已  
跨蜀窟漢以并乾坤復秋宗化惟乎臨萊歲運播德芳  
敷華及恩美西伯其音聞唐來世應或伏典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歎業江漢擊英連蜀權成世真受道河衡整  
式齊文教陳德教理物彰風質惠觀心念忘其有族靜  
邦內回高以經度臨敬庭定禮其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魏易丞相



可從清風是訪英威識受人倫孔子術：

贊許司徒

夙張赴：出身匡世秋莫偏上規北亮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秋難贊主洪業倖連解張齊報雙德交付  
與孔正政委恩博惟控慮傾身匡司

贊閻宮長張翼德

雖鶴奮起連橫合版首事三春保據河潼案計于朝或  
吳或國歌以來蒙家破軍亡弄道反德託鳳舉龍

贊馬孟起

吳侯良謀料世與哀多費于主是劫是結難思經案觀事

贊法孝臣

軍師美至雅氣極：致命明主忠情於聽惟此義宗亡  
身最絕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操舞登難立功立事于將之將

贊黃漢升

常軍清節元無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剛

贊重幼寧

安遠強志先林先烈經斯累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  
方任業

贊鄧孔山

功成才幹敏政文武當官理任術：研舉國強財施有  
長有叔

贊賈道伯

也躬王務國節不移說就初合盡心是規軍實所恃是  
解英解

贊王文侯

尚書清高初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見與文倚其高風好  
併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戒殆或賓見礼當時美謂備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煥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德林天文宣張大化或  
百茂林

贊王元春何彥英杜國輔周仲宣

車騎高勳惟其汝愛以弱制強不臨危墜





贊英子遠

子漢寧而奮擊，荷鄉黨以義。惟利以然，廣遠靈樞。因用，強。

贊李德昂

烟溪惟聖，股批且忠。因于遠思，切問達對。贊行休美，和我某世。

贊張名朝

鎮北敏志，善畫有方。學師操機，造事成章。偏任東隅，永命不祥。泉志未忘，放流殊經。

贊黃公衡

楚騎推忠，屬志有祇。取于內外，念公志私。

贊楊孝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晚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正

鎮南祖強，監軍尚篤。主器成任，有封爵。

贊輔元錫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兼虎辭理美，有允。

贊秦子和



正方受選豫聞股綱不陳不念造此異端存違當時任  
業以表

贊孝王方

丈夫剛粗聽聽難受命折衝外禦保國境不備不知志  
御言亂疾終惜惜始莫惟厥性

贊魏文長

戚公捐獲收美業人剛剛及理道則屬假舍順入凶大  
易之云

贊均威公

孝表宸定文報勤顯士元言規處仁閱許孔休文祥茂  
才武威播遠志楚之蘭芳

贊馬孝帶衛文經韓士元飛處仁毅孔休習文祥  
因山林風水南就忠威衛承伯言藏言時孫德崇銳偉  
南駕帝德儲義強志壯氣剛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因山孝承南馬威衛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強

林元經魁授游致言文進奮身同此艱沛志生一人至  
于弘大

贊揚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過絕不屈其勇卓夫隻後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公及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悔恨未呈

贊程公弘

古之命臣礼有來屆怒與同官不顧大德應有臣正信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康芳士仁却善潘崇

戲所贊諸賢自說書傳其行事可證也其餘史失其事陳壽史卷具名字生出木木改并錄于後云

孔山名方南郡人以荆州從事隨昭烈入蜀為雙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方為太守遷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賓伯名觀江夏郡人劉璋母觀之族姊也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奉命拒昭烈于綿竹與嚴俱降昭烈遂定益州拜為解州軍後為巴西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鎮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李嚴性剛於高麗將軍輔匡等年位共嚴相次而嚴不與觀其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和時年云年三十七卒

元朔名匡襄陽人隨昭烈入蜀為巴郡太守建興中板領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南和名苞襄陽人隨昭烈入蜀為江陽太守建興中轉遷至監軍後將軍賜將軍關内侯卒子式嗣少子式有文與共建齊名官亦至高書

糜仁本名存南陽人以荆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次于

維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嚴統中失卒昭烈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天稚之義昭烈怒曰統叙身成仁豈為非免存官頃之病卒

孔修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

文祥名楨襄陽人隨昭烈入蜀應繼雅令南廣漢太守有流風善政號論名亞嚴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忠子瞻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田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好入流言談劉璋時為州書佐昭烈定蜀後為縣竹令遂為荆州謀嘗從事隨昭烈征

吳軍敗于神歸過書子祐有又風官至高書石選部  
債南名朝永南人兄郡初曾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  
從事隨忠烈來征吳章武二年卒子永世二弟早亡各  
有才望時人號為孝氏三龍孝不上船烈為漢中王其  
父朝所造也

德訪名輝巴西安漢人莊烈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  
建興三年為趙應太守應與相亮南征為重天所害時  
年二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

義強名士廣漢郡人國小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

廉為符節長遼牙門將出為廣漢太守後治健為會巫  
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征為堂及所官

休元名智南郡人隨昭烈入蜀後烈東征智為領軍統  
諸軍大敗于觀亭

仁字君美廣陽人為將軍往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  
反迎孫權

普字子大義陽人昭烈自劉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  
為吳將呂蒙所擒關羽攻荊在吳為是廚卒

二十餘人此書多取作正傳故不顯見  
見吳不立傳者十四人仍存傳家原文

漢曰戰志趣不此戰高思遠有逸才跌宕不拘度外之  
士也大將軍宛與之言論戰備不答宛不惟不肯入釋  
其然一竹姜維衡之不蓋終以燕廢人之度量于此見  
矣陳壽蜀志及裴松之傳注句丞相亮以下閔張佐命  
故人外尚相牧伯參佐條屬功烈著顯者七十餘人及  
戰為贊及其竹事而不見紀傳者又數十人最顯景益  
多才若足皆亮嬰故執以陶鑄磨厲相變若使毫末絲  
粟之長莫不畢用標陰而柱石社稷闡店樞機為曰反  
屬音比機綽奏其間共與贊興漢室故能信倡大義抗

衡美魏漢亡而為者名臣者猶數十人高允餘程奕堂  
灼灼浮動草木有光屬天不與香星俱隕於戰威哉前  
後據蜀借寇者公孫述而下如季雄王建蓋知祥皆稱  
號數十年原注晉書此奉時德身漢或魏先之特存  
元年傳魏：或都王傳魏期二世志壽就漢傳子勢  
但溫滅之元四十六年 五代史 大魏七年王建  
魏：蜀傳子勢就漢魏之元二十五年後唐天  
成東益知祥傳魏：蜀傳子魏承滅之元三十二年  
弱根頃訖無一人可稱道庸蜀之險良是而寂：無聞  
乃知人材盛衰不在于地而在于人詩曰清：多士文  
王以寧又曰懷歸君子避不作人孔明有焉





王剛字承守健為質中人也其先天熙世以功德顯著  
舉孝廉補遠西安固督放山太守加安遠將軍殿集元  
制威志歸服諸種素崇慈者一求首降剛時以息信北  
境得以寧靜大將軍雖每出北征先期出馬牛羊豎此  
及義穀得軍糧因賴其資邊鎮軍政頗即後化雖  
北征為流云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十人號呼  
涕泣胡為人甚厚為至嚴所愛信剛子及孫羌胡見之  
如骨肉或結兄弟云

常指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補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

都未再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適沒官報當論  
重罪捕得獄訟爭身文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且更  
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訊又先驗問捕不答言  
但急行罰無所多問罷不執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  
唯主簿楊玩亦証明其事與浩辭同案成嘉瑞忘身為  
君却美抗烈舉孝廉除縣長年五十餘卒書子舊德傳  
後縣令頴川趙敷圖其像贊頌之

街姓字子棠漢嘉農道人也兄弟五人姓父為縣功曹  
姓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中縣長蜀郡成都張



名無子數呼功曹子者其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  
功曹欲乞姓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雖敬遠夙成學識  
通博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  
者父恒言己之折衷然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  
後故復為衛人舉遷奉郡尉尚注按今律志所  
人尚書大字志為  
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議曰剛忍服先戎藉忠守所事皆一節之士漢季之良  
也雖以父命為人後復以父命而獲可謂共矣然倫類  
之愛不足法子後也

謹按目錄此下有世周傳今闕止存照子房一

篇

照子房字元彥性靜然不交于世雖內外宗親不與相

見原注曰書德述傳考如  
人下將能預也人書州郡命及李璆據蜀安車

徵秀又璆叔孫子壽辭命皆不應常危鹿皮冠躬耕

山藪永和三年璆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太

朴既虧則高尚之德顯遠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

洗耳投簪以孤元逸之風原注曰子房石句是行  
之難為者也而中此服之注

曰中此服之注  
殷時人雖持外傳曰中此服之注行與憤負石句是行  
可也子房義曰

貴後漢書  
卷五  
三









繼子在朝達者其辭曰或有訛余者曰聞之前孔大士  
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替之急務也走政  
創制作範非時不立流標垂名柔功不記名必顯功而  
乃顯事亦侯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  
初造謀慮微視天運之府未考人事之感急辯者馳  
說智者慮軌謀入演卷武士奮戎雲合露集風激電飛  
董時檢宜用取世寶小岳大中存必怒和雖尺枉兩  
直然揚先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入愆：四海  
嬰丁禍啟筮道義之沈寤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桂璋之質  
兼覺得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出不至挺身取命幹  
非與秘請獨紫圍模昔是執九考不移有人無出原注  
口二載方城二考既珍廿七年方世今之漢儒計時務之得失  
與辨九考則二十七年方世今之漢儒計時務之得失  
題時款一策禍進一言釋放官責懸此素陰固未能輸  
竭忠於盡酒膏肝脾方入直志被黎元俾吾後軍都並  
有聞焉也蓋亦酸腐硬害曰執易立與安萬肆思焉斯  
位者屬局以收濟要夷庚之赫撫肅秋蘭以芳世則吾  
伎之被國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竊吁有若云子邪大



人心不同寔若其面子雖先施後美且絕管窺臣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今觀之形均仍萬萬事之積陳也或  
人率爾仰而趨衡向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庶帝  
以而從為我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哉所忠行  
為吾子論而釋之皆在洪荒雲林拳如三皇應嚴五帝  
承行是登是商前共飲書姬泉遺缺霸者莫扶贏大珍  
守本備八區于是從橫雲起但詐如屋守邪義劫智故  
刺生或飾員以警偽或扶邪以平榮或詐道以安上或  
勢以攻旬於荷正崇祿奪直亂位思無定必美無常經

故款法窮而惡作斯義歟而姦成子門大而宗或轉幹  
立而身刑大何故哉利而其心寵耀其日赫：龍章錄  
錄車服輪幸苟得如反知反海御荒遠志雖有極和寬  
未調而身正棘側度守未踐而棘折棘度天收其精地  
編其澤人而其躬思及其嶺初升高因於頽幽聖制今  
宗潤夕為怡媿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各慶起  
然高舉舉見危于壘中穢濁世之休譽彼壘極主侵民  
而忍于時務哉蓋易者行正之戒詩有精共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仗之然也相我大漢應久明人政治之隆



若陽春佈憲坤輿仰或乾文播皇澤以無世揚氏化  
顧瞻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咄之弘下有匡救  
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節之違繫于臺：由此志  
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教有政有尤有對末陽  
存于素秋言陰抑于孟春景和道而空舒你運氣廣而  
雄重深冲實不水極重隆收吳雄雲淨靈傑蓋世家決  
殊議人懷異計敢從橫者敢使其身祖詐者皆此其旨  
也今天綱已破德樹而崩丕顯祖之宏規廢好爵于士  
人興王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南朔祀以均祭幾皇

道以輔異維時者未一偶者本分望入垂或蓋均無會  
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鑑  
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庶  
政丹雘之治也鷹揚鸞騰伊望之事也魁岸假之上卷  
含祥氏之工計敷張際之秘策致力任以動世援華英  
而不遺意服伯枯障于榛穢我然吾不才在朝累紀既  
身所天心焉是時采藻游之廣深歎高歲之高時聞仲  
尼之贊感樹杖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美亦進可而符否  
故錄言對說時有枚獻學進人之有來于市閭將童之



終詠于鐘呼庶以增廣魏祥輪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  
聞揚別進應宜符如其違也白我常分退守已惡進退  
在數不婚不誣術性崇天大何能諸此其所以受入不  
出有而若無者也扶屈氏之常醒濁源又之必醉潤柳  
李之半身禍天齊之高怒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  
強夫不婚博不果前以顧軒不就底以慮無不躬舉以  
干澤不辭愆以忌杜何責之釋何廢之世何方之誰何  
責之八九考不彰同其所孰也方今朝士上積憂僕成  
羣猶麟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御林游禽遊不為

之抄浮鈔錄不為之敷止陽望出于唐葉陰精慮為而

時陽好晴而洪災息奈林禱而甘露降

原注淮南子曰  
為水以月時

于陽好之河為昔羊以身禱于奈林之惡聖人之愛民

如此其判矣各代春秋曰魯秋曰魯秋見史記而天下大旱

不收為乃以其身禱于奈林曰奈一人有罪無及萬方

萬方有罪在奈一人之不敬使上帝親為之天分焉

于是問其數推其公自以為誤性月行止有道啟塞有

期我師達則不怨不尤委命蒼已我人何辭窮路半

將及初却瞻噴典之流芳尊孔氏之遺教繼微辭以存

道憲先軌而枚制楚叔仲之優游美蘇氏之遐逸收止

足以言婦况浩然以容商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類蘇心之末秦槁木望之泥濘仍求激而增積肆中  
 懷以告晉青九方考精于豆黃養才流思于殊形注  
 子曰蘇詩必讀伯未曰子之孫文與子姓有可便與為  
 者今蘇曰尺馬也意可以妙矣前嘗相也相天下之為者  
 若以不才也亦可吾以良馬而不可吾以天下之為天下之  
 馬也何所然其得經宗斯者凡言性此其子為良馬也  
 下也結見之穆曰使之便也則曰此而實便人任取  
 之此而獲釋公不在此也伯未而問之曰賦矣子之所使  
 取馬者七毛物此北尚非壯如人何馬之能知也其有  
 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里而凡馬者  
 私其理之所能見而不知也其所以千萬里而凡馬者  
 名其外見其所見而不知也其所以千萬里而凡馬者  
 所不見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于為者為其所以也  
 之為也注南子曰曰固亦足矣泰守焉清所也焉其

如為一也蓋此方能辨燭察室以應譽原注地書口  
 其精養身察其意妙辨燭察室以應譽原注地書口  
 聖物五枚則于天下必有能相制者若薛燭察室而問  
 之吾人欲純純而潔潔而潤潤而觀其妙燭察室而問  
 此所謂純純而潔潔而潤潤而觀其妙燭察室而問  
 馬于子戶戶之出也其可也其可也其可也其可也  
 亦至之山而下能天精下之飲也乃因天之情志其後  
 公擊鼓大已下能天精下之飲也乃因天之情志其後  
 乃一曰地物二曰死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不謂之也子已死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有之也物三亦何足與于聖學記注以流聲原注禮記  
 千尸之祭三亦何足與于聖學記注以流聲原注禮記  
 可隨也而以於者不可為也齊報相解以濟文原注  
 之曰此此謂蓋君曰文下生亦能作健焉以齊楚客  
 其危者也凡作錄鳴必先解以似理之附其也









日問帝曰願思河岳帝曰此間朕樂蜀不足思也郤正  
聞之謂帝曰若吾王復則宜泣而吞曰先人墳墓遠在  
亂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問其目會昭復問帝對如  
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非嘉正志勵齊聞而使奉始中除安陽令遣巴而太  
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顯沛守義及見父用盡  
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已而太守咸寧四年卒  
不違中節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表百篇

儀曰謀周郤正問學處博又未純得進規醫固有先漢

之風尚不能強君以義死因說敵據險守安以圖恢復  
乃咄咄謂晉舉全蜀吞國藉而轉軍門及社稷以為長  
策小人之德也嗚呼昭烈百折僅有此六孔明不濟維  
之以死乃為腐儒所責并入學敵惜哉故二子之事不  
列諸儒以要亡漢之終焉諒考不居于已實不臣于晉

世宜教于中自高其節以蓋周之懿耶原注陳壽評

王降魏可守曰荀為天子而包降請命何向之原于大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王魏之墓不

與同天矣惟遜于其父使荀向事魏何魏苟存有大義  
五之道哉陳壽曰春秋之義固若死社稷知大夫死公

死於天子死可守于八子固謂萬乘之君倫生苟克亡  
此亦列其微宗泰矣且以事警言之理有未盡何者





神雖屬主定無假村之說我雖居北未有大崩之氣規  
 不能居日固守則成借一旬可逐次東歸以思復國是  
 將窮意以重言謀白帝靈元以強卒雖是即蜀士既扶  
 山水後陽地散散陽非多兵所涉若思故會稱保據江  
 川樞矣亮中允解東國少北則美厚五石有然靈從吳  
 之二神水守宰此何致害之無所而慮于必亡耶魏師  
 之未莫聞人舉此道則者新應資欲智則師者多慮且  
 臣仲有會情勢代起徐固志慮之先以取發得之卒此  
 起注所以取國門四軍所以擒制劫也則為思一運自  
 因者下整望于敵人心既折石之生機我意至有云下之  
 不者則己角安能復為之下壯我新人可以三條大之  
 各失觀百兵齊列戰之取或固據王城或急據烏笮所  
 能足師正事速羅任獨坐四天劫師亦人謀也勿使懷  
 苟存此計納法周之古何危甚之故得令若之可復我  
 神既屬主固從為臣方之中也  
 日半危蓋人天機不妄造十

贊曰文無清約子業最達蜀何多賢音嚴蘇發譚郡屬

儒劫主健決學多何為終號名節





NTL 0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ET. 3198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2



續後漢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上武帝

長劍曰陳壽以魏為正統故操始稱魏大祖正  
 名從稱先主後主才足取焉魏於蜀則始稱魏  
 天子蜀直為魏之儲今自稱皇帝與九六主皆  
 引其魏姓名同大魏元帝為漢傳魏其能  
 中化者亦皆別去其末謂魏則以漢正朔如  
 之亦此謂魏則來漢正朔則魏也仍以本國之  
 年紀事其諸莊子之傳則仍其國之年於其字

元 郝經 撰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祿大喜而去孫嘗私入中常  
侍張讓室讓覺之操舜子執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  
莫之能害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碭陽北郡尉結治尉  
解縣五色棒于門孔禁者皆棒殺之靈帝所幸小黄門  
蹇碩叔父夜行即執殺之靈寵歎連其殺死者連碩即  
令操從妹大鴻臚僕宋奇被誅伏生免官後以能明古  
學復拜諫非初嘗武陳蕃之死操上言言武等正直枉  
被陷害姦相盈朝善人廢塞言甚切至帝不用其後始  
公卿以謠言舉村吏二十石改埋無效為民靈寤者時

太尉許儼

解注與

司空張濟承望宦官受取貨賂其官

官于為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聞而虛糾遠近小郡

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操說司徒東

海陳就使言公卿所舉皆美瑣禁避責成奉堂其私所

謂故鴟鴞而因鸞鳳其言忠切此云有後更海陳此與

微者志拜議即宦官遂共誣陷就死獄中光和末黃巾

賊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濟南相國十二月己亥今

先在濟南賊殺為御史此云拜騎都十餘縣長吏多阿

清談美書

漢書

四



附責成賦汚狼藉於是秦免其八禁新淫祀姦宄違窳  
郡界肅然漢書長史取受會稽依侍青營居有積  
道通窳入他郡故賦夫行一郡積年而賦陽王劉  
以有口于獲能其因爲立計會門諸卿相伏數濟而  
七歲至六百餘何嘗入賦賦二千石與賦得民所怨  
齊作日甚况王會窳用世長史無能賦七太祖利  
是除其法中世之守世之守世之守世之守世之守  
太守操見窳成極惡綱紀大壞遂不就稱疾歸鄉里請  
書射獵以自娛樂漢書王傳周王容初  
蘇末郡太守曹博元賦于中時以此能  
是除其法中世之守世之守世之守世之守世之守  
中平五年故太傅陳蕃子連與術士葉拓會于冀州刺

史王莽坐措曰天文不利宦者貴門常侍貴族滅矣漢書

今志仲漢 逸嘉谷曰若然者芬顧驅除因與南陽許攸

沛國周延等連結臺榭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

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進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

微劫誅諸常侍皆問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操：

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

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拯宰輔之執

因承政之重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至於霍光受託國

之任攝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





之被昌邑即位日淺朝之權臣迎用羣小謀出密近政  
未亂如禁園改命如拉朽今日諸君徒見羣者之易未  
觀當今之難也諸君自度結東連實何若七國合肥之  
音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豈必克不亦危乎芬不聽  
呼平原羊敬胤邱洪共定計洪欲行歎止之曰夫廢立  
大事伊霍之所難容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  
此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  
宜北行帝乃止勒谷羅兵械而發之芬俱解印綬亡走  
至平原自殺全城達章鯨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

尉  
萬天下騷動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持為典軍校

六年夏四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召  
董卓將兵詣京師操聞之曰聞聖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當做之權寵使至於此欲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必紛紛名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效  
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列廢少帝為弘農王立獻帝京  
都大亂冬十月卓來操為脫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不就  
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遇中牟為亭長所執執詣縣或竊



識之為請得解原註世路十年故天亡人先於子時時  
可也不宜論天下得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不十二月始起兵於已吾陳留方廣衛世以家財資擇  
募兵得五千人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等十郡守  
相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操  
行奮武將軍董卓多歸心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夫累不  
世出能操亂反王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環必斃君殆天  
之所啟乎二月卓聞兵起遣使召袁王使天子都長安

卓留屯雒陽時術屯南陽觀屯郭起與河內太守王匡  
屯河內原註觀志河內王匡屯河內屯河內原註觀志河內王匡屯河內  
屯河內屯河內原註觀志河內王匡屯河內屯河內原註觀志河內王匡屯河內  
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共屯酸棗  
畏卓兵強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  
指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空之重據二周  
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  
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  
戰而天下定矣遂進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遷卓



將徐孚異戰不利，操為說，又兵中所欲，馬被創，復弟洪以馬授，得夜遁去。孚見操，將兵少力，戰盡日，謂敵未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博列敵來，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操之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河內之夷，臨孟津，攻棗祚，將守武泉，據敖倉，窺榷大谷，全制其險，使東將軍軍東南，揚之軍；丹折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臺深壁，勿與戰，並為鼓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是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遂等不能用州郡兵，奉清祿，與夏侯惇等

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運到龍虎士卒多，殺夜燒操帳，操手殺十人，乃得止。其不救者五百餘人，至鍾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遣之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素結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操拒之，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遠近莫不響應，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割於菴，臣未有昌邑亡國之憂，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軍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印於操，生中，舉向其肘，操笑而惡，馬紹使人說操曰：「今袁公



勢盛二子復兵天下英雄競喻之操不應由是不直結  
而有圖之志

二年春紹徽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遷長  
安秋七月末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統陸固

等十餘萬屯暮魏郡末郡王統不能禁操引兵入東郡  
擊白統於濮陽使之末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陽

三年春操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操將皆以為當還自  
殺操曰諸將跋扈而攻魏朕命汝奔西安攻臨黃

大石注

我能拔其本也賊不能拔武陽必矣乃引兵西入山攻  
毒等衣冠喜聞之善武陽還操要擊陸固又擊匈奴於  
大羅于內黃皆大破之

石注魏書于大羅者南單子于也中平中安封匈奴于大羅平  
以助漢會本國及殺南單子大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  
天下統統與而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得郡者



夏四月司徒王允殺董卓：將李傕等殺允遂擅朝政青州黃巾賊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鄒遂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為賊所殺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新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為狂賊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收州必寧生民聽信乎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收逐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操將步騎千餘行視我地卒抵賊營賊不利死者數百人賊數求降其皆精

悍操得兵少新兵不習練皆畏賊不敢戰操被甲嬰冑親巡撫之明設賞罰承問討擊賊稍斬勳士氣始振賊移書于操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皇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逆戡漢行已盡昔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一人所能存也操見操呵數其罪更設奇伏晝夜會戰：無禽獲賊乃逃走馳信報死購求其長不獲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為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高為兗州刺史將之却操逆擊之高奔袁術冬十月治中



從事毛珣勸樞奉天子以令不臣乃遣使西入長安通  
書確泥懼泥厚加報答表術與袁紹有隙術求救于公  
孫瓚：使昭烈屯高唐界經屯平原聞瓚乞發于以遣  
紹操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操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新術道術引軍入陳  
留屯封邱黑山餘賊又勾奴于大羅牙依之術使將劉  
祥屯巨野操擊祥術歆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  
圍之未合術走寒邑追到大壽決梁水灌城走海陵又  
追之走九江夏操還軍宛南下郡關雲擊賊數千自稱

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并費略任城壽穀  
壹并其衆操欲圍徐州表請州郡各罷兵詔書下謙：

不奉詔上書自訟被操乃攻謙下十餘城謙城守不敢  
出操引兵還初操父嵩去官後還推董卓之亂避難琅  
邪操今泰山守龐參迫置兗州嵩輒重百餘兩陶謙別  
將守陰平利嵩財物掩繫嵩于華費之間殺之并殺操  
弟德閻門皆死

居北世語嵩在大華山華山大社令表  
山守龐參迫置兗州和兵來五衛  
謙在道數千里掩關守險以為不設備謙兵至  
大社參德于門中嵩操守險先出其妻：既不能得  
去嵩逃于周與妻能脫害閻門皆死和州曹宇赴表  
後天德定冀州和時已死天書太祖迎嵩輒重百餘兩





南郡每用張問特騎二百萬送問于泰山中曹問劭奔  
大葛取則治問年事有大如神任子瞻強敵代之  
袁紹據意強為之引兵復擊詭至彭城大戰謀兵敗走  
保鄆初京雜運車車之亂氏視移東出多依徐土逼操  
至皖敵男女數十萬口此字與志合疑衍於泗水  
為之不流操攻鄆不能克乃去攻取處睢陵夏邱皆屠  
之雖天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夏四月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攻陶謙故  
互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鄆操將會約與昭烈屯鄆東  
委操；擊破之遂攻菟首所過多所殘戮原注羽成

氏古之今就置之初操殺前九江太守邊讓張邈陳  
由乃殺其屬鄆進出官等俱遂叛操迎呂布郡縣皆屬彧程昱保鄆城范  
東阿二縣固守操乃引軍還布攻鄆城不能下而屯濮  
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據東平斷充父泰山之道豈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  
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陳亂會日暮得  
引去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  
反意及戰兵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安在操曰  
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



出壁馬燒左子司馬接吳秋操上馬至營諸將未與操  
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僕為攻具遣復攻之  
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虫起百姓大餓布糧亦盡各引去  
秋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  
山陽于是表總使人說操欲進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  
將許之程昱止操從之冬十月操至東河是歲殺一斛  
五十餘萬錢人相舍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卒賜烈領  
徐州

二年春操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

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  
蘭敗布走還新蔡操軍末氏以陶謙已死欲攻徐州  
還乃定布荀彧勸先定布操從之布復從東歸與陳宮  
將萬餘人東戰操兵皆出放麥在者不能十人屯營不  
固操乃令婦人守譚慈東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  
幽深布疑有伏謂其人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  
南十餘里明日操馳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令輕  
兵挑戰既合伏兵悉棄堤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  
連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



東奔昭烈張邈從布使其弟超持家屬保雍邱秋八月  
操圍雍邱冬十月操遣使言方物詔拜操兗州牧十二  
月雍邱潰超自殺夷三族邈指操術請救為其下所  
殺遂定兗州東略陳地吳歲長安亂帝東還敗于曹陽  
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操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柏表副將  
操將迎帝諸將或疑苟或陳昱勸之乃遣曹洪奉書將  
兵迎帝將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拒險洪不行進汝  
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表

術又附操與二月操遣軍討破之斬辟邵等

操書及文  
建安五年

汝南將賊劉辟嚴廣結術為  
時辟未斬也置承陳名之徒儀及其眾皆降洪遣書于

揚奉：「昔共表擁為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擊

父魯費亭侯秋七月河內太守張楊及楊奉韓暹以帝

還雒陽奉利屯界陘暹於功亭范滂承恩之乃潛召操

操將兵詣雒陽奉誦張楊之罪暹懼誅車騎奔楊奉

操自領司隸校尉假節錄尚書事于是誅議郎侯新

尚書洪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顯國將

軍伏完侍中丁珪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郎郭滂御



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解斌東郡太守楊爽  
 即羅即伏德趙毅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為  
 為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時韓陽殘破帝居城西故中常  
 侍趙忠宅董昭子勸操執帝如許九月車駕出蠶棘而  
 東操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帝西還朝廷日亂至是  
 宗廟社稷制度始立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正王曰自古  
 春大白虹暈于斗牛天運受感又芝行守五河不  
 可紀也由是天子是不北渡河將自許昌出五河不  
 幸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艾或會言天又會葬命  
 之家遂作給身子起必有樂者三歲數言于帝曰天合  
 爾去就五行不常或又若王也操深若執也能要天  
 下者守社也唯委任帝氏而已公問之使人語立口知

公流于朝延然天運遠乎勿多言王謂受感送守北  
 河故天子不北渡河操嘗車得帝北渡河故操記述  
 不及人謂代天者王運數言然則漢書魏紀能安天  
 下者曹氏即預言國政天社稷不然而言不可信也  
 之違許楊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操擊奉：南奔  
 東衝拔其梁屯于吳以袁紹為太尉結恥班在操下不  
 肯受操乃以大將軍讓紹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  
 總之以聽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使管朝政已乃  
 將兵征伐于外袁紹與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  
 融有謗詆操以他過誅之操曰今天下土崩相棄蓋遂  
 賴相君長人懷快：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



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不信若後誅除則誰不自危止  
大起布衣在塵垢間為庸人所陵厲可勝怒乎高祖封  
雍齒而君臣以安若何忘之結以操外託公義內實離  
異深懷怨望此其最私之心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魏武  
至而收服之武非不先于魏誠宜所深先付  
人敵其在行之結乎呂布擊臨潁取下郡臨潁未奔  
程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善得衆心終不為人下  
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欲共舉英雄也救一人而失天下  
之心不可張濟白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贖領其衆是  
歲川袁氏歸附皆始興也田白是共會又餘

二年春正月操擊張繡軍于清水繡舉衆降操納濟妻

繡恨之襲擊操注為流矢而中殺長子昂弟子安民

操乃引兵還魯陰繡將騎乘鈔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

表合謀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夫不使取其質以至于此

吾知其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不復收矣遂還許以鍾

繡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袁術稱帝于壽春使人告

呂布注：取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

襲殺陳工窺及其相駱俊操遣征之術聞操求晉軍走



留其將楊彪李聖梁綱樂就操擊殺守新之街走渡  
淮操還許大尉楊彪與術迨始操怒下虎獄託操幾殺  
之操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張繡操遣  
曹洪擊之不利還北葉數為繡表乃復久十一月操自  
攻繡乃以魏書為清水利古時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  
之生禽濟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操還許二月操圍張繡于穰夏五月劉表  
遣兵救繡九于女求以絕軍後通表結反卒時繡言曰  
曹公結表許操將引還繡兵未攻軍不得進深謀遠慮

公軍不得進大平初有表下 遣營前探與荀彧書曰  
有進許以作表攻賊明也 遣營前探與荀彧書曰  
賊未退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則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  
繡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乃夜擊險為地道患  
過輒重設奇兵以偽遁繡悉兵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大  
攻大破之秋七月操還許荀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  
操曰虜還吾歸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  
復為袁術使高順攻昭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  
為順所敗九月操東擊布冬十月虜彭城獲其相侯諧  
進至下邳布自將騎追戰操擊大破之獲其銳將成廉





追至城下播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沮其計  
求救于衛劬布出戰又敗乃還固守操連戰士卒罷歛  
運周荀攸郭嘉計決沁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  
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泰山賊霸孫觀  
吳敦尹禮昌孫各聚眾布之破昭烈也霸等也從布  
敗復窮使拾吳敦等皆詣操降遂剽青徐二州傳于海  
以委馬公瓌那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賊霸  
為守相初操為兗州牧以來平眾謀為別駕張遼之叛  
也邀劫謀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誰

頓首言無二心操喜之為之流涕既出還亡歸及布破  
生得謀眾為謀懼操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  
君子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四年春二月操還至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楊柱目又殺  
醜以其眾屬袁紹毛射大夏四月還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渡河擊之因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  
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大城交戰大破之斬  
圍操遂濟河圍射大洪高車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救倉  
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兗州



板孫曰惟魏神不棄歎也及聞神走韓怒曰神不面走  
越北走胡不置也既下射大生擒神孫曰惟其才也擇  
其驕而用之時素結既平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  
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孫曰吾知結之為人  
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胆薄志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  
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  
乘也秋八月孫遣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  
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孫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  
張繡軍突臨到列侯十二月孫軍官渡表術自敗于陳

日盛因弱乘隙自青州遠迎之術欲走下邳北過孫遣  
昭烈及米玄要之會術病死程昱和喜言于孫曰劉備  
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本東也與董承等受衣  
帝中密詔令誅操及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  
討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原注程書王忠欲風人少為  
尋表上請亂忠氣之也人說  
軍南面代問位妻子伯為州州遠迎北方客人志不  
法因孫守位是擊之奔其兵眾數十餘人皆歸公孫志  
中神孫既和許五官持和之密使人司說寫世  
行公孫既取取間孫孫擊之為難以為說矣 戶江太  
守劉勳未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操殺承及王服神解督喪三



換并投責人董氏暗其姪自將擊昭照諸將皆曰與公  
爭天下者表也今絕方東而棄之東結東人後若何  
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在法孫或乾氏表  
備人傑也特生憂人表以文曰文之紀言紀多謂已  
政前表行廷南非實者與表之作者又出竟表之行只  
是也不可盡述乎兄弟謀賊聖考多居在氏以易覆文如  
此者非一限乎或此等者皆行於代正龍氏皆以天  
元之官元非其類表結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克  
也郭嘉亦勸操速東擊昭則破之生擒其將是使傳昭  
脫奔表結獲其妻子其將聞忠義走下邳復進攻之瑜  
則曰錫友為昭烈又攻破之操遂官渡結卒不出二月

結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結引  
兵至黎陽斬瓊河夏四月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  
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結  
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  
從之結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  
未至十餘里良大驚走避戰无張連關忠義擊之斬良  
逆解白馬圍救其民橫河而西結於是渡河遣操軍至  
延津南操勒兵駐營而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  
騎有頃夜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







操為長安以拒之操來少糧盡士卒疲之百姓困于征賦多叛歸紹操患之與荀彧言操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志眾聚官渡欲與公決路敗公以荊葛營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棄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尔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中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英雄先逃以為先逃則力強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責地而守之極其優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

相持乃謀擊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騎烈助辟遣曹仁擊破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許遠徐晃史渙連擊大破之盡燒其車操與紹相拒連月雖北戰斬將然兵疲食盡操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得罪奔操聞攸來既出迎之操笑曰子幼遠來吾事濟矣既入生謂操曰袁氏軍威何以待之今有義糧子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史言之又



曰可支半歲仗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  
操曰向言戲之尔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仗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應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  
萬餘木在故市烏巢屯軍無慮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  
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  
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  
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拖柴薪所歷道有問者縛之曰未  
公從曹操鈔取後軍遺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  
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曉守望見操兵少

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之紹遣騎救瓊至  
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在背  
後乃曰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斬瓊及  
督將賈元進騎督韓玄子昌咸殲瓊胤等劉將將軍淳  
于仲簡莫木元將紹麾下孫觀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  
自天後何問為操意不欲殺許攸曰明日覽鏡蓋不忘  
人乃殺之而殺士卒十餘人皆取其鼻耳馬割唇舌以  
示紹軍紹軍先與紹將高覽張印為郭圖所害起而焚攻其  
訕操營降紹衆大潰紹及譚素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





救其相重圖書以密給衆降者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  
餘人操上言曰大將軍鄧侯侯表臨前與冀州牧韓馥立  
故大司馬劉虞刺作金璽遣故任長單輸詣虞為說命  
祿之數又紹與巨書云可却却城當有所立禮請金銀  
印書廣升是皆在焉紹二侯弟濟陰太守叔與紹書云  
今海內喪敗天竟寔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而兄  
臣下欲使即任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璽合會謀斷送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公送  
無道乃至于此孤勒兵馬與賊官渡東望朝之威符新

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逆大破漢紹與子諱躬身逃  
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操收紹書中得許  
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殘賊猶不能自保而  
况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操帝時有黃星  
見于冀東之分遠東股也原註二蒼旭  
印古道字善天文言後五  
十年而操破紹天下莫敢矣以劉瓛為揚州刺史治合  
肥操以孫策既卒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融諫乃止因  
表策弟權領其衆而厚撫之



六年春操就戮于安氏以表絕新破欲以其周擊劉表  
荀彧諫乃止夏四月楊兵河上擊紹倉庫軍破之秋九  
月操運許都之米欲也使臨潞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  
應之遣蔡揚擊都為都所破操自擊臨潞臨潞奔劉表  
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操軍譙今日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  
土民人死喪略去國中終日行不見所獲使吾悽愴傷  
懷舉義兵以來時士絕無獲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  
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

鬼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長遂至沒儀治睢陽梁遣  
人以太牢祀楊玄角江左實守故以祀文曰故大尉楊  
公懿忠高軌不受博祭固念弱則士  
思今觀此堂潛悲愴然滿矣操以幼年連升空室則  
以楊賢見於天子增崇五品皆曰受賜惟神之在不如楊淵  
李士序對實獲士天知已懷以水為人水從容御誓之  
言雖逝之復恐有怪而不以平海復難是相決明中進  
三五戰痛也然雖臨時感哭之言非生觀之驚始胡肯  
為以詳哉區謂靈物能誌已疾惟惟惟念之驚始胡肯  
命東征足少則望北望貴士  
乃心陵墓哉故得葬公其養之操下書青孫權任子不  
至夏四月夜連軍官沒五月表騎卒小子尚立長子諱  
白覽車騎將軍屯荊陽秋九月操攻之諱尚救敗  
八年春二月操攻黎陽與諱尚戰賊下諱尚敗走還鄴

夏四月孫連王鄆收其卒鄆嘉勸標南伐剡州以符諱

尚之變標從之五月還許留實信宅奉陪已百今日司

馬法將軍天縱一法始者始也故趙括之母乞不

坐括九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紀連王

以括為將其母上書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非置之

也括必死矣母曰王終應即有如此不始妾將無隨也乎

王許諾索軍將與趙括趙王命將往行但賞功而不罰

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戰軍者故罪失利者免官

爵臣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木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

於能則上尊閭士食於功則卒饒於死二者設於國則

天下治夫關無能之人不關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

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

平尚德行者事實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營中窺虎共秋

七月令曰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

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

官選其鄉之俊達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直不廢而有

以益於天下八月標伐劉表軍西平標之去郭而南也

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遂卒





叱乞降請收請將皆殺為故勸孫許之孫曰我攻呂布  
表不為惡官汝之殺不救表起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  
圖許尚殺將當東其亂嚴譚被詐不終表手我破尚收  
其地利自多矣乃許譚平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尚聞  
孫北乃揮平原還鄆東平呂曠呂相攻尚屯陽平率其  
衆奔封為列侯譚之困解徐以將軍印授曠曠受印送  
之孫曰我聞知譚之有小計也使表攻尚得以其間略  
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東我樊也尚破我盛何  
樊之東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原注吳  
和之曰

孫許至此適五月兩軍雖出成其而不為船戰三年  
而子丹孫之始以行官價作官船式或以橫宜舟之物  
古今云船始末必便以此年為始雖是後文十月孫  
適言實譚負約孫之地始也運進軍則此時之成禮可知  
九年春正月孫濟河還俱水入白溝以邊糧迨二月尚  
復攻許留蘇由審配守鄆進軍至沮水由降虎至攻鄆  
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  
孫留曹洪攻鄆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  
原注吳和之曰又學校之易陽合韓範淳長梁岐舉賊  
孫徐晃言於操曰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  
發賞二孫以示之乃賜爵周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兵



采和拜平北將軍五月毀土山地過蔡整圍城引漳水  
以灌之秋七月尚還殺鄧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  
賊不如避之標曰尚從大迫來當避之若伯西山來者  
此或禽爾尚果捕西山來聽潞水為營標遠候者數輩  
前後參之皆曰定從兩道已在却郭標大喜謂諸將曰  
款已得冀州矣尚夜舉火令城中知之遂遣軍犯圍標  
逆擊破之圍其營未合尚快遣遣軍陳志無遺字故陳  
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標不許圍之益急尚夜遣保  
祁山逆擊之其將馬延歙顛背馳陳降家大清尚走中

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  
崩沮八月害配兄子祭夜門所守城東門內兵孫入郭  
害配死之孫臍祀結墓天之流涕慰勞始盡其家人

室物贈祭康食之

原注孫臍曰吾妻先王之為報實也  
所以恩念勳善永彰聖行定古之制也

而乃去哀于逆臣之家如思於饗饗之室為改之遺於  
新塚矣夫臍思在人前昔行社祀稱孫臍無不盡其  
道章好能何哭之可皆漢高天之以噴火報火遺謀於  
此舉宜計百孫子否納袁熙妻甄氏初紀與孫吳起兵  
應之一天亡孫子否納袁熙妻甄氏初紀與孫吳起兵

終同孫曰若事不辦則方而何所可據孫曰足下意以  
為何如孫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



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遺御之  
無所不可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陰固為資之不能  
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白河北羅衣氏之難其令無出  
今年租賦重家鹽魚并之法百姓喜悅又令曰有困有  
家者不患寒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  
使豪強擅虐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所鬻家財  
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罪人為過避主欲望有  
姓親附甲兵端盛豈可得罪其改田租並回身戶出納  
二匹餘二斤而已他不得擅發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

無令強民有所忌藏而弱民無微也操讓還兗州自領  
冀州收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  
操之圍鄴也操復有操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  
還中山操攻之尚奔袁熙於故安操遣譙書責以負約  
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譙懼保平原走保南皮十二  
月操入平原略定諸郡

十年春五月操攻南皮譙出戰士卒多死操急攻之且  
及日中不克操自執炮鼓士卒咸奮遂克其城斬譙郭  
圖紀之冀州總平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民不得復私營禁厚臺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  
觸張而等叛攻熙尚熙尚奔高祖觸等舉縣降封為列  
侯初討豫時民亡推水原注袁熙之曰討豫將川渠水  
亡令不得降項之亡民有路門首者公謂之曰聽汝則  
違全殺汝則斃首歸深旬歲無為吏所獲民盡泣而去  
復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  
列侯故安趙贖霍奴等殺幽州刺史馮郡太守三郡烏  
桓攻幽州郡督鮮于輔于攝平秋八月傑擊曠子斯之  
乃渡路河救獲平烏桓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

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與部吏相殺舉者莫不殺無  
兄世人謂之盜嫂原注前漢書人成婦莫不殺兄也  
不殺則之曰我乃無第五伯魚三娶張女謂之提婦翁  
兄然於不自明也原注漢書第五倫字伯魚謂倫曰聞卿為吏娶婦  
曰不遇故兄欲奪有之非倫對曰倫三娶吾守無父少  
遂令食吾大父王鳳擅權谷永此之中伯原注上初即  
在攝平秋元男大將軍王鳳與者多疑谷永知說  
子思楊月陰欲殺此乃復曰方今四方無主皆危疑  
有無事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守不得  
有為亡矣是則前之弊百官皆無所畏相殘骨肉大  
有中伯之忠明：屬：小心無忘無事合安陽博陵之  
事不可解谷永之

王高忠義張匡謂之左道



高深不其峻使人上言言高閣門內事會口有食之不  
中大夫易即聖其人行巧上書謂於此後陳非食器  
下制者在行謂片寺周且對曰竊見丞相圖作威作福  
從木制中收必于王執左道以亂政難因歸大正弗及  
應是而日食周書曰心左道事君此皆以白為黑欺天  
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若不除吾以為羞又十月  
擢遷鄧高幹闡燕封為桓復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  
守壺關遣樂進李典擊之以杜畿為河東太守

十一年春正月推伐外國壺關三月後之許是荆州上  
雖都尉王琰捕斬之封琰為列侯以梁習為并州刺史  
秋八月孫策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海陽昌歸後叛遣子楚討斬之冬十月令曰夫治  
世御衆建立輔弼弼或在而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斯實君臣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懷失中頻年以來  
不聞嘉謀宜吾聞廷不勤之咎拜自今已後諸極屬治  
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罷為桓承天  
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嘗立其冢家  
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連兩單于頭額尤強為  
慈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操將征之擊單于  
于地入沃

音注

水名平虜縣又從為

音注

音注河曰黎入路



河名泉州渠以通海除齊北海阜陵下邵常山甘陵濟  
陰平原八國

十二年春二月操旬浮于還鄴丁而合曰吾起義矣謀  
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宜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  
力也天下雖未定志專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  
餐其勞吾何以安為其從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  
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定封及夫死者之款雖  
重各有差今日昔遊者實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  
敵之無注史記地姑上高于上四始其事其父時大  
王及子望河實賜者蓋以子軍更士大夫前漢

蘇美楚及封爵為大將軍賜金十斤陳金府  
無下算史通稱今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故能濟成  
大功永世流徽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與諸將  
士大夫共從戎事予願賢人不愛其謀慮士不遺其力  
是以夷險耳亂而吾得病大費戶邑三萬追思實嬰散  
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族屬及故成於陳蔡者庶  
以酬答象勞不措大惠也宜差死之款以租數及之若  
年穀用足租奉軍入將大與象人為共饗之將北征三  
郡為相諸將皆曰表尚亡庸爾更扶貧而無親立能  
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剝備必說剝表以饗許萬一為愛







前行求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祐  
君之諫為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誓封田疇為  
亭侯雖不受操之北位也昭烈果勸別表襲許表不能  
用及操聞遂表白謂失大會甚悔之

十三年春正月操還朝作玄武池以拜舟師操罷三公

宜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去月操自為丞相屬注缺帝起

操即故印故御史大夫不復中丞置長史一人許河內司馬懿為文學秋七

月操伐劉表八月太中大夫孔融論上書宜舉古王儲  
之制千里蒙內不以封建諸侯操後融論更漸廣遂詔

殺融及三族劉表子琮南領牧也襄陽昭烈屯樊九

月操到新野琮降昭烈走夏口操遣軍江陵下今荆州

史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

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

鄧義等韓志作許長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後遣兵

給軍冬十二月操遣孫權書率眾四十萬順流東下權

遣周喻程普行兵助昭烈擊操于赤璧操軍大崩從華

容道涉走士卒死者十七八收遺兵還留曹仁守江陵

孫權復攻合肥唐注稱十二月孫權圍合肥孫志武紀十

孫權復攻合肥二月孫權為合肥孫志武紀十

巴丘道氣為說也肥籍聞意空乃走公至亦雙俱備戰  
不利遂成器同歸曰安矣志屬肥城公軍然後獲及合  
也而共起云先攻合肥故有主據後封曰噴：不受  
聖之事二者不可又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操至無作輕舟治水軍遣張喜救合肥  
權乃退秋七月自濡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白  
頃以來軍數征行致過疲氣士死亡不歸家室怨嘆  
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  
蒸葉不能自存者除官勿絕廩長吏存郊撫屬以稱吾  
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坂屯田冬十二月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芻蕘不得賢

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嘗不出閭巷

空身相選裁上之人不求之爾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

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者則復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

無被揚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原江文此名尚以漁釣

之陽遇太公子明而伯也又得無益嫂受金而未過無知者乎漢書

與共肆漢書又得無益嫂受金而未過無知者乎漢書

漢平少時家貧及壯復軍中得子孫年四十年居家時又

其德全幾軍諸約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漢又  
以獲起無知無如四臣之所言者魏之陛下所問者行  
也今是漢初起進奇謀之士輸其財貨足以利國家  
論益地受金又去足則子漢又乃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序唯得以為是軍中則盡是始將





及隨惟才是舉得而用之今作銅雀臺原魏郡有三臺有屋一百一十四間北曰水井臺有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水堂三臺必於殿宇間通相連直行馬道通行為魏武帝所創注十二月己亥令曰朕始舉孝廉為魏太子嘉三年注年少自以本非嚴虎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思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遵道肅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怒政家所故以為選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政却去二十二年符天下清乃與同輩中始舉者等爾故以四時歸鄉

其於魏東五十里營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歲下之地欲以沉水自蔽絕宿客然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復為都尉建興軍校尉意造更欲為國家封職立功欲望封侯作相而將軍無後趙景遠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其志也而遺值董卓之難與乘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爾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真多意感與強敵爭僅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獲運到揚州史墓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爾竟州破降黃中三十萬衆又表街備號於九江下皆攝臣



名門曰建號門衣故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鬪爭為皇后  
志計已定人有勸衛遂使即帝位處布天下答言曹公  
尚在未可也後款討禽其曰將獲其人眾遂使衛窮亡  
解沮發病而死又袁紹謀河北與袁紹謀自度執實不  
敵之但計獲元為國以義就身足盡於後卒而破必崇  
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必乍前乍却以觀  
世事祿有荆州款復定之適平天下自為宰相人臣之  
寄已極惠望已過矣今款言其若為有大礙人言蓋故  
無謂爾故使國家無有款不知當轉入稱帝與人稱王

或者人見款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詳言  
有不遜之志空相付度每用款；齊桓晉文所以垂稱  
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假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天象以  
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垂泣對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獲戾放于他國沒世然後已  
不思謀趙之徒隸况燕復嗣乎胡亥之殺家恬也恬曰  
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為秦將兵三  
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

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之教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  
泣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  
矣以及子孫兄弟迨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軍說此也  
常以無妻妾皆令深知其意孤謂之言斷我萬年之後  
汝曹皆當去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皆  
肺腑之要也所以勸懲之教心腹者見周公存金縢  
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使爾等折所與兵  
衆以運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  
兵為人所禍也死為子孫計又已設則國家傾危是以

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其所以不得不為也前朝恩封  
子為侯國辭不受今更破受之非後以為榮欲以為  
外援為萬安計欲開介推之避晉封中冓之避楚實  
注在大將者俱有死之者命之謂不立標。亦非及與其  
中惟恐而欲其保求之不復以施上馬之曰曰以志  
遂其性善人共入耶中老哥以余以馬其斷髮不入  
子即宜申色哥。曰吾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  
近常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有者之奉國誠靈使錢征  
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會大慮之所固動無違事心之  
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尊主命可謂天助漢室  
非人力也然封魚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



不可讓位五子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拓苦三縣  
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增議少城取之責也

曹操下

十六年春正月操以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約為  
魏陽侯以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  
原高順等以大反及還夏侯淵徐晃擊攻之張普拔漢  
中五月遣鍾繇討之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孫會同中  
路將鍾繇已為起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取道  
官仁討之起奔屯潼關操救諸將擊屢勿與戰秋七月

操西伐起議者謂關西兵精悍習長于非選前鋒不可  
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予將使之無用  
諸君弟觀之遂與起奔失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  
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營孫旬潼關北渡使眾  
先渡操留虎士百餘人兩岸新渡起賊船急戰天下如  
雨操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操上船其本計  
將救尉丁斐因故牛馬以餌賊之亂取牛馬操乃得渡

原注曹操傳公討起河東張繇等起兵於河東志北渡流四  
床不起戰卻曹見事起即入河河水志北渡流四  
五里起曹起起討之天下如雨起起已軍使不知公所  
在官軍俱至起乃悲喜成泣起大笑曰今日我為小



伏兵擊破之趙奇屯渭南道信求劉河以西請和謀不  
許九月進軍渡渭注言趙勝時於軍各設渭橋為趙  
一突而前子而說之心以大突而前沙成以水灌之可  
成五加是公軍五將渡渭長捷于九月水未應以笑  
和之心未絕書公軍八月至重圍周居此獲河則其年  
八月七日也趙奇數挑戰又不許圍請劉地求送任  
子孫用費謂許僞許之韓遂請與孫桐已孫與遂父同  
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僑華於是父馬語移時不及軍事

但說京都舊故於子戲笑公戲中復與遂奇  
公然之戲得見公色于馬上時秦劉觀者前後重皆  
孫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拙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爾又劉橫騎為十重津精光耀日俄蓋震鎮既  
罷趙等問遂曹孫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趙奇疑之他日  
孫又與書多所與實如遂改定者趙等愈疑遂孫乃兵  
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斬成宜李堪等遂起走涼州揚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  
或問孫曰初戰守潼關渭北追執不從河東擊為謂而



及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據曰賊守潼關若吾入  
河東賊必引軍守諸津則西河水可渡吾故威兵向渡  
關賊是定而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  
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  
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注裝柵之曰漢高祖五年與楚  
戰於彭澤楚師口北渡柵為甬道以通軍則秦亦如斯河以  
為心今柵式不存注今柵式不存惟存其遺跡而為不  
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聖壘虜豈不出所以驕之也故  
賊不為營壘而求封地吾順其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  
自安而不為備固當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造也於此每一部到據既有  
喜色賊破之後踏將問其故據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  
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可定也今皆采集其家雖多莫  
相歸服軍無適注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諸將  
皆謝曰公天威爾所不及也冬十月操自長安北伐楊  
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注秋黃初中還  
封秋為侯以封秋注秋黃初中還十一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操還鄠自加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劬履  
上殿如蕭何故事授衛尉馬騰喪三族馬超餘家梁與







高祖封英布為淮南王漢廷彭越張敖以偽稱  
伏誅南王三人怨陰令人刺殺英張敖皆免  
英布中大失夫上文布理及有禍可先求免罪也  
而王疑其上言則陰事便又求所無所胎逆也  
發兵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  
陰項舊之恨抑道劉嚴相厚益陸寧救朱浮顯露之奈  
無匪張器魯故之文自有陰攝肅之告固非燕玉淮  
而之蒙也而恩絕王命明棄項交實為任衆所謀會也  
夫似足之言莫不動聽因形放棄易為變觀示之以禍  
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差  
以牛後韓王掩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

原注英布與余為楚分設說韓王曰請聞

諸國事為離口無為半度今大王四面交臂而  
事秦何以異於半度乎夫大王之勢與韓之安也  
有半度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怒然作色退問韓  
卿曰天大忌口當人 仁若年壯氣盛結信所譽既恨患  
難說必不能保全

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遠秦見薄之  
決計東翻然之成謀如劉備相扇揚事結譽連雅而行  
之想暢本心不顧于其也孤以薄德位高在重尊蒙國  
朝將吞之運蕩平天下懷孫異類善得全功長享其福  
而相親里離厚後生隙常忿海頰內多以相責以為老  
天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原注胡子昔者鄭武  
代胡先以貝子妻



胡君以疑其意而問于魯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  
大夫魯其思曰胡可伐武王怒而戮之曰胡兒弟之國  
也子言伐之何則君聞之以動  
視已遠不獨為胡人矣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  
是君：懷慙及側帝思除素承事更中前好二族俱蒙  
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  
志塵之役遭離疾氣境船自選以避患地非周輸水軍  
所象却程也江陵之守物盡數解無所復據使民運師  
又非瑜之所無效也劉王非本已分我盡與君莫取其  
餘非相殺仇書有可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故何必  
自遂於此不復遂之高帝設爵以延曰橫光衣指河而

昔魯參鮑原注：魯書加四橫攻於魯項劉已滅樓嬰蘇  
與實字之入魯上孫其文為亂道使故獲四樓  
末大魯王魯侯 雖東成漢書見武攻魯魯則守  
之上今魯能鮑四上魯已得長女史始為胡賊此反  
當今魯為非魯子鮑曰大司徒分魯魯則其謝此如  
魯深不取許爾封送白上：據野獲杜明曉之大建大  
事不忌小魯官前可保况規劉君之負累豈如二  
子上船水四河水在此魯不食言 君之負累豈如二  
子是以至情願聞德者往年在魏新造每船取足白載  
以至九江實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爾非有深入  
攻戰之計將恐誠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為凶患重  
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於未形過者所規：  
子夫北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慶鹿輔吳哉智伯之





為趙會稱生謝病以是楚難弔陽北遊不同吳祐原注  
書伍敬謂在朝王曰伍子胥於吳王曰臣今見康虎能  
始原之堂也 報吳事邑不齊也 爾漢書博生不嘗  
酒楚王戊學數禮 禮志故高 禮生志四可以趙更連病  
去禮成與吳王互反 報吳事邑不齊也 爾漢書博生不嘗  
王不納去之 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速變愚深以微知  
著爾以君之明觀欲作最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  
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要然而已哉甚未然也若特  
水戰臨江寒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  
千里情巧為端起為三軍矣曾不替漢潛夏陽魏豹不  
意江河駐廣其長難樹也原注在長清趙子校書：子

當吳中晉而致之吳師大敗遂敗之當漢書漢主以  
韓信為五處相擊魏：戰兵潛板察臨晉信乃且為魏  
吳陳兩敵使所困為吳交魏受魏以當漢書漢主以  
水營在魏軍營食邑延唐魏王和凡事有實不得盡言  
將修舊好而致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  
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怨納  
辭避意欲謂其力盡逼以增禍不足制動但明効古嘗  
旬聞之爾昔淮南信左兵之策恐罷約王元之言彭寵  
受親吏之計原注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兵等  
罷約王元說罷曰夫元充塞天下士民皆強元請一凡  
元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罷元許遂成 始微彭  
寵：因求命未得同微命不許五旬殺其妻費所不  
埋於庭園無定名寵又與帝所寵信吏封張曰怨使



於許身有勳行  
 者延後兵及  
 三大不寤終為世父深孝王不受魏勝  
 膏融亦遂張玄  
 宗注前漢書王翳表益與羊勝公  
 策無幾之道使魏有策羊勝公遂與羊勝公  
 魏勝因張勝王工乃今去之魏勝官自程  
 魏復書實  
 魏勝九歲即收心魏東山漢書魏勝七歲中魏勝而向  
 口今在魏上守魏魏有魏勝高可馬不勝下不夫於也  
 魏勝魏勝魏勝  
 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若少留意焉若  
 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  
 任長以相付高位重賞坦然可觀上今聖朝無東顧之  
 勞下今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  
 哉若忽至誠以定僥倖魏被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

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與也若憐子布願言  
 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  
 全劉備亦足為効聞故二者審處一馬關荆揚諸將並  
 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重死命不承執事疲早  
 並行人兵威擄各求進軍其言云：孤聞此言未以為  
 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友君子不為且又百  
 姓國家之有加懷匡：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臨別  
 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  
 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兼之



數而漢周易帝復之善漢麟清流飛其天衢良時在茲  
祐之而已權不答冬十月操遂伐權操欲進壽國公加  
九錫侍中苟彘諫止之操怒以彘參軍者或自故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權江  
而營葺權都督公孫揚乃引軍還操令并十四州復為  
貢九州省出并入冀州以益其封城夏五月丙申操自  
立為魏公加九錫帝使御史大夫和麴持節策命禮江  
書處子聘魏山陽高平人受學于和書建安初為侍  
中後九錫無所大夫此封尚書立元漢居之辭

朕以不德少遭陰凶越在函土適于虜衛當此之時若

級旒然宗廟之祀社稷無他泰山觀鏡分裂諸夏一民  
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執恤朕躬乃  
誘天象鼓育丞和保人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今將改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廢后  
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效我行此君之志于本朝  
也後及黃巾及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付之  
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遂楊春再用威  
命君復致討克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宮祀





不失舊物天地鬼神于是履又此又君之功也表術偕  
逆謀於淮南誦諱君重用不顯謀新陽之役掩綈投首  
穰城南屬術以饋潰此又君之功也迺戈東指呂布就  
戮衆獲將返張揚祖覽陸固伏罪張繡稱服此又君之  
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得異象稱兵向侮當此  
之時王師衰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奮大節精貫  
白日奮其武思運其神策致局宮渡大壘配顛併我國  
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浹河拓定四州東據  
高幹咸景其首海盜奔進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

桓三種崇亂二世袁高周之遙據塞北東馬海東一征  
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拱貢職王帥首路威  
風先道百城八脚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  
同恩相濟濱據河潼求道所歿殄之消南獻醜萬計遂  
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  
單于白屋諸史卒職此又君之功也原注單于文通作  
單于李善曰象華  
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鐵勒三曰回紇四曰  
單于五曰白屋諸本並以單于為單于後字誤也單音  
必單及象漢者單于胡戎也  
必單及象漢者單于胡戎也  
必單及象漢者單于胡戎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  
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勞施勳教恤慎刑獄內無苛



政民無回忌救宗帝在後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成秩  
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夏如也朕聞先  
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  
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嘗恭不靜德寤  
念功乃使召康公謁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責備之世祚太師  
以表東海愛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  
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桓弓弓矢大威南陽世作  
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斯德明保

朕躬奉答天命導物弘烈綏及九域罔不率保功高乎  
伊周而賞卑于齊魯朕甚惡高原諫臣女朕以眇之  
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猷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  
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持節御史大夫  
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  
第十錫君玄土莖以白茅爰與國龜用建家社晉在周  
室單公无公入為卿佐周召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  
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葉蕭將

朕命以光華夏其上敬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如君九錫其秩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違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繕人志作粟芻滌種大業惟興是用錫君克覓之服赤烏副焉君敦尚謙恭保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馬之乘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矣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克實是用錫君未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履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險以危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懽蒙之惠靡不拘選是用錫君虎賁

之士三百人君糾天刑章厥有禁犯闕于紀莫不誅錐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故弓千故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輅也一占主噴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哀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唐注魏書載公今曰大受九錫

廣覽王守則於其人之漢之異姓八王皆高祖所起布衣親定王室兵功至大吾何可此之前後三讓于是中軍第五受賜手使皆從前軍時東武手使鍾離左軍師梁茂右軍師毛珣平虜將軍華暢俱對無違武將軍







非敢希冀高位庶幾顯達令重車作亂善當死難故奮身出命推鋒率衆進值于戟之連奉殺日下當二袁熒津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宗師遵受猛敵當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令首領賴祖宗靈祐顯顯夫誠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豈大非厚生乎之願實非敢望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獄意聞國備錫以就惡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肩擢踴情上聞不蒙聽許嚴指切至誠

使臣心俯仰偏迫伏自罪者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宜殺自私遂其惡意亦將難逃今就初服令奉經

土備數藩翰非敢違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

反軀盡命報宏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

魏社稷宗廟建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原注獻帝起居注使

使時即行文帝大司農安陽乎侯王邑春望若也魏起居注使

高臣之節始時介者五人皆以魏地行大夫事討介一

人八月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殺涼州刺史韋康自

稱并州牧督涼州事建安馬超事志書在十一月下以魏明帝在八月氏王干



漢陽伊奉等起兵攻趙殺趙妻子趙走漢中九月作金  
虎臺鑿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  
西部置都尉十一月魏國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  
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晃何夔為尚  
書王象杜襲衛觥和洽為侍中議復肉刑不果

十九年春正月姑射藉田馬赴白漢中還國祁山夏侯  
淵使張郃擊趙之殺奔漢中韓遂獲金城入氐王千萬  
部車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淵擊大破之遂走西平  
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安定太守母丘與將之官操成

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若人  
難得必殺羌胡矣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使為失

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滂至羌中伐渠

最羌使白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

更事多爾原注故帝起居注使行大常乎大司農女兒

宿如馬及給事典門符亦使魏公宗由設二人迎之書

人於魏公因二月秋夜又於魏公宗由設二人迎之書

甲子始魏公宗由設二人迎之書

博士仲府乘與今丞相海為侍送資人於西二人資人  
至鴻台中遣侍中母持死既先資前後駱驛往迎之已  
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二卿三月操進位諸侯王上加金  
二人典漢公卿並升殿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暨赤紱遠遊

原注故帝也居注此在中野將魏定子懷襄伐時即中野也

秋七月

揮伐孤權參軍北地傅幹諒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  
典武也用武則先成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  
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援之十  
平其九今未承天命者兵與蜀蜀吳有長江之險蜀有  
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處兵  
息軍養士於土定封論功行賞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  
勸而天下知制矣後所興學校以導其善惟而長其義  
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倚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

不服今舉十萬之衆頽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  
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不用其權大威有屈而敵心  
未能服矣惟明公思履舜禹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

制器操又不從軍采無功

原注九州春秋歸字考封魏子委相於曹為有子曰曹

冬十月夏侯淵自興國討宋建于抱罕新之隴右悉平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知莫非曹氏之人故

即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殺以事入見

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

相捨操失色促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今虎賁執

刃抉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視不復朝請董承女  
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數之帝以貴人有奸累為請不  
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恨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虐之狀  
令宦園之完不敢發至是事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  
大夫荀彧持節策皇后墨殿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  
入宮收后；閉戶逼壁中故珠戶餘壁就帝后出時  
帝在外殿引慮氣坐后故裝被執行泣道執帝手歎曰  
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和  
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殺之又配殺所生二

皇子后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操至孟津自置  
苑囿宮殿教鐘磬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違  
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竄寓行蘇秦豈守信  
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原注史記蘇秦說齊王  
曰今汝燕雖弱小中秦  
王之少婿也大王親往原注史記蘇秦說齊王  
曰今汝燕雖弱小中秦  
而得十城也春秦王知以已之故而解此十城志欲喜  
也三曰善乃賜之十城者由此言之士有偏袒偏可  
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大  
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亦其人而任以三軍  
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時典刑於是

置理後屬

二十年春正月操立其中女為帝后三月操伐飛魯至  
陳倉將自武都入以人塞道先遣飛郃來擊等攻破之  
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王實殺飛萬餘  
人恃此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堵濟頹張萬石  
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操至陽平飛魯欲舉漢中降  
其弟衡不從平來救萬無其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  
築城十餘里初操聞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言飛魯易  
攻陽平城下而北山相遠不可守也及至不如行關乃

敗曰他人尚度少如人意攻諸屯不能拔山峻難登士  
卒死傷軍余且孟操意沮使敗軍登山而還遂夏侯  
惲許褚呼山上兵會前軍夜逢夾攻謀入飛衛別營：

中驚潰別將等在軍後語惲曰我師已得戰要屯矣  
乃還白操遣解衡高幹等乘險夜襲衝大破之斬其將

楊任衛等夜遁

注說名注飛魯夫口武皇命

孟周此兵多以爲軍統飛衛之守不足言也飛魯守關  
雖有精兵定將皆不能抵對兵二日攻神軍遂言作軍  
三十年一則時有人如何八計二日攻神軍遂言作軍  
攻關以定之也路魯遣官報降弟衛衝山景况平城  
以飛王師不勝退走已中軍就孟大軍將還西曹孫  
東郡亦恐口不可守已降留使往未及動雖不同編得





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先克是少不克大祖教之夜有野  
原數千定城則營軍大營漢高呼等與兩衛原漢許等  
多鳴鼓圍會衆皆張魯關陽平陷乃奔南山入巴中  
以爲大軍見無追降張魯關陽平陷乃奔南山入巴中  
據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漢魏書軍曰武都山行  
如子是大嬰巴漢皆降復漢亭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  
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  
權因合肥張遼李典擊走之原注城故亭建安二十年  
五月魏又漢中魏權傳云八月魏中興孫氏七月八月漢中  
魏本屬蜀州之而八月孫氏以合肥置用曹操兵也故  
向漢中師九月巴七姓夷王孫朗實邑侯林萇奔巴夷  
對孫還同實民衆附原注孫武口是於吳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

守護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孫皎承制封拜訪侯守相  
使常下詔曰夫君之大事在濟實潤勳善懲惡宜不致  
時故司馬法曰實不踰日者欲民建親爲善之利也昔  
在中興御高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  
獻又冰刑拜高峻爲通略將軍容其本傳官非先清明  
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連示威  
懷而著鴻敷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所  
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若東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  
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夫得在于斯須之間停實侯路以



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當加寬  
說者其便刻印章假授或仗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冬十月置老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自巴中將其  
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此烈進據巴中據道張  
郃陶三已此烈使張飛擊郃大破之十二月操自南鄭  
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二十一年夏五月操自進爵為王帝下詔曰自古帝王  
雖號稱相受爵等不同五子袁宗數建立功德光啟氏  
姓延子子孫庶姓之與親宜有殊哉昔我度祖受命

創業肇基造我區夏卷古今之制道爵等之差盡封山  
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立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  
乂天命安國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  
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  
陛下私棄遺率土分崩羣凶縱毒自西徂東辛苦艱約  
當此之際惟恐弱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竊皇天之  
靈俾君東義奮身震送神武釋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  
夏遺民含氣之命莫不蒙賴君勤遠履為忠侔伊周而  
掩之以謙謙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

宗洪君之違命處君之圖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  
公欲以欽順高義深俟敷績韓邊家建南結已蜀羣逆  
命從國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榮其元首屠其窟  
柘豐至西征揚平之役觀標中宵深入險阻交夾蠻賊  
殄其凶醜盡定西陲旆萬里聲威遠振寧我區宇益  
唐虞之成三后樹功文武之興且典作輔二祖成業英  
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己任猶駕土砥礪以報功  
臣豈有如朕寡德仗若以濟而當不量將何以答神  
祇愍萬方哉今進君爵為親王使持節行西夏大夫

宗正劉文奉策璽玄土之社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  
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  
牧如故其上魏公璽使符策收服朕命簡惟爾衆克峻  
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操上書三辭詔王報不許又  
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創業垂  
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勸是以勳烈無窮  
休光茂著禮契載元首之既明同古因文武之智用雖  
經營庶官仰數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為古人之  
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鑄符斬





瑞陳禮命母竊寐無自志守文之不德為令君重違  
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副後世也其御志博  
節勿復因辭播姑受命尚書右丞司馬務齊舉孫為北  
部尉至是召防至鄴出之歡飲胡防曰孤今日可復作  
尉否防曰昔舉大玉將還可作尉爾孫大笑防性四體書  
好為此字尉曾勸防口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山所舉建  
公名防司為安王之父王弘之口書司為魏序傳建  
公不為石孫六不從而王德晉書云魏王景伊於蓀  
祖焉者博士馬平族孫京地府君晉奉魏武帝為北郎  
尉職不亂界如播殺中尉在琅瑯尚書僕射毛玠操  
以其女為公主食陽休邑八月以大理鍾離為相國姑

宣奉帝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遂伐孫權擢吳將校部曲

曰原注陳琳辭按此權又還首戴而者今蜀成則十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七年伐權時也



湖可以逃蠻誅不知天網恢恢以在網目鱉之魚期  
於蒲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湖底無三苗之孳子陽無刑  
罔之數朝鮮之量不刊南越之教不收注文記吳越  
口昔三苗在湖  
是石鼓森然美不勝為戒之 後漢書公孫述遣使  
往別時帝命叔為大將軍水師擊之 朝鮮使使送表  
即朝鮮使使送表 而過召高麗及以王爵封朝鮮  
漢書陸定封朝鮮為四郡 而過召高麗及以王爵封朝鮮  
備先地地甲下埋海大會 皆夫產承國圖之遠跡用  
香而石越注年遂為心即

子胥之訓吳接過會稽可謂強矣及其親衛上國與晉  
爭長都城屠於勾踐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營越  
軍注文記吳而夫差伐越徵之越王勾踐以甲兵五  
千人持少會稽及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子孫祀越王  
墓是故其太子吳王孫越起而及吳王孫越孫孫  
孫越門不身是圍王宮而後夫差及吳王孫越孫孫  
孫越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執陵京城太尉師師南下蒙  
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水泮彈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  
之可以臨其南 注文記吳王孫越以七國人天子遣使  
下士十人走丹徒在 孫越孫越孫越之笑陽 吳王孫越  
東越孫使人欺我之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嘗迷罪重  
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白董卓作亂以定子今將三



十載其間豪傑橫機乘據虎豹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  
州連郡有成有名十有餘年其鋒鏖悍起駕視餘類  
爭為英雄者雖不可勝數然皆伏飲嬰鐵首腰分難雲  
散原嶠固有才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贖為叛亂  
阻二華控河渭驅車光胡奮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  
敵豈相東飲虜揚順風烈火元戎威行未鼓而破伏屍  
千萬血流漂杵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  
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通遠并脫走還涼州後欲鳴  
吠逆賊宋建偕魏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鑿而將

軍張魯負阻不降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設節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之誅魏書文選作偏將涉虜  
則建約棄夷林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凶率服王侯豪  
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  
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思悔過委質還降已矣王計  
胡寶邑侯杜茂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  
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能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  
明社稷神文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  
允文大放爵位以示四方魯反胡復皆享萬壽之封壽之





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曲曲將校為列侯將軍  
已下十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運餉之厲皆  
為鯨鯢楚之妻孥皆食城父母嬰孩覆屍許市非國  
家種福於枕席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  
之擊先高攫鷲之死也牧野之威蓋津之退也今者枳  
棘蒿杆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大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  
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克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  
遼中羌貊漢書注遼東定舍屠各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於  
軍夏侯淵等率騎甲五萬及武都先已漢脫卒而臨

汶江拔擄虜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相沅以臨豫章樓  
船橫海之師五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  
於是至矣丞相御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惡必當梟  
夷至於故耐葉從詔書皆不持禽故每破滅邊敵未嘗  
不務在先降拔誅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  
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葉術傳送王謀將加刺處  
江太守劉翥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賊固薛洪穆尚關城說化官  
渡之役則張郃高兵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郝督將軍

馬廷放豫州刺史徐慶射殺校尉郭昭臨陳未降圍守  
鄆城則將軍蘇海反為內應宥脫凡子開門入兵既誅  
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兵來服凡此數百  
人皆忠勇仁智之士悉與敵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莫  
敢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指已哉故乃天啟其心計深  
慮遠者邪正之律明可石之分勇不虛元節不苟立屈  
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啻之祿窮為  
仇虜夕為上將所謁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  
誘甘言懷實小惠沉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燎

俱滅者亦甚衆多古凶得失並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  
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十權親以數萬之衆破賊  
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翼矢夫天道助順人道助  
信事上之謂義親之謂仁臣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道罪  
下民呵同警事警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說之道各有宜也至  
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觀叔英秀出高詩  
著名海內虞文緒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秦明當世為

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入子孫而周成門戶無  
事放散遺類沈離湮沒莽吉之可為愴然聞魏周帝  
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斯荷及其謫顧陸舊族長者世  
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殺孫權也觀皆我  
國家良室利庭而並見驅逐而絕於天有奔無柯何以  
自濟相隨頭沒不亦哀乎蓋馮鳴高所以遠爵廢貴聖  
之德也鶴鴉之高巢於葦菻折子破下懸之威也今  
江東之地無異葦菻諸賢處之信危矣原注解時為鴉  
飛至鴉為名也鴉於受養其子者近以鴉  
之為巢其子者得也

樹成枝反敷之華華風玉樹新葉  
履有子則元有報則健是與也聖朝開外積為重恃  
民命謀在一入共氣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  
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  
舉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休筆量大小以  
存易亡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踞蝮蛇在手  
則壯士斷其節原注前用葉載載謂是信君曰有足無  
不受其蹄也然而不以理寸之說害大尺之細也而君  
之身於玉非履寸之踏也顯公早君之也若漢書項  
留乃出兵楚不殺陳越亦不殺魯閻存玉曰陳越子則  
利子越足則陳足何者為害于身也曰殺何則以其所  
曰角曰鬮于楚非手足之成何故不殺





全考重所系者輕若乃樂禍陳卒送而忘復關大難之  
所保背先賢之去說忽朝陽之安甘新舊之未日忘一  
日以至履沒大兵一故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列詳思至言十一月至  
燕

二十二年春正月操軍居巢二月進屯江西却路權在  
潘濬口築城拒守遂進攻之權遣悉月操引軍還使夏  
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遣使請  
降于曹夏四月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

宮六月以軍部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官秋八月

今日首伊摯傳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賦也皆用之以

興原注孟子伊尹以割烹得說舉于成棄蕭何曹

參議史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

就王業著報千載原注前漢書蕭何以文冊密為漢王

行不得遊得為史常使人寄食誰少半個打口雖長

大好帶刀刺而獨來爭信口無死判我不能去卷下子

更信以為法陳平事見前注吳起貪將故妻自信散金

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放棄向在楚三晉不敢

南謀原注史記齊人攻魯以謀略見起之聖齊女則妻



晉趙軌其母死起不葬之經數事魏文侯文侯問李  
 虎曰其起何如人李虎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  
 諫且忠能過之文侯乃起為西河守以起奉武侯命  
 卒之魏以仲至以為相而卒若魏此等二君而代魏今  
 天下得兵有至德之人故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  
 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為將守負河晉之名見笑  
 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  
 有所遺冬十二月操加晃十有二歲乘金根車駕六馬  
 護五時副車以五百中郎將王為太子昭烈遣張飛馬  
 超吳蘭等屯下辯操遣有洪拒之以王必為丞相長史  
 典兵督許中事今日必是吾拔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

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張跌久未辟之捨驢驢而弗乘  
 為道：而更求我故數辟之已著所宜便以領長史統  
 事如故時關羽據或京兆金穉白以世為漢臣自日碑  
 討莽何雍唐注前漢書初莽何雍與江光相善及光敗  
 上知太子亮延光城先出城與何雍見利保及還謀  
 為逆日碑視其志竟前非當心踐之陰獨其動靜與  
 俱下日碑亦覺日碑意以成大不得莽是時上制幸  
 林光古日碑小夜拜日碑與通及小莽安成編制  
 出共我使者去也上上水起何雍亡何既外入日碑  
 奏願心動立入堂內戶下流史何雍親白方從東面上  
 是日碑也交是起時為入行編對恩備日碑據說何  
 雍因得口莽何雍反上驚起左右故日收格之上恐并  
 中日碑以日碑日碑何明說何忠故顯著名節景葉觀  
 居殿下得禽碑之翁治守父事



漢祚將移乃共少府取經司直韋晃大醫令古本  
漢祚  
忠義為振

二十三年春吉避草率其黨千餘人夜燒門政必禱道  
人為內應射必中扇必破投禱其帳下晉曰今日事竟

知誰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  
事有

明避寺東潰必真瀾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之收  
紀晃將斬之紀呼曰逆賊曹操滾吾不自為之竟為羣  
兒所誤爾操聞之大怒名漢百官皆斃令數火者左不

救火者方氣謂救火者必獲免皆附左操以為不救者  
非助亂救火者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  
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張端斬吳蘭傳其首  
夏四月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饑曰  
損少吾甚夏之其令吏民男女二十以上無夫子  
若年十一以下無父母兄弟產業者老廢終身幼者至  
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侍養者年  
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  
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墓不封



不樹周禮家人學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殿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操伐漢中九月至長安南陽吏民苦誅殺冬十月兗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星象魏書象作復音是與功音應余逆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集余身蔽衣被七創而死音騎執疾以歸曹仁屯樊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顧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就卿將逆而無益何不遵之吾與子共戮力此曹公軍衆聞忠義兵

亦至矣昔杖之子卿因夜踰城反眾收餘民圍音會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屠兗斬音昭烈新夏侯淵于陽平三月孫自長安出斜谷軍逼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昭烈內險拒守將軍趙雲擊操敗之夏五月操引軍還長安秋七月操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攻關忠義屯樊城八月漢水溢沒于禁軍忠義獲禁殺將軍龐德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西曹掾魏諷謀襲郭潛曹丕殺之原注世編魏字子宗傳又有潘良才傾動解都魏能如追碑馬大軍來反阻潘結使黨又與長





王亮博達恨前言發病卒亮或評曰夏侯惇和為漢官吳  
受魏印桓階嘗諱有義直之節身共傳此也為安夫  
二十五年春正月雒陽起建始殿役深龍祠樹而血出  
木工蘇越白狀操惡之遂寢疾遣令曰吾在軍中持法  
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夫不當效也持姬女李約以示曰  
子固以是累汝因泣下又曰吾使侍婦人皆著銅雀臺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燒帳朝脯上脯精之屬月朝十五  
輒向帳作效汝等時七登銅雀臺望吾而陵墓田餘香  
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昔應官  
可得綬守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列為一藏不能者兄弟

可共分之又曰天下高未安定未得違吉也葬畢皆除  
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其職欲以時  
服無藏金玉珍寶卒年六十六諡曰武王二月丁卯  
葬高陵丕稱尊號追尊曰武皇帝曹叡景初元年稱廟  
號曰太祖操撰鑑明敏喜任智數知人善察難眩以偽  
譏拔才能馭之以術成畫疑便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  
不欲戰至決機束服氣熱盈益因事殺竒變化如神熟  
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用法峻急有犯  
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



庭無文牘解恭樂者復手劬補女道人皆以名帳從婢  
不過十人攻賊克敵得美鹿物則悉以賜有功故能更  
刈摩羅幾年海內性喜學多才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釋書注孫子十三篇白為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  
以新書從事登高必賦造新詩樂章破之管絃尤善騎  
射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三十六頭魏書志注雉為  
六十二頭然為  
人佻易無威儀雖小警愛以威細物冠帽以見賓客  
與人談論謔浪脫脫及其歡悅至以頭沒杯案中沾污  
假語猶阻多疑噴野鳥至一尺能飲醜酒數杯劉深忌

前忤之者終身不釋諸將有計畫出己者隨以法誅之  
初不受卓命而東歸過故人成鼻弓魯伯魯遜出五子  
皆在備賓主禮操聞其食蔬親自以膏卓疑其園已  
手劬夜殺八人而去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原注魏書  
太祖以卓  
相奢不在孫子與賓客共知太祖嚴馬及物太祖子日  
學教袁忠為沛相嘗以法治操沛國桓帥亦輕之陳留  
邊讓言讓嘗殺操卒殺讓族其家忠卻避交州遣使就  
太守士燮盡族之桓卻脫走自首於操拜謝庭中操曰  
拜可解死邪遂殺之如孔融荀彧毛玠許攸楊修委重

等少夫古意昏不免軍行嘗經麥中令無敗麥犯者元  
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揮馬忽騰入麥中教主馬議  
罪對以春秋之義晉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  
即下然我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乃獲劍割髮以置  
地在軍中劉執丸木等寐嘗枕草姬書淺曰漢史覺我  
姬見卧安不即覺已而自覺赫殺之康殺嘗不足主者  
曰可以小斛給軍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欲殺操操謂主者  
曰特當借君死以欺眾乃斬其首徇于軍門而行小斛  
益官殿故斬之其聽虛妄詐皆此類也至其聽終涕泣

啣鬪以託兒女分香折履衣服紐綴無不付昇乃不一  
及禱代此其大姦以一死欺天下後世者也

原註博物志漢世安

平夜破：子足壯履病足：表承五善軍曹而太祖  
之純謙恭慈善者桑馬相山子道王九真靈能善區  
暴太祖守典培能又好善法亦詳方藥能與方術之  
女處江左無與爭能世世皆相陽城郭徐與不舉至  
又君吹野管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傳子曰漢末  
正公多委玉殿以能中為難是以衆相在約之徒難為  
時時皆著類中觀太祖以天下山冠冕起近謂其有  
子今此行可謂舉世非國家也 陸毒詳曰漢末天下  
大亂雖委其能而亦極虎視四州建威吳故太祖遂善  
漢雖親提字內擊中為之法術端詳白之奇策官方授  
梓各因其能略情任算不白有也休法能御空機免成  
可謂非常之人處世之傑矣

漢曰光帝以禪讓帝湯武以征伐王桓文以力而伯羿  
羿以盜而篡此自昔有天下國家之大端也桓靈之季  
天下已無漢矣庶之機神機略不世出熾定禍亂康濟  
斯民慨然自為豈不足王翼戴天子加之以其霸則有  
倫南北征伐三十餘年大小數百戰功烈巍然乃崎嶇  
詭譎陰賊險狠欺人孤兒寡婦為羿莽篡盜計康然以  
西伯自處使其子為舜禹之事時誰欺哉為盜而惡盜  
之名則又羿莽之不若也嗚呼世衰道微自晉而下十  
餘代千有餘年往之有湯武之仁義桓文之功烈而終  
用操竊國之術自以為得而不知其非惡夫或者又謂  
操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司馬光論操乃大盜  
而謂人為盜乎劫遷天子弑母后殺貴人配皇子誅大  
臣戮名士自如九錫為公為王非取之漢室而就取之  
哉諺曰巧詐不如拙誠有大功而以偽喪之者操是也  
操自謂智予謂不智也

贊曰朱重瞳昧寶詐傾側九服崩八維授塞叨吻延  
鴻尊身血礪敵以樹兵莫知振德操出贊蘭龍斷獸晚  
龍人矜誦茂文送智假義勤王圖篡扶帝逆虜萬般老



狐百媚日勝日負日得日亡不作廢糧甘為田常賊款  
盜莽仍誤後王母謂弗知代遠益彰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晉 丕 文帝

謹案晉丕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高帝除秦身居獨楚暴戾愷張雄圖鋪輝遠畧創  
業垂統文景共儉孝得德化愛養滋植與天下休息孝  
武拓大國誓方宣綜核政理世祖中興勘定偽亂賓延





狐百媚日勝日負日得日亡不作廢糧甘為田常賊款  
盜莽仍誤後王母謂弗知代遠益彰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晉 丕 文帝

謹案晉丕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高帝除秦身居蜀楚暴戾愷張雄圖鋪輝遠畧創  
業垂統文景共儉壽考得德化愛養滋植與天下休息孝  
武拓大國誓方宣綜核政理世祖中興撥定偽亂賓延





漢書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仔推崇尚嚴的獎賜厥節孝章增賞潤色臨雍拜

老橫遊問道原注後漢書中元元年始建三日明帝拜

物之駕屬清從之儀生明堂而制聖治聖堂以望雲

漢德於又極矣然共亂本亦始高帝不學無術用秦亂

制遂廢三代禮樂雖規模潤大而綱紀不立惟薄之間

乃有人羸母后外麻氣危劉氏原注漢書曰此故趙

足去服東耳飲者蒸使居物城中石曰人羸意者前六

石麻制後以臨王史注王級城王定等立府品侯

子台為二又台弟也解三建成後權之子孫為趙王

又以根為上將軍居北軍處為相國居南軍處為丞相

尉南的孝武游宴後庭而宦人必與政原注後漢書孝

帝謀之原注後漢書孝

帝多以宦人主之於是一靈為漢國疾原注三靈謂

也呂霍上官終為王氏而恭頌遠故鴻儒大臣原注漢

石顯皆法腐列為中黃門宦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

顯為使射元帝印在指殺前將軍蕭望之太中大張

猛將誣賈誼之辭令重足一迹至於東京魏制者六后

擅國者五族原注後漢書魏制者六后章帝實太后和

實太后靈思何太后也五嫂原注後漢書靈太后和

太子賊殺公卿禁錮名士皆三代所未有而甚於亡秦

漢之亂亦極矣德不復而亂口溢至於亂何進滅官

漢書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官曰董卓潰死新命而漢遂亡獻帝以枯骨餘燼禮流  
漂而東為楮所扶以為益賈莫夷殘滅二十餘年轉而  
為魏陰界之不然而遺澤之所漸者寬政之所履者仁  
心之所維繫皇威之所披履株牧連紳未能卒新故際  
將義士猶歆復漢於既亡雲從景附於遐孤遠胄是以  
大統復於祐烈皇帝玉符負戴柱石之盜殲天而直取  
自為可也乃從容禪讓自以為命高復出其自欺也甚  
矣且輕薄抵牾未除貴賤公子之習不於細行墮敗禮  
律殊胥骨肉自成本根亂亡基兆已在於是孔明謂為

土麓芻狗宜矣

贊曰臣篡君廢父竊子奪驕淫矜夸蒸姦貴惡莫莫使  
伎活活淺淺露根無基甫得已矣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四

魏

元 部經 撰

曹叡 明帝 曹芳 齊王

禮樂曹叡曹芳曹芳傳文全開止存議贊

魏曰曹王一將偽文享國日淺而叡次之四據中夏漢人未討吳兵至五始無寧歲止君臣肝食之秋乃違焉秦皇漢武之事寵民以道至使公卿百官員士雖安度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四

魏

元 部經 撰

曹叡 明帝 曹芳 齊王

禮樂曹叡曹芳曹芳傳文全開止存議贊

魏曰曹王一將偽文享國日淺而敝次之四據中夏漢人未討吳兵至而無寧歲止君臣肝食之秋乃違為秦皇漢武之事寵民以道王使公卿百官員士雖安度



英發有帝王之象，忠昭之重心，殆未除也。原注：在氏得  
歸之子公子楨比英，上為親親，如故乘於楚，秦人  
公十九年，吳國有重心事，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秦人  
獲兵血沉海內，而呂政亂其府，原注：史記秦安國，公子  
野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入秦說平陽夫人，使言於昭  
上約以子楚為太子，子不常血，即如魏魏好善舞者與  
若知有身，觀之子楚，此子攻子楚，楚人替王馮陵諸夏  
立是為秦，廢王子政，即始也。楚人替王馮陵諸夏  
而秦王祝其宗。原注：史記楚考烈王，孫子李園，避其女  
子為太子，是孫以夏侯冒曹氏，莫能害其生出，本末切  
為楚幽王。原注：孫以夏侯冒曹氏，莫能害其生出，本末切  
遷救，迎陰謀，暴漢，僅一再傳，而芳亦莫知其所由來，遽  
錯其統於楚，知有天道，愈忍，死符楚，面命手攜，自以為

燕然而謂楚為孔明，誠則謠矣。舉家質而托之，蓋其明  
不足揭也。嗚呼！孤孤而亡於說，孤孤可欺哉。

贊曰：知臨天權，威赫電斷，明乃未融，崇侈存亂，槐槐託  
託豈為無天忌，死台賊，此昭好運。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續後漢書卷二十八

元 郭 暉 撰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 覽 高 貴 鄉 公 曹 爽 陳 留 王

謹案曹覽曾與傳文全闕正存疑贊

議曰魏自司馬懿得政故曹爽燕齊王大福已去天之

所廢而覽政興之宋襄公所以成于泓而死也原注左

人伐宋以致勤宋公得戰大司馬曰諫曰天之棄商又  
吳君將與之勝可殺也己弗能及楚人納于泓宋即欲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續後漢書卷二十八

元 郭 振 撰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 覽 高 貴 卿 公 曹 爽 陳 留 王

謹案曹爽會吳傳文全闕正存疑贊

議曰魏自司馬懿得政故曹爽燕齊王大福已去天之

所廢而覽政興之宋襄公所以成于泓而死也原注左

人伐宋以致鄭宋公得戰大司馬曰諱曰天之棄商又  
吳君將與之勝可殺也己弗能及楚人納于泓宋即欲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上

列傳第二十六上

魏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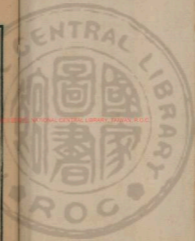
美則曰帝親在漢故魏吳不得謂為后妃取  
既歷晉五代史例與次孫子應為家人傳

曹孫十夫人 武宣皇后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曹淑毛后 明德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太后琅邪開陽人曹丕之母也太倡家生齊郡向亭原注  
魏書自以漢延熹三黃氣滿室終日父怪之以問卜者  
年十二月己巳生

九 卽 姪 姪





王旦且曰此肯做也年二十操於顯納為妾後隨操至  
繼陽董卓之亂操微服避難東行博採凶問操左右在  
雖者皆屏息止之曰曹君言凶來可知今日運家明日  
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若死何苦遂止操聞  
而善之建安初年丁夫人廢逐以右繼室諸子與母者  
操皆令養之初操有丁夫人又劉夫人有子修及清河  
長公支劉早卒丁養子修亡於穰丁常言敵我兒  
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操嘗之遣婦家欲其意折後操  
就見之丁方處外云公王路機如故操撫其背曰願我

於觀辱乎不願又不應操却行立于戶外復云得毋尚  
可邪遂不應操曰真汝矣遂與能使其家嫁之其家不  
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又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  
室不念舊惡因操出行常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  
坐而已下之迎送皆如昔日丁謝曰廢我之人夫人何  
能常留邪其後丁亡后請操葬莫未許及操病困自慮  
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于心未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  
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乃養許城而后  
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操常得名璫數具命后

自遷取后取共中者孫問其故對曰取其上方為貪取  
其下者為偽故取共中者丕為太子左右長御賀曰得  
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領府藏以賞賜后曰王  
自以五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殺奪之逆為幸  
爾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恕不  
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為難二十四年立為王后策曰夫  
人亦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選在王后太子請侯  
陪位羣卿上壽咸感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操存丕即  
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篡代尊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注

魏書后以國用不足或疑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  
列王後太子少子最受之使使詔法為有司所奏文帝  
令太后所賜子來更御儲備持公卿諸曰太后法及不  
意此兒所始如是汝還歸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不  
見帝不以為言裝相之曰憲文帝尊尊純使使文流而  
更愈明以問南宮宣容曰此陛下教事雖意欲爾而太  
后不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字也魏書又曰太  
后每能事法行見高年曰首教往車呼問賜與歸對  
之帝曰曰恨父母不及我精也太后每見外親不悅以  
難色嘗言居處當得節檢不當重賞賜舍自使也外舍  
常後帝過之大簡子自有帝度此也母事武帝以五十  
年行檢日久不能自變為香有妃拜坐者喜且能如罪  
后中策請諸家外親設是府能其辱太后左右策食菓  
飯無也 王使遣封后父母尚書陳奉奏曰陛下以聖  
德應運受命創章革制當取為後式典藉藉之文無婦

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大舜奈違古法漢氏因  
之非先王之令典也不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  
銘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曾啟立尊后曰太皇太后太  
和四年春始建臨后祖又廣曰開陽恭懷父遠曰敬懷  
祖母肉封陽郡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六月后  
卒禮案釋志明帝紀作六月與此合十六日傳作五月者誤七月令葬馬陵禮案釋  
有石弟東諸人事跡今此無之而日錄亦無附錄  
若葬其后也傳吳人傳葬則不合疑葬夫其屍設  
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之後曾啟之母也世二千  
石家父之上蔡令蔡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

早終次徽華孝廉大將軍豫曲梁長次克舉孝廉長女  
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始生家中髣髴見人持玉  
衣覆其上后三歲遊卒就墓如成人相者劉長指后曰

此女貴乃不可言

原注魏書后自少風長不好戲弄臣

八歲外有玉騎馬戲者家人謂婦皆  
上觀觀之曰獨不行謂婦皆戲之答言此望女人之所  
戲和年九歲幸吉視字敏識數用指尤管視兄為白言  
及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撰上初若不言問古者  
賢女夫有不學前世成說以為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時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后家

大有儲穀頗以救易之后年十餘歲曰母曰今世亂而  
多賣寶物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適左皆饑乏

漢書



非五不知以救換路廣恩惠也衆家稱善即從后言  
 注  
 其勢則養子恩愛甚厚后母性嚴待婦有常數  
 母兄不子早終婦年大節節留一子以久巽言之持  
 止寢息坐起常建安中夜結為中子配納之然出為幽  
 州后留養姑改節成破君丕先入表尚府后破髮垢面  
 坐弟立結妻劉從五問之劉言男無妻也願守髮誓以  
 中從而安貌絕倫丕去劉謂后曰不憂死矣丕遂納之  
 有寵生敬及東海公主臣注魏畧然出幽州后留得姑  
 上文帝入結舍見敬妻反后后以類民結膝上結妻  
 兩手自與文帝謂曰劉夫人大何如此今新婦嫁頭姑

乃拜后小印文帝親見其顏色非凡稱贊之太甚聞  
 其德遂為逆叛魏書后寢愈深而不自覺頃度宮有寵  
 者劉越之其無寵者怨之每因醉舞樂動帝言皆與  
 傾以豐饒而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遷任凡后請于帝曰  
 輕疏尚堂名朕德色委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情  
 因是不悅俄前後宮各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問請  
 曰妾受教過之恩衆人所知必謂臣之出是妾之由上  
 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崩中武宣皇后從孫孟津若居  
 守節稱武宣皇后休火不受后不得定者憂而盡在  
 弟五石環以差開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後每動  
 即應后還宮視疾已平復后乃信曰夫人在家故後每動  
 還后石稱武宣皇后望性慈惠事無失左右武宣皇后  
 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痛如昔時用即  
 考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音及明帝東

青史後唐書  
 卷之九  
 七



神公立官成府后以病留鄂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運武  
定皇后李古侍御見后顏色憂甚怪問之曰后與二子  
別以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自體危甚何也后笑答  
之曰歸者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體自持如  
此延康元年夏六月丙午而征后留鄂黃初元年冬十月

丕篡代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丕郭后李陰貴人並受

吉后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翼于

鄂原注魏書有月奏建長秋宮帝策書起后請行在后

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尊國大長並作後嗣無

不由而世焉故必當選其人以終內承今政統之切誠

宜登進賢淑淑理六宮妾自當竭忠不任其職之切誠

以憂疾五守節若翼當三立而后再三諫言其職切特宜

異帝欲項秋涼乃更迎后會后遂寤夏六月丁卯崩

于郭帝哀痛甚留翼後后見翼松之曰春秋之最

內大惡諱小惡不言文帝之不立翼衣及如後當事有

明者魏太后以為大惡則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

則則不應隱焉之辭而翼諱衣乃至于其子所聞

子孫文雖此兩言其惡十數語后當行

之善皆難以實論陳大制其良有以也

請追謚曰蓋孝敬之迹為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

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禍遂以盡  
其美宣稱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祐承洪  
業聖孝滿溢通於神明遺體殷憂勞謙讓先帝處  
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  
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傳二南故能廣  
神靈嘉祥為大親世祀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



新程月言  
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宗謚法聖開周達曰文德明  
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蓋久而不昧者也宣上尊謚  
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  
特立廟以祀其姁今文昭皇后之子萬朝聖德至化宜  
有量故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先恭罔繼盛位神  
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而奉敬也  
稽之古制宜依禮先妣廟立寢廟遣使司空三朝特節  
奉奠以太牢告祀于殿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以  
中山魏昌之安城鄉千戶進封進謚曰敬復適孫復葦

壽曰月初替宋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孟思惡親獻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  
是差次勇大親臨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  
為虎賁中即將是月后母辛帝制絕服賜長百餘陪位  
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卑下使像兼太尉特節詣鄴祀  
后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後像遷還最賜常侍青龍二  
年進謚后先儀曰安城鄉魏復夏吳人侵揚州以像為  
次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辛  
進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昌弟



溫祥覽曾為列侯四年改遷保本封曾曰魏昌侯溫如  
政封嚴妻劉為東鄉君又進封遼妻張為安喜君景初  
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  
命之君又有聖妃歸于神靈然後充昌厥世以成王業  
焉晉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堯陶唐商  
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進定王初本之姜源  
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春禋則歌中呂舞大夏  
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將維姜嫄言王  
化之本生民所自又曰閟宮有徂寧實枚枚赫赫姜嫄

其德不同詩禮所攝祖宗之美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  
于有虞蓋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祀之敬實與周同今  
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唐  
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蓋宇宙開諸後嗣乃道  
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致  
之制俱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成嗣焉非所以昭孝示後  
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泰樂與祖廟同水著不毀之  
典以備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獻思念勇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

徵騎常侍又特為起大弟獻親臨之父子其後國為母  
起親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祥三年正  
月楊辛遣將軍騎將軍滋曰恭侯子始嗣太和六年獻  
愛女叔牟逆封淑為平原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  
孫黃與合吳逆封黃利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嘉為之後  
承甄氏姓封為早儀義公主爵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  
叔及從弟三人皆為列侯嘉年中復封楊子二人為列  
侯楊弟滋字仲舒與郭建及潘等皆后族滋本國侯進  
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封駁校尉泰始元年晉武帝

嘉代如滋位時避

郭后安平廢宗人也祖世長史

世法程書文安官是南  
即人守滋後侯性謹

氏即堂陽男世三男二女長男淳為唐金剛女是次即  
后后弟如弟成后以漢中元年三月二即生且次即

常后大而父承奇之曰此吾女中主也遂以女王為字

早失二親喪亂泥離漢子銅製侯家曹操為魏公入東

宮后有智教持有獻納不足為嗣后有謀焉及即王位

后為夫人既恭代進貴增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

三年丕欲立為后中即殺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

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





黃英城降偽並以賢明流芳上世原注史記黃帝君軒  
格之丘而娶於西陵  
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玄囂  
昌意皆有天下先以二女配雙女英妻舜于姚  
而巢福階妹善射以炮烙怙懼原注因詩夏桀悅  
女為漢子湯成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游江奔南  
巢之山而死并女侍射擊奴已以魯制注下加之度  
今有罪者行馬鞭墮獄中是以聖哲慎元妃必取先代  
世族之輩擇其金淑以統六宮度奉宗廟陰教律修  
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  
書宗人魯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十姦重  
亦曰無以妾為夫人後宮嚴憲常並乘輿若因受坐后

使幾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勢附張非度亂自上起

也至不從遂立為后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靈降之節

又非姜任恩齊之倫原注齊思魯大臣文王之  
母思昭南姜守空之婦誠不足

以假充女且之真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任在東宮及即

等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拱養水壽宮以孝聞是時蒙

責人亦有寵后教訓焚毒之復宮諸貴人將有過失常

獨覆之有違輒報為不言其本末至大有所怒至為之

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

德馬后之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月奉車



郡尉外親劉辰與他國為婚辰聞之故曰諸親戚嫁娶  
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執禮與他人婚也  
后嫌子孟武遂鄉娶妾后止之遂教諸姻家曰今世婦  
女大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  
蜀首漢氏椒房之累以能自全者皆由驗者取禍可不  
慎乎五年孟武征后留許昌永始晏侍露兩百餘日城  
樓多壞有司奏請繕止后曰昔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  
江水至使者迎而無將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妾未有  
是患而便移止奈何后曰其故獲言六年孟復東征至

廣陵后留樞密持表留宿衛敕遣水取魚后曰水當通  
道滑又水村木奴容不在日前嘗獲私取官竹木作梁  
過今春車所不及者望魚乎曾獻主尊后為皇太后稱  
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侯侯又進爵鄉侯增邑  
羊前五百戶遷中臺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進  
謚后父永為安陽鄉侯侯母董為郡鄉君遷表忠德侯  
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  
故厚葬起祠堂后止之曰表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  
由厚葬也首陽改以為法初魏后臨送以殿屬李夫



人而不令后養之厥既立孝夫人帝告厥以既后之死  
皆后諤殺之及殯令收髮覆面以糠塞口而立為皇后  
獻哀恨通第數泣問既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  
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緝死父為前母極敬後母即  
獻慈違責之責龍三年春后以夢寐卒于許昌教讀者  
宮如既后故事以終制塔陵三月庚寅葬首陵西原汝  
戴衣策曰惟奇龍三年二月壬申皇太后崩于政事堂  
英子首陽之西陵長子皇帝親奉梓宮送親喪  
所以謂之既后也既后之靈中皇太后之妃也  
三光以謂之既后也既后之靈中皇太后之妃也  
遂以彭三晉陵周聖善廟先祀受在杜京園建衣衣  
賜姚姚化開易既後宗極作合聖皇不度中平暴隆災

魏思子小子能從則係既知祿近交司局志鳴呼哀哉  
謹名超志獎會鳴西下自帝道表前為既淨復皇子  
列朝一百餘字今此  
既之塔陵大典既焉

曹獻毛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獻時為早原  
王造御有寵出入與同輿簪及即位以為貴嬪太和元  
年立為皇后太后父嘉祥騎都尉后弟曾即中初獻為王  
綏河內虞氏為妃既即位虞氏不得為后卞太后慰勉  
為虞氏曰曹氏自好五幾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  
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以善始必不能以  
令終殆必由此亡國矣祀失遂幽還御宮進嘉為奉車



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除誼頃之封嘉博平卿侯遷光祿  
 大夫贈騎馬都尉嘉本與度車工卒暴害貴獻令朝臣  
 會其求飲宴共容止舉動甚密朕語報自謂侯身時人  
 以為笑原注張盛曰古之王者必求合取以對揚至德  
 故王化于國則敷澤風于歸風及珠三季並象  
 此謂義以情滿然由寬命貴戚在下隨上與貴戚  
 合始從物也魏曰武王坐于殿楹二石之畔起自北殿  
 沐飯半笑何以長世此謂歸令後又加嘉任將遊曾乘  
 御騎侍即昔龍三年嘉卒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  
 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為野王  
 君又獻幸都后后寵日隆景初元年獻遊復園召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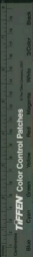
以上由安極寵都后日宣定皇后獻弗許乃禁左右使  
 不得皇后知之明日獻見后后曰非日遊宴孔園樂乎  
 獻以左右漫之數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益莫慈及遷  
 曾乘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即將原武典農

都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卒即反叛沒入宮  
 獻立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  
 虎賁中即將獻疾因立為皇后曹芳立尊為皇太后稱  
 永寧宮追封謚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始其為  
 封后母杜為仰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原注魏  
 景初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新刊通志

卷之九

七

之中芝庭北直先  
 賜自以地功封侯  
 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元德出養  
 甄氏德及建侯為縣獲將軍皆封列侯並堂宿值三主  
 弱幼司馬氏專政與魯大事皆先咨於后而後行母丘  
 儉鍾會等之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  
 月辛丑年二月癸酉平陵西晉泰始中建卒子徽嗣為  
 給事中原改陳志后妃傳序男弟若止位子外女正位  
 后妃之制天地之德故二妃稱嬪度道克隆杜妃  
相稱也周無廢存亡德此之由春秋說云謂後妃女  
考之精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為微辨其信疑受使男  
女忽動在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廢而  
大綱似迷豈不謂與鳴呼者國有象者其可以永登矣  
詳曰魏后妃之宗雖云富貴未有若彼漢廢非其處守

制朝服者也晉杜易執子爵為美道觀陳后之議後  
 君之倫適又以為百王之規典更莫能于後樂矣

議曰魏內官之制皆因漢舊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曾  
 操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  
 容華有美人曹丕增貴嬪淑儀修容嬪或良人曹叡增  
 淑妃昭華修儀除嬪或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  
 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曹叡夫人位次  
 皇后尚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嬪位視  
 御史大夫尚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  
 亭侯修儀比閭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

續後漢書

卷之九

七

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曹丕篡代創漢母后  
之禍著令羣臣不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共意亦美  
矣然而玉殿宮殿紫色之境使綠衣上階而殺嫡后並  
大冢則又司馬氏篡竊放職三君皆令母后處可下詔  
行事卒廢其國又世二漢之季矣  
贊曰此篇當陽漢末以索觀氏創將雲閣中約紹弗陷  
道廢甄登郭舉惡史張荀風遂落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上

續後漢卷二十九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六中

曹操三子

曹彰 任城威王 曹植 陳思王 曹芳 廢魏王

曹操卞后四子丕彰植熊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矜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  
從征伐志意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  
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諫彰讀詩書彰



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衝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  
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  
志彰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  
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  
鄢陵侯二十二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統  
騎將軍臨發操試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  
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  
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回轍計固  
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

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

北至于秦乾

原注魏志注世祖之孫秦乾為虜代郡今北州府之說為秦子之說去代二

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法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  
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遠命輕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  
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  
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  
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  
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

彭自代過鄴丕謂彭曰卿新有功今西見王宜勿自伐  
應對常若不足者操在漢中昭烈駐兵山頭使劉封下  
挑戰操怒大罵曰責履舍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  
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彭彭晨夜進到長安而操已從漢  
中還彭見操如丕言歸功請將操喜持彭鬚曰黃鬚兒  
竟大奇也彭鬚黃故操稱之操來還以彰行越騎將軍  
留長安操立雄陽得疾驕名彰未至操卒既至問先王  
遺教所在因謂臨淄侯植曰先王名我欲立汝也植曰  
不可不見表氏兄弟乎丕立詔曰先王之道庸親視

並建母弟開國成家故能藩屏太宗懲侮威難彰前受  
命北伐清定朔王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與諸  
侯皆就國彰自以見任于操且有功遂見授任而隨  
例就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丕以鄆陵塔薄使治中  
牟既不篡代因封彰中牟其後丕如許昌北州諸侯畏  
彰剛嚴過中牟不敢輒止皆遠去贊初二年進爵為公  
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雒陽不得即見恚甚暴卒于  
鄆諡曰威  
原注魏志注魏氏春秋四初彰同置統將有  
異志魏來制不即得見彰怒甚亮  
世說曰魏文帝弟任城王統林園在平文山園其園  
甚並歌東文帝以爲室地東華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





非始運得進之故中書太后素衣微之帝預教左右親  
執太皇太后起起并無以及而史免卒後欲害東阿太  
心口汝之殺我任朕不得復假我東阿令觀親氏春秋  
云朱制不印得見彰士然暴貴女有固性迎奉之事且  
太后執朕起并亦非傳事 至鑿賜鸞輅龍旗虎賁百人  
世號之治然不足極之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  
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  
七年秋封濟南三千戶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厚注裴松之曰楷奉詔初為東阿戶所見百官名一親  
志許曰任城國裴林有楷伯之東陳也文字當能足  
以自通後管然不能免編連防外既為楷情口楚則夫  
之矣而亦亦表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庶幾口語言實

不學微耳不學恭非人性子也孝使然耳此實然之勢  
信不虛矣似今太始行遺物等在于楷此賢之心何  
以倚注過害丁儀以君意致被表夫子每覽植之墓宋  
思君有神以此推之太極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  
文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時郭銅省甚新成操悉將  
筆成童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郭銅省甚新成操悉將

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 親注陰陽  
賦曰從明后而攝將兮登層臺以臨情見太府之廣闊  
子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峻峻兮分雙闕于太清且  
中天之華觀兮建西園乎而城臨澤水之長流兮望園  
果之滋榮兮春風之和穆兮瞻百鳥之誌為天雲地其



既立子承嗣而後正楊仁化於宇內兮蓋肅恭于上  
京惟極文之高誠兮定足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  
揚翼彼我皇家兮乎彼四方同天地之視望兮斯日月  
之輝光永自傳而無極兮等年為子東望云云云云  
其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高華麗每進見雖聞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  
封臨淄侯操伐豫推使植留守鄴或之曰吾昔為頓丘  
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  
可不勉與植既以方見異丁儀丁廙揚修等為之羽翼  
操孤疑贊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矜勵飲  
酒不節而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

故遂定為嗣二十三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常乘  
車行馳道中關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  
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覽之以遺制  
命還家賜死操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大事自私  
出關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日視此兒美又令曰諸侯  
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後子建關司  
馬門吾都不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使復私出故攝將來  
行不可使吾爾謹案周書元龜誰為心腹也操既  
慮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



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原注魏志典思口暢好字魏  
 安中舉者康亦即中丞相請著念曹屬上簿是時軍閭  
 多事修治知內外事皆歸康自魏太子以下益爭與之  
 好又是時臨晉侯植以才捷獲身未竟復修故與修書  
 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與好辭欲遠至  
 于今二十有五耳矣然今世作者可慕而古之皆神靈  
 嗣生于漢高孔傳虞為子河汾韓長體名于晉上公幹  
 飲豫于海隅然能發跡于大魏及下為魏子之宗也  
 之時人人自謂隆望地一履實矣自謂抱列山之靈也  
 春王于廷數天網以故之網八紐以純之今靈懸莊園  
 矣然此數子倘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確之  
 才不測斯賦而多自測與司馬長卿同視學其成不成  
 還為相者也前為古司之及修論或道僕贊其文夫鍾  
 期不夫助于今魏之吾亦不敢忘茲者災穰之喻亦之  
 世人著老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談彈其文有不善者應  
 時改定若丁歌禮會件小又仗僕潤飾之積自以才不  
 能過若人辭不為也飲禮必仰何所缺雖事天之佳

吾自得之微世難知定吾又也者吾嘗欲此達言以  
 為美或首之文之文辭出入遠流至于制春秋齊夏之  
 徒不能措一字述此而言不為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  
 賦之容乃可以論于賦雖有觀測之判乃可以談于制  
 則則亦始才不達于非者而好談可又乃得推判為割  
 則已假五帝而三王皆五伯于假下一旦而假千人譽  
 連一說使然身吐口劉生之辨未若四六今之伊連未  
 之不能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其好而前蓋自其之昔象  
 人之所好而海畔有迹矣之夫或此六撰之小所著新  
 乘而蓋者有非之之論矣之夫或此六撰之小所著新  
 賦一過皆與夫物故若說必有可採學林之飲有應  
 誰曰夫之思來為經象也辭賦小差則未足以喻揚大  
 長彩亦永世皆揚子雲此制賦我之臣耳猶魏志下  
 為建永世之繁流金石之功宜使以翰墨為數增辭  
 為君子哉若吞志不果吞道不行亦持探史官之寶錄  
 名山持以傳之同好此表之白肯宜可以今日論乎其



古之不性情忠子之知我之明早相逆書不盡讀得茶  
 口不待數日若爾年數生新受物之強使信仰之情深  
 也爾辱來命詩矣其文諸語及履險而履險不足過也  
 始仲宜之禮江泰律氏之巧築城風聲御之頗青膠道生  
 之憂親諸皆然矣王子修者歸來風聲御之頗青膠道生  
 因事於者覽何收狀于高視焉伏爾君僕吏長青成體  
 日發之質有聖者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誌池光  
 曾大業而已不謂復能遠傳此留照文章今乃舍王  
 起陳度地教子親者頌祝而試日馳者燭甘而澤聲非  
 大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數能至於此乎又嘗說見執  
 事惟情持家者所造作若成謂在心惟善于子曾不新  
 須女宿思慮伴凡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如此矣  
 是以對偶而辭作焉賦詞日而不缺見西馳使容定卷  
 非能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願受顧瞻執事之定卷  
 市人拋手者聖聖字伴因所以珠絕凡庸也今弟少雖口  
 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到耳終家子雪老不曉事  
 瑞者一書傳其少作若此仲尼周生之徒則皆有怨乎

君侯志聖賢之嗣述述亦示之為言編以為未之思也  
 若身不正理固之大莫光乎戰之共聲躬功若履書名  
 竹帛此自性聖素所著也宜與文章相好若者卿受所  
 應定以云其相讓而己致意數種以各籍氏見說而值  
 故連城終不上修春不教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  
 前限滿泄言教文同諸侯乃執疑之修臨死謂故人口  
 我固自以死之晚之其意以出修曹植之修死後百餘  
 太子太子素儀之及即尊位在下高陽說定出宮建思修  
 之逆薄也撫其如林在右口此高陽說定出宮建思修  
 劉承靖名毋劉承子官至東安太守若其時說明此莫能  
 臣和之案呂氏春秋曰人者上有人有從其負者富貴能  
 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適負之夫七曰已事出魯連子  
 亦見空覽文多故不黃世語曰野年二十五以名公  
 子有才龍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守欲以植為嗣太





子志之以車載發籠內朝歌長兵賢與謀修以白太祖  
 未及推驗太子習吉賢資四柯志明日復以籠受銅車  
 內以威之修名復更白重白太祖由是疑馬修與實違王  
 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入太祖由是疑馬修與實違王  
 或蓋馬王薄而為修所交每當就植應事有問付度太  
 祖應豫作答數十條修門校下報去以次答載載去答  
 已入太祖任其投推問始知植太子及植各出群  
 城一門太祖門不得出以視其所為而遣於死植出群  
 門不出侯侯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得遂以文構焉  
 凡賜子置置子性性如名于晉世賢未始知為與軍將  
 軍受心營之任半平謀字始在志帝末為冀州刺史時  
 時冀州志曰澤見玉剛不飲遂飲酒不以官事為意道  
 逢辛歲而已成相王知澤不沽酒以其為名士惜而不  
 責以爲軍謀登酒而飲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澤子暢字國秀  
 暢字士珍並為後出之使澤與吳顧樂廣善洽往見之  
 顧性狂方愛暢之有為體謂澤口暢當及所就覽少減  
 也廣性清淳愛暢之有神檢謂澤口暢當及所就覽少減

辨世學數曰成二死之幾考及崇樂之幾考七詳者以  
 為暢取有馬而神檢不建廣言為得侍暢云暢以準  
 而殊暢弟數字志乃風清出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  
 略望皆為二千石從太傅檢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  
 圍操以植為南都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所  
 救或王欲植飲酒偪而醉之植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  
 之不至諫丁儀丁廙併其舅口植與諸侯王並就圍黃  
 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悻悻慢忽命使者  
 有司請治羅丕以下后故賤爵妾卿侯其年丕詔曰植  
 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骨肉之親乎  
 其改封甄城侯三年丕為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王莽今曰取爵令與灌均所上莽章三臺九府所奏四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側故朝夕誦讀以自警者  
 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朔雒陽未到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從官關東單身微行欲入見清河長公主因主謝而關吏以聞丕使人逆之不得見卡后以自殺為對丕泣會植科頭負斧鎖徒跣詣闕下卡后乃喜及見丕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卡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明日上疏曰臣自抱釵歸藩則夙刻骨違恩罪戾盡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為無禮遂死之義形影相吊五情

愧報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勤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機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再恩受寵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併個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者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名至止之日馳心筆翰俯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及反謹拜表獻詩一首其一曰  
臣等集於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未



漢所掃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苑服來王超高越周與唐  
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臨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  
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蕃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猗章  
有叙濟濟兮又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持龍輪盈舉掛時  
綱動亂國經作屏作藩先執是鑿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圖有典刑我刑我社將實於野元亮是率明明天子時  
篤同顯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遠彼執靈哀予小子改封  
亮邑于河之濱朕股勿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

予身乾裝僕天子披冀方嗟予小子乃惟斯殃赫赫天  
子思不遺物冠我衣冕垂我珠旒光大使我榮華朱紱  
副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  
床休暢若我小子頑亮是嬰逆愆陵墓存愧闕庭匪敢  
假德實思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性命文通作生命通  
志作性命以此合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顧蒙天  
石建瓴東廠庶立惠覺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戾  
甘赴江湖奮戈吳越天啟其表得會京畿運奉聖顏如  
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

蘇東坡作肅本明詔應會皇都星陳風駕秣馬脂車命  
被宰彼肅我征旅朝發鶯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初  
士女經彼公田樂我搜春爰有柁木重陰匪息雖有  
糧餒不違食望城不遏西邑匪游僕夫裝策平路足由  
玄駟靈駕揚旆深沫流風翼衝輕雪承蓋涉澗之濱綠  
山之隈適被河濟黃阪是培西濟閭谷或降或陞駢  
僕路再寢再興將副聖靈敢晏容弭節長葛指日逃  
征前驅舉燧後乘抗強輪不載運當無廢聲爰暨帝室  
稅比西塘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

懷承慕憂心如醒不嘉其辭義優詔答之是時待選請  
國法峻既朝遣騎任城王彰暴卒植復友愛之痛欲  
與白馬王彪俱還同路東歸以飯陽關監國使者不聽  
奏二王歸藩道路宜異植發憤告別贈彪詩曰謁帝承  
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維廣且  
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怒彼東路長顧瞻密城關  
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  
淞浩縱橫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崗修阪造雲日我馬  
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辭以紆鬱將將難進

魏志注



作何念此 親愛在離居本園相與倍中更不克俱鵲象

鳴銜輒轉銀當路斷蒼蛇問白黑誰巧令親

疎欲運絕無跌境書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何終極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勿西匿振

歌走索脚御算不遑食瑞鳥赴喬林翩翩屬羽翼親

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社形不歸孤魂相故城靈

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入生處一世去若

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嗒令

心慈心慈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

隣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念憐然後展股勸

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說喜志注服此二句 倉卒骨

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恩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

仙松子父吾救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

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辜黃髮期投淚即長路搜

筆從此辭六年丕求征邁過痲丘寓植宮今植作詩丕

情之增戶五百存注世親文帝嘗命陳思王當植七 曹叔太和元年徙封浚



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嘗白憤恚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  
求自試曰國士之生死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  
榮親事君貴于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  
能蓄無用之臣天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之量能不  
受爵者軍命之臣之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  
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管二甌不辭  
二國之任其德厚也原注在文傳後仲統叔王秀  
不讓無營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  
正值陛下昇平之浴沐浴聖澤潤結教可謂厚幸矣

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綬境口厭百味日極華靡  
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投註意故  
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文選作  
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  
之譏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  
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  
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毀太和也故啟誠有  
危而夏功昭成克商奪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親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名虎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志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違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年者即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乏於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効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枝之際若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必乘危蹈險劈舟奮礮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効涸塵之投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

首瞻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補於數虛荷上位而吞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困守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緦緦食棄餐棄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而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兵用軍之執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於萬





鍾名稱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王使臣

不虞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秦營以成其功原注謂

也絕燧盜馬之臣故楚趙以濟其難原注說楚莊王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引美人來者被絕絕絕以場玉曰賜人酒醉飲則婦人

之節不取也才分詳臣嘗地雖盡而志未換也齊威

先朝露堆淇聲培土未乾而聲名並滅臣聞麒麟長鳴

則伯樂昭其能盧狗患斃則韓國知其才是以効之齊

楚之路以還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投以驗搏噬之用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

於邑而白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球闕樂而竊行者或有

賞奇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

主立功原注秦開邯鄲臨二十餘年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外平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原君



大親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街自娣者  
士女之踐行也于時求道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  
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也者冀以塵  
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之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極既上此表知終不見用復自訟曰夫人責  
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責在代天而理物  
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力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  
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耻故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若者不減士

之所利故孔子有夕之論死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  
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不展足是謂喟然求試必  
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三年  
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  
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孔子曰大故  
哉克之為君惟天惟大惟克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  
謂弘廣矣蒼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



崇厥化其詩曰利于竇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皆周公弟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莫  
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  
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照九族羣后百寮蕃休迨上執政不廢  
於公嗣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  
可謂超已治人推恩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  
細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邀交氣頓修人事叙人望倫

近且媿媿不通兄弟垂絕吉凶之間慕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  
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遺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  
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念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喜沐之遺歲得再通  
燕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推之  
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  
下之所披披若以臣為異姓竊自科度不復於朝士矣

若得辭遠游載武弁解朱組佩青敝駟馬奉車輒得一  
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管絃琴瑟理問  
拾遺左右乃臣再誠之至願不離夢相者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誅當禁非他之誠下愚後未友生之義終  
懷琴瑟因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揀  
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以陳發義無所以展未嘗不聞  
樂而甘心臨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  
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陷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  
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

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苑臺三光之明者實  
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  
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臣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  
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知  
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者  
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燁照  
章明之德者其臣懼懼之誠竊所獨守定懷鶴立企矜  
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益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之事使之  
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思澤衰薄不思  
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  
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敷而睦之王撥吉喻義備恣矣  
何言精神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  
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  
下吏懼譴以至於此爾已救有司如王所祈植復上疏  
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  
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三季之末智非皆愚用與不用

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按  
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  
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政雍熙  
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  
叔是也昔伊尹之為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  
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立護神通宜復  
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詩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  
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臣之功殷周二王是  
矣若夫離原注於 離原注於 近世遵常守故安足為隆

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  
三司之責也強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  
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竭其任哉故任益  
陞爵益重位益高者責亦深者稱無曠庶官者詩有職  
思其憂比其美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  
冀開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  
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如東有覆敗之軍西有  
墮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潛譁于林木臣  
每念之未嘗不慨食而揮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

代疑朝有變宋呂四內有朱虛東牟之觀外有魯楚淮  
南琅琊此則磐石之宗嗣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  
文二虢之授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萬磐石之固  
皆麒麟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御御之  
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恭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  
樂行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明之効也若朝司惟  
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殲陛下可能雍容都城  
何事勞勳營壘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悅見豺狼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

此故語之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之皆樂殺奔

趙心不忘燕屢頗在楚思為趙將原注史記樂毅亡走

以樂毅子樂門為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過燕趙趙以

為客卿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

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關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

願得一末朝觀排金門踏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頭史之

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抒益積死不恨矣被鴻爐所下

發士懸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

復勞玉躬擾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

首當塵露攝風后之奇接豫吳之要迨暮卜高起予左

右効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

遠情不上通彼獨望青雲而紺巾仰高天而歎息爾屈

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

名作獨叔魚陷刑叔向在國原注左氏傳晉邢侯與雍

伯如楚叔魚攝理齊子命斷楚獄置在雍子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叔魚死而邢侯執楚獄以魚與雍子納

之雍子自納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入刑罪能生於死可

罪一也也三監之蒙臣白當之二南之補求必不遠華

魚於市







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濕燥  
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  
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  
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  
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是時  
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推以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  
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後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  
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量當善無經  
怒若驚寃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救無二可以此臨朝則

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寄主之所以受官必  
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洎然不以為懼者蓋明  
君臣相信之明効也昔臧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臧  
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臧子改葬死母  
僕而不死死而當生君子必死之信也昔管仲射桓公復囚從魯  
車載使齊懷而送者管仲知桓公與已懼魯之悔桓公曰吾為管仲  
聲和聲宜夫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  
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  
曰受之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

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諭矩虎貪官驕及親事  
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  
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老耄罷戍乎而名為魏東藩使  
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固有士子合不過五  
百人伏以惟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未定必當湏辦  
者臣願將部曲倍道齊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踴鋒屨  
及以殉國難何但習紫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  
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  
後三送魚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以

還三十餘人今細曲皆耳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  
能視氣息羸弱者凡三十七人疾瘵風靡症盲耳聾者  
二十三人惟正頊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以禦寇  
粗可以警小盜小者不堪大使為可使耘鋤歲草驅護  
鳥雀俵使人則一事廢一日損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  
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  
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曦日保金石之  
恩必明神之信盡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  
送禮若畫晦悵然失國仗以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

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屢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  
 獨立無異於凡庶若伯成放于野耕子仲樂于灌園注原  
 莊子先治天下始成于高立為諸侯先耕而後為伯  
 成子孫孫為諸侯則其注見之則耕在野為灌園注  
 而問為子高曰昔先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棄則自此立後世之  
 自此始矣耕而不願一則列傳女楚王聞於後子外  
 賢欲以為相使使者待金百鎰請時迎之於後子外  
 我為相遺使待金百鎰求今日為相明日始知連  
 舍方文子前可呼妻曰天子以禮禮以為舍非以禮治  
 也左林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知連使所委不為治  
 而讓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有竊然此生之不保命  
 在於死子終出謝使者而不遂云子脯原憲之宅也陋  
 而之邊相與進而為人落園

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効用常慨然執斯志焉  
 若陛下聽臣志選却曲罷官屬者監官使解蠶釋紱違  
 伯成子終之業管涔淵原憲之志君子哉之虛宅延陵  
 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竊鮮於世縱雖  
 繫於祿位懷虜虜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合安得落然肆  
 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萬  
 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遵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  
 還之其年冬詔詢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



植為陳三邑三千五百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  
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慨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  
自峻迫察屬皆實墮下才兵人給其錢走大數不過二  
百人植又以前過事陳本以前陳本陳本陳本復減半  
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時年四十  
一遺令薄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歸焉之志遂  
營為墓斗志嗣從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  
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篤籍不離  
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以下議

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

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注植

琴調歌辭四行賦此轉運居北何獨法長去本根哉引

夜無林間東西經北河南北九州卒過同風起也哉入

入雲間自謂林天始忽為下沈河雲賦詩我去歸後

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宮常當阿依思亡而後

存如中林草故徒野火燒廣城宜不痛無難知春苦難

或與我觀八之封建之不及先王之不思藩屏之街違

我後之風竹城城之長漢初之封武權得人主難云不

度時代然之觀代諸侯同西大難懸大國結過邑直

科委備異被執同德木色若繁蓋不胡忽諸天喪之

五等之制萬世不廢之典六代興亡魯論之詳矣

志字允恭植之孽乎也少好學以才行稱要簡有大度





魚善騎射植曰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累  
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  
與于鄴與志語自暮達旦甚器之及篡代降鄴城縣公  
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童武趙郡太守常侍國子博士  
帝嘗讀六代論問志曰卿先王作非對曰先王手澤皆  
在臣所而無此論臣聞諸父兄乃臣族父同所作也以  
先王文高名著託以傳不朽爾帝曰朕固疑非卿先王  
筆美玉之與琬珉白馬別也後還祭酒及荀勗譖問齊  
王位歸藩下太守張崇錫又物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

宜內匡朝政不宜令歸藩志恨其父嚴闕於親銜恨以  
沒感彼復被讒因愴然歎曰妾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  
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其玷乎奏議曰伏惟  
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  
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  
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  
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豎原注史  
記太公  
封于營丘比及五世時及釐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  
生禮不忘其未古人有言曰臥死正丘首仁也  
後雖五霸代興桓文滿主下有請遜之僭上有九錫之

齊後漢書  
卷之九  
九



禮原注左氏傳晉後朝王王祭禮命之有詩禮弗許曰命尹氏策命曰侯為侯 於周官凡命於伯 終於謫而不正驗於屋大不掉  
 豈與名公之歌棠棣同詩之詠鶴鴒同日論哉今聖朝  
 創業之始始之不諫後事艱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  
 經不存皮膚不充自義皇以來豈一姓之獨有欲結其  
 心者當有磐石之固欲享萬世之利者當以天下讓之  
 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春魏欲得擅其威而饒得  
 沒其身魏注謂春不封建子魏禁錮姑奴工也 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  
 之用此自聖主之源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謀之當深

言雖輕恩之當重志備位儒臣若言不及禮是志魁竊  
 知患不言義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當上以  
 示從弟高邑公家嘉曰兄諫甚切必將見責然百年之  
 後自有史史善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  
 乎有司奏免志官以公選第頃之後為散騎當侍遭母  
 憂因毀瘠病卒謚曰定

熊早卒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  
 成王青龍二年于東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卒  
 無子國除



議曰子請植求通親及陳情表與贈白馬王融詩未嘗  
不為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  
盡也雖為操所愛不自編飾終無微算使家嗣不搖而  
甘處藩服及任城問盟毅然責以袁氏事則為弟之道  
亦盡也夫豈能與難而不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冷削  
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僊丁展嗚呼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怨焉不宿怒焉親愛之而已矣丕真寔  
恩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為晉之中兵原注晉書惠帝元  
康元年楚王瑒瑒  
始殺汝南王亮賈后以故瑒永康元年瑒王倫誅賈后  
遂帝瑒任承等元年齊王冏封倫誅太安元年長沙

王又假同承繼東拜東海王超殺又討成都王播與宋  
之卒超復伐河頌王頊高陽王粲殺超粲以是卒宋

之鼎錢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  
齊子野曰宋之鼎錢可哀哉齊之香火

原注南史齊明帝三為武帝孫故孟族之以問始安王  
暹先暹先以為舍以次純行暹先有足疾上嘗令乘輿  
入海與上兩人又路上乘香大鳴咽流涕明日有所  
謀會上疾甚暹先逆行其策投河東王錡十五於足  
太祖世祖及世陽之皎艦原注齊書高祖即位始高祖  
宗留子皆孟矣世陽之皎艦原注齊書高祖即位始高祖  
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城齊王元吉至臨湖殿泰  
五世氏射建城殺之封建德射元吉殺之

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天下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

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而取竟弗察嗟乎有



一賢王而不用界之區區之矣恣死待斃以託昏童而  
 魏果亡植之誠慮若此其志可哀矣隋王通云陳思王  
 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  
 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  
 艷足以自通後世然不能遠防終至損傳楚則失之而  
 齊亦未為得宜知言哉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下

元 鄒 撰

列傳第二十六下

曹操諸子

曹昂 字 豐 王 曹鋒 字 相 王 曹冲 字 鄺 王 曹據 字 彭 王

曹宇 字 子 王 曹林 字 季 王 曹霖 字 山 王 曹瑄 字 季 王

曹峻 字 季 王 曹矩 字 季 王 曹幹 字 季 王 曹宇 字 季 王

曹彪 字 季 王 曹子勤 字 季 王 曹子康 字 季 王 曹子整 字 季 王

曹子京 字 季 王 曹均 字 季 王 曹子林 字 季 王





新海漢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曹徽 東平

曹茂 濟陰

曹王 諸子

曹懿 贊皇

曹懿 北海

曹懿 東武陽

曹徽 東

曹禮 元城

曹禮 懷王

曹禮 清河

曹徽

曹王

曹操劉夫人生昂 魏環夫人生冲 探字杜夫人生林 泉

泰夫人生璇 岐夫人生姬 王昭徽生幹 琮生子上

彪子勳 李姬生子象 子整 子京 周姬生均 劉姬生子棟

宋姬生藏 趙姬生茂 元二十子

昂庶長也字子修 弱冠舉孝廉 隨揚南征 為張繡所殺

無子 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 悼公 太和三年改昂諡曰

愍王 嘉平六年以琮襲昂 為豐王 正元景元中 昂增

邑并前二千七百戶 琮卒 諡曰恭王 子庶嗣

庶早卒 太和三年追封諡曰相 瑄王 青龍元年 子愍王

潛嗣 其年卒 二年 子懷王 愍嗣 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 卒

無子 國除 正元二年 以樂陵王 茂子 陽都 封公 諡 建德

後

冲字倉舒 少聰察 五六歲 智意若成人 孫 權 改 巨 象 後

續漢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知其行重辱下莫能對冲口置象大船上刺其水痕所  
至稱物以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說家其苑  
其七羽水則舞戲武將而方嚴之帝極其秀舞而無  
由公子舍歸舍置大境其能雖盛形而舞不止遂之既  
將軍國多事用刑嚴重操數年在庫而為花所高庫吏  
懼火死敢而將首罪猶懼不允冲謂之曰待三日中  
然後自歸於是以前穿軍衣如氣鬪者謗為大意貌有  
怒色操聞之冲對曰世做以為龍鬪衣者甚且不吉今  
單衣先鬪是以授成操曰此妄言爾無行苦也俄而庫  
吏以懼報冲操笑曰兒衣在側而羞况操草標柱乎

一無所問其誠遂皆此類也凡應罪狀而為冲所釋理  
賴以濟者前後數十原注魏書冲身見雷制者輒謂  
誓之史以過說屬雷雷當為大社陳說又覽雷之神象仁  
愛明性慎生容貌姿美有殊于眾故物充寵其最相之  
日以官觀之美一處之言也操數對羣臣稱述有啟傳  
以為三帝叔屬之一角也  
夜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痛操親為請命又亡哀甚  
丕寬喻操曰此我之不帝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魏  
操思王且為聘甄氏亡女與合靈贈騎都尉印發命完  
侯操子琮奔冲後原注操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  
既死而後斷言子諱也無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立也其  
為山言魏魏武其弟之也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



二年建國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景曰惟黃初  
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浴蘭鄧哀侯冲曾皇天鑒美於  
爾躬保德誓之才成於弱年當永豐顯祿克成厥終如  
何不祿早世夫命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以蕃  
王董惟爾不違漸榮且豐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傷  
今遷葬於高陵使持節兼謁者僕射印中陳承追賜  
號曰鄧公初以太字昭而有靈休臨寵榮嗚呼哀哉三  
年追琮爵侯封冠軍公四年侯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  
冲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于中尚方作藥物劑戶

三百餘戶為鄧鄉復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  
公景初五年元景元中景增邑益前千九百戶

據建安十六年封宛西侯二十二年侯封宛侯黃初二  
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侯封義陽正以南方  
下濕又以順天祀彭城人使封彭城人使封濟陰五年  
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置光武以  
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  
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  
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空私遣人詣中尚方作



禁物置書曰刑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道司馬並和齊珠  
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道署踰  
傍齊度慢令違制純王以法朕用愷然不舉於心王以  
總親之重處藩輔之位無籍日陳於前勸諭不轉于側  
加雅素奉休恭肅敬慎務在防道改：不棄是志奉意  
正身考錄厥行哉若然小疵武終于細人忽不覺悟以  
斯為大爾書云惟聖因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  
誥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為常慮所以累  
歲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

矣矣換行暫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祈  
審慎也今詔有司宿王割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  
法背義文作易著休復之戒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  
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息三年復所割戶邑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字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  
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曹叡少與字同止常愛異之及  
立竇熹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廢入朝景初元年遷郡二





平夏復收諸京師冬十二月獻疾為拜字為大將軍屬  
以後事受署四日字深園讓劉放等因謂問之敷意亦  
變遂先字官三年夏還鄧景初正元景元中系增邑并  
五千五百戶常道卿公奘字之子入建大守

林建安十六年封號陽侯二十二年復封號黃初二年  
進爵為公三年為燕王五年改封魏縣七年復封鄧城  
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系增邑并前四千  
七百戶年謚曰穆子綽在往來和之日乘藉余  
附於長林子之女也  
裴建安二十一年封平初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善諸書文學左右悉稱精力數陳上之不從二十二年  
改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質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  
屬皆賀裴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屬遺之  
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爾每兄弟存娛兒獨單思殷  
與文學防輔相與言曰父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  
善亦宜以聞不可惡也遂共表薦陳裴裴聞之大驚  
懼奇讓文學曰儕身自守常人之行爾而諸君乃以  
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自累也且如有善何惡不聞而遽  
其如是：非蓋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鄆西漳水哀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  
唐叔歸米東平獻頌原注唐唐叔得禾異畝同類獻諸天子王命作周禮用公于東平  
本後漢書明帝以餅作光武本紀亦東平王莽上此上元武侯命中央相帝甚善之斯皆骨肉贊  
美以彰德親王研精增典晚味道真文雅煥炳服甚嘉  
之玉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蜀王七年定封  
濯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最故也要防積儉經習為  
聚人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哀來朝犯京都  
禁青龍元年有司奏哀詔曰王素敬慎遊逸至此其以  
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奏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

王乃若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之之慈用嚴吏  
議然法者所安天下共也不可廢今削王黜二戶七  
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之改君子嬰之王  
其誠語無貳咎也哀憂懼戒故官屬愈謹取嘉其意二  
年後所則雖三年秋哀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殺中虎  
賁胥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哀  
疾因赦令官屬曰吾冀德奉寵大命將盡吾統好儉而  
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喪務  
奉詔書音衛大夫遠境吳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



領托賢靈以獎憂國營吾邦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並以時成東堂之成名之曰遠志之堂與疾  
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子為人君但知  
榮不知若不知若必將以驕奢為天汝置極大臣務以  
禮雖非大臣屬宜答拜事足以敬惟弟以慈兄弟有不  
良之行當逆時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  
白其母看猶不改當以秦蘭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  
不為貧賤全身此亦謂大罪惡爾其敬過細故當掩覆  
之左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

閉關之內奉令子太妃閉關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  
心以愆于靈其年卒諡曰恭諡沛王林留託奕使大鴻  
臚持節與護喪事宗正弟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  
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學與之侔

魏書陳志其學  
字此有學字

明子字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戶

琰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卒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  
子質襲琰爵邑早卒無子曹丕復以質弟壹為琰後黃  
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進封  
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進諡質曰西鄉哀侯

壹卒謚曰悼公子世嗣景初正元景元中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改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假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卒謚曰恭子漢嗣景初正元景元中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雖早卒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徽奉祀後封臨晉侯黃初二年進封臨沮為范陽關公五年改封汝南王七年徙封司陽太和六年進進封號曰范陽

關王改封汝南郡王景初正元景元中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改卒謚曰原子統嗣

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本陳氏子幹生而陳卒王夫人有寵於幹令母幹五歲而操卒遺令王曰此兒三歲止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且至之立王夫人有力焉故朕得隆於兄弟常呼至為阿翁王曰我汝兄爾王恐其意每為流涕原注魏初之日





案此傳以母喪成爲次不計凡年之年故楚王  
雖大傳在并後壽未定年得知龐大齡二十歲及正臨  
卒後有遺詔管叔王卒是以獻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  
通賓客爲有司所察始於至書誡誨之曰易稱閭國承  
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誠自太粗及命別業深  
親治亂之源鑿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志言  
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爲後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  
之禁乃使與祝姬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  
弟無過失之愆士氏無傷官之悔爾高祖踐祚祇懼萬  
機中者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友之

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誦宗制故命諸王以朝聘之  
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送之禁趙宗戴建威伏其辜次東  
平王復使屬官殺寺張史有司舉奏朕裁削無令有司  
以曹秦三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  
禁防朕惟王知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  
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  
已詔有司督王之失古有言誠懷乎其所不親恐懼乎  
其所不聞矣凡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叔父  
慈幸先望之典以慕乃先帝之遺命哉：親：皆秦厥



但稱朕意馬景初正元景元中景增邑并前五千戶

子二年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昭邑侯公無後

麴字來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從

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

春陳七年徙封白馬魏景元元年王集封白馬王麴封丹

景元元年麴會壽王到洛陽為壽侯傳黃初四年徙

封麴王王其年朝魏注云作城王景元諸王既限

東子之稱故及白馬王王運通故同路東歸以取稱河

大志而強國使者不使往使皆各數而後歸云又考

任成三年傳曰四年朝京都朝京都即在四年魏志

稱麴七年徙封白馬初四年為吳王吳而後封子

四年賜行取別麴會侯稱白馬王必

不誤也必在魏徙封之平有誤耳太和五年冬來朝

六年改封楚王初麴來朝祀景元年魏景元元年景元

景元元年景元元年景元元年為有司行奏詔削麴三戶千五百二年大

赦復野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

年兗州刺史令狐惠與太尉王凌謀迎立麴都許昌事

覺凌等皆死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逆

及者廷付請徵麴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惠廷

射大鴻雁持節賜麴書曰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

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考

武傷懷而斷胎平之歡古今常典也景元元年景元元年



帝始王孫平及王所殺無年十六人有司請誅王則曰  
朕不足數王于其有司請安留王與妻子從上庸秦可  
去台殺也 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不能故奉王度表  
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惠  
攝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威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  
靈王何面目以先帝陵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  
深用憐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自師之義不  
忘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  
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危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  
為庶人從平原虜官屬及監國攝者坐知情無斬其義

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王元二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  
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  
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二年增邑  
并前二千五百戶魏七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  
俱為國子博士後為襄竟太守吏部郎李重啟曰魏代  
宗室屈滯聖恩每為存撫史竟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  
反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恩二郡臣以為宜  
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後之原注嚴松  
為江康將軍監青徐軍事元子下平嘉以詩達崇曰文  
武應時用武才在明哲世我石生為國之役傑入侍

丁皇開出刺登九列威檢蕭首徐風發旦吳商時者謂  
同位情重通書兩百餘通十載思遠心增壯願子登  
誠實著不謂焚柴等口皆皆暗裝儀俱游青雲十載  
制信乎欲化決以駭同聲無異響政使思愛遊宜推散  
媽可以保玉躬世事非所勝國公不足壽也叔合神王  
足以守  
聖冲

子勤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剛瑒公無後

子東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毅瑒瑒公無後

子整春從叔父郎中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郡侯二十

三年卒無子黃初二年追進封謚曰戴公以訖咸三景

子範春從叔三年封平大侯四年後封咸武大和三年

進爵為公青龍三年卒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  
東安鄉公蘭為郡公春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千八百戶

子京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靈瑒公無後

均春叔父劉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瑒侯二十四

年卒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從

封抗到公四年從封屯留公景初元年卒謚曰定公子

堪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子林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廣宗瑒公無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假奉叔父明段表使三復謹案今古作表復工故建安  
二十二年封雁城侯黃初三年遷爵為公三年為廬江  
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  
東平青龍二年假使官屬提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  
別錄一戶五百若年後野副錄正始三年卒謚曰靈子  
翁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達前三千四百戶魏止  
入晉封康丘公魏宗室中名大鄧城公志謹案晉書魏  
城公志注泰始二年翁遣世子瓌奉表來朝詔曰翁東  
忠履道魏宗之良今瓌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

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翁漢驃騎食散方與皇  
前詔所撰並行于世

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  
黃初三年進爵徙封表六公七年徙中立茂性傲很少  
無寵子撫及正立又獨不三大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  
年為三詔曰昔象之為厲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庠述  
漢氏淮南卓陵皆為亂在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  
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  
斯皆敦叙親之厚義也原注漢書淮南厲王長文帝  
情謀反還于前而武帝備淮



而王封子四人為列侯。後漢書楚王英光武子明常稱  
雖及自稱諸侯之帝以號號不忠齊英使所賜王雖英  
自殺帝帝封英子五人皆為列侯車陵王足  
以及事帝封英子五人皆為列侯車陵王足  
少不聞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  
命賢者故姬姓有末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后  
教以為言加聞茂茂少知悔皆之非欲濟善將來君  
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雖然今字陳  
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止始三年  
東平靈王卒茂稱嗔痛不肯發喪居處出入自若有司  
奉除國土詔削爵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

奉少諸子多復昭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五千戶原注元景之國者皆不可考皆為闕文

曹丕魏后坐殿李貴人生禍潘叔媛生鮪朱叔媛生鮪  
仇佑儀生靈儉姬生靈蘇姬生邕張姬生貢朱姬生儀  
凡九子

熹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瓚公青龍二年更追改  
號諡晉哀王三年子璠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  
前三千戶正始九年卒無子國除

魏黃初七年曹叡立以魏為陽平縣太和六年改封北



海青龍元年卒諡曰悼二年以琅邪王子胃奉繼後封  
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隨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景初六年封東武陽王其年卒青龍三年賜諡曰懷  
無子國除

景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曹叡立以  
至道意愛寵霖異與諸國而霖性虐暴聞之內婢妾  
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九年卒諡曰  
定子殿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

高貴鄉公景初之子也父魏太宗

景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  
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卒諡曰哀五年任城王楷  
子暹嗣景初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  
并前四千五百戶

景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五年追為淮南  
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柳郡太和三年卒諡曰懷五  
年以任城王楷子暹嗣景初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晉黃初三年封清河王四年卒諡曰悼無子國除  
假黃初三年封廣平王四年卒諡曰哀無子國除  
議曰魏氏封建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國有老兵百餘  
以為守衛縣隔十里之外無朝聘之禮會同之制府庫  
不得過三千里鼓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禁衛嚴固  
同於國位號虛定大小歲易有王公之號乃備於區  
夫皆思為布衣而不得正始中曹真輔政族人皆曰上  
書曰昔夏殷周之世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  
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

傾危而笑較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愛其憂與人同其  
憂者人必極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  
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其親疏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  
行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禮文雖禮苞茅不貢昏  
陽伐楚朱不城周晉戰其卒原注左氏傳晉糧野介謂  
成周宋也義不交功  
乃能伸義歸於宗師王綱弛而度強諸侯傲而履蕭二  
霸之復寢以陵遲矣楚為江自國方城雖心者九鼎而  
長迫宗姬為情散于冒懷逆謀滿于居吻斯豈非信重





魏成任賢用能故其國茂本根頹之與自此之度轉相  
攻伐莫并於越子少為三身滅於楚鄭且於韓暨乎戰  
國諸姬微矣惟然魏獨存然皆弱小而迫強秦南畏齊  
楚救於滅亡匪遠相恤至於王假降為庶人猶枝幹相  
持得供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弱法  
約之術征伐開夷蓋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變以為  
以弱先身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數

任苛罰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肉無  
宗子自此輔外無諸侯以為屬衛仁心不加于親戚  
惠澤不流于枝葉孽滿矣則彼孤獨任身履薄舟江海  
捐棄捐權親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  
國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恃哉是時淳  
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有餘威今陛  
下君有四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  
無輔弼何以相故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亦所聞也始  
皇聽李斯術說而繼其議至身死之日無可寄付委天



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愚且之口五令趙  
高之徒誅劔宗室胡亥少習劉簿之教長遵函父之業  
不審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謀申商誥誅趙高自  
幽深宮委政謀賊夷陵望夷求為然首豈可得武逆乃  
耶國難心衆庶遠歎落廣唱之於前劉項罷之於後向  
使始皇納津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劉裂州郡平王子弟  
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上者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  
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弟有交通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臣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

足哉彼漢祖吞三尺之劍驅烏巢之衆五年之中而成  
帝業白關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茂深根者雖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埋勢然地漢墨  
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國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  
固東年東虛受命於內齊伐吳楚作衝於外故也向使  
高祖踵亡秦之法息先王之制則天下一傳非劉氏有  
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或數  
十上下無別推伴京室改有吳楚七國之志賈誼曰諸

任強或長亂起姦夫破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合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大帝不從至於孝景縱用兆錯之計削絀諸侯親者怨懼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嘗成文景困竇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木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祖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皆分爲七原注謂齊楚魯濟凡諸國趙分爲六原注謂齊魯梁定中山廣淮南三割原注謂梁東也梁代五分原注謂梁濟川濟東

山陽濟陰也武末嘗今此言五遂以度子孫儼務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耐金免刑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陰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操攬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東橫傾覆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受社稷獨惟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祚思德豈不哀哉自斯言之非宗子獨



志孝於惠文之間而後迄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定爾預先武皇帝不世之寶禽王莽於已成臨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建七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間豈能術無死難之臣外無可憂之國若孤立於上日弄權於下本不能相御身乎不能相使由是天下瘡滿岳山并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莽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大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善就王綱之廢絕慈漢室之傾覆龍飛謙

沛鳳翔完豫福降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賴之德動天地義威人神漢代奉天擇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魏三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逆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氏宗室寔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管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功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廁其間相與維持非所以





強幹弱枝備其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起為名都之主  
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  
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大庸高之士早志於衝軌之內  
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  
之禮也夫象鴻則流涸根朽則垂枯枝繁者落根保落  
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五死而不僵扶之者衆也此  
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婦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  
朝而立皆為乏有漸建之有素摩之種樹久則深固其  
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深山之中植於宮闈之

下雖壘之以黑壤覆之以春日猶不致於枯槁何暇繁  
育哉夫樹藝觀成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  
居猶懼其難取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逆以  
慮危也存而護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  
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冀以是感悟矣：不敏  
用

原注魏氏春秋國中常作元叔於之說少命與祖同  
也足時天子知誰同其此論處恰曹真：不納

之歸美缺建效曹真論德而固宗子以強去輪同姓之

節義可當言亦云忠矣然非三代而下救弊之道也天  
生煞民惟德足從德大則從之者衆德小則從之者寡

故土有異，視國有大小，其君長則有尊有卑，於是乎有諸侯，其德極大，其國極廣，其位極尊，於是乎有王。王者，往也。言天下從其德而歸往之也。此生民之初，列國之原也。於是乎有侯，有甸，有男，有采，有衛，有蠻，有夷，有鎮，有藩，有采，有衛，有蠻，有夷，有鎮，有藩。封建之制，始定于夏，及商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其德之大，歸往者衆，至于萬國，則其土不能大，其民不能衆，不能叛而不王，為祿。

于天下也。殷商之治，陽者三千，會者八百，其國漸大，其民漸衆，王德有盛衰，而諸侯有叛，於是乎有昆吾，有大彭，有豳，有豳，始遠夫先王之制，吳周公相成，王制體作，鼎大明六代之制，而并諸中，幅員萬里，列為千八百國，大者不過百里，小者止五十里，至于附庸，又不能五十里，則國不能大，民不能衆，亦不能叛，而不王，為褐，於天下也。故古之封建之製，為葛藟之夏，后氏封建之製，而葛藟之商人，封建之製，而周葛藟之故，其制得而不變，夏商周五六百年，而周至七八百年，周德下衰，王



綱不振齊楚秦晉始人強凌弱秦晉以力不以德而始有兼併之國大者五數圻小者亦數百里五伯逸興更為長雄自千八百國併而為百二十國見於春秋者七十餘國與會盟遊行義全安結行私相與覬覦強大者十二為原復周分為二國折為七秦人逐廢井田開阡陌始有兼併之變白圭車以鄰國為堅攻者不復阻川致車崇卒而戎馬地驚于天下各築長城以為藩籬先王強理於是大壞楚滅諸侯謂之縣秦并諸侯謂之郡始皇兼六國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不復封建故封建之

制始千古之自然而備于周之法制則效而然也其壞始于諸侯之吞滅極于秦人之兼并無所救其弊者卒為郡縣而不復封建亦馴致而然也秦漢而下非郡縣之制得封建之制失也歐渚既失阡陌既闕井田既壞無并之象既成禮樂之治不興苟且之治既行放僻之俗難易廢之於數千載之際壞之於數百年之間一日欲復之難矣苟基名而不覈其實不知枚舉之道未有不禍天下者秦人謂周封建而亡郡縣天下骨肉為糜而亡于郡盜漢謂秦不封建而亡故大封同姓遂成七

國體美矣盡分封則邑亦以孤危陷于外戚魏人疎忌骨肉王以空名實同禁錮蓋于強臣晉以魏之夫固勢與秦同依放漢初大封諸王八王之禍慘於七國杜預傾危朝于秦魏封建亦亡名而無實一矣而已一矣復然則何為而可治也況又氏物漸復定疆界畫井田與禮樂一法制然後郡縣可除封建可復世無百年之治人無百年之人有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朝釋本移暮尋干戈救死扶傷之不暇焉能為三代之制乎祿亦首且而已苟或顧治因時救弊三代之制不可復也郡

縣之制不可廢也封同姓如同制其地別其國其民自為郡縣親且賢為任之以政如周公晉鄭可也不賢為如命之有庠使食其位可也分其土而不分其民分其賦而不分其權則親尊任賢使能之道兩得焉親王自為同姓諸侯守令自為異姓諸侯不封建而得封建之實姑以區維末俗而已謂封建而廢郡縣未可也郡縣而不封建亦未可也

贊曰鄧臺尚辭恢章搗燕楮；王夙一變至道陳思雄  
敏天口曰臺與鉤係親嘉落奇實仲雅克讓周公多才





精阻禁錮嗚歌與衣陸殿古月寬庭綠苔應劇切長彪  
彰弗來拜女通親再三弗又骨肉深阻涕泗橫隕忘人  
不憚惡木露本三十二王曾如弟生幽閉天壯克聲四  
騰鳩居鸛巢卒新國步昌嘉典刺殿亡弗侵

續後漢書卷三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

弟肅

子爽

稱

夏侯淵

子衡

息

和

夏侯尚

從弟

曹仁

弟

息

曹洪

曹休

子

孫

曹真

謹案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三傳闕

仁字子丹曹操從弟也原注魏書仁祖襲顯川太守父嵩守中長水校尉少好

精阻禁錮嗚歌與衣陸殿古月寬庭綠苔應劇切長彪  
彰帶束拜女通親再三弗又骨肉深阻涕泗橫隕忘人  
不憚惡木露本三十二王曾如弟生幽閉天壯克聲四  
騰鳩居鸛巢卒新國步昌嘉典刺殿亡弗侵

續後漢書卷三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

弟肅

子爽

稱

夏侯淵

子衡

息

和

夏侯尚

從弟

曹仁

弟

全

曹洪

曹休

子

孫

曹真

謹案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三傳闕

仁字子丹曹操從弟也原注魏書仁祖襲顯川太  
守父威府中長水校尉少好

乃馬弋獵彘餘並起仁亦陰誅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  
泗間遂從謀為別都司馬行鋒厲校尉等之破袁術仁  
新獲獨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馬前鋒別攻陶謙將呂  
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賊軍從攻費肇即墨關  
陽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曹攻呂布仁攻句  
陽救之生虜布將別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  
功拜廣陽太守擊高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讓即督騎操  
攻張繡仁別騎旁擊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遂為備  
所造軍不利士卒畏仁卒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

續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賈詡劉勰護諸縣多舉  
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操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  
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  
叛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  
言遂使仁將騎擊詡烈破之盡復諸縣而還操遣別  
將韓荀鈞紹軍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袁閔操令  
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活  
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  
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



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賊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毛江陵把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凱戰金衆少遂為野圍是夜陳矯使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踊左右取馬來牆等共援持之謂仁者賊衆威不可當也假使衆數百人何苦而將軍身赴之仁不應遂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追薄矯等以為仁當住牆上為全形

勢也仁經瘴疠直進衝入賊圍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全兵士其數亡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還乃嘆曰將軍真天人也操聞而壯之特封安亭侯操討烏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把潼關破起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暴傍縣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以數千人守城不沒者數板



羽來船略城圍數重內外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  
徵屬將士示以必死徐先救至水亦稍減先從外擊羽  
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  
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即後侯彰北擊高桓曾  
不在東宮為書成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和及即  
五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  
增邑二千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贖謚曰陳侯侯  
置守冢十家後呂暹屯宛孫權遣將糜竺來陽詔討  
之仁與徐晃攻破即還入襄陽使將軍高遵守從漢南

附化氏於漢北至遠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殺屯臨

穎逸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平

年五十六謚曰忠侯

原注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弟子泰書前勿如也張連其次也

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襄陵侯泰卒子初嗣又令  
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平金官至後將軍統仁弟宇

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仁別居富於財童僕人客以百

數統綱紀督御不失其理御以威以為能好問學敬愛

學士之多歸之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郎二

十從操到襄邑募兵遂當從征伐初以議郎參司空軍

事皆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  
統曰今千里勞敝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恐師深入難  
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  
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統麾下騎斬操首及北伐三年親  
統陳亮作新韓首級北征三府毛本統統統部騎獲單于頭  
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伐荊州追擊烈  
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遷降江陵從還熱建  
安十五年卒幼統所督虎豹騎貫天下曉統或從百人  
將補之操雖其降統以選為督撫備甚得人心及卒有

司白選代操曰統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昔邪遂不  
遂曹丕嘗代遺諶曰威侯子漢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  
中進封平樂郡侯漢卒子亮嗣應余字子正建安二十  
三年為郡功曹時漢吳孫角疆場多虞亮將使音肩勳  
山民據城叛余與大守東里衷並寬得出音遣騎追捕  
去城十里追及賊射襄羗矢文流余以身當箭被七創  
因謂賊曰侯音狂殺追為凶逆大軍尋至孫亮在爾卿  
曹本善人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與之同惡我以身  
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廢歿無恨因仰天號哭涕



血俱下賊見其義恩釋裝不言賊去余亦閉壁曹仁討  
平吾表余行義操聞嗟嘆良久下荆州表其圖賜穀千  
斛表後為于禁司馬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廉為尚書令任洪為  
新除長孫起義兵討董卓至梁陽為卓符徐整瑁敗操  
夫馬賊追急洪以馬授操之解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  
可無若遂步從到汴水之深不得渡洪縮水得船與操  
俱濟還奔認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得家兵千餘  
人就溫募安得廬江上甲二千入東到丹陽復得數千

人與操會龍亢營攻徐州張邈以兗州叛迎呂布時大  
鐵先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屯鬻糧穀以總軍操討邈  
有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  
京密十餘縣皆拔之前後功拜廣陽校尉遷揚武中郎  
將天子都許拜洪執議大夫別攻別表破表別將於  
舞陽陰景堵陽博望有功遷為鋒將軍封國明亭侯從  
操攻漢中拜都護將軍及入漢中與太子丕書陳形勢  
風土曰前初破賊情原注行意加反眷說事願過其實得  
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祀祝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



此項多事不能得為念及處以為歎故自竭老夫之思  
解多不可一二但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  
固四出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此高守妻一人  
揮戰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通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兇  
之觸音鶴未足以喻其易難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  
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滑夏周宣之歲亦  
擊人却語書所載言其難也斯會憑阻時造故使其然  
是以塞絕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舍卒來命陳彼奴  
惑之渠叙王師轉弱之德豈不信然足夏殷所以與苗

危可以矣我之罪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我昔鬼方難昧崇虎視幽

原注為既濟島安伐鬼  
方三年克之左氏傳

文三簡崇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勝退而修  
德後伐之四邑而勝崇侯名虎當遠西伯於殷辛泰

處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追修之  
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種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  
星流彗集晷奪電擊長驅山河朝互暮捷若今者之由  
此觀之彼固不遠下愚則中材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材  
則謂不然而表示乃以為彼之是給雖有強曰墨虎注  
孫武曰墨虎  
星禽淫亂也猶無所救竊又孰為何者古之用兵救國



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或王還師  
嘗許在虞晉不加戎李孫猶在強楚捭謀登王衆賢奔  
繼三國為虞亞注法左人侍是或工優及信伯此日度少  
何並王敗軍心帥少如少驅陣請進楚風欲得許之手  
逐上之楚不敵伐少如情楚地子我我於楚地楚師  
既燒晉荀息殺楚於虞以成與常之奇謀荀息以其  
賂行曰晉不敵矣楚行也晉不克來矣守城楚遂陷  
于虞遂襲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繁密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原注墨子公  
取宗於左先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設之公輸  
殺之及成城墨子墨子之神國有餘公輸故出而日香  
如所以說子吳吾不吝子墨子亦日吾知子之所以此  
我者吾不吝之三則其故子墨子如公輸子之意不隨

欲謀日天災能守乃可攻也猶墨之弟子齊活楚三百  
人已皆守固之器在夾城上而符楚楚矢雖殺且不罷  
能日楚人曰善若乃踰陽平據石門據八陳之列騎奔  
牛之橫馬首土崩魚爛究說今守無巧拙皆可學附則

公輸已破宗城樂毅已拔印墨矣墨履之術何擇日軍  
之習何昔老夫不故未之前開蓋開過高堂者效王豹  
之誕述能演者學漆雕之絲原注學善口時云說漢之

日月學天以奉宗廟御殿焉間自入益部仰司為揚王遺風有子勝

受然之志原注墨子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吾子孫仁  
值以為勇子墨子曰夫必然也子為仁國政以為長  
不可久也故願會文辭美於他日怪乃輕其家立謂



為備人是何言與夫盤饌豈耳於林垌鴻在哉異於汚  
泥囊之者固以為國固之凡為外戚之下來也及登園  
勳擢助相復屬清芬顧野千里豈可謂其借幹於宸風  
假足於六駿哉恐猶未信立言必大確也不覺之曰此  
必陳琳辭也丕篡代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  
侯益邑千戶升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選使封都陽使始  
法秦宮而性各丕忘之遂以舍家犯法下獄當死羣臣  
並救莫能得曹真諫之曰今誅洪之必以真為證曰丕  
曰我身治之即何豫也會下后責怒丕曰保沛之嗣非

洪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  
汝矣后於是泣涕優請乃釋之亮官削爵土尚沒入其  
財產下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物操為司空時以己舉  
下每歲登調使本縣平糶於時讓令平洪資財與公舉  
等操曰我家資財得如子廉邪丕在吏官嘗從洪貸絹  
百疋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今必死既得原善上書謝  
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連蒙舍管性無檢  
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管老悖倍貪禍災國綱  
罹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革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

內史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悼不能  
維繼已自裁割護主願關門拜章陳情洪操功且時  
人多為歎望曹承立拜後將軍太和六年卒謚曰恭侯  
子護嗣初操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想為散  
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子又烈字孫旗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  
年十餘歲長父獨與一家擔食餒寒將先母渡江至  
吳休祖父嘗為吳將太子休於太守舍先登上祖畫象  
時拜涕泣觀者皆歎憫焉孫舉義兵易姓為韓至荆州

間行北歸見孫二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子  
丕同止見符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  
將吳蘭屯下邳操遣曹洪擊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漢軍  
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  
休時以遠張飛屯回山欲斷軍後眾議欲使休曰賊貴  
斷道者當休安潛行今乃无張聲勢此其不能也且及  
其未集促擊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圍大  
破之飛吳走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丕即  
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以

休鎮南將軍飯部督諸軍事至自臨送下與執手而別  
雖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遣別兵渡江燒賊  
無湖營數千家遣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  
侯丁母喪哀及過數至使侍中奉喪賜以酒肉休度  
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撫吳母至遣越騎校尉薛奇奉  
詔節甚哀使醫治喪至自寬慰之至伐孫權以休  
為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  
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普赦立進封長  
平侯呂將軍範屯皖休擊破之新蔡英將薛綜羅丹等

前後奉奏論休降增邑四百戶前二千五百戶遂大司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假為道伐吳遣司馬懿從  
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壽陽吳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  
還宿石亭軍應騫士卒亂棄甲兵糧重甚多休上書謝  
罪假遣屯騎校尉楊曼恩輸糧賜益隆休因廢發背卒  
諡曰壯侯子肇嗣魏書太平御覽引晉書傳曰明帝覽  
安帝與帝成婚收版有所疑版入胸  
版版之逸出  
其說詳如此肇字思良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  
校尉假定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劉放諫止假意  
辱受詔肇以便路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與前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曹丕分休尸三百封塋易墓為列侯後為珍吳將軍卒  
追贈前將軍孫據字顯達少屬志操博學有才孫仕  
晉碑公府為洛陽令有能名齊王冏專政據與齊人左  
思俱為北宮督從中即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會大  
下亂討賊向吳戰死

曹真字子丹本秦氏子其父部字伯南與曹操善操  
常為寇所足遂走入秦氏部關門納之寇問操所在部  
曰無之我即走者也寇殺之操以部以死既已改養真  
為子冒姓曹氏通屬竊為族子京江魏書即以忠為有  
才智為大風所觀影初

平中大祖聖義兵各集使與吳太祖同戰時操  
州刺史曹氏攻曹太祖太祖之弟許都逃宮使與子

丕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願射虎應聲而倒操壯之使將  
虎豹騎討靈丘賊救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

賊烈別將於下鄉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關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凌於陽平操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魏  
使志在征蜀而護軍通  
志作征蜀與此合都督徐晃等破賊烈別將高詳於

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  
屯陳倉丕立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  
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曜

討破之斬逆又合諸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處  
水封塞等斬者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  
萬牛八萬河西遂平至初閏朔大水灌顯美謂左右曰  
昔德至進雄陽而光武因兵災樊遲安賊之今胡夫水  
滿顯美軍事正相似歟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撤列  
不大笑曰吾策之於唯善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  
若合符契前後咸克未有如此也黃初三年還雄陽以  
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  
等伐孫權擊牛渚屯破之特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

七年丕疫疾真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

進封都武侯

原江表於之曰漢及名卿後  
倘若非書史則事不可論

遂大將軍漢

丞相亮圍却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嚴遣真督  
諸軍：嚴遣張郃擊亮將馬超破之安定民楊修等畏  
亮民保月文城真進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  
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却山後出必  
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  
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  
年朔雄雉逐大司馬賜餼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漢連

出此邊宜送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之取從其計及辭  
行取親臨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而入司馬懿所  
漢水當會南郡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成入會大霖  
而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  
人朱讚並事操遵謂年亡真恐之乞令封所食邑封遵  
讚子指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焉安早久要之分  
君子成人之美賜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實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  
卒皆願為用真為還雒陽獻自幸其弟省病真卒諡曰

元侯子奕嗣獻進封奕功詔曰大司馬為殫厥忠節位命  
二袒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重  
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曜皆為  
列侯初五分真邑三百戶封奕弟彬為列侯

議曰陳壽以諸夏侯諸曹氏共為一傳而謂夏侯曹氏  
世為婚姻故博洲仁洪休高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  
於時左右熱業咸有勞勩曹操高子嵩騰卷子皆不知  
生出本末不能辨其姓氏或以為嵩夏侯氏之子則操  
實姓夏侯而冒姓曹故博洲與仁洪諸養子並為一族

從操將兵相與慕漢以功名始終奇相錯為一傳共論  
之有歎矣夫其謂世為婚姻者為親澤也

賢曰類族辨姓人倫伊始冒姓亂真無父無子世濟厥  
偽滔天易宗服孝祿位未足言功











得勝衝以女妻法南唐公明公明不娶時以與父  
張衡智為父嫁之或為婦者所欺張如之曰此夫  
之通夫矣某智之言為不然也統八龍之一七非  
也前南高而河云無聲或昔新也或以通我戰  
故得各各其志前至不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則六視以故於時則天至避天也則則則則則則  
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元父令遂京官歸請父老  
曰蜀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向兵衝宜求去之無入  
蜀鄉人多懷土猶緣會其州故同死韓護遠驛之民有

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求紹魯故位持或以上省之  
禮或求繼及同郡辛輝郭副守為紹所任或度紹終無所  
成初平二年去紹從曹操於東郡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  
以為司馬將年二十九董卓或陵天下操以剛成、曰卓  
篡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存惟孝出關東所選  
虜掠至潯川來留而還鄉人看者多見故操明年掠備死  
州收復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故與平元年操攻陶謙  
任或軍事會欲還隊宮以死州故迎呂布、至選乃使劉  
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南豫軍臣供養食與飲





或或知能為亂而勤兵故倫馳召東都太守夏竦傳而充  
州諸城皆應時據老軍攻據防守兵少而暫將大吏  
多與趙官通謀傳至其夜殊驟叛者數千人衆乃定豫州  
刺史郭首帥數萬來攻城下或言與呂布通謀衆甚懼  
首求見或、所往博學白君一州鎮之佳必危不可或曰  
首與衆爭分非素結也今來遠討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  
縱下為間可收中立若先嚴之敵將起而成計首見或無  
懼意謂郟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使說兗州卒  
全三城以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走二年夏操

軍東氏大觀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  
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足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  
兗州有事東山衆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之要地也今雖攻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小兵更擊陳宮、  
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勤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  
破也破布然後而詰揚州兵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  
東多留兵則不足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進操布安志



魏晨民心益危惟鄧威范衝可全其餘非己之有夫無死  
州之若徐州不攻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璜死徐州未  
易亡之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守  
已疲矣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  
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亂矣原注吳郡之曰子  
又攻而五十萬之眾非是勿犯之言安非番  
弱之勝在如言後之役不得其不過焉也前討徐州威  
對實行原注三國魏志注曹魏將云在徐州也曹宇之  
為口於泗水水先不流而後將其眾軍或原水橋不得進  
引軍從泗水攻取也魏志注曹魏將云在徐州也曹宇之  
已無復其子弟念父死之誠心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

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刻有棄死敵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  
女易危可也推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同可也今三者莫  
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復與而賊分兵平諸縣  
布政走兗州還平建安元年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東還  
雖陽操欲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雖進揚奉新將天子  
列雜傷未可卒制勳操曰昔高祖東伐謂漢高祖東伐上  
大平仰覽有帝史  
納策王而踰陳謂從十一字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  
軍首鳴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道將  
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

新漢書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下之素志也公車駕旋軫義士有存存之思百姓感傷而  
增泉誠因此時奉王上以從民望大順之矣蓋小以版  
傑夫畧之秋弘義以致矣後大德也天下雖有違節必不  
能為果明矣韓退揚奉其政為害若不特定四方生心後  
難慮之無及矣採遂至班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採天  
將軍進為侍中採性忠義也采也采為采中采也  
守尚書令當居中持重標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  
采為政而司出納外幹心齊與採中表相應使採天子以  
令諸侯成採功業或之力為采折而下士豈不樂為其

任臺閣不以私欲掩賢或有辟拔一人才行實華或謂或  
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攝即非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  
若如君言人其謂我何事不用其持心如此故許下網紀  
整肅職司或得其人時方征伐草創禮樂制度未能興復  
或言於採曰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撫庶績教化征伐並  
舉而行高祖之初金草方殷備舉民能善教訓者使叔孫  
通制禮儀陸賈說許書許書生漢書叔孫通說魯許生共起  
相成采七禮樂奉漢禮也  
為年帝元宗廟又漢諸侯去 禮守時 命說採時書  
采為之曰巧公居為上德之文事採書官曰為上學之家  
可以為上治守且漢武逆以採守之文武各用其  
之所也古者謂守曰軌為我者樂所以夫天下各所以也



之君及威敵之國者凡著十二焉每卷  
 一焉高帝未嘗不稱善路其書曰新羅世祖投戈講義  
 為論道此注從漢書帝諸葛經理長小司羅皇太子取司  
 仲履游自序帝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自樂死不為廢也  
 今公外定武功亦宜內興文藝使千戈偃戢人道流行閭  
 閻方弭殲樂並興此極且率向之所以致太平也立德立  
 功又兼立言豈不盛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  
 定傳記存古今之學奈其燬壞以一廢其廢極尚處茲  
 教化由王道成而至治可期也據以為事平當議之商榷  
 閱或難可代喻為於諫者或言苟收鍾鼎先美或言聚謀

士進獻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操以死為人請所進達

皆協職惟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涿州復收亡原注三輔決

東北人少雖博有任智以警軍師史中云諸揚州於東

會所而卒起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所殺

志不盡其意故遺書書此以告康康字元將亦京兆人

林熙康又號書曰簡曰九將來州才亮茂壯直以報濟世

之難也昨日仲將來赴北有文天德馬銅孫家之主也

為梁州刺史人眾之畏為心赴所則聖守忠於故軍不

名說見對而時中 自操迎天子袁紹內渡子服紹內奔

河灼天下畏其操操方更喜言布南拒張繡而備救操於

宛紹益騎軍操者解者皆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莫不常察



守理以夫利於續故鍾離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迫  
外往事殆有他慮因見謀問之操乃以詔書示或曰今將  
討不或而力不敢何如或曰古之成哉考識有其才雖弱  
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公所知也今與公  
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人公  
明達不尚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過重少失失在後機公  
能斷大事處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賞罰法令不立士  
卒雖眾其賞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  
致死此武勝也紹過世有欲吞節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分

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  
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寔之士咸願  
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  
之強其可能為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  
操曰然吾所慮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劫誘蜀漢是  
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之奈何或曰關中將  
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多必  
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  
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餘操可為以內事則公無憂矣三



年操亂破張請永掄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  
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富饒進  
紀靈忠之臣也任其事病危文醜勇壯三軍統其兵殆雖  
元子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恤富胥專而無謀進紀靈果而自用此二人留如後事若  
攸家犯法必不能也不縱攸必為變相良文醜一夫之勇  
爾可一戰而成擒也五年與紹連帳據保官渡紹圍之掠  
軍糧方書及賊欲渡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  
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非時刻項不肯先退先退者勞

屈也公以十八居一之衆盡地而守之托其狀言得進車  
耳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止  
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甯魏以許  
衆不法收其妻子故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陳掠首四疊以  
欺見誅守如或所冀六年操就袁子之安北糧少不足  
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或曰今紹敗其  
衆離心宜冰其困遂定之而背見露遂師江夏若紹救其  
餘遠冰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後次于河上紹病死  
操渡河擊紹子禰尚而高幹郭援後援河東關右震動鎮



蘇州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請封或曰臣  
聞唐高祖首謀為帝不請不超廟堂數多不高國勳是  
故四年之魏不假管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重計古  
今所尚原注文紀或王封諸止聖士而師乃父馬首封外  
如五曰齊封李國公五魯漢書上以商功表  
或之封平陽侯侍中守尚書令或精銳累行少長無悔  
遭世紛擾忠念若臣日始舉義亦固志征伐與或戮力  
同心左右王略終言授象無死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  
同披路靈顯光日月陛下幸齊或左右擬近忠恪祇順如  
履薄冰研精枕劍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萬

爵以彰元勳或則辭無野戰之勞不進操表操與或書曰  
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於偕乳左右右臣弼舉人建計亦  
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嫌或乃愛逆封萬歲  
亦僕九年操拔鄆領兗州收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其  
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就之或曰若是則兗州當  
得河東禹朔扶風西河并出之地所奪之衆前日公破袁  
尚擒備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  
衆也今使分屬兗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聞右諸將以聞  
關之計令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



轉相脅為非則夷尚得寬其死而夷譚保亦則表遂保江  
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顧公急引兵先走河北然後修復  
舊京而臨州者有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  
天下大定乃撤古制比社稷長久之計也操遂殺九州  
原注至十七年八月是月  
并為九州交九陽音烈公而論與時文是時尚依常為謀  
主或先術以監校尉守鄆郡督河北曹操之征袁尚也高  
降密遣使譚元衡行定督曹孫之以功封列侯原注前大  
林王或年五也或年四也魏守友若弟見袁紹傳與宋詳  
孔融論公用人如魯曰苟又若如連林若友若弟與宋詳  
並行子儒在宋太僕信子融字伯雅與王則封會俱  
名為魏陽令李太守弟字軍興勉會論易老或傳于此

子開字仲威為太子文學後特有名甲山孫海關與陸績又  
相與決跡各不同文帝然陸當曰袁王國士史為魯其局  
則動得陸宋魏為英君以之斷處左右之深也其費門  
外即則從陸解字英又太子中庶子亦不知名與曹於死  
者孫又作易學解神聖名魏朝操以女妻或長子揮後陸  
徒長徐之少子或父兄也  
要陽公主或及後並首章皆諫冲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  
舊家無餘財十二年操復表請增歲戶邑曰昔黃錫後入  
邱旬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而欲遂許書與或議或不聽  
臣建宜位之便恢復討之規更短臣心易其愚慮遂推大  
逆覆取其衆此成魏勝敗之機略不出也及魏破敗臣  
懼亦志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





得失臣用反飾逆若凶族死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宮渡絕  
必鼓行而前有燭覆之形無身披之勢臣若內任委棄竟  
遷到既難世將失本據或之二莫以亡為存以禍為福殊  
保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者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  
古人尚性靈之規下改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感戴之  
艱乞重平歲酬其戶邑乃增邑千戶合二千戶或深踐  
據報曰君之景狀非似所表二事前後謀計欲魯達尤  
生于此聖人違抑者所不責也昔介子推有言獨人之財  
相為之盜此君容謀安眾先顯于欲者以百數予以二事

相還而後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遂欲未或為三公或使  
荀攸深讓至於十數操乃止操將伐劉表聞或策安出或  
曰今華夏已平而主知因夫可圖出元業而間行輕進以  
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危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  
以州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為公九錫備物以彰  
殊勲密以結或以為曹公本嬰表兵以匡朝寧國表忠  
貞之誠守遺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猶是心  
不能平諸葛亮策文筆此句或之子曹操不許以天下  
及議者或如或或本之許非不許或出語已  
耳遂不始遂或之然則大幸其  
矣以操有券不借之之手會伐徐檄表請或策于



自耳目所聞見遠救百年間賢才問世未有及而令君者  
也其為當世推重如此原注或則德成能行或則德非且進  
海國英法俄德美法前漢所學皆世大才邦也則有以  
能學皆海國則為帝王及引我者皆世大才邦也則有以  
則首德法英法德俄法之海外為中則以數十數人取士  
不以一德新志十部各等皆為心之類壯哉前代下文皆  
以智策舉之  
子惟明字長情官至死奇中初將初曹丕與  
弟植並有微論王由禮事或及於早惟與植善而與夏  
候尤不睦王欲派惟憚乎子勉原注實原注以外甥故伯  
見寵恃寵嗣爵為散騎常侍進爵侯陽鄉侯卒子嗣嗣顧  
子滋伯為羽林右監早早嗣子燕字景欽位至光祿大夫

開府侯引子燕字勉為是成將軍去國史為公至為北中郎持節  
兄云利史至府侯將軍軍堂官至將軍卒極曰貞侯侯孫孫子惟  
嗣實書為嘉也故即昭守與親善成熙中開建及等以實  
著勳前朝改封愷而嗣子愷位至征西將軍原注三國魏  
傳曰惟晉武帝時為侍中干寶晉紀曰六帝使侍中司  
馬和為供奉東宮魏宗太子顯是得太子也愷進賢而為  
公望猶如魏愷或曰愷為其與始則司馬和之子也愷為  
為侍中司馬和之子也愷為其與始則司馬和之子也愷為  
傳侍中司馬和之子也愷為其與始則司馬和之子也愷為  
以和大的事愷先愷上為子世復舉一也則車騎大將軍  
愷已愷少府丞愷復舉將軍時車騎大將軍惟弟後魏  
銅鑿五以才與顯原注三國魏志云愷顯之中心使事先  
大將軍使事中知守和名早卒曰代

續修海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先賢為老名遊馬鹿而伯求謀之是一也也許子遊山漁  
之人往行不此而海求禮之是二也也即有冥冥無此者  
而伯求肥馬飽裘之類是路是玉則也皆立法曰天德  
而大者則以禮為首海難則以行是為宗又而宗當以  
宗為高子及後世有名香發其志張藉財為文為可  
而欲使伯求與牛食為同伏道如此為故其期而假代  
之本也所意倘不平復與為宗承會於則下所餘想心  
何伯求上能也各商數之求曰竹土吳後之士天下善是  
之使定名于天下情乃止後後與解解則矣每二  
而味會識而果想有餘謀者皆以高不及是此軍中使  
重事以馬長文後有或為為者合意人地地父可空吳後  
非之於天家增故言語飲食則若會草死得免依使人說  
凡不見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牙遷任城相不行故以  
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與駐荆

州營操迎天子都許道故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  
之時也而爾觀懷蜀漢不已又乎於是徵故為汝句太守  
入為高書操素則故名吳語大仇謂荀彧鍾繇曰公違非  
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並安三  
年從征張繡故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黑繡以遊  
軍仰息於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是進軍操與繡繡怒  
表求救之軍不利操謂故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  
戰大破之聞呂布叛故勸操還擊布諫者曰表繡在後而



連襲呂布危道也故曰表續新破勢不敵動有脫漁又侍  
表術若微權注四則象傑必應之今秉其初破衆心未  
住可破也標曰善比行布已敗昭烈而威蜀等應之失標  
遂自宛伐布至下邳布敗退因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  
憊欲還伐吳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  
氣喪矣三軍以將為主表則單無奮志天降官有智而  
逢今反布氣之未復營謀之未定連急攻之布可拔也乃  
引沂泗淮成涇諸生勢而後攻破收剽庭于白馬敗盡吳  
斬顏良操拔白馬連連破重圍河而西表絕渡可追之卒

與操過請將守恐脫操遂保營故曰此所以擒敵系河去  
之標自伐而吳遂以輜重餽兵絕表竟奔走陳亂乃繼  
步襲擊天破之斬其將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  
食方盡故言於標曰紹運車牛暮至其將躡躡而輕敵  
擊可破也吳故之曰汝劫曹紹與標曰誰可使故曰  
徐晃可乃遣晃及史丹遂擊破走之統其輜重會許攸不  
降官紹遂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追連糧將騎卒皆可擊  
也衆皆疑懼攸與曹翻勸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旬將反  
破之盡斬瓊等統將張郃萬餘燒攻其降絕遂棄車走郃

之泰洪疑不敢沒故謂於曰仰計不用怒而奉君何疑乃  
夜之七年從攻增尚於恭陽明年操方伐劉表操尚爭數  
州操進卒此已降請欲操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  
表強宜先平之操尚不足憂也故曰天下有常而劉表  
坐依江漢則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  
十萬陸機陳思作數萬七本行竟得衆皆使二子和睦  
以守其威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連恩其勢不兩  
全若有所并則力專方衆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  
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操和親遂還擊破尚其

後操破從斬譚于南攻冀州平操表封侯曰單師荀攸自  
初佐臣無拒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後樹亭  
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德舉內外文  
若是也公違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二千戶操曰柳城還  
及攸舍歸述前後謀誤勞勲曰今天下當安已定矣欲圖  
報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操邑三萬戶今  
欲亦使君自擇所封焉攸辭之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焉  
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謀惟極時人及  
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牟德嘗聞攸取冀州時言攸曰



佐治為表譚已降王師自往平之耳吾何知焉自是內外  
與敵復向車列事據每論曰文達小感內可外怯內而外  
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弱子實武不  
能迫也曹丕在東宮標曰謂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  
禮敬之汝嘗病至問之獨拜牀下其見尊嚴如此彼與鍾  
繡善談言說每有所行及復思惟自謂無以爲以益公達  
故復道人意公達前夜之書繫十二惟錄知之錄選集未  
就會屏故世不得盡聞也此錄選集初之日故世錄十六年  
而年並八十餘去表就遠後以  
故似錄集之錄不傳于世惜哉故從茂擇權卒年五十八

操嘗謂流傳曰汝與荀公達則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求  
者又曰荀公達真時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  
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汝與公達亦云又曰荀公  
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單帥之去惡不去不止又曰二荀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此傳子曰或問此世大  
荀單帥之智斯可謂五世大智君子矣荀公君仁以立德  
則以單帥行無始者德能免後或稱曰荀公君仁以立德  
則其德必有名世者矣荀公君于大親稱荀公君仁以立德  
不進不休荀單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仁智之道二荀原  
能盡之哉一失其身則不可論也傳氏及長子繡有  
故說早沒次子道嗣無子絕黃初中詔封故操孫為侯





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敬侯

敬曰忠操險譎無行陰剛暴執有威之士方過此迂匿之不報安肯身事之而蹈其難哉故孔明高卧不起如安漢  
及逢海所以為高而存漢也苟或之委質已夫其身矣既  
運籌決策相與取漢則親受佐命元良及其許意不容以  
漢為言令自裁則亦操之欲題其墓道為征西將軍亭侯  
也故亦智計之士或之次也陳惠謂及清孝通惟有王佐  
之風然操豈先識未就况其志唐杜牧謂或之勸魏武取  
兗州則比之高允官渡不令遷許則比之陸渙及事就功

畢乃欲逃名於漢代誓之數盈穴橋發遣而不與之同事  
得不為益乎守至論也或者與或為管仲之仁管仲不死  
于糾而苟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謂敬之論比高  
允楚漢非或之言文六之文誤矣唐文通或以智計佐操  
扶天子令諸侯征伐四克其名為漢其實皆篡竊之私也  
視其操揚彪誅孔融窮害王室曾無一辭于小天下而有  
其八既已為丞相替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不在於  
九錫之受否也故或以為不必受有其實不必虛其名以  
是行操欲榮而卒備以死事親未死漢室也乃比之管仲



而與其仁何哉管仲相桓公伐莒比制尊王室治諸侯時  
所以翼戴宗廟忠王欲以交易媾而桓公卒諸侯朝王世  
子於首丘故孔子譽為一匡天下使王室弱而後強諸侯  
叛而後服桓公沒其子考公為諸侯去管仲取周而代之  
也或之依據死事其間又適其主至于弑母后號皇子必  
使無噍類乃以周文句此身死未冷而不處深澤其得並  
桓公子孫不得並桓公或為範比管仲故先儒謂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曾操五霸之罪人則荀彧又管仲之罪人也  
夫管仲之不死子糾之難桓公當立子糾不當立

原注深澤

殺其子以反國則桓公之罪也仲以失身任非其人故陷桀而  
改不死是以名息死孔子以為匹夫之誅管仲不死孔子  
以為仁荀彧依操篡漢篡賊既知其知不免而始自裁則亦  
名忽之諒也又焉得為管仲之仁乎若或者待奉之孝元  
后之節也王氏之禍皆本元后莽既篡漢而執墨不與其  
平日所結楊干圖保佐假借者都忘其非故班彪謂之婦  
人之仁

原注漢書莽即其請諸侯問桓公為不肯殺莽必欲得不自出服反之也故曰死已死和向死

今說漢也可快婦人死曰五原之典也孝元自世漢司

世為天下守節固六十餘載者非史更將國尚在世十

後年或新都位說已移于天下元白卷

婦人守節不脫以殺莽婦人之仁惠大若或者則亦小



人之仁也其比曹操以高亮為忠楚漢則國或之志也  
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辭以為火氏之文則史之所載後引  
比擬者皆非其人之言而不可信矣故或一時之私並誤  
歷代信史又不可之甚也鍾繇稱或為趙子操稱或為顏  
子天相子異為後末為也耳豈以誦計教人暴亂有邪政  
二荀之相子曹亦之則文曹至之尚舜皆以或賦曰名聲  
賢歎天下之甚者也

曹子文和武風姑滅人也少時人莫知漢陽關忌與之  
謂謂有良平之奇

漢注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  
曹子文和武風姑滅人也少時人莫知漢陽關忌與之  
謂謂有良平之奇

而志時觀也知今觀者曰人孰得而為之也時也時也  
而不說理者據也故聖人常觀時而動智者必同也  
不發時則以事大為子焉曰何謂也子曰天道無私  
故德配天功亦配天不與若神樂不亦拜日月之則神  
兵重歸功聖子於時也惟是子焉當一川則若焉  
十萬方矣於中之即也惟是子焉當一川則若焉  
以或德我矣太則也惟是子焉當一川則若焉  
魏漢武之舉未有高子將軍者身兼高人之功也而以  
事者主將何以則食高之心不志也何為不志也  
然若歸信不思一檢之過而重三心之則則則也  
兒女也今主將子則而將軍者子則而將軍者子則而將軍者  
魏前州刺史以或為刺史然則則也危於魏則則也  
先魏前州刺史以或為刺史然則則也危於魏則則也  
以或為刺史然則則也危於魏則則也危於魏則則也

趙和此則攻守無定或可不昭必彰從難見重可使會  
舉以攻而守守可破其營以命死屬皆能之士同  
送死之誓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測之功業已就天  
下已爛肉餘于上濟古以天命流弊於合而自以則得  
神靈于已家惟七帶以定我靈神机之成决成發之良  
雖也决木朽不則世與難往將單增敢意忠難往之則  
雖也朽敗之本通逆坂而人死也必不可也方今權宜  
屬同悉如古法不自每每命出女衣如有主體不察  
叔事不免恐嬰危海本無正失高不從志乃去去  
雖也口水州戰不周等勉於於志志為主統三十六部  
威德察病而死察孝廉為即疾病去官西遊至沂道遇  
版兵同行數千人皆為所執胡曰我數公外孫也按別  
理我一家必辱暗之太尉故願久為是將或索肉土故  
胡假以懼兵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董卓之

入雒陽胡以太尉錄為平津都尉遂討虜校尉卓塔中  
帥將牛輔也伏胡在輔軍卓故輔先眾恐懼校尉李暉  
郭汜張濟等欲解散聞行歸鄉里胡曰聞長安中議欲  
盡焚涼州人而諸君棄我車行即一亭長能象君矣不  
如早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章而事  
濟春則象以征天下若不濟夫去後也眾以為然惟乃  
西攻長安則原注不仁之言也必及先夫仁功雖著已眾  
為成是故有胡一併而欲流百世者矣昔先時元惡  
既盡人地相制既為君要始大快故說胡胡道時病之  
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也則未有如此之甚誅王允與





郭況等專制政制為政為胡惟等欲以功侯之謂曰  
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因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胡  
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胡名不素受非所以  
振人也縱胡昧於禁制奈國制何乃更拜胡尚書與選  
舉多所任濟隨等親而憚之原注狀者此郭況等胡與  
胡惟等以馬公僕始者以此多胡會母喪去官拜  
光祿大夫惟況等聞長安聚議謂胡曰此中不可久處  
若何不去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裁不能也  
惟胡為宣義將軍原注狀者此胡惟等已免胡數千人  
以胡物皆錄其之許以官人始

世狀今胡惟等明制未聞官門曰天子在何胡惟等  
乃家世長胡大胡飲食之許此片和惟等出天子枯獲  
大臣即有力焉原注狀者此天子既來而李福來通  
王叔微等曰天子既來而李福來通  
上選即教是時將軍改煨屯善陰原注狀者此李福來通  
天子既來而李福來通  
逆去惟託煨胡素知名為煨軍再望煨為恐其見奪而  
遣人迎胡之將行或謂胡曰煨待若君矣君安之去之



期曰恨性多疑有忌胡意懼辱不可恃以將為所  
圖我必喜人望吾結大援於外必辱吾妻子婦無嫌  
主亦願得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胡遂往饋執子將禮  
德米甚厚其家謂胡請逆劉表胡南見表以客禮待  
之胡歸語婦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次  
無能為也曹操此成婦一則引罪逆婦自逆之胡謂婦  
曰不可逆也逆必敗婦不逆則交戰大敗而還胡謂  
婦曰彼更逆之更戰必勝婦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  
今已敗奈何復逆胡曰兵勢有變逆注必利婦信之逆

敗散卒赴逆大戰果以勝還問胡曰饋以精兵逆軍  
而公曰必敗逆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死老知公言  
何也胡曰此易知爾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  
新逆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  
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逆必國內有敵  
已破將軍必將軍速退報留請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  
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婦乃服操拒表紹於  
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胡書紹投繡欲許之胡顯於繡  
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表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



下國士乎精實體曰何至於此竊謂謂曰若此當何歸  
謂曰不如拔曹公韓曰東征曹孫又與曹為讎伐之如  
何謂曰此乃所以宜然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其  
宜從一也如魏威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  
衆為其得我必吾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  
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韓從  
之幸衆歸韓之見之吾執謂子曰使我君重於天下者  
子也夫相為執金吾封如亭侯遂冀州牧冀州未平留  
魯司寇軍事乘和因採於官渡採糧方盡問謂計為出

謂曰公明勝於勇勝於用人勝於決機勝於有此四勝  
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机須臾可定也  
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皆破之紹軍大潰  
河北平操領冀州牧使為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  
荊州破岷江東下湘陳曰明公昔破秦伐今破漢南威  
各遠勞軍營既大若未舊楚之說以饗之士撫安百姓  
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船版交播不從速取  
於赤壁分注其於之曰謂此此謂其今當明之宜子時  
或後其合亦已明矣然則州者每朝之此以爭也則州  
既割去也雖爭何損之此蓋為口說之說也魯氏謂



胡公能說樂歌香仁淨江院款不礙強向缺女之得行  
稽之可謂於此能辨軍江漢武備物越甘劉表水戰  
之吳語則從律譜之手實實策也故舍居文之人概不  
求以取其好也我至李望之說是有違款官中成度  
大期以指沈囑之辭就從自虎川武笑和之執尺清為  
之宜人言我對射對武之竟不非失其也胡之此規為  
之而不致止也亦對射之計以天原泰之會片不說  
是極無此此內也山等之觀也世成胡劉介為是即志  
見嘗言之如心使胡故亦能強州州胡故自來也  
胡人胡故可謂漢引也胡故胡故不胡故胡故也  
六朝胡故胡故胡故胡故胡故胡故胡故胡故胡故  
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乘刺她以和并求任子  
謂以為可偽許也又問胡對某胡曰體之而已孫曰解  
一用胡孫卒破遂超此時孫子丕為五官將而聽曹侯

植才名方威各有黨與有奪去之議丕使人問胡自園  
之術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政；不  
道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孫又嘗屏左右問  
胡：嘿然不對孫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爾孫曰何思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孫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  
深長懼見猜嫌園門自守遂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  
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丕立以胡有德於己故起諸  
勳督首拜太尉進爵魏尚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





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  
 孫權圖胡為三公大笑之原注魏書文帝詔之對大  
 穆曰昔日使胡文中間其人於嘉谷曰三公其體亦  
 不子胡木其人嘗魏文中用曹胡為三公孫權笑之  
 至問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胡曰攻  
 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  
 若綏以文德以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尚小  
 國依阻山水劉備有礮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羞實  
 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  
 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秦無遠策臣竊料羣臣無備

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金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至不納後典江陵之  
 役士卒多死胡年七十七卒諡曰肅侯子穆嗣位郡  
 守穆卒子模嗣後為晉惠帝徵騎常侍護軍將軍子胤弟  
 兪從弟又皆至大官原注魏書胡曰胡氏清尚通雅有  
 志也每收書訓誡子弟無過策無違期受其家年之  
 飲果和之曰世之論者多執成規視魏氏以相漢許君  
 臣易位定成之曰魏氏多其無功魏氏以相漢許君  
 臣反而保其世許蓋亦同乎世魏氏以相漢許君  
 臣未得其達夫者也或宜不知魏氏之為非表漢之  
 尊臣魏氏以子胡王也魏氏深已及魏氏家虎視人眾  
 之心不有魏氏之有魏氏之害則漢室之士恐魏氏  
 之期於其大政是皆特要一逆也連兵斷人之與而推



此說足成叔倫正高若故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夫  
子登土家升靴之接刺宋通上紀之於宜此篇主之  
固仁德之遠致才又至廟堂既降爵爵沒逆者說之士  
拘窮以申未志全夫五子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  
重遠達志行美立謂之本充其始如然又曰列傳之體  
以事類相從後子為書志之士誠如陳子之論然漢之  
然其說平也若不若則則於無所則於前史合之  
其宜也魏夫如謂之謂其此李多謂不編程論之論而  
則子身正則夫其謂夫且使謂之為人其始後之與  
漢子身正則夫其謂夫且使謂之為人其始後之與  
夫而列之宜也陳有評或說而身身其色也  
既之作也又謂謂不當然一尋可謂謂與三百餘位  
其可謂宜矣

議曰嗚呼天啟亡人之國其禍必起于不虞一觸其  
機橫潰而不可止當王先誅董卓廓：為晉以為遂無

事謀闖河臨天下都成陽復我高祖之大烈有日矣一  
賈誦以救死之故復生數十百卓誅允而執天子流離  
奔播卒為大盜所有復叩其餘智移漢與魏天國亡漢  
矣誦真傾危之士哉

贊曰文若英：龍孫鳳雛洞鑒知微躍淵擇梧略色河  
山與先神鬼伏義巨時匡人自免帝師王佐與盜共竊  
倚御失聲碎此明月公違有善保身之善文和億中甘  
為漢賊



續漢書卷三十二

元 郝超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字子歆 華歆字季才

謹按鍾繇傳闕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  
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環論持平然  
不致傷人後北海管寧原俱游學時人號三人為一

續漢書

卷三十二

七



續漢書卷三十二

元 郝超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字子歆 華歆字季才

譙 周 馮 滂

鍾繇字子歆，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  
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園門，環論持平，然  
不毀傷人。後北海管寧、平原俱游學時人，號三人為一





飛歎為頭原為殺寧為尾云

原注其松之曰初殺班之

管向安舍德為語又恐平需為尾

周郎陶丘洪亦知名

白以明見過歎時王芬與豪傑廢靈帝

原注觀書錄

下芬除呼歎洪共定計洪歎行歎止之後芬果敗衆莽

庶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前何延嗣汝微河南鄧泰頌川

荀攸及歎牙歎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歎求出

為下却全病不行遂復益田五兩陽

原注華陽賦得此

西王之龍與同志即奉牙六工人問步出武關通遇一

大人細行動得無皆歎牙之歎曰不可今地在危

險之中禍福患官長轉一也然其受人不如其義既以

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意乎歎不忠卒與彼行此丈夫十

道雖升會缺意之歎曰已無從矣意之不

美相身共運出之為屬則去彼力大美之

時袁術在穰

留歎之說術使軍討字術不能用歎去會天子使大傅

馬日碑慰解間東辟為振立徐州詔即拜歎豫章太守

為政清靜不煩吏民咸而愛之賜州刺史劉繇死其疾

願奉歎為主歎以同時權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

卒謝遣之孫策畧地江東將取豫章遣虞翻說歎七答

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遂投策

策乃進兵歎為巾迎策之謂歎曰府君拜德遠近所歸

策當修子弟之禮使向歎拜禮為上賓



州益安自發章一即入院官為請出師之款曰無然其  
行復復白發余天不絕矣策及一府官是問請出題  
乃笑曰余自來何處理之有項下白口裝將軍  
得見口前裝款共生後復長及成乃別去美士聞之皆  
羨歎息而心自說也遂說  
款于未之此也為上策  
是時四方賢士避地江南者  
甚眾皆出款下望風景羨策每大會生中莫敢先發言  
款起更衣則論議皆款能制飲至石餘不能贊曰章  
獨生策辛後留款許不得歸  
款曰江表諸軍在戰立  
切勿割受入議至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大州區上非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宜曰上策無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款起相府何處于及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選軍與款相見得以上策款以制款之孔聖盡口大  
款之委也也必先言是期天向以定去處之必否則

括農以保其力泰則行義以達其志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之風大天王五道留之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款款之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款于得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為曹操在官沒表天子欲款款款不還款謂權曰將軍  
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本國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  
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  
權悅乃還款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款百金款  
皆無所拒客各題識至始去志眾皆謂賓客曰本無  
拒諸之心而所受遂多念非車送行將以懷壁為罪願  
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款至并議却奉



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今操之欲  
伏后也遠欲與御史大夫都破破後取后天下以是第  
之操代操後表款為軍師魏國魏度為御史大夫曹丕  
立并相國封安樂侯侯及篡代款登壇相儀奉皇帝望  
級以成天命之礼款彩色許王從為司徒從操齊後操  
官取同無相解解款定同大許漢與中故未許議始置  
三月改出時為大司徒以款為之款以華款為之  
而不避爵之久而不降爵為書令陳羣曰我魏天受祚有  
辟羣后莫不喜悅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敬席  
長跪曰臣與相國骨血漢朝心雖喜悅義形于色亦懼

陛下宜應且憎不悅遂重其之款素持笏祿賜以掖跪  
親戚故人眾無握石之備公仲富其賜沒入出口惟款  
出而嫌之至款恩焉原王操與口與國度費或則必宗  
子士操宜有去自人君子恐私  
後仲已與其食五八歲秋所以為款賜食款之  
或言已與之與義之等款之等款之等款之等款之  
重則若公言空朝以引天常而然受嘉賜獨為君子既  
配作福之福又建而去之義可謂正人之仁臨遠則未  
之得子曰款同今之君子以表印中積德行儉華人向  
積德者願其知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下詔曰司徒  
上以克并下以仁善器行又何如請下詔曰司徒  
國之偶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夫官重膳而司徒  
既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原注此書又稱  
三府儀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  
經款以喪亂以來六籍墜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  
法者所以經憂哀今恐孝廉不以經款忘學業遂從  
凡藝若有秀異可將微用庶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  
其言黃初中詔公卿學獨行君子欲舉管寧及以安車  
徵之不至管寧立進得乎儀增邑五百戶並前千三百  
戶轉拜太尉原注此列異傳載為奇士時嘗宿人門外土  
成道有頃而交臂門使拜者即相謂  
曰公在此時臨表之一吏曰籍嘗笑余何得休身前句  
款拜相將入去矣行共語曰嘗與籍共一人曰嘗上載  
天門款去後欲發其事上表欲殺問又謂息業已死  
款乃自以為為公笑稱之曰昔嘗與籍說觀解少時嘗宿

事亦知之以為政無二人俱有此  
事則亦得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款辨病乞還讓位于  
寧寧不許此當大會乃遣敬騎常侍假餐奉詔喻旨曰  
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快聽斷之不暇頃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大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  
棄祿不完其位古人同有之矣願以為周公伊尹則不  
黜潔身殉節常人為之不望之于君其力疾就會以忠  
予一人將立席凡足命百官繼已以須君到朕無後仰  
生又臨喪酒款必起乃還款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還嘗  
真從于午道侵漢款如許昌款上疏曰真亂以來逆喻





二紀大親承天受命陛下以盛德當成康之隆宜正一代  
之治雖三五之遠難有二賊負險是命苟盛化日濟遠  
方懷德將極賈而聖人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  
臣誠願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  
糧非用委之利起陰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復  
頗大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食為本使國中  
無飢寒之患百姓無輟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營  
可生而待也臣竊位宰相老病日篤大為之命將憂恐  
不復奉逆委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獻報

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朕覺將山川之粗勞于前世  
猶不克平朕直欲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  
取無由自嬰是以規兵以窺其營若天時未至固武運  
師乃前事之鑒朕敢不忘所戒時秋大兩詔真引軍還  
太和五年秋平賊曰敬復魏據志上款  
時年七十五款性固嚴嘗謂  
人臣陳事務以誼陳合道為責就有所言不當頓首致其  
事不見尤漢于討欽前後罷賜諸公莫及自報施外終  
不置在陳厚嘗歎曰華公可謂過而不泰清而不介者  
矣子表嗣五分歆戶邑封敬弟解列侯表字偉容年二

十餘為散騎侍時同家為平尚書事並為錄事  
君取舉事或不便故道瀉不視及侍書者去即入深  
文論駁恒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  
主者因疑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嘗以此稱之  
累遷侍中至元初石苞奉制盛稱書說以為魏武吏生  
時聞者流汗為背表快稱作稱病歸不合故免于散後  
遷尚書五等建封侯伯生於徐喪事不整免母泰始  
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  
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泰遜懈

而以疾固辭章表起至今此如所止以為大中大夫卒  
年七十二表以若節貴名司徒存備司徒王宏守

作王宏與此合  
然志作王宏與並歎美其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而貴

賤親疎也表弟博應三縣內史治有名稱博弟周黃門  
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避疾終于家表六子

廉容鳴塞滿爾庶字長敏有文翰仕晉至尚書令太子  
少傅光祿大夫開府鳴字叔敏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

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滌子玄敏飲河南尹

唐江蘇人  
子此字敏  
卿清靜有檢為尚書字叔敏也  
月以是說錄元為書晉河南尹也  
去元祗人大開府詔



子執字序更有雷也  
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潤字景興東海郡人也遷徙北宗不陳元及  
以通經升郎中除舊丘長陟太守楊賜上莞臺官行服  
祭孝廉碑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閻察胡才時獻帝在長  
安關東兵起胡為魏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昱曰春  
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承  
王命謹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魏安東將  
軍以昱為廣陵太守胡會稽太守許注胡家將口會稽  
魯吳夏兩司馬胡則官以馬然能之在不  
豫莫渡江塞

地胡功曹震翻以為力不能振不如避之胡以身為漢  
史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津海至東治策又逆  
擊天破之胡放舟欲走交州為兵所傷遂詣軍降策令  
使者詰責胡辭語抗厲策又使張昭私問胡曰誓不屈  
策以胡儒雅有名當世雖忿而不致害原注欲帝春秋  
曰胡逆叛故會稽太守王朗上受胡恩當官云何不為  
張德而阻兵安品大軍以討幸免策不自行掃屠復  
聖慮已位即境逆治王孫策不勝慨然去群臣以  
推用念首難得然無不具以狀對胡胡命見其討賊  
胡以頭才謀而制私交將不讓以還策胡前見其討賊  
兵可免而治人物有命須天之人兵使物北引使  
成患死亡軍盡獨與者世共棄一視注天始交使  
我傳指領于社殿之中胡使君不違自依



得故法術謀胡越茂萬世長成自為又無良介不早自  
歸于破亡之中庶幾委命于子諫自報罪重死有餘辜  
中飲此數碗足入仰  
此吃飽腹裏而惟命留歸由阿顏連窮困到不謀夕而  
狀卸新舊分多劉少行義甚秀操間而表微詞策者  
之自西阿辰轉江海積年乃至原注最松之四則故微  
路陷塞竭同新地或故陳之新是帝表知身法武罪也  
之是自然來高同然之可覽者本內那傾瀾然其上竟  
仁貴能而設需必權以忠贊並立策者屬下微動款五  
如擬舟亦海是為康慶不意有能突出則洲之故又有  
劉能白操同策何以得至此耶則曰策勇冠一世有偶  
才入志款于布氏之望也北面而稱之周公瑾江淮之  
傑報穹而為其將才謀并力所規不初終為天下大賊

非徒劉孟而已并謀謀大夫奉司堂軍事詞少與沛國  
劉陽友善陽為苦令早卒初陽有微釐見漢室衰微知  
操有雄才終為國柄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操責求其  
子欲殺之甚急其子惶寔走伏無所陽親為避多莫敢  
藏者則乃納之積年自會稽遣款為問者操乃赦之世  
以是多謂之義操為親公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遣少  
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雖錄名察當法保以  
治獄見操居法既嚴本似猜用會朝細口不能故居青  
大被問云何謂口和問者者未可折而折知明公今日  
可折而不折之大故以張羅羅在是資治新七答曰錄



刑前或後討者以請前恩後既赦在以前無二罪者  
 罪官為各級刑殊南金處所以至情見于辭故若子幼  
 三江五湖為治子幼而與夫起化焉因氏即刑既赦到  
 門自開席卷已為刑勢已成重休罪廢叙在相說水者  
 之內於字即情  
 之者將不能宜曹丕立遷御史大夫封妻陵亭侯上  
 疏勸有民方刑曰兵起以來三十三年四海流離萬國  
 外奔賴先王美除寇賊扶有款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  
 楊集北民于非親土仗封疆之內觀鳴狗吠連于四境  
 燕雀故也喜過計平今遠方之寇表平息賊之役未息  
 誠今復除足以懷遠人矣軍足以宣德澤降階成修四  
 民政職必復也于量時而富于平日爰為稱物法書著

祥刑一人有慶北民類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  
 獄市為難注漢書蕭何楚使者在曹參入相參為其後

以在堂也今居之  
以人參詳空乎  
路溫舒疾治獄之吏  
原注漢書宣帝  
中失其一為存治獄之吏是也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

究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  
 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孀嫠登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

恨貽養必全則孛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獲者無  
 不肖之累壯而後復則幼者無離家之悲二毛不戒則

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錄以崇其業威罰



以抑其強忍仁以濟其窮救災以賑其乏十年之後既  
昇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至宋代  
改爲司空進封崇平御侯伯開富令所置損益開泰曰  
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聲祀通天之臺  
入阿房之宮費必百曰春犧五載中則三千其重玉則  
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絃歌則必費三  
時而後成禮教則春水俱作時此書刊文見禮制之祀樂人必三千四百而  
後膳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廩則  
胡椒胡椒馬六萬餘匹外牧則鹿養二萬禮樂曰文酒祭牲三萬

志誤作二節而馬十之數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  
凌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中治民為政  
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所問者二十有五獄政吏事猥  
或儀繁富墜于三代近造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  
受之于秦餘既遠尚柔慈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持又夫  
贊贊損天近秦從約之趣宜夫當今隆樂盛明之時植  
尤克弊之際則奢節儉之以除繁樂考之全詳均慎罰  
之數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稅郡國並立  
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華既

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先武之後禮經用禮所  
以春在天地帝六宗七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祀感夫大天地則掃  
地而祭其餘則守壇而埒之矣祠堂所以祀上帝雲臺  
所以視天文辟廱所以修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棖  
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物揚教化稽古先民罔誕廢  
禮焉時守左園之陽並高榭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  
七郊雖尊祀高賁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  
軍罷年堂以漸修治焉時建貢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  
合雜其萬人或商賈僑游子弟或農野墾墾之人雖有

乘制之處不游戎陣既不簡練又希史寇雖名實不副  
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  
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守禦一隅馳羽檄三面  
並寇援此亦漢氏末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講夏  
已安而巴蜀左肅殊未得備武裝甲放焉戡兵宜因  
年之天豈逆寄軍改于農事夫士大夫並勤稼穡止則  
或井里于曠野動則戡戡于六軍者其慕義遊其衣食  
焉稼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死難民忘其死今之謂  
矣糧焉于食勇焉于營雖生暇則戢而衆未動畫外之

其必復舊額以求改進而效用力者畏威效用力戰而  
定則賢于交兵而後威立操刀而後功成夫若奮  
凶不革遂更不反猶欲其所慮用之民待大親投命報  
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敵復毋染征之衆聽使制戰折天  
宰後之孽伐腐推枯未足以為喻也時王頗出濞微或  
昏反還宮闕上疏曰夫帝王之居非則節用節內則重  
禁則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輕稼警而後戡彈敵強而後  
登樂齊道而後奉引進列而後將發警室而後急駕守  
所以頭王尊務或懷重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攝虎日

吳而行及帝而反違警彈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左  
振曰覽表親魏絳稱震威以說晉傅相如陳猛歡以戒  
漢武未足以喻原注在武帝時解言于晉侯曰昔周平  
人之箴曰在上為述蓋為大則能政九道民有震廟歡  
有或草必有伏實然用不投在帝長罪百于原歡亡其  
因微而思其厚非武不可更用不極于夏家歡也司馬  
歡者復大賞賜如足不可也于子足者好相也臣請  
又之漢書天子方好自擊也去就便製歡相如上說  
錄曰今陛下好後然使制戰奪然過是才之歡願不  
存之地私屬帝之清原樂不及還雖人不賦詭巧雖有  
易發道家之技不能用絲木朽根盡為假矣是則起  
於我下而不見矣每方今二寇未終將伸遙征故時入原  
野以習戎備至于反還之戒已殆有司施行原注王制  
集賢閣為





夫理明上善起而致全者為本國之得也。然則國之  
安樂與否，王孫神武，兵之二十人，五往也。既與交戰  
矣，我戰是得，得兒定，手格一戰，以全命，又守長，其  
遠為得，即得致，致則文考，格理也。此罪，其濟二君，宜  
也。然其太祖，以神德者，多未建，國似至，國初二君，又  
不，則建，建名，夫國，建，建，在，或，動，分，口，然，之，義，建  
善，在此，功，物，名，位，建，年，立，是，宜，則，象，初，建，安，未，孫，建，造  
時，是，在，官，傳，此，史，今，以，建，為，太，官，合，初，建，安，未，孫，建，造  
使，孫，湯，而，與，雖，然，又，治，孫，當，與，師，吳，並，取，蜀，初，孫，曰  
天子之軍，重于華，當也，宜，定，曜，天，威，不，動，若，山，飯，使，權  
親，無，習，持，機，曠，日，智，功，力，獻，安，不，違，決，當，須，軍，興，以  
成，其，勢，者，無，復，宜，建，持，重，之，將，承，建，成，之，要，相，時，而，後  
物，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種，之，神，木，物，則，助，吳

之軍，無為先，往，且，內，水，方，無，非，行，軍，物，象，之，時，至，納，其  
計，黃，初，中，鶴，鳴，集，靈，芝，池，諸，公，卿，舉，行，君子，詞，序，光，祿  
大夫，楊，彪，立，祿，疾，讓，位，于，趙，帝，乃，為，趙，置，吏，卒，位，次，三  
公，詔，曰，朕，求，賢，于，而，未，得，君，乃，翻，然，祿，疾，非，徒，不，得，賢  
更，聞，夫，賢，之，路，增，玉，鍊，之，頌，無，乃，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道，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詞，乃，起，孫，權，欲，遣，子  
登，入，侍，不，至，王，如，許，昌，太，興，元，曰，欲，舉，軍，東，伐，綱，上，疏，曰  
昔，南，越，守，善，晏，齊，入，侍，遂，為，家，嗣，還，君，其，因，原注漢書天子代  
知注論衡王制上道天子康，若，驕，驕，情，不，副，辭，却，道



本議以為宜遣侍子以繼執禮序注漢書武帝時庶孫  
稱物懷不肯與諸國相立知漢無窮上言臣歸且吳漢  
其侍子起自漢故以帝漢家不遣執禮之用且吳漢  
之禍前于子入序注漢書武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立  
意猶侍中道不承空太子引侍所疑吳太子殺之于吳  
道其吳漢漢書武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立  
由是忘艾猶大焉臣九推成不旬院營之厥亦不願乎  
此其漢書武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立  
欲指問以為明別秋制朕意乎及至天玉元土蓋少子  
此其任者則權有遣子之官而本至今六軍或廢臣恐  
與人不暢經奇當荷國家臨于登之遺留是以為之與  
即殺神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勅者王太后所至者至細猶

未足以為慶設其徵報殊無入志懷彼嬰情之未暢者  
吳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初別任諸將各司奉禁令以慎  
所部外腹烈威內廣耕稼使洩若山澗然若澗勢不  
可動計不可測至以成軍並行權子不至臨江而運至  
格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贖武古有成或况  
連年水旱士民頓耗而功伴倍于前勞役兼于晉迫不  
戰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逆而知反失  
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遇今將休息接備高山沈權  
先測窮除據棄投之盡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列強淮

漢書武帝時庶孫  
序注漢書武帝時庶孫  
序注漢書武帝時庶孫  
序注漢書武帝時庶孫

漢代軍亦各運反不繼而歸多曹歆立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並前千二百戶使至鄆省文昭皇后見百姓或  
有不足及時方營修宮室調工既曰陛下即位以來思  
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歡喜臣頃奉使北行往邊道路  
聞衆議役其可得獨除者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足  
之聽以計制寇若大禹將欽甚天下之大惡故乃先卑  
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躬成五服勿踐厥廣  
其樂見之強注其私之曰黎元俄夫差于姑獲亦約  
其勇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因用能括囊五湖席卷三江

以藏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齊賦恢宏祖業增崇洪  
濟故能劉意于百金之曼昭儉于五祿之帳內或大官  
而不受貢獻外省儀賦而務而務農秦用能強林升平  
無致孝武之所以能舍其軍勢拓其外境故因租考蓄  
積素足故能逆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弱以匈奴未  
滅不治第宅用即走者塞近事外者節內自漢之初及  
其中興皆于金華恭寢之後然後厚闢關閭德陽並起  
今當建始之前民用刑制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  
林天潤民用展游晏若且死成閭閻之氣親使足用列

續漢書 卷之四 禮志 第... 第... 第...



遠心朝貢者得城也使足用絕踰越或因險其餘一切  
且須置軍一以勸耕農為務習武備為事則固無怨曠  
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虞疆圉不作為未之有也  
轉為司徒時歷美皇子而後宮執信者少胡上

晉  
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千子之祚以唐稱姬之傳

史記周本紀天子用武王遂享千子之祚以唐稱姬之傳

公羊傳武王遂享千子之祚以唐稱姬之傳

武王遂考而生武王武王是以野子兄弟

之傳也武王武王是以野子兄弟

祚期不相如蓋生有早晚所產有歲寡也陰下既德  
祚無彼二聖春秋高子姬文有武之時矣而子發未集  
子叔蘭之娶居翁王未繁于叔成之衆室以成王為奇

雖未為晚改辟伯邑則不為風

原注大武王伯邑考人武

王兄則十四年也武王九十八年也周禮六宮內宮百二

十人而諸社帝說或以十二為限至于秦漢之末或以

千百為數矣然雖彌微而就時于宮館或其野則百斯

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懼也願國

家同祥于軒轅之五也而本及周文之二五





子王用為伊邑且少小當若彼得泰溫太溫則不能使  
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專用威嚴若帝令少小之  
極抱不交于甚厚則必成保金石之性而此奇于南山  
矣散板曰夫志立者解為受重者言深君處帝思慮又  
手筆將順三覆德者效無無量朕雖未立以為君憂  
飲約至言思聞良規聞者皆春秋孝莊周官得奏議論  
記或傳于世太和二年卒諡曰成侯初高才博雅性嚴  
整喜威儀恭慎節制自矜矜中表孔贊無所受帝訊世  
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御窮或數月財以周忽為先尤喜

拘議不強以辭每傳子理曹王常問群臣子產相郭既  
仁止明故民不能欺子產治單父清靜無為彈琴三年  
不下堂而化故民不怨西門豹治鄆政尚威嚴故民  
不敢欺三不欺于君德最優詞與鍾離華敬對曰臣以  
為君任德則臣成義而不欺數君在察則臣畏覺而  
不能欺君任利則臣畏罪而不欺數任德成義舉道  
德齊化有恥且格者起者也任察畏罪舉道政齊利免  
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則不忠欺之亡優劣別矣且記



孫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故其仁則無以殊  
積其仁則有以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  
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之則安仁優矣易孫神而  
化之使民望之謂君化使民庶也庶則安仁之化與強  
仁之化優劣亦相懸絕也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  
不欺則其在以爲無其言蓋風守類如此子蕭嗣初至分  
關戶邑封一子列侯則乞封元子詳云漢魏書  
議曰缺問素著德望而孫以幹孫皆一代偉人以漢臣  
爲親臣及其祥代首登三事取無以爲榮其節不足稱

孫也乎采而下王何徐傳以爲故事何王何何曾改  
爲蓋臣之首惜管子曰礼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予嘗感許都登繁陽壇理碑錄所書受練碑  
其列公卿將軍勳進表入書深刻以今示國柱始知  
世有人無虛死之人視易君移固如傳舍故天下之亂  
不可得窮至于今而已也然夫操王父子欺君竊國  
致嚴屠臣欺己以三不欺爲問前據理以對責德于君  
而不反臣宜至志哉

贊曰三臣漢亡盜漢與親聖廟恭執觀而無愧隕節表



道陵貞恕天啟歸萬績守英英賢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

元 郭舉 撰

親臣

程芝 孫 覽

郭嘉 黃 略 劉 暉 蔣 濟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人也少有機量漢李天下大亂  
幽隱名迹容母英偶不樂依按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後  
從表無知能不能與有為謂總謀臣爭許郭圍曰天知



道陵貞恕天啟歸萬績守英英賢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

元 郭錕 撰

親注

程芝 撰

郭嘉 黃皓 劉晔 蔣濟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人也少有識量漢李天下大亂  
幽隱名迹容母英偶不樂依按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後  
從表無知能不能與有為謂總謀臣爭許郭圍曰天知





者當于量王政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  
周公之下士經注謂得外傅周公或曰當曰然以魯國  
又天相天下故陳不殺費也一沐二而未知用人之礼  
惟賢一飯云以有朝也夫天下之士而未知用人之礼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疑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  
唯矣于是去之先是頰川散志才等書士也曹操甚器  
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白志才士後莫可與計事者汝  
願固多奇士誰可以起之或薦嘉名見倚天下事操曰  
使孤成人業者必比人也嘉出亦喜曰奉吾主也表為  
司空軍祭酒操謂喜曰本初植冀州之衆豈有奇并地

廣岳強而數為不是吾欲討之才不敵如何羽曰羽項  
之不敵公所知也漢主惟智勝項羽強終為所擒嘉  
竊料之始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紹饗礼  
多儀公信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初公奉順以奉  
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致不攝  
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虐用  
人而疑之所在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机明用  
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  
復事公策得執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



齊高讓排讓以故名譽士之好言飾以者多歸之公以  
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無有功者無  
所辱士之忠正走見而有定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  
始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乎顯色所不見處實不及也  
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起至于大事  
與四海接思之所加皆遠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  
不濟也此仁勝七也始夫臣節權謀言然亂公御下以  
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始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  
以礼所不是之以法此文勝九也始好為虛勢不知察

必要公以少克家用委如神軍人情之歡人畏之此六  
勝十也孫策曰如卿所言孰何以堪之喜又曰能方此  
擊公孫瓚可因其志任東叙曰布不先取布若始為寇  
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操曰善遂從從布三戰破之布退  
固守時七年嚴德操欲引軍還嘉說操曰昔項籍七十  
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勇而無謀故  
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竭而失守勇不及項籍而  
固敵過之若東路攻之必成擒矣操遂攻布擒布誅之  
照顏歸操以客禮待之表為豫州刺史嘉言于操曰

傳有雄才而甚得衆心聞則致飛守萬人之敵為盡死  
力憊終不為人下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宜  
早為之所操曰敵推誠伏信以招使保稱解不旋踵  
待其到以動失勇今博有英雄名以窮衆而害之人將  
誠不旋踵也  
程三復切諫操不聽此類同兼奏討操之始恨不用嘉  
之言臨江觀書劉備來奔以爲救濟以爲討大祖曰備  
有足無不朕知起義兵爲百姓在果討賊彼信以治  
操誠表之今操有英雄名以窮衆已而害之是以  
衆叛爲名則智士將有款心以討至公操無文天下大  
塗一人之患以江河海之波安在之哉不可不察大祖

又曰石碣史文策叔之曰此舉王傳三編成也據本  
出傳子謂嘉言而後言功於與字據本傳相合故取之  
孫策轉關千里有江東關張與衆能相持于官渡將渡  
江此策許衆聞皆俱嘉許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謀皆  
英豪能得人死力者也庶策輕而無務雖有百萬之衆  
無異于獨行中原者也若劉容復起一人之衆足以吾  
視之必元于匹夫之手策此未濟果為許貢容所殺操  
欲建政也然張其映表結策其後亦不得戰還失所  
據獨嘉勸操行曰始性逆而多疑來必不建備新起衆  
心未附擊之必歎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操曰善遂東





夫操行逆至焉善曰兵貴神速今于黑龍人幅重多難以  
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幅重兵兼道以出掩  
其不意探乃器出虛籠窟直指并子足虜卒同操至悅  
仲合賊大破之精渴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然走遼東  
嘉深適有筮筮是于事情操曰惟奉孝為能知微意年  
三十八自柳城還反焉操問度者爰錯及卒臨其喪哀  
甚謂為代尋曰諸君年皆欲輩也惟奉孝歲少天下事  
竟欲以後事屬之而十年天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  
郭嘉自統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入議無敵制變臣策不

決嘉輒成之乎定天下謀功為高不事被命事業未終  
遂思嘉體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臣注說  
祖表曰在問眾志或謂表必當自念切於情思後後  
是以使家謀以或封或子亦封既設爵又支兵後軍祭  
酒郭嘉之云河漢體道然道在有人謀發言道是執中  
實以初無遺策自左軍統十有餘年行同騎家生共履  
席末有口布四凱同斬黃巾之有甲前上之眾簡越  
險塞強定焉於震或是衆以象表而期假天或為易類  
既生子臨制無時皆命不足先外制實也嘉方持表類  
既令甲統上馬制足持時表使下自表既表天身使宜  
逆則嘉封并前千戶臣表曰貞侯子柔嗣臣注說書餘  
表字幼美也後操討州致于赤雲運至巴印遇疾度建  
上親喪也臣松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眉非嘉不治行檢



歡廷存嘉之意自若操愈蓋重之然以屏能持正亦悅  
高操與苟或書過傷嘉曰報本孝軍不滿四十相與  
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  
無所畏洋欲以復事屬之何意然爾夫之悲痛傷心卒  
表增其子滿于然何益之者追念之戚然止奉孝乃  
和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或  
書曰是情本亦不能去心其人兄時事逆絕于入  
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疾常言吾往南方則不出遂然與  
共論詳云當先定則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

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要為太子文學  
早卒子嗣深卒子嗣深原注之孫嘉與字泰  
十有子淵以敬稱謹按目錄此下有董昭傳全闕

劉惔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質王延之後也  
原注及漢書延祖子  
初行沮鵠後改年號父晉母終產漢及璉漢元歲時  
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歎曰漢璉以晉之侍人有福害之性  
身死之後璉必亂家法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璉年  
十三謂兄漢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漢曰那可爾璉即  
入室投符者假出拜墓舍內大驚曰善亡怨遣人進璉

昭遂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善心  
異之遂不責也汝南郡知名人避地揚州稱昭有佐  
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黠有鄭寶最多許乾之屬各擁  
節而寶最號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罷畧百姓赴  
江表以昭高族名人欲強逼使為倡導昭時年二十餘  
內憂之而未有機會嘗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昭往見  
為論事勢要將歸歸止此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  
來候使昭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空手  
內宴飲家勸使兄令同行昭所宜也不甘酒規候甚明

昭者不致發誓因自取佩刀欲投空斬其首以令軍云  
曹公有令有勳者誓空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上有督  
將精兵數千俱其為亂昭即乘空馬將家僮數人詣  
空營門呼其衆叩喻以禍福守叩頭開門內昭上撫慰  
安懷空甚悅服推昭為主昭時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  
欲推矣遂委其節曲與盧江太守劉勳上怪其故昭曰  
室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而楚齊之必  
懷怨唯久故相與爾時勳兵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  
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將軍民數欺下因忿之

有年矣擊之路不使願用大國伐之上條甚定得之可  
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數信之又得策珠室葛越喜悅  
外內盡賢而唯獨否數問其故對曰上條雖小成堅池  
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安戢于外而國內虛策  
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  
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然不從樂兵代上條策固襲其  
後數窮取逆奔操亡王壽春時戶江界有山與陳欽數萬  
人臨險而守先時還偏將效謀莫能搗充操同羣下  
可伐無不成云山峻高而谷深險守易攻難又無之

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雖曰策者小豎因亂赴險遂  
相依為強爾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姿輕而  
中未夷故策欲據險以守今天下既定後先伏誅夫畏  
死赴賈知愚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  
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况明公之德東征而怨先聞  
賈魯大兵臨之今宜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操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張時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聽所  
度操遂辟聽為司空會曹操亦法得子曰太祖既聽及  
名士每會曹操未嘗不謀所以見曹曰詢問也先賢  
賦曰守行軍進退之宜以料敵之變化徵我虛實哉



之術既成不期而得獨無事中俄不一言濟能而問之  
韓答曰對明五年精神不接精神可擊而可守又見左  
叔大祖英同得州見彼城之形勢曰人爭劉特決而言  
為是如此大祖每和悅而睡無不一言曰人笑之後一  
是太祖止復所復得州乃設遠言以勸人祖遂知使上  
若定者三其古起以為是言宜敬精神始見以盡其机  
不與子觀生說之太祖已報其心或生罷事以四人為  
全而較時以心腹之任每有故事報以五同職至一歲  
我十操伐張魯轉驛為主簿既至漢中山破唯登軍食  
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因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  
遣使使自引歸令暗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暗策可克如  
報道不辭雖出軍猶不能皆全脫白操不如致攻逆進  
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暗進曰明公以

少卒五十將誅董七破黃皓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  
十八威震天下勢留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  
守拒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備人傑也有度而遂得蜀  
日我蜀人未聞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  
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賊之諸葛亮明  
于治國而為相間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  
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  
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也操備  
問暗今尚可擊否暗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遂以職

為行軍長史兼領軍足處元年漢將孟達率眾降達有  
容止才觀曾在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  
侍達以為達有苟得之日而侍才奸術必不能感思懷  
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實能必為國患正意不易後  
達欲于叛歎此語子曰初太叔時魏延有重名自稱  
文中論者多錄有案數之望始一黃初元年以達為侍  
中賜爵關內侯不全厚臣料達其常為關羽出報吳不  
敢謀成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七兵軍破因而憂恨無  
緣復出時獨曰蜀雖狃弱而備之謀歎以成或自強勞

必用嚴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是猶父子  
間死不能為興軍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後時然果出  
兵擊吳七志因庭之而孫權遣使牒落朝臣皆賀至以  
問昭七對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  
荆州四鄰翊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  
恐中國承其讐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中二則假  
中國之援以強其眾而設敵人權善用兵見策和變計  
必出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十八吳蜀各保一州阻  
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也宜大舉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孰若劉吳之半以禦蜀國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王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其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關中國伐之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起故舉兵擊吳關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劉吳地必不攻討抑起救吳必無之勞也若不聽遂受吳降即非權為吳王暗人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萬其八咸震海內陛下

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發四達此定無之事非單在訟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而昌侯耳官輕勞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史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礼秩服御相亂也故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就定其君臣是為虎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礼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礼以起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舉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負事



中國不受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札也而無故  
伐我必欲殘我國家得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  
民無錄不惜其言之信其言而威怒上下同心戰如十  
倍矣又不從及點然數遣權札收轉廢至欲集兵伐之  
雖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在  
不幾五年如廣陵泗口令荆揚州諸軍並進會擊區間  
權當自來不戒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聚因而虜又不  
敢以大衆委之區下必自將而來暗曰彼謂陛下欲以  
萬乘之重奪已而起起江湖者在乎別將必勤兵待事

未有進退也不停住積日積累不王王乃故神曰卿策  
之失也當念為吾成二成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曹敷立  
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遷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  
自立遣使表狀此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嗣承  
水則由海陸則阻王政相夷絕通難制而世權日久全若  
不謀後必生患若懷威阻兵然後致謀于事為難不如  
用其新立有靈有祐先其不意以兵臨之問設賞辱可  
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及陷在朝暮不交接時人或問  
其故暗答曰魏室即非尚新智老知命俗或未武僕在





漢為支葉于魏備腹心寡偏少彼于宜未失之太和六年以疾拜大和入大威將伐漢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昭入與敵謀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伐昭有購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靈從數行天淵池數論伐蜀事靈切諫昭曰卿書生焉知兵事靈翻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故臣君草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強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採待中劉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昭曰璉與吾言蜀可伐璉曰璉可名贊也昭昭至敵問昭終不言後獨見昭責帝曰朕因大謀也

臣得與聞常恐昧夢謀性志亦謀夢通志作然夢然必合滿池以益臣罪為朕向人言之大矣建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容也陛下顯然靈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敵謝之璉出責璉曰大釣者十天魚則飲而隨之誰可制而獲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哉直臣庶計不足乘不可不聘也璉亦謝之璉能慮憂持而如此或懸于敵曰璉不盡忠善何上意所趣而令之陛下欲與昭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相反若是昭常與臣意合也覆每問皆同者昭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其言以驗



之業得其情遂疏為咍因發紅出為大鴻臚以受平注  
 得子即巧口巧詐不知誠信受以所之則有權得  
 得之以德美行之以忠信古及上賢何以則請得任才  
 實不與世士相放離以不難知事江州  
 四十餘年不能自安于天下空不備戎誠曰景侯子寓  
 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于行官至平原太守魏魏期周  
 將濟字子通楚國平陽人也仕齊計吏州別駕遷安十  
 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曹仁攻州過疾疫惟遣將  
 軍張喜單將千騎過歲淮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  
 露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守委魏魏陳志  
 志作喜長  
 魏此合 遣王導迎喜三部使書語城中守將一部

得入城二郡為賊所得權信之遂燒園走城用得全明  
 年使于俱孫問濟曰昔耿弇未劫劉官渡從燕白為民  
 上不得走賊亦不敢劫今朕從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  
 時兵弱賊強不從必失之自破棄始北振柳城南向  
 江漢荆州交臂成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寔不  
 樂從使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守為是吳  
 復濟使請鄧操即是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  
 之拜齊丹陽太守操南伐遂以沮候為揚州刺史齊為  
 別駕全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



有詔告濟為謀叛王率者據聞之指令據據是作前令  
及志作指令  
似與王將軍于某詣相封仲奇曰為濟寧有此事吾為  
不知人止此必慮民衆亂妄引之耳彼理出之辭為衣  
相主簿而曹屬令曰奔舉陶事不仁者遠成否得中望  
于賢為矣聞引團契張據據以天子在許走賊使都  
司馬然及濟疑據曰于某考為永所沒非政與之史于  
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觀內從聞則得志權  
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植強其後許劉江南以封據則禁  
聞自解據如其言據聞之引要而襲公安江陵羽遂見

禽曹王立轉為相國長史及篡代出為象中郎游濟請  
留語曰高祖歎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足鳴玉木馬也濟上為机論  
左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王有詔上征南將軍夏侯  
尚曰卿腹心重將時當任思絕足无患愛可懷作威  
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上既至王問曰卿所聞見天  
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至定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周  
書天子無戲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于是帝意解遂迎



以前詔黃初三年與曹仁伐吳濟別擊羨溪仁欲攻濡  
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則紅土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  
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以濟為東中  
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濟文武志節純備常有超越  
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之任頃之微烏尚書不  
如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川論以諷在不從于是  
戰船數千皆滿不得行強者欲就留兵先向濟以為東  
道湖北臨淮于若水益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先不從之  
即發還列將湖水稍盡三留船付濟船水應遠數百里

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此舉令家豫作土脈道斷湖水  
皆引後每一時開道入淮中五道雖陽謂濟曰事不可  
不曉吾前決謂分半魏按今志作分半是魏船于上陽

池中卿于後致之累與吾恨至烈又每得所陳寔入吾

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取立賜爵關內侯大門

馬曹休率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契權精兵對而

東然等在上流棄休復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

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利于西必欲並兵圖東宜急詔  
諸軍往救之會休軍以敗盡棄營伏輜重是還吳秋震





火口遇殺矣是以軍得不沒遂為中護軍時中書監  
全欽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因左右大臣親身欲  
古之至戒也然者大臣秉事殊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誓  
萬幾莫不積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  
慢上勞之帝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忌左右左  
右忠正遠慮未必贊乎大臣至于使拜取命或能工之  
令外所言縱云中書雖使恭順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  
恐世俗況定據事每日在日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到  
制處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

因當內收自完以此衆語私指所交為之內援若此或  
否彼譽必有所樂功負責必有其易直道而上者或  
厚而阿左右者及過因微而入錄形而生意所抑信不  
復猶覺此宜設智所當早圖外以強意則形際自見恐  
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要遂以關臣竊亮陛  
下潛神默思公聽並現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  
于用將改曲易調遂與發磨角功近臨文武之選豈在  
習而已哉然人君輔不可忘天下事以適已則當有所  
付三官任一臣非同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

并視敗官之要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旅一州暫  
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政可以驅策不使墮則之則  
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  
無文武服物盡節每軍國大事孰有奏議忠誠奮發吾  
甚壯之就選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人和六年敕遣  
平州刺史田瑗乘海渡州刺史王雄陸道並攻遼東  
濟疎曰凡無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之而  
不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流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  
害小雪自己今海表之地當世善賞嚴選計者不之戒

貢議者先之此使一舉便克得安民不足益因得其財  
不足為富倘不知意是為結怨夫信也敵不能豫行竟  
無功而遂煮切中外物征使內務宮室恐曠者多而年  
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  
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  
大郡二賊未誅需兵邊陲且耕且戰恐曠積年宗廟空  
室有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以急惟當息耗  
百姓不至甚矣力用之民說韓君曰陳志作  
變政通志作樂賦倘有承平  
百萬之衆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

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勿踐秦胎以待用  
培王恤病以雪仇敵能以弱旅強擊奮越滅劫吳今  
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吾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隆  
下望明神武之英舍其釁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惟疑之此害于持兵神太用竭形太勞則嬰顧大  
簡賢妙足以充百斯勞者其尤堪未盡且慮分出務在  
清靜信口做將軍各不同斯言也公孫淵聞將未討復  
欺臣于孫權乞妾自款敵國濟孫權其效速東于濟曰  
彼知官僕已用則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

而無獲披驅子弟在危將不勿況嬰城之人燕以往  
考之存乎今所以外揚比聲者竊其行人以疑于我  
之不克莫折復事之耳庶當濟之間去泗尚遠若大軍  
相持事不遂決則糧之茂現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曹芳立疑為願軍將軍進營易陵亭候陳法梁松之新  
曹英婦夢見之又法注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子  
願舍在地下為大小五物但持用壽不可復言今大廟  
與道士談則今是召為大小全廟疑為白旗屬行全廟  
我將深處言然然驚密問曰以白旗上曰夢為何  
非不足怪也則曰喜復夢曰我來走動君止在廟下衣  
後之類暫得衣歸新君曰上中當發君發多事不復  
得歸水歸于此候表強推成福故白旗于母願重故保  
竹欄不一飲能之是是河之形狀官色備是火對世重





蘇子云其曰民才曰寡人有因而民有之奈何對  
曰若若此等之財是費而過之者治其煩亂其刑罰  
而若之也故寡行是費者若君問其減孫若以較後應  
節檢四十人其如若有何善若問其減孫若以較後應  
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載未減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  
女悉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天才乃能振其  
綱維以當于後世中下之吏所宜改焉哉然蓋于治  
道足傷民望以仗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灼和  
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司馬懿元洛水浮橋豫曹爽  
等進封郡卿侯邑七百戶濟以上疏曰臣奉龍上司而  
與秋也哉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寵封度費必加有  
功令論保則臣不先之洛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  
下受其災臣備宰司民所具職職惡宵賞之漸自此而  
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因辭不許此江蘇處曰將濟之  
語曰不為利曰不為  
辭也何謂不負心失  
美成其許其有為初濟在洛水懿令濟與奏書言惟  
免官而已矣遂誅滅濟病甚言發為卒懿曰景侯子有  
嗣乎子凱嗣成然中間建五牙以濟者數前朝改封凱  
為下蔡子

議曰是哉昭然幾不出數子之數操之遠拒表街也豈

嘉臨皆以為不可違或手其絕幸而祿去軒敵制勝平  
使昭然不得中原人之嗚呼數子何從漢之深也當是  
之時魏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司  
馬懿為之謀美有張昭周喻魯肅呂蒙陸遜連其善而  
諸葛亮振長策宏大義有龐法之計畧周張之武烈將  
費之德度以及佐漢卒之臂勇俱因漢不能滅魏而魏  
不能滅吳竟成鼎足而天下三分論者為三國人才之  
不幸有以久曹八篡代之事皆成于董昭之手小人也  
失然所不至甚可畏也將濟以為中書令監權重中書

魏室之膏肓矣劉曄亦室之費約漢佐魏卒以詐死天  
奪之魄矣

贊曰三辰啟精四溟揚波乾軻遺曰謀人孔多力角四  
闕東懸撫會紛出出奇獻效計極邪蹟正帶不知非  
智竭運會卒製坤維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李典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竊壹之後，以避怨廢姓，  
又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  
事，使持兵詣京師。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直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元 郗 綏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張逸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李典

張逸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竊壹之後，以避怨廢姓，  
又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逸武力過人，召為從  
事，使持兵詣京。郃何進遺詔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直





敗以兵屬董卓、賊以兵屬呂布遷駱都尉布為李傕  
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璜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  
於下邳追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  
亮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邊定音圖謀魏嬰夏後淵圖呂  
純于東海數月糧盡謀引軍還謂淵曰數日以來每  
行諸國孫觀屢日視邊入其館矢更稱此必歸計魏嬰  
故不力戰邊欲執嬰詰儻可誘也乃夜詣純曰公有命  
使邊歸之魏果下殺邊詰直為說曹公神武方以掩愷  
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純乃許降邊遂舉身上三公山入

魏家拜妻子歸善惡詣操、邊稱還責邊曰此非大將  
法也邊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邊本思首歸必不  
敢害故也從討操尚于禁陽有功行中空將軍從攻尚  
於鄴尚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邊與樂進叛陸安從其氏  
河南復從攻鄴：破邊別拘趙國常山招海嶽山諸賊  
及黑山孫輕等從攻操：破別拘拘海濱破進東賊柳  
鏡等還鄴操自由迎邊討其賊以邊為益寇將軍復別  
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宛封都亭侯操討袁術  
于柳城邊豫曰夫計天下之會也而天子在高介北邊



征若別表遠到得裝許據之以說今四方則公之事去  
若據策表無能為逃兵遠保行卒與唐過遠勸探賊氣  
悉營據此之句以所持度授遠遂擊之破之斬單于歸  
領時荆州未定復遠連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  
驚亂起大軍盡趨遠湖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  
必有遠定者故以動亂人耳乃合軍中具不反者安生  
遠乃親悉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成即得奇謀者殺之  
陳蘭梅成以成六縣版授遠于禁威霜寺討成遠習張  
御朱牛蓋等討蘭成為得禁：遠成遂將其衆就蘭耕

入滿

原注

山滿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

步程截通蘭寺壁其上遠欲進討將曰兵少道險難用  
深入遠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爾遂進到山下安  
營攻之斬蘭成首蓋虜其衆探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  
峻險以取蘭成盜寇功也增邑假節操從代孫權還使  
遠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十餘人屯合肥操方攻張魯嚴  
與趙雲嚴保著山遠曰賊至乃發俄而糧率十萬圍求  
合肥乃共發救：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獲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遠曰公遠征在外此故



至破賊必矣是以數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  
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  
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  
饗犒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  
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遼屯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  
少乃驅圍遼數重左右虜圍直前急擊圍開遼騎度  
下數十人得出急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  
殺出餘衆權人馬皆散廢無敢當者自是戰至日中吳

人奮氣運鋒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急擊復獲糧糒大壯  
遼非征東將軍

應注權與四夫兵說遼將正初有羽  
乃命將出征雖殺委權或將卒壯之妙  
或受騎角之勢非神不和則難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  
守遼將無敵李任吾者則好戰生急專任者則懼心  
難疑止彼家我客必求奇理以致命之兵擊會理之年  
勢必勝而後守則必固足以禦武難處方國舉  
時司其為之審觀論宜其用

至建安二十一年操復伐  
孫權到合肥行邊戡慮賊急良久乃增遣兵多留諸  
將渡屯居巢關羽圍曹仁于樊會糧船為呂遼反誘軍  
遼遣叔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聞解遼與操會摩

改追罪至孫典著出勞之遷毛陳印雷王立轉前將軍  
賜帛千疋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嗣侯孫權復叛遣  
追還毛合肥進討都御侯給追母與弟及兵馬送還家  
詣七叔追母至尋從出迎所督諸軍特走皆嚴拜追側  
觀者嗟之及孫代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  
戶黃初二年追薨雖陽王引追會建始殺魏嗣破吳意  
狀至歎息顧左右曰北方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  
追母作殿以追所從破吳軍處募安卒皆為虎貴孫權  
復稱追追還七歲即得疾至意侍中劉晔狀太醫視疾

虎賁間消息追略相厲疾未廖至迎追親臨執其手賜  
以御食疾小差還毛權復叛王追追乘舟與曹林至海  
陵臨江權甚憐焉數詣時張遼避病不可當也慎之是  
歲追與諸將破權時呂範追病遂篤卒于江都王為流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王追念追典在合肥之功詔  
曰合肥之役追以少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以少擊眾  
未之有也使追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追典  
邑百戶賜一子爵劉內侯虎為偏將軍卒子統嗣

謹案目錄此下有顯進子禁傳今闕





張郃字儁義河間鄆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  
屬韓馥亡敗以兵歸袁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  
破郃功多遷軍國中郃持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郃  
說紹曰公勿與曹操戰也悉遣輕騎鈔絕其南則破自  
敗矣紹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督運芻芻軍操自持急  
擊之郃說紹曰曹操兵精往必破瓊破則將軍事去  
矣宜急引兵救之郃謂曰郃非計也不如攻其本營芻  
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  
若攻芻芻竭吾屬幸為虜矣紹但遣輕騎破瓊而以重

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奪圍糧遂謂郃曰郃快軍  
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紹軍大潰說袁志注袁紹之  
曰袁武紀反袁紹  
將至云袁紹使郃擊高覽攻本相營即許都于瓊破  
是來歸紹軍于大澤是則破郃牙隊而復紹軍也  
郃如九轉為紹軍先清也則紹之歸來歸本相軍  
郃不同今相曹持紹軍大潰於郃下歸將相也操得  
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後自危豈若郃子古般  
將信歸漢和拜合備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鄆拔  
之又從擊袁譚于渤海別將關竇奴破之從討柳營樂  
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兼討管承又  
與張遼討陳蘭相成皆破之從破馬超韓遂于渭南圍



安定降陽秋擊夏侯淵討郿賊張興及武都良又破焉  
趙平家建樓於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良王寶茂  
據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水卒五千于前過略亞  
陽平魯降孫資留郃與夏侯淵并守漢中拒淵然郃別  
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獲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為  
兩烈將張飛所拒引還而奔拜還臨將軍昭烈元陽平  
郃屯石磧昭烈以精兵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  
親兵搏戰昭烈不能克其後昭烈于走為谷燒都圍淵  
致文從他道擊昭烈相逼文獻姐兵接擒淵斬之淵雖

為郃督昭烈憐郃而易淵及斬淵昭烈曰當得其魁用  
此何為耶郃還陽平時斬夫元帥趙為昭烈前乘三軍  
夾邑關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  
懼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  
勸兵安衆諸軍皆受郃節慶衆心乃定操在長安喜使  
假郃節操遂自至漢中昭烈保劍不戰操乃引去漢中  
諸軍郃遂屯沔陰營立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  
及懿代進討郃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各郃與真並領許官遣向與夏侯擊江陵郃別督諸

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曹叡立遣南屯州與司馬懿擊  
孫權別將劉阿等處至和口交戰破之漢丞相亮出却  
山加卻位特遣使等諸軍拒亮將為設於街亭設休阻  
南山不下其城卻絕其汲道等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  
祁山等處皆討平之諸曰賊亮以已弱之秦當危虎之  
師將軍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  
四千三百戶司馬懿治水軍于荆州欲順流入吳詔卻  
習問中諸軍往受蒞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  
乃還七方嘉漢丞相亮復出次陳倉取驛者謂劉雅陽散

自往河南城置酒送卻遣南北軍士三萬又分遣武衛

虎賁使衛劄因問曰丞相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卻

知亮無糧無救不能久攻對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亮

指計亮糧不至十日卻晨夜進至南鄭亮詔卻還據

梓潼西車騎將軍卻諷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利無

不如計卻雖武將而愛樂儒士會屬同鄉舉漢書港魏書

漢書通志魏書作魏書但明行修語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

夫居軍中與諸生雜教誨盡令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

朝朕喜將軍之意今糧港為博士漢丞相亮復出祁山



詔帥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帥追至木門與亮  
軍戰熾天中左勝卒注魏明帝亮軍追引為魏王使帥  
追之帥曰亮法圖賊必開出魏路  
軍中近亮王不聽帥不得已遂逃蜀魏曰杜叟子雄嗣  
軍中為帥伏子勢既殺夫中帥帥帥曰杜叟子雄嗣  
帥前後征伐有功敵分帥封帥曰子列侯賜小子爵  
關內侯

魏書目錄此下有徐晃傳今闕

朱靈字文博清河人也有騎果彘及領姜州以靈為將  
同郡李雍以帥魏書子甄始而降公孫瓚始遣靈攻之  
靈家在城中環將靈母弟置城上呼靈之望城涕泣曰

大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瓚而  
靈家皆死焉豫攻陶謙始使靈督三營助操有功相所  
遣諸將各罷歸靈曰吾輩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真吾  
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皆隨靈留操  
長為雜號將軍操克姜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  
守許南豫城之曰冀州新兵久習靈教暫見齊靈意尚  
快之卿名故有威靈宜以道寬之不然即有慶靈至陽  
賀中郎將程昱等果反靈即斬昂以狀聞操手書曰兵  
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皆勢



高中分光武西行而有宗徽為愴之難後將二十四騎  
 還抵陽宜以是滅播漢書漢書卷之二十一漢書卷之二十一  
 未必如所云也曹孟立林後將軍封鄧後增其戶邑詔  
 曰將軍任命先帝與安應年歲過方台功論終覆國籍  
 所美何以加為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  
 臣昔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爵後當也  
 不賜故鄉如夜行衣縮若平常所志願勿唯言靈詢曰  
 高府官所願終是更封高唐侯高唐侯  
高唐侯

高唐侯 卒諡曰威侯子世嗣

李興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興從父範有雄氣合賓客  
 數千家在集氏初平中以眾隨曹操破黃巾於壽張又  
 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操遣就還乘氏魏勞諸懸  
 布別駕蒯蘭治中李封始就欲俱叛就不得遂殺就操  
 使就子整將就兵安諸將擊蘭討蘭討破從平兗州說  
 就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就使議陰令為中郎將  
 整軍興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講學  
 書經善之故試以民事遷雖張太守增操與袁紹相拒





之邊破府將軍張逆樂進元合肥據糧率眾圍之遼  
欲奉教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遂恐其不從與慨然曰  
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爾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議  
乎乃率眾與遼破走糧增邑百戶并請三百戶與好學  
同資儒雅不與謀始身功學賢士大夫物。若不及軍  
中操其長者年三十六卒于積湖曹王立進念合肥之  
功增積邑百戶賜錢一子為殿內校邑百戶蘇典曰慈  
履

蘇曰張逆徐晃諸將壯猛有謀非閑樂之臣臣然失身

於操為終勇而無義苟當高帝之誅秦世祖之復漢亦  
曹嬰之使命賊曹之國蓋也乃子叢朝傾智并命功愈  
多臨日增而負日重終不免為黃雀恐來所以義士密  
于委質智者急于擇君也宋司馬光曰于禁持數萬眾  
敗不能死生降于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  
也蓋陵寢以辱之斯為不君也

贊曰羣虎噬風哮闐達競狙狐假威詐神力騰鬪劉楨  
曹臣守再邊天保勿定與偽獲道



續後漢書卷三十五

元 鄒 經 撰

列傳第三十二

魏 臣

李通

字子京

城霸

字叔

文聘

呂虔

字叔

典章 龐參

鄒 昭

張 特

龐 演

張 猛

楊 豐 鮑 出

國 溫

張 幕

字子敬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原注魏幕通以侯開江發

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于鄒陵時有肉直者衆二





續後漢書卷三十五

元 鄒 經 撰

列傳第三十二

魏 臣

李通

字子京

城霸

字叔

文聘

呂虔

字叔

典章 龐參

鄒 昭

張 特

龐 演

張 猛

楊 豐 鮑 出

國 溫

張 幕

字子敬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原注魏幕通以侯開江後

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于鄒陵時有肉直者衆二



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寇通敵圖殺直而恭唯之通知  
恭無所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大擾通率恭  
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郁起恭而據其衆通  
攻破飲軍斬帥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黃巾大帥吳霸而  
降其屬遺賊大飢通傾家賑施與士分贖饑苦多為用  
由是盜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歸曹操於許拜通振威  
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據攻張繡劉表遣兵助繡繡軍不  
利通將兵夜詣操之榻以復然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  
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直

伯父犯法關陵長輒假叔治致之天辟是時叔生之炳  
決于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嬰曹公戮力  
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操與表結相  
摠于官汝通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除相之通皆  
拒焉通親戚部曲沈滂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士可  
立恃也不如亟從紹通操劍叱之曰曹公明者必定天  
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爾吾以死不戴即  
斬紹使送印綬請操又擊羣賊襲荊江官沈成等皆破  
之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



賦張亦守五千餘家於桃山遂攻破之昭烈與周瑜  
曹仁于江陵別遣關羽施北道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  
角入圍且戰其前以起仁軍勇寇諸將遂得病卒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曹至五謚曰剛侯  
詔曰昔東紹之難旬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適袁義不殲  
使魏孫率服朕甚喜之不意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  
酬其庸勳蓋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為其勞以基為  
奉義中郎持節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為諸子重守其貴  
有奇才仕晉官至秦州刺史更世答司馬昭問因以為

家誠曰昔侍坐于先生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王曰為  
官長當清當慎當勤終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眾家未言  
又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因為木次復  
問余對曰清慎之道相涵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  
清者不必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者不必  
有仁是以易納括愛母皆用白茅皆慎之至也王曰卿  
言得之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未知所對余乃舉故太  
尉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仲舒並可為慎三曰此  
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受



慎其惟阮嗣宗乎每安之言及玄達而未嘗干論  
事或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余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  
識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  
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袁子重字茂  
曾少知名歷吏部郎平陽太守以清尚稱超王倫以重  
人望取為右司為重以倫時為亂辭不就倫逼之重達  
不食所死至于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祿賜常侍  
原注魏志曰重二弟為字茂仲如字茂均永嘉中  
世而弟如至江州刺史重子茂字景則官至侍中  
賊霸字宜高泰山華人也父成為豫州太守賊有所

私殺或據法不聽太守怒令收或詣府時送者百餘人  
霸年十八時容狀十人從于賈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  
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伏  
聞讎擊破之拜騎都尉送收居于徐州與孫觀吳敦尹  
穆子並聚眾霸為賊首賊將曹孫之討而霸不降助兵布既而霸曰是  
極慕得霸見而悅之使霸倍殺孫觀及兄康等皆得孫觀弟霸為賊  
稱數劫擄奪竟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劉奇余二州妻之于  
霸攝之在兗州以徐奇七輝為將兗州亂霸前頓首叛後  
兗州定霸雖亡命投霸操語必烈令縛霸送二人首霸







明行百餘里前後避之兵突窮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  
眾由是不得渡蘭邊遂破之當從孽孫于滿浦口渠  
渠邊為前鋒行過霖雨大軍先及無業通志作大水邊  
長具船稍進將士皆不要壘欲去當止之日公明于利  
飢軍皆捐手足郭明日果有合邊互以語勸之善之拜  
揚威將軍假節復推乞降擢運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樂普至立遷轉東將軍進為武安郡侯都督青州諸軍  
事及篡代進封開陽侯後封食成侯與曹休代吳破呂  
範於利浦初建安末霸還別軍在洛會擢京靈所部及

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至外雖尊霸而  
心常疑之及還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衣  
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于至至曰霸軍前擅去  
今意壯乃禍遂東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徒為執金吾  
位特進言獻立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卓識曰威  
侯子艾嗣艾以才理稱為黃門郎累官至青州刺史小  
何卓識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後賜  
一人為關內侯臣注是私之口前一子幹字太伯音微  
所撰也皆有冠日稱爵才疏學淺此百字名不知誰  
州宜 漢書曰保北將東附漢觀今圖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  
其子琮立曹操代琮舉州孫啟與聘俱聘曰聘不能  
全州當歸軍而已操濟漢聘乃歸操問曰來何遲耶  
聘曰先日不能輔劉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  
據守漢川保全土地生不負于孤弱死無愧于地下而  
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定欲想斷無賴早見偏逢敵敵流  
涕操為之愴然曰仲業知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騎兵  
使與曹純追昭烈于長阪操先定荆州江夏吳英按民  
心不壹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與北兵奪以邊事賜爵

關內侯

以二方之姓直與此武

封近者亭侯加封討逆將軍又攻月輪重于漢津燒其

知于荆城曹丕立進與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

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楚自營一隊禦賊有功連獲行

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家自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

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孫擊追破之

又相治聘聞報到不知誰能乃若操若若然可以

臨其節曹曰凡若以此人忠臣也故奪之以此

續後漢書



久而不納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增邑五百戶并前千  
九百戶時在江夏數十年有城名實敵國敵不取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修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原為閭內侯  
聘卒詔曰壯侯咨又先賜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善平  
中熱郡松滋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謹案錄此下有呂虔許褚典章歷德四傳今

關

郭昭字伯道太原人也姿幹雄壯少從軍為部四督數  
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鎮守江西十餘年民畏服漢承

相亮圖陳倉使昭知人新詳于城外逸說之昭于樓上  
應詳曰魏科法知所練也我之為人知所知也我受國  
恩深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死爾卿遂謝請易公  
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又使詳重昭言人妾不敵  
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夫矣我識卿爾箭不  
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餘千餘人又度  
東故來能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  
火箭逆射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  
衝車：折亮入更為井圍方足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堦





夜撤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此但有  
關死面吳人怒大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  
銀號將軍封列侯遷安封太子早

謹案日錄此下看麻清傳附張猛擄登鮑出今  
止存附傳三篇其麻清傳闕

張猛字叔威敬陵人也父吳桓帝增任厝郡守中郎將  
太常遷居華陰緣固墓為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縣河  
西口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絕上言不別置州詔以  
陳留郡郡商為涼州刺史別置四郡武成太守缺詔相

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為之商猛俱西初猛  
與商同歲每相狎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既到商  
欲誅猛；登遂勸兵攻商；治舍與猛居與商間兵至恐  
怖登屢呼猛曰叔威汝欲殺我耶死者有知汝亦族矣  
相釋可乎猛曰東商踰屋就猛；因責數之語舉以商  
屬督郵敎商開置將舍後商欲逆遂殺之明年登遂自  
將擊猛；發兵拒遂吏民震遂乃反攻猛初與為武威  
太守猛方在學母等帶妾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與；  
詎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復當復臨此地其必死官乎



反強被攻自如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  
 使吾頭東足奉陰恩先君之墓乎乃登梯自焚而死楊  
 豐漢子執事曰也字伯陽涇人以其將使黃巾之反攻  
 徐樞也樞有間溫請法云建安中太守徐樞與郡中強  
 以攻物故黃氏楊氏等在縣內以其家宗金數斛甚富  
 反殺太守而弟亦隨城殺樞二郡合勢弟志豐不與已  
 同乃重募取豐令得豐者麻繫其項生致之豐走武原  
 太守張儉假豐都尉使齎告涇人豐為楊報仇豐  
 遂舉騎入南苑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徙郡城

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為糜漿揚塵涇人望見塵起  
 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捕得豐豐謂曰卿前欲以生  
 麻繫我頸今反為我繫云何弟謝慚豐遂殺之魏志  
 關溫傳注此下而有所黃年五東云鮑出字文才京兆  
 新豐人也少游俠尚氣臨樂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  
 養母而年既留母守舍並出採送實得數升使其二兄  
 初惟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敬人賊數十  
 已掠其母繫比合媿絕費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進  
 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眾不可出怒曰有母而使賊有



其手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據臂結社獨造之行散里  
及賊研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既圍研賊：問出  
曰卿欲何得出口欲得毋爾賊乃解還出母叱舍婦獨  
不無望出求業出復研賊：曰已還卿母何為復爾出  
指婦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既歸還與罷弟扶母居  
而陽避賊建安五年閩中道姑通謀北歸而母不能行  
乃以籠盛其母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共薦州  
郡辟召出：曰田民不堪死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  
卒出時年七十餘行裝如禮至八九十練若五六十者

不知其所終原注生委謝曰昔孔子數指曰以馬二月  
由王餓餓于年賦餒者實事也且大謂賜如孫祀菜色于  
近魯之象象不問情實是行也懼禍之及且心不愛也  
而大史公獨賞其竟說李本宜者二賢最義多乎今故  
述叔孫祀而也錄楊難既不放其死誠且殺身而子  
純出不容懼心焉意發起于自然事難在歸尸於焉  
烈君子所以與乎若夫楊阿者少稱任使長途臨義  
而自東徃討從即謂魯而者仁者也魯松之心純其  
善使傳載其德稱祝公道楊阿若純出四人實稱難漢  
人而無秦松之純言蓋以其人持純事  
義相顯故也為其行節皆履國之洪

謹案日錄此下有閩溫傳今闕又此卷誤習俱

閩





EX-1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TAIWAN



2017.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EW SER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微命無所就弟承宇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微拜議郎遷  
伊闕都尉董卓性亂承破合徒衆與天下共誅之承弟  
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破誅卓衆寡不敵  
且起一朝之謀賊所陷之民士不素練兵不練習難以  
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  
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舉範  
地揚州東再備糧和蒯範楊奐不往還承與相見術問  
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將而用之  
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微福齊桓繼述高祖何

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  
夫之齊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乃借擬于時而動  
衆之所案誰能禦之術不悅是時曹操將攻冀州術復  
問曰今曹操放以敵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  
矣子以為何如承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曹操挾天子  
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悅承去之操  
平冀州遣使迎範、以表留彭城遣承詣操表為諫議  
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承為山東賊所得範五詔賊請二  
子賊以陵還範、謂曰諸君相還兒原矣夫人情雖愛

其子然吾偶戲之小語以陵易之賦義其言悉以選苑  
操自劉州選苑見于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  
重操征伐常令苑及柳深留與世子王若守操成吾舉  
動必諮其二人王觀子孫禮苑所得祿給教也窮之家  
無所餘中外除家皆歸為人或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  
反去皆以選之建安十七年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  
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操持西征徵承參軍事至  
長安兩穿丕殿篡代以苑子參為郎中承孫即晉中書  
軍與勞楊駿俱被誅

融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融  
有書舍照送而泣融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  
者易戚夫學書者必嘗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  
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惘然故為流涕融哀其言非為之  
泣曰破學可爾我樂相教不求春也於是就學篤意經  
傳博強無所不見尤及行義與管寧俱以操尚稱自以  
其學未至乃論安印孫察之辭曰君雖里鄰君之知之  
乎原答曰然哉曰鄭君學履古今博聞強記鉤深致遠  
識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



家立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人各有志所  
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有入海而求珠者豈可謂登山  
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原以執為忠  
家立君以僕為而家惡夫邪松謝為又曰克豫之士  
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持書而  
別曰求師啟學志高者過非若文海符分而成也書何  
為哉乃藏書于家而行華步負茲苦身持力至陳留師  
韓子助穎川宗陳仲子汝南友范五博汝郡觀虞子幹  
原舊能飲酒自博學八九年不飲此別友以原不飲

會集而送原曰本能飲但以是惡廢業故斷之爾今  
當遠別可一飲然于是共坐飲酒幾日不醉歸以書還  
孫在郎署分曹主簿時魯回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  
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璜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  
所愛一人常嗟嗟後志望敬毅之吏皆為請叩頭泣  
血而意融不解<sub>原</sub>獨不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  
不請原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當言歲終當舉之此吾  
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絕  
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于子惜之而推之欲危其自





原惡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  
吾歲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今孤賈恩施夫善則遠之  
惡則誅之固君道也杜若應神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  
廉旬月之間而致之夫人君者厚薄何常有原對曰  
仲遠舉孝廉數之其義為在大孝原問之俊選也果之  
若是則數之非也若叔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其之  
子不遂其媾蓋識之也融云愛之致其生惡之致其死  
既致其生又致其死是惡仲遠之惡其美明府寡取惡  
融乃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安

有敬叔人而可以為賊哉融無以荅遂釋是時朝綱廢  
遂在簡牘甄原乃將家人入箕洲山中郡舉有違不就  
融書喻原曰性保貞清虛自高危邦不入久滯學士  
王室多難西還錫室空朝勞誰喻志焉又我但求定策  
命懸朝國之將隕聲不恤歸家之將亡恨營跋涉數區  
婦也猶執此義融曰此義以何惡之融曰此義以何惡之融曰此義以何惡之  
士言彼之惡可使君子見之融曰此義以何惡之融曰此義以何惡之融曰此義以何惡之  
父而上書曰融為下婢以明父則父會為原曰何  
堂根姪仁為已任授手拔溺報民于難乃燕居息養  
我肯預謁之君子固如此乎報知可以來矣原不荅遂



與會寧海遼遼東依公孫度度字注此下在遼東  
二字當有得遺錢以繫樹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問  
其故行者曰神樹也原意其由已而歲淫祀乃辨之里  
中欲其錢以為社供同郡劉政有勇累公孫度欲殺之  
叔穎其家改得脫度告諸縣政有敢政與同罪政窘急  
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原聞之乃  
餘時東蒙太史意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  
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  
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

智將用矣尚要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徒重怨度乃出  
之原又養送政家使歸原在遼東一年中推歸者數百  
家鴻學之士旋誦之曼不絕管寧以度終不容原勸原  
歸原乃徙居于三山孔融復與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翟原注在代州趙先救士會如秦送公子賈賈季  
亦使自公子樂子陳叔救諸刑賈季亦從趙有自見  
秦而士會公先元命 諸仰麻所嘆息增恨項知來至近  
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白鶴我行永久今遭五官掾奉  
明榜謂此人并極之勞極福勳若勉亂階未已阻  
兵之雄若恭安爭泉復何儀乎原遂歸行已數日而度



時不為孤用開張子頌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  
賞也彼著志抱事微原注微每起居注漢安十五年初  
區微事二人原微本原去微以  
從德志行忠方清辭足以履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  
翰鳳翼國之重寶舉兩用之不仁者造時曾至為五官  
中郎持憲容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非公事弗見也操  
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  
于此典制也于是代涼茂為五官持長史令曰子弱不  
才懼其難正會欲相屈以臣勵之雖云利賢能不忍忘

王大會賓條建議曰君父各有為茲有藥一丸可救一  
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爭原獨不言至問之原勃然  
曰父也至亦不復難之孫代孫權原從行草是後大鴻  
臚顧應張泰河南尹秋風雁迹原注雁迹何時故本此與此全  
以清賢鶴原注易時與州記口無原張說字即原祖父  
後守之者莫之能測也宜應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  
而行原字太僕東郡張闓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勸闓  
曰張子憂親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  
為美何者為好數然似如吳陸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



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蒼者皆多力暴烈之不如也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據經典以處是北本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黜賈而至者千餘家謂物如四山賊賊皆為之開八寸長尺二寸以物小也于官上置之而行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郭無守備今吾欲以攻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郭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原注臣初之黨此梅云公孫度則曹

分道以郭無守備則大賊定郭敗也安度每以此以定安元年卒大賊亦以此年定郭自是郭無守備矣  
茂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子君意若何茂對曰此者海內大亂柱撐將帥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以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耶曹公愛國家之危敗恐百姓之皆毒幸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索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觀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饋曹丕為五官將軍以還為長





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遠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至  
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茂註茂非記  
曰茂名在八

中茂

魏業曰錄此下有國刻徐委等令圖

何變守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烈漢安帝時為車  
騎將軍變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  
貌矜嚴靈禍起從父術為尚書好直言由是在黨籍父  
兄皆禁錮變嘆曰天地閉賢人隱室司辟名皆不應與  
平初避亂淮南與術交壽春辟之變不從遂為術所留

久之術與壽終俱攻國術勸為曹操國守術以變彼  
郡人欲脅令說術陽變謂術謀臣余業曰昔擲下忠聞  
代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代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  
至于我哉遂逃匿蕩山術如變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  
兄山陽太守遺母變從姑也是以雖恨變而不加害建  
安二年變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同行得免明年到  
本郡操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業術軍亂者操問變曰  
君以為信不變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  
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





郡卒平賊從錢衆亦千數設軍陸上 獲率郡兵與張遵  
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勇昌陽縣為亂  
遣使王欽等授以計畧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時操始  
制新科下州郡又叔祖親錄綱以郡初立近以陌旅之  
後不可卒施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數日後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救法齊一大  
化也所領六縣雖成初定加以飢餓若一切齊以科甚  
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則不得不誅非親民設  
教隨時之意也先王瑞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

之刑以平治亂原注周禮天子以九賦斂國辨一曰邦  
中之賦二曰四鄰之賦三曰甸服之賦四曰采  
甸之賦五曰山澤之賦六曰管輸之賦七曰邦  
甸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管輸之賦十曰邦  
甸之賦十一曰山澤之賦十二曰管輸之賦  
此邦之二可以 既正刑也謂 四方一曰 門謂 新謂 瑞謂 恩謂 以  
刑謂 恩謂 以  
為此郡宜依邊城新邦之典其民同小事使長吏臨時  
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  
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操從其言徵還參衣  
相軍事海賊郭祖冠八樂安濟南兖州郡苦之操以參  
前在長廣有威借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  
為丞相東曹掾受言子操曰自軍興以來制皮革創用



人未詳其本足以各引其教時志道德慶聞以賢制  
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樂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  
之鄉閭使長幼相親相親相親則忠直之賞明公  
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  
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  
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孫炳善魏罔既建拜尚書  
僕射贈丁儀兄弟賞寵慶與儀不合尚書傳吳謂慶曰  
儀已害毛珩矣子宜以下之慶曰為不義適足自害為

能害人慶終不屈未幾儀果敗至為太子以涼茂為太  
傅慶為少傅持命二傳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  
屬茂卒以慶代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  
禮為他日無會儀慶逸太僕王欲與辭宿成供具慶無  
往意乃書與請之慶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  
然于節儉之世最為豪汰至立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  
疾病屢乞遜位不認報曰益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  
以親則君有輔弼之效為以賢則有君許回之茂為大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



即安以順朕意卒諡曰靖侯子曾嗣晉成熙中為司徒  
有傳

謹案目錄此下有刑璠傳今闕又此卷議贊全  
闕

續後漢書卷三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字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寔之孫侍中大鴻  
臚紀之子也羣為死時寔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  
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反後與  
羣交史為紀拜由是題名昭然臨豫州羣為別駕時





即安以順朕意卒諡曰靖侯子曾嗣晉成熙中為司徒  
有傳

謹案目錄此下有刑璠傳今闕又此卷議贊全  
闕

續後漢書卷三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字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寔之孫侍中大鴻  
臚紀之子也羣為死時寔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  
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反後與  
羣交史為紀拜由是題名昭烈臨豫州羣為別駕時



陶謙病元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曰表街尚強今東  
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  
成昭烈遂果與表街戰布果襲下即遣兵助街大破昭  
烈軍昭烈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桓令不行隨紀避難  
徐州屬曹操破呂布羣為司空西曹掾時有羣樂安  
王模下印周達者賤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遠穢德終必  
敗操不能從模遠皆坐器完誅操以謝羣；存廣陵陳  
瑜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及吳人叛乾仗節死難瑜遂  
為名臣以羣為知人除蕭黃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

徒張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太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遠  
御史中丞初羣父紀於獻帝世嘗議復內刑而卒不行  
至是操復欲復內刑令羣申其論羣或稱以為可復惟  
相國鍾繇與羣議曰王胡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操深喜  
錄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止竄羣為侍中領  
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曹丕在東宮深敬器焉侍以交友禮常秋曰自吾有回  
門人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羣以吏部不能審  
覈天下之士乃制九品官人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

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  
銓次等級以為九品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  
之吏部德之以補授百官

有八選之士凡曰良則立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  
難而此皆之行而七人無難也一也德能難勝才也  
人宜之或備奉天賦之確難能備才于以情勝于已  
分級考賦之莫私無古計之在用心而德本者莫如  
讓之或成等五之德或天下謝之但手而位不為難  
為之宜新取之夫名取以當才為清品也如德者為  
若此之要不可不察以人才異說德者考其德有大小  
之德也不可不察以人才異說德者考其德有大小  
有早晚前朝後修宜受日新之德抱正建時宜有實直  
之編度進朝小宜持德之心任道不辭宜得清實之  
舉行案才促宜度器任之用是以三任殊途而皆歸四

子其行而明義深平解任其子色里而後知于中王  
臣德似客不容于主人主而節若於竹書矣名論之所明  
也今處中正不顧才實德實利不切稱又務德能精  
可欲與者良直以成舉所缺丁者免先以本與高下逐  
級弱是非由愛情德世與象不顧十實直則削下則則  
後上一人之有守中則伏作無教于身必免對奪若私  
德也必得其欲是以上品則東門下品則每能擊時有  
之皆而有效使主司時實為無德及之遠一也置州  
郡者取州里清滿誠所歸伏將以難其用一言誠不謂  
一人之身才一州之才一人不若使坐之者然中什尼  
或否味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教其人而文品格  
運歸才似：在州里之行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  
正才所不報使事于所不歸以長護攝之說以生希爭  
之化似味去知之本管理俗之深結也王君執善于成  
致之似下而從選以二千萬已南教人別良上仗之所  
下石公處仗之行行從選之論標於州里嫌職之隱結



于大位夫亦安之紅粉及美楚詞難之受難亦吾邦况  
乃人倫文字而都堂與則欲滋生而納報結指放之道  
二者取上格之體將諸人倫有存必罪有首及次也為  
正節自述者則知對一國使然上人與焉下此則執眾  
非次并同禁有公以為格坐或禁私君子無小人之怨  
掌以無耗品之防使謂上與朝玉下食人倫巧使優劣  
高下有尺則銷難貴賤之區使在凡食人倫之下管載不有  
封在或人之有損放之進也之使下使降開天地之德  
世之德也三看獨自王公以冠天下之清太平之基不  
五去以一國之重而資之防人心必多故清平善寡故  
萬古身與難之則告許無已某絕則受枉無與與  
此之德與倫清紅之害今禁已許封社一國之口也  
又之德使將使轉所願轉讓受枉者絕而情五欄不  
象天地無私之德而良宜成于私人之難使上明不  
照下情不工則指放之道也皆在前空之世故數  
知德靜百姓服物堂之美崇六紀之行禮教厚年以相

初非賢不有于足見夫世弊之害甚多以致天子司馬  
海其能以實才職有司考勞以明然德天下之人逐  
今一國之士多者十數或流或異或成或敗殊方而情  
不謂况其才力而中五知無不如其當二狀未舉于  
臺舟初設于流古紅已則有不識之職德受則有彼此  
既之編而如者行之受借季其平而不者以人事其官之  
人乘此不遠得本逐末任以不成考境之謀逐使官之  
會樂在垂指故五也凡所以立品使代者其人才能  
門外之事以美斯思既以合之官時有大十則及之才  
有功效之人其才之實效功合之時得也今則及之才  
當根難職之高選時早品無填于官而獲高叙是為知  
幼實為難虛名也上尊天朝考境之分下是浮華顯貴  
之士指放六也凡官不問事人不用能得謀能則民夫  
其能則既今此不批才龍之所宜而以取取人則為本  
取人或才龍之所宜以取取人則為本而之何限若







自述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千戈未戢百姓不  
識王教之本慎其陵遲已甚陛下當威魏之隆荷二祖  
之業天下相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  
民幸甚大臣下雷明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  
則有弊黨有傾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莫實  
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雷真表欲數道  
攻蜀徙斜谷入虜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敗立  
麥以益軍張魯未下而食猶之今既無河固且斜谷阻  
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

可不熟慮也叙從羣議真復表後于平道羣又陳其不  
便并言軍布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據之遂行會靈  
而積日羣又以為宜詔真選叙從之復叙女淑卒逆封  
蓋平原趙公主羣上疏曰長垣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  
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基有不修之儉蓋博有不  
歸之竟原注禮記孔子既稱命莫于歸孔子先反對人  
後而蓋至孔子曰吾與之古不修家一  
履季子適齊子若反也若反子元莫于蓋博之則孔子  
曰廷覆存于若之習才禮者此注而觀其為其於洋  
不至于張若飲以時既既若而封廣論據此其高可隱  
也既封若若若其封其後也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也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君子之於凡也，其命與乎。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人大德不踰，間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只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應聽羣臣送奠，已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陵，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恚，俱求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哀，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古山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為金鋪，而宮及五津。

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威節盡廢之憂，又賊地開之，以為大哀，加而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成哀慮，安危東道，信命葬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獻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業，時尊上既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又景之時，不過一大郡。有住吳松之口，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歲減，汝南郡為大縣，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梁書大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戶不能居半以



經世清書 卷之五  
此言魏雖始承表私方普亦當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  
無乃大殊長文之言乎是則邊境有事將士勞苦  
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  
宜及其未動騰武勦穢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俱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  
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  
蜀之所顧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敵答曰王者宮  
室亦宜並立城賦之後但當罷守爾豈可復興役邪是  
故君子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秦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  
爭天下羽已滅宮室號笑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法原

傷哉曰周禮天子之官有辨禮之制其質文之飾與時  
移非受承周秦之舊宜教簡約之化而有奢稱宮室水  
修後嗣此乃武帝什門萬戶所以大興宮室所後增之  
深祥况乃魏氏方為吳蜀之敵口誦聖宣之教而述  
成何古代之君然于奢欲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  
此不可為也

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不敷

違前破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

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而意

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  
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



成此殿也夫王者宜憐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  
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獻于是有所減省初曹操時劉  
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廙言之操操曰廙名臣也吾  
亦赦之乃復位廙深德廙曰夫謀刑為國非為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  
四年卒諡曰靖侯子奉嗣獻追思廙功德分奉戶邑封  
一子列侯奉前殺敵器陳得失每上封事劾削其草時  
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訛廙居位拱默正始中  
詔撰廙上書以為名臣奉讓朝士乃見廙諫事守歎息

馬源以妻子曰或云此少府掾李宜非也在或見人所  
謂王宜意寒道窮之故者魏答曰然可知道也宜非也  
不知也夫仁者愛人然于君親之志既于親親之孝志  
孝者其不一也故不度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  
之度度不得已而言不足宜也今為人君見人之失道  
直諫其諫而獨聽其為可謂宜士未為忠正也故史道  
陳壽則不然其後論終曰未嘗言人君之非嘗數十上  
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看于足中長諫曰曹操忌刻處惡  
其欲復肉刑豈有意于三代之隆哉特殘忍之志欲甘  
心于遺民使畏威懼罪焉耳鍾繇陳羣又從吏之豈以  
道事君者邪其創九品置中正適足以長亂崇姦撓弱  
天權官聯大塚一歸門地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



族令一出而興速成失其本故也作法于貪嬰將若之  
何無三代政治之實而事其名解有不與者夫人君以  
一身為天下中正執中正心以正朝廷而建中于民于  
是民協于中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皇建其極會其有極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以為大中  
至正之世三代之極治也方孫在父子篡竊于上羣臣  
百官黨賊於下遮諫天以清議責人必以顏閔而不貸  
怨已自為禁錮而不拔豈繫理之道哉秦簡重方畧顯  
面仗鉞隱然魏之名臣也高貴鄉公之事請誅實克以

謝天下而意仍在于司馬昭雖董狐之責趙盾無以尚  
己  
贊曰於休長文博雅暢朗麗玉含光道映天壤致理施  
化公胡慙長玄伯剛簡體志高亮瑞委虎門正色劇上  
家法愈峻名門共仰





續後漢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傅嘏

元 郝經 撰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飲勅時在高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勅曰梓慎禘寤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卷注在代傳夏五月朔日有金之祥  
慎曰許水起于日早也日過分而陽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傅嘏

元 郝經 撰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飲勅時在高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勅曰梓慎禘寤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卷注在代傳夏五月朔日有金之祥  
慎曰許水起于日早也日過分而陽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勛以為昔東為兄弟歸洞父康康新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狂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洲果新送權使張彌等首即嘗作趙都賦曹叡美之詔勛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勛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英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未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勛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有戰其地若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

軍前發揚聲進道震覆形執騎到合肥蹙其行隊多其旌鼓耀兵城下引出賊後殿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叡從之兵比至合肥吳師果退時認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勛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恩體周於教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



其化畧較安策謀之士替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  
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萬論  
漸清歷年服膺獨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重以為若此人  
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博覽富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  
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勛承清閒之權得自盡於  
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晉書王象之曰凡相稱美者或容美惠之稱也云云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  
法勛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足  
以治典闕而本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

怒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鑿明詔外廢臣奉恩曠然得以  
啟陳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  
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  
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赦卒不施行  
正始中執經講學聘爵而後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  
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執事琳嗣

傅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漢平樂蓋傅介子之後也祖  
父處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伯父翼黃初中為侍中  
尚書敏弱冠知名以數鑿稱時何晏以材辨顯於貴戚



閻鄧翹好變適合徒黨醫聲名於閻閻而夏侯玄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馮翊不受馮友人荀  
彛怪而問之翊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  
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成所謂利口覆邦家之  
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闊鑄貴同惡  
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  
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朕之乎朕又與李豐不  
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  
畿事其死必矣後皆如翊言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

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劭著論難劭曰蓋閻帝  
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譬乎王畧鸛顧而曠觀罔緘微言既沒六籍派  
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希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  
前代然涉之又然其制度畧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  
典外建侯伯薦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恆貢  
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  
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  
采自建安以來至于晉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

逆芟芟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尋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苑今難義味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應時務不足垂後大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遺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益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不行於州閭講道于庠序行且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

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卿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崇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迷繇王度數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評選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峻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鈎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峻不平因微事免峻官起家拜景陽太守不行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奏詠為河南尹內掌都邑外統京畿兼古六卿六遂之



土其民異方組縣豪門大族尚賞胡貊會利之所而姦  
究之所聚也前戶司馬芝舉其綱而大簡次尹劉靜綜  
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救一時之聲級立司  
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日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  
補之郡吏七百半非其舊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  
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級各舉其良而對用  
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今持法  
有恒簡而不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捶沉而得其實不  
為小惠有所存遺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違若不

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於是治  
為諸尹之最違尚書級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  
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  
繇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  
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  
古正今邊時多艱未能革焉嘉平四年夏四月孫權卒  
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  
來請伐吳以三征計吳詔以訪級級對曰昔夫差勝存  
陵晉成行中國不能免姑蘇之禍

原注文記吳王夫差  
北伐孫叔孫仲子父

後及晉之世會于秦北會於于黃也欲謂中國  
以公西安與會定會官長魏又子政唐其太子及是開  
有康運又及於齊得併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能致願履  
之敗原注文記齊潘工代宋宋土出齊在於潘潘則楚  
之祖北西侵三晉破并周室考天子加土諸侯如  
魯之君晉魏在燕秦楚三晉各出親神代齊大敗  
齊師於濟西齊魏入莊潘潘當是親潘王自與楚共分  
齊之侵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襲別破  
蜀之後志盈欲滿罪我忠良誅及庸弱元凶已極相國  
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  
已死託孤於諸葛恪恪瑜權肯暴踴其虐政民免酷烈  
偷安新惠外內齊虛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犹

足以延期擬命於深江之表矣祀等或欲汎舟楫渡橫  
行江表救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回道並進臨之以武  
誘間攜乘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觀  
釁相待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  
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備舟楫羅  
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  
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獨其勇夫去  
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沒



羅落又持重器閉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奇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視遵等擇地右險密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塔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警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

形執已交智勇俱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

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

後煩力竭以資敵富則缺重財遺故敵逸能勞之飽能

饑之然後威衆厲兵以震之參惠信賞參謀 參謀 參謀以招

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

年左持右掣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

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憂罷介冑之將

則陳征伐播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筮故

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李布面折其短李信求





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得秦軍今諸將有改越江陵  
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  
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  
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保全之路誠  
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倡之計最長時不從故言  
其年十一月詔起軍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  
衆軍於東關恪棄勝揚聲欲向青徐謀為之備故以淮  
海非賊賊行之路入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累無

子遺恪豈能領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微軀沒乎

恪沒乎

始為小吏就從吳長安當會由中興會執之屬文私風  
是說口能反射成敗也如許曰將材為執失利為文私風  
執之口度在曰氣說為射成敗而不說說說又美於理  
此為本性皆以得列為執人不不可了愚謂能指宜為十  
得之于美謂有所欲射不  
射于得之說說及而為之恪不過遺偏率小將素習水  
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格自并兵來向淮南爾後恪  
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敵常論才性同吳健會集而論之  
應以子口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原本精微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交會吳和之曰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愚以也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會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魏體矣傳子此論  
雖所以是服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曹髦立遣封武

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母丘儉文欽舉兵或以司馬師不

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服及王肅勸師師未從服曰

准楚兵動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

有利鈍大執一失則公事敗矣時師新到日瘴劍甚闊

服言蹶然而起曰請與疾矣以服守尚書僕射俱束儉

飲破敗服有謀焉及師卒服與鍾會勸司馬昭還維

陽昭遂輔政昭受服服不發處以景王命召文王

於許昌宿公軍吳孫資討四香當景文王之相也服

重相承王曹基矣宜其前所定國制也

新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服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較業

難為也可不慎哉服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

前千二百戶是歲卒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

原注傅子曰服自少與冀州刺史張嶷戰常侍蜀起

嘉祿元年七月孫休死將軍司馬空來奉高書僕射司

與服同軍號為名且子祢嗣咸熙中關建五等以服

著熱前朝改封祿溲原子魏亡仕晉至司空祢子宣御

史中丞宣弟暢秘書丞

議曰初京房作考課法不能行之於漢劉劭因之增其

條目且為說畧服著論難之崔林杜恕上議服之卒亦



不能行之於魏何哉有其法無其人雖有善法不能善  
 治有唐虞之君稷契皋陶之臣不為之法而熙涉幽明  
 刑賞不僭無共工驪兜有苗自投四裔而元凱共處於  
 朝宥于西門四門穆穆無非善人魏方父子盜漢左右  
 前後皆叨憫苟且之流乃自以為舜禹欲行唐虞三代  
 之事則亦新莽之六藝文其姦也故為政者不在於術  
 而在於道不在於法而在於人兼其道而不得其人法  
 於何有此叔向所以非子產之鑄刑書也子產鑄刑書於  
 鄆人謂之刑書

叔向使遺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刑書則商有亂政而  
 作刑書則周有亂政而作刑書則三代之亂皆亂世也於周

之國行也其多贊曰品第植私考陳滋偽化本弗立民  
 知其人之謂也其人之謂也未知義作法於涼祇以益弊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字季平 魏臣

徐宣

字仲 魏臣

盧毓

字季德

謹案桓階陳瑜徐宣三傳俱闕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異之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字季平 魏臣

徐宣

字仲 魏臣

盧毓

字叔 魏臣

謹案桓階陳矯徐宣三傳俱闕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異之

續後漢書 卷三十九





數詣臣議大事從討董卓賊于蒙傷而卒孫每涉郡境  
輒遣使視焉李氏先登行此在字子許不為說之行  
騎將軍何后所討司寇孫盛為中散騎常侍在作亂時  
口氣生火更與孫盛相見之頃言兵之禍者自今始矣  
孫見存與荀攸孫盛合兵三千人從大破入蒙傷父孫  
於此以刺身又斬孫盛孫盛之子孫盛物從孫盛父生  
成德林亦與二人共與荀子孫盛物從孫盛父生  
呵試憤乃執林空口子許少欲文生多憤此二人亦後  
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獻曾見孫盛以然岸也  
夏侯惲為陳留太守與孫討史命婦出景孫以為末世  
之俗非禮之正惲怒執孫既而釋之後為黃門侍郎東  
郡朱越謀反引孫孫令曰孤與卿先君同共舉事加飲

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  
奉詔命聘荀人于魏因表留孫參丞相軍事遣銀孫又  
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曹丕立為散騎常侍及  
篡代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荀朝錄獨  
明暉披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孫曰天下之珍當與山  
陽共之遂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從丕如廣陵行中領  
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解孫權在濡須口孫  
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偽辭爾考核降者果  
守將詐所作也曹叡立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



選舉如前加侍中兼軍務濟遠錄書曰漢祖遇亡虜  
為上將周武救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  
守文試而後用錄答曰古人遺智慈而任度量須考績  
而加甄陟今子同牧野於戒康踰斷蛇於文景好不經  
之舉閔授奇之津將使天下馳聘而起矣漢丞相亮攻  
天水珠奏宜遣奇兵入報關絕其糧道乃以珠為征蜀  
將軍做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遣還復職加光祿大夫  
是時獻方隆意於殿舍珠切諫及殿中監攬收蘭臺令  
史珠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珠上

疏曰古制設官之法非怠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  
墮者大也臣每案校事類皆如此懼尋司將遂越職以  
致凌凌矣漢丞相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  
荆城珠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級征南爾  
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獻欲自擊權珠曰權外示  
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  
以省六軍之費獻到尋陽而權竟還幽州刺史毋丘儉  
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侍險未可卒平  
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珠曰儉所傳皆戰國

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頌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索甲  
餐士木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潮生長海表  
相承三世外無戎狄內倚職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  
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邊為司空徒司徒  
正始中進爵長城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曹操久不  
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苗佐丁儀等為之羽翼甄珠自結  
珠以大義拒之及丕立東海王霖有寵丕問珠平原侯  
何珠謂霖高祖皇帝也甄使是使高祖封太子為書令及霖不  
知實不許國已遷住詔曰昔子木信思義高祖奉留使願神不忘聖事

後漢以平本之間而和之是故故百官而將性剛之國  
人皆喜相與論之曰吾君好正故平本之故吾君好忠  
故平本之後奉疑此則司馬君深如故平本望也而  
觀禮之天下莫不聞其心不可知也子春若以為然  
漢書然本及上自前而東晉在右子春若以為然  
禮起更而却見上曰臣宜及疾首楚人對左領上謂  
與楚爭峰同說上合太子為所害也  
國中兵上謂子房雖在後得太子豫言嘉謀望不各  
馬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卒追贈太尉諡曰牧侯  
子烈嗣成熙中為光祿勳原注製和之章有書及  
博成皇然終于也後物烈弟  
京楷督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  
政以權為尚書郎傳咸與亮陵曰衛伯輿昔死兄子誠  
有才章宜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謂  
官官屬四字前



忠楊駿親理塞路今伯與復越某作部一犬吠刑辱犬  
吠聲懼于辱大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  
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發明真庶穢紙墨不合傳寫  
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虞統傳全闕又此卷議贊俱  
闕

續後漢書卷四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羔羊之美節儉正直以其自公退食一而無私也  
非祇與其儀也儉為美德晏繩履視衆賢大夫也而  
難為下公孫弘以三公覆布被汲黯以為詐魏朝公卿



忠楊駿親塞路今伯與復越某作部一犬吠刑辱犬  
吠聲懼于辱大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  
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發明真庶穢紙墨不合傳寫  
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虞統傳全闕又此卷議贊俱  
闕

續後漢書卷四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羔羊之美節儉正直以其自公退食一而無私也  
非祇與其儀也儉為美德晏繩履視衆賢大夫也而  
難為下公孫弘以三公覆布被汲黯以為詐魏朝公卿





至自污辱其衣履其與服入朝而自挈壺餐豈禮也哉  
凡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奸惡豈噉口鼓面之習而然哉  
洽為正卿清實守約至貴田宅以自給以直儉自處識  
切一時之偽儉無諸己而後非知人君子哉常林不受  
三公以大夫告老知止之士也杜襲柔而能直識度清  
辨超儼之剛敬業潛之貞幹嘗其次也

替曰儉不中禮安愈於奢則偏下難捨偽邪陽士踊  
道伯規知正文行介澹著美信史杜超諸賢瑋恭清劬  
推位飭身足勵風教

終

續後漢書卷四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韓王信之後也祖衍河東大  
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詣暨父元氣致大辟  
暨陽不以為古庸債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禽茂以首  
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



至自污辱其衣履其與服入朝而自挈壺餐豈禮也哉  
凡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奸惡豈噉口鼓面之習而然哉  
洽為正卿清實守約至貴田宅以自給以直儉自處識  
切一時之偽儉無諸己而後非知人君子哉常林不受  
三公以大夫告老知止之士也杜襲柔而能直識度清  
辨超儼之剛敬業潛之貞幹嘗其次也

替曰儉不中禮安愈於奢則偏下難捨偽邪陽士踰  
道伯規知正文行介澹著美信史杜超諸賢瑋恭清劬  
推位飭身足勸風教

終

續後漢書卷四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韓王信之後也祖衍河東大  
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詣暨父元氣致大辟  
暨陽不以為古庸債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禽茂以首  
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



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發行兇掠，鑿散家園，設牛  
酒，請其謀，兩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  
召徒居山郡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適避南，居屬陵  
界所左，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整懼，應命除宜城長曹操  
于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後監治，竭者  
屬時治，作馬排在江，每一熟石，用馬百匹，史作人排  
又費功力，益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在  
賊七年，器用充實，刑書及負，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曾立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

邑二百戶，時新都郡，防制度未備，而宗廟上原注，拓志注。

音石，在故博，四每歲，元人與司，皆在郡，都堂，泰，靖，迎

郭四廟，神主建立，殊陽廟，四時，燕嘗，親奉，菜蔬，崇，明，正

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

春，詔，曰，太，中，大，夫，韓，瑩，深，身，俗，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

守，道，堅，固，可，謂，純，篤，老，而，益，節，者，也，其，以，瑩，為，司，徒，夏

四月，卒，詔，曰，恭，侯，瑩，臨，終，遺，言，曰，人，俗，奢，者，示，之，以，儉

儉，則，節，之，以，禮，恩，見，前，代，送，終，適，制，火，之，甚，矣，若，爾，曹

敬，聽，吾，言，儉，以，時，服，安，以，土，藏，茅，草，使，妾，送，以，瓦，器，慎





高祖父世不仕王位也為漢陽太守所害以烈節番名  
周子孫守孝節數傳少無有此理之重德有孤兒子五  
人思其苦萬倍相和行其忠義其德以女妻焉其子五  
節村軍姓之父也性忠義其德今史家太守之而歸家軍  
屋建戶受其德其德之烈名其德守節有守節  
之德不少為德以道子孫守節曰我以勤身治名焉  
水田中耕種為官不食其家用今同德以支州郡大  
分德母史氏守節不食其家用今同德以支州郡大  
名者焉公為州史守節史子孫守節其德也 葉留御  
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謀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  
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生守也而張府君先  
得志於陳留吾恐受其間作也故與諸君避之東宮以  
張邀與曹孫善葉又年少不然其言葉從兄幹衷紹甥

也原注葉姓之曰曹將軍名孫紹甥也在河北呼

葉：葉宗從之會靖卒於四州時道路艱隘兵寇橫

而葉宗報險諸蜀迎喪卒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

孫平袁氏以葉為管長孫中素聞其名好史數人皆自

引去葉教曰昔禹古臨政吏嘗有非獨尚容之况此諸

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台履之威還皆自勵感為佳吏高

幹既降順之以并州叛葉自踣操欲圍事謀之以為刺

奸令史處法允當無留滯風反動洛至擁膝把文書

而泣操嘗夜做出觀察諸史見葉哀之徐解表獲葉而



去廷辟為丞相曹屬豫欲遣鍾離等討張魯柔諫以  
為今狼獲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請為已舉將相角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錄入  
關遂起等果反鞏固初建為尚書郎拜丞相理曹錄  
今日大治足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此是以  
無流四海效率聞命士漢祖除秦苛法肅何定律拔清  
滅平平年當明於志無懼恤之歡鼓文未金等在合  
脫亡逆信法士亡者竟其妻子據悉猶不思更重其刑  
含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蓋殺之系蔽曰士平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  
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同  
已絕其意望而狼獲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  
亡逃疎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救也此重刑  
非所以止亡乃所以亟走耳據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  
案活者善泉遷為頤川太守復還為法曹錄時置校事  
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  
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者又違等數以憎受擅作威  
福宜檢治之據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乞安能判舉而

術象事仗賢人君子為之即不能也晉叔孫通用犀益  
 衣有以也漢書卷之四十四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皆  
 平此大數年時稱從漢漢今不道臣等則言大將何也  
 通之謂曰漢王不爭天下歸王李能開子故先  
 古斬指華旗之士請違者後姦利發探殺之以謝柔曹  
 王五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特加治書執  
 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巫疾之有妖言執殺而實告  
 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殺之者執實既使過誤  
 無反善之治又將開山岐之屠相誣罔之漸城非所  
 以息奸宄款群然治道也昔周公作詒稱殷之祖宋

咸不類小人之惑在漢太子亦除妖言誹謗之令悉  
 以為宜除妖謗實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在不  
 即從而相詛告滅甚在下詔教有以誹謗相告者  
 以所告者罪之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恩等自黃初：  
 數年之間舉吏劾罪以為數魏志今志作舉文民所非  
 宋志無民字與之各通志  
 氏子皆請恩虛實其餘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  
 連為天廚提初三公無事又布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  
 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與治成者仗何術之佐文武  
 愚且皇之力運王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數代作心贊



此皆明王聖主任臣子士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  
輔之臣皆國之棟樑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進各促急奏高鮮有違的疏甚明其自用大臣之義大  
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執議於樞揀之下  
自今之後鮮有疑義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  
公仰望之日又可待吏入議論得失博盡中情庶有裨  
起大臨弘益大化玉嘉納焉至以商榷獄枉法誅治書  
執法繩飭而柔因故不從至忍甚遂各棄諸臺遣使者  
承旨至廷尉考覈勸之死乃遣丞選寺曹獻立封柔延

帝季侯時博士執經系上既曰臣聞得道重學聖人洪  
到象文垂儒術者明義普漢未陵遲但樂前壞雖榮虎  
爭以戰攻為務遂使儒林之序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  
懲暴如此在於廢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言為祖  
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黌試於是天下之士復  
聞庠序之教觀且至之禮為陛下隆以允之明昔數弘  
大猷光濟先軌雖及啟之承基固成之起業無已加也  
然今博士官雖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選除限不過長  
遠非所以崇顯儒術師勵息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

能則勅故楚程申公魯士銳精漢室卓茂指神龍慕臣  
以為博士者道人訓教六藝所崇正隨等行優劣待以  
不次之位蒙樂選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獻納之後大  
典殿舍百姓勞後廣采乘女又益後宮皇子連天絕嗣  
本自蕃工既口二虜收脅將自講肆操動于戈未圖求  
子宜畜養將士略治甲兵以進德之而頃興造殿舍上  
下方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供送死悲不  
為也昔漢文惜十次寶不宮小堂之娛此語考文  
臣計之至石金上四百餘人十家之產  
之亦承先帝遺業之所以當焉去病處匈奴

之害不逞沿茅之事迄今所攝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  
者亦徒北狄之患乎可懼哉見斯書立以先朝宴之儀  
乞罷作者使得就寢三方平定後可徐與晉軒轅以二  
十五子傳於捕遺周室以姻國四十懸年茲多陛下聰  
遠窮理盡性而明望于建多天遊無羸之祥又未慮應  
摩下之心莫不悅戚則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嬖  
禱之儀既以咸矣臨開復度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  
殆或由此且惡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  
甚遠運竄且以養有精神專靜為貴如此則益新之微





為先信有言宜寬其死苟自無古使常市斯今廷不故  
 其命廷不躬共罪聞者則因仗自引合四方親國或疑  
 此舉也服不聽竟遣使齎金扇飲先及其妻子賜以棺  
 衣殯飲於宅原注齊威王聞之曰聞天下無不義之文王五  
 之始起於國微大貞大之一其人於可動天地心四時則  
 與焉不下泥作不及為乃所物之必於其止不裁而望  
 之使心破何其夫不謂之味存心說故懷忠孝之愛  
 或慮其身之得是則其文雖高謂委既置君子為  
 趙舒父其為也志如也之性也其在其國實矣誠既任  
 水國載也主若能是也先王制都之立過進家收神既  
 引之之心勝之以制之仁政之不奉可故雖水一則居  
 皆定之義謂之以物而之則不奉可故雖水一則居  
 時可其味於家魏夫師各物與觀以表其德也所愛以

制英今乎苟不能然而又夫計則靈之以權教格之以  
 一以維見一室而無故乎四海法出則何樂哉半之皆  
 益自不謂不有不意之則四定宮殿之罰亦在實聖則  
 乎一人而在保隆其所以也道有之言不空得復引也  
 耳不既有之典司為者最其美乎假令此者曰不假其  
 父死既有三王之心古也其美而忠治之則在人子危  
 觀自存之修于弟雖賢必無則死之愛父也其死也  
 動地之意善不疋明此所不或止之道其間強遠義  
 亦不制之體法者觀人之中又有人之命可謂心者夫  
 大之秦之之制也中理費得當也之定也其為也夫  
 官而終歸無用時觀之器不口於實猶若畫地埋之  
 而頌於大馬之罪也實也之悲非得廷世况四方有光  
 志東偏是為其親居以信表忠不為非矣豈謂見有先  
 廷制不廷此言克為何何否以然否為非實任空春是  
 謂應大明先王之遺不謂任者生此也見之為任悲平  
 心之哀憐于故者之除方益強之表是又何英豪陳院



第... 頃... 列... 次... 兩... 門... 柱... 之... 美... 無... 則... 常... 不... 如... 實... 我... 其... 為... 元...  
已... 大... 有... 所... 謂... 北... 自... 力... 以... 求... 奉... 子... 乎... 安... 也... 父... 兄... 之...  
間... 全... 身... 者... 自... 存... 之... 特... 來... 之... 武... 則... 是... 以... 此... 名... 帶... 而... 共... 中... 家...  
婦... 婦... 見... 應... 教... 特... 以... 禮... 所... 存... 下... 之... 字... 元... 不... 有... 不... 此... 宜... 不... 此...  
婦... 婦... 之... 心... 夫... 工... 時... 之... 中... 武... 自... 楚... 物... 之... 所以... 先... 時... 歲... 元... 鍾...  
會... 之... 此... 以... 當... 不... 古... 子... 古... 心... 元... 正... 為... 不... 少... 是... 是... 時... 叔... 祭...  
之... 實... 百... 字... 財... 所... 則... 而... 備... 禮... 禮... 良... 行... 祭... 禮... 是... 是... 時... 叔... 祭...  
比... 鹿... 者... 身... 死... 財... 產... 沒... 官... 有... 能... 覺... 告... 者... 厚... 加... 忌... 賜... 柔... 上... 既...  
曰... 皇... 王... 之... 御... 世... 莫... 不... 以... 厲... 農... 為... 務... 食... 用... 為... 寶... 夫... 農... 廣... 則...  
故... 隨... 用... 儉... 則... 財... 易... 於... 積... 穀... 而... 有... 憂... 患... 之... 虞... 者... 未... 之... 有...  
也... 古... 者... 一... 夫... 不... 耕... 或... 為... 之... 墾... 一... 婦... 不... 織... 或... 為... 之... 寒... 中... 閭...  
已... 來... 百... 姓... 供... 給... 泉... 穀... 稅... 田... 者... 既... 成... 如... 項... 復... 有... 豫... 禁... 屠... 鹿...

犯... 暴... 殘... 貪... 生... 苗... 虞... 為... 害... 所... 備... 不... 守... 民... 雖... 得... 防... 力... 不... 能...  
禦... 至... 如... 蒙... 陽... 左... 右... 周... 數... 百... 里... 虞... 略... 不... 收... 元... 之... 命... 實... 可... 勝...  
傷... 方... 今... 天... 下... 生... 財... 者... 甚... 少... 而... 厲... 鹿... 之... 損... 者... 甚... 多... 卒... 有...  
兵... 戎... 之... 役... 山... 年... 之... 災... 將... 無... 以... 待... 之... 惟... 陛下... 覽... 先... 聖... 之... 所...  
念... 懇... 憐... 情... 之... 艱... 雖... 寬... 放... 民間... 使... 得... 捕... 鹿... 遂... 除... 其... 禁... 則... 泉...  
庶... 永... 濟... 矣... 不... 悅... 際... 矣... 不... 悅...  
鹿... 有... 城... 郭... 社... 廟... 者... 遠... 然... 彼... 大... 以... 為... 軍... 國... 之... 用... 然... 亦... 窮... 以...  
為... 今... 既... 有... 日... 於... 於... 無... 從... 得... 也... 何... 以... 知... 之... 今... 禁... 地... 廣... 而...  
其... 子... 外... 里... 且... 下... 計... 然... 無... 慮... 其... 中... 有... 鹿... 大... 小... 之... 分... 禁... 地... 廣... 而...  
百... 餘... 里... 而... 鹿... 大... 鹿... 一... 頭... 三... 日... 食... 一... 鹿... 一... 鹿... 一... 鹿... 食... 百...  
二十... 鹿... 是... 為... 六... 百... 頭... 鹿... 一... 鹿... 食... 七... 萬... 二... 千... 頭... 鹿... 也... 使... 十...  
獵... 日... 於... 食... 一... 鹿... 是... 為... 五... 百... 頭... 鹿... 一... 鹿... 食... 萬... 八... 千... 頭... 鹿...

續後漢書 卷之...



一子於生未能善是使十飯一日共食一子以五飽夫  
一月之間是為其以月計食則子之為飽也久又一飯  
則食十二焉其間則多計不計以頃之數軍官  
及士之解然使時多不如早取之為飽也頃之數軍官  
士費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遂捕沒其身及男  
女為官婢並連至州府辨寃自訟吳有看者乃辭指託  
尉某問曰汝何以知天不亡蓋垂注對曰夫少卑時養  
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樂祝不謬非是但致  
不顧室家者也某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大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出錢與同營士無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中繫獄

某見子文問再正言次日汝婦曾與人戲不子文曰自  
以年笄初不交衆錢物也某咨子文色動遂曰汝昔幾  
實札錢何言不矜子文惟知事寔應對不次某曰汝已  
復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身首敬禮奉木埋感處  
而某便遣文平承子文辭住老乳即終其屍陪書復益  
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或在官二十三年聘為  
太常旬日還司空獲徒司徒司馬蔡泰兒曹英皇太后  
詔召某做即行大將軍事探真營蔡謂某曰君為周勃  
矣奏誅廷封萬歲卿伏曹英五選封安國侯轉為大尉

曹兵五增邑并前四千有餘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  
九十年謚曰元侯孫暉嗣成熙中開建五寺以柔守者  
勳前朝改封暉導陸子暉字景暉暉字景暉子為大將  
暉字不暉而次子暉人父元字景暉少習家業於暉法  
暉字不暉而次子暉人父元字景暉少習家業於暉法  
暉字不暉而次子暉人父元字景暉少習家業於暉法  
暉字不暉而次子暉人父元字景暉少習家業於暉法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曹魏平幽州召為司空軍  
謀孫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夫同郡焉自未得禮母死推  
家財以與台人後坐法當死元私舉命論獄自前沒  
而曰故無逃亡之義極刑好工信溫故嘉之具白指

各或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樂陽郡對魯山中  
賊數百人任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為晉胡禮之官出  
休谷發支氏募者敵始初降附使遂為閭應時平春  
惠山陽子原平呂峻邢太守從大司馬曹休攻吳放來  
石口禮謀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此連平陽太守入為  
尚書曹馭方儋官空而御氣不和天下少谷禮固爭罷  
後若曰歌納諫言從造民作時惠惠監作履奏留一月  
有所或亂孔狂至作而不後重奏稱詔罷民馭奇其意  
而不責也馭獲于大石山竟起來與孔使投擊下馬欲

奮初所虎乃令礼上馬殿臨卒以尊其為人將軍得  
良位於林下受遺詔拜礼大將軍交史加散騎常侍礼  
亮並不提奏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  
關内侯安大將軍球曰數萬歲來後時州兵休仗在者  
無幾孔躬勸衛丘禁之戰于夷陵自早及暮將士死傷  
過半孔躬蹈白刃為破敵劍手重抱鼓誓不顧身其人  
乃退搗書德牙馬約七百足礼為死事者設祀天臨哀  
號發必皆以棺付亡者家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  
益州牧司馬懿謂礼曰今清河平原等界八年更三刺

史禮亦禮志作吳能次之度而得文王而原注史記

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禮記又故蓋或遂

既高敬武從遊仇讐如今所聞雖車陶獨將為難若欲

使必也無而當以刑租初封子原時國夫之何必推古

問故以益解就昔成王以相葉戲叔虞周公使以封之

原注史記成王與叔虞戲謂葉為姓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仗因謂曰且叔虞成王喜樂之戲爾史仗曰天子無戲言人則文書之禮成之乘取之於民遂封叔虞於唐今國或在天府便可





於生上所也豈得到州子歟口是也當別圖禮到某  
國宜為平侯而曹英信清河下書云國不可用當奉  
吳河孔上說曰管仲霸者之位其器又小獨能奪伯氏  
所邑使後出無怒言其受故伯之任奉聖朝明國險地  
身之界突以王蜀河為限而解以馬丹侯為發詐以  
鳴犢河為界假虛說所故發臺閣竊關表口錄金志石  
沉水二人咸市虎慈母殺其子原注魏國景康慈與太  
公一人言亦有虎工信之子王曰西二人言亦有虎三  
信之子王曰西二人言亦有虎三信之子王曰西二人言  
日暮人信之失鹿也曰夫也之與鹿明矣然三人言而  
其鹿今在何處大渠也走于市而父以信者是于三人矣

解王孫之失口寡人自為知於吳解行而境言見王  
後太子孫賢莫不得見一史記曾有與齊券同姓者  
數人人孫其母曰魯參數人其母曰魯白若也頃又今二  
一人兵之日魯參數人其母曰魯白若也頃又今二  
郡事界八年一朝次之者錄有辭書圖畫可得尋乘據  
殺已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舊鹿爵從在高唐而  
高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公二十餘里可謂長款急流  
沛者也果解與國秦而解不受詔此臣敢弱不勝其任  
臣亦何願尸祿素食歟及帝著履駕車持笏晏見禮奉  
大忠勳程慈空結刑五歲在東朔年家人多以為言除  
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消每聚強武而解年數寇邊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以礼为升川利及加板武將軍使持節長句奴中郎將  
往見司馬熱有怨色而無言詔曰卿將并州少邪惠理  
分界夫分乎今營遠別何不歡也礼曰何明公言之乖  
細也礼耻不應立以官事為意都本臨明公齊嚴伊呂  
已難親望上報明帝之天下建萬世之業今社稷將危  
天下危以此礼之所以不悅也因弟泣陳流涕曰且止  
忠不可忘矣殊獲入為司隸校尉此臨七郡五州皆有  
威信近司空封人利亦侯邑一百戶礼與盧敏同郡時  
策而情好不暇為人難且有表短然名位略齊云云嘉千

二年卒臨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康丘人也少孤貧屬志曾操名為委  
相文學振出為高唐陽泉郡任今所在稱治曹石立入  
為尚書郎是府監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  
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集京侯時或有不願  
者觀乃假遣朝使使歸勸子弟不與期會但故事託各  
還於是吏民相率不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  
有備寇勢以恩曾啟立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  
土者欲言即為中平觀教曰此郡署之外虜數有寇害



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有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  
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後條當有  
降差違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逆言為外  
劇郡後送任子觀時觀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  
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條屬承風莫不自厲厥如許  
昌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既時多有倉卒喜怒而  
觀不阿意相指司馬起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  
為河南尹從少詹曹爽使材官張達所聚屋材及諸私  
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送官少府觀三尚方御府內

魏阮天寶美等奢致多有千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  
僕司馬魏林美使觀行中頗平據美弟長管賜錢萬內  
侯復為尚書加封尚郡府曹殿立封中鄉亭侯頃之加  
光祿大夫轉為右僕射曹爽立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  
拜前二千五百戶還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  
官數日上送印破輒自典賜里舍卒于家遺令藏足容  
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誰曰庸侯子世嗣成熙中開建  
五等以觀者勅前朝改封世琳表子

讀曰高柔善官終居元老第：馬為司馬魏後使共勇

晉宗懿以周勃勳之而不必孔光張禹之流也孫禮寒  
卷忱直不撓王親勳投清亮並有王華之風亦陸贄所  
中興之共事其知不足稱也蘇頌年踰八十叨踐台鼎  
老不知止者也孔夫道配天地贊於堯舜自生民以來  
人之有成德焉世祀可也故自高帝造魯躬以大半致  
祀於是天子致牧同大郊廟後世同之矣社稷遍天下  
為通祀虛林何人敢取互議以為不宜祀於非彼可謂  
非聖無法矣

贊曰諸公為一德康端揆竭其正貞肅清皇親得儒安

議公至貞素文惠持程台蔡武汗



續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九

元 郝經 撰

魏臣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魏潛 張茂

謹案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俱闕止存棧潛張茂

附傳二篇議贊亦全闕

任城棧潛字彥皇

應注見應曹操世歷縣令嘗督守鄆

城時曹丕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





續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九

元 郝經 撰

魏臣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魏潛 張茂

謹案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俱闕止存棧潛張茂

附傳二篇議贊亦全闕

任城棧潛字孝皇 應注見應 曹操世歷縣令嘗督守鄆

城時曹丕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



除以因其國都城禁衛用或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  
伴城壞又曰猶之未逮是用大諫若遽於游田晨出昏  
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根之釁愚竊惑之丕不悅  
然自後游出稍簡黃初中丕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曆上  
疏諫曹叡立衆役並興賦稅疏斥游工疏曰天生蒸民  
而樹之君所以覆燾履生庶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  
天下裂土分疆匪為誇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  
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  
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文太祖漢哲

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  
恢星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  
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  
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合業日費千金大興殿  
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利山窮谷怪石城缺浮于河淮  
柳折之內盡為甸服當供爰枯種粟之調而為苑囿擇  
禽之府厥林莽之穢豐鹿兔之數傷嘗農民繁茲叢棘  
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咸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  
豐始勿並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

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多有虛之總期恩服幸之護室  
禁地千里兼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路臣恐民力彫  
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叔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  
功兼五帝欲稱益至萬葉而二世顯衰頽為黔首由枝  
幹既壞木實先撥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勳  
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  
根固本茲為幹翼雖歷歲寒內外有賴昔成王幼冲未能  
莅政周公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盤分  
陝所任又非旦奭李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

塞承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沛  
園張茂諱惠志沛為太子舍人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  
而獻威興宮室留意玩飾賜與燕及節籠空竭又錄舍  
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諫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安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  
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宜之  
術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百姓之  
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  
賤也吏為君子士為小人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

兄之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  
年紀勛邑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  
者假貸質賣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  
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懼心而  
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  
不得萬姓之歡心者影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珠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獨將不給  
況復有宮及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嘗賜橫與  
丙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

海封土為山嶺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爾自來亂以  
來四十五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  
創痍痛之聲于今未已國強寇在疆困危觀空陛下  
不兢、業、念宗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  
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聘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克儉之  
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  
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西除  
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飢寒者問民疔疾而除



其所惡實倉庫結甲兵格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而縛  
蜀虜與概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陞  
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修員今羣公皆  
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言言散其奏  
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語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  
書欲為人臣不能諫爭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  
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  
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察察書進上顧左右  
曰張茂侍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終

續後漢書卷四十三

元 郝 叔 撰

列傳第四十

魏 臣

劉 馥

子 琦

司馬 朗

司馬 芝

子 威

梁 習

王 覽

張 既

孫 英

游 楚

父 敷

楊 沛

溫 恢

曹 遵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詔袁術將  
威寄奏姻使率家僕詣曹操操悅之辟為司空掾孫策  
所置廬江太守李述

述家述通高術陳志  
如書前及傳注亦作術

攻殺揚州



其所惡實倉庫結甲兵格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而縛  
蜀虜與概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陞  
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修員今羣公皆  
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言言散具奏  
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語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  
書欲為人臣不能諫爭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  
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  
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察察書進上顧左右  
曰張茂侍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終

續後漢書卷四十三

元 郝 敏 撰

列傳第四十

魏 臣

劉 馥

子琦

司馬 朗

司馬 芝

子威

梁 習

王覽

張 既

孫英

游 楚

父敷

楊 沛

溫 恢

曹 遵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詔袁術將  
威寄奏姻使車奕俱詣曹操操悅之辟為司空掾孫策  
所置廬江太守李述

述家述通高術陳志  
如書前及傳注亦作術

攻殺揚州



刺史嚴象虞江梅荒雷緒陳蘭者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破換方有事於袁紹謂護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護受命單馬造合脫空城建立州治尚懷緒等皆安集之資獻相繼數年中惡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護保合陳志作茹陂大平加苑作茹陂與此合七門吳塘諸場原注於制凡以溉稻田官有儲蓄官民有蓄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草苴數十萬護集此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戢守備建安十三年卒護權率十萬

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邊雨城欲崩於是苦策履之夜然將照城外視敵所作而為之備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遠患之以為雖重安子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原注魏國策袁子台嚴五鼓而告之曰大智伯之為人陽觀而陰謀三使魏魏而寡人者與焉其存兵家人必也世治晉陽而尹輝猶之若魏攻魏存君其定居晉陽若口諾乃使魏王許牛韓先以晉陽居固從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庫名張玉張口吾城郭之先府庫足則倉庫實或無天來何張玉張口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七公宮之始皆從富貴建康之其富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餉少若何張玉張口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鐵銅為柱督廣廣及陂塘之利永以為用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

設堂陳志存至今為用蓋亦當日時日觀故曰觀好  
至今都殿則無當焉能之夫立言本有當也 魏好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盧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使  
州令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河內達尚書  
尚書國內供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  
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純守容  
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虞蠶  
桑有蓄備之用無雨澤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羸  
寡孤獨庶振之實加之以明提幽微重之以東憲不挽  
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委拱仰辨難昔趙張三王之治未

足方也

原注漢書考九夏五陽明古狀觀京北尹而史  
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

故王莽正

章五號七靖之為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母喪

去官後為大司農銜尉遲封廣慶亭侯邑三百戶上疏

陳德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自黃

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

經諸生遊俠高門弟子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

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

表柱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道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

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涉榮辱之路其經明行



修者則退之以崇儒荒教養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勤淳華文游不禁自息矣聞宏大化以發未宥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邊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邊關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成渠陵江寧水經注在此陵竭李大場水既灌則南北三更種播邊民利之嘉平六年卒遣贈征北將軍進封建威鄉侯益曰景侯子熙嗣服弟弘字叔和與晉武帝同年且同里閭相親善有重德大慕為車騎將軍

開府荊州刺史都督荊州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

王堂多難保完

江漢威惠並著為晉名臣

原注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

和歿之弟也堂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坐顯位自清至弘世不換名不換邑而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堂多難得奉命一方處其器能推誠羣下屬以公義前刑獄路實每有刑獄子書即遣丁家款亦故莫不咸悅劉弘奉命赴成口得劉公一紙書賀於十部從事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還荆官守使士大夫咸任朝志而其事于門時皮初有熱江漢弘上朝為宋使太守初為景陽之中詔書以襄陽郡初省名姓段以弘得夏侯步為襄陽郡曰夫統天下者當安天下用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若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得眾使為治成乃袁沙劉範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立見劉範聽之眾是服其公當漢太守卒丹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許於社稷怒新之

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贊曰子時天下雖亂則州安全  
紅者劉景升保江漢之志不附大傳司馬超趙雲  
之會也高子  
增九中節序

護業目錄此下有司馬朗司馬芝傳全闕

梁習字子康涿郡拓人也為郡綱紀曹縣為司空辟為  
漳長累轉梁大海而下邳令所在有政績遷為西曹令  
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  
高幹荒亂之餘胡伏在界張雄跋扈史氏亡叛入其部  
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仇勳往往基騎習到官誘  
喻招納禮召豪右傾箱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

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天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更  
兵已去猶移其家前後送郡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  
兵攻討斬首千餘降附者為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顛部曲  
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而野勤勸農桑  
令行禁止貢道名士咸顯於世操嘉之拜為襄陽太守  
詠以為自所聞職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  
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郡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  
又使于上黨取大材供郡宮室習表置屯田郡尉二  
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





鮮卑大人有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求五市習念不聽則恐其忿聽則又恐為暴略於是許之與會空城中文字枚郡縣自將治中以下單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利故肆一胡延騎守驚上馬嘗弓圍習殺重吏民惶怖不知所為習徐呼市吏問肆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驛呼延延列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漫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殊采不敢動爾後無復他虜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桓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

盧水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有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畏昔善射不致追習乃令從事張景纂解單使逐昔昔首其妻讀妻作昔為累騎行迹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射殺之始讀妻孫聞者叛恐其為象于北邊聞其死大喜以習有策畧賜爵關內侯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守習之績也曹丕立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中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曹叡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



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取異之禮賜甚厚四年  
卒子施嗣初濟陰王恩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恩因直日  
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恩近出習  
代往對已被執執恩乃馳還自陳已罪非恩受死操歎  
習之不言恩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原注  
之日習與王恩同寮而已親其骨肉義非刎頭而以身  
代恩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美以乃非失好之微殆乎史  
述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  
為苟去若使恩不引分王不知恩則所謂自致于清濁  
而莫之知也習之後同時擢為刺史恩領豫州恩亦能  
死義者與其然也後同時擢為刺史恩領豫州恩亦能  
史策奇碑無大體恩與薛悝郡嘉保從微起官位累

等三人中悝差拔儒術所在名為用者嘉與恩事行相  
似曹丕語曰薛悝較史王恩郡嘉純史也各賜爵關內  
侯恩雖煩苛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正始中為大司農  
封列侯年老日蹙蹙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所操性  
復多疑時有史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飯恩疑其詐  
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飯明日史父  
果死恩又性急嘗執筆作書地集筆端頓去復來如是  
再三恩志怒自起逐地不得還取筆擲地滿地之高陽  
劉翹奇惡尤甚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史二百餘人不與

林假過無輕重輒碎頭亂杖撻之牽出復入者數回乃  
使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者每出入  
教督郡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誡不來者無中傷  
之內懦多積每遣大吏出使小吏隨覆察之盡則于場  
壁間窺視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  
及奴婢相檢驗嘗按行治民家妾拘逐諸婦神頭柙聞  
號呼良久新以為吏控春來使食不獲微察使伍伯曳  
五官掾豫弼入領頭責之弼以實對乃以舊俗民踳官  
長者有三不肯謂違先與死也類在私農吏民恚之乃

題其門口劉府君有三不肯類猶不悅司馬趨西征過  
私農人告類荒壹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卒  
謹案曰錄比下有張既傳今闕

游楚守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為郡功曹張既兒童  
時殷異之引既過家飲先歸劫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  
笑曰君其將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家哉殷曰卿豈  
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畧以楚子託之殷  
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後殷月餘於得疾但曰  
游功曹朱伏罪遂死或謂殷鬼誅之楚志果實直為



蒲阪令曹孫定嗣中時漢興郡缺孫以問既既稱楚才  
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韓隴西楚為人慷慨居位  
守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趙亮出隴右吏民騷  
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裏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  
之曰太守無德于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  
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  
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  
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寇來但共堅守國  
家救到是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

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表曉也遂城守而南安果  
持漢兵親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為顯出門設陳  
而自于城上統謂蜀帥曰漢兵卿能斷隴東兵不上  
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莫  
使顯縱兵擊之漢兵攻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  
走南安天水皆生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孫  
屬守賜拜曹叡嘉其志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  
而聲大自為吏初不朝親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  
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頓首頓首笑

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封馬都尉楚不學而  
性好遨遊音樂乃富教者凡芻予者每行來將以自隨  
所在撈捕投壺懼忻自娛教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  
十餘卒

楊沛字孔梁馮翊萬年人也初年中為公府令吏以賸  
除為新郿長興平末人多饑乏沛課民益畜乾糶收登  
原注豆閔其有餘以補不足積得千餘斛會曹掾為兗  
吾焉州刺史西迎天子過新郿無糧沛謁見進所蓄糧豆採  
甚喜及輔政遷沛為長社令特曹洪賓客在縣界微調

不奉法沛先梃折其脚遂殺之縣聞以為罷累遷九江  
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鬻軍爭鬪免刑五歲除  
沛未竟操出征在陳閭鄆下頗不奉科禁乃發執還鄆  
今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從中起為鄆令已拜操  
問曰何以治鄆沛曰盡心竭力奉宣科法操曰善願謂  
坐客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千人稱百疋曰且以報  
乾糶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  
馳騎告子弟使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後羌  
都尉十六年為越反孫遜西討沛從軍都督孟津浚事





惟已南過其餘未半而中黃門前渡在持行軒私北還  
取之從更求小松欲獨先度史呵不肯沛問黃門有疏  
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如汝不欲過邪遂使持其頭  
與杖欲撞之而逸去未曠自製塚自諱于操操曰汝不  
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平代張既領京北尹  
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讓既兒歆  
歆登沛前後宰歷郡縣不可干以私又不事貴人故身  
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于家潛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  
河南夕陽亭郡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其中妻子凍餓

尚亡無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奠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溫恢傳今闕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本名衡自為兒童嚴美言  
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軍口授兵法數萬言  
原注魏景後世為著姓少壯家貧冬常無袴逵喜  
兒物守其明無何著字時去故時人謂之逵逵初為  
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  
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  
要不言逵緣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  
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

叩頭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何為者也後起將  
之薛吏民皆來城呼曰商要殺我賢君寧俱死爾左右  
義遂多為竊逃因之查閱閣蓋土窖中覆以車輪使人  
因守遠從密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  
此中乎時有祝公道遠聞其言乃夜盜往引出破械遠  
去不語其姓名遂得免後獲破乃知公道出已公道河  
南人坐市當誅誅案志作坐遠救之不能免請代其  
死不從為救服馬劫遠過皮氏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  
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救

既并錄衆將進命遠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殺獲薛  
人祝真據由是留七日據案由是謀郡從遠言故得

無敗孫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于相府曰遠在絳邑帥  
屬吏民與賊詐換文戰力盡而賊為賊所俘執然直志  
願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  
據菲園以加也原注直髮簡相如事見前注 國語文

晉人許芝之弟據前耳而賊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  
用遂舉茂才除涇池令高幹之反張攻將舉兵應之遠  
不知其謀往見張問變起破還恐見執乃為攻畫計如



與同謀者攻信之時經寄治縣城整不用遠從破求  
兵修城諸欲為亂者守不隱其謀故遠得盡謀之遂修  
城拒攻攻敗遠以喪祖父去官司使辟為掾以議郎參  
司隸軍事曹操拒馬超至北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遠領  
北農太守召見許事大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  
悉如賈遠吾何憂其後發兵遠殺屯田都尉蒯芒亡民都  
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遠怒收之數以罪擬斬脚坐免  
然操心善遠以為丞相王薄操欲伐吳而大震兩三軍  
多不願行操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

者死遠受教謂同察三王薄曰今實不可出而殺如此  
不可不諫也乃建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  
白操怒收遠送獄取遠意者遠言我遠意遂走詣獄獄  
吏以遠主簿不即著械遠曰促械我尊者且殺我在近  
職求緩于卿今將遣人來察遠著械適此而操果遣人  
就獄視遠既而原復其職始遠為諸生舉覽大義取其  
可用最好春秋左氏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  
遍原注魏某遠前在北農校尉中記事不得理乃安備  
休者後解病得大自款胸腹今醫士對之太祖惜遠  
忠而某不沾我謝生葬吾則十人割操攻臨烈先遣豆  
鹿九人死遠始行其意而魯愈大



許谷觀形就道逢水衝截因數十車逢以軍事急觀竟  
重者一人皆故其鋒操善之拜珠儀大夫與夏侯尚並  
掌軍計推舉雄陽太子不在鄴郭陵侯未到士民頗苦  
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屢察恐有變故不發喪  
遣建儀以為不可柁乃發衆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  
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以為宜禁止之  
不從者討之逢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  
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貽其康食郭陵侯影從長安來  
赴問逢先王置綬所在逢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

先王置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喪還鄴丕立以鄴縣  
戶數萬在鄴下皆不法乃以逢為鄴令月餘還魏郡太  
守原注魏郡初魏郡官屬皆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加會  
則違當為郡守守官諸門外及違書到違出門而  
違執掌口指治所何宜如是及丕出征復為丞相主簿  
祭酒逢嘗坐人為罪丕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違功德  
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違斬之乃整至魏  
以違為豫州刺史逢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  
開而臣在外惟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將天  
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違者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



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  
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懷博之聽也今長史慢法  
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  
前刺史假造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  
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臣曰造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  
以豫州為法賜壽閔內侯州南魚吳接造明并堪羅甲兵  
為守戰之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道驛汝逆  
新成又斷山溜長谿水連小又陽被又造運渠二百餘  
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伐吳破呂範于

洞浦邊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獻立增邑二百戶  
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西四百餘  
里每出兵為寇讎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北方征伐亦由  
淮沛魏書律志作淮泗通  
志作淮沛與此合時州民在項汝南又陽諸郡  
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  
敗遠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  
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豫口陳攻取之計獻善之  
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獻使遠督前將軍滿  
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





司馬懿從江陵遠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  
入應之詔懿駐軍遠東與休合進遠度賊無東圍之備  
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并  
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戰敗推遠兵斷夾石諸將不  
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遠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  
能或退不能遠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  
至此令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  
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絕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  
軍多鼓旗數為疑軍吳人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

獲餘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黃初中五欲做遠節

休曰遠性剛素倍易諸將不可為督丞乃止及夾石之

敗做遠休軍幾無救也

原注魏書曰休怒遠遂逃乃呵

於量收遠特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謀州刺史不

相為給棄休也乃引軍遠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

遠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而無所任也休雖扶前是故

以後謝罪遠遂休無言時人多之習鑿鑿曰夫賢人

者非身處已內以下下相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疑

之者必與物為對存疑忌之已身者也若以其私賊

張國外民彼雖相殺于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苟以

是解脫賊獲之心耳今遠其私忿而急彼之憂肯難犯

是而免之於害彼之功顯于朝君恩施于百姓覺休伏而

于之宜養德于飲人之心雖於危猶將不覺覺休伏而

沉于曹休乎然則濟飲之危所以生我之禍不計自憐

所以救險之心公益既成私利亦足可謂善乎矣在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夫能忘勝之說不由于此會病為謂左右曰受國厚恩  
而能忘勝者未之有心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卒年  
五十五益曰肅侯子充嗣孫州史氏遠思之為刻石立  
祠青龍中獻東征泉鑿入遠祠詔曰非過項見費遠碑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忠名之不立不忠年之不長遠  
存有忠熱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  
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曹髦東伐也項獲入遠祠下詔曰  
遠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  
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

夫禮賢之義或福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

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就有弊

統緒斷絕政于外若若景時日樂之而已太祖創基遠

統緒業其世其孫保譽有名實者也成稱遠事概感思

見著故能漸再萬

議曰始漢著刺史以六修督察守令而已東京以來總

統諸郡賦政於外曹氏因之或任漸重方列國兵事故

有能吏而無循吏此皆精遠事機鑄荒壁被斬斷肅齊

拓土立政有社民之心有禁暴之畏有守禦之備雖早

為庶時而一洗亦賢相伯也鍾繇王粲謂非聖人不能



致太平司馬淵以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教世相承太  
平可致夫太平非有太高難為者酌天道人情之公使  
萬事自理不以其私害之而已難中材可致也豈必大  
聖大賢而後能之邪魯參一椎魯閔將爾而吉一敦厚  
長善爾皆能致寧一公明之治故人能去其私雖中材  
守克舜伊顏之徒太平可致也証上行私雖上智皆幽  
厲蒞師之徒欲少康不可得況太平守伊尹聖之性履  
淵未達一間耳歟以為非聖人非也伊尹相湯伐桀身  
致太平又相太甲終使是庸顏淵雖處陋巷即聞孔子

以為邦苟得時行道亦必身致太平矣豈必教世相承  
哉皆不通之論也

贊曰民未即業運屬軍興抑姦弼寇吏資嚴能教習既  
達德然方面立國立疆進為耕戰伊顏幾聖伯達馬知  
治平何難出處有時

新編漢書

卷四十四

十一

Blank area with a large circular library stamp in the background.

諸漢書卷四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素秋

蘇則 古茂

杜畿 子恕

鄭渾 從子表

倉慈 皇孫陸

沐 顯 雙 時 留

今孤部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慈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

新編漢書

卷四十四

十一



新編漢書

卷四十四

十一

Blank area with a large circular library stamp in the background.

諸漢書卷四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素秋

蘇則 古茂

杜畿 子恕

鄭渾 從子表

倉慈 皇百隆

沐 顯 雙 時 留

任峻字伯達河内中牟人也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慈

恐欲棄官走嶮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

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

新編漢書

卷四十四

十一





有和者今調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  
河南尹事提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  
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詣熙堅守遂發兵會曹操入中  
軍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奉即以歸操峻  
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從操操悅表峻為騎  
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若守以給軍  
吳歲飢軍食不足羽林監橋川秉祇建蓋屯田操以  
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漢書太平御覽此  
於計下得報百萬計斯  
國列置四十字二十字倉廩皆滿官沒之戰操使峻與

軍器粮運賑救危殆履遺乃使于秉為一部十道方  
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銳起于秉祇而  
成于峻操以峻功高乃表封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  
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操多喜之於飢荒  
之際收郵朋友孤道中外貧宗周急繼之信義見稱  
建安九年卒操為之流涕子先嗣卒無子國除曹丕  
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祇本  
姓祇先人避難易為秉祇事漢書曰故陳留太守秉祇天  
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秉祇在冀州亦負祇

續後漢書  
卷之四十四  
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今呂布之亂兗州皆  
叛唯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  
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計得賊資業當典  
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罷行役祇  
口以為便中輸穀大取不啻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  
覆本說孤獨以為當如故大取不可復改是祇獨執之  
孤不知而從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軍侯聲云科  
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據此云  
云以疑令君祇獨自信據計畫還曰孰分田之術孤乃

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  
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虜凶克定天下以隆王業祇與  
其功不才早沒追贈以郡侯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  
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  
不朽之事遂賜處中爵關內侯祇據字直乃番禺州刺  
史據中子嵩字臺在散騎常侍五有才名多所著述嵩  
兄臧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世為著姓少以學行聞舉  
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安剛直疾惡嘗為沒顯之為

人與平中三輔亂，難北地，畧安。定休富室師亮，待  
遇不足，則慨然曰：「歎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為此，即守  
折廣肇也。後與馮翊、胡昌茂等隱於郡南大白山中，以書  
籍自娛。起家為滿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師  
亮等皆欲逃匿，則聞之，使人辭止，以禮報之。曹操伐張  
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安下，歸詣氏。  
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戶口  
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先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  
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十家，乃明為禁令。

有于死者，輒教其從教者，必賞親故，民耕種其歲大獲。  
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超以隴西反，則率毛胡圍超，即  
請服。操卒，西平趙演叛，稱護尾，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  
請降。曹王立以其功，將加封爵。今問雍州刺史張既曰：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  
定，隴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喜之。則之功，故為可加爵。  
邑未郡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宜露也。」既答  
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屠，則死喪流亡，或虛戎狄或陷  
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鳩離散，今見戶



千餘又果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意遂整之後超出障塞  
則前後拈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撫以威恩為官効  
用西平趙演等唱逆邪謀則尋出軍此其項領演即歸  
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  
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足以勸忠臣  
屬風俗也遂加護羌校賜爵關內侯後漢復結亭郡為  
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車轍進  
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王魁鈔道路斷  
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懼略羌

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  
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會郡中大夫  
及昭等與寇叟帥謀曰今賊雖盛然智新合有勇從者  
未必同心因舉叟之善惡必離而歸我增而彼損  
矣既復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服之必矣  
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  
難卒離雖有詔命連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  
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等進於張掖演聞之  
將步騎三千迎則辭求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夫則逆與諸軍圍張掖破  
之斬進及其支黨泉皆降漢軍敗董懼出所執乞降河  
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  
昭同察昭嘗枕則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  
之枕也舊儀侍中親者起居故俗謂之執麈子時吉茂  
仕自唐熙令遠為允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麈  
子則笑曰我誠不敢效汝蹇，驢鹿車馳也初則及臨  
舊侯植聞魏天代漢皆發服悲哭至問植如此而不聞  
則也不在非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祥而聞有災者

何也則謂為見問情疑悲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異指

原注若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原注疑服曰夫世不

事起全出處不在彼哉則既某名新朝者皆異代而若

懷藏心志必欲當與言自大難於子去就之分故詩云

士也則稱二三其德士至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

城遣使燉煌獻極寸大珠可復求市蓋得不則對曰若

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否嘿然後則從行獵程故夫鹿豕大怒踏胡牀

拔刀悉以督史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

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克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





愚臣以為不可故以死請臣曰卿直臣也邊督救之然

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卒諡曰剛

侯子祐嗣怡平無子弟愉襲封贈成熙中為尚書原注

官石喻字休敬歷任大常庶職大夫山濤弟事稱怡忠

萬有智意襲和之曰怡怡子怡字世嗣為安王解石崇

妻怡之女也怡弟怡平吉茂字叔暢馮翔池陽人世

不集弟弟惟左衛將軍為著姓建安初關中姑平茂與賊則共入武功南山隱

居務學稱覽時忠義咸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

吏民不忍欺轉武德侯至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

等謀亂被收原注本傳載武紀在二十三年

先是科禁內學及共書而茂皆匿之不送官及其被收

不知當坐季等願謂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繇證茂得

不坐後以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

景初中病卒茂清儉疾惡不受饋遺初制九品郡置中

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佐貳之功德才行茂同郡護羌

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貪汙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

受人事後為散騎郎馮翊郡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

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我教汝父子寇讐

劫人耶嘉由是被貶議初茂同產兄黃從公府掾為長



陵今時科舉長吏擅去官而黃闈司徒趙溫亮以故吏  
連科奔喪為司隸鍾離所收伏誅茂以兄生追義而死  
怒不哭至歲終縣舉即就之故時人亦譏茂冒進云

謹案杜叢傳附子恕孟康今叢傳及子恕俱闕  
止存孟康一篇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郎  
時散騎皆以高才英俊充其選而康獨錄妃家探厨其  
間故同僚輕之歸為阿九康悲無干術因在冗官博讀  
書傳復道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重之

正始中代杜恕為弘農領典農校尉清已奉職嘉善而  
終不能省息歎訟緣民所利而利之卿領史二百餘人  
涉春遣休常四分之一事無宿諾時出按行皆豫教督  
郵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  
常勅文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為草不止亭傳密宿樹  
下所從常不過十餘人吏民咸咏歌之郡帶遠路諸通  
省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道之則館於家始拜  
人雖知其志量以未嘗宰牧不期其能而政績為諸郡  
最莫不歎美焉嘉平末徙白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



為監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鄒澤倉范傳今闕止存倉范  
傳內而附彌曼令孤邵孔文時苗四人

顏雙字文林有才學曹操召為太子洗馬黃初中轉黃  
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自馬破後民人不專農殖凡  
菑鄰者皆苟且為治雙到官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勸  
為耕稼民病無車牛雙課民以閭日取車材作車令畜  
鷄豬賣以買牛又起學館吏民欲請者復其租於是  
風化大行吏不頌民、不求利京兆與馮翊接界

二郡道路穢塞田疇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獨開治豈  
富為雍州十郡最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吏士多侵侮縣民雙以白懿、乃召軍市侯于雙前  
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雙同生以為雙宜謝乃私推蔡  
雙、不謝良久曰雙觀明公分阡之重乃欲一齊衆  
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蔡欲令雙謝假令  
雙謝是吏為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史士軍營即嚴  
各得其分後數歲遷平原太守吏民涕泣遮道車不得  
前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峭而疾困雙素惡京兆

其家人從者見雙鳥甚和又言平原當自勉屬作健史  
 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呼我何不言京兆郡遂卒京兆  
 閻之皆為法弟為立碑稱頌之今孤節字孔叔父某任  
 漢為烏桓校尉建安初節依袁氏居鄴九年暫出到武  
 安毛賊會曹操破鄴遂圍毛賊破執節等十餘人皆  
 當斬操閱視之而識其父乃署軍謀掾仍歷守守後徙  
 受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嚴妻子希到官署舉  
 善而教以待人不喜訟獄與下無忌時節無知姪者乃  
 選請吏可教者令詣河東樂詳學經明乃還因設學館

拔俊秀令轉相教授由是弘農學者與河東埒黃初中  
 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卒注云此下載今此  
 傳孔文注云此下字元儒父祖皆二千石而又歷位  
 宰守為濟南相皆有惠政入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連  
 大鴻臚注云此下時苗字德胃鉅鹿人為人介  
 特有崖岸建安中入丞相府為掾屬出為壽春令揚州  
 治石縣荷濟為治中苗往謁濟素嗜酒適醉不能見  
 苗恚恨還到本為人罵曰酒徒將濟置之墻下旦夕射  
 之其始之官棄薄登車駕黃犢牛載布被囊居官歲餘



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王簿曰令季本無此犢是淮南而生也厚史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元品第叙人才不能寬而紀其強難在久遠銜之不置將濟後為太尉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史在竟為令數歲連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正始中病卒

議曰魏晉七田之利始作秦祗成于任峻終于鄧艾一用詐力而兵食常有餘卒取漢平吳而人衆勝天得富強之術也蘇則杜畿風烈播、鄧澤倉惠感受克濟明

恤理之政有漢良吏之規焉始司馬朗建議合州縣領兵杜恕以為非卒成晉以公裂之亂起之意慮遠矣哉則故漢郡守列侯見名策代力不能救發服悲哭當正見問兩鬚髯老張欲正論以對難不能如管寧之高亮黎之義亦可謂義形於色矣愈於王華鍾賈以漢大臣為魏臣將一家物與一家而無愧恥禪代之際自以為身獲復出者也張猛以二三責之則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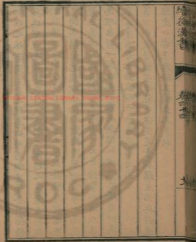
贊曰則魏賢救峻祇能史保民足食殷疆立治兵鋒遠黎虎口赤子惠綏生賴幸而集此



續後漢書

卷四十五

七



續後漢書卷四十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龍子傳 田豫子武 牽招子弘 郭淮

謹按滿龍田豫牽招三傳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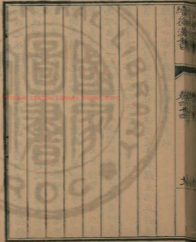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丕為五官將召淮為門下敕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攸收漢中曹操



續後漢書

卷四十五

七



續後漢書卷四十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龍子傳 田豫子武 牽招子弘 郭淮

謹按滿龍田豫牽招三傳闕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降平原府丞曹石為五官將名淮著為門下敕曹特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政漢中曹操



運留征西將軍夏保淵拒昭烈以淮為淵司馬淵與昭  
烈戰淮時有疾不出淵沒軍中震擾淮收散卒推盪寇  
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文明日昭烈欲渡漢水未攻  
諸將以衆寡不敵備使飛鴈欲依水為障以拒之淮曰  
此示弱而不足拒敵非策也不知遠水為障引而致之  
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故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堅守示  
無運心以秋開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魯丕立  
賜舟閣內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  
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楊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

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春使賀正踐阯而道路得  
疾故討遠達為稽留及虜臣惟會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使行大戮令得天同度而卿  
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  
哀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于防風之  
誅也不悅措翰州刺史射陽亭任五年為真安定  
美大帥號余注杜反討破降之毋羌胡未降淮輒先  
人非問其親理男女多少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殺曲  
訊門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漢丞相亮出祁山遣將

軍馬環立街亭高詳走到柳城張郃擊援淮攻詳營皆  
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屠競于柁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  
兵出函城是時隴右無敢議欲關中大逆雖以威恩撫  
循羌胡家使出數千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漢丞相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屯  
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  
若亮跨渭登原進兵北山隔絕亂道搖蕩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整葺木成漢兵大至淮逆  
擊之後敵曰亮感兵西行諸將謂欲攻而圍淮願以為

此見形于西欲使我兵重應之必攻陽遂年其夜果攻  
陽遂有備不得上正使元年漢衛將軍姜維出隴西淮  
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還討亮送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  
落拔杖以冀關中遠左將軍涼州休屠胡累元碧等率  
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  
保障其後因置西州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  
夏侯玄使漢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罷軍  
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  
欲河規戈伐同賊遠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漢

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敗應之討蜀獲單長侯霸督諸  
軍之為趙淮軍始到狄道該者金胡宜先討定袍軍內  
平悉見外折敵謀淮軍雖必未攻蜀遂入誠中轉而迎  
霸雖果攻為趙會淮軍適至雖遂進討賊羌斬飲河燒  
戈降敵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間白土故城據河  
拒軍淮見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  
無戴圍武成家偏流在西海淮進軍趙西海破擒取其  
累重金無戴折還與戰于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  
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通止斷絕王使淮還通討大破之

姜維出石營殺疆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  
于成重山築城欲使羌無所難破分兵取之諸將以維  
棄西將強胡化已據陰平軍兩持兵勢精勇進不制維  
還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而及胡漢未接絕其內  
外此伐之兵也維曰今往取化出其不意維必獲弱  
此雖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于奔命兵不運西而胡  
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裨侯霸督追維  
于階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而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  
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遣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







續後漢書卷四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按此卷止存胡質一傳西質傳內附于威志  
闕又通卷議質俱闕

胡質字文德楚固壽春人也父敏以方正徵質少與蔣濟朱靖俱知名江淮間任州郡蒞濟為刺駕使見書標



續後漢書卷四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按此卷止存胡質一傳西質傳內附于威志  
闕又通卷議質俱闕

胡質字文德楚固壽春人也父敏以方正徵質少與蔣濟朱靖俱知名江淮間任州郡蒞濟為刺駕使見曹操



續後漢書

卷之六

操問曰胡通達長者也操注通達字也寧有子孫乎濟曰有  
 子曰賢規模大畧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經事過之操即  
 召賢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道于僕味殺其大程他郡吏  
 馮操繁微為社政與林皆耐操臨拔操不勝痛自誣當  
 反其罪賢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其版入為祿  
 相表曹議今文州請為治中將軍操遂與其復軍式周  
 有優遂見刺史溫恆求請賢嘗辭以疾遂出謂賢曰僕  
 委急于君何以相事如此賢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  
 不貪奔北知其不法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

身為郡士往者稱之不容于口今以胆眦之恨乃  
 成嫌疑况賢才薄直能款好是以不納也遂感其言復  
 與周平注廣雅有周字伯余沖周竹邑八位至元  
 壯立有五聖雖所人指文亦能知人之多少時使郭亮見  
 其名知人字遂用之謂曰卿有知人之多者欲使郭亮見  
 卿為高士以郭郭郭之能可才公也乃自詭曰亮見  
 與此言語觀其舉始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周王也元夏  
 不武當伯納言也廣少仕官亦能知人心始初于官  
 如尚書道大僕制名元魏大夫關府僕周三司平于官  
 而名位故在官職無所所任元魏已終始承  
 當世以為美談結三官吏郭山海政事和始清白  
 郭世祖姑子自負責成要與成文茂非而不恭由是見

續後漢書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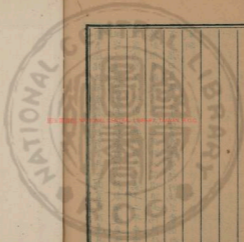
三



忠元唐元子楊煥被林恒納為尚書僕射以  
茂敏之缺弟煥字煥重進叔見殺煥成克唐之  
承相屬黃初中復應部郎為常山太守遺佐東莞士屬  
顯為人所殺煥曰此士無懼而有少妾所以凡乎恐見  
其此居斗少書史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  
自首服罪每軍功實賜管散之于衆無入家者在郡凡  
年史氏使安將士用命遷刑州刺史加煥威將軍賜爵  
閩內侯吳大將朱然圍煥威實於兵赴之議者皆以為  
賊威不可迫實曰煥威罕下兵少故當避兵為之外援  
不然危矣遂勸兵臨圍城中乃安遣征東將軍假節都

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燕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  
且守入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  
沈實內容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平家無  
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帥以閩道近封陽茂侯邑  
百戶謚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煥清行賜其家財數千  
威嗣





TH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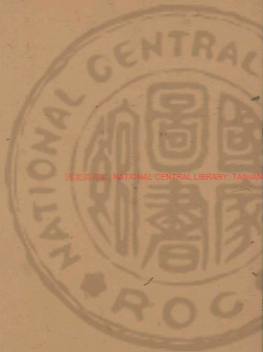
新編清言

卷之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牧 字子景 涿郡人 漢廣陽太守 子景 涿郡人 漢廣陽太守 子景 涿郡人 漢廣陽太守

劉牧字子景涿郡人漢廣陽太守子景涿郡人漢廣陽太守子景涿郡人漢廣陽太守

宏之後也原注漢書武帝子景涿郡人漢廣陽太守子景涿郡人漢廣陽太守

孝康遺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郡牧往依之書標克莫

州牧說松曰往若董身作延莫雄並起沮命擅兵人自

元 郝經 撰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豕豨蛇公能拔極危亂冀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  
克以二素之強守則淮南兵滿戰則官渡大敗承勝序  
卷將清河朔威刑吳今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  
先亡此乃不族終日馳騁之時也昔燕布素而由之尋  
仗勳歸漢誠嚴廢異之理審法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  
委命厚自結納款款之會操討袁諱于南皮以書招松  
松舉雍州安決以附之故為松造操書其文甚麗  
操既喜之又聞其說由是辭故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  
大悅謂故曰昔班超依寶融而有河西之功余注代漢

棄天不應乃建邦此之至有其志應者王命臨以成之  
而蓋終不富運建也河西河而大將軍寶融以為此事  
深矣神也持以辭史之道乃為  
孫書第事漢統而河以相從置令一何相似也乃以故  
來司空軍事應主簿託室出為卻陽校尉余注魏都也  
及州音誤  
贊令太原孫資字季龍幼孤長于尼嫂謀業太學博覽  
傳記操為司空辭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于刃報讐將  
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太郡復辟以疾辭友人河東  
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遠聲之才值危邦傾覆主將服勤  
千里使躡宜崇素梓之義資感其言遂到署功曹求計  
史尚書今苟或見責歎曰北州承長亂已久謂其賢知



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子表留以為尚書郎出為魏  
今入丞相軍事魏因敗退與故俱為秘書郎曹孟  
叔資轉左右丞數月故從為令曹初亡故秘書為中書  
以故為兼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故進爵魏壽亭侯資開  
內侯曹叔立尤是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故爵而鄉侯  
資恐陽壽侯張蒼相亮出南鄭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  
擊之叔意亦然以問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  
陽平之役尼而後濟入自往投出員侯謝軍數言南直  
為天獄中斜石道為五百里石穴丹古其深險喜出湖

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子用兵懲蜀賊初于山巖視吳  
唐窳于江湖皆挽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  
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  
亮道既險阻科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道崇水  
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駭動費  
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但  
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處定以震備強危鎮  
靜疆場將士虎胆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  
二虜必皆自與敵由是止時吳人彭綺來義江南



破曰吳者陽賊討及此云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  
吳者江南蓋陽賊志在吳也  
所克敵又問費曰曰都陽宗人前後數有義舉者衆  
謀殺我無乘微晉文皇帝嘗密問賊形勢言洞浦殺萬  
人得船千艘數日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應月糧裁以千  
數百兵往東門而其上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  
奉待之明驗也以此推騎惟水能為相腹心大疾也騎  
果身敗亡大和末吳逆將周賀浮海指遼東招誘公孫  
淵獻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費決行奉承大破  
之逆裔左卿侯高杜秋討曰揚師西部鮮卑沮歸尼等

出塞討拜比能智箭箭殺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  
三萬騎圍陰歡問之計未有出如中書以問蓋今孫  
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此能素所歸信今  
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數從之比能果釋  
豫放故善為書檄三世詔命多效所為青龍初孫楷與  
漢丞相亮連和破俱出東西並道邊俱得稱書放乃改  
易其辭往曰換其本文而傳命之典往來將軍滿寵名  
欲歸化封以示亮曰勝與吳大將步騭等以見楷曰慎  
亮疑深自解說是歲告加侍中光祿大夫漢吳東西將



角無歲不驚而敵無橋辱下外國崇寇內規廟勝資皆  
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議事于敵曰動大衆舉大事宜  
與辱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手探求為廣朝日會議資奉  
當其是非擇其善者相誠之終不顧己之德若人有譴  
及愛憎之說復為請解以塞指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  
寵汝州刺史徐整並有指毀之者資皆感味其素行使  
身無纖介初資在郡邑名士同題之右田豫宗趙皆始  
官之而楊昱黨附豫并身為資稱造謗玷亮際甚景資  
謂之曰吾無恨也不知所釋此為卿白薄之卿自辱之

爾乃為長子乞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考厥在家遇  
之甚厚又致其子于本郡以為孝廉而楊昱子儀為尚  
方吏數以賊事譴意欲致之法資請治之其周致自全  
之知如此道按此註作其  
不念舊元氣景初二年遼東平以以參謀  
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故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獻寶疾  
歎以燕王守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  
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放資父典  
机任敵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栖樹二人相謂曰此亦  
久矣其能復應故資聞之恨有復害陰圖問之燕王守





出曹學八位湯國陳帝使學科侍學出戶故竟越而往  
 復說止帝仁人從其言故曰宜為子治帝曰我固為不  
 能故即上承執事乎故作之還而士大夫言曰有此矣而  
 上守節官不得停當中事及守學大言胡相與法而歸  
 家無所不念獨萬年後許其遺使觀人處候我皆兵分  
 人重今制禁殺射殺又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言曰陛下  
 思深慮遠故所惡者所及書侍所我皆聖賢所定白使  
 謀高不知平內能安劉氏者或不備金吾侍屬以事功  
 不可言文定亦知各者直道時能治臣以重臣及至是  
 當陛下下外伯有言休外內之望感泣日月御勅不煩  
 使各守分職職令不問以此舉之親臣皆當守節當守  
 則直不相為難至意文若諸臣力均侯平能受兵  
 當不過數百運使狀則如其舉職為有守百至于重大  
 之任能有所舉則者宜以聖恩高擢如平轉金省則章  
 等一二人測其成宜使相錄因口事其善帝曰然如  
 此言當為吾達慮所圖今日可春平勅錄金省愛則章

者其阻我皆口臣聞知人則哲性高難之唐虞之聖凡  
 所選用明試以功陳平初常漢王韓淮舟誇多有受金  
 盜賊之深所由以功陳平初常漢王韓淮舟誇多有受金  
 張察其行跡然後知可所以大事者尤始特中二十餘  
 耳小心謹慎乃免觀者自比子品類之薄上宜禁察其  
 羊與宜光乎都與成禍亂此此如人之不易為法之難  
 也又所獨播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有惡臣  
 之所能盡別暴松之口陳劉子時號為身任則斷机宜  
 政事無不結實故說此死之明當安危存廢而史伯道  
 云政實以實其典勤各宜玉魏堂之亡禍暴于此實之  
 別傳出自其家藏以是言持其大遂以曹真為大將軍  
 大敗恐負國之玷終莫能慮也  
 司馬懿在彼放責令給使辟邪齋于詔召之先是燕王



為獻書計以為閣中事重宜遣懿使道自鞏關西還長  
安事已使行碑邪復至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懼  
下有安乃乘蹕歸車馳至素師營林受詔獻以秦王芳託  
懿而平芳立以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封蓋前千一百  
資千戶封愛子一人序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  
始元年更加授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念印紫綬  
儀同二司六年封驃騎將軍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  
復封子一人序侯自與事多變易舊章故資歎曰吾昔  
累世蒙寵加以豫聞為託今嬖不能匡弼可坐受素餐

之祿祁遂園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机密三十  
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盡履兢位勳勳良謀是以業  
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奉尊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者  
疾篤上選印綬前後頻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  
君子以善終成仁重以政事遺存君志令聽所執賜錢  
百萬使景光祿勳少府視策詔君養疾子弟君其勉進  
醫藥調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令入官騎加以日秋  
看酒之膳為子是各以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  
進有典謀復後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年二年故平

謚曰敬侯子正嗣居汪原松之口遂嗣資子明曰正幹別許字允生正之弟與敬華六人並務文辭可觀應元許序資復選任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選如故三年卒謚曰貞侯子宏嗣故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故資既善承順故才任智取學密命終育在父子三世幾三十年抑奇此而助王恩熙熙王守而進真懿終禍魏室以是獲謫于世然時國尊臣讓乎扶贊其義密陳極諫不專導故言云及咸熙中開建立著以投資者然前朝故方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宏為南陽太守宏子從字子剛天才英博亮拔不羣仕

晉為討虜將軍為朔太守從孫咸字安國位至密書監

給事中與從弟綽並有文藻武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傳

于世謹按月錄卷本則

泰胡孔柱今開

議曰魏氏承東宮之嬰不任三公以故資為中書令監  
賊司喉舌無官人臺閣之權應事三祖勢傾內外終淪  
鼎命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怒乎不以命為大臣而不  
用使政柄下移本有不亂且亡者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若投資之從是以以使任小才久操機



柄俱獻肇之語畏漢王之賢爰曹叡遣孫禮魏之武後  
引陳材使大權失掃衆困其人而甘心焉嗚呼鄙夫難  
可惡也亦可畏也

贊曰帝難任人若古漢則一惑聞基社沈崇備恭頌靈  
漢孫劉七魏履霜冰大風有隨

續後漢書卷四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真 弟美 字勝 魏臣 何晏 弟懿 丁儀

謹按曹真傳關止存附傳內何晏丁儀李勝三

篇

何晏字平叔漢大將軍進之孫也曹操為司空納晏母

尹氏并收養晏時秦宜祿兒胡謹按起首係秦宜祿兒  
胡氏人云故即胡也

續後漢書



柄俱獻肇之語畏漢王之賢爰曹叡遣孫禮魏之武後  
引陳材使大權失掃衆困其人而甘心焉嗚呼鄙夫難  
可惡也亦可畏也

贊曰帝難任人若古漢則一惑聞基社沈崇備恭頌靈  
漢孫劉七魏履霜冰大風有隨

續後漢書卷四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真 弟美 字勝 魏臣 何晏 字 尚 魏臣 丁儀 字 正 魏臣

謹按曹真傳關止存附傳內何晏丁詡李勝三

篇

何晏字平叔漢大將軍進之孫也曹操為司空納晏母

尹氏并收養晏時秦宜祿兒胡謹按起疑錄云宜祿兒  
胡氏人云故即胡也





亦隨母在樞密並見寵如公子晏姜姜沾之自喜粉  
白不去手足相影而面尤白太子至疑其傅粉者著  
介舍湯餅以中拭之而面皓白胡性性惡而晏姜傅無  
賴朕飾擬太子故不情惡之每不呼其性字謂為假子  
晏後尚公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有獻立願  
為尤官止始初由附青燕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生  
選展宿存多被拔擢與鄧通丁福母朋扇堂與益諸婦  
然自謂旦夕當至台司及黃歇被誅白雲文使晏與活  
與中飲晏窮治堂與黃以獲罪空王曰凡有八疾晏以  
丁卿中七姓宜王曰太也晏窮患乃曰其謂晏子空王

曰是也仍執著按楚方治與晏黃使晏與黃就今  
有之晏宜不自知其有親而黃獨免乎此始成永  
說者之晏姜金卿公主贊嘗謂其母淳王太妃曰晏為  
惡日甚將何保身太妃笑曰汝得無妨晏那俄而晏諫  
有一男年五歲聽遣人錄之太妃藏之王宮向使者持  
類乞沾之使者白楚之閻公主有先見之言且為淳王  
故將原不殺女注晏和之曰起未傳云晏與其同母妹  
為考此指仲所不忍言與楚王之晏故不  
是志也已說今此言出于傳文傳其之信說下之  
書乎按指王公傳淳王出而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  
公生若與淳王同初晏與員侯玄奇名咸于時司馬師  
生焉得與晏同母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員侯玄初是也  
亦預為晏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員侯玄初是也



惟我之故能成天下之君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合闈其始未見其人蓋以神自况也尤  
好老莊言與夔侯古而宗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  
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  
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晏侍學能文早有重名作道  
德論及諸文賦若述凡數千篇其論語諸家說曰集解  
今行于世丁謨字彥靖沛國譙人父斐初隨曹操起兵  
操以斐脚呈特受重之斐性好學數請求化法操得原  
為典軍校於路橋內外所陳說多德用是安表從操伐

天以家牛籠因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杖送獄奪官其  
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安在斐如見戲對曰以易餅耳  
操大笑頃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  
罪我非不知良有以也我之有斐學如家有盜猫而善  
捕鼠雖有小損究我囊財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  
病卒謚少不喜交情親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畧太和  
中常任鄴借人宦居居兩諸王未欲借之不知謚已得  
直閣門入撫望見王臥而不起呼其奴曰此何奇人僕  
可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其上官嘗蒙收謚謚欲以功臣



子原出久之召拜度支部中書典書其親善與為武衛  
將軍數與取言詔可大用會敵爭與輔政乃擬詔為散  
騎常侍持尚書撫為人外疎而內多忌其在台閤數有  
彈駁台中惡之市不得行入其意經營多所忌畧雖與  
何晏鄧舉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典亡亦敬之古  
無不從故于時訪書謂台中有狗二狗虛不可當一  
狗亮然作匪臺二狗謂何鄧丁也歎者典小字也又為  
之諺曰何鄧丁亂京城後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還案安  
王使北詣鄧又遣文欽令送淮南皆誑之謀也司馬懿

由是特深恨之卑執字昭先東平人也父某字子禮建  
安中為典農校尉執有才學宮殿在東宮為父學黃初  
末出為長史取立人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殿當選  
并州刺史輪臺不治時雜屠殺為暴宮執輜出軍擊鮮  
卑阿比能失利中殺軍將濟表曰卑執前失既往不咎  
但恐難可以再凡人才有長短不可強為執文雅智意  
自為美矣今夫并州接置他州若人居顯取不毀其得  
于事實善此安危之要惟聖朝察之正始中入為中護  
軍轉侍中尚書遷日錄校尉兼典書典善每言于典執



從之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也父休字子朗有智謀啟魯  
之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郡時豫中有甘露降休  
見張魯積兵數萬有四塞之固遂是古本氣又哀黃家  
當興故魯果善戰魯不聽會魯故曹操以其勳魯內附  
賜爵關內侯著散官騎從詣鄠黃初中應上黨鉅鹿二  
郡太守徵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  
曹爽善嘗獻策河華而入白勝堂有西憲八達各有主  
名用是破收以其所達引者多故得廢禁固故歲獻年曹  
爽請敗勝為雒陽令爽任玄為任西將軍以勝為長史

玄亦宿與勝厚勝谷之役故破勝士由是司馬純不悅  
于勝遂遷安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守守本嘗不和  
敗為尹威餘廢事簡屠蘇城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歌  
墜正槌受符吏石虎頭斬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爽  
等令勝辭勉并伺察馬勝見勉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  
恩當為太州詣闕拜辭勉令兩婢侍衣曰落復上指  
曰古渴求飲婢進粥勉持杯飲獨亡皆流出活肯勝慙  
然為之涕泣謂勉曰今主上高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蒙  
情謂明公方舊風發動何意尊禮乃爾勉益更寬言才

今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疴危石旦夕君當任并州并州  
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滕曰當還秦秦州非并州  
也魏乃復祥為帝諺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  
胡狄如蓋昭昭後曰當秦州非并州也魏乃若徵怡  
者謂滕曰魏年老意氣不鮮君言公道為本州刺史或  
德性超好足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領氣力轉徵欲自力  
投藩土人生死共別以時昭兄弟為北國漢漢受咽喉  
亦長嘆答曰魏當承款漢待勅分勝辭出與秦等相見  
魏司馬公諸言錯誤口不掩私指南為北戶居餘氣形

仲已辭不及慮矣他日又向典書王注曰大傳病不可  
復濟令人惶然未及之官而歎

議曰因之將亡必有姦臣而後有亂臣有亂臣而後有  
篡臣姦臣所以兆亂臣臣所以興亂篡臣所以乘亂漢  
魏序世是也漢之將亡有胡廣趙成然後有董卓有董  
卓然後有曹操魏之將亡有劉放孫資然後有曹奂有  
曹奂然後有司馬懿相因而然也止臣立朝掣綱數紀  
遊君子遠小人亂何自而生哉亂生無由馬得而養之  
哉譬諸人身元氣之神視明則害氣不能毒而壯且安



矣。喜人進而用小人，邪氣入于膏肓，凡物皆能覺而攻之，欲不危亡，得乎哉？資之進，真特以其庸闇易制耳。與逆驕盈，及執無惠微功，妄求結怨于民，方驚匿避伏鼠，填宮廟，鳩身傾，諶宜哉！自是祿去，公室晉卒，氣魏皆與基之已背，曰：大風有隕，令人敗，頹與之謂矣。邪麗諸人，楛角虛偽，環競一時，皆蒙勞番，禍履邦家之人也。桓花之智，不如荃惜哉！何晏、孫資、自喜、貪冒、榮寵、志願、軒然，連禍宜矣。初，益公言黃老、文景之間，雖云崇尚清淨，高啟性素無為，曾小害道，以亂天下也。至正始間，晏與王

弼等始為清談，祖尚老莊，糠粃六經，扇蕩虛無，出沈仁義，使夷前諸人，致俗傷化，卒亡中國，故晏之附與亂魏之罪，小清談亂天下之罪大也。

贊曰：宗室固絕本支，傷殘再世，孤心死骨，寒昭伯憤憤，因堪觸天，一時浮驟，專朝，密藉，藉蚊，杖虎，牛步，晏居，通泰，釋兵，竟，印，門，敵，大，益，祛，區，內，人，布，置，孤，免，泣，血，能，免，展，伐，平，叔，粉，儒，清，談，自，喜，王，風，至，交，遂，成，止，始，綱，鈞，組，解，故，頹，草，虛，竟，亡，中，國，禍，實，在，此。

續後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聖 孫策

孫聖字大臺吳郡富春人吳將孫武之後也父鍾家貧種瓜方熟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者去謂鍾曰我自命也當報君恩因指示墓地今改葬其先人口爾後世封侯出數天子言卒俱為白鶴處去鍾從其言

元 郝經 撰



續後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聖 孫策

孫聖字大臺吳郡富春人吳將孫武之後也父鍾家貧種瓜方熟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者去謂鍾曰我自命也當報君恩因指示墓地今改葬其先人口爾後世封侯出數天子言卒俱為白鶴處去鍾從其言

元 郝經 撰



改英起篆。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属于天。爰被敦  
里父老相謂曰：是非儿氣孫氏其興乎？及鍾委姪聖帝  
賜出統吳昌門俱以告鄰婦。曰：安知非吉也？聖生容  
貌魁傑，聞道好奇，年十七為縣吏。與父共乘船至錢  
唐會海賊胡王舟，從範里上掠取賈人財物于岸上分  
之行。故皆疑船不敢進。聖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何與？  
爾那空邊揮刀上岸，東西指揮若分部人兵，以羅連其  
狀賊望先以為官兵，即委財物散走。聖連斬得一級，以  
還父。夫驚由是知名。郡名署假尉，遷郡司馬。會稽妖賊

許昌起句章

許昌起句章。按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元年，會稽人許昌起句章。上通鑑綱目：會稽妖賊許昌起句章。此與上文無異。此與上文無異。此與上文無異。

不相應。以其父為越王，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前  
勳諸縣，景以萬教揚州刺史。歲，吳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不克。靈帝熹平元年也。三年，又起召募，稍勇得千餘人。  
與州郡合兵討許生，大破之。于會稽斬之。歲，爰陳寅討  
上功，收詔書除聖。聖漬承後，復討胎衣，又從下郡。承所  
在者，稱文氏。親附卿里知舊好事，少年從之者常數百。  
人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

未偶將其討之偶表請聖為佐軍司馬聖率鄉里子弟  
又募諸酋族及淮泗積兵合千許人從偶奮擊苻伺無  
前注吳書聖謀賜聖入于西華大和聖仇給聖為臥  
地鳴呼將士聖為于草中得聖之汝賴賊因遣夫保完  
是若十數日則聖忿乃復出院城聖自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傷其以  
關拜聖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涇州中郎將董卓拒  
討無功二年詔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張時溫  
表請聖奏軍事也長安張溫以詔書召聖曰良久乃請  
溫曰責讓聖慮對不順謹按今本作對聖在  
宋本作應對與此今聖時在

坐其誘溫曰車不怖罪而鴟張夫語宜以告不時至陳  
法新之溫曰車素著威名于蜀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  
聖曰明公親率玉師謹按今本作王師  
兵宋本作王兵威鎮天下何賴  
于車觀車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礼一罪也車逆跋危  
經年當以時迎討而車未可沮軍疑案二罪也車受  
在無功應名稽留而斬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劍  
臨陣未有不斬所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  
戮陽子公明公無意于車不即加誅虜憤威刑于其在  
矣溫不思答乃曰君且還車將疑人聖因起出居無何





遂殺章黨巢雉散溫遂議者以軍木臨敵不斬功賞然  
聞聖教身之罪勅斬之無不嘆息息拜聖議卅四年冬  
長沙賊臣星自稱將軍袁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聖為  
長沙太守到郡勅吏曰程過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法  
以盜賊付太守之帥大士施設方暮旬月之間克破星  
曹周州郡右亦時使袁起于宋杜與丞相應聖超境身  
討三郡肅清后以太中陸康從子為宜春長為賊攻圍  
遣使乞款聖怒廢款之主簿進諫聖曰太守無文德以  
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合其境獲罪何愧乃遣兵賊聞

之解文朝廷錫而後功封聖為程侯六年聖帝崩華年  
擅朝政初平元年身款於農王初遣敵帝于長安歸州  
安諸州郡並與義兵討卓聖聞之相眉歎曰張公者從  
吾言國家無此難也遂悉舉兵列州刺史王敷先與聖  
共擊袁柱賊以聖武官言頗輕之及敷舉兵欲討卓景  
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楊言當先殺景以謀詐行  
使者先殺大夫遂殺檄移聖說嚴罪過令收行刑訖以  
狀上聖承檄即勒兵襲之問兵互登樓問欲何為  
聖前部答曰兵戈戰勞苦欲指使君乞首直身款曰利

史豎有西谷使問庫藏仗白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  
及怪下散見豎驚曰兵自來賞孫府后何以在其中豎  
曰被使者輒誅君教曰我何要豎曰生無所知教窮迫  
到金銀之而元蓋收散兵數行而北此至南陽景數萬  
人南陽太守張芝聞軍至晏然自若余注景命春秋去  
則到南陽形微太守請軍故皆以同則此則豎故以牛  
酒乳告之明日亦登詣豎酒酣長沙主簿推問豎故告  
大恨破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後入白豎南陽  
太守稽停義兵仗賊不時討請收出某軍法使皆苦于

軍門新之郡中震懼無求不覆

原注知豎至南陽若賊  
不略軍糧人不肯見豎

豎知進兵必有後患乃詐得志病昇軍在陳北山  
謂北山川道所絕人視者言病困以兵付豎豎聞之  
心利其兵將步騎五六百人指豎名豎曰我與相見無  
何年此而起汝却寫亦速執時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豎行破虜

將軍領豫州刺史迺治兵于魯陽二年春進軍討卓

長史公仇穉

劉桡陳志記于下  
有穉兵改事四字還州督軍糧施帳

慢于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時據雒陽還步

騎數萬人逆豎控騎數十先到豎方行酒談笑勅部曲

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豎豎徐舉軍導入城乃



謂左右曰白豎所以不遠起者恐兵相踰痛諸君不將  
入身車兵見豎士嚴營不敢攻引還豎移屯深木大  
為車軍所攻豎與數十騎潰圍而出豎常為赤眉饋乃  
脫情令親兵將從者之車騎爭逐從豎從間道免  
茂園進下馬以情乞家間燒柱因伏葺中車騎圍燒數  
重覺其為柱乃去豎復收散卒進屯陽人車遺陳柳大  
守胡軫為大營數呂布為騎營步騎五千擊豎軫性  
驍急與布不相得先宣言曰此行要當斬一青蛟乃營  
蘇丹布共語從惡之軍到廣城去陽人數十里人馬疲

極軫欲按兵止宿布謂賊已去使當追擊軫無成命豎  
夜出掩擊大破之斬其督軍祁威聞豎于襄術曰豎若  
得雄不可復制此為降後而得虎也術懷疑不遵軍機  
陽人去魯陽百餘里豎及馳見術畫地計曰將以出身  
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恐將軍家門之譽豎與卓若有  
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遂相嫌疑大勳並疑  
而軍機不離此吳起所以歎泣于西河秦殺所以遺恨  
于垂成也

在注文此吳起為西河守而秦兵不戰秦則  
韓魏皆從公殺為相乃言吳起之武侯武

俱疑之起將得罪去  
之楚也



軍械堅運卓犖聖極壯乃遣將軍李德奇來求和令聖  
列疏子弟位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聖曰卓逆天無道蕩  
覆王室今不與汝三款懸示四海則各死不暇日豈將  
與乃和耶復遣軍大谷推難九十里卓遂自出與聖戰  
諸陵關卓敗走焚燒雒陽却毛浞池聚兵于陝聖遣王  
雄陽時宗邑荒室數百里中無烟火空入城惆悵浹涕  
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修宗廟所廢指陵楊傳因堂于  
城南甄官井中分軍出新安浹沈關以邀卓謂長史  
劉艾曰聞卓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聖小懿

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忘之孤昔與國懷西征慎圍  
邊賴于全城孤語張溫求引所降兵為朕作後駐溫  
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如懷必不克堂今有未決事未  
報溫又使孤討克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將蕩定孤嘗  
知其不然而不禁止邊行當刻却司馬劉靖將步騎四  
千七安定以為報勢叛羌使還謂靖使還張載歸  
道孤小擊報關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聖隨聞慎行謂慎求  
將為兵過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域中無宿敵



當于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  
運道充嘗用其言程按名志注史書運道充嘗用其言程按名志注史書  
能定也注滋賊不能周孤憤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  
垣使與滋自以克在且夕滋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波  
邊兗果斷秦圍換景輜重茂恭和孤策量以此封孤都  
鄉侯堅以任軍司馬而見吳人固自為可耳但無故從  
諸乘克終亦於耳程按名志注史書艾曰聖耀時見  
計故自不如李催郭汜注關在吳陽亭杜將騎步與唐合  
計故自不如李催郭汜注關在吳陽亭杜將騎步與唐合

程按名志 始死亡失印故此不為能也尋日聖時

烏合義從兵不如唐精且戰有利銳但當論山東大勢

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兗魯秦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

如人望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又身曰然

但致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彼孤耳且四月卓逆引

兵運長安堅亦運之魯陽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

強大袁紹還會稽周馥為豫州刺史朱粲取州堅傲然

歎曰向來義兵將救社稷逆賊無破而各若此吾當捐

典戮力乎言谷沛下附與袁紹有隙程按名志注史書

三年四月此則去則事道上文而詳堅之死在二年矣

考孫策傳袁紹之云按本傳孫策以初平三年八月





史云五年年策北將年二十六討堅之亡采鹿十八  
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後唐源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  
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據此則鄒書之剛去初平  
三年者蓋從表注之誤也經曰書去軍射殺堅第  
亦在初平二年至雖引吳錄云紹建劉表冬十月術使堅  
所戰年月史與諸書不符矣  
擊劉表遣其將黃祖還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連渡  
漢水遂圍襄陽祖還戰堅復敗之祖竄入岷山中堅  
乘勝夜追祖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在法吳確記堅  
以初平四年止  
公七日此劉表將呂公討兵福山向堅在初平四年止  
引其錄此言劉表將今時年三十七堅而兼考廣長沙  
桓階詣表請堅表表義而許之兄子貢帥將士眾就術

術復表貢為豫州刺史堅曰子策權傾區區稱尊號詔  
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在法字林堅有五  
子策權相自吳氏

所生少子期在  
生也一名在仁

孫策字伯符堅初與義兵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安處  
英發已結交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邁夙成自  
舒進策推結公好勸策從居舒策遂得母反諸弟還舒  
與瑜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仰之堅年策年十七還  
莫由河已乃渡江居江都原注魏書策嘗  
副漢漢典步自結納豪族有  
復舉之志而徐州牧陶謙深忌策丹陽太守周昕與策



術相忌術以策勞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斬奪其郡以策  
儀元賁為丹陽都尉策乃以甘弟臨廣陵縣極到壽  
春見表將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  
召會于南陽因盟結好不辛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  
人舊恩欲自懸結願明使召委容其誠術甚奇之然未  
肯遂其父兵策曰孤用賁勞為丹陽太守賢從兄為  
都尉殺精兵之地可遣位召表遂與治南召死及族  
人勝河迎其母弟詣曲河就墓因緣召表得數百人而  
為涇縣大帥祖部所繫幾至殆危與平元年復往見術

術以堅餘兵千餘還策大傳馬曰殫杖節安集聞東在  
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被術火將辱殺策數言傾  
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  
有罪逃入術營隱于內廩策指使人斬之詎知術謝術曰  
兵人好歎當共歎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  
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史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  
州使廬江太守陸康舉米三萬斛康不與得大怒策昔  
曾詣康不見使生薄接之策常術恨術遣策攻廬謂  
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



也策攻康叔之附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朱並失望  
先是劉勳為揚州刺史州在治為春壽春樹已據之跡  
欲南渡江吳葉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孫聞之以  
策賁本附樹置候為表孫所并遂相謀孫迎策賁策  
賁逃也應陽趙連與龍于廩使候之江津張英之當利  
口以拒之術自用故吏使邪志衛為揚州刺史更以景  
為督軍中郎將與有兵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朱治  
嘗為豫監校尉見景樹德政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乃  
說衛曰家有存忌在東頭助策討橫江橫江叛因投木

土召募可得三萬人足以平定江東任明使居臣濟漢  
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  
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英總千餘騎十世  
賓客頗從者數百人比至應陽英立六于策母先自由阿  
復應陽至吳策又從母身段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  
守瑜將兵迎之仍勸以背種策大喜曰吾得卿語也冬  
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策能破英敗走策渡江轉關所  
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  
委城郭覆伏山草而軍人怒前所至軍士不敢虐掠鄰

大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後以牛酒勞軍菜為人美  
姿頗好笑詔性潤通曉愛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盡力為致死菜攻劉繇牛渚營蓋得節閭糧穀戰  
具時彭城相孫禮下邳相策融依繇為盟主禮據林陵  
城融走孫南策守擊破之而策限于廣等役合衆襲擊  
牛渚之策遂攻破能復男女萬餘口融仍據無南策後  
攻之為派天所中興遂平治政若融孫師中箭死矣融  
大喜遣兵于毋卿攻承二道步騎數百就戰設伏于後  
融兵出鋒刃未接而策兵偽走融兵追入伏中合擊大

破之斬首千餘級策悉劉融營令左右大呼曰孫郎  
竟云何融更深溝高壘嚴治守備不復出策乃舍去攻  
破縣劉將于海陵將攻湖孰江東皆下之進攻縣于曲  
阿縣使太史慈出視策進策于神亭策與戰數舍慈懸  
悉衆出戰敗走并徙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廩布令告  
諭諸縣其劉繇策融等技師曲由來降首者一無所問  
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下業者勿徃也司日之間  
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遣其  
將陳寶詣阜陵迎母與策表謝策行於危將軍策乃

以致結為正攝校尉彭斌斌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  
一人出徃待以師友之禮唐陸泰杜陳端等亦參謀  
實係始威質能之士多歸之其人嚴白虎鄒他欽銅及  
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衆各萬餘人在石屯聚未治  
遂吳郡太守許崇據其郡貢而依嚴白虎吳景等欲先擊  
破虎等乃至會稽策白虎等奉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爾建安元年秋策引兵徑渡浙江攻會稽功曹虞翻說  
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知避之胡不從發兵拒策于  
圍後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故又靜勸策假兵投查濟

道集高遷也胡大驚遂攻丹陽太守固時守帥師逆戰  
策破所守斬之胡奔城邊浮海至東冶策追擊于大破之  
胡請策降鄒他王嚴等應時橫滅策自討嚴白虎白虎  
既壁自守使其弟與諸和許之與諸獨與策面的曹既  
會策引刃斫席與體勸策笑曰聞卿能王舉功捷不常  
卿戲卿爾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為也乃于戰  
殺之立死與有言力白虎莫知其死奪氣進攻破之白  
虎奔餘杭投許胎初吳郡太守或思舉高依考虛許貢  
朱領鄒他將憲避鄒于許此家至是白虎復依之程普





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于君君有誠于政友此大夫之志也乃合之

在法與和之曰秉許昭有義于君君明恩濟成運上有誠于政友則更與昭也

咸並著浙右肅清蓋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後以

吳景為丹陽太守未治為吳郡太守遷袁正都尉劉用

五官掾高承策諸許敵方物策間表術階謀階逆

令敵結為書責而絕之術始自以有淮南之策策據江

東必與己合及得書怒沮發疾二年夏曹操遣張郃王

植詳案于陳志係王植東本件詳與此合下同奉伐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出

國官氏允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廣美著聞策

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兼備馬程使領會

稽太守又詔曰故在將軍兼術不顧朝恩至劍出逆造

合虛偽歎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

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王術所違策果欲委

知術為棄之性逆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直公卿郊天祀

地度民膏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

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大縣賞侯功惟勤長與故使罷

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都督兼督五夏策輸力竭命之秋

也其並與布行及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瑁戮力一心





且東結方種力未能遂姑換策乃木策為封遂將  
軍封美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巨又為子封拜北郭即部  
封取孫賈女辟禮策弟植相又命揚州刺史嚴象來構  
茂才以張詠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業長魯商為  
為東城長瑜商知術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之以瑜  
為建成中郎將曹操表徵王胡牟遂胡遂表術深怨策  
遂問使蜀印綬丹陽太守理孫丹從太守句題嚴詠相  
丹臨臨山臨臨山策已定宣城以來惟澄已西大縣未服  
太史慈曰遊仕汲縣大為山越所附策乃自將討祖郎

于陽陵禽即來謂即曰爾昔驚狐所狐馬按令劉軍立  
事陰憂宿志州祇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法之勿怖也  
即叩頭謝又禽太史慈于營里策曰寧識神亭將邪亦  
解其縛著即門下賊曹慈門下督軍遂即慈俱在前導  
人以為恭會劉豫卒豫卒故無化方規自守而已策  
遂有善并之志四年策被詔與司空曹操術將軍董承  
益州牧劉璋等並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迎會術死乃  
西討袁術從弟盾女增璜等畏曹操不敢守壽乃共奔  
術棺葬其妻于郡西瓜廬江太守劉勳于皖城術長史

楊壯大將張勳將其妻歐就某勳妻擊志唐之收其珍  
寶以歸勳以表衛部西婁多之念不能驅排遣送弟僧  
告羅了漢守太守華欽即嘉少致遣文僧僧就油赤上  
亦使諸宗師兵去奉三萬刺與僧志月總得數千解僧  
乃報勳仗襲之某志勳阻兵全活送類歐討之仍偽卑  
辭以事勳曰上緣宋民救救辭即歐擊之路不仗上緣  
當負獨君代之請出兵以為措且以珠寶荷題路勳已  
大喜遂伐上緣至油赤宗師知之皆望壁進還了無所  
得時某方討表將黃祖及石城關勳在海赤瓜道從兒

責輔率八千人于彭澤得勳自與周瑜將三萬人襲晚  
城克之得術無妻子及百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表汝  
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後所得人  
妻詣吳勳運至彭澤責輔遣擊大破之勳聞策已先曉  
城反投西塞保流所討城內作五告急于劉表求救于  
黃祖曰遣其子射擊丹辟五千勳策復擊破之無北  
歸曹權射亦過去策殺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進兵夏  
口攻黃祖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琦將長子五千救  
祖策濟流奪擊大破之斬琦祖脫身走其妻子及船



六手殺士卒溺死者數萬人表上其事曰臣討黃祖以  
十二月八日列祖所之沙羨姓劉表遣將助祖并來迎  
臣以十日平旦郭所領江夏太守行廷威中即偕周  
喻領桂陽太守行廷唐中即偕呂範領零陵太守行廷  
冠中即偕程普行廷董業校尉陸權行廷先登校尉韓當行  
廷孫乾行廷黃蓋等同時俱迎身跨馬楯陳行廷手  
擊急鼓以齊將皆史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稍意果吞統  
用命趨波至擊區疾若飛大救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  
發流矢向某日加辰時祖乃漢爛鋒刀所截在注者

大所焚前無生冠惟祖遺丸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

以下

謂此上文所表連快于史而隔行碎敘  
策大敘之轉此云斬虎狼韓韓有誤

餘級

注此今志作一萬蓋其處水溺死者二萬餘口船  
水作二萬與此合

六十餘艘財物山積雖衣未命祖宿仗循為表腹心出  
作爪牙表之鴆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盡餘  
表孤特之虜成器行尸誠言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  
得效微勤策威兵將倚謀章天子椒立謂功有虛翻曰  
華子原自有名士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謀賊全鼓一  
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使在前其宜孤意翻乃往見華敵





曰竊聞明府與郵部故主有石春名中州海內所宗非  
在末重常懷感仰歎曰孤不如王會稽相後日不審蘇  
章資糧名任士氏嘗米孰與郵部歎曰大不如也胡曰  
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誰先之評商楮兵不如會稽實如  
章殺陳討逆督戰起世用兵如神前及劉揚州君所親  
見面定郵部古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  
不反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楸丘僕使還去  
明日之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歎曰又在江表常歎  
此瑞孫會稽未吾去也在江表之口王華二公子楸  
檄之時其瑞孫之非梓林所能

敘之名德實高子請而江表與魏魏統軍五海內多敬  
畏與于王此信也然王公作我華廷諸侯實力臣策  
如起而魏策者故王能舉兵盡此楮或策或力精成  
勢不可敵者望力而止非以得神預之說也若使易地  
而居亦半乃夜作檄明且遣史春迎采至修子弟之禮  
即向款拜禮為上賓策公孫章為唐陵郡以孫貴為豫  
章太守孫楮為唐陵太守會稽王病相邊迎取唐陵留周  
瑜鎮已兵策之先晚城也楮從乘所妻子及入豫章收  
載劉琨喪善遇其家士大人以是稱之五年曹操與孫相  
拒于官渡策除破繁討迎獻帝都江南安治兵却著諸將  
未發唐陵太守陸登治船陽全瑒之役凡子也策之學黃



祖登復遣使齎印綬，蘇嚴白虎，晉餘堂以報功，備是及冠  
 登復獲于內，故先擊登軍，列丹侯，須持糧運，初英，即太  
 守許貢，是宋威，石表，策，魏，雄，如，璽，符，宜，詔，還，赤，邑，若  
 縱之于外，必為世患，策使吏持貢表及破嚴白虎，復貢  
 以表示貢，故之貢，故容，潛，民間，敢為，有，報，德，策，杜，好，保  
 敢，出，馳，驅，所，乘，馬，籍，號，後，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  
 射，策，中，額，機，騎，身，受，箭，殺，之，嚴，江，江，表，得，許，貢，以，宋，潛，  
有，二，人，射，貢，客，也，策，所，用，者，何，人，答，云，是，薛，當，安，在，此，  
射，處，薛，當，口，空，兵，各，台，賊，之，未，省，先，士，中，同，射，一，人，逃，  
策，而，倒，斃，二，人，持，急，使，策，子，射，策，中，騎，後，騎，身，受，箭，刺，  
殺，之，死，以，表，策，則，曹，公，此，杜，何，城，是，起，江，南，之，蓋，自，

魏大司馬，此策許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雖成  
 其同，許曰，死，大，敵，書，不，有，所，大，臨，莫，難，或，行，江，外，暴，有  
 其，郡，然，實，杜，表，其，上，波，陳，登，其，則，其，心，疑，且，江，外，暴，有  
 其，歸，後，曹，表，定，字，公，傾，山，海，策，寬，暇，是，許，汝，穎，而，是，中  
 子，吳，越，武，刑，孟，庸，人，之，所，莫，是，况，策，遠，于，事，者，考，子，又  
 策，表，結，以，是，安，五，年，至，屠，陽，而，策，以，四，月，還，官，而，品，口  
 策，江，東，曹，公，其，結，相，杜，于，官，波，陳，登，其，則，其，心，疑，且，江，外，暴，有  
 大，江，東，傳，說，策，悉，無，籍，官，士，故，此，為，詐，使，射，殺，一，人  
 便，射，殺，之，非，其，語，也，又，策，是，戰，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  
 二，年，九，州，奉，教，中，則，尤，甚，而，策，北，之，口，實，得，子，否，五，曹  
 公，杜，何，城，何，策，許，此，也，若，如，何，其，謀，或，然，得，成，乃，戰，卒  
 為，是，是，黃，祖，的，執，策，破，魏，若，何，其，謀，或，然，得，成，乃，戰，卒  
 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解，魏，幾，食，策，之，符，奉，理，應，先，圖  
 陳，登，但，魯，英，所，在，不，上，策，而，仁，子，明，理，宜，疑，射，殺，即，最  
 策，之，伏，禽，誠，仁，蓋，射，上，起，意，何，及，應，石，子，策，之，所，疑  
 兩，在，可，謂，之，不，眼，也，若，使，策，之，符，奉，理，應，先，圖，於，楊，石，子，策，之，所，疑



武北武帝以建安四年己丑也官度本元之前又與  
 孫吳交兵則國出所云不為據也其自宋無聞之小人而  
 能成其惡遂臨其志生身於金編有御古姓  
 失持其名于有藏藏小入其病實必其有為策嘗殺方  
 士于吉每獨生彷彿見吉意深惡之頗失常度治創  
 方愈而外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撰鏡史叫劍復前聚  
 道增劇注吳策此鏡別醫言可渡當好自神效百  
 建以五事于郡凡大  
 春則言分聚其夜半謂張昭哥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  
 之業三江之國足以觀成效公乎善相吾弟呼權佩以  
 印綬謂曰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也

夜半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進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

結為吳侯復改封上虞侯結卒子奉嗣孫皓時說言奉

當立孫允注陳壽評曰孫堅嘗擊賊孤戰發逆事  
 臨賊則世襲奇取吳此賊中興始皆賴允策孫孫孫  
 殿且劉備江東策之表北也而權尊尊允策孫孫孫  
 于美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沈大倫之驚受嗚呼之英甚宜各名號于以杜遺情本

之空實為神併是思者盛之教而慎其名者才夫正

於美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小善而不違經論之圖求其當年而不思歸之理可

從棋之志實非禮也之君用無智石之問誓一則權

可終情中則猶能處起安可不防微子以兆應難于將



來社成策為君事之右有夫問國之主將相在列陪其  
 備也而制子前所屬未前奉之則吾社曰民之罪也  
 崇之則則與子而之福與是以正石定本使貴與  
 然使國無從得之貴後嗣同積忘之極孝精純與  
 歸不道非難觀之心于情懷遂于事即後立子結  
 國水保非可謂為之子其本有治之子其本亂者也  
 德八之許  
 其本建子

議曰彼唐以雄材壯略遠謀哀木說然有撥定之志  
 起天會凌跨中原討滅黃中勸誅董卓拔度連英連卓  
 廢立劫遺奪其志然以偏師運亡邊北使不敵東修塞  
 圍陵保免漢蜀威震函北樹非表衛掣肘扶義而西漢  
 未必亡討逆以孤童子敵之保立高視闊步仗馬至以

下江東收攬豪傑開地足使有吳之基北定吳而晉質  
 折非橫豈大欲啟權奪去父兄而與之歡贊曰秦政未  
 游氣猶未驗西漢書曰東而有天孫驕漫陰欺  
 光獨始金理益固瓜分啟借氣理金鏡之故曰金陵  
 武烈拓逆批身孤劍吐起三吳掃跳八維揮戈指曰流

湖南子晉陽子與韓射射曰秦抗極經寬卓劍者夫足  
橫戈而揮之日志之反三全

清京畿塞陵天廟涕泗交頤義聲方振大乃邊齊討逆  
 繼起虎子龍婿國士納父偶苦破脫守量傑逸志度宏  
 豁收攬豪傑平定江東壯士折爵建社分封決蓋制勝



續後漢書卷五十九

續後漢書卷四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 大帝

孫權字仲謀，歷為下邳五生，權方曠大，口目有精光，暨  
亡兄策起事，江東權常在左右，性度弘，朝仁而能斷，好  
接下士，每參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嘗會賓客，  
顧權曰：「此皆汝之掎也。」於是聲望復集。又兄及策既定





續後漢書卷五十九

續後漢書卷四十九

元 郝經撰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大帝

孫權字仲謀歷為下邳五生權方曠大口目有精光暨  
亡兄策起事江東權常在左右性度弘朗仁而能斷好  
疾下士每參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嘗會賓客  
顧權曰此皆汝之掎也於是聲望復集又兄及策既定



諸郎推年十五以為陽羨太守察考廣州舉茂才行奉  
義投尉朝廷以策進修貢職道使者劉琨加錫命琬語  
人曰吾觀琨氏兄弟雖各才為明道然皆祿祿不終惟  
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  
屬當識之

建安四年漢軍征廣江太守劉翥歟破走討黃祖於沙  
美

五年策卒以事投權權又未及息策長史張臨謂權曰  
孝廉此寧天時耶扶權是版上馬橋進詣軍上表朝廷

下移屬郡周瑜自巴丘將兵走喪權弟之以中護軍與  
張昭共掌軍事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  
深險之地猶未近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郡賓旅寄寓  
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請  
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策卒  
欲因喪伐之以定吳會歎此謀將乃表權為討虜將軍  
領會稽太守兼封吳侯仍遣趙雲共佐權使內附權委  
紐與張昭共掌機務使卷之即行又書事持衆帖以師  
傳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軍招延俊為聘求名



士魯請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命諸將鎮燕山起討不從命初集表用李衡為廬江太守策亡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又不事權而多細其攻亡權移書求京術報曰有德則歸無德則去不應復還權大怒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言為公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衡凶惡輕犯漢制恐害州司郡其不道宜送誅賊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廟神除妖起逆為衆將報家惡習此天下造為夙夜所甘心術必懼故投說求殺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救執事勿復聽受乃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

自守求技於孫權不效乃遣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術殺盡丸土而吞權屠其城魯術首從其部四三萬餘人於吳廣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田能爾置江東七年夏曹操下權任子書責權台辱餘議發昭泰松等猶豫不失權引周瑜討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冬權西伐黃祖破其舟師圍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遂逼豫章使呂範平翻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別縣令長討山越羣甲之是

安漢與高平氏作亂權使質齊進討役至燕邑料出兵萬人

九年冬十二月丹陽大都督鳩覽即丞載員殺權弟丹陽太守烟烟妻徐氏討覽員斬之權以從兄瑜代烟為丹陽太守

十年權使質齊討上鏡分為是平縣

十一年權擊山賊麻保二七年之

十二年西伐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冬十一月權母夫人吳氏卒魏志云吳氏卒於孫吳七年吳氏在八年正月志林曰孫會稽黃祖是

以十二年劉十二年周吳孫者三所居是九則吳也  
以十二年志也八年九年皆孫黃祖其外明都書誤  
以此

十三年初已郡甘率依黃祖祖不能用亡奔權因獻攻祖之策權遣使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首鋒而後統華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逸騎士馮則追殺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質齊討黑飲以飲為始新新定以大縣為新都郡荆州改劉東平魯蕭請奉命于表二子且以觀受肅承到曹孫已臨其境表子孫泉泉降孫昭烈欲南濟江廣與相見曰宜權吉為



陳成敗昭烈進往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求救時曹操新  
得水軍形勢甚盛移檄書曰近者奉辭伐罪虜旌南指  
劉琮束手今若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惟  
以書示諸將莫不鑿爰失色多勸權迎操惟周瑜魯肅  
執拒之議與權高同乃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  
萬人救昭烈攻操於赤壁大破之孫權船遁士爭死者  
大半昭烈與瑜等追至南郡操遂北還西曹仁徐晃於  
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黨所圍用呂  
蒙計督蒙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寧以勝反權自率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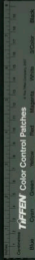
圍合肥使張珩攻九江之當塗船兵不利權攻城踰月  
不能下操遣疾雷舟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處餘所被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  
為南郡太守昭烈未權行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表昭  
烈領荊州牧屯公安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昭烈詣京見權丞相督荊州周瑜上疏請召昭  
烈權以曹操在北才當廣學英雄不從遂以荊州借昭

烈周瑜請遣取蜀漢東行而卒公豫章為都陽郡

魏書  
古今紀曰公即陽平陽太守  
右陽郡王統及應江六郡陽郡公長沙為漢昌郡以





晉肅為太守屯陸口代瑜陸欽遂取蜀漢遺使告昭烈  
昭烈不從權令孫瑜率水軍往夏口昭烈不聽軍過侯  
關羽屯江陵張飛屯梓潼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往尋  
陵權不得已召瑜還以步騭為交州刺史荀文詵太守  
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以雲為左將軍嶺南始服屬  
于權

十六年初張勳以救渡山川形勝勸權以為治所及昭  
烈交通魏陵亦勸權居之權之從治林陵

十七年春城石廬改林陵為建業秋九月關曹孫宋使

作濡須塢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遣軍濡須口斃步騭四十萬巧權  
江西管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孫出濡須  
作油船夜渡洲上權因取之得三千餘人溺死者復數  
千人權表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渡濡須口  
入操軍諸將以為孰戰者操曰此必權也欲身見吾軍  
却伍漏歎子弩亂發著權船偏重將覆因回船復以  
一而交箭均船平行五六里作鼓吹而還操見其舟船  
罵伏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

用權為殿與韓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  
死豫不得安孫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徵軍還孫恐  
江濱郡縣為權所募徵令內移民耕相驚自廬江九江  
新春廬陵戶十餘萬守東陵江江西遂鹿合肥以南惟  
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攻皖城閏月克之復廬江太守朱光  
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取蜀

二十年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末到州謂郡  
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爾

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南三郡長  
史周羽蓋遂之權大怒乃遣呂蒙呂鮮于丹徐忠孫規  
等兵二萬取長沙武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  
丘以禦關羽權住陵口為諸軍節度索到二郡皆服惟  
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昭烈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  
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蓋得  
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趙雲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  
於益陽未戰會孫入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  
令諸葛瑾報命史存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

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臨照歸而孫已還  
權自反陵口遂攻合肥合肥未下徽軍還兵皆就路權  
與凌統甘寧等在逍遙津北為魏舟張遼所襲統等以死  
扞權東駿為上津橋橋南已徹又餘無版親走監各利  
在為後使權持險嚴控制於後者徽遂得趣度賀齊率  
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然遼聞所獲吳人向  
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使馬善射是何將也曰孫會稽  
迎謂樂進曰恨不早知之意追自得矣吳軍歡恨  
二十一年冬曹操治兵于禁

二十二年春權軍居葉詳吳傳志孫權得二十一年冬  
在二十二年北時吳權  
魏曰故志二傳和應失權保濡須操進兵攻之不克  
引軍還使夏侯惇等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  
操報使林好營重船婚母陽賦仲費模以山越作亂確  
令陸遜討平之

二十三年冬十月權得如吳親來馬射虎於陵吳注  
陵  
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帝從張世擊以戈

獲之

二十四年開羽圍曹仁於東陽曹操遣于禁救之禁軍





陽公傳稱尊號改元黃初章武元年夏四月昭烈即皇  
帝位于蜀權閭曹丕稱帝昭烈崩漢時周知星者已外  
野星衆如蓬有僧意以名位尚卑無以厭衆欲先單  
而後歸之先單則可以傲覽後始則必致討敵討然後  
可以起衆之怒然後可以有天故能絕漢而專事親自  
公安成都即改名武昌魏書本紀注曰魏有武昌侯  
公安侯都即改名武昌此以武昌下雒陽陽新  
山京又以其年立為武昌公建興之北于家以及之以武昌下雒陽陽新  
秦沙美大懸為武昌即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  
存不忘亡亡安慮危古之善教吾為不疑漢之名臣於安

平之世而刀刻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  
已况今處身隨時射殺交倏而可猝忽不思愛惜我項  
間諸將各尚強弱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天保  
已遺名以安君親與典危厚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欲  
意為必然以權製故聞羽自將討權權復遣使稱臣  
于魏并送于禁等還冬十一月魏遣太常邢貞董命權  
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旁大者祿厚德盛者  
禮豐故叔夏有久輔之功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  
復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時哲也近漢高祖受命





之初分製膏殿以王八姓序注是王梅信梁王彭越九  
燕王盧橫六沙王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  
待旦惟君天齊是亮今世作佐深觀匪遠見見奮興遠  
道行人浮于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著更初織錦南方  
之貢普道諸將東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誓金  
石義蓋山河朕喜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  
平侯自後君璽履策書全處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  
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啟事錫

君尚土道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尸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尚昌侯印綬策符今又如君九錫其收聽後命以君  
履安東南網紀江外民安業無凶孽貳是周錫君大  
輅春一在社二加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夏  
冕之服亦屬制焉君化民以德禮教典行是用錫君軒  
懸之樂君宣德林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  
運其才謀官屬任賢是用錫君納陰以登君忠勇並奮  
清除毒惡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攻邁宜乃  
桐高景滅凶醜運人斯得是用錫君鉄鉞各一君交和

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也弓一彤百天茲弓十故矢  
于君以忠肅為基恭勳為德是用錫君極壹一占主增  
勳為欽哉敬敷訓旨以服朕命以物相親國家永祚爾  
勳烈確屏臣議以為宜積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  
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之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  
此蓋時宜爾復何損抑遂受之有不在有者神更不  
為春此人以在天之志相美不齊兒別國之君參公天  
下而可二正其非成正成者于全制天罰既承漢王  
然漢代豈能因東區即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免若成  
卒見成於大德已而伏極從屏臣之議外身積漢行也  
不義思六合能烈大軍東下至巫山時辭使使魏與武  
仁誠百世荷

陵鑿天假與印保許之封賞於是魏燕及五路民皆反  
為漢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遂都尉趙  
咨使魏水還言北朝終不能守盟誓勸魏尊魏權納之  
曹丕遣使求還頭者大見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羽  
翠羽鴨長為龜犀巨犀日荆璫二州賁有常與魏所求  
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玉容雖  
之日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  
欲擊其受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  
以魏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東元元侍主



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亦我瓦石爾彼何惜為彼  
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守具以與之  
丞欲封權子登為萬戶侯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遂而  
曹據沈封陳謝并獻方物立登為王太子黃武元年漢  
章武二年也春五月陸遜部將宋統等攻瑗五屯皆破  
之漢軍分據廣地前後五十餘營悉隨輕重以兵應拒  
自五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陳所斬及沒兵降者數萬人  
統敗逃走權使其上破漢所獲印綬首級土地并表將  
吏功勳宜加爵賞之意于親曹丕詔答曰老虜遺虜庭

陰謀入曠日持久內史罷弊外因智力故見身於難頭  
分兵撤西陵其計不週謂可料定前途漢軍今之任作  
料定宋本作勝  
足矣凡合以強動江東報未着也推折其枝難未剗備五  
藏使身首分難其所降謀亦足使虜部衆允懼昔吳漢  
先曉則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吳兵來飲始襲略  
陽文叔善之而知理蓋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以其  
事將軍勉是方略務全蜀克并遣報使致慰予莫明光  
鑑駭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賜權初權外記事  
親而誠心不欺觀破建侯中辛此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恩賞探察權旨白以阻帶江湖

負固不服但執

廷集今之法作權

累世詐為

今志

成功上有尉悅奕布之計下論仙被屈強之辭終

非不侵不取之臣以為是猶不發削弱王侯之謂則七

國同倚禍久而大嗣遠不火葉應下之策則田橫自慮

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而萌

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

捨權所犯罪重明白非仁恩所容守宙所容臣請免權

官鴻臚劄身土補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

好異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石逸天策伐兵創昭謀

不曉秋七月以諫即為丞相九月任命曹休張遼臧霸

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淵即祭見圍而即權

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謂為瓊瑤楊泉致

南即及權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超黃奕多承平禁內權

未與敵權早辭上書求有政屬若罪在難除必不見寬

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餘餘年正報曰君生於

擾攘之際未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祿自君策

名以宋貢獻登路討備之功日朝即成理而提之古人





之所注曰程之程注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宜樂  
勞師遠臨江漢帝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  
失守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補莫言者  
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跋修前  
言以定任子君進設辭不取使進謀者臣之又前都尉  
浩周勅君遣子乃寶朝臣文謀以此卜君居采有辭外  
引魏晉遺子不終內喻實融守忠帝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遺口陳指危益令議者發明發嫌終始之  
本無所成故遂使仰從辱臣誠今省上事疑誠深至

心用然然嗚論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澤高壘不  
得妄進若必致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列名占兵還此  
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攻元黃武臨江拒守冬十一月  
大風颶葦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勇休使甄霸以  
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將軍合琮徐威追新魏將居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既  
拒魏後欲與漢修好今作書聘漢曰前所以名西為蜀  
者以漢帝尚存故爾今漢已廢苟可名為漢也遂使太  
中大夫鄭泉聘昭烈于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曹丞相



往來至後年及純是歲改吳陵西陵將軍孫盛據江  
陵中州以為南郡外授二年漢景興元年也春正月曹  
真分軍奔據江陵中州城江夏山故曰分用乾象應推  
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木祖辰胤辰胤注為林之行以辰  
以不以木祖其美也土生於木故辰為神如辰以月  
令是夫之月祖其美也土生於木故辰為神如辰以月  
三月曹仁遣將軍曹芳等以兵五千來油始晨凌瀾  
頭中州仁子春因引軍急攻朱桓桓率兵拒之遣將軍  
嚴圭擊破芳等魏軍皆退夏四月孫卡功權稱尊號植  
不許曰漢家淫督不能存故亦何心而競乎辱逆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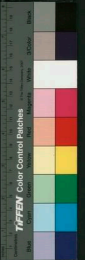
今符瑞因請推不許而謂將曰杜拜歡以玄德方向  
西歸故先命陸遜追象以待之聞北鄙分欲以助孤  
內嫌具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起其逆發便當  
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勳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依  
禮之起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爾昭烈於子白  
帝權便立信都尉馮熙平祭于漢先是戲口守將曹宗  
枝其將王直以象叛降魏以為斷春太守數犯邊境  
去月權令將軍賀齊督廖芳劉卻等襲斬春生獲宗來  
十一月漢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原注吳蜀戰為二百  
年十餘及子物自是



沒郡縣衆數萬人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饑屢呼父子夫婦不能相恤  
孤甚愍之今北虜絕慮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  
秋七月權聞曹丕卒遂伐其喪攻江夏不克而還遣諸  
葛瑾等圍襄陽魏將司馬懿擊敗之殺却於版蕪分三  
郡悉地十餘置未去即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  
月陳遜保便宜勸以施德頹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諫之  
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封閉權報曰大法令之設  
欲以遏惡防邪欲成太然也焉得不有封討以威小人

乎此為先令復誅不欲使有死者爾君以為太重者孤  
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爾今承來意當重聽謀  
務從其可且近臣有蓋規之諫說或有補家之益所以  
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  
饜忠言以自禱禍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諫哉若  
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  
論婦取容難聞亦所明識也至於調發者徒以天下未  
定事以衆海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用多  
為顧坐自守可阻耳若不嚴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



私與君分義將異繁成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  
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部  
中稽違奮以批遺及諸葛瑾意所不安全損益之是歲  
權於武昌新築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鈞臺許時風大  
成各到令施工取禁口壻口當張頭改羅州利板刀向  
拖工曰不取樊口者新工即轉拖入樊口風遂猛不可  
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三萬衆之主  
觀於不測之測戲於狂浪之中如樓葉高懸逆顧危容  
社稷何是以利板敢以死爭復嚴重之不復稱名常呼

曰谷云禮樂太子御覽引其志曰漢興帝位延禧于大  
利利板劉劉興興於於王王德德觀觀惟惟造造船船工工嚴嚴預預取取羅羅州州各  
留留名名使使始始許許江江夏夏北北口口既既始始許許在在陸陸北北七七見見交交趾趾太  
守守士士樊樊亭亭州州刺史刺史呂呂岱岱嚴嚴士士安安子子滋滋等等尼尼弟弟六六人人徵徵外  
扶扶南南林林邑邑堂堂明明皆皆入入貢貢

六年春正月鄱陽太守周勃等擊彭越楚之閏月薛當  
子孫從前卷下不見雜書  
將將此此作作陸陸美美時時之之沈沈以其其衆衆叛叛降降魏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應為建昌侯夏五月鄱陽太守周勃  
僞叛魏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  
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將軍程周叛降魏植



恐將軍畏秦而亡乃下令自今諸將有罪三然後議之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勅積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  
昌並言黃龍恩見丙中南郊遂稱帝策告天地曰皇  
帝臣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李固二十有四  
世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祚運盡善天死絕  
率上分崩孽臣曹丕篡奪抑器玉子敬繼世作惡淫名  
象刻植生於東南道阻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  
行罰舉足為民舉臣持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  
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

休徵嘉瑞前幾雜各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惟畏天命不  
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左右  
有吳承終天祿是日大赦改元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  
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  
桓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  
中童謡曰黃金車班蘭耳闕昌門出天子原注策叔之昌門也昌門吳西  
昌門也昌門吳西五月使校尉張剛督萬之遠東道使以並尊二  
帝告于漢六月漢道術尉陳震賀植殘詐權乃中分天  
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並吞

閩為界盟曰天降喪亂皇天胡夫叙送臣承蒙割奪國柄  
始于董卓終于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金九州幅  
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處所廢止及孫子丕孫逆透視  
存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取辱至凶殲阻兵道土木伏厥  
誅普共工祀棄而高辛行卯三苗于度而虞舜征為今  
日滅敵禽其徒靈昧漢興吳新復誰在夫討惡蕩暴必  
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  
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界宋人斯其美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誓誓之

文漢之興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亮  
相德成遂著誓歎本國典戎在外信威陰陽鼓動天地  
重覆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而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設  
牲臨告神明再歃加書剖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集臨  
司慎司盟羣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絕盟之後戰  
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卸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  
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伐吳則漢伐之各守  
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克始凡百之約皆如載  
書信言不豔寔居于好有前此盟創禍先氣違感不協

備慢天命明神上帝是罰是誓山川百神是將是經俾  
隕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明鑒之秋九月權達都建  
業國故府不改館椒上大將軍陸選輔太子登掌武昌  
留事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二年春三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  
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等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東  
洲置洲在海中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遂遣諸軍  
攻魏合肥不克而還是尉監陸蕃詐亂伏誅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滿濟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

諸葛直等以違詔無功下獄謀反由奉野稻自生改為  
禾與海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  
冬十月魏伏兵於阜陵逆擊凌殺之會稽南始平言嘉  
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

嘉禾元年春五月建昌侯蒯萇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救尉  
襄陽乘海之連東求馬於公孫湖故騎都尉虞翻於蒼

梧秋九月公孫湖遣校尉宿舒部中令孫綽魏志今志  
孫綽中令

綽番并獻豹馬冬十月魏將田豫遣擊賀

于成山新賀魏志今志  
賀五九月九日十月舒蘇延權大悅遂議

續後漢書 卷五十一 禮儀



加洲爵位十二月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  
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蒼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  
眷勤求後謀將與戮力共交海內苟在用心異之倍老  
令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父奇賊虜  
偏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塵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  
款誠願露帝未敢動狀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遜伊且  
周苻呂空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逆善  
天一號於是在天書不云乎一人有慶非民賴之其大

故天下與之更始右告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  
詔恩令普天幸土倫關斯慶三月遣舒母送使太常張  
彌執金吾許惠將軍賀遠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  
備物乘海投洲燕王自丞相祗寐以下皆諫以為洲未  
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送舒母推舉不  
聽原注某故之口使使許遠來臣到矣了未有以代之  
魏主段之有宜送賜命口月萬人是不受其民皆  
不復聞蓋定為無道洲果所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  
資糧大怒傲白社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廢所不當  
近為麗子所前却令人氣弱如山不自裁麗子頭以擲

於海無顏復臨馬國執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  
勳等切諫乃止冬十二月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徽  
攻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罷民困于役歲或不登其寬  
諸道勿復督課漢丞相亮約同討大舉伐魏夏五月權  
遣使遊諸葛瑾等屯江夏洧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  
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時亮出武功權謂曹叡不能  
遠出而叡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出未至壽春  
權退還豫詔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

山越潘濬平武陵樊芝冬十一月詔復曲阿為雲  
陽丹徒為武進處陵殿李植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植等秋魏使以馬求易味琰翁翠璋  
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皆與之  
五年春三月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  
軍唐咨獲羅厲等都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公孫淵自赫連王開殺將來討復稱臣乞  
兵北伐以自效權欲徵其使平衡曰不可是肆匹夫之  
起而獨霸王之計也不如因厚之遺其兵潛往以要



其成若魏伐邾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然邾莒蓋萬里若兵遠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即驅卷而歸亦足以致人之野散守策事失權善乃勒兵大出謂邾使曰請侯獲爾當從爾吉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魏領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二月陸遜討彭旦子督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魏六安不克皆皆於平山越還北屯廣江

赤烏元年夏呂岱討廣賊平之秋八月魏將司馬懿克襄平斬公孫淵武昌言麟見有司奏言麟者太平之應

宜改年號詔曰聞者赤烏其于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若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元步大人辛酉魏皇后初權信任使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謀殺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去罪發靈伏株推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來禮告謝請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未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



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害民事不肯使有所陳惡推之  
伯言承明伯吉承明見履汪洋怒惻辭古辛若至乃懷  
歎危師有不白安之心聞此慨然潔白劇怪何者夫惟  
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兩人之舉庸何能悉中獨  
當已有以傷無兼意不自覺故諸君有難難前不爾  
何怨乃至於此乎自朕興軍五十年所賦役凡百皆出  
於民天下未定軍額始存士民勤苦然勞百姓事不得  
已爾與諸君從事白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  
明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於遠補

閱者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彌劬每獨歎責

原注以去  
特報又云

天下無特白之孰而有特白之哀哀之所積也夫能以  
朕以此不恨猶乎故能見象力則能缺天不矢能  
及志則無及且布衣韋帶相與文結分成好合尚汚垢

不異今日諸君與朕從事雖君臣義存猶習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志不遜情智無遺計事絕是  
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如森永將誰與易齊桓諸  
侯之霸者爾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  
不得朕諫不止今朕自者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爭未  
出於口乃執難難以此言之朕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



於管子何如爾久不相見因事當及共定大業整齊天下  
 下當設有誰凡百事要所當預慮樂聞良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正月詔曰御史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聞者  
 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守休四科不得以虛辭相  
 飾三月遣使者羊銜亦曾將軍孫恬之遼東擊魏守將  
 張特高慮等虜其男女而還原注東魏之曰  
人亦復夏五月城沙夏冬十月將軍齊和南討走賊祕  
之害也所領都督廖武投臨頌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  
 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文州蒼梧鬱林諸郡表數

萬人通將軍召侯唐若討之歲餘皆平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  
 來民多狂投歲又水旱年穀有積而吏或不良理集今  
不良宋本或字與此多侵奪民時以致饑困今自以來督軍郡守

其輕察非法當農桑時以限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廩糶粟整發無以俗盜賊  
 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民

四年夏四月遣衛將軍金瑒略淮南決芍陂燒赤城即  
 圍收其人民咸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宗興魏將王凌

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

圍樊大將軍諸葛瑾攻柢中

吳法襄陽江表音如柢

陽一百五十里荆州有王如表兄弟二人即由是後家也此山在荆州宜城西山臨河二谷中上北平故宜

之書說大略謂之柢中

五月太子登卒親大傅司馬懿

遣

上石石表

八月五字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朱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諸王帝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缺寒者尚未卹擬割土壤以盡子弟宗爵位

以寵妃妾服甚不取其釋此後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又壽王八月立子芳為曹王

六年春正月諸葛恪襲魏六安破魏將謝順營虜其民人而還冬十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魏司馬懿將兵入舒姑營恪自斃遷葬祭祭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陞遷為丞相領武昌事如故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謂自蜀還者咸言皆阻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關司馬懿而



向不出兵來，庶以犄角之反。臣漢中選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惟曰：吾倚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予昔親徵入漢川，此關始廢，亦未舉動。會關魏還而止，蜀卒可復。以此有敵，邪？又人家治國，舟楫城郭，事何得不謹？此論君被家祭之漢克日無謀如權所毒詔曰督將

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天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

勿殺也。

八年春正月，太子和魯王霸二宮黨與交爭，權殺楊武將軍孫休太子傅太吾家放、太常顧譚及其弟奮、威將軍承于交州。二月，權欲廢太子和，丞相陸遜諫不聽。遜憤恚卒于武昌。將軍馬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殺。來歸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論射，茂與弟符節令朱異、庶難督、糜攸于門將朱志等合計圍權在苑中。此中與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員持節稱詔悉收縛之



茂引兵入苑學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  
秋七月晉滅三族八月大赦遣枝尉陳軫將屯田及作  
士三萬人慶旬家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成道會市作  
印關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伐魏相中新獲千餘秋九  
月以監騎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  
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魏南將軍呂壹為上大將  
軍咸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權遣諸葛壹為魏以誘

諸葛誕旋以步騎二萬

漢一萬

進壹於高山權出塗

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遁二月詔曰建業宮

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爾村柱率細皆已腐朽常

恐損壞今未復而可徙武昌宮材瓦史應治之有司奏

立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遺去伐致

在多獻若便道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遂

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大初宮令諸將及州郡皆美作夏

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未幾破江陵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  
德過奉先祀恭事不貽獲違靈祐夙夜戒若終日  
靡侮其各屬精思朕過大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五月  
鄧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  
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未聽也朕以不明何以殊茲  
書云朕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道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夏四月丙寅驃騎將  
軍朱據領丞相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郡  
十三年秋八月丹陽句容反故都率國詣山南馮承道

招原通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殺魯王翳及車  
騎將軍朱據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請朱吳權遣呂  
據就吳以迎欽吳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幼子亮  
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茶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  
將軍王昶闖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昶敗施續於  
江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救之皆引還昶法偉大以能  
置取山陵皆保江相宜或曰是成五十二里臨五則  
舉以相告一少可行萬里據據令各舉舉大於西受數  
三竟通天是歲神人救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湯氏為后大赦改元初臨海羅陽



後者既遠遂至履國夫心不由此也其由之曰得機  
乘無謂之子雖為地也然國之制度自由其地居機不  
廣和時為世通外或土有司其或此則我國由于會  
當不在於發熱也故使能保國於休不早已得時不  
立於不亡夫

議曰吳楚國子荆揚二州之域連高矣深以江山為城  
陘負固恃險割于中夏高夫昔稱苗民遂命詩載奮伐  
荆楚皆夏服或王之時至於周公之懲荆舒召公之平  
淮夷亦或王宣王太平中興之日胡亥王道東禮義廢  
中國寔散之後子周宣之東吳楚始皆偕王荐食誇姬  
放土上國與齊晉更黃爭長楚復并吳至地方七十餘

里而天下莫能終春秋戰國之世橫肆者五百餘年漢  
興項羽以江東兵燹波諸侯屠攻陽塵秦民自稱而楚  
霸王擅號今于天下五年始日乃孝景時吳楚七國復  
仰闕而攻漢幾危劉氏世為中國患者如此則難好息  
殆天性然末漢之末孫權乘父兄之烈尊禮英賢垂納  
憂右扶黃祖夫曹操襲關和遂奪有荆揚今年出滿頭  
明年戰合肥蕪然勢常北嚮而以守為攻稱臣于魏結  
援于漢始思句踐之辱終為燕逼之懼保據江淮卷江  
而海幸與漢魏為峙而立先起而後亡非惟智勇足抗



衡亦國勢便利然也及晉混合不一再傳並走江堵而棄中國宋齊梁陳承之復三百餘年而後亡豈天之設險於使限南北乎

贊曰慟哭絕衆收淚結綬英威復振雄業載權討賊定霸指江誓天監頓志烈臨幸時賢割裂東南包舉荆楚走操却石立國故土黃龍飲瑞金陵始王遂帝三州終顯大象

續後漢書卷五十一

元 却纒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

孫休子

孫休

孫皓弟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見愛姊全公主嘗指太子和和子母不自安因倚權意縱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衡亦國勢便利然也及晉混合不一再傳並走江堵而棄中國宋秦景陳承之後三百餘年而後亡豈天之設險於使限南北乎

贊曰慟哭絕衆收淚結綬英威復振雄業載權討賊定霸指江誓天監頓志烈臨幸時賢割裂東南包舉荆楚走操却石立國故土黃龍欲瑞金陵始王遂帝三州終顯大象

續後漢書卷五十一

元 却纒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

孫休子

孫休

孫皓弟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見愛姊全公主嘗指太子和和子母不自安因倚權意縱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魏書

卷之...

...

皇后冬權竅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  
 孫脩為大常並受遺詔輔政明年四月權卒亮立大  
 赦改元建興孫休孫資孫亮元年五月是興二漢延熙  
 十五年也閏月諸葛恪殺中書令孫弘以恪為太傅脩  
 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  
 在位皆進爵班賞元官加等冬十月諸葛恪帥師還巢  
 祖直丁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親將諸葛誕胡遵等少騎七圍圍東興王裡攻南郡毋  
 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戰于東興大破

魏軍殺將軍孫資孫喜等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全氏為后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  
 二月諸葛恪至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復帥師伐魏  
 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士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冬十月大察屠臣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  
 赦以峻為丞相廢齊王廢為庶人殺南陽王和和妃張  
 氏死之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春中改明年元曰五鳳  
 五鳳元年秋司馬桓慮謀殺孫峻立太子登之子不克  
 昏白殺

魏書

卷之...

...



二年春正月魏領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又敘舉兵討  
司馬所來請兵閏月壬辰孫峻及孫資將軍呂據友將  
軍留贊將兵襲高太后東與關羽等攻王實遣至索軍  
欽詣峻淮南發衆數萬口朱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  
引軍還二月及魏將曹珍遇于高亭與戰珍及續統別  
將持班政留贊於孫峻營及將軍孫楷孫資等死之以  
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三月使鎮南將軍朱  
異兼魏安東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孫怡孫恂孫恂  
孫恂等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故殺朱公王使衛

尉馮朝城廣陵以將軍吳璜為廣陵太守留峻為東海  
太守以馮朝為監軍使者魏志  
孫資  
孫資  
事氏仇軍士怨時功曹甚衆竟不克城

太平元年秋用文欽討將代魏八月先遣敘及孫資將  
軍呂據東助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  
江入淮泗九月丁亥孫峻卒敘弟偏將軍緄自為侍中  
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呂據等還己及八月呂緄  
卒據敘咨等表薦衛將軍孫資為丞相繼不能發詔更  
以周為大司馬代呂緄武昌據引兵還敘討緄緄遣

使以詔書告喻安遠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  
丁奉施寬等以舟兵追獲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  
攻廣南兵敗死之己酉大赦改元阜康呂據於荊州  
皆夷三族十一月魏自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假孫憲  
與將軍王惛謀殺魏不克死之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  
司馬告札于漢

二年夏四月大赦亮始親政魏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  
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軍  
子弟年少有勇力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

長日於苑中習馬亮數出中書視措時故事問左右侍  
臣曰先帝數有時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與書可邪亮  
後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密漬梅指銀盆并  
蓋性黃門嘗從藏吏雲宮中亮屏吏言官屏有數不敢  
與衛之力拔屣大審中亮問黃門曰此苑既蓋覆何蘇  
有此名問藏吏吏叩頭亮曰向黃門從汝有私求耶吏  
曰求官席臣不與也黃門不服侍中司馬梁卯啟黃門  
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爾今被夫失  
中燥亮大笑謂官卯曰若矢先在塞中中外當俱濕今

外漢中帳黃門所為也黃門皆厥左右莫不驚懷

居注

大將軍諸葛誕舉兵討司馬昭還將軍朱異稱臣上疏

又遣子龍長史吳懿詣身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

宏全端等步騎二萬援魏師圍壽春朱異自虎林障

來襲夏口夏口督孫資奔魏秋七月孫資舉家徙壽春次

于魏里朱異至自夏口魏使吳高前部督與子承等將

介士五萬解圍八月令裕高部反殺督尉都陽新都氏

為亂赴討丁春步兵校尉奔曹將軍魏蘇敬率軍討之

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魏起九月己巳殺異於魏里辛

未魏自魏里還道臺申中大赦十一月令裕子禧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令魏擇每自壽春詣魏師降

三年春正月詔葛誕殺文欽三月魏師先壽春魏及左

右戰先將吏已下皆降魏秋七月封故齊王詹為景安

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種

蠶專志與太常令高將軍劉丞謀誅魏九月戊午魏以

兵取尚遣弟思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呂大匡會宮門賊

亮為會稽王立種休永安三年會稽郡諸王亮當還





為天子而亮官人告亮使通牒蜀有恩言有司以關照  
為候官僕遣之國邊鳴報之時年十九衛送者伏罪晉  
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喪英之轎物

孫休字子烈，年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謝勳郎中  
戴沖受學。太元二年封琅邪王。居虎林。夏四月，權卒。休  
弟亮立，請葛恪秉政，不從。請王在著江，兵馬之北。從休  
於丹陽。太子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從他郡。詔從  
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亮廢孫  
胤，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意數指

朝與之，故等所以奉迎。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  
行至西陽，有父父見休。謂是今志，於此故宋太子 叩頭  
曰：「事久變，生天下，偶燭顯陛下，遂行休。誓之是日，進及  
布衣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卒百餘，以乘輿法駕迎  
於冰晶亭，禁宮以武帳為使，設御生已卯。休至，望使  
殿止，位使孫楷先見恩，楷遂休乘輿進，屠臣再拜稱臣。  
休升使殿，讓不即物，坐止東廂，戶曹高堂前，即階下，擯  
奏，悉如奉。望孫休三讓，屠臣三請。休曰：「將相誰使，我推  
寡人寡人，敢不承愛。遂符屠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

卷之五

官陪位緦以兵千人絕於平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

即日御正殿大赦元春安謹景耀元年也注唐時元

十一年子午年此年等六冬十月己丑封南陽王和子皓

為烏程侯德載唐侯讓求安侯厚臣請益皇后太子休

詔曰朕以歲德奉承深冀難事日茂恩澤未敢加后妃

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意也苟有人因茲語物不計十一

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憲建日緦緦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有所保送敬而不違於是蓋德休恐其有

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茂內登前建大計以

安社稷所士內外咸贊其謀並有勳勞昔嘗先定計百

寮同心無復是逆五葉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政

事鹿加爵位者從施行之戎成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

軍事事統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

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史家有五人三人黃重為役

父兄在都子弟為郡縣吏既出限來軍出又從至於家

事無縱獲者朕甚惡之其有五人三人為使載其父兄

所獻留為留一人除其衣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更奉此

卷之五



張布圖計十二月六夜臘而殺劉瑨公斬升殿詔武士  
縛絙而曰伏誅詔瑨圖瑨之腹曰瑨也三遺者為有人  
已已詔以左將軍張布封益臣布為中軍督封布弟  
博為都亭侯給兵五百人博弟均為校尉詔曰古者逢  
國賊學為先所以遊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違其規果時事  
多故史氏願以目前趨務去末就末不備古道夫所尚不  
薄則傷況賊位其榮古學官立五經博士積承庶選  
加其寵祿科見史之中及研史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  
堂一歲試該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

之者羨其德以教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三月獨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恐沒與舍人獻優武情文以崇大化推此之  
道當由士民之賄必消農桑管子有言倉虛實知禮節  
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天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  
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  
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遺此輩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  
良田無廢見數曰少放求大定豈可得哉夫由租入道  
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



強竊謀其田訟務令優功官私得所使家為戶曉足相  
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  
以廉儉之志實若盡心於時雖大占感化未可早冀澤  
文升年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之則損削侵  
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臨師尚書可共谷度務取使位  
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流行稱服蓋焉  
三年秋用御封嚴器儀作新室糖味教其造主僕虎足  
歲得大為于建德縣

四年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文石俸赴行麗俗察時吏

清濁民所疾苦為燕陽之詔

五年秋八月乙酉立朱氏為后成子立子靈為太子詔  
曰人之有名以相統別長為作字擇其名爾禮名子欲  
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  
字又今相統所行不副此賢字伯明者也朕嘗西之或  
師友又兄所作或自己為師文尚可又兄猶非自為最  
不讓朕今為四男作名 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澄澄  
之澤字簡簡音如迄今之遠次子名靈靈音如兒龍之  
就字異異音如玄覆音之覆在注次子名靈靈音如



華恭之恭字蓋與音如象物之象文字名鬼鬼音如象  
木下寬大之象字與與音如有所擁持之極此都與  
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極其因字  
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應易其避其善  
若天下或使爾知原注某私之心傳編名以制美其  
或石之謂者則生此類之字亦法也然以說亦自北  
何志其久而仍無視之字則不與之音通明此亦  
轉與音類而後其不與音字更不與矣卷十月以衛  
時軍禮陽與為丞相及利丁密光祿與英密為左右衛  
史大夫休以與及左將軍張布有德恩委之以事布與

官者與明軍國休親意與籍殿舉覽而家之言元好射  
雖春夏之間常屢出夜道惟此時合書休殿與博士登  
酒章曜博士或冲携論道要明中書守知直布恐入侍  
登其陰失今已不得專回安辭說以拒過之休答曰朕  
之涉學屏書略倘所見不少也其明君聞主委臣然子  
方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彼論揚書  
爾不為從曜等始更文學之幾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  
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好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  
之事朕已自信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凡都無所損



君意將有所忘故漏布得即陳謝重而存迷又言慎好  
政事休咎曰書籍之事惡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其所為  
味而君以為不實吳以祿有所及闕王務學業其況各  
異不相姑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歷也良甚不  
取布拜表甲顯休咎曰聊相開悟何至叩頭乎如君  
之忠於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嘉魏也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居其終之初休為王時  
布為左右均皆素見信愛及至其移厚加寵得身擅國  
勢多行無禮自壞取禍故尤忘忌休離爾此吾心不能

悅更恐其殺懼愛如布意廢其搢業不復使冲等入是  
歲使祭戰解肉入交趾謂孔壽大備

原注是如之日  
與天官符合陽

有卷  
與不

六年夏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諸先是科  
郡工手工二千餘人送建業而鄉蜀孔莊三千頭復  
使郡民送之民憚遠故故典等扇動兵民招誘諸夷為  
亂冬十月漢以魏大舉入寇急告甲申使大將軍丁奉  
留諸軍向壽辰將軍留平執魏於南郡議兵所向將  
軍丁封孫吳如馮中以救漢末帝降魏然復罷呂興



況殺孫攝等使使如趙詣太守及兵九真日而皆應之  
悉相灌陽樂廷取屯田萬人以為兵

七年春五月大赦二月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騭  
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孫家園獲已東守將羅  
憲夏四月魏將孫資督王稚恭等入句章略長吏貨財  
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獲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  
月治州破洛陽殺司馬校尉駱為使中書郎劉川登兵  
陸陵豫章民張萬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持節魏步騎  
二萬伐西陵以收羅憲營抗等引軍還至年大赦伏竄

疾不能言手書呼丞相獲陽與入今太子靈拜之休把  
典請此之發未休卒時年三十魏景皇帝

陸皓字元宗南陽王和長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  
立封皓為高程侯遣就國西湖民奉養相皓當大貴時

陸皓字元宗南陽王和長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  
立封皓為高程侯遣就國西湖民奉養相皓當大貴時

陰喜而不戒世倖卒屠臣孫朱后為皇太后時漢初亡  
交趾攜我國內震懼故立長右在東軍萬武昔為烏程  
令與昭相善稱昭才廣明而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  
好學奉遺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潁陽與左將軍張布與  
布說朱后欲以昭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  
慮苟美國無兩宮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昭時年二  
十三改元大赦

元興元年秋八月以上大將軍魏駿大將軍丁奉為左  
右大司馬張布為監騎將軍加侍中誥權臣班賞一如

舊章九月甄朱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母何  
氏為后冬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汝南王次梁  
王次陳王立滕氏為后昭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間倉庫  
振貸之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投於苑者皆赦之  
當時俞然稱為明主及後得志嚴禁輪蓋多忌諱好酒  
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怙之或謂昭的十一月殺與布庚  
三歲十二月葬孫休于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注 庚三歲十二月葬孫休于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名改丁在昭初及在布用勇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  
魏置文散大守司馬昭為魏相國進奇春降持徐紹孫

或衡命齊書喻誌

甘露元年晉泰始元年春三月詔遣使隨船或敬書曰  
知以高世之才處浮勳之位漸導之功勳跡至矣敬以  
不德陪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交福未有所  
錄嘉愛先著深用休休今遣死祿大夫紀勝五官中郎  
將弘璆宣明至懷書背尾稱詔而不敢難船行到涇  
潁召遣殺之候其家屬建安有白船稱美中國者故也  
夏四月苻陵言甘露洛於美故元大赦秋七月詔殺朱  
太后不置權臣放於苑中小屋治喪哀莫不痛痛又送

休四子於美小城尋殺追殺最者二人冬十月西陵晉  
步開表恭請魏都武昌詔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  
軍諸葛凱鎮建業孫璆至難送司馬昭卒十一月乃還  
還詔至武昌又大赦十二月晉武帝廢曹無自立魏亡  
寶為元年春正月遣大鴻臚張儀五官中郎將丁忠弟  
祭司馬昭及還儀道病死忠說昭曰北方守喪之具不  
設戎馬可整而取昭詰辱臣願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  
不得已而用之爾且三國將立以來更相侵伐無寧歲  
今禮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來親敬息兵反



不可謂其不投於我今舉形勢方強而欲倣乎宋滕未  
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唯能去兵諸詐  
相雜有自來矣若其有國庸可冀乎其是問誰以觀其  
誓陰納纂言遂與晉絕三月殺散騎常侍王蕃八月  
所在言楊大勇於吳改元大赦以除氛為左丞相常侍  
萬茂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范但等初誦庶弟永  
安侯璽降亂並建業丁固諸葛凱連擊大破之獲璽時  
并其弟俊皆殺之和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當破揚州  
而建業宮不利故能從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

臣名家家與山同建者以厥之及但反自以為從土得  
計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假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  
來破揚州然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  
藩屏秦致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置立為五百五  
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  
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洩之便悉注烏程  
既置立郡以鎮山起且以落衛明後奉承大舍不亦可  
乎其五分北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又以零陵北郡為  
印後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張徵留鎮武昌未



興收牧于卷塔道死詔使黃門徧詣州郡科取將吏家  
女共二千石大臣之女皆歲成言名年十六一箇闕不  
申乃得出餘獲宮以千數而米糈不已

二年春大赦石墓相萬或上頌已丘夏六月起昭明宮  
初權為太和宮方三百丈昭隱之故起昭明宮方五百  
丈號曰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營攝機大人破堞  
鑄營天開圍圍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詔移居之山蓋  
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和神於明陵祀于太廟  
三年春二月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

孟仁為司空秋九月詔出東關使丁奉出合肥詔許入  
江夏萬歲入襄陽晉荆州刺史胡烈拒賊破之丁奉請  
為執政合肥不克晉將軍毛吳擊殺交州刺史劉俊前  
部督修列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璿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璿九  
始孫不肖冬十月改元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  
陸衡其直隸從其家

建衡二年春丁奉入馮口晉揚州刺史庾亮擊走之萬  
歲還建業夏四月左大司馬施融卒以鎮軍大將軍陸



抗都督楊軍給樂安殿中列時何定器少府李義將軍  
於結營敵之失三獲仍焚黃鼠冬十一月何定將兵獲  
夏口都督雅為以爲裝已奔晉十二月大款

三年春正月初丹陽刁雲殺漢得司馬徽與劉廣益道  
命應數事玄詠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然有天  
下別揚之君人得中國降人言壽春有童童云吳天子  
當上結開喜曰此天命也而載其母妻及後宮數千并  
率大家出奔重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石頭以喚  
天命東觀今華嚴等因據不能足曰時大雨雪過空臨

喚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  
敵便當衝天皓爛之乃遇晉遠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  
騎三千七書春以備之聞皓還亦罷夏四月交州刺史  
陶璜襲晉九真太守董元敏之秋七月璜盡平交趾以  
璜為交州牧分交趾為新昌郡璜將破扶康置武平郡  
九月司宣孟仁卒冬十二月以武昌都督花恒為大尉石  
大司馬丁奉卒西苑言魏皇孫故明年元

魏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據城叛降晉樂鄉  
都督陸抗抗西陵關及同共數十人皆伏誅夷三族又

欽此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街士尚廣益  
取天下自曰古廣子成者蓋當入雅陽的喜不修德政  
專為魚身之計冬十二月我右丞相萬武左將軍留平  
大司農樓吉何定姦穢發聞代謀以其惡以衆布連  
政史名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荆州牧夏四月殺侍中  
韋曜司徒丁固華秋七月伐荊州陽為魯東卓為齊人  
封陳留章沒等九五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  
妾戎使人至帝赦奪百姓財物司市中卿將陳聲董皓

幸臣也情皓寵過施之以法妾以輕皓皓大怒做此事  
燒皓所頭殺其身於四望之下冬太守范滂卒  
三年會稽故古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吳興與  
會稽太守郭詭書非論國政美但白然書不白故古送  
付建安作知遠三郡皆何植故然然發兵自衛而北若  
過然部曲殺然送省建業吳三族謀奪及其五子秋七  
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  
卒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寸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改元文敷教中書令賀正又謀殺女子孫



天璽元年夏六月涼下督孫船板降晉秋七月吳郡言  
臨平湖白澤未年積墜塞令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  
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  
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各刻上作皇字字於是改元大赦  
會稽太守車渡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無就在所斬之  
狗首諸郡尚書張璠諫時使人以刀環撞殺之八月應  
陽山有七字駢羅穿中色赤黃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刻  
發天下當太平郡陽上言石印發文理成字凡二十云  
楚九州漢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始太平始

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陽守從大皇帝遷朕四世太  
平之主非朕殺無遠使封其山神為王刻石立銘褒贊  
至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  
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嗣兼太常固處至陽羨縣封  
禪園山政明年元大赦以煬石又天紀元年冬十二月  
夏口督孫暕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和鑿子張傲多所  
詣白雲邊司道中即將封侯甚見寵愛傲父會稽山陰  
張平知傲不良上表云今用傲為司道有罪乞不從坐地  
許之傲表正彈劾二十人

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彈曲承言  
繫置行獄假囚大為姦利蒸餠倉淫廢小妻三十餘人  
事發父子皆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化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三千人  
九月敕傳中書令諫而冬十月遣兵大佃皖城歛以  
葉晉劉州都督杜預大破而渡晉飛賊歸名改遷還  
留憲代之

三年夏廣州番禺郭馬等反以執金吾服修為廣州  
牧與交州牧陶璜除陳新術分道討之秋八月以軍

臨發涕為丞相牛渚御嶺何植為司鼓有鬼曰菜生工  
人黃者家依綠葉樹長文餘葉廣四寸厚三寸又有買  
菜生工人吳子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  
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束觀葉圓名鬼曰作芝  
華買菜作平鹿草邊以者為傳芝即平為平鹿即管銀  
印青級冬吾命饑吏大將軍司馬仙向淦中安東將軍  
王濬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子  
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  
王濬廣武將軍唐彬向江東下太守賈亮為大都督寇



軍將軍楊濟副之量宜處要次于襄陽為諸軍節度陶  
潛至武昌聞北軍入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  
不咸令沈醉置黃門卽十人將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  
送之吏更罷之後各奉其闕失逆視之各揚言之想因  
有不舉大者而加威刑小者無以為罪又激水入宮宮  
人有不合意者輒殺之或刑人面或擊人眼各各陰  
殺貴幸賊位九列好與功殺象所忌若足以上下離心  
莫為盡力

晉又康元年春正月

諸道皆二作四年春北伐晉云  
康元年春正月

石載天也 五中 山賊等十一王大赦王遠唐破丹陽並

成紀死之逃克西陵都督留暹死之克州門嚴道戈道

監陸晏死之杜預克江陵前將伍延九之丞相張悌率丹

陽太守沈瑩救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等拒王濬戰賊

泯陸震死之三月丙寅賊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能曰

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及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

臣本家皓曰若爾當以叔謝百姓家因曰唯遠狀皓

皓解遠止已屠之吏皓乃與暹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

神武之威奪三千之卒劉據江南虜卷交廣開拓漢基



昨之萬世互服未德嗣守成統不能懷集款尤多為咎  
關以道天度國賊之變反謂之拜使南蠻逆亂征討未  
克開普大家遠來結江廣勸勞歸秦皆難從而孤憐  
不反我軍逆拜服甚愧恨予今無所得陶潘表云武昌  
以西並後不守不守者非難不反非誠不固兵時皆戰  
備兵之存我軍忘兵邪朕之罪也天文彭豐於上士  
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矣作於危何其為哉  
天匪亡吳故所祀也曠日勞擾當復何顏見曰帝子公其  
易勉奇談飛筆以圖茂辰陶潘表武昌還即引見問水

軍消息對曰蜀地皆小今得二萬兵素大如戰自足擊  
之於吳今蒙校簿菲賦明日當發其度家悉送戰而生  
潘順流至石頭司馬伯玉洋督路迤邐時用光祿勳薛  
瑩中書令胡冲等許令遣使奉書於潘伯玉曰晉漢室  
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固時略有江南遂分限山川與魏  
相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國秀裔安未嘗天命至於  
今者猥煩六軍銜蓋路天遠臨江瀆樂國懷惶從息滿  
朝兼錄天朝合必先大謹違私著大常張曼等奉所保  
印假委質請命惟並信幼以濟元元始又違屠臣書曰



朕以不德今經先朝失位歷年成歲凶將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利歸今有違社稷傾覆宗廟無主然魂山嶺設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政司易有折騰之戎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執萬疾計有不足思慮夫中多所荒苦邊鄙小人困生懸慮慮若摧沈志嘆被害聞味不覺毒其憂哉狀員諸石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皇帝治四海器于摧賢拔英傳展第之秋已合友貴顯極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僕臣舍此孰理非不忠也美以移謝改州用損厥

志嘉而休尚愛敬勸勞夫復何言枝葉而已壬申王孫

至建業時面解街盤輿施諸路降降解轉艾規施諸相

見狀其圍籍領州四郡四十三漢書地理志注州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更三萬二

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

斛舟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仰以時致印殺賊已遣

使送時時舉家西遷夏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

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盡意猶戀之其賜時為歸命

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餼穀五千斛錢五十萬



解五百足解五百斤能太子拜拜中即請子為王者拜  
中中五月丁亥地至維揚庚寅武帝始斬大會文武有  
姓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凡婚及吳降人婚  
登殿藉額帝謂能曰朕設此座以待卿又笑能曰臣於  
南方亦設此以待陛下竟謂能曰聞君在南方虜人  
日刺人而皮凡何等刑也能曰人臣有執其君及姦回  
不忠者則如此刑爾竟然其愧而能顏色無怍得中  
庚戌朔禮侍中李仁曰聞歸命侯叔人面刺人足有諸  
乎仁曰以告者逆也君子處居下視天下之惡皆歸焉

若此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內刑之制  
未為酷虐結為一國之文

禮記注疏卷之四十五 未殺生之柄法加以之懲何足多 罪天

受免誅者不能無怨受榮賞者不能無喜此人情之間  
曰歸命侯使人橫時逆視皆繫其喉有諸乎仁曰傳之  
者謂爾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腰以下視大  
夫由街視士則平而得遊日五步之內視上於街則微  
下於帶則履帶則邪以禮視視略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  
乎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







贊曰強鸞劉主江流泣血叱責小兒竟理明哲鍾叔度  
俱嘉山作孽天陰覆宮居此街墮



續後漢書卷五十二上

元 郝經撰

列傳第四十九上

吳家人

孫堅吳夫人 字景 孫權謝夫人 弟永 徐夫人

父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 夫父

孫亮全后 父向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

滕后

孫堅吳夫人在吳人從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聖閑



贊曰強鸞劉主江流泣血叱責小貞竟理明哲鍾頑皮  
恨嘉凶伴孽夫陰覆室居共術壁



續後漢書卷五十二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九上

吳家人

孫堅吳夫人 弟景 孫權謝夫人 弟永 徐夫人

父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 夫

孫亮全后 父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

滕后

孫堅吳夫人在吳人從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堅閑



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其老我拒為娶甚為悲  
夫人謂所親曰何愛一女子以取禍乎如或不遇命也  
於是許媼生四男某權州區一女昭烈孫夫人也初夢  
月入懷而生某及昭烈又夢日入懷謂聖曰若好男夢  
月今復夢日何也聖曰日月陰陽之精至貴之象吾子  
孫其庶乎夫人明惠有新從中道遇害某年少統領部  
曲克敵江東投奔過差夫人每為營故推恩以結將士  
策之渡浙江討薛他戲朝王戎等皆應時擢兵將戰王  
戎夫人曰為興法又有升堂見母之分今諸子兄弟皆

已棄度獨遺一老僕何能為策遂釋嚴功曹魏賜造策  
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聞之倚火并謂策  
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近保功能  
功曹在公盡規法今日殺之明日又嘗汝矣吾不忍  
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爾策大驚遂釋賜及權統業  
夫人初治軍閫多有補益今權不遵賢士計誠曹以女  
妻昭烈皆夫人策善也建安十二年魏吳元年建安十  
二年魏吳二年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卒合葬高陵權稱尊號遷  
尊武烈皇太后注漢曰制朝  
皇帝傳今編

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吳居注父吳漢尚書郎徐  
 令權時吳夫人為權聘以為婦特愛尊後權幼姑孫徐  
 氏歿今夫人下之不省由是失志早卒孫權母徐氏  
 夫人吳郡富春人祖父真與權父妯相親友以妹  
 妻真生琬琬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高岸權為討虜將  
 軍在吳幼之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夫人姑忌廢處吳積  
 十年權為吳王及稱尊號登為太子尊臣請立夫人  
 為后權意在夢氏不許後以病卒孫權母徐氏  
 步夫人臨淮淮陰人與丞相孫吳同族漢末其母攜從

江虜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麀得幸于權琬脫  
 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  
 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孫權母徐氏  
 為王及稱帝意欲以為后而魯匡議在徐氏權依違者  
 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王疎稱中宮及卒臣下  
 緣權指請進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  
 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啟命共承天地度茲夙夜  
 與朕均勞內載脩整禮義不愆寬宏慈惠有淑懿之



德民臣此望遠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又值未一蘇后  
雅志每懷謹願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  
承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爾奪志天命迨此朕恨本意  
不早昭顯傷后悲過不終天祚然時之憂痛于厥心今  
使使持節丞相魏茂亭侯蘇奉策授號況念先后親而  
有靈嘉其寵望嗚呼哀哉葬于蔚陵

王夫人琅邪人

應漢書又  
琅邪人

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

和寵次步氏步氏母和立為太子權持立夫人為后而

全公主素憎之稱病請殺及權寢疾言有夢色由是權

深責然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二  
弟皆為列侯

王夫人南陽人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林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姐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居公舍  
卒因辟馬休立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成辟敬陵王氏  
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潘后會稽句章人父為吏里法死後與婢俱斃竊室權  
見而異之召克搜宮得帝有娠夢有以龍頸授之者以  
藏膝受之遂生孫亮亮為十三年亮立為太子明年立







外傳

卷之三

后為皇后請出嫁其婦權許之下條亦指此婦人

婦人姓王名之后性險妬容媚

自始至卒皆害萊夫人等甚衆權不豫后使問中

書令孫弘召后專制政事傳疾疫皆因以羸疾諸宮人

伺其疾非共臨教之託言中惡後事泄生死者六七人

權尋卒後漢書卷八十八

孫亮皇后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采每進恩歡與

俱及潘后母于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

為潘氏男亮初后亮遂為嗣立為皇太后尚為城門校

尉封都亭侯代服膺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

書事時全侯者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御都尉

宿衛左右自吳典外咸貴或黃及魏諸葛誕以春春來

附而全得全端全祥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無推泄

見叙由是語全策弱會孫無廢亮為會稽王後又燕為

侯官侯后隨之國居侯官尚將家屬徙東陵遷殺之吳

平后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執皆志之高尚妾曰峻好  
故惟全主祐萬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謂宮王夫人欲  
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塚中孫儀謀殺  
政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生與儀同謀被殺朱主休  
懼避后還居業執事注別既立峻還休太平中孫亮  
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元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  
皆據二子無損所由亮殺我損損妻及妹也孫繼其志  
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休卒廢臣尊夫人  
為皇太后孫皓五月餘數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

年七月兄逼卒合葬定陵

世祖亮死之新伐神女其後  
殺之亡理于子用時命也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父本騎士孫權嘗遊幸諸營而  
何姬親于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  
男權喜名之曰彭祖而皓也後從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痛妃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殺死誰當養孤遂換育皓  
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



稱升平宮儀政詔和曰文皇帝后月餘進為皇太后封  
弟洪承平侯爵深陽侯植官城侯洪承平子燕嗣侯為武  
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晉軍至時自為書責  
己以與植吳本魯亂何氏賜備子弟機救百姓患之故  
氏備言始文死立君何氏子云

孫結林后故太常盾之女也盾妻承天入父狀以珠蓮  
後遷郡孫林立大故得道以狀為五官中郎詔既封  
高程侯聘狀女為妃結立立為皇后封狀高密侯封  
將軍銀尚書事後朝士以狀尊威頗嫌今諫言高后寵

新東路誠不悅的母何性左右之文太史言於蓮歷后  
不可易的性至親故行不廢常供奉升平宮狀見蓮居  
營梧郡道器憂死長秋官備備員而已受朝賀表死如  
故而時內論亂保皇后聖飯者多天死四年隨結  
遷于雞陽

議曰三孫之與吳夫人此為內主有據斷遠家為國非  
此母能成此子乎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齊桓公中  
天子之禁諸母舅子母以妾為妻而內亂遂亂死不  
能葬孫姬恐如萊氏而惑於嬖愛不立嫡后終於廢長



文知以從楚國之舉大亂三世皆英明之主也不從以  
通制彼知孔木之在而自耕之况庸闕乎亮休時守道  
尊妻母而昭復度往往保室而望故其制不又稱也  
贊曰嵩巢構統大度具泰惡廢離味闕則遂非始猶五  
名然亦楷擬通實四稱木及為美

續後漢書卷五十二下

元 郵經 撰

列傳第四十九下

孫楷五子

孫登

字元子

汝南

孫慮

汝南

孫和

汝南

孫翊

字季高

孫奮

字季高

謹案孫登傳闕止存附傳羊衡一篇

羊衡南陽人年二十許為中郎子時及尉監隱卷文銘  
乘保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衡及宣詔部諫



章楊地拒絕不與通時人咸佐之恭後叛逆眾乃服其  
先諫侍中胡經作書奏曰曰英才卓越踰倫匹則諸  
葛恪猜嫌時嫌逆然究彼則顧譚嚴薛家達言能釋結  
則謝景完學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倫乃私販解曰元  
遜才而既子嘿雅而依叔登辨而為考敢深而執所言  
守有指趨而備卒以此見昏不為恪等所親復曰人皆  
效如備所敬衛官至桂陽太守卒

孫虎字子志登弟也少敏異有才藝增其愛之黃武七  
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虎性聰體達所向

曰新北方進漢道進昌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

上疏曰漢書本傳帝王之選莫不榮崇至親以光厚后

故魯衛於周寵臨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蕃屏

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虎稟性聰敏才美文武於古典

制宜正名號陛下強光未肯如舊辱察大小咸用於

邑方今姦寇恣睢全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無與

丞相雍等議或以慮道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

大業權乃拜之於是假節開府治羊州權招四郡運糧

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于是不敢以慮道為休然武

德安侯書  
二



風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教以上將之位加以殊特  
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右之任外敵咸振敵虜厥  
難萬里內破鎮撫遠近然恤惜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  
之秋也處其內情文從外報民詞特益若冲則滿而不  
溢故慎乃心無私所愛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  
慎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公法度教勸師友過於家  
堂年二十嘉承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處弟也少以母王夫人著寵見受年十四  
為貴宮衛使中書令國海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澤為太傅登顯致純  
封何廉維等皆從容侍從

此後吳書載太子元孫與之  
子孫此少處行學時  
為如何校對立可觀於中極厚  
德今亦有其稱謂為太子孫其和有志意志作也

善射射承師涉學精於臨敵尊教師優好人物  
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侍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  
訪語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亮偽

賊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嚴震外史又載  
者此事常憂勞懼但不獲會同假宴最上錄或今持重  
務在全服權還然後取安足時有司而係書同事和以為





姦妄之人時因事錯處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純之  
人部習射實白鹿子丁晏晏亦白實和謂晏曰文武在  
事當能無人因瘴癘薄園相危害定有福矣遂而釋之  
使之從學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  
世務而仁交習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辱察侍  
晏言及時夫以為好事費日而無益於用營務稍息而  
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績者也且志士惜  
日愛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孰非其次天以天地  
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已暮榮華不

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純誠能純無益之欲以  
奉德義之重莫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  
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嬉嬉嬉之好亦在於飲食  
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無復為權乃命侍坐者八人  
各著論以錘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實  
容時蔡邕亦直事在署者頗敢高致以此觀之其後  
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 邕與全公主有隙  
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承休居近廟遂和過  
所居全公主使人視視因言天子不在廟中專就祀室





泥頭向崎連日詣闕請和權登曰商觀見甚惡之致據見  
等無事忽忽難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  
上書稱引晉獻公殺中生立奚濟晉國擾亂據見又因  
諫不止見曰太子仁明關四海人三方鳴呼不宜拉  
動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  
頭流血辭氣不撓權大怒致立象奪據見等入殿杖  
一百臣謹言此語即此語也臣先之臣社稷  
一節臣謹言此語即此語也臣先之臣社稷  
先此語也臣謹言此語即此語也臣先之臣社稷張純亦書言極建權幽之還  
葉古竟仗和於故部尋司坐謀謀故者十數象厥寬之

太元二年五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  
鶴巢于帆檣故宮答問之皆憂懼以為檣末傾危昨夕  
安之象或言巢鶴之詩有積行善功以致爵位之言今  
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君人竟平及權  
寢疾意頗感悟欲撤和還立之令公主及孫峻驛引等  
固爭乃止夏四月權卒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弟  
也妃使黃門凌達之建業上苑中宮并效問於恪臨去  
恪謂達曰為我達北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頭世又恪有  
從都意使治武昌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執孫峻奪



和鑿鑿破新舞又遣使者賜死和與也張辭別張曰吉  
凶當相隨終不傷生亦自殺舉邦傷萬孫休立封和子  
懿為高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卒懿立其年遷攝和曰  
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陵在正月  
又令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高程置太守四時奉  
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實為二年七月使守大臣薛  
瑒營立寢堂觀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人常純  
信等備官祭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  
明陵詔引先仁親拜送於廐北仁還中使守詔日夜

之

往拜曰相經奉問神靈起居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  
生皓慈喜涕泣詔公卿尚書詣闕下受賜嘗與當受  
使丞相陵執奉三牲祭於近郊詔於金城外露宿明日  
望拜於東門之外翌日拜廟屬登殿敬感感此七日三  
登臨晝夜煩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致宜以理  
去情然後止和曰子懿德雖俊孫休立封德錢唐侯誰  
承安侯俊拜明都尉詔在武昌未安山賊寇但困民之  
不堪命聚眾數千人劫掠出高程攻孫和陵工鼓吹曲  
蓋此至建業眾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揮吉日遣使以

該命記丁固詣葛龍國執斬其使但遂列九里固執送  
擊于牛屯大破之但兵埋身無餘中臨陣皆拔散該獨  
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皓皓并其母子並  
皆配殺之復葬城外孫顯顯明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  
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

特與和無殊項之和與顯同顯聞之策斷往來假以精學  
督軍使告羊術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子先顯則

通庭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蕃末也二宮拜授  
海內稱宣斯乃大吳興亂之基項和二宮並絕賓客遠  
迫懷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聚謀象論咸謂二宮智達  
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  
二隅人所伏聞謂陛下當副順遠通所以歸德勅命二宮  
賓庭四邊使吳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  
發明詔者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得投通雖  
實陛下最高古義歟今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  
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陛下傾金鳴鳴之至願

也或謂二宮不違典武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  
猶宜痛懲容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稽疑成  
謬久持宣流而西北二端去國不遠異同之勢易以開  
違開違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態不容陛  
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同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  
疑異國典詩非所以有疑疑錄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  
詔使二宮同設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明  
令寄英委勝奇楊益等陰共圖霸圖危太子措發既行  
太子以政霸亦賜元流益危於江兄移以數諫英益得

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元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堂霸  
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堂五服中封基為吳侯堂免後保  
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益乘物為收付欲亮問侍中  
刁玄曰益乘物為罪云何玄對曰科應元然惠王早然  
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所以親故邪  
臣下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起乎  
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  
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執官中基以得免孫純立進  
和霸詹陽刺基英士與祖母謝姬俱會稽高信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  
武昌權卒太傅諸葛亮不從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彼  
奮於孫章會怒不從命又致越法度帳上箋諫曰帝王  
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尊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  
妻化雖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  
理物先國後身皆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  
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孫雖為不軌上則為危社稷下者  
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誡自先武以來諸王有制  
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于興政事其與交通皆有

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祿此則前世得天之驗也近來  
相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久人家非朽以適庶不分遂  
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嗔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  
陪葬邊前處於千載足以發疾之日分遠諸王各半就  
園招策收勤耕禁嚴政其所戒數無所不至試發上安  
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富家之悔也大王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宜上惟大伯慎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漢書



聖天子十七年而和名... 乃... 茲... 將兵治我宮室又左右常... 有司而擅私故事不明... 師導大王此不承用其言... 良正直其所陳適當切用... 中書楊熙純受詔教所當... 何聞此之日大小驚... 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哉哉  
兢兢盡敬則及如此則無求不得若忘先帝法教  
懷慈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  
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今詔教不行於諸臣邪  
此古今正業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  
生不憂時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知忠直之言懷慈懼之  
慮寧移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  
之忠言逆耳惟遠者能受之今者格等懷懼敢為大王  
除危殆於前身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王願蒙



次為樹子考教明無足以主也失愛見然非其原也霸  
奪不執自取危亡權六子四子不得其死至的以世嫡  
長孫前殞又庶孫蓋生其志則果於殺戮而氣始有  
以取之武者天意其信故奪去而祝之即菜松之謂矣  
之傾國自由墓時若權不廢和此為世嫡執至滅亡則  
其喪固不在廢庶大禮國之大同存亡之所繫也立嫡  
以長乃為美副權以和爾堂與說惠弘多不顧相律而  
並廢無故於立嫡以奉國不則其喪以疏此之由以的之  
墓而謂和宜廢難與語禮矣

贊曰稱王建嫡音官多賢一殞而廢統統不顯宜危孫  
宗竟如萊氏內薄骨并大亂三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子瑜 故 孫賁子鄆 鄆子震

孫輔 孫翊子叔 孫匡子基 孫韶兄楷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族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

元 郝經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稽道人請靜將家爲與策會于錢塘時太守王朗  
拒策于圍墾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  
難可平拔查姓相清而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  
宜從彼挑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  
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許令軍中白頭連而  
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其斃者數百口漲水至昏暮  
羅以蒸火推閉謂果今志作四惟此火字本作羅以蒸火推閉羅以蒸火推閉羅以蒸火推閉羅以蒸火推閉  
便分軍夜挑查清道策高處屯朗大營遣散丹陽太守  
向所等帥兵前戰策破朗等斬之遂定會稽原註會稽

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大儒陳仲子原註會稽陳仲子  
雖從其辭大尉而舉高平侯也原註會稽陳仲子  
深慮地不與是狀會來此來街道美景及明未拔景口  
幕百餘載從周則者元不敵明曰我遂表拜靜爲武校  
尉欲授之重任靜志效慕宗族不樂出身原註志作

於家五子葛峻兵想葛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  
峻輝生繼有傳原註此下真字李明兄峻既卒代統其  
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太守在事一年遷峻舊遺糧劉  
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閻舉等並納其善兵納于逆



次而敏于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與以地  
主使所部將軍斛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  
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瑛將三討大軍引還權招  
使在前往駕過其軍見吳軍陳整齊權曰初吾憂其逆  
使令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  
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吳亦愛樂儒生  
復命部曲子弟就業校登朝列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  
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  
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吳後

張梁孫商子亦名壹疑  
為子不宗與大令孫名孫

岐之族諸葛恪也壹與全熙統績攻略弟公安督融  
自殺壹從鎮而遷鎮軍節督夏口及孫琳誅滕胤呂  
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批謀自殺琳遣  
未其潛襲壹兵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及胤  
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俄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  
曹芳貴人邢氏妻之邢色美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  
及邢氏

魏書載在武下自壹入魏黃初三年元八年考  
及邢氏會見身壹以甘露二年封吳侯四年為琳所殺

不得云黃初三年也  
此知書刪去不用

張梁有異略孫權尤賞拔初權在

武昌欲還都建業處水道所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



及至夏口于鴻中大會百僚議之權曰請將吏勿拘位  
任各言計策諸將或言宜立柙夏口漢書陳志  
無下柙字或言  
宜重設鉄鎖者權皆以為非將深為小將趙席而進曰  
臣聞香餌引衆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遣將入  
馮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  
人付智者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  
輕縱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器具如此關門是敵敵自不  
來矣權以策計為得即起增梁位累遷至馮中督卒

孫資字伯陽父美字聖臺

魏書聖臺字仲宣  
字文臺弟幹字幼臺資為臣

兄則聖臺為  
聖者為兄聖同在兄也昔早失二親弟輔方孩資自  
雖有友愛甚為為郡督郵守長堅于長沙舉義兵資去  
吏從征伐堅卒資攝餘衆扶送靈柩後東行復壽春資  
又休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  
協術遣資攻破昂于陰陵表資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  
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遂因  
將士衆還往歷陽頭之術復使資與吳景共擊樊龍張  
英等未罷拔及策東渡助資景破英龍等遂進擊劉繇  
繇走豫章策追資還壽春術任術備就署置百官除



青九江太守貪不能就弁妻孥還江而時業已平吳會  
二郡責與策征盛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黃祖軍拔開  
孫病死過定豫章上責領太守時丹陽僉楚自署廬陵  
太守策留責弟輔領兵在南昌謂責曰兄今批豫章是  
批僉楚咽喉而守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彼困今因微  
杖兵而進公瑾為作勞報一舉可定也責聞楚病即如  
策許周喻到已丘補遂得進據荊陵後封責都亭侯是  
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責為征虜將軍領鄆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都嗣都字公達性精敏幼有令譽年

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  
政績修理呂暹武昌為統帳督時太常潘濂掌制州事  
重要長陳留許爽有罪下獄濂常天變欲致之法論者  
多為言之設案今元作多司為古並本作多為有古此作司為古之說明則濂猶不釋  
都謂濂野伯庸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談仲庸又  
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責蓋北庭中  
州士人必問仲庸魏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于事何如  
濂意即解愛用得免仲庸名幼初伯庸親友為人所殺  
仲庸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故云都遺夏口馮

卷之九  
九



中督威遠將軍居任職亦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  
旅及叔父安然績皆歷列位子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  
震孫雖督越城門校尉敬樂鄉督震後崇晉軍與旅悻  
俱死萊族兄香字文陽父德字仲瑞聖并從弟也香後  
坐征伐有功拜亦中興貴及吳景皆為丞相所用香為  
汝陽太守景守廣陵太守而貴為將軍領兵在壽春萊  
與香善書曰今在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何如爾景即奔  
守歸貴因而獲免在景今在作同乃景  
免景今在作同乃景獨香以道遠不  
得還街僧號加任南將軍卒于壽春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輔傳今缺

孫翊字叔河推弟也一名儀號得果烈有兄萊風太守  
朱治基老庶司宜碑萊臨卒張昭等謂萊當以兵屬翊  
而萊呼推銀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  
時年二十後為左右邊鴻所殺昭亦即謀子松為射士  
校尉鄉鄉使銀已丘教皆墜避以得失嘗有過避面責  
松松意色不平避曰若過聽不以其驕故見訪及以某  
其解  
與本合今是以承意進言概委色何也松曰屬亦自  
是作其部是作其部總行事有此豈有堂耶黃龍三年卒漢丞相亮與凡理





府子漁字仲而給事中

謹案目錄比下有孫韶孫權傳今闕

張雲雷構之龍蛇起陸東運契公殺大而留且身者勝  
優者天飛而為主其次叶比擊附而為僕為王各著功  
烈享富貴故孫氏之有江東自父兄子弟外而諸孫之  
雄若是為足與魏及侯曹氏抗衡而立國矣  
贊曰鳳翥斗區龍起江東附翼翠舉輝輝挾泓濟方能將  
領才堪器使雄城增峻玉群金址

續後漢書卷五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字子雲

張紘字子玄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傳博覽良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友善俱  
有時名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  
論者臣有異同昭著論曰家有先大國之議士君子之



府子漁字仲而給事中

謹案目錄比下有孫韶孫權傳今闕

張雲雷構之龍蛇起及東運契公殺大而留且身者勝  
優者天飛而為主其次叶比擊附而為僕為王各著功  
烈享富貴故孫氏之有江東自父兄子弟外而諸孫之  
雄若是為足與聖夏侯曹氏抗衡而立國矣  
贊曰鳳翥斗區龍起江東附翼翠舉輝輝挾泓濟方能將  
領才堪器使雄城增峻玉群金址

續後漢書卷五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字子雲 張紘字子玄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傳博覽良書與瑯琊鮑昱東海王朗友善俱  
有時名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  
論者多有異同昭著論曰家有先大國之議士君子之



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居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  
得揚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羨嘉愷意  
誠淺竊有疑為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聲有父子君臣  
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  
在喪之哀君親臨之禮莫重為恩莫大為誠臣子所尊  
仰焉夫昭大情謂其深志為得而向之哉然親親有喪  
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此四  
世而總麻服之宗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  
屬竭矣亦謂部玄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又曲禮有不遠

事之義則不諱

母不違事父妻則不諱王父母不違事父妻則不諱王父母

不諱者

差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情况乃古君五十六歲部  
子會盟字及未歸不攝其名成書字者是魯人姦之也

原注春秋初初魯父稱字其後後魯公會盟始何  
稱爵曰子孔子去季及後時書字皆魯人姦之也  
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定王時有王孫滿者  
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宣王之子名胡  
其比衆多夫顯事是顯姓有明提傳有假葉然後進政  
退字為無存北垂示百世水無答矣今志的雖上其意

君之名而下無存所齊獨歸之疑云由禮之為疑事無

禮記卷五十四

賀現者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  
言聲一放猶拾遺也道雖在前悔其可追州里材士陳  
琳等皆稱善之刺文向雖承莽不慮謀以為輕已遂先  
拘執昱等領身營擬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  
揚王昭遂而渡江孫策定江東以來昭為長史撫軍中  
郎將升堂拜母侍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昭  
每得北方士大夫書輒專歸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則  
謀有私室之刺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笑曰昔宮子  
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文為霸者宮人子亦賢

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托昭曰

若仲謀不在事者若使自取之區復不克緩步西歸亦

無所處昭遂率厚儉立權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

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就免呂堂操以成勲業也是周

公立法而伯禽不踰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注云此

注云此

注云此

注云此

禮制是猶閉門而揖蓋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





合上馬使出此軍昭幸餘屬上表朝廷下移屬郡中外  
將校各令奉職然後衆心知有兩歸昭復為推長史時  
天下分裂在所擅命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頓預  
士民狼狽頗有異同昭輜帷綏撫百姓知有生賴諸侯  
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惟每出入留昭鎮守領幕府  
事爰中賊復起昭討平之權出合肥今昭別討達奇注  
吳書作琦據推是吳國陳又督諸將攻破豫章賊帥周  
益社五奇則無此也恩等子而成自是布復將領諸事皆領與此注保常在  
左右為謀畫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禮遇甚重曹操取刑

州順流東下船功推迎操權不從遂破操于赤岸昭欲  
權終事漢非附操也器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  
權每田獵常乘白馬射虎虎突前擊持馬鞍昭变色而  
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馳策  
犀賢豈謂馳逐于原野較易猛獸乎有如踐踏秦天下  
矣何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懸君然猶不能已乃  
作射虎車為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于中射之時  
有逸犀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諍  
常笑而不答帝咸元年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



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  
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及故乎貞即進下  
車拜昭綏還將軍封由奉侯昭與孫紹膠庠鄭禮等禮  
陸志孫紹傳紹  
作昭禮作七朱周漢典禮撰定朝儀權于武昌臨釣  
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澆厚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厚臺  
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送  
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封為權立酒  
沈長夜之歡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怒也權怒有怒色  
遂罷酒初權嘗置丞相象議歸昭權曰方今之事朕統

者貴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部卒百察獲舉昭權曰孫  
豈為子布變乎領丞相事燒燒謂通也作  
燒至相事同而此公性剛  
所言不從怒將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領權會尊  
號大會群臣歸功周瑜舉劾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  
曰如張公許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患寒亮  
直大臣孫權雖重所以終不相昭者盖以昔嚴州瑜魯  
肅等議為非也原註嚴州之曰張四勳定魯公所存宜  
不處乎夫其揚休云云實誤氏誤以元  
運初進軍吳方始自策反權時不足稱是以道誤道何  
以成其策上篇漢堂下保氏物為時之計本欲其志也  
魯公從順而起功以義立英以清一掃華俗平割耶大  
定之機在于此會若使昭嚴嚴後討六合為一豈非兵

續後漢書 卷五十四





能堪毒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朕出宮則拜君  
朕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于泉中折朕朕會恐失計昭  
熱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  
呼老臣于林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推  
擲刃于地與對泣然卒遺詔姜往昭怒言之不用特疾  
不朝推恨之士塞其門昭又于內以土封之淵乘殺  
姜推敢避歸昭固不起推因出過其門呼昭昭避  
為推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推使家火住門良久  
昭諸子共扶昭起積載以蓮宮深以克責昭不得已然

後朝會

原注習鑿齒曰張昭于吳乎不臣安大人臣者  
三韓不臣則未身而臣者苟不臣何能臣之有

且其得是諫亦猶而或晉史書想終成大業道誓以編  
造見錄此說然恐後之解若此道教上下俱榮今權  
林之非而卒昭後蓋逆昭之心不達而從是善也昭  
為人不及權德及其後矣及良夜漸涼以此表聲居道  
不用歸罪于昭則戶族命

昭志存漢安般之爵號皆不與身受得說不用其言  
遂其狂悖投其食于海端刺權辱無面目以見昭與權  
君臣之義已絕矣習氏乃責昭以不在道矣昭案權  
朝事說昭是也替而說不得謂其不與姜身任其走何  
得謂君臣之義已絕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臨中  
北帳皆心之論是也

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曰文侯昭容貌矜莊有  
威風權常曰朕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奉國譚之稱為仲



父其文辭慈藉典雅中州人士甚推重之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以示稱衡衡室之曰如是欲使孫策恨下免請之形將使張俊子布見之乎衡負材茂物獨稱昭若此原注其器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材高乎雖然猶自益爾然惟不可謂之無量也如劉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長幹欲初昭佐策及權欲兵不於焉在等前乃始于會歸

平定江淮以輔漢室卒之三方既裂委質偏霸非其志也故嘗進推竟不當因忠直之氣老而益篤也

原注其見孫志本持初無親漢之意其作忠直之志吳則可謂之志存漢室則非也

長子承已自封侯小子休聲承字仲嗣少以村

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畷相友善權為監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志操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默而陽謝景于孫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段為衛尉景至豫章太守

原注吳錄

孫策文德歷任內外以請負顯于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討劉表二子孫權孫翊時年五馬吉人太子少

弟孫權在孫堅傳諸葛恪年少時來入奇其英才承言

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勳于長進焉于物類凡在庶幾

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



別初水喪妻昭敬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  
 權聞而勸焉遂為昏原注景和之曰被承與昭敬理則以承為中平許承年少既四歲年  
 生女稚為子和納之稚數年和魯敬于承執子塔禮宸  
 諸葛恪誅時亦死昭弟于魯年二十遷政城大政車為  
 步薦所薦昭不顯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于軍旅乎魯  
 對曰昔童汪死唯于舟若阿原注此戰于舟阿叔為魯人故少魯童汪叔阿則于舟死此口說執干戈以內杜彼時阿為之不可于子魯字見前注  
 魯守不才爾于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勳  
 至平州都督樂鄉侯卒休有傳注景林之張休謂昭傳後此列八元處傳

張絃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師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實從濮陽閻愛韓詩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部舉茂才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偶司空荀爽三府  
 辟為掾皆不就孫策在江都時絃有喪策教詣絃皆以  
 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豪傑各播衆營私未  
 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  
 為黃祖所害策雖暗雖窮有微志欲從袁求先君餘兵  
 就舅氏于丹陽收合流散東從吳會報雪恥為朝廷  
 外落君以為何如絃答曰絃既素守方居貞經之中





無以奉贊或畧菜曰君高名指趨遠近像跡今日事既  
決之于君何得不舒慮嚴告伴副高山之望哉若微志  
得展直誓得報守君之勳也因涕泣橫流絃見菜志壯  
內登辭令慷慨乃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以寧  
諸侯資賦今君紹先漢之軌有號武之名若援丹陽救  
兵英會則荆揚可一營嚴可報德長江奮威德隸除虜  
擴區輻漢室功業并于桓文豈復外藩而已哉當與君  
俱南濟也菜曰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付君菜既定江  
東表欲為正議校討與張而並參謀議菜常令二人居

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聚取徐州自為州牧不欲令絃  
從菜迫菜茂才移書令菜遣絃慈布反復恥為之屬  
菜重惜絃欲以自贖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在所為寶  
楚雖有封晉實用之英偉之士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陽菜身臨行陳絃陳曰夫主將乃善謀之所自  
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頓麾下重天  
授之委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菜  
遣紹來重王許曹操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  
善

注菜書茂才在朝公卿及知書進菜才長絕其  
平文二部風行早知以忠被疑故乃心王室時會



公為司空如思字以悅是人之乃從父長宗既歿如  
封碑故為深厚高第諸御史後以終為九江太守  
心志忠思思思探聞策卒歿同表伐吳欲謀以為衆人  
及今以疾同科

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誓并好不如因而序之孫  
從其言即未推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孫秋令孫輔  
權內用出為會稽東部都尉權初統景春秋為富太夫  
人吳氏以方外多唯深懷憂勞教為秋以輔助之義秋  
思雖補察每有奏計及車未書計與四方交結常與張  
昭草創擬作秋以破者有破走董車扶持漢室之懸討  
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彰其美既成呈推

權者請思感曰君誠孤忠所也遺然之部或以終本受  
北任恐有異志權不聽初聊耶題是為廣陵太守察結  
孝廉呈後為管融所殺結甚傷憤而力不能討呈門戶  
絕滅及結在東部遭主至聊耶殺祭并求親戚為之置  
後書以屬聊耶相賊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朱呈祀權  
封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結屠守逸領所取孔融遺書曰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領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  
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猶髮益怒樂一雷擊于以盡  
餘憤乎

思江漢書大將軍年出塞捕虜如單于所居地  
自以精兵走之而今李廣年于右行軍軍由東



進東進少曰連大將軍行水軍少其言不之行廣稱曰  
臣所為者將軍命大軍乃從臣出東是臣臣結髮而與  
臣戰也今一行當平于臣願居前死軍于大將軍  
臣受王命以李廣將軍命今當平于然不降所故見時  
公孫枝新大將軍行軍各款  
使北使告軍于故使李廣  
南北並定世將無事故  
孫投戈降漢組且亦在今日但用魏斬無緣會面慈致  
舊道直達清相見宜復或難以結有鎮守之勞縱論功  
加賞然厚自范謙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規諷初  
推與屏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結曰東歸云後  
權以結為長史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結曰古之圍城開  
其一面以疑其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彼并命死戰

圍雖卒拔及殺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  
殺將數至圍下批戰權奉輕騎將蒞突之結諫曰夫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侍威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  
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新將軍威鎮敵場乃偏行之任  
非主將之宜也願押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許權乃止既還  
明年復出軍結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星靈  
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而後為威爾  
今麾下值四百之厄育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廣開播殖  
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遂不



欽定計琦都隸陵曰隸陵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剛  
 阜連帶石頭訪問父老云昔秦始皇東遊會稽經此望  
 氣者謂金陵地形有三者氣故世斷連岡改名隸陵今處  
 具存地有英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  
 後昭烈宿于隸陵尚觀地勢亦勸權都之權曰留者必  
 遂都為唐注漢帝孫劉將主京河漢難曰吳在此故  
 曰隸陵有小江而餘宜可以無大如魯方理水軍者移  
 隸之路曰吳則先法吳本後也權曰吾說同勝州全之  
 下也吳知之曰隸陵之與孫則通里所統吳于此故  
 則使不有何矣而吳欲定孫則會隸陵之下吳其理也  
 諸君皆云劉備為都隸陵而九錫云曰今選吳連家道道  
 權自說解之人為之曰今選吳連家道道

卒時年六十臨因授于琦慶曰自古有國家者成欲修  
 德政以比隆成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請  
 于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爾夫人情憚難而趨  
 易好同而惡異典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言善之難也今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  
 威甘易同之歡唐注國體大宰故曰以八柄始王叔華  
 王曰予以說吳安曰曰予以說其意二曰予以說其志  
 六曰予以說其言七曰予以說其行八曰予以說其福  
 無假取于人而忠臣從難違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  
 不亦宜乎雖則有蒙巧辯綠聞眩于小忠變于恩愛賢



愚雖錯長初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審察求  
賢如飢渴受隸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美割恩上無偏謬  
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蕪疾以成仁覆之  
大權者書流涕結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絃在吳見梅  
榴枕愛其文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  
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煥論與琳  
書深歎美之琳荅曰白僕在河北與天下屬此間奉少  
於文章焉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非其實也今  
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

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自書之融遺絃  
書曰前勞手筆多美書每舉為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  
其人也子玄清介有高行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絃同  
郎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于豫策參典  
謀謀各早卒玄子高有傳

諸葛亮志孫高附絃  
傳後此列入此書傳

議曰國之將興必有佐命之臣以建不拔之基也孫氏  
之有欲而道之矣昭以碩儒元老頓受遺託忠鯁強諫  
有不可化之色與不可奪之節沒黯蕭望之流也雖以  
嚴見憚終于疏外而者德峻望殷動敵國增重江表足



以揚桓王之英明大帝之盛業也使捷行言聽有吳功  
烈豈止是哉其功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為度初不  
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為昭豈淺功利之徒所能  
識哉魏書云昭之戰諸葛亮因於主之吳孫吳保江  
中昭則劉璋五將守之昭自擊于昭孫吳也孫策以孤童見然言議  
安以王道為度本也昭之德也孫策以孤童見然言議  
謙然然而許以桓文之事而委質焉則亦昭然孔明之  
舉也雖其忠貞高壯不逮於而文理意正總總煥容贊  
哀孫氏使中州人士見昭亦昭之亞也其是許博權都林  
陵此為江左京邑而傳統六代有奉春君之謠焉

贊曰中州名流抱魏江表逢時啓霸分辰劉曜把臂擊  
孤付託元老強直不撓忠誠矯矯錄音時英潤色吳業  
建都定陶南紀有哉





續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子月

魯肅子淑

護案周瑜傳闕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往采石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謂武智具家富于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子胤

魯肅子淑

護案周瑜傳闕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往采石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謂武智具家富子

元 郝 煥 撰



財性好託與刀大散貨實控寺田土以賑窮英結豪反  
 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此狂兒撞坏之耶魯注吳書後  
 州後北齊乃今其萬口中國英納流禍相逐如胡  
 道隆之北齊則江東沈野萬里絕域兵強可以規官事  
 齊朝此報王皇土以說時交子其為官役奔刀使細弱  
 我爾強北在限男女五百餘人行州境野先商等陸行  
 劫矣持滿謂之口卿等又知名爭大數今日天下兵此  
 有知不食不食則何為知名爭大數今日天下兵此  
 夫官河實財代志其官王次名能制刀周瑜為居巢長  
 相之元爾此江生元來承不推奇之周瑜為居巢長  
 行數百人故造侯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木各三千  
 斛肅乃指一園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結表辭聞其  
 名就署東城長肅見所無胡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

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  
 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遂莖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肅  
 書肅四方今天蒙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  
 老母無事潘于東城近郭實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  
 地祇號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  
 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莫東還曲阿欽北  
 行會瑜已從歸母到吳肅以其狀語瑜時孫策已卒權  
 住吳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



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盛故終  
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然士舉龍附鳳馳騁之秋吾方遠  
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存肅  
才宜後時當厲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  
肅與語甚悅之衆竄竄退權獨引肅送合榻對飲因容  
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  
之功君既忠願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專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備皆項羽將  
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與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象規模如  
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將也司其多務棄除黃祖  
進伐劉表聲震江所權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  
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莫以輔漢爾凡  
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聞管毀之云肅年少  
粗疎才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資肅之賜肅母衣服憐  
愍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  
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批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



二子素不相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如劉備天下景  
與孫有隙寄寓于表未建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  
傷心上下齊同則宜安撫與結盟好如有難違宜別圖  
之以濟大事前得表命平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  
者及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若孫備必喜而茂命  
如其克期天下可定也命不違往恐為孫而先權即遣  
肅行到表口聞曹孫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而節而  
表子孫已降孫昭然惶遽命先破漢江而肅往迎之到  
當陽長阪與船烈會宴營糧指及陳江東強國勸昭然

與權并力昭然甚悅肅見諸葛亮謂亮曰我子瑜友也

即共定交昭然遂到表口遣先使權肅亦及命

劉備與權并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意又語諸葛亮曰

我子瑜友也則亮已立則肅言矣而葛亮竟得云亮以

連橫之義說權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于亮若二國

史官各記則說說解楊表則容美各取其功合此二

書則出一人而神如此其說之體也

州中記則知言權氏就其江東可以為援及利是

口說胡五命軍故于其對等其之口說然其權與

皆動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未廣進于宇下惟知  
其意欲肅子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



擬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而如將軍不可也  
 何以言之今前迎操操當以肅還付卿堂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標從事來犒車從史卒交游士繕累官故不失  
 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冀州眾人之  
 議也推難嘆息曰此請人持張甚失孤望今卿所開大  
 計正與孤合此天以卿賜孤也原注說書及九州春秋曰  
肅定欲功操亦言功操既曰成言公者文成也則  
并立操與馬善則長以操之威我長久之功也  
不如道我功之且是將軍家身知不然行危難大也  
新有嘉母曰公事已急即當死固可不死而操新欲  
手推然之乃是則助則獨操成曰吳書及江表傳亦  
肅一先臨操欲殺也於所論命王之畏則夫之死也

人請使能長無錄方使張先功之會公竟  
時周瑜受使

至都陽肅勸進召瑜還遂任命瑜以行事肅為贊軍校尉  
 助畫方略操破走肅先還惟大討諸將迎肅肅將入關  
 拜權起禮之因謂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  
 嘗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生徐奉鞭言曰  
 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德播九州先成帝業更以安車駟  
 輪徵肅始當頭領權撫掌大笑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  
 督荆州吕範功權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  
 曹操威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假備使安撫之多





撫之敵而自為樹黨許之上也權從之探聞權以土地業  
 昭烈方作書落筆于地周瑜病困上詎曰當今天下方  
 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雖至等先慮未然庶康樂  
 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窘迫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隨踏  
 之日所言蓋矣原注江表傳瑜病危時與權交曰瑜以  
 道本介純物與為志然瑜謂自故戎行規定已司決  
 如良陽思願與曹操在權立以不死及是蓋成非自  
 誓日如無國人生有死勢難合矣瑜亦元備無後志  
 未及不反承教命備言今曹公在比備傷未身到路事  
 當有以各走天下之事尚不知始此則世則余之秋  
 五言志也之日之言蓋矣

行在兵事也善而不可不察也原注瑜與權交曰瑜以  
 道本介純物與為志然瑜謂自故戎行規定已司決  
 如良陽思願與曹操在權立以不死及是蓋成非自  
 誓日如無國人生有死勢難合矣瑜亦元備無後志  
 未及不反承教命備言今曹公在比備傷未身到路事  
 當有以各走天下之事尚不知始此則世則余之秋  
 五言志也之日之言蓋矣

武校尉代瑜領兵原注瑜與權交曰瑜以  
 道本介純物與為志然瑜謂自故戎行規定已司決  
 如良陽思願與曹操在權立以不死及是蓋成非自  
 誓日如無國人生有死勢難合矣瑜亦元備無後志  
 未及不反承教命備言今曹公在比備傷未身到路事  
 當有以各走天下之事尚不知始此則世則余之秋  
 五言志也之日之言蓋矣

瑜士眾四千餘人來巴四縣皆為令程普領南  
 郡太守肅初住江陵覆下屯陸口原注通鑑綱目漢獻  
 帝建安二十一年劉琦  
 孫權分荆州為兩使劉琦守  
 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

益州牧劉璋綱維頓絕周瑜甘寧共功權取蜀權以咨  
 昭烈昭烈內欲自規乃偽報推權後昭烈西國璋留關  
 羽守荆州權曰備虜乃敢換詐如此羽與肅鄰界致生



孤疑獲場紛錯肅常以攻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惟求  
長沙宋柱昭烈不承命權遣呂蒙率衆進取臨川聞之  
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設與聞羽會語諸將  
疑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聞營到備員國  
是非未次羽亦何敢重歿于命乃遣羽相見各駐兵馬  
百步上但詣軍單刀俱會肅同救責羽以不返三郡羽  
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竊不脫今戮力破敵豈  
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救地邪肅曰不然始與  
豫州觀于長阪

說先主  
觀先主  
觀先主  
觀先主

觀先主  
觀先主  
觀先主  
觀先主

當一校許窮處極志勢推弱國欲遠窺望不及此主上  
於忠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尹使有所  
庇廢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備飾情愈德榮好今已藉手  
于西州矣又欲藉牙利土斯羞凡夫而不忍而况整頓  
人物之主乎肅聞會而素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  
曾不能胡道處分以義輔時而員侍窮來以國力爭歸  
曲為老持何獲濟羽無以答生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  
德所在爾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揮刀起  
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日使之去昭烈遂割荆水為

界於是冠軍前年四十六建二十二年卒注漢通鑑綱目  
年二十二年權為舉哀又臨其窆注漢通鑑綱目  
亦為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願謂公曰昔魯子啟嘗道  
此可謂明于事勢矣注漢通鑑綱目方官家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治軍望肅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  
為志度弘遠識鑒過人瑜之後肅為之冠肅遺後子淑  
既壯滿須髯張承謂終當達到永安中為臨武將軍都  
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遣交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  
鳳皇三年卒于臨樂府領兵馬

議曰瑜肅為君保器約冠而有王霸之畧鄧仲華之傳  
也瑜謂操為漢賊肅乃方之項羽是已有一劉玄德漢  
室之曹高之流託足無所瑜必欲去之肅彼之荆州而  
統魯之有志于漢欲為桓文之事者若是乎晉止之會  
踐土之朝末之聞也操安得獨為漢賊乎嗚呼天未亡  
漢當其衰亂群雄競起守欲亡之以為己有是以不得  
其正馬素術紹一敗塗地曹操孫權幸而有成終為僭  
偽況其臣事之者乎苟或佐操名為興漢其實割據江  
代為魏也周瑜魯肅決策拒操稱為漢賊其實割據江



東以為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三國今孔  
明為不可及已若或瑒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大義則未也  
其赤解之技操以金刀吞北狼藉秦曠長銀則無所逃命拓  
定中原漢未必亡乃遠足履安泛荆土甘為三分天下可事  
而不爭則州不爭而遠事有一天下之失而不為惜哉

贊曰天傾柱折牛牛構也江海會同舟開乾坤公瑾于  
欽定交軍門清觀最合遠或君臣為林燒操江群生紅  
取威定霸千載萬功必有荆吳並帝江東分漢敬魏吳  
臣之宗

終

續後漢書卷五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呂蒙 陸遜

謹案呂蒙傳闕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紆

陳注作祖紆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

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送

東以為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三國今孔  
明為不可及已若或瑒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大義則未也  
其赤解之技操以金刀吞北狼藉秦曠長銀則無所逃命拓  
定中原漢未必亡乃遠足履安泛荆土甘為三分天下可事  
而不爭則州不爭而遠事有一天下之失而不為惜哉

贊曰天傾柱折牛牛構也江海會同舟開乾坤公瑾子  
欽定交軍門清觀最合遠或君臣為林燒操江群生紅  
取威定霸千載萬功必有荆吳並帝江東分漢敬魏吳  
臣之宗

終

續後漢書卷五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呂蒙 陸遜

謹案呂蒙傳闕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紆

陳注作祖紆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

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送

吳遜年長於康子，雖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  
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  
都尉，升領縣事。注：陸氏初登陸，遜年元早，遜開  
倉穀以賑貧民，勤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升陽多  
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為會稽山賊大帥，洛臨久為  
氏害，遜召兵討治，眾入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  
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征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  
利浦，權以兄菜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  
暴虎，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象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

深地，大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征，取其精銳，權納  
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後父曹孫印絞  
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後，後支黨多，而主兵少，  
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在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  
破散，遂郡伍東三郡疆者為兵，悉考補戶，得精卒數萬，  
人皆悉，盜除，所過屬清，遜也。孫湖會稽太守，淳于式友  
遜，枉取民人，悉投所在，遜後詣權，稱式住史，權曰：「式白  
君而君為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殺民，是以白  
君，若君復殺式，以亂空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





魏志卷之六 魏志卷之六 三

長者之事 顧人不能為耳 呂蒙病疾 詣建寧

避往見之 謂曰 聞羽接境 如何 遂下 後不當可憂

也 蒙曰 誠如未言 然成病為 遂曰 羽非其 號氣

凌餘於人 始有大功 意賜志 遂但務謀策今志

志及家本原志 北進未 謀於我 有相聞病

志作非無此合 必差無 備今出 其不意 到

可舍 割下見 至智 宜好

為計 蒙曰 羽素勇猛 既難為 敵且已 據荆

州 恐信大行 並始有 功 勢益 盛 未易圖

也 蒙既都 撫問 誰可代 卿者 蒙對曰 陸遜 意

思深 長寸 堪負 重觀 其規 慮終 可大 任而 未

有 遜名 非羽 所忌 恐復 是過 若用 之當 今外 白劉

遜 內察 形便 然後 可克 遜乃 曰 遊孫 備將軍 羽都督 代蒙

遜志 陸口 書與 羽曰 前承 觀鑒 而動 以律 行師 小舉 大先

一何 難： 敵國 賊賊 利在 同盟 聞慶 封節 相送 屠甚 甚

五綱 足以 不敵 受任 來西 廷暮 元慶 思蒙 良規 人曰 于

見獲 通通 欺欺 以為 將軍 之勳 足以 長世 雖昔 晉文 城

濮之 師淮 陰拔 趙之 畧茂 以尚 茲前 劉徐 晃等 步騎 駐

漢之 師淮 陰拔 趙之 畧茂 以尚 茲前 劉徐 晃等 步騎 駐

漢之 師淮 陰拔 趙之 畧茂 以尚 茲前 劉徐 晃等 步騎 駐



趙國望危孫操新虜也急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  
雖去師老猶有號得且戰後之役常苦輕敵古人從衝  
軍務備營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遠奉  
所不堪喜郵威德康自領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僕明  
注仰有以容之則竟進書有謙下自記之意慮夫安無  
復所嫌避其敵形狀其可禽之要據乃潛軍而上使  
避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避徑進領軍都太  
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妻鄰走誘  
城長史及蠻夷君長皆降進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邈遣將軍李異謝旌等  
將二十人攻漢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  
險要即破晏等生獲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  
郭睦大破之梯歸大姓又布禮案今志俱又布毛本作  
文右與此公通志亦作文  
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邈復部旌討破布凱  
布凱脫走漢以為將避令人誘之布帥象還降前後斬  
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邈為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  
侯原注吳書曰權立邈於沔陽之鄉為上將軍討  
吳蜀賊今歷本州軍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拜別駕  
從事舉時荊州士人新運任進或未得所邈上疏曰昔



漢高安令招延英吳光武中興郡後軍互苟可以照隆  
道教者未必遠近令荆州始定人物未遠臣愚悽悽乞  
晉如履茲地後之思令其獲自延然後口海延頭思歸  
大化僅強納共言黃武元年如然車象討獲獲命題為  
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  
等五萬人拒之昭烈從丞峽建平遠圍至夷陵界立敵  
十屯以金猪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都督張南  
為前都督匡遺蘇康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天璋將  
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題曰此

必有禍且觀之

原注吳書曰諸將並欲擊備題以為不可四備舉軍東下能成必成其來鳥

守險難可平攻攻之難不獨難其也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也今俱止莫保將士與地乃必以觀其變若此則吳平地曠野營屯有無津交馳之憂今猷山行軍勢不得與自營罷於水石之間徐討其營再諸將不解以為題吳之昭烈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逸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仗振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階備十天者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恐奉威望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存備前後行軍多致火成推此論不足為慮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各船就少歲處結營察其布  
置必無他變伏願至真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  
備當在初今乃入五六百里相衝持經七八月諸  
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邊曰備是增虜更審事  
多其軍始集恐慮情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愁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  
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邊曰吾已破破之之術乃殺  
必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速止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  
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級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

劉宇等窮迫請降而魏升馬鞍山陳兵自嚴邊督促諸  
軍四面截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昭烈因夜遣驛人自  
據燒鏡鎗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屍骸水步軍資  
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昭烈大感志曰吾乃為  
邊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攻漢前鋒於夷道為漢  
所圍求救於邊邊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  
困奈何不救邊曰安東得士氣城守糧足無可憂也持  
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魏集今志  
作方略家  
本作方略與各昭烈果奔潰桓復見邊曰前嘗怨不

見教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察漢時諸將軍  
或足孫策時諸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能衛  
塞劔曰劉備天下知名當換所保今在境界此強對也  
諸君苟回思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父而不相  
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王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  
承望者以僕雖尺寸可稱能忍辱重敵也各任其事  
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破漢兵計多出選諸  
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選  
對曰父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人

牙或足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  
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矣稱善加拜  
選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昭烈既在白  
帝徐盛潘璋宋謀等各觀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  
以問選選與未然雖統以為費至大合士衆外託助國  
討備內實有益心謀決計輒還無費昭烈聞魏軍果出  
三方受敵書與選曰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  
其能然不選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也求通親且  
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其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





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  
最親殿兵不盡避對之視其職史南陽謝景善劉虞之  
先刑後權之論避河景曰禮之長於刑又失屢以細辯  
而說先聖之教皆非之若今竹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  
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避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  
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羅  
罪雖不愆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國進取小宜思安以安  
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務檢入身難忍之過  
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主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

漢高舍陳平之惡用其奇策終建勳作功萬千載大峻  
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權欲  
遠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避避上疏曰臣愚以為  
四海未定當煩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家拊成  
陛下憂勞聖慮寢興食將送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  
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  
疾疫今驅見象緩液不毛故益更損故利反害又朱崖  
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新家今  
江東見象自足圖事但當富力而後動爾昔桓王創基

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  
是項兵為成嚴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  
寒臣愚以為宜養士民寬其租賦象克在和義以勸勇  
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迷道討喪夷州得不惜失  
及公孫淵背盟獲砍討之邇上聞口淵悉徵特因拘留  
大使名馬不獻實可懼允實夷惜夏衣桑王化烏荒蓋  
高拒逆王師皇令陛下星赫斯怒欲勞萬衆凱越海  
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靈踴  
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孽為林敗

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  
所被萬里草偃方落平華莫餘一大敵今不忍小忿而  
發雷霆之怒違堂堂之戒輕萬衆之重此臣之所賤也  
臣聞忘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俟細以  
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棄持遠征必致關關感  
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  
遠愒遼東棄之與馬秦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  
不惜乎乞息大師以成大務早定中夏垂耀將來耀用  
納為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避與諸葛瑾以襄陽遷遠親

人韓扁齋衣奉輶送過敵於河中鈔道得扁理問之甚  
博言與邊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異知吾淵缺且水乾  
宜當急去避未答方使人種琦直與諸將策射賊如常  
瑾曰伯言多智曩其當有以自來見遲遲曰賊知大駕  
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去吾又已守要害之成兵將竟  
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使示遲賊  
當謂吾憐何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令瑾  
督舟船運志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去憐遲遲赴城  
瑾便引船出過陰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

軍到白圖此言住號潛送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  
市安陸石陽石陽市蓋峻盛屯至人皆指物入城城門  
室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闚斬首獲生凡千

餘人原注正和之以為避寇避羅已獲魏湯舟力於已  
為龍戰初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相阻無復林傷  
矣何為復潛送諸將各乘小船致令市中人疑舟自相傷  
密得賊千人未足探賊使使往擊之長城軍茶如與諸  
葛謂者之師何其賊用兵之道既通天祥之其所生  
而宜應其難無三世及避而避其北也為賊其所生

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後倚將家屬來者使就料  
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  
感慕相携而歸者鄭境懷之原注臣論之以為此無異  
其遺驚由



志小仁何江晏功曹趙灌之陽備將裴生及奕王梅順

等並帥支黨來附避趙鎮尉常周雖懼恤又魏江夏太

守避式原注避音錄無領兵馬頗作逸害而與北蕃將文騰

子休宿不協避聞其然即假作卷式書云得報慙惻知

與休久結怨隙勢不兩存故來歸附報以密呈來書表

關揆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

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遷洛西是史士不復親

附遂以免罷原注此公之以為是將為害甚其常事及

附成大志何足為慮惟慮尚為六年中即將周祗乞於

小許或以新為美人所不取

郃陽占募事下問避避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

白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而民莫違等果作賊殺祗

攻沒諸縣豫章盧陵宿惡民並應違為寇避自聞報討

即破違等相率降避軒得精兵八十餘人三郡平時中

書與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避與太常潘濬同心

憂之言之汎滯復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

州右等在陳便宜欲與利改作原注吳盛稱云謝以下

避避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

弱民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改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

弱民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改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



亂若不受利而今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數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乞靈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  
費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  
應期延運王塗未一姦究克路風夜戰懼不遑蓋味惟  
惟君天姿聰敏明曉顯融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延  
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僕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  
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定兼之今以君  
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照明德  
修乃懿績敬服王命峻靖四方於平總司三事以訓郡

寮可不敬與若其嚴之其州牧都護合武昌等如故先  
是二宮並關中外職司多遜子弟營傳金琮報遜遜以  
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  
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屢忌  
也琮子寧柔阿附魯王輕為交讎遜與琮言曰卿不師  
日碑而宿詔阿寄終為門下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  
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  
之固魯王落臣當使冠袂有益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  
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造庶之公

以臣得失既不聽許而邊外生釁請願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任見流涕太子太傅吾承聖教與遊交書下獄  
死權累途中使責讓遂適憤志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  
餘財初雖顯逆嘗有之語避賊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請  
哥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  
公觀石祗陵其上意茂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  
竺少道聲名而避諂之終數勸竺見移令與列族其先  
親如此長子更早夫太子執製爵孫休時並讓避曰居侯  
議曰當畏萬人之敵而呂蒙襲取昭烈一世之雄而臣

逆難破漢之義節不復東征祗保梁益兵遂踰跨荆揚  
操不可圖王乃禪代曹氏遂有中國而天下三分殆非  
人謀亦天意也案好謀能斷軍旅之間折節問學然於  
文武備足有國士之風避一旦為大帥能果毅使諸  
將聽服獨當一面遂成萬功非有過人之材能若是乎  
至於忠誠怒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避死而家詞  
遂廢昭禍于後蒙責備恨不墮九泉權真自避也哉  
贊曰子明識斷嚴道敏學問畧奇足繼公瑾伯言靜鷲  
却敢安獲虎臥國門威深大江





續後漢書卷五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兵臣

孫邵

顧雍

步騭

諸葛瑾

子邵 數人并 叔子 雍 承 庶弟 承

叔子 雍 承 庶弟 承

少子 承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偉風儀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繇沒遂從孫策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稱權即從之拜盧江太守

續後漢書

卷五十七

十一



續後漢書卷五十七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兵臣

孫 邵

顧 雍

步 騭

諸葛瑾

子邵 數人并 叔子 雍 永 庶 孫 永

叔子 雍 永 庶 孫 永

叔子 雍 永 庶 孫 永

叔子 雍 永 庶 孫 永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偉風儀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繇沒遂從孫策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稱權即從之拜盧江太守

續後漢書

卷五十七

十一



遼車騎長史黃武初權初置丞相以知為之兼威遠將

軍封陽羨侯為永溫登龜而奏敬部爵位請罪權令復

職四年卒

詳案魏志云四年五月安州郡

年六十三

原注志林

前相又與孫傳國嘗仕之嘗視劉毅叔毅叔傳於君子也云惟其名私何處上情噴成其字時已有佳記以此

與孫處志不能改字此作又蓋志起之量故不見書

### 陸崇願在傳聞止存附傳族人梯般禮二篇

梯般族人字子通以孝友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部中稍遷偏將軍權本年嫡庶不分梯般與驃騎將軍朱據備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憐之內行尤謹待

其妻如賓夜歸屣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冠帶加鬢起令妻送梯父向恩四縣令年无敢任梯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問至則跪書妻弟教語使咽父以壽終梯飲葢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守孝等著之總令梯降服雖以公議自劉備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木闕而卒梯四子秀禮讓秘音文州刺史稅子泉尚書僕射般禮

詳案魏志云梯傳注作般此於考據誤誤誤傳作北魏書合字德

劉劭有今周者敵過人年十九守兵庫丞孫權為王召  
餘部中後與飛並供使漢諸葛亮甚稱難之稍遷至零  
陵太守亦為四年權使全琮畧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  
然圍樊諸葛瑾取柵中禮言於權曰今天蒙曹氏喪誅  
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七  
宜勝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羸者踣連西  
命益州軍于隴右假諸葛瑾朱然大衆取襄陽陸遜朱  
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恩音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  
長安以西格對漢軍許都之衆勢必分繼倚角虎衛氏

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又便宜一軍取贖則三軍離心使  
秣馬脂車陵陷城邑東屠還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  
衆猶前輕衆則不逞大用易於屢退屢成消時往力  
竭非策之善也權弗能用權卒于基無難智以才學知  
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花初為兵備  
將軍統部曲感夏口八音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  
吳郡太守

證案步騭傳明止存附傳李肅一篇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咸否符中甄奇

錄其爲述後進題曰志薄曲有條貫時服其精鑿權推  
掌選歎號稱得才出補又爲杜陽太守史民悅求服微  
爲卿會卒

謂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之兄也

亮兄葛瑾字子瑜

爲卿會卒  
瑾字子瑜漢丞相亮之兄也

年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而阿孫悉見而異之  
薦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父將中司馬建

安三十年權還理通好昭烈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遂無  
私而與權談說疎喻未嘗以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  
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後記事迄端以物類相求於是  
權意往；而釋兵部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  
之而索加敬難句詰讓忿；不解理揣知其故而不敢  
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  
己心送往村度之舉以疎權；喜笑曰孤意亦與類氏  
之德使人加親室謂即權又怪叔耐敢履巽至不測辱  
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均反疾惟理歎；權曰子瑜

何獨不言理避席曰理與彼橫等遺本州傾覆生類殄  
盡索項差傷老弱故草萊不歸在流離之中蒙生成之  
福不能躬相督屬陳答萬一至今僕孤負恩惠勿陷罪  
戾臣謝過不暇故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  
故之役從攻聞羽封宣城侯以饒南將軍代呂蒙領南  
郡太守任公要昭烈征權；求和理與昭烈慶曰卷聞  
旂鼓不至白帝或恐羣臣以吳王後取此州昭烈嘗謂臣  
危言聞則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為意  
於大者已誠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

忿暫省理言者計可立決不復答之於羣后也陛下以  
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  
當先復若審此數易於反乎在江東和之曰別后以廣  
蜀為問河別處為別後則  
相陽兵汚漢志後上國取也王文簡功未可必為為前  
舉遠旅者其難若公修和之計孤漢之規於此而止美  
子為王之師行也公修和之計孤漢之規於此而止美  
將所宜其在孫氏矣理以大義責備羣臣何意無難  
正備相與有若四強服於群臣也深立此書則  
之書所載地報其義之於孫氏為解爭之費世稱之  
明此及之心正難報之所得之失其謂理會問之書不  
當與本當之大史之所記所以為非正別誠偽理之志  
欲與和烈之怨蓋孫氏之怨合時或言理利達親人與  
二國之好自非春問義之是已

出照相閣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



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誇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  
理必無此宜有以蔽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  
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  
晉違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  
兄於義為國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孤當以書解玄  
德意自隨人爾子瑜答孤言弟亮已以身於人委質定  
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理之不在也其言足貫神明  
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妾語文既即封示子瑜并手書與  
之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

謂神交非外言所得聞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  
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遣石將甲督公安做節封宛陵  
侯魏曹真復後高亭圍來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理以  
大兵向之救援瑾惟孤報性道理任計畫無慮卒倚仗  
之術兵久不解極甚望之及春水生滿塘曹作水城於  
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逃走於以全即保境為功虞翻  
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陳說翻與所親者曰諸葛數仁  
則天活物比東清論有以保令忠積惡深見忌毀重難  
有和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莫之達為人有害說忌

度子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理曰近  
得伯言表以為曾至已先喜觀之民當望鍾九斛而吏  
贊然聞言遂用忠良寬刑釋布惠惠德感者役以悅民  
心其忠更深於陳時孤以為不然探之所行其性假哉  
小行過差又離胡人守內以為賜罔至於御將自古少  
有至之子雖為不及也今叙之不如至猶王之不如極  
其所以務崇小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哀微恐過吾之  
民一朝崩沮故墮血田以求天心欲以自責任商寧足  
與隆之漸耶聞任陳長文曾子丹華成又人請生戎宗

定成臣事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大威柄不專則  
其事平勉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數難至於東誓自是相  
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使昔所以能善守者以操  
省其煩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爾是至繼業  
承已長大水極之虞以恩情加之用能威義今叙幼弱  
隨人來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兇門重此用各助  
所附如此之日岳隄並起更相陷患轉成熾熾自尔已  
往屢下中利主物不御其為政也高得父中所以知其  
然者自古至今要有四五人把持則柄而不繼制轉相





贊曰侃侃相告濟威以仁震定叔聲澤國生春元數德  
度沈深穆遠登淵不波龍盤故榜子山純懿子瑜共肅  
贊元將命共委仲如

續後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黃盖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幹

董襲 甘寧 凌統 秦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郡吏有容貌計畧  
投略善應對從孫堅黃巾于宛鄧破董卓于陽人攻城  
野戰身被創吳堅卒復隨孫策在淮而從攻濡江拔之

元 郝經 撰



贊曰侃侃相告濟威以仁震定叔聲澤國生春元數德  
度沈深穆遠登淵不波龍盤故榜子山純懿子瑜共肅  
贊元將命共委仲如

續後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黃盖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節

董襲 甘寧 凌統 秦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郡吏有容貌計畧  
投略善應對從孫堅黃巾于宛鄧破董卓于陽人攻城  
野戰身被創吳堅卒復隨孫策在淮而從攻濡江拔之

元 郝經 撰





還俱東渡策到潁江當利破張英于原等恃下林陵湖  
 觀刁窵曲河晉晉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元漢去五十年  
進破高程石門木波門陵傳祭執昔功為多策入  
 會稽以善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升陽都尉居石城  
 復討宣城汪安吳陵陽春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祀即  
 大為所困晉興一將共嚴并策驅馬疾呼以才突賊賊  
 披采肉隨出獲拜益冠中郎將領容陵太守復討劉歊  
 于潯陽追攻黃祖於沙羨還領石城策平吳孫贍等共  
 輔孫權遂周旋三郎平討不獲又復攻江夏還過豫章

別討樂安樂安平定氏太史慈領海昏與周瑜為左右  
 督攻曹孫于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  
 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者最年少時人皆呼  
 程公性好施與善士大夫周瑜平代領南太守權分別  
 州吳昭烈善復還領江夏夏蓋冠將軍獲叛者數百人  
 皆令投火即日病厲百餘日卒權稱善然遠近皆功討  
 子當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南陽太守黃于廬之後也少  
 孤嬰丁凶雅有壯志斷髮餘暇讀書傳尤精兵事初



為詳史察李應祥公所孫鑿各義兵蓋從之堅而破山  
嶽北走董卓拜蓋為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及推探中  
周振踏及屠城諸山越不省冠唯之群細用蓋為守長  
石城縣吏時唯檢御蓋乃著兩孫分主諸曹執曰今長  
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史為稱今振冠未平有軍旅  
之持一以文書委付兩孫當檢攝諸曹糾攝誤誤兩孫  
所著事入諸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  
為莫先初嘗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新  
家人事蓋亦嫌外懈息時有所著各得兩孫不來法教

事乃悉請錄史想酒肉因出事詰問兩孫祥屈皆叩頭  
謝罪蓋曰前已相執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  
之縣中震怖後轉春從長海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  
逆丹陽郡尉柳洪扶弱山越懷陶蓋委統嚴設善于撫  
養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喻拒曹操于  
赤鮮建策火攻水務逆操為流矢所中時寒隨水為吳  
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側林中蓋自強呼韓當當聞  
之曰此公覆背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得生拜武鋒  
中郎將武段蓋受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



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  
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深封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  
迄夏寇札盡平諸幽匪已破由賊已伏屠夜皆改操焉  
節辰禮靖見鄙境遂清獲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  
又平討如偏將軍病卒官蓋當官決新市無留滯國人  
恩之自注吳書又同  
蓋形四時發此及權稱帝追為其功賜子柄為度  
內侯

據案目錄此下有孫嘗傳今闕

孫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東衙孫策討

孫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東衙欽隨父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  
討平盜賊遂而部都尉會稽呂合恭俱等為亂欽  
將兵討擊遂會合俱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注  
與齊并力擊賊平定徙會稽連討張遼擊權于津北欽力  
戰有功遂益遷將軍領漢中後各遷都拜津右護軍  
典領科訟權嘗入其堂內母妹懷懼被妻妾布裙權嘆  
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婢媵妻妾衣

志皆歸編初欽屯宣威嘗討豫章賊蓋湖令徐威收欽也吏表斬之賴以欽在邊不許咸由是自燬于欽曹操出滿頭欽與品家待軍節度咸常畏欽因事官已而欽每稱其苦推謂欽曰咸前白節今舉威欲蓋祁吳非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扶私志咸忠而勤強有胆義器用好奸為人守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援私志以蔽賢乎權嘉之及攻閩州欽督軍入馬遷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蒸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威保領推器烈有功遂赴南郡與魏文戰臨陣卒壹

無子弟休領兵殺有罪失職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四傳今闕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胆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獲鋒守永安長治山越姦滑欽手逐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破其前鋒輕舟獨進甘寧射殺之魏志云天中欽天死此據甘寧傳注統年十五左右多搆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校尉使攝父兵復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芻萬人統與督張英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

督陳勛會然酒勛勇任氣因督谷酒陵縣一座奉罰  
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勛怒著及其父據  
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勛因酒凶悍又於道路辱統統  
不忍引刀欲勦殺日乃死及當攻允統曰非死無以謝  
罪乃率勇士奔身當矢石所攻一面鹿時拔城諸將來  
營遂大破之遂自拘于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  
罪後權復攻江陵統為先鋒與虜寇數十人共乘  
一船當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新祖將張頌願盡獲  
船人遂以白糴引軍急追水陸並果時呂蒙敗其水軍

而統先據其城于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  
等拒破曹操于烏林遂攻曹仁連為校尉雖在軍旅親  
督接士輕騎重兵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蓋寇中郎  
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而取三郡反自益陽從陸合肥為  
右都督時權徵軍前部已發統將張遠等奉至津北權  
使遣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兵三百人臨  
圍欽并權出敵已毀橋樑之屬者兩枚權策馬馳馳統  
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死乃  
還橋歇路絕統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適親





若別部司馬段為吳大帝刺殺盜賊斬蛇由是知名遂  
據章西安長刺表在荆州民故放臣自璫在事寇不入  
境比蘇建苗越為賊亂轉鎮建昌加武德校尉討治惡  
民旬月盡平召合道數得八百人將遷建業合肥之役  
張遼會至諸將不俱陳武聞死家流徐威督從走璋次  
在後使肥還橫馬斬賊賊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是  
壯之拜偏將軍進領百枝屯荊州權在關羽璋與朱然  
斷羽走追到臨沮住天口璋部下司馬馬忠貪明并其  
子平都督趙雲等權即分宜都至梓二縣為司茂都拜

璋為太守孫威將軍討深陽侯甘寧等又并其軍臨烈  
出牙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新漢軍馮習等所  
殺傷甚眾拜平北將軍表陽太守魏將廖化高尋圍南  
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泉並  
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夜不絕璋曰魏執始威  
江水又淺未可興戰使將所領于洲上流五十里伐葦  
數百萬束縛作大葦箬圍流放火燒敵浮橋作筏星洲  
水長當下高便引退璋下偏陸口權稱尊號拜石將軍  
璋為人處植禁令肅然好立功

立功明所領兵為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  
立頓復立軍市他軍所無百仰取足然性昏莽末年孫  
甚強物備擬史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厭法監司  
奉奏權惜其功而報怨不問嘉禾二年卒于平以無行  
仗會指璋去居建業賜田宅復家五十家

謹案目錄此下有丁奉傳今闕

孫曰程普諸將皆江表處臣屢兵衛主攻堅執敵與王  
定霸孫氏兄弟卒立國是謀諸將之力也若賈蓋之水  
戰而州大攻龍川舟會也萬教之扶強起而舉徐威凌

此之觀賢下士輕財重義陳策領家養士妻子處立並  
有良將之規甘寧之誓修潘璋之不法權管容之許寧  
振蕪飛之息不使統復父孫之誓叔將之術也丁奉恃  
功而驕不容于處主宜或孫盛曰孫權養士傾心竭忠  
以求其死力泣問奉之夷珣陳氏之妾請呂蒙之命首  
凌視之孤故仁澤內者而能屈強制吳然三良從穆泰  
歸以之不從觀妾既出杜回以之僅仆原注在次請奉  
為之三子孫克行討賊以孫為蜀君之臣也蜀人慕之  
為之賊者孫子是以知奉之不從家也 魏志下  
注見 權杖討任衡以生從死世祚之從不亦宜乎



贊曰吳將劉惔治多頭計莫肯下人卒自稱帝序劉惔  
孤勁椒流涕駕馭有術張策有方果保江東不負桓王

續後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字子才 朱然字義興 呂範 朱桓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朱治呂範以勳舊重朱然朱桓以壯勇稱皆儼然  
敵國有古來大將之風施績沈驚明畧將領有餘波琳  
之亂權為魏吳呂漢人使兼并而為之處雖卒不行可

元 郭延 撰



贊曰吳將劉惔治多頭計莫肯下人卒自稱帝序劍撫  
孤幼椒流涕駕馭有術張策有方果保江東不負桓王

續後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字子才 朱然字義興 呂範 朱桓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朱治呂範以勳舊重朱然朱桓以壯勇稱皆儼然  
敵國有古來大將之風施績沈驚明畧將領有餘波琳  
之亂權為魏吳呂漢人使兼并而為之處雖卒不行可



續後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為祖  
定天下求其後得陵園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適立  
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固至綜世與州郡為善姓綜明  
也

謂有撥亂反正之志矣惟謂呂範忠為亮豈可方吳漢  
終以大司馬處之官人以才而不以舊所以能成霸業  
也  
贊曰天分禹稷驚濤浪亂成霸安雅武貴尺禱形勢深  
阻江山沉雄勢帝北向以守為攻每據是制武將無用  
獨奮諸臣功宗信重

元 郝經 撰

續後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

字敬文

沛郡竹邑人

其先齊孟嘗君

封薛為祖

定天下求其後

得陵園二人

欲封之兄弟相推

莫適立去之竹邑

遂以薛氏自固

至綜世與州郡

為善

姓綜明也

贊曰天分禹稷

驚濤浪亂成霸

安雅武貴尺禱

形勢深阻江山

沉雄勢帝北向

以守為攻每據

是儀 李衡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為祖

定天下求其後得陵園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適立

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固至綜世與州郡為善姓綜明

續後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儼  
李衡

謂有撥亂反正之志矣惟謂呂範忠為亮豈可方吳漢  
終以大司馬處之官人以才而不以舊所以能成霸業  
也

元 郝經 撰

續後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儼 字則 胡綜 字元 陸瑁 字則

足儀 李衡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為祖  
定天下求其後得後國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適立  
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國至綜世與州郡為善姓綜明





經善屬文有英才少依族人遍地交州從劉熙學士  
既州縣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  
史呂岱率師討佉鯨與俱行越海至元直事畢還守謁  
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樓前河尚書劉渾姓名以朝渾渾  
不能答鯨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人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句身盡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鯨應  
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鄰于是衆  
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故按察此類也原任江天  
於天竺見公卿時臣皆在堂須時與諸葛相對與  
論古及蜀天竺問曰為字云何答曰有水者渾無水者

蜀橫目苟身盡入其腹鯨腹則吳字云何鯨曰無口者  
大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聖體本神不以羣奴之  
口語書本苟身或竹句身也呂岱從交州召出鯨俱歸  
為虎云鯨曰則宜曰向身 此者非其入上疏曰昔帝奔南巡幸於蒼梧秦置桂林  
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自有來矣趙佗起番禺  
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  
設交趾刺史以鎮盤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  
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  
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罪人雜居其間  
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



文趾任廷為九真太守自嚴其耕墾使之完復為設娼  
 官使和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由北以降四百餘年  
 頗有士類廷蓋士類後自昔容姑至之時珠崖徐州  
 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  
 乃為大妻父母不能止文趾廉公九兵都廉二縣皆兄  
 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志經不能禁制日南郡  
 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盡有觀而可爾  
 然而土廣人眾阻險再官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竊  
 廉示令風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科貢致遠珍名珠香

樂象考摩南瑤瑤期珣鸚鵡鸚鵡翠孔雀奇物充備  
 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旬之外長吏  
 之選類不精或漢時法言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  
 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髻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  
 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極教主簿仍見駢逐  
 九真太守倦前為妻父則京作主人并請大史酒酬作  
 樂功曹番故起舞屬京不肯起故猶建瓴萌忿杖故七  
 於郡內款弟苗師東政府毒天勢萌萌至物故文趾太  
 守士愛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



鄉人虞張劉步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強賦於民苗  
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  
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陳兵  
弱敵強歲；與軍諸將嚴憲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  
不足為前凌倫逆空殺後得樂陵賴恭先率仁謀不  
晚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然悍不  
為恭服所取賴怨遂出恭求步騰是時津故將夷廖  
贊時之徒尚多譚以次領治網紀適定會仍各出呂岱  
既至有士民之變劉士民今在作士民此合越軍南征平

討之日改置長史章明王綱咸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  
言之綏遠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  
表福福尤甚今日交州雜名租定尚有萬流宿賊其南  
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保作寇盜專為亡叛通  
避之藪若岱不復而新刺吏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眾  
知計能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  
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違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前任不可  
不察也竊懼朝廷忽於其選故敢寫愚情以廣聖恩黃

